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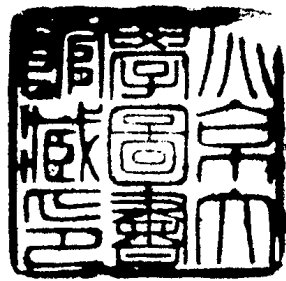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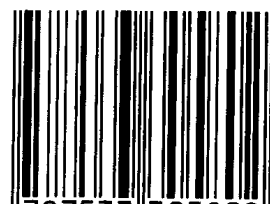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三〇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EC18/1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三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4.2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三〇冊目次

經部·春秋類

春秋四家五傳平文四十一卷首一卷附八卷(三)

〔明〕張岐然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十四年君山堂刻本

.....一

春秋年考一卷

不著撰人

遼寧省圖書館藏明末鈔本

.....四六〇

春秋程傳補二十卷

〔清〕孫承澤撰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四八三

春秋四家五傳平文四十一

卷首一卷附八卷(三)

〔明〕張岐然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十四年君

山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五傳

平文四十一卷》提要

春秋四家五傳平文卷二十七

仁和張岐然秀初手輯

錢塘吳漢翔舉遠叅閱

襄公二

靈王九年晉悼公九年齊靈十八衛獻公十三年蔡景二十

平十二年秦景十三楚共

春秋災災公作火杜天火

左傳九年春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樂喜子

素成爲備火之政使伯氏司里伯氏宋大夫火

春秋五傳卷二十七襄公九年一君山堂

所木至徹小屋塗大屋大屋難徹陳舂掘其綆

缶希黃龍掘土舉綆汲索缶汲器○希音本草

反能九錄反經古杏反方九反音其位

反能音預備水器盆甕之屬○量輕重計人力

王音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繕行也

也行度守備之處恐因災有表火道火起則從

亂○行下孟反度待洛反表火道其所趣從

之使華臣具正徒華臣華元子爲司徒正徒令

隧正納郊保奔火所聚郊野保守之民使隨火

治也所起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元爲右師討

官屬○庀芳婢反

向戍討左亦如之左師使

樂過庀刑器亦如之。樂過司寇刑器刑使皇鄭

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皇鄭皇父充石

之後校正主馬工正主車使各使西鉏吾庀府

守。鉏吾大宰也府六令司宮巷伯倣官。司官巷伯

寺人皆掌二師令四鄉正敬享。二師左右師也

也祀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祝宗大

宗人墉城也用馬祭于四城以饗火盤庚殷王

宋之遠祖城積陰之氣故祀之凡天災有幣無

庚皆非禮晉侯問於士弱。士弱曰吾聞

之采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問宋何故自對

春秋五傳卷二十七襄公九年

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是

故味為朝火心為大火。謂火正之官配食於火

在南方則令民放火建戌之月大火星伏在日

下夜不得見則令民內火禁放火○味竹又反

內如字又音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唐虞

納錫音純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唐虞

天下號閼伯高辛氏之子傳曰遷閼伯於商丘

主辰辰大火也今為宋星然則商丘在宋地○

閼於祀大火而火紀時焉。謂出內相土因之故

商主大火。相土契孫商之祖也始代閼伯之商

人聞其禍敗之變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

道也。閼猶數也商人數所更歷恒多火災公曰

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道則災

變亦殊故不可必知

公羊曷為或言災或言火。大者曰災小者曰火

大者謂正寢社稷宗廟朝廷也下此則小然則

災災者離本辭故可以見火○離力智反然則

內何以不言火。據西官災內不言火者甚之也

春秋以內為天下法動作常先何以書記災也

自克責故小有火如大有災何以書記災也

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災也。是時

已毀先聖法度沒疏遠不用之應

災外災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宋也。故魯先

春秋五傳卷二十七襄公九年

夏季孫宿如晉

左傳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宣子聘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杜預

左傳穆姜薨於東宮。太公宮也穆姜淫僑如欲

成十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三三。艮下艮上長

六年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三三。周禮大卜掌

三易然則筮用連山一而三遇艮之八史曰是謂長

之隨三三。史更以周易占變爻得隨卦而論之

隨其出也。史謂隨非君必速出姜曰亡也○亡

如字或音無是於周易曰賁元亨利貞無咎易筮皆以變者

占遇一爻變義則然家故姜亦以象元體之為占也史據周易故皆言周易以折之

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

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

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言不

誣四德乃遇隨无咎明無四德者則為淫而相隨非吉事

亂固在下位婦人卑於丈大與音預而有不可謂元

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

而焚姤淫之別名姤戶交反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

春秋五傳卷二十七襄公九年四

咎我皆無之章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

死於此弗得出矣傳言穆姜辭而不德

左傳附錄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

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

君類能而使之隨所能○舉不失選○得所選○

官不効方宜也其卿讓於善讓勝已者其大夫不失

守各任其職其士競於教命其庶人力於農穡種

農收日穡商王阜隸不知遷業四民不離韓厥老矣知營

稟焉以為政代將中軍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

佐中軍使何佐中軍偃將止軍○韓起少於樂

慝而樂慝士魴上之使佐上軍上軍魴將下軍

魴魴佐之○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武

將軍明臣忠上讓下競尊官相讓勢職力競當是時也晉

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

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

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為十年晉伐秦傳

秋八月癸未塋我小君穆姜公作穆姜葬四月而塋連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春秋五傳卷二十七襄公九年五

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

于戲杜伐鄭而書同盟則鄭受盟可知傳言十有二月己亥以長曆推之十二月無己亥經誤

服戲鄭地○戲許宜反何事連上伐不致者惡公服穆姜喪未踰年而親伐鄭故奪臣子辭○惡

左傳冬十月諸侯伐鄭鄭從楚也庚午季武子齊崔

杼宋皇郎從荀偃士匄門于郟門鄭城門也三國從中軍

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

師之梁亦鄭城門三國從上軍滕人薛人從樂慝士魴門于北

門二國從下軍杞人邾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從新

軍行果表道樹
○行如宇道也
甲戌師于汜
地東汜汜音尼

今於諸侯曰脩器備
戰備盛饒糧音成饒音侯

歸老幼
示將久師居疾于虎牢諸侯已取鄭虎牢故

肆皆圍鄭
肆緩也皆過也不書圍鄭人恐乃

行成也
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

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
獻子荀偃也恐楚知武

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敵楚人
敵能吾三分四

軍
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楚也於我未

病定不能矣
三來故曰不能猶愈於戰勝暴

春秋五傳卷二十七
襄公九年

骨以逞不可以爭
言爭當以謀不可以大勞未

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
艾息也言

之勞
艾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已

亥同盟于戲鄭服也
言同盟將盟鄭六卿公子

駢公子發
子嘉子公孫輒子公孫董

○從才用反
晉士莊子為載書莊子士弱曰

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

有異志者有如此盟
如達盟

公子駢趨進曰天

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
介猶大國不加德

音而亂以要之
謂以兵亂之力強要鄭

神不獲飲其禮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

辛苦摯隘無所底告
摯猶委頓底至

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

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
亦如荀偃曰改載

書
於策故欲改之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

焉
告神要言以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

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

春秋五傳卷二十七
襄公九年

何以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

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

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
遂兩用晉人

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

三門
三門鄭門師之梁北門也癸亥月閏月戊

寅濟于陰阪侵鄭
以長曆參校上下此年不得

二十日疑問月當為門五日戊寅戊寅是十二月

閏則後學有自然轉日為月晉人三番四軍更

之癸亥去戊寅十六日以癸亥始攻攻鄭以苦

復侵鄭外邑陰阪洧津
○閏片依法讀為門五

山阪音反番芳元反更音庚次于陰口而還陰山鄭地名子孔曰

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

展曰不可傳言子展能守信

穀梁不異言鄭善得鄭也不致耻不能據鄭也

故鄭不能終有鄭

胡傳鄭之見伐於楚子駟欲從楚子展曰小國

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請完守以老楚仗信

以待晉其策未為失也而子駟遂及楚盟於是

晉師至矣諸侯伐鄭晉人令於列國修器械盛

春秋五傳卷二十七襄公九年

八

微歸歸老幼居疾於虎牢肆青圍鄭鄭人恐乃

行成荀偃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而與之戰

不然無成知罃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吾三

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

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

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乃許鄭成同

盟于戲夫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

不戰知武子明於善陣之法以佐晉悼公屢與

諸侯伐鄭楚輒救之而不與之戰楚師遂屈得

善勝之道矣故下書蕭魚之會以美之文魚廢反

左傳附錄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

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沙隨在成

年十六歲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星

十二歲而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

冠也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裸謂

酒也享祭先君也以金石之樂節之以鐘磬為

先君之祧處之諸侯以始祖之廟為祧也今寡君在行

春秋五傳卷二十七襄公九年

九

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

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成公今衛獻公之假

鐘磬焉禮也

楚子伐鄭

左傳楚子伐鄭成故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蟬

曰與人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

曰吾盟固云唯恐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

楚強矣盟晉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

臨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

主也是故臨之神臨明神不蠲要盟蠲潔背之

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中分

鄭城中里名罷戎楚大夫罷音皮楚莊夫人卒其王母王未能定

鄭而歸

左傳附錄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施恩

惠舍輸積聚以貸輸並也○積子賜反自公以下

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散在亦無困人不

公無禁利與民共亦無貪民禮讓所以幣更不

賔以特性務崇器用不作因仍車服從給足

春秋五傳卷二十七襄公九年

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三駕

靈王十年晉悼公十年齊人伐魯魯哀公十四年齊人伐魯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柎莊侯在柎

故曰會吳與不稱子從所稱也莊地○莊莊加反

左傳十年春會于柎會吳于壽夢也壽夢吳子

反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大子光以先會諸侯于

鍾離不敬吳子未至光從東道與東諸侯會遇

○相息亮反下同士莊子曰高子相大子以會

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厚與光棄社稷也

其將不免乎十五年齊莊公高厚二夏四月戊

午會于柎也戊午月一日

穀梁會又會外之也五年會于戚不殊會今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偃陽今彭城傳陽縣也因祖會

而滅之故曰遂偃陽目反姁音云

左傳晉荀偃士句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宋

春秋五傳卷二十七襄公十年

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丙寅四月孟氏

之臣秦蕞父犖重如役重車以從師○重音謹

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見門開縣門

發耶人紇挾之以由門者內者諸侯之士在門

仲尼父叔梁紇也耶邑魯縣東南莒城是也言

紇多力挾舉縣門在內者○縣音玄下同卿

側留反紇限發秋廐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

甲以為櫓秋廐彌人也蒙也櫓大櫓左執

之右拔戟以成一隊百人孟獻子曰詩所謂有

方如虎者也。詩抑風也。主人縣布童父登之及

堞而絕之。揚陽人縣布以試。隊則又縣之蘇而

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主人嘉其勇故辭謝。

反復扶又反。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以示勇。

三息暫反。諸侯之師久於偃陽。荀偃士句請於荀偁

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向夏恐有久雨從丙寅。

請班師。班還。知伯怒。知伯荀偁。投之以機。出

於其間。出偃句之閒。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二事。

伐偃陽封向戌。余恐亂命以不女違。既成敗之。

春秋五傳卷二十七襄公十年十二

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於此。既無

武守。無武功。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

克矣。謂偃句。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不任受女。

反任音。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言當取女以。五

月庚寅。月四。荀偃士句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

躬在矢。甲午滅之。月八。書曰。遂滅偃陽。言自會

也。言其會以。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

鎮撫宋國。而以偃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

貺如之。言見賜之。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

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享

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桑林股天。荀偁辭。辭讓。

荀偃士句曰。諸侯來魯。於是觀禮。宋王考後魯。

用天子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謂三年大祭則。

樂故可觀。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言俱天。

祭魯公則。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言俱天。

師題以旌夏。師樂師也。旌夏大旌也。題識也。

申志。晉侯懼而退。入于房。旌夏非常。卒見之人。

反。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著雍疾也。著雍晉。

春秋五傳卷二十七襄公十年十三

句欲奔禘禘焉。奔走還。荀偁不可。曰。我辭禮矣。

彼則以之。以用。猶有鬼神於彼加之。言自當加。

晉侯有聞。聞疾差也。以偃陽子歸。獻于武宮。

謂之夷俘。謂俘中國。偃陽。姁姓也。使周内史選

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霍晉邑。內史掌爵祿廢。

者令居霍。奉姁姓之祀。善不滅姓。師歸。孟獻子

以秦董父爲右。嘉其勇力。生秦丕茲。事仲尼。言二父。

尚子事仲尼。殺梁遂。直遂也。其曰遂。何不以中國從夷狄也。

言時實與會諸侯滅陽以中國之君從夷
秋之主故加甲午使若改日諸侯自滅陽滅
遂耳○為子偽反

公至自會

何滅日者甚惡諸侯不崇禮義以相安
反遂為不仁間道微滅乎中國中國之

禍連蔓日及故疾錄之滅比丁取邑例不當書
晉書致者深醒若公與上舍不與下滅○惡鳥
路及道音
導與音預

穀梁會夷狄不致惡事不致

夷狄不致恥與同
惡事不致耻有惡

此其致何也

會與會夷狄也滅傳存中國也
陽惡事也據不應致存中國也

國之君從夷狄之主而滅人之邑也此即夷狄
爾是無中國也故加甲午使若改日諸侯自滅
傳陽爾不以諸侯從夷狄也滅中國雖惡事自
諸侯之一書爾從夷狄而滅人則中國不復存

春秋五傳

卷二十七襄公

十四

中國有善事則并焉

若中國有善事則不侵
陽如僖四年諸侯侵蔡無善事則異之存之也

蔡如僖四年諸侯侵蔡無善事則異之存之也
諸侯會與於甲午遂滅汲鄭伯汲猶引也鄭
所就而與若會與遂異人汲鄭伯汲猶引也鄭
歸○為致祖之會存中國也

歸○為致祖之會存中國也
子偽反致祖之會存中國也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左傳

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母

宋地
訾母

庚午圍宋門于桐門不成圍而
攻其城門

晉師伐秦不親兵也

左傳晉荀息伐秦報其侵也
九年

左傳附錄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

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于晉又得罪於楚國

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師數出子展曰得罪

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

為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亦兼受楚之

子皇成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繇

辭○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

直救反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

春秋五傳

卷二十七襄公

十五

孫蒯獲鄭皇耳于大丘

孫蒯獲鄭皇耳于大丘
息孫林父子○喪

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而於魯無所恥諱

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蕭宋九月子耳侵宋

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競也周

猶不堪競況鄭乎周謂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

鄭簡公幼小子子駟子國子耳乘政故知三士

秋莒人伐我東鄙

左傳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
有討

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社齊世子光先至於師為盟主所導故在滕上

范齊世子光序滕薛之上蓋聯蹇○此三駕之一

左傳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

長於滕大子宜賓之以上卿而今晉悼以一暗之宜令在滕侯上故傳從而釋之○長

丁丈已酉師于牛首鄭地

冬盜殺鄭公子騂公子發公孫輒騂公穀作斐國討當兩稱名氏殺者非卿故稱盜以盜為文故下得言其大夫何不言其大夫者降從盜故與盜同文○

背盜始此

春秋五傳卷二十七襄公十年十六

左傳初子驪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

其車也黜減損尉止獲又與之爭獲因子驪抑

尉止曰爾車非禮也言女車猶多過制遂弗使獻獻所

獲初子驪為田漁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

田焉漁田叶溝也子驪為田漁以正對疆而侯田族田○漁況城反堵音者喪息浪反

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八年

子驪所殺公子嬰等之黨○嬰許其反本作熙於是子驪當國攝尹子

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

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

攻執政子西宮之朝公殺子驪子國子耳劫鄭

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子孔公子孫也其處也為十九年殺公

子驪傳○難乃且反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尉止

等五人皆士子西聞盜不傲而出子西公孫也大夫謂卿

而追盜先臨尸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

逃器用多喪子產問盜子國為門者置守庀羣

司其衆伯○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

出兵車十七乘藏才浪反守千又反尸而攻盜

於北宮子驪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

春秋五傳卷二十七襄公十年十七

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尉止子驪所殺公子嬰等之黨○嬰許其反本作熙嗣司齊奔宋尉

尉止子驪所殺公子嬰等之黨○嬰許其反本作熙子孔當國代子為載書以位序

聽政辟之子弗順將誅之子孔欲誅子產止之

請為之焚書既止子孔又勸令燒除載書○為子僞反子孔不可曰

為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為政也國不亦

難乎難以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

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

欲為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

子必從之乃焚者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不於朝內

燒欲使遠近見所燒

穀梁稱盜以殺大夫弗以上下道惡上也兩下

不志乎春秋惡鄭伯不能修政刑致盜殺大夫也以上下道當言鄭人殺其大夫○惡易路反

胡傳按左氏鄭公子騂常國發爲司馬輒爲司

空駢與騂止有爭及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

師氏皆喪田故五族聚羣不逞之徒以作亂入

西宮殺三卿于朝不稱大夫程氏以爲失卿職

也卿大夫者國君之陪貳政之本也本強則精

春秋五傳卷二十七襄公十年十八

神折衝聞有偃息談笑而卻敵國之兵勝千里

之難者矣乃至於身不能保而盜得殺之於朝

安在其爲陪貳乎故削其大夫爲常官失職者

之鑒也喪去聲

戊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執伐鄭諸侯各受

爲告命故獨書魯氏而不叙諸侯

左傳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戌之晉師城梧及制

欲以留鄭也○不書城晉士魴魏絳戌之書曰戊

不與也○晉制省鄭舊地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二年晉城虎牢而居之今鄭復叛故

備其城而重戊鄭服則欲以還鄭子襄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

陵還地○還戶關反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

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武子欒黶曰逃

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

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潁水出城陽子

繡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言有成志從之將

退不從亦退從新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

從楚亦以退之楚以退宵涉潁與楚人盟夜渡潁

春秋五傳卷二十七襄公十年十九

欒黶欲伐鄭師執伐鄭荀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

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致怨

伐之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爲諸侯笑

克不可命勝負難要不可命以不如還也丁未

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欲以楚人亦還服

故

公羊執戌之諸侯戌之易爲不言諸侯戌之離

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刺諸侯既取虎牢以

心安諸侯已取之矣曷爲繫之鄭據舊年庚以

附之

紕之邑不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無利虎

紕之邑不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無利虎

紕之邑不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無利虎

紕之邑不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無利虎

紕之邑不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無利虎

紕之邑不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無利虎

紕之邑不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無利虎

紕之邑不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無利虎

紕之邑不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無利虎

紕之邑不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無利虎

紕之邑不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無利虎

紕之邑不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無利虎

紕之邑不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無利虎

紕之邑不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無利虎

紕之邑不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無利虎

紕之邑不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無利虎

紕之邑不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無利虎

荆楚之不若也亦可謂深切著明也哉

公至自伐鄭

左傳附錄王叔陳生與伯與爭政卿士王王右

伯與右助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欲

殺史狡以說焉說王叔也○狡不入遂處之

處叔晉侯使士甸平王室王叔與伯與訟焉曲

王叔之宰宰家與伯與之大夫瑕禽瑕禽伯

夫坐獄於王庭獄訟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

士甸聽之王叔之宰曰獄訟故使宰與屬大夫對爭曲

春秋五傳卷二十七襄公二十

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第門柴門閭實小戶穿壁

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驛旄之盟王從

牲其祭祀七姓伯與之祖皆在其中主為王備驛

旋赤牛也舉驛旋者言得重盟不曰世世無失

職若尊門閭實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言

而與之盟何能來東使王恃其用今自王叔之相

也政以賄成制政而刑放於寵不任法官之

師旅不勝其富師旅之長皆受吾能無尊門閭

寶平言王叔之屬唯大國圖之圖猶下而無直

則何謂正矣正者不失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

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宜子知相與直不欲自

佐下同使王叔氏與伯與合要合要王叔氏不

能舉其契契要之辭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

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室代王叔

靈王十有一年晉悼公十一年

春王正月作三軍晉悼公十一年

春秋五傳卷二十七襄公十一年

左傳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魯本無中軍

皆屬於公有事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

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征賦稅也

之家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政者霸國之

制貢賦必重故延不能堪武子固請之穆子曰

然則盟諸穆子知季氏將乃盟諸倍閔倍官誼

諸五父之衢五父衢道名在魯國東正月作三

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分國三子各毀其

乘壞其車乘分以足成三軍季氏使其乘之

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使軍乘之人率其邑

入者倍征不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設利

盡征之民辟倍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取其

征故盡焉季氏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取其

之半也四分其乘之人叔孫氏使盡為臣盡取

以其父不然不令制軍分民不如是則三家不

兄歸公不然不令合其故而改作也此蓋三家

盟誼之不言

國語季武子為三軍為作也武子魯卿季文子

六軍諸侯大國三軍武子欲專公室叔孫穆子

故益中軍以為三三家各征其一叔孫穆子

曰不可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師謂三軍

春秋五傳卷二十七襄公十一年

左傳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魯本無中軍

也周禮軍將皆命卿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

子元侯大國之君也師三軍之衆也大國三卿

皆命於天子承天子謂從王師征不義也

諸侯有卿無軍帥敎衛以贊元侯諸侯謂次國

有命卿也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無軍

無三軍也若元侯有事則令卿帥其國所教武衛

之士以佐元侯禮所謂次國二軍小國自伯子

男有大夫無卿命卿也帥賦以從諸侯賦國中

甲士以從大是以上能征下下無姦慝今我小

國諸侯也是以上能征下下無姦慝今我小

侯也言小侯者謂處大國之間楚也繕貢賦

以共從者猶懼有討猶懼以不給若為元侯之

所之所謂作三以怒大國無乃不可乎弗從遂

作中軍

言中者明已

自是齊楚代討於魯代更

襄昭皆如楚

襄昭公昭昭公也

公羊三軍者何三卿也為軍置三卿官也卿大

上卿道中下卿作三軍何以書欲問作多書乎作

故總言三卿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說古

問之以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制古

馬官數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

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上士相上卿下士

相下卿足以為治襄公委任強臣國家內亂兵

革四起軍職不共不推其原乃益司馬作中卿

以軍數置之月者重錄之本

春秋五傳卷二十七襄公十一年二十四

穀梁作爲也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作三軍

非正也周禮司馬法曰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

共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然則此言天子

六師凡萬有五千人大國三軍則三萬七千五

百人諸侯制踰天子非義也總云諸侯一軍又

非制也昭五年經曰舍中軍傳曰貨復正也然

則魯有二軍今云作三軍增置中軍

爾魯為次國於此為明○將子匠反

徒三萬說者以為大國之軍也故知三軍魯之

舊爾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

謂之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諸卿更

帥以出事畢則將歸於朝車復於甸甲散於丘

卒還於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衆不相

繫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展

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

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其明年季孫宿救台

遂入郕又其後享范獻子而公臣不能具三觀

春秋五傳卷二十七襄公十一年二十五

民不屬公可知矣春秋書其作舍以見昭公失

國定公無正而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

者之所宜鑒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何成公下文不致此

爾不怨

穀梁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左傳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

亡幾近也○幾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疾急晉

亡幾近也○幾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疾急晉

亡幾近也○幾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疾急晉

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言當作何計

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

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

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

說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使晉疆場之吏使犯宋說音悅場音亦

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

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

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此言如楚之難夏鄭子展侵宋諸侯欲以致

春秋五傳卷二十七襄公十一年 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此三駕之

左傳四月諸侯伐鄭已亥齊犬于光宋向戌先

至于鄭門于東門傳釋齊犬于光所以序營上

其莫晉荀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許之舊國鄭新邑○莫音

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

于向向地在潁川長社縣東北○向音餉右還次于瑣北行而西

陽定陵縣西有瑣觀示西濟

候亭○定於阮反國鄭觀兵于南門觀示

于濟隧濟隧水名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公至自伐鄭亳公被亳城鄭地伐鄭而書同盟鄭與盟可知○亳地洛反與音預進盟謀更其伐鄭京城北鄭地

左傳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

曰不愼必失諸侯愼微威儀諸侯道敝而無成

能無貳乎數所角反罷音皮乃盟載書曰凡

我同盟毋瀆年瀆積年穀而不分毋瀆利事由利○毋保姦藏罪毋留慝慝他得反救災恤

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報反惡鳥路反或問茲

春秋五傳卷二十七襄公十一年 三

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二司神羣神羣祀祀典在

先王先公先王諸侯之大祖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比也先公始封君○大音泰

七姓十二國之祖七姓晉魯衛鄭曹滕姬姓邾杞姓姬姓薛任姓實十三國言十明神殛之

殛誅殛也○已音紀或音祀任音壬明神殛之

俾失其民隊命亡氏陪其國家陪直類反

北反

穀梁不以後致盟後復伐鄭也傳曰已伐而

此言不以後致盟會則以會致

楚子鄭伯伐宋

左傳楚子囊乞旅于秦乞師旅秦右大夫詹帥

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鄭逆

更伐宋也秦師不善不與伐宋而還○與音預

胡傳盟于亳城北鄭服而同盟也尋復從楚伐

宋故書同盟見其既同而又叛也既同而又叛

從子展之謀欲致晉師而後與之也故毫之盟

其載書曰或問茲命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

亡氏踣其國家雖淪此盟而不顧也噫慢鬼神

至於此極而盟猶足恃乎復扶又反見音現

春秋五傳卷二十七襄公十一年三八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人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杜預遂尊光鄭服而諸侯

左傳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此夏步侯告復來故曰悉師○

又反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

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

子展出盟晉侯二盟不書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

晉書秋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侯不相

禁侵掠晉侯使叔服告于諸侯叔服叔向也告諸侯

亦使赦鄭囚○掠音亮公使臧孫純對曰凡我

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

有寡君聞命矣言晉討小國有藉手之功則赦其罪人德義如是不敢不承命

○藉在鄭人賂晉侯以師惸師觸師惸觸師

夜反○惸苦回反觸古玄反廣車輶車淳十五乘甲兵備

皆兵車名淳輶也○廣古廣反輶徒溫反淳述倫反凡兵車百乘他兵車

其百歌鍾二肆肆列也縣鍾十六為及廣輶

鍾磬皆樂器女樂二八十六人晉侯以樂之半賜

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在四八

春秋五傳卷二十七襄公十一年三九

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諸亦和也○九

合諸侯謂五年會戚又會戚救陳七年會○九

八年會邾丘九年盟于戲十年會祖又伐鄭成

虎牢十一年同盟請與子樂之其此樂○辭曰

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

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

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旨君子

殷天子之邦詩小雅也謂諸侯有樂美之德可

從便蕃數也言遠人和帥來服夫樂以安德其

也義以處之。處位以義禮以行之。行教信以守之。守
仁以屬之。屬風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
遠人所謂樂也。言五德皆備乃為樂非但金石書曰居安思危
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規正公曰子
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待遇不
能濟河。渡河南夫賞國之典也藏盟府。司盟
有賞功不可廢也于其受之魏絳於是平始有
金石之樂禮也。禮大夫有功則賜樂
國十二年公伐鄭軍於蕭魚。鄭從楚故伐之
春秋五傳卷二十七襄公三十一年
鄭伯嘉來納女工姜三十八女樂二八。嘉鄭信
工樂師歌鍾二肆。歌鍾歌時所奏肆列也及寶鉶。鉶小
寶鄭駟車十五乘。駟車也車輦也公賜魏絳
女樂一八歌鍾一肆曰于教寡人和戎翟而正
諸華於今八年七合諸侯寡人無不得志請與
子共樂之。八年和戎翟後八年也七合諸侯一
鄆三謂八年會于邢丘四謂九年同盟於戲五
謂十年會于杞六謂十二年會于毫城北七謂
會于魏絳辭曰夫和戎翟臣之幸也八年七合
諸侯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謂諸臣焉得之

焉得公曰微子寡人無以待戎無以濟河。微子
河南二三子何勞焉子其受之君子曰能志善
也。
公羊此伐鄭也其言會于蕭魚何。據伐鄭常難
文○難蓋鄭與會爾。中國以鄭故三年之中五
乃旦反蓋鄭與會爾。起兵至是乃服其後無干
其會起得鄭為重○與音預
胡傳程氏曰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不書
鄭會謂其不可信也而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
信鄭不疑禮其囚而歸焉納斥侯禁侵掠遣叔
春秋五傳卷二十七襄公三十一年
肸告于諸侯而鄭自此不復背晉者二十四年
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自悼公能謀於魏絳以息
民聽於知武子而不與楚戰故三駕而楚不能
與之爭雖城濮之績不越是矣
公至自會。莊以會至者觀
穀梁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得鄭伯之辭也。與
會而服中國喜之故
以會致○與音預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穀作良霄見附良霄
左傳鄭人使良霄大宰石與如楚告將服于晉

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
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

書曰行人言使人也書行人言非使人之罪古

命示整或執殺之皆以爲讎也既成而後告故

穀梁行人者挈國之辭也行人是傳國之辭命者

冬秦人伐晉何爲楚

左傳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庶長

也不書救鄭已屬晉無所鮑先入晉地士魴御

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從輔氏

春秋五傳卷二十七襄公三十二

後放此與鮑交伐晉師已丑秦晉戰于櫟晉

師敗績易秦故也不書敗績晉恥易秦而敗故

以鼓

十有二年襄公三十二

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

遂入郕郕作郕郕邑○台幼才反郕音運何入運者

討叛也封內兵書者爲遂舉討叛惡遂者得而

不取與不討同故言入起其事也蓋攻守之害

深故以危錄其

左傳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

台遂入郕報見伐郕取其鐘以爲公盨

公羊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伐而言圍者取邑

之辭也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外取邑

當書不直言取邑者深恥中國之無信也前九

年伐得鄭同盟于戲楚伐鄭不救卒爲鄭所肯

中國以弱蠻荆以強兵革匪作蕭魚之會服鄭

最難不務長和親復相食犯故諱而言圍以起

反難乃且反長丁丈反大夫無遂事此其言

遂何公不得爲政爾時公微弱政教不

穀梁伐國不言圍邑舉重也伐國重圍邑輕取

春秋五傳卷二十七襄公三十三

邑不書圍安足書也不足書而今書遂繼事也

受命而救郕不受命而入郕惡季孫宿也烏路

胡傳郕莒邑也遂者生事也入者逆詞也大夫

無遂事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郕惡季孫宿

之擅權使公不得有爲於其國也或曰古者命

將得專制閭外之事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

專之可也曰此爲境外言之也台在郕域之中

而專行之非有無君之心者不敢爲也昭公遂

定無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漸矣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魴公作彭

左傳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謝前年伐鄭師

秋九月吳子乘卒杜五年會於戚公不與盟而赴以名何至此卒者與中國會同

左傳秋吳子乘卒壽夢吳子之號臨於周廟禮也周

喪吳姓臨於外向城外國同姓於宗廟之所出王同

春秋五傳卷二十七十二年

宗於祖廟始封君同族於禰廟父廟也同族是

故魯為諸姬臨於周廟諸姬同為邢凡蔣茅胙

祭臨於周公之廟即祖廟也六國皆周公之支

才故反祭側界反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左傳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

報晉之取鄭也取鄭在前年梁國雖

左傳附錄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

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

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不取舉亦不敢娶

音妾婦之子若而人言非適也無女而有姊妹及姑

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

王使陰里結之陰里周大夫結成也為十五年

公如晉

左傳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士魴聘在

左傳附錄秦嬴歸于楚秦景公妹為楚司馬子

庚聘于秦為夫人寧禮也侯夫人父母既沒

春秋五傳卷二十七十二年

靈王十有三年靈王十三年靈王三十二年靈王三十四年

春公至自晉

左傳十三年春公至自晉而獻子書勞于廟禮

也勞也凡公行皆于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

之禮也然則還告廟及飲至及書勞三事偏行

獻子之事以發明凡例釋例之

夏取報傳公作詩狂邪小國也任城亢父縣有邪亭

夏取報傳何曰書取言易也○邪音薛任音王亢

反若

左傳夏部亂分為三國分為三部師敢報遂取

之二皆師也經不稱師不滿凡書取言易也不用

及用師徒而不用大師焉曰滅敵入距戰斬獲

雖邑亦弗地曰入謂勝其國邑

公羊詩者何邾婁之邑也為不繫乎邾婁諱

亟也諱背蕭魚之會

左傳附錄荀士魴卒晉侯苑于綿上以治兵

而命之所以與眾共使士句將中軍辭曰伯游

春秋五傳卷二十七襄公

長伯游晉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

也特選故謂伯游之舉不以已賢見九年

請從伯游荀假將中軍代荀士句佐之故使

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父使樂昭以武位卑故

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

趙武將上軍武自新軍起韓起佐之故樂昭

將下軍魏絳佐之任起一等代士新軍無

帥皆佐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

以從於下軍禮也得懷來之禮晉國之民是以

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

其下皆讓樂廩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

賴之刑善也夫刑法也○汰音一人刑善百姓

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

惟禾其是之謂乎周書呂刑也一人天子也

之慶謂下周之典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

孚謂大雅言文王善用法故言刑善也及其衰

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詩小雅刺幽

勞從事者然恨稱已之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

春秋五傳卷二十七襄公

子尚能而讓其下能者在下位則小人農力以

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讓願黜遠由不爭也

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加

也君子在位者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為亦伐

其能為伐○技其能為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

善也爭自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晉之

左傳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莊共王也成二

年大夫盟于弔

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

福多福謂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鄧年○鄧音徑

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弘大若以大夫

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唯是春秋祀之

先君於廟廟者從先君代請為靈若屬欲受惡

許秋楚其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

囊曰君命以其君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

春秋五傳卷二十七十三年 辛八

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

不謂其乎請謚之其大夫從之傳言子囊之

國語恭王有疾恭王太召大夫曰不殺不德失

先君之業業伯覆楚國之師不殺之舉也覆敗

春秋所以從先君者請為靈若厲亂而不損曰

序昭穆從先君子囊王弟大夫許諾王卒及

子囊曰不可夫事君者先其善不從其過善先

舉君之善事以為稱不從其過行也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征南

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撫安也征正也南海

及諸夏謂主盟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恭

乎謚法既過若先君善善事則請為恭大夫從

之

左傳附錄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

子庚楚司馬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養叔

也必易我而不戒易以戒反子為三覆以待我

覆伏兵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庸浦

春秋五傳卷二十七十三年 辛九

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為不弔不用天

詩曰不弔昊天配靡有定言不為吳天所恤

會向

冬城防

左傳冬城防書事時也上功雖有常節通以於

是將早城城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

左傳附錄鄭良霄大宰石龜猶在楚十一年楚

今○吳石龜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先征

而卜吉也征謂楚守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

五年五上皆不習則增修德而收不習謂上同吉乃巡狩習則增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不能修德止鄭絕句一卿以除其偏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位不偏則大臣睦焉用之怨疾楚則事晉固使歸而廢其使行而於楚鄭又遂堅事晉是鄭廢本怨其君以疾其見使之意其使所更反下同

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人歸之

宣王十有四年晉悼十四年重二十三重十三年八景三十三重七重成十

九陳哀十紀孝八宋平十七景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

春秋五傳卷二十七襄公十四年四十

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杞人小邾人

會吳人于向襄公作嚙後同往叔老聲伯子也魯

魯幣而盜敬其使故叔老聲伯子也魯

崔杼宋華閱衛北宮括在會皆慢不攝故既稱

人蓋欲以晉率諸侯成霸功也吳宋在而諸

侯會之故曰會吳何鄭地何月者危刺諸侯交

任大夫交會張夷臣且以強三年

左傳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前年為會于向為

吳謀楚故也謀為吳伐楚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為于低反以退吳人吳伐楚喪故以為不德執莒公子務婁在會不書非卿務以其通楚使也於楚

故比年將執戎子駒支駒支戎范宣子親數諸

朝亦設朝位曰來姜戎氏晉秦人迫逐乃祖吾

離于瓜州瓜州地在今般煌○般徒門反乃祖

吾離被苦益苦益之別名○被苦皮反苦式占

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蒙晉我先君惠公有不

腆之田腆厚也○與女剖分而食之○中分為剖

下同中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靜

漏洩則職女之由職主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詰朝

春秋五傳卷二十七襄公十四年早一

人負恃其眾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獨其大

德謂明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四嶽堯時

也○裔遠也後也母是翦棄翦削賜我南鄙之田

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

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

貳不內侵亦不外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

鄭盟而舍成焉在僖三於是乎有殺之師在僖

三晉禦其上戎亢其下亢猶當也○秦師不復

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將之其

足也。○與晉睦之。睦，舊也。○戎何以不免？

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音餘，晉時。

以從執政，猶殺志也。意常如彼，復不職。豈敢離邊？今

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

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贊幣不通，言辭

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害焉。音問也。

歷反，不與音。賦青蠅而退，青蠅詩小雅，取其體。

預音莫，贈反。賦青蠅而退，佛君子無信，讀言。

宣子辭焉。辭，謝也。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佛不

信，護也。不書者，戎為晉屬，不得特達。於是子叔齊子為季武子介

春秋五傳卷二十七襄公十四年四十三

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齊子叔老

敬魯使經所胡傳使舉上客而叔老竝書者，以內卿行則不

得不書矣。季孫宿以卿為介，而不使之免，叔老

介於宿而不敢避，蓋兩失之。雖晉人輕其幣而

敬其使，於君命使人之體，豈為得哉？

左傳附錄吳子諸樊既除喪，諸樊吳子，秉之長

十七月既將立季札。札，諸樊少弟也。季札辭曰：『曹

莖而除喪，札制入反。』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曹君公子

大子而自立，事將立于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

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諸樊適子

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

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傳言

之，讀且明吳兄弟伯傳。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阿是後衛侯為鄭所逐，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

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

秦。秦，宋大夫不書，張與

春秋五傳卷二十七襄公十四年四十三

左傳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

也。櫟，在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

進，言經所以及涇不濟，諸侯之師不肯渡也。涇

水出安定朝那縣，至京

有苦葉。詩：『苦葉。』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

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蟠見衛北宮懿子，曰：『與

人而不回，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

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傳言北宮括

秦○說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飲毒，鄭司馬

子蟬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械林械林秦地○械

位通不獲成焉秦不荀偃令曰鷄鳴而駕塞井

夷夷反唯余馬首是瞻言進退樂驪曰晉國

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樂驪自專

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中行

伯荀偃也莊子舞莊子曰夫子命從帥荀偃

樂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從

命為待也樂驪下軍帥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

何及多遺秦餼所食獲○遺唯季反乃命大還

春秋五傳卷二十七十四年四十四

晉人謂之遷延之役遷延樂鍼曰此役也報櫟

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

樂鍼下軍帥也二位謂敢不恥乎與士執馳秦

師死焉士執反執士樂驪謂士句曰余弟不欲

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

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執奔秦樂驪從信逐

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惜也事

惜慢不脩也仲江向之會亦如之徧北官括不

書於向書於伐秦攝也秦伯

問於士執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樂氏乎

秦伯曰以其次乎對曰然樂驪汰虐已甚猶可

以免其在盈乎盈驪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

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

乎武子樂驪之父也召公與驪訟於甘棠之

南樂驪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

驪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

請於晉而復之為傳二十一年

國語諸侯伐秦及涇莫濟晉襄十一年晉悼公

春秋五傳卷二十七十四年四十五

鄭十四年晉使六卿帥諸侯之晉叔嚭見叔孫

穆子曰諸侯謂秦不恭而討之及涇而止於秦

何益何益於伐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

不知其它樂事也匏有苦葉詩即風篇名也其

則得言其必濟叔嚭退召舟虞與司馬舟虞與

兵曰夫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材若若也

不可食也共濟而已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

涉矣詩以言具舟除隧不共有法隧道也其具

司馬除道是行也魯人以莒人先濟諸侯從之

諸侯諸侯之人
大也以用也

已未衛侯出奔齊

公作衛侯行以諸侯之策齊孫

之禍故諸侯大夫國者皆不書逐君之職也不書
名從告曰日者為孫氏所逐後當氏復納
之者同當相起故獨日也不書孫氏逐君者
君絕為重見逐說在二十七年諸侯出奔例
月而結然於民自棄於位君就而歸與知
逆謀故出入皆日以著其惡○與音豫

左傳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
勅戒二子省

服而朝

服朝服待日盱不召
盱古且反而射鴻

於圍

二子從之
財食亦反不釋皮冠而與之

言

二子怒孫文子如戚
戚威

春秋五傳

卷二十七

襄公十四年

四十六

文子

孫刺入使
子○使所更反之公飲之酒使犬

師歌

巧言之卒章
巧言詩小雅其卒章曰彼何

為

亂階
或謂河上邑公欲以喻文子居河上而

權

大師辭師曹請為之
辭以為不可初公有嬖

妾

使師曹誨之琴
誨教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

三百

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
公使歌

之遂誦之

不誦誦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

矣弗先必死

欲先息為反并帑於戚○帑子也

音奴

而人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

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
蘧伯玉對曰君制其

國臣敢奸之

奸國雖奸之庸知愈乎
言逐君更

差遂行從近關出

公使子蟬子伯子

皮與孫子盟于丘宮

孫子皆殺之
子殺孫子故

盟之丘宮近戚

四月已未子展奔齊
子展衛公

如郕

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
使

公出奔齊

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

尹公佗學射於庚公差

庚公差學射於公孫咺

春秋五傳

卷二十七

襄公十四年

二子追公

公孫丁御

公為公

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

子魚

公差禮射不求中○射射兩鞬而還

食亦反

下除禮射告同音佩射兩鞬而還

輒

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

反之

公孫丁投公轡

而射之

賈臂賈古亂反子鮮從公○鮮音傳

及竟

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

神何告

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

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

一罪也先君有家卿以

謂不釋皮冠之止。余
舍者捨此必聖反。

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

公使厚成叔弔。

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

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

只有君不也服也有臣

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

對大叔儀衛大夫曰羣

君不以卽刑而悼棄之

卷二十七 襄公十四年 四

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

之辱重拜大貺之謝重

曰衛君其必歸乎有犬

有母弟鮮以出或撫

平齊人以邾寄衛侯

也以邾糧餒貪其右宰

殺衛大夫也。以其從君故欲殺之。○從才

○初從君非說之不獲已
說音悅注及下同

盡善唯少有惡貽乃救

孫林父甯殖相

○ 盟會之命 衛侯在邾 臧紇

與之言。慮退而告其人曰。衛

言葬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

子展子鮮聞之見臧

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

或推之。欲無入得乎。爲二十
六手

不
全
命

將死語其子曰吾得罪於

卷二十七
襄公十四年
四十九

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夫所

國之史也。諸侯則若晉若魯。

乘魯之春秋是也。今春秋書

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者蓋

史之文也欲知經之大義深

同其得之矣或曰孫甯出君

是也。聖人曷爲掩姦藏惡。

帝咎人主。何哉。曰。臣而逐君。其

一國之名寵神之主而民之

望也。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何可出也。所為見逐，無乃肆於民上，縱其淫虐，以棄天地之性乎？故衛圉出奔，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而定姜曰：有罪，若何告無罪？春秋本清源之責，故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名，所以警乎人君者，為後世鑒，非聖人莫能脩之為此類也。

左傳附錄：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

不過半天子之電。成國大國，舍首拾周為六軍，諸侯之

春秋五傳卷二十七襄公十四年 平

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朔生盈而死。朔知晉之

弟也。盈生而朔死。知晉之盈生六年而武子卒，魏襄亦幼。

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喪士魋子也，十

卒其子皆幼，未任為卿，故新軍無帥。師曠侍於

晉侯。師曠音樂，太師子野。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

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

如子，益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

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

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國民之主，置

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貳，卿佐也。使師保之，勿使過慶，是故

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側室，支子也。大夫有

貳宗，貳宗，宗子之副也。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

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賞，謂宣揚也。過則匡之，匡，正也。患則救之，救，其失則革之也。更

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補，其愆也。

得史為書，謂大史也。瞽為詩，瞽，盲者為詩，以風

春秋五傳卷二十七襄公十四年 平

工誦箴諫，工，樂人也。誦，誦也。大夫規誨，規，正也。誨，

言。士卑不得徑達聞，庶人謗。君過則諫，諫，其君

旅于市，示時所貴尚。百工獻藝，藝，其技藝

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于路，逸書道人，行人

誦之，言，道在由反。官師相規，官師，大夫

藝事以諫，所謂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

也。有道人徇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

民上，肆，放也。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傳言：師曠能因問

莒人侵我東鄙杜預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左傳秋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在前年○子囊師

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為于偽反○子囊師

吳為不能而弗傲吳人自皐舟之隘要而擊之

皐舟吳險阻之道○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

復楚公子宜穀傳言不備

左傳附錄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將皆於齊故

春秋五傳卷二十七十四年五十二

肱周室師保萬民世昨大師以表東海肱也

今余命女環環齊景公名茲率舅氏之典纂乃

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蔡繼也因昏

冬季孫宿會晉士句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蒍

莒人邾人于戚

左傳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問衛逐君當討

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謂子伯儀

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謂子伯儀

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謂子伯儀

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重

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淮亡

固存國之道也仲虺湯君共定衛以待時乎其

乃伐之時左相冬會于戚謀定衛也定立范宣子假

羽毛于齊而弗歸齊人始貳折羽為旌王者游

之因謂之羽毛宣

左傳附錄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

庚必城郢楚徙都郢未有城郭公子變奏子儀

春秋五傳卷二十七十四年五十三

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詩小雅忠

國語附錄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司

義之樂則未也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為

日在君側為行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

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春秋紀

人率之善惡而自以天時乃召叔觀使傳太子

謂之春秋周史之達也

謂之春秋周史之達也

謂之春秋周史之達也

彪彪平

王十有五年昭十五年辛酉至二十四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左傳十有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

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駁

之重勞且不敢聞其言

夏逆王后于齊

秋五傳卷二十七十五年

左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

也告昏故不齊單靖公天子不親昏使上卿逆

而公監之故曰卿不行非禮

公羊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劉者何邑也其

稱劉何

以邑氏也

稱劉何

以邑氏也

以邑氏也

以邑氏也

以邑氏也

以邑氏也

使三公故聚去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

明書當共送迎之禮

穀梁過我故志之也

胡傳劉夏何以不稱使不與天子之使夏也昏

姻人倫之本王后天下之母劉夏士也士而逆

后是不重人倫之本而輕天下之母矣然則何

使卿往逆公監之禮也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

于齊書劉夏而不書靖公是知卿往逆公監之

禮也春秋昏姻得禮者常事不書

春秋五傳卷二十七十五年

左傳附錄楚公子午為令尹

右尹為子馮為大司馬

為右司馬公子成為左司馬

子屈公子追舒為箴尹

尹養由基為官廐尹

平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觀心

也詩周南也實置也行刺也周偏也詩人嗟歎

以官人為急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

行戶郎反下同

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言自王以下諸侯大夫

行之志也旬采衛五服之名也天子所居千里曰圻其外曰侯服次曰甸服次曰男服次曰采服次曰衛服五百里為一服○鄭尉氏司氏之不言侯男等事也○任育士

亂其餘盜在宋亂在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

故納幣于宋三子之父皆為尉氏以馬四十乘

百六與師夜師慧樂師也夜慧其名○三月公孫黑為質焉○公孫黑子者

尉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賢而放之託諸

季武子武子寅諸下子罕以司鄭人醢之三人

春秋五傳卷二十七襄公十五年 季六

也三人皆女父師慧過宋朝將私焉私小其相

曰朝也相師者○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

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

相易淫樂之職必無人焉故也千乘相謂子產

產殺三盜得賂而歸之是重淫子罕聞之固請

而歸之能收過

夏齊侯伐我北鄙國成公救成至遇杜遇魯地書

不敢至成何俱犯蕭魚此不月十二年

公羊其言至遇何據季孫宿救不敢進也敵不

敗也也不言止次如公次于鄆以刺之者量力不責重民也故與至滿同文詳內兵書者為不進張本○萬戶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杜備齊故以城非例

左傳夏齊侯圍成求於晉故也不畏衛主於是

乎城成郛也郭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杜八月無丁巳丁巳七月一日也自月必有候何是

後漢梁之盟信在大夫齊祭者災南之禍備滿天下

郛人伐我南鄙

春秋五傳卷二十七襄公十五年 季七

左傳秋郛人伐我南鄙亦武於使告于晉晉將

為會以討郛莒十二年十四年莒晉侯有疾乃

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為明年會漢梁傳○漢古歷反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杜四

左傳附錄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蟠送塋西也

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王人能玉人以為

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

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實爾首

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言必為盜所害

納此以請死也請死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

之攻之攻治富而後使復其所得富○十二月

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堵狗皆女父之

氏鄭人既誅女父畏狗因范氏而作亂故奪其

妻歸范氏先絕之傳言鄭之有謀○堵音者其

靈王十有六年靈平公處元年齊靈三十五年衛

九年成二十一年陳哀十二把孝十宋

千十九至景二十楚康三吳諸樊四

春王正月莒晉悼公杜預月而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

春秋五傳卷二十七十六年 五十八

伯杞伯小邾子于渙梁戊寅大夫盟杜不音高厚

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諸大夫本欲盟

高厚高厚逃歸故遂自其盟雖澤會重序諸侯

今此間無異事即上諸侯大夫可知

○及古聞反軹之氏反重直用反

左遷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平公悼公子彪

舌舛為傳舛叔向也代士澤張君臣為中軍司

馬張老子祁奚韓襄樂盈士鞅為公族大夫祁

去中軍尉為公族大夫去劇虞丘書為乘馬御

職就問官韓襄無忌子也既奏改喪服

代程鄭○改服脩官悉于曲沃既奏改喪服

乘繩過反官選資能曲沃

晉祖廟祭冬祭也諸侯五月而莒既莒卒哭作

主然後祭當於廟今晉論月莒作主而祭祭傳

言晉將有災梁之會故連梁警守而下會于渙梁順河東行

命歸侵田諸侯相侵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

大夫舞曰歌詩必類歌古詩當依齊高厚之詩

不類齊有二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

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齊為大夫國高厚若此

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蔓小

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自曹以下大夫不音

公羊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諸侯皆在

春秋五傳卷二十七十六年 五十九

大夫不言信在大夫也故書大夫盟不言諸侯

何言乎信在大夫據上三年徧刺天下之大夫

也曷為徧刺天下之大夫據皮實君若斃旒然

旒旒旒斃斃屬之辭若今俗名斃旒為斃旒矣

以旒旒斃斃屬之辭若今俗名斃旒為斃旒矣

記王孫曰天子旒十有二旒諸侯九旒大夫七

士五不言諸侯之大夫者明所刺者非但會上

大夫并徧刺天下之大夫不殊內大夫者欲一

其文見惡同也至此所以徧刺之者諸侯之會

服鄭最難諸侯勞倦不肯復出而大夫常行三

委于臣而君遂失權大夫故得信在故孔子曰

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不重出

地者與二年雞澤大夫盟同義

穀梁渙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諸侯會而曰大夫

盟正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

胡傳杜丘之會諸侯既次于匡則書曰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雞澤之會諸侯既盟而陳侯使袁僑如會則書曰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今渙梁之會諸侯皆在是若欲使大夫盟者則宜書魯卿及諸侯之大夫盟可也而獨書大夫何也諸侯失政大夫皆不臣也十二年春正月會于向十有四國之大夫也

春秋五傳卷二十七十六年六十

夏四月會伐秦十有三國之大夫也冬會于戚七國之大夫也此三會皆國之大事也而使大夫皆專之而諸侯皆不與焉是列國之君不自為政弗躬弗親禮樂征伐已自大夫出矣况悼公既沒晉平初立無先公之明也君若贅旒而大夫張亦宜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善惡積於至微而不可掩常情忽於未兆而不預謀苟偃怒大夫盟而晉靖公廢趙緝韓皮魏斯為諸侯之勢見矣有國者謹於禮而不敢忽此春秋

以待後世之意也與去聲見音現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邾莒二國數侵魯又無以歸京師非禮何錄以歸者甚惡魯有罪無罪皆當歸京師不得自治之○執以歸始此

左傳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犁比公也十二年十四年莒人侵魯前年邾人伐魯魯將為討之悼公卒不克會故平公終其事○犁比公反此音毗且曰通齊楚之使故并以此責之經書執

齊侯伐我北鄙在齊東北晉故

夏公至自會

春秋五傳卷二十七十六年六十

三月甲子地震何是時渙梁之盟政在臣下其後叛臣二秋君五楚滅舒陽齊侯襲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杜荀偃主兵當序鄭

左傳許男請遷于晉許欲諸侯遂遷許許大夫

不可晉人歸諸侯許之不肯遷鄭子蟠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鄭與許有舊怨故

反穆叔從公從公歸○齊子帥師會晉荀偃書

曰會鄭伯為夷故也夷平也春秋於魯事所記不與外舉同者客王之言

所以爲文。國當異也。魯卿母會公。漢春秋無。故於此。示例不先書主兵之荀偃。而書後至之。鄭伯時。皆諸侯大夫義。夏六月。次于榘林。庚寅。取皆平。故得會。鄭伯。伐許。次于函氏。也。林函天皆許。也。也。通反。晉荀偃樂驪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晉師獨進。揚梁役在十二年。○監於新反。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集城足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湛市。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不林反。敗晉反。許未遷故。○不復伐許而還。復扶又反。

秋齊侯伐我北鄙。國成。左作

左傳 秋齊侯國成。成晉孟氏邑。孟。子。速。微。之。

春秋五傳 卷二十七 襄公 十六年 六十三

孟獻子之子莊子遠也。徵要也。○徵古亮反。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

爲之名。速還。海陘而還。海陘。魯。陰。○陘音刑。

大雩。恒。齊。通。國。先是伐許。齊侯國成。勳民之應。

冬叔孫豹如晉。

襄公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言齊再。晉人曰。

以寡君之未禘祀。禘祀三年喪。與民之未息。新

許及。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都。餒

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

領西望曰。靡幾也。靡幾。晉。求。救。比執事之閒。恐無及

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圻父。詩小雅周司馬。父。詩人。圻。圻。父。爲。王。瓜。牙。不。脩。其。職。使。百。姓。受。困。苦。之。憂。而。無。所。止。居。○此。必。利。反。開。音。開。行。戶。郎。反。折。其。依。反。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鴻鴈。詩小雅。卒章曰。鴻鴈。下。飛。哀。鳴。嗃。嗃。鴻鴈。之。失。所。大。謂。我。劬。勞。言。魯。受。用。格。格。然。若。日。鴻。小。日。鴈。宜子曰。句在此。敢使魯無鳩乎。鳩。集。也。○句。古。害。反。鳩。居。牛。反。

春秋五傳 卷二十七 襄公 十六年 六十三

春秋四家五傳平文卷二十八

仁和張岐然秀初手輯

錢塘翟時御乘六參閱

襄公二

襄王十有七年宣平二齊靈二十六成二十二年宣平三齊靈三十六二十三年宣平四齊靈三十六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四同盟宋人伐陳

左傳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甲卑宋也

春秋五傳卷二十八

如字凡人名字皆放此印五郎反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左傳衛孫蒯田于曹隧越竟而衛孫蒯林父飲

馬于重丘飲於毀其瓶重丘人閉

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為

是之不愛而何以田為夏衛

石買孫蒯代曹取重丘孫蒯不曹人愬于晉

年晉人執石買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公作桃杜并縣東南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高厚上方

左傳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前年圍成秋齊

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滅紇于防防紇紇邑

師自陽關逆滅孫至于旅松陽關在泰山鉅

犯齊師送之而復鄭叔紇叔梁紇滅賈賈滅

獲滅堅堅之族齊侯使風沙衛唁之且曰無死

春秋五傳卷二十八襄公

其刑臣禮于士以杙扶其傷而死言使賤人來

九月大雩杜音過何此年仍見

宋華臣出奔陳杜音過何此年仍見

左傳宋華閱卒華臣弱臯比之室臣閱之弟

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盧門宋城門合向成邑

左師懼曰若夫無罪賊曰臯比私有討于吳遂

幽其妻幽吳妻也曰界余而大壁界與宋公聞之曰

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配宋國之政必逐之

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耻也不如

蓋之乃舍之左師為已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

驍惡之○驍勅領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癸狗癸

狗入于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華臣心不

自安見逐徇而驚走○癸居世反

冬邾人伐我南鄙

左傳冬邾人伐我南鄙為齊故也齊未得志于魯故助之

春秋五傳卷二十八襄公十七年 三

左傳附錄宋皇國父為大宰為平公築臺妨于

農收周十一月今九月收飲時子罕請侯農功之畢公弗許

築者詭曰澤門之誓實與我役澤門宋東城南門也皇國父白

哲而居近澤門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十一年黑邑中

音琴子罕聞之親執扑音卜反以行築者而

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

寒暑閭謂門戶附塞○行今君為一臺而不速

成何以為役役事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

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傳善子罕分

又祝之○齊晏桓子卒晏嬰父也晏嬰齋纓斬斬不

也綴在胸前纓三升布○纓本作纓纓七雷反直經帶杖直麻之

履取其直也杖竹枝管機草食幣居倚廬寢苦枕

草此禮與士喪禮客同其異唯枕草耳然枕由

一溢米苦傷廉反枕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時

所行士及大夫禮其家臣不解故議之以唯卿

為大夫禮故係辭答家老

春秋五傳卷二十八襄公十八年 四

春白狄來杜不言朝不

左傳十八年春白狄始來白狄狄之別名未嘗與齊接故曰始

公羊白狄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

朝也

胡傳劉敞曰夷狄于中國無事焉其于天子世

一見則諸侯雖善其交際不得而通也是以春

秋亦不與其朝不與其朝者懲淫惡一内外也

周公致太平越裳氏重九譯而獻其白雉公曰

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贊此乃天子而讓也况

列國之君乎守藩之臣乎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石買即石買郎是伐曹者宜即懲治本罪而晉因其爲行

人之使執之故

左傳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鄆蒯子

純留長子純留二縣今皆屬上黨郡孫蒯不責父在位蒯非卿○長丁丈及純徒溫反

爲曹故也前年衛

穀梁稱行人怨接于上也怨其君而執其使稱行人明使人爾罪在

也上

春秋五傳卷二十八襄公十八年五

秋齊師伐我北鄙齊師伐齊侯侯不書齊侯不入竟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齊侯行不義諸侯同心俱圍之

左傳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

鴈公訟弗勝鴈公獻子公以戈擊之首隊于前

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臯梗陽晉邑在太原晉

陽縣南卑巫名也夢并見之○他日見諸道與

之言同巫亦夢見獻巫曰今君主必死若有事

于東方則可以逞巫知獻子有死故勸使快意伐齊獻子許諾

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轂轂日雙玉

○轂古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襄公

名負名負弃好背盟陵虐神主神主民也謂魯曾臣

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彪晉平公名稱臣者明上

未其官臣俱實先後之守官之臣輕獻子名○

苟捷有功無作神羞羞耻官臣俱無敢復濟值

○言故以死自唯爾有神戮之沈玉而濟冬十

月會于魯濟尋渙梁之言同伐齊渙梁在十六

不庭○齊侯禦諸平陰壑防門而守之廣里平

春秋五傳卷二十八襄公十八年六

城在濟北虛縣東北其城南有防防有門于門

外作壑橫行廣一里故經書圍○廣古曠反

風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謂防門不弗聽諸

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析文

大夫子家○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

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

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

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不能久齊侯登巫

山以望晉師巫山在盧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

險雖所不至必旆而號陳之斥候也號建旌旗

斤音尺使乘車者左寶右僞以赫先
直觀反形也建篇
以先驅與曳柴而從之
齊侯克之其其
衆也乃脫歸旌幟
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
晉侯曰鳥鳥之聲樂齊師其道鳥鳥得空邢伯
告中行伯邢伯晉大夫邢侯
曰有班馬之聲夜
馬不相見故鳴班也中行伯獻子
別也○別彼別及
齊師其道叔向告晉侯曰城
上有鳥齊師其道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
齊師風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此衛所欲守
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故以爲辱
春秋五傳卷二十八
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于隘以塞道恨二
塞其道欲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
使晉得之脰音豆
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不止
復欲射雨久中頃曰爲私晉州綽曰有如日
不殺汝乃弛弓而自後縛之
明如日○其右具
丙州綽亦舍兵而縛郭最皆矜甲面縛矜甲不
舍音捨矜其鳩反
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晉
衛請攻險險固城
守者已卯荀偃士句以中軍克京
茲在平陰
乙酉魏絳樂盈以下軍克郭樂盈死
城東南

佐下軍平陰西有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
郭山○郭音詩
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秦周魯大夫
伐萩也雍門齊城門○塞於用反
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
戈殺犬于門中殺犬示
孟莊子斬其櫛以爲公
琴莊子孺子遠也櫛
木名○櫛勃倫反
巳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
劉難士弑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二子晉
難乃反
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齊西
綽門于東門齊東
左驂追還于門中以候數聞
恐○還音延
春秋五傳卷二十八
郵棠郵棠
大子與郭榮扣馬大子光也
曰師速
而疾略也言欲畧行其地無久
將退矣君何懼
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
將犯之犬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維南
及沂沂水在東莞東北至北海都昌縣入海沂
水出東莞莞縣至下邳入泗○莞音管
嚴梁非國而曰圍
齊有大焉亦有病焉齊
無罪諸侯豈非大而足同焉
齊非大國諸侯豈
得同病之乎諸侯同罪大國是不量
諸侯同罪之也亦病矣力必爲大國所警則亦
矣

胡傳凡侵伐國入未有書同者而獨於此書同國齊何也齊與魯盟素好陳虐神主肆其暴橫數伐鄰國觀加兵于魯則可見矣諸侯所共惡疾故同心而固之也同心固齊其以伐致何也見齊環無道宜得惡疾大諸侯之伐而免其國齊之罪辭也春秋于此有沮橫逆抑強暴之意孟子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自作孽不可追其齊侯環之謂矣尚誰慰哉沮在呂反

曹伯負芻卒于師杜預與許男同三同盟

春秋五傳卷二十八襄公十八年九

梁闕之也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左傳鄭子孔欲去諸大夫欲專權○去起呂反下同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楚令尹弗許子庚楚令尹

子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子楚子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能承先君之業死將不得從

先君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謂已未嘗統師自出大夫圖

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

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嘗試其難易也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浚襄城縣東北有汾丘城于是子蟬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張公孫黑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子又反下同完守入保完守郭內係守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于魚陵陽陵縣北鄭地○在陽

春秋五傳卷二十八襄公十八年十

銳師侵費滑晉靡獻于雍梁晉靡獻于雍梁皆

東北有雍氏城○為于委及焉皮水反費扶味反雍于川反右同梅山在陽

信于城下而還信再宿也涉于魚齒之下魚齒山下有潭水

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驟歌者吹律以應八風南風者歌故曰

西北歲在癸卯月又建亥故曰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謂不勝

祝柯之盟盟復伐齊與會怪不以曰非也不

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受舍。

嗣續也。○復扶。宣子出曰。吾淺之爲丈夫也。自恨。

待人也。

公羊其言自渚水何。據齊人取濟西田。不許以濟水。○濟于禮反。

渚爲竟也。何言乎以渚爲竟。據取邑未。渚移也。

魯本與鄰。安以渚爲竟。渚移入鄰。要界。魯隨而有之。諸侯土地。本有度數。不得隨水。隨水有之。故云爾。

穀梁軋辭也。軋。委曲。隨渚水言取。其不日。惡田之多。○軋於入反。

盟也。○惡鳥。路反。

季孫宿如晉。

春秋五傳卷二十八**襄公十九年****十三**

左傳**季武子如晉拜師。**謝討。晉侯享之。范宣子

爲政。代荀偃。賦黍苗。諸侯如陰雨之長。黍苗也。

季武子與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

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

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六月。尹吉甫佐天子征伐之詩。以晉侯比吉甫。

出征以匡王國。○膏雨。○常膏。古報反。又如字。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左傳**晉欒魋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爲懷子之。言故也。欒

魋。樂氏族。不書兵。并林父。不別告也。經書夏從告。

左傳附錄**季武子以所得于齊之兵作林鐘而**

銘魯功焉。林鐘。律名。鐘聲。應林鐘。因以爲名。臧武仲謂季孫曰。

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天子銘德。諸侯言。時計功。舉得時動有。銘其功。今稱伐。則下

等也。夫從天。計功。則借人也。借。晉力也。○借。如字。一積亦反。

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

以作彝器。彝。常也。謂鐘鼎。銘其功烈。以示子孫。

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

春秋五傳卷二十八**襄公十九年****十四**

若之何。銘之。小國幸于大國。以勝大。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武城傳。光三與魯同盟。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環。公作環。杜世子。

左傳**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驪聲姬**

生光。以爲大子。兄子曰顏懿姬。二姬母姓。因

公友。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諸子。諸姜姓。子仲。公友。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者。二子皆宋女。仲

子生牙。屬諸戎子。屬。託之。○戎子請以爲大子。

許之。齊侯。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廢。廢也。○間。諸

侯難。事難。成也。光之立也。列于諸侯矣。列。諸侯之會。今無

侯難。成也。光之立也。列于諸侯矣。列。諸侯之會。今無

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諸侯先已有尊而以難犯不

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犬子光

徙之使高厚傳牙以為大子風沙衛為少傅齊

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終言

村直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無黜刑之刑雖

有刑不在朝市謂犯死刑者猶不夏五月壬辰

晦齊靈公卒經書七月辛卯莊公即位光也執

公子牙于句瀆之丘以風沙衛易已衛奔高唐

以叛光謂衛教公易已高唐在祝柯

春秋五傳卷二十八襄公十九年 十五

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杜詳錄所

禮左傳晉士句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禮之常

命君公羊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

受命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買公于

不卒成言成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兵

衛遂公意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兵

不從中御外臨事制宜當敵為師唯義所在士

句聞齊侯卒引師而去恩勤孝子之心服諸侯

之君是後兵寢數年故起時善之言乃者士句

有難重慶君命之心故見之言至設者未受齊

也言聞者在竟外舉侵者張

穀梁還者事未畢之辭也受命而誅生死無所

加其怒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為未畢也君

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

民作讓矣士句外專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為士

句者宜奈何宜蟬帷而歸命乎介除地為蟬帷於

於介介歸告君君命乃

還不放事也○蟬音善

胡傳殺齊地也還者終事之詞古之為師不伐

喪大夫以君命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

春秋五傳卷二十八襄公十九年 十六

則專之可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利人之難以

成其私欲者眾矣士句乃有惻隱之心聞齊侯

卒而還不亦善乎或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

名為士句者宜蟬帷而歸命乎介則非矣使士

句未出晉境如是焉可也已至齊地則進退在

士句矣猶欲蟬帷而歸命乎介則非古者命將

不從中殺專制境外之意而況喪必不可伐非

進退可疑而待請者故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善

之也

左傳附錄 子四月丁未千此年鄭公孫薑卒赴

于晉大夫范宣子言于晉侯以其善于伐秦也

十四年晉伐秦子範見六月晉侯請于王王追

賜之大夫使以行禮也大路天子所賜車之總

有功則賜服路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左傳 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于濫竈而兼其室

崔杼齊地之驪邑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于昏

春秋五傳 卷二十八襄公十九年 十七

也傳解經不言崔杼殺而為國討文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嘉公作喜

左傳 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專國人患之乃討西

宮之難十年則止等作難西與純門之師前年

召徒師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

守以自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

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計為文子然子

孔宋子之子也子然子士子孔圭嬌之子也子宋

圭嬌皆鄭穆公妾士子圭嬌之班亞宋子而相

親也亞次士子孔亦相親也傳之四年子然卒

鄭休四年簡之元年士子孔卒魯襄八年司徒孔實

相子革子良之室司徒孔與二父相親故三室

如一言同故及于難故二子子革子良出奔楚

子革為右尹鄭休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

政立子產為卿簡公適幼故

胡傳 按左氏初盜殺鄭三卿于西宮之朝公子

嘉知而不言既又欲起楚師以去諸大夫故楚

人伐鄭至于純門而返至是嘉之為政也專國

春秋五傳 卷二十八襄公十九年 十八

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展子西

率國人殺嘉而分其室不稱鄭人者嘉則有罪

矣而子展子西不能正以王法肆諸市朝與眾

同棄乃利其室而分之有私意焉故稱國以殺

而不去其官此春秋原情定罪之意

冬葬齊靈公何月者抑其父嫌子可得無過故

左傳附錄 齊慶封圍高唐弗克風以冬十

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齊侯謂

○胡胡 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以衛
告誠揖而禮之飲生之也衛志于聞師將傳食
戰死故不順齊侯之揖而還登城

高唐人殖綽工僕會夜絕納師因其會食二子
齊大夫○傳音

城西郭杜魯西郭何言西郭
者據郭城錄道東西

左傳城西郭懼齊也前年與晉伐齊又
其器為鐘故懼

叔孫豹會晉士甸于柯杜魏郡內黃縣
東北有柯城

左傳齊及晉平盟于大隧大隧地關
故穆叔會范宣

子于柯齊晉平魯懼齊故
穆叔見叔向賦載馳

春秋五傳卷二十八襄公十九年
之四章四章曰控于大邦誰因誰極控
引也取其欲引大國以自救助

肝敢不承命叔向度齊木芹以
盟服故許救魯

城武城杜魯城南
武城將

左傳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
城

左傳附錄衛石共子卒石買○悼子不哀
其音恭悼子不哀

惡孔成子曰是謂慶其本慶猶拔也
慶求月反必不有

其宗為二十八年
石惡出齊傳

靈王二十二年平五魯莊公光元年
四編六卷三十九

九年

武二陳以十四紀孝十四平二十
三卷景二十四是康七吳諸樊入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速公作遊
後同也向

舒亮反

左傳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
督揚之盟故也莒數伐魯前年諸侯盟督揚和
解之故二國自復共盟結其好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在
澶淵縣南今名繁汗此衛地又近戚田

左傳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齊與
晉平

春秋五傳卷二十八襄公二十年
二十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左傳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驟數也
謂十五

年十七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既盟而又
伐之非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燮殺作濕
杜公子燮

莊公子公子

左傳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與兄同
蔡人殺之公子

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與兄同
謀故

胡傳按左氏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于踐

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
楚人使蔡無常公子變求從先君以利蔡謀國
之合于義者也國人乃不順焉而殺變此何罪
矣故稱國而不去其官公子履其母弟也進不
能正國退不能遠害懼禍而奔從于夷狄書者
罪之也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黃公穀作光後同杜稱弟明無罪也何為二慶所帶還在

二十三年

左傳陳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二慶陳卿怨黃偪奪其職

春秋五傳卷二十八襄公二十二年 王

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同欲楚人以為討討責

公子黃出奔楚奔楚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

君與于踐土之盟先君文侯父莊侯甲午也踐土盟在僖二十八年○與音

預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宣十七年

楚人使蔡無常微發無準公子變求從先君以

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

與民同欲也罪其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

罪也稱弟罪陳侯及二慶公子黃將出奔呼于國曰慶氏

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

是無天也為二十三年陳殺二慶傳○呼好故反去起呂反

穀梁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

之也親而奔之惡也惡書弟明其親也親而奔逐之所以惡陳侯○惡音

焉路

叔老如齊

左傳齊子初聘于齊禮也齊魯有怨朝聘禮絕今始復通故曰初禮

好息民故曰禮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何自漢梁之盟臣志日甚故比年日食

季孫宿如宋

春秋五傳卷二十八襄公二十二年 王

左傳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向戌聘在十五年

褚師段逆之以受享段其公子子石也逆以入國受享禮○褚張呂反段

徒亂賦常棣之七章以卒武子賦也七章以卒盡八章取其妻于好

合如鼓瑟琴宜爾室家樂爾妻孥言宋人重賄

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魚麗詩小雅卒章曰物其

有文維其時矣公賦南山有臺南山有臺詩小雅喻聘宋得其時矣

子邦家之基邦家之光喻武子去所曰臣不堪

也去所辟席

左傳附錄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

于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掩，惡名。若能掩之，則吾

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巳，不來食矣。

餒，餓也。悼子許諾，患子遂卒。為二十六年。

晉平公六年，齊莊公二十五年，衛侯二十五年，魯昭公二十五年，陳哀公十七年，楚平王二十五年，秦景公十四年，鄭簡公十四年，宋平公十四年，燕昭王十四年，魏襄王十四年，趙宣王十四年，韓宣惠王十四年，燕昭王十四年，魏襄王十四年，趙宣王十四年，韓宣惠王十四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何月者？梁之盟後，中國方幸，離善公獨能與大國。

左傳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十

八年伐齊之師，鄒水之田。

春秋五傳卷二十八襄公二十一年二十三

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邾，二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關。

亭以出為叛，適齊而言來奔，內外之辭。

左傳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庶其，邾大夫。季武子以

公姑姊妻之。計公年不得有未嫁。皆有賜于其

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

詰，治也。○從才。武仲曰：不可詰也。紂又不能。季

用反詰起吉反。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

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

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吾謂國中○去起呂反下皆同。子為正卿，

而來外盜，使絕去之，將何以能廋其竊邑于邾？

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邑，使食漆。其從者

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

其次阜牧與焉。給其賤役，從卑至。其小者衣裳

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約也，聞之，

在上位者，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

徵也。徵，驗也。○酒，西禮反。度，待洛反。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

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

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

春秋五傳卷二十八襄公二十一年二十四

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遠書也。茲，

此事當念使。釋茲在茲。釋，除也。謂欲有所治，除

可施之于此。名言茲在茲。名，此言此事亦允出茲在茲。

允，信也。信出于此。惟帝念功。言帝念功，則功成也。將謂由已

壹也。信由已壹，而後功可念也。言非但意念而己，當須信已誠。

至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重地，故書。

其人其人書則惡名彰以懲不義。

公羊邾婁庶其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

此何以書？據快無氏。重地也。惡受叛臣邑故重而書之，不言叛者舉地言。

則魯生受與庶其
叛兩明故省文也

穀梁以者不以者也凱曰人臣無事來奔者不

言出舉其接我者也漆間丘不言及小大敵也

胡傳庶其邪大夫也春秋小國之大夫不書其

姓氏微也其以事接我則書其姓氏謹之也魯

慶以大夫即魯而國昏接我不以禮者也邪庶

其以地叛其君而來奔接我不以義者也以欲

敗禮則身必危以利棄義則國必亂春秋禮義

之大宗故小國之大夫接我以利欲則特書其

春秋五傳卷二十八襄公二十一年 二十五

姓氏謹之也漆一邑間丘一邑而不言及者庶

其之私已所受于君而食之者也此叛臣何以

不書叛書名書地而竊已叛君之罪見矣夫棄

夷狄從諸夏其慕義之心疑可與也然有據城

以求援者君子猶以為不可受而況鄰國乎書

來奔而魯受叛臣納其地之罪亦見矣

左傳附錄齊侯使慶佐為大夫慶佐崔復討公

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河濱之丘公子組來奔

叔孫還奔燕子齊公族言莊公斥逐親戚以

扶又反鉏仕○夏楚子庚卒楚子使蓮子焉為

令尹訪于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

弱弱政教微國不可為也遂以疾歸方暑闕地

下水而牀焉重蘭衣裳鮮食而寢蘭鮮衣○闕

息于既反解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瘠瘠

瘠在瘠在而血氣未動言無乃使子南為令尹子南

追射也為二十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世盈不能防閑其母

春秋五傳卷二十八襄公二十一年 二十六

左傳欒桓子娶于范宣子生懷子桓子欒厲范

執以其亡也怨欒氏十四年欒厲逐范欒故

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

其老州賓通欒祁桓子妻范宣子女也幾亡室

矣言亂甚懷子患之懼其討也愬諸宣子

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桓主

曰吾父逐執也不怒而以寵報之謂宣子不為

反與執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同為公族大夫

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于國有死而已吾蔑

從之矣。言宣子專政，其謀如是，懼害于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爲之徵。其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爲下卿。下卿，佐

報反爲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著，晉邑，在外易式，政反。秋，樂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

政、反、秋、樂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

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熊。晉大夫

樂盈之黨也。羊四伯、華叔向、籍偃。籍，偃上軍人

謂叔向曰：子離于罪，其爲不知乎？職其受國而

智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言雖四何？詩曰：優哉

春秋五傳卷二十八襄公二十一年 二十七

游哉。聊以卒歲知也。詩小雅言君子優游于衰

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

手。樂王鮒，晉大夫，樂桓子。鮒音附。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

祁大夫。祁大夫，祁奚也。食邑千祁。室老聞之曰：

樂王鮒言于君無不行。其言皆得行。求赦吾子，吾子

不許。謂不應祁大夫所不能也。動君而曰必由

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

夫外舉不棄僂，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

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言大雅言德行，則天下順之。夫子覺者

也。言然也。直晉侯問叔向之罪于樂王鮒，對

曰：不弃其親，其有焉。言叔向爲親親，于是祁奚

老矣。祁奚，祁大夫之公，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

無疆，子孫保之。詩周頌也。言文氏有惠訓之德，

人實有書曰：聖有嘉猷，明徵定保。言書有嘉訓也。

晉有謀功者，當明信定安之。夫謀而鮮過，惠訓

不倦者，以向有焉。訓，鮮過有惠訓也。惠，訓

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

弟故以弃社稷，不亦惑乎？蘇蘇而禹典，言不以

春秋五傳卷二十八襄公二十一年 二十八

其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大甲，湯孫也。

尹放之，桐宮三年，改悔而復之。荒淫，夫度伊

而無恨心，言不以一怨妨大德。管蔡爲戮，周公

右王。言兄弟罪不相及。若之何其以虎也？弃社稷，子爲

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

公而免之。其載人見公，說不見叔向而歸，言

國非私叔向也。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不告

明不初，叔向之母，如叔虎之母，美而不使。不使

向父，如其子皆諫其毋，其毋曰：深山大澤，實

生龍蛇。言非常之地多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禍女女敵族也。敵素境也龍蛇喻國多大寵。大

權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

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樂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

族及于難樂盈過于周周西鄙掠之。劫掠財物

亮辭于行人。王行人也曰天子陪臣盈。諸侯之臣

得罪于王之守臣。命故曰守臣將逃罪

罪重于郊何。重得罪于郊何謂郊何所侵無所

伏竄敢布其死。布陳皆陪臣書能輪力于王室

王施惠焉。輸力謂輔相其于縣不能保任其

春秋五傳卷二十八襄公二十一年 三十九

父之勞大君若不弃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大

謂天王。若弃書之力而思屬之罪臣戮餘也。

罪戮將歸死于尉氏。尉氏討不敢還矣敢布四

體唯大君命焉。布四體言王曰九而效之其又

甚焉。尤晉逐盈而自使司徒禁掠樂氏者歸所

取焉使候出諸轅轅。候送迎賓客之官也轅

國語平公六年。平公悼公鉅遠及黃淵嘉父作

亂不克而死。其遺黃淵嘉父皆晉大夫樂盈之

諸生盈驪卒祁與其老州有通盈患之祁懼恐

政畏其多士使城者將逐之其遺黃淵等知之

而作亂宣于殺遺淵嘉父及司空驪羊舌虎等

人公遂逐羣賊。羣賊樂盈之黨謂知起謂陽畢

曰自穆侯以至于今亂兵不輟。陽畢晉大夫穆

孫桓叔之父也晉亂民志無厭禍敗無已離民

且速冠恐及吾身若之何。遠召陽畢對曰本根

猶樹。本根亂本謂樂枝葉益長本根益茂是以

難已也。今若大其柯去其枝葉絕其本根可以

少閒。閒息也謂滅樂公曰子實圖之陽畢曰圖

在明訓。訓教明訓在威權。言既有明教當威權

春秋五傳卷二十八襄公二十一年 三十

在君。言不君掄賢人之後有常位于國者而立

之。掄擇也常位謂世有亦掄逞志虧君以亂國

者之後而去之是遂威而遠權。遂中也遠權民

畏其威而懷其德莫能勿從。言皆若從則民心

皆可畜。言可畜養畜其心而知其欲惡民孰偷

生若不偷生則莫思亂矣且夫樂氏之誣晉國

也久矣。誣罔也以惡取善曰誣謂樂書雖樂書

實覆宗殺厲公以厚其家。覆敗也宗大宗也謂

國厚其家也。若滅樂氏則民威矣。威畏今吾若起

原韓魏之後而賞立之則民懷矣原韓魏之後皆晉賢人有常位於國者

威與懷各當其所則國安矣

君治而國安欲作亂者誰與君曰樂書立吾先

君先君悼公樂盈不獲罪如何言盈不得罪于國為其母范所譖耳如

何可滅賜畢曰夫正國者不可以暱于權暱近也言當遠

權為久行權不可以隱於私以私恩隱暱于權

則民不道不可道行權隱于私則政不行政不

行何以道民民之不道亦無君矣與無則其為

暱與隱也復產害矣且勤君身反害于國君其

春秋五傳卷二十八襄公三十一

國之若愛樂盈則明逐羣賊而以國倫數而遣

之羣賊盈之厚戒箴國以待之箴猶教也彼若

求逞志而報于君罪孰大焉滅之猶少猶少滅

耳彼若不敢而遠逃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報

其德不亦可乎謂其所適之國厚公許諾肅

逐羣賊而使祁午及陽畢適曲沃逐樂盈祁午

樂盈已樂盈出奔楚遂令于國人曰自文公以

來有力于先君而子孫不育者將授立之得之

者賞授之爵位居三年後三樂盈盡入為賊于

絳樂盈在楚一年而奔齊魯襄二十三年齊莊

公使析歸父以藩載盈及其士納之曲沃四月盈帥曲沃之甲范宣子以公入于襄公之

宮襄宮完固樂盈不克出奔曲沃遂刺樂盈滅

樂氏是以沒平公之身無內亂也樂懷子之出

出奔楚懷子盈也執政使樂氏之臣勿從執政正卿從

樂氏者為大戮施施陳也陳樂氏之臣辛俞行

對曰臣順之也豈敢犯之執政曰無從樂氏而

從君是明令必從君也臣聞之曰三世仕家君

春秋五傳卷二十八襄公三十一

之三世為大夫家臣再世以下主之大夫事君

以死事主以勤君之明令也自臣之祖以無大

援于晉國世隸樂氏于今三世矣臣故不敢不

君今執政曰不從君者為大戮臣敢忘其死而

叛其君以煩司寇言不敢叛君煩公說說其固

止之不可可肯厚賂之辭曰臣嘗陳辭矣心以

守志辭以行之所以事君也若受君賜是隋其

前言隋許規切隋陳也臣無二君問而陳辭未

退而逆之何以事君逆反君知其不可得也乃

道之

國語叔魚生其母視之叔魚晉大夫叔向母弟

曰是虎目而豕喙虎視眈眈豕喙也焉肩而牛腹焉肩而牛腹也

有井升出牛有井升出牛貉豎可盆是不可廢也必以賄死

後為贊理受歸子女遂弗視後為贊理受歸子女遂弗視揚食我生

伯石也其母夏姬之女也叔向之母聞之往及

堂聞其號也乃還曰其聲豺狼之聲也終滅羊

舌氏之宗者必是子也宗同宗也食我既長當

春秋五傳卷二十八襄公二十一年三三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曹伯來朝

左傳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即位三年如來見公

公會齊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

商任任音士

左傳會于商任銅鑼氏也銅鑼氏也齊侯衛

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

禮政之典也政須禮政身之守也政身之守也息禮

失政失政不立是以配也為二十五年齊弒光

知起中行喜州綽刑卿出奔齊知音智行戶郎

反州綽刑卿勇士也宣子曰彼樂氏之勇也余

何獲焉言不為王鮒曰子為彼樂氏乃亦子之

勇也言子待之如樂氏亦為子用也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景曰

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

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十八年晉伐齊及

春秋五傳卷二十八襄公二十一年三四

殖綽郭景欲與焉自以為勇州綽曰東門之

役臣左驂迫還于門中識其枚數議門板數亦

其可以與于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

隸新言但為僕隸然二子者臂于禽獸臣食其肉

而寢處其皮矣言嘗射

公羊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時歲在

穀梁庚子孔子生

宣王二十有二年宣王二十有二年

宣武四陳哀十八宣武四陳哀十八

十五宣武四陳哀十八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行月者危公前職隨那有解

不於上會月者與日食同月不得復見

左傳附錄二十二年春滅武仲如晉公與武仲侯外會今

各將罷還晉之守卿遣武仲為公謝不敏故不書雨過御叔御叔在其

邑將飲酒御叔魯御邑大夫曰焉用聖人武仲

多知時人謂之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為

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言御叔不任

人所更反國之盡也令倍其賦古者家有國邑

任音壬

春秋五傳卷二十八襄公二十二年 三五

夏四月

左傳附錄夏晉人微朝于鄭召鄭人使少正

公孫僑對公孫僑子產曰在晉先君悼公九

年我寡君于是即位魯襄八年即位八月而

我先大夫子驪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

于寡君言朝執事不禮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

六月朝于楚禮生朝楚心晉是以有戲之役九

許宜反楚人猶競而申禮于敝邑敝邑欲從執

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

敢攜貳于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驪又從寡

君以觀釁于楚言朝言觀釁辭也言欲作

于是乎有蕭魚之役在十謂我敝邑爾在晉國

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言鄭同而何敢差池差池

一○差池言反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所有地重

之以宗器宗廟禮樂之屬以受齊盟齊同遂帥羣

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正求于楚者子侯石孟

歸而討之音于侯石孟漢梁之明年十六年

子驪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于晉耐

春秋五傳卷二十八襄公二十二年 三六

酒之新熟也重者為耐晉新飲酒與執燔焉賜祭

音開二年間君將靖東夏謂二十年四月

又朝以聽事期先期二月往不朝之閒無歲

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羸

不虞存至存仍也無日不愾豈敢忘職易懼

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言自將

來若不愧其患而以爲口實言其言而已其無乃

不堪任命而竊爲仇讎言其言而已敝邑

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言傳

于孟有辭所以
免大國之討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莊子初齊子

左傳附錄秋樂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于齊侯

曰商任之會受命于晉受樂氏之命今納樂氏將安

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

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

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弃也弗能久矣為

十五年齊獻其君尤傳○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

公子張召室老宗人立段段子石而使黜官聘

春秋五傳卷二十八襄公二十二年 三七

祭祭多受職祭以特羊殷以少牢四時祀以一羊三年盛祭以羊

豕殷盛也足以供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于亂

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

二三千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已已伯張卒君子

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

焉詩大雅侯維也義取慎法度戒未然○盡津忍反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邾有滕子

左傳冬會于沙隨復錮樂氏也晉知樂盈在齊故復錮也○復

扶又反樂盈猶在齊晏平仲曰禍將作矣齊將伐
晉下皆同不可以不懼為明年齊伐晉傳

胡傳按左氏會于商任錮樂氏也會于沙隨復

錮樂氏也古者大夫去國君不掃其社稷不繫

累其子弟不收其田邑使人導之出疆又先之

于其所往勅五典厚人倫也今晉不念樂氏世

勲而逐盈又將搏執之而命諸侯無得納焉則

亦過也楚逐申公巫臣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

子曰止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

春秋五傳卷二十八襄公二十二年 三八

益于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其賢于商任沙隨

之謀遠矣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楚書名者寵近小人貪而多馬為國所患

左傳楚觀起有寵于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

數十乘言子南偏寵觀起今富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

之子弃疾為王御士御王車者王每見之必泣弃疾

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

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問能止對曰

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君命

罪之重○世息王遂殺子南于朝輶觀起于四

竟輶車以狗子南之臣謂弃疾請徙子尸于

朝欲犯命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不欲犯三日

弃疾請以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行去曰吾

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弃父事

讎吾弗忍也於是事是讎於實是君故雖遂繼而

死傳譏康王與人子謀其父復使遺子焉為令

君公子歸為司馬屈建為莫敖屈建子本也

春秋五傳卷二十八襄公三九

反有寵于遺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

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于人中申叔辟

語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遂子就中曰子三

困我于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

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言恐與子并

子語○不見賢過反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于子南子

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

道遂子惶懼至謂八人者曰吾兄申叔夫子所

謂生死而肉骨也已死復生知我者如夫子則

可夫子謂申叔也不然請止止不辭八人者

而後王安之辭遣

左傳附錄十二月鄭游販將如晉游販公未出

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舍止其邑丁巳其

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十一月無丁巳丁巳

子展廢良而立大叔良游販子曰國卿君之貳

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子明有

也又中賢故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國

春秋五傳卷二十八襄公四十

宣王二十有三年晉平八年齊莊四衛獻二十七

十六魯哀十九紀孝十七卒平二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乙巳杞伯句卒句古音反

左傳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悼夫人晉平

姊平公不徹樂非禮也徹去禮為鄰國闕侯紀

夏邾邾我來奔邾我公作鼻我匪我是庶其之

刑○界必

公羊邪妻鼻我者何邪妻大夫也邪妻無大夫

此何以書以近書也以奔無他義知以治近升

起外諸夏錄大畧小大國有大大小國略稱人所聞之世內諸夏治小如大國原近升平故小國有大治之漸也見于邪妻者自近始也獨舉一國者時亂實未有大夫治亂不失其實故取足張法而已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臣書名皆罪其事屬無

左傳陳侯如楚也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

之二慶虎及寅也二十年二慶辭黃黃奔楚自

春秋五傳卷二十八襄公二十三年 四十一

及使慶樂往殺之慶樂一慶之族二慶畏誅故

慶氏以陳叛因陳在楚而叛夏屈建從陳侯

圍陳陳人城治城以距君屈建楚板隊而殺人

役人相命各殺其長慶氏忿其叛陳遂殺築人

反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黃子謂慶氏

不義不可肆也則放故書曰惟命不于常周書

言有義則存無義則亡

藏堅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及慶寅慶寅累也

胡傳按左氏慶虎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畏

公子黃之偪而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

以爲討公子黃奔楚愬之二慶以陳叛楚屈建

圍陳殺二慶夫人君擅一國之利勢使其臣暴

蔑其身而不能遠欲去其親而不能保譖愬之

于大國而不能辨至因夷狄之力然後能克則

非君人之道也故二慶之死稱國以殺公子黃

之出特以弟書者譏歸陳侯也凡此皆春秋端

本之意遠去聲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杜預侯納之曰歸黃至

春秋五傳卷二十八襄公二十三年 四十二

納何前爲二慶所出奔楚楚人治其罪陳人

誅二慶反光放言歸宋大夫山諸華元貶此不

晉樂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杜預以惡入曰復入兵

左傳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新歸父媵之以薩

戴樂盈及其士潘重之不降敵者使若驂者在

方元納諸曲沃樂盈夜見晉午而告之

大夫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

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集成也盈曰雖然

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言我為天所祐子無咎故可因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晉午而飲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樂孺子何如孺子猶於鳩反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樂對曰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樂出徧拜之樂已之思四月樂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獻子魏舒初樂盈佐魏莊子于下軍莊子與絳獻子魏舒國都初樂盈佐魏莊子于下軍莊子與絳獻子魏舒國都父獻子私焉故因之私相愛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樂氏成八年莊姬嬖之樂氏為後屏藩趙氏及韓趙方睦武故和趙春秋五傳卷二十八襄公二十四年四十三
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樂氏十四年晉伐秦樂氏為首而固與范氏和親范宣子位中知悼子火而聽于中行氏悼子知悼之子荀盈也少年十音智程鄭雙于公鄭亦荀氏宗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七輿官名樂王鮒侍坐于范宣子或告曰樂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桓子樂王鮒且樂氏多怨子為政樂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民柄為將何懼焉樂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

在權子無辭矣公有姻喪夫人有把喪王鮒使宣子墨絳冒經晉自魏國還常二婦人輦以如公恐樂氏有內應奉公以如固宮固宮之有樂氏備守者范鞅逆魏舒欲強取之則成列既乘將逆樂氏矣趨進曰樂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二子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驂乘必持帶備防隊遂起乘上鞅乘車右撫劍左援帶劫之命驅之出僕請請所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逆諸階執其手略之以曲沃怨不與初斐豹隸也著于丹書蓋犯為官奴以丹書樂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其罪斐豹謂宣子曰苟獲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于君焚丹書者有如日言不負乃出豹而閉之以著門外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隱也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公臺樂氏乘公門乘登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用劍短兵接敵欲致死樂氏退攝車從之鞅攝宣子車遇樂樂氏曰樂免

之死將訟女於天言雖死猶樂射之不中又注

注屬矢于弦也○射食亦反則乘槐本而覆樂

中夫聲注之仕反屬之玉反

車轡而覆樂

芳服反律音歷

傷樂盈奔曲沃晉人固之○斷音短

公羊曲沃者何晉之邑也其言入于晉入于曲

沃何本重樂盈將入晉晉人不納由乎曲沃而

入也樂盈本姓八晉其大夫位晉人不納更入

生故復言入其大夫位何時

春秋五傳卷二十八襄公二十三年四十五

復入者甚逆之辭為其既絕而復入也曲沃者

所入之地當是時權寵之臣各以利誘其下使

為之用至于殺身而不避莫知有君臣之分者

也故聞語樂孺子者則或泣或歎以為得主而

為之死猶不死也盈從之遂入絳乘公門若非

天棄樂氏又有范鞅之謀晉亦殆矣原其失在

于錮之甚急使無所容于天地之間是以至此

極春秋備書之以見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其為後世鑒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襄公二十三年

左傳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為

右○先驅前鋒也

穀榮為右○申驅次前軍傅擊申

曹開御戎晏父戎

為右○申驅次前軍傅擊申

公副軍○左翼

啓牟成御襄罷師狼遽疏為右○左翼

肱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為右○左翼

大駟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右○左翼

春秋五傳卷二十八襄公二十三年四十六

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

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開大國之

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

崔武子文子陳完之孫須曰將如君何武子曰

吾言于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

若急君于何有言有急不能顧君子姑止之文

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

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

于背盟主

以惡乎自抑齊侯遂伐晉取朝歌朝歌今為二

隊入孟門二隊分兵為二部孟門在河內郡北登大行大行山在河內郡北

大音泰張武軍于焚庭焚庭晉地○焚尸屬反成

郕邵郕晉邑而牛之封少水封晉尸於少水以

以報平陰之役平陰在趙勝帥東陽

之師以追之獲晏楚趙勝趙旂之子東陽晉之

齊大夫○勝音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公毅作渝杜豹

輸故書次雍榆晉地漢縣朝

春秋五傳卷二十八襄公二十三年四十七

左傳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盟救

日禮

公羊曷為先言救而後言次次于雍先通君

命也惡其不遂君命而專止

穀梁言救後次非救也惡其不遂君命而專止

大尊君抑臣之義鄭師曰次止也先言救而後言

後言次皆非救也信元年仲孫師來師曹師次于

本意而書故先言次而後言救約本受君命救

見諸侯而曰如會致其本意○惡為路反

已卯仲孫速卒莊莊

左傳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

公彌公鍾悼子紀也○訪于申豐曰爾與紇吾

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

而行申豐季氏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

而行其然猶乃止止不訪于臧紇臧紇曰飲我

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為上

飲於鵠既獻已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絮之

酒樽既新復絮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下起

及旅而召公鍾通行為旅使與之齒使從

春秋五傳卷二十八襄公二十三年四十八

悼子之下季孫失色不從季氏以公鍾為馬

正馬正家愠而不出閔子馬見之閔子馬曰子

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幸不

患無所所位敬其父命何常之有言廢置在父

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父能之姦回不軌禍

倍下民可也禍甚于公鍾然之敬其朝夕恪居

官大大舍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旒

具饗燕之具故公鍾氏富文出為公左宰出季

○舍音拾孟孫惡臧孫不相善季孫愛之愛其成

孟氏之御賜也。點好獨也。則孟莊子之庶子也。
報反期居焉。反曰。從余言。必為孟孫。孫後再三
云。獨從之。孟莊子疾。豐。肅公。組。荷立。獨請。離
臧氏。使孟氏與公公組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
所也。固自若獨立。則季氏信有力于臧氏矣。臧氏
因季孫之欲。而為定之。猶為有力。今若
尊立孟氏之少。則季氏有力。于臧氏。弗應。已
卯。孟孫卒。公組奉獨。立于戶側。戶側季孫至。入
哭而出。曰。秩焉在。公組曰。獨在此矣。季孫曰。
子長公組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季孫
春秋五傳卷二十八襄公二十三年四九
故以此。且夫子之命也。孟孫遂立獨。秩奔邾。
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
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
我疾疾也。常志相順。從身之孟孫之惡我。藥石
也。常志相違。戾猶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
疾也。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邾。魯之廢長。立少。以取
季仁
罪之
孟氏閉門。告于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

我葬。欲為公組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戒。為冬
十月孟氏將辟。藉除于臧氏。辟。穿藏也。於臧氏
解亦反。藉音借。臧孫使正夫助之。正夫。從正
又如字。藏去聲。臧孫使正夫助之。正夫。從正
于東門。甲從已而視之。畏孟氏。故從甲士視
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見其有乙亥。臧
紇斬鹿門之闢以出。奔邾。邾。南門。初。臧宣叔娶
于歸。生買。及為而死。所治。蛇音修。繼室以
其姪。女子謂兄弟之子穆姜之嬖子也。姪。穆姜
為臧氏弟。生紇。長于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為
春秋五傳卷二十八宣公二十三年五十
宣叔。臧賈。臧為出在。臧武仲自邾使告
臧賈。且致大蔡焉。大蔡。曰。紇不佞。失守宗祧。
廟為祧。敢告不佞。所。不。大。紇之罪。不及不祀
有後。子以大蔡納。請其可。人。立。後。賈曰。是家之
禍也。非子之過也。買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
納請。買。使。為。遂自為也。臧孫如防。防。臧
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言使甲從已。知
音非敢私請。為其先苟守先祀。無廢二勳。二勳
宣叔。致不辟邑。子。以。為。要。若。乃立臧為臧紇。致

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謂陳其罪惡

孫曰無辭故謂無辭以罪已將盟臧氏季孫

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惡臣謂奔亡者盟首載書之章首

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

殺適立庶文公命立子惡公盟叔孫氏也曰毋

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謂公與季孟于晉

○覆方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

以其犯門斬開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

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開犯也臧孫開之曰

春秋五傳卷二十八襄公二十三年至

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孟椒孟獻子之孫子居音基與音餘

○梁其曰正臧孫紇之出也正也遽伯玉曰不

以道事其君者其出乎必不見客

晉人殺樂盈

左傳晉人克樂盈于曲沃盡殺樂氏之族黨樂

魴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樂盈不言大夫言自外

也自外犯君而入非德晉大夫

公羊曷為不言殺其大夫據篡得大夫之位非其大夫

也明非君所置不得為大夫無大夫文而殺之稱人者從詞賊辭大其除亂也

○梁惡之弗有也不言殺其大夫是

齊侯與莒莒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因伐晉還襲莒不言遂者開有事○輕造政反

左傳齊侯還自晉不入不入遂築莒門于且于

且于莒邑○傷股而退齊侯明日將復戰期于

壽館莒地杞殖華還載甲夜人且于之隧宿於

莒郊莒地杞殖華還載甲夜人且于之隧宿於

于於蒲侯氏蒲侯氏近莒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

請有盟莒以盟要華周對曰食貨棄命亦君

春秋五傳卷二十八襄公二十三年至

所惡也華周即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

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杞梁即莒

人行成勝人國益齊侯歸遇杞梁之妻于郊樂

迎喪死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言若

不足若免于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

與郊平婦人無外事故下齊侯弔諸其室傳善

左傳附錄齊侯將為臧紇田臧之臧孫聞之見

齊侯與之言伐晉齊侯自道伐晉之功對曰

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于寢
廟。畏人故也。今君問晉之亂而後作焉。作起寧
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不戰孫知齊侯將敗
此鼠欲使。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謂能
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在此身也。念此事
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在此身也。念此事

國語附錄靈王二十二年。靈王二十二年。靈王二十二年。靈王二十二年。

春秋五傳卷二十八。春秋五傳卷二十八。春秋五傳卷二十八。

疏為川谷。以導其氣。疏為川谷。以導其氣。疏為川谷。以導其氣。
夫天地成而聚于高。歸物于下。夫天地成而聚于高。歸物于下。
唐虞也。美謂滋潤。是故聚不地崩。而物有所歸。

也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也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
待不虞也。待不虞也。待不虞也。待不虞也。
工棄此道也。工棄此道也。工棄此道也。工棄此道也。
王也。虞于湛樂。王也。虞于湛樂。王也。虞于湛樂。
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庶民弗助。禍亂並興。

春秋五傳卷二十八。春秋五傳卷二十八。春秋五傳卷二十八。

伯鯨。伯鯨。伯鯨。伯鯨。伯鯨。
也。播其淫心。稱遂其工之過。也。播其淫心。稱遂其工之過。
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
民。而度之于羣生。民。而度之于羣生。民。而度之于羣生。
岳之官。掌帥。高高下下。疏川道滯。岳之官。掌帥。高高下下。疏川道滯。
河也。道滯。鑿龍門。開伊闕也。鍾水豐物。河也。道滯。鑿龍門。開伊闕也。鍾水豐物。

于爭明以妨王宮。明精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

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亂人狂悖怨亂之人也過其門于其怒也。

又曰佐雖者常焉。難或作餐難佐圖者傷焉。

曰禍不好不能為禍。禍生于好之禍詩曰四牡騤騤。

騤騤旌旗有頤亂生不夷。靡國不泯。

章騤騤行貌鳥隼曰旗龍蛇曰旌。騤騤動貌。二意矣。平也。靡無也。泯滅也。疾厲王好征伐用兵禍亂不平無也。

又曰民之食亂寧為荼毒。一章事。

安也。茶苦也。言民疾王之虐。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其備彌章。

言見禍之戒不恐懼修省以銷災咎而盡塞之禍。駁終章。

春秋五傳卷二十八襄公二十三年 至七

也。民有怨亂猶不可遏。而况神乎。王將防圖。

川以飾宮。是飾亂而佐圖也。其無乃章禍且遇。

傷乎。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

弭。弭止也。此四王父子相繼厲暴虐而不宣不弭。務農而料民幽昏亂以滅西周平不能修政。至于微弱皆已行所至故曰貪。

天禍禍敗至今未止。不古流字。我又章之懼長。

及于孫王。室其愈卑乎。其若之何。自后稷以來。

寧亂。寧安也。堯將鴻水黎民阻。及文武成康而。

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

平之。基始也。靖安也。自后稷播百穀以始安民。比十五王世修其德。至文王乃平民受命。

也十五王謂后稷不窾鞠陶公劉虞節皋陶。差弗與陶公非高圉亞圉公祖大王王季文王也。

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十八者加武王成其難也。

如是屬始華典。十四王矣。華更也。典法也。厲王無道變更周法至今。

三十四王也。謂厲宣幽平。拒嚴信惠異項世定簡靈。

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十五世。

吾朝夕懼。曰其何德之修。而少光王室。以逝天休。少猶裁也。光明也。逝迎也。休慶也。

王又章輔禍亂將何以堪之。王無亦鑒于黎。

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黎九黎苗三苗也。少暉之苗。季氏衰九黎亂德顛項滅。

夏商之季謂桀紂也。湯武滅之。

春秋五傳卷二十八襄公二十三年 至六

不儀地中不和。民而方不順時。不共神祇。方四謂逆四時之令。而蔑棄五則。則法也。是以人夷其宗廟。

而火焚其彝器。夷滅也。彝尊彝宗廟之器。

子孫為隸下夷于民。隸役也。

而亦未觀夫前哲令德之則。則此五者。

而受天之豐福。鄉民之勲力。子孫豐厚。令聞不。

忘。是皆天子之所知也。天所崇之。子孫或在獻。

畝。由欲亂民也。下曰畝。畝畝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無有異焉。

惟所行也。詩云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謂湯伐桀。

將焉用飾宮以微亂也。度之。

天神則非祥也。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則非仁也。方之時動則非順也。咨之前訓則非正也。觀之詩書與民之憲言。詩書上亂生不夷之屬民之憲言無過亂人皆亡王之爲也上下儀之無所比度王其圖之夫事大不從象小不從文。象天象也上非天刑下非地德。刑法也德中非民則方非時動而作之者必不節矣作又不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隤于是乎始生。景王周寵子朝及臣實孟之屬也景王崩王室大亂

春秋五傳

卷二十八

宣公五年

及定王王室遂卑

定當爲貞貞王名介敬王子也足將大臣專政諸侯無伯

故王室遂卑伯音翻

春秋四家五傳平文卷二十九

仁和張岐然秀初手輯

錢塘吳漢翔舉遠參閱

襄公四

靈王二十有四年晉十九齊莊五衛獻二十八

春秋六傳哀二十八年齊景公蓋如元年宋平二

春秋孫豹如晉杜預克

左傳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

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

春秋五傳

卷二十九

宣公四年

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陶唐堯所治地大原

晉陽縣也終虞以上在夏爲御龍氏謂劉累

昭二十在商爲豕韋氏豕韋國名東都白

爲唐杜氏唐杜二國名版木豕韋國於唐周成

歷叔奔晉四世反上會食邑於晉主夏盟爲范

氏其是之謂乎晉爲諸夏盟主范氏復

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

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立謂不其是之謂受豹

聞之夫上有立德黃帝堯舜其次有立功

次有立言史佚周任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

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祧功布彭反世不絕祀無

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傳善穆叔

國語魯襄公使叔孫穆子來聘聘在襄二十四年范宣

子問焉宣子晉正曰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

也言身死而穆子未對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

以上為陶唐氏言在舜世在夏為御龍氏夏孔

甲之世也傳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曰劉累學擾

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龍夏后嘉之賜

氏曰在商為豢龍氏初祝融之後彭姓為大彭

春秋五傳卷二十九襄公二十四年二

大彭豢龍二國為陶伯其後商在周為唐杜氏

滅豢龍氏自御龍代豢龍豢龍之末改國

於唐周成王滅唐而封弟唐叔虞遷唐於杜謂

之杜周甲晉繼之為范氏其此之謂乎微也晉

繼之者謂為盟主總諸侯也為范氏者杜伯為

宣王大大宣王殺之其子閔叔去周適晉生子

正解食邑於范是為范氏對曰以物之所聞

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世祿世魯先大夫臧文

仲其身沒矣其言立于後世言有立言此之謂

死而不朽

左傳附錄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弊重鄭人病之

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于子西以告宣子

也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

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

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于公室則諸侯貳

貳離也○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貳離也○

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貳離也○

之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與也德須令名以達

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

樂樂則能久詩云樂旨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

春秋五傳卷二十九襄公二十四年三

也夫詩小雅言君子樂美其道為邦家上帝臨

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詩大雅言武王為天

以濟令名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

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寧也而謂

子浚我以生乎浚取也言取象有齒以焚其身

賄也焚斃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為

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

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于敝邑介國也

也寡君是以請罪焉請得罪敢不稽首為明年

傳

仲孫羯帥師侵齊

左傳孟孝伯侵齊晉故也前年齊伐晉

夏楚子伐吳

左傳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舟師不為軍政

賞罰無功而還為下吳召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何是後楚滅舒鳩齊

齊崔杼帥師伐莒

左傳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遠

春秋五傳卷二十九襄公二十四年

啓疆如齊聘且請期請會期齊社蒐軍

實使客觀之祭社因閱數軍陳文子曰齊將有

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族類也取

立及秋齊侯聞將有晉師火儀使陳無宇從楚

啓疆如楚辭且乞師辭有晉師崔杼帥師送之

遂伐莒伐莒介根介根莒邑今城陽縣東北

大水前此叔孫豹救晉仲孫羯侵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何與甲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公作陳

左傳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晉合諸侯以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左傳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

以齊無字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黼輔蹇

致楚師求御于鄭欲得鄭人自御知其地利故

鄭人卜宛射犬吉射犬鄭公孫○宛子大叔戒

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言不可與等也欲使

春秋五傳卷二十九襄公二十四年

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部婁小國與於大

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後食音嗣廣

古曠已皆乘乘車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

皆踞轉而鼓琴轉張樂近不告而馳之張大

告而馳皆取胄于櫜而胄入壘皆下搏人以投

收禽挾囚毛反挾音協弗待而出待二子

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係

同乘兄弟也。言同乘義如兄弟胡再不謀。謂不告而出

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

亟也。亟，急也。言其性急不能受屈。楚子自棘澤還，使遼啓彊

帥師送陳無宇。傳言齊楚固相結也。吳人爲楚舟師之役

故。在此年夏。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舒鳩，楚

欲與共。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筮與師

祁犁讓之。二子楚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

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適子曰：不可。

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

春秋五傳卷二十九襄公二十四年六

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終也。卒而不貳，吾又何求。

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彼無辭，我有功焉。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山奔楚。鍼，陳鍼子八世孫慶氏之黨。宜咎，名惡之也。鍼其廉反惡也。

左傳：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山奔楚。各以稱

叔孫豹如京師。

左傳：齊人城郊。郊，王城也。於是韓宣子欲求婚於天子，故爲王

城之。○鄭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

賜之六路。大路，天子所賜車之總名。爲昭

大饑。饑，無死傷曰饑。

穀梁：五穀不升爲大饑。升，成也。一穀不升謂之嗛

饑，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侵，

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塗，塗飾也。

侯廷道不除。侯，侯也。侯射侯也。侯不修除，

而不制。官職修列不可闕。鬼神禱而不祀。日大

春秋五傳卷二十九襄公二十四年七

胡隱：古者救災之政，若國凶荒，或廢廩以賑乏

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爲粥溢以救

饑，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

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射侯而不燕，置廷道而

不修，殺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

所以備之者如此，其至是年秋有陰沴之災，而

冬大饑，蓋所以賑業之者有不備矣，故書之以

爲戒。舍音捨，沴音戾。

經 130-65

左傳附錄晉侯使程鄭使佐下軍代鄭鄭行人

公孫揮如晉聘也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

由問自降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語魚棟

公反友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

懼而思降乃得其階階道也下人而已又何問焉

知言易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

其有亡歟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言鄭

人為明年程鄭卒張本○知音智

宣王二十有五年晉平十遷莊六祫宣二十

春秋五傳卷二十九襄公八

宣王二十有五年九陽十一墓景四十四鄭簡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左傳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

孝伯之師也前平魯使三孝公患之使告于晉

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志在執君正不在病

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不為使民不厭

民心異于他日齊師徒歸徒空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崔侯雖甘盟主

崔侯雖甘盟主崔侯雖甘盟主

左傳齊侯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宗公齊侯東

郭偃臣崔武子宗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宗

姜而美之美其色也使偃取之為已偃曰男女辨姓

辨別今君出自齊丁公臣出自桓不可齊

也公小白東郭偃之祖武子筮之遇困三三坎下

同姜姓故不可作武子筮之遇困三三坎上

之大過三三六三變為大過史皆曰吉阿

子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坎為中男故曰夫

風風墜妻不可娶也風能墜物者變而且其

繇曰困于石療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以

春秋五傳卷二十九襄公九

困六三爻辭困于石往不濟也坎為險為水

以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坎為險為蒺藜特之則

傷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易曰非所

必辱非所據而據身必危既辱且危死其將至

應則喪其妻崔子曰廢也何害先夫當之矣婦

日言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

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

冠乎言雖不為崔子崔子因是怒公又以其閒

伐晉也同晉之難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

晉而不獲開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

子開公何公問曰○說音夏五月皆為且于之

役故莒子朝于齊三年○且音甲戌饗諸北

郭崔子稱疾不視事公欲使乙亥公問崔子疾遂

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附極而

歌歌以命姜○侍人賈舉止眾從者而入閉門

請盟弗許請白刃于廟弗許未還廟皆曰君之

臣杼疾病不能聽命不能親近于公宮言崔子

春秋五傳卷二十九襄公二十五年十一

宮或淫者陪臣于振有淫者不知二命千孤行

許稱公陪臣于命討之不知他命○千讀曰

公喻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結

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僕壘皆死公于皆

祝佗父祭于高唐高唐有齊至復命不說弁而

死于崔氏說他活反申帥侍漁者待漁監

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反死

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反死

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反死

崔氏殺驪蔑于平陰驪蔑平陰大夫公外驪傳

死難皆變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問難其人曰

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言已與眾曰行

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自謂曰歸乎曰君死

安歸言安可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

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言君不徒居民上臣

則亡之謂以公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

誰敢任之私暱所親愛也非所親愛無為且人

春秋五傳卷二十九襄公二十五年十一

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言已非

待無異於眾臣故將庸何歸將用死亡之正卿見

而入枕屍股而哭以公屍枕已股興三踊而出

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也舍置盧蒲癸奔齊王何奔莒二十八年莊公黨為二

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宣伯魯叔孫僑如叔孫

驪納其女于靈公靈公驪生景公伯女於靈公○還

大宮大宮大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

大宮大宮大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

嬰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

歎盟書云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讀書未

已公與大夫及莒子盟終晏子抄答易其辭因自歎○歎所治反

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

死者二人嗣續也并前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

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齊有

罪所以聞直史崔杼之聞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

鮮虞乘而出○二子莊公近臣鮮虞推而下之

嬰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匡

春秋五傳卷二十九襄公二十五年 十二

其誰納之行及奔中將食

食中○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

誰能懼我○道狹難遂舍枕嚮而寢○恐失馬也

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奔中謂嬰曰速驅之崔

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道廣衆得用故不

氏側莊公于北郭○側理之丁亥葬諸士孫之

里○士孫人姓因各里死十四嬰○喪車之飾諸侯

不驪○驪止下車七乘不以兵甲○下車送葬之

公禮九乘又有兵甲今皆降損

莊公失言淫于崔氏○放言將淫崔氏爲此

言莊公言語失漏有過於崔氏而淫于崔氏之故

胡傳齊莊公見弑賈舉州綽等十人皆死之而

不得以死節稱何也所謂死節者以義事君責

難陳善有所從違而不苟者是也雖在屬車後

棄必不肯同入崔氏之宮矣若此十人者獨以

勇力聞皆逢君之惡從于昏亂而莊公嬖之者

死非其所比諸匹夫匹婦自經于溝瀆而莫之

春秋五傳卷二十九襄公二十五年 十三

知者猶不逮也晏平仲曰君民者豈以陵民社

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

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

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此十人者真其私

暱任此宜矣雖殺身不償責安得以死節許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小邾子于儀夷

左傳晉侯齊自泮○泮會于夷儀○夷儀以報朝歌

之役朝歌役在二十三年不齊人以莊公說

以滅莊公說晉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

也○說音悅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

器樂器樂器鐘簋之屬自六正三軍之五吏三

十帥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皆三軍之大夫百

官之正長師旅也師旅正長羣有司及處守者皆

有賂皆以男女為賂處守守晉侯許之賂還不

師自宜退使叔向告于諸侯公使子服

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

春秋五傳卷二十九襄公二十五年十四

聞命矣

胡傳諸侯會于夷儀將以討齊齊使隰鉏請成

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

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

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夫晉本為報朝歌

之役來討及會夷儀既聞崔杼之弑則宜下令

三軍建而復施聲于齊人問莊公之故執崔杼

以戮之謀于齊衆置君以定其國示天討之義

則方伯連帥之職修矣今乃知賊不討而受其

賂則是與之同情也故春秋治之如下文所貶

云

左傳附錄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衛獻公以

於元反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幣以求五

鹿衛侯妻于於齊以質之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莊子產之言陳

舍之無幾齊刺齊之何日者陳鄭俱楚之與國

今鄭背楚入陳陳中國當憂助鄭以離楚弱陳

憂錄之

左傳初陳侯會楚子伐鄭在前當陳隧者井壘

春秋五傳卷二十九襄公二十五年十五

木刊也刊除也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

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突穿遂入之陳侯

扶其大子偃師奔墓欲逃遇司馬桓子曰載余

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毋辭曰不祥急

猶不欲男女無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于展命

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欲服之而已故

呂反持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

社免喪服擁社抱社主使其衆男女別而繫以

待于朝命○繫自四係以待子展執紼而見見陳侯

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承飲奉觴示子美入

數俘而出子美子產也但數其所獲人祝祓社

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祓除也節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重丘齊侯之諸侯也

左傳齊侯以明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而齊侯

春秋五傳襄公卷二十九十六

胡傳崔杼既弑其君矣晉侯受其賂而許之成

故盟于重丘特書曰同

左傳附錄趙文子為政范武代今薄諸侯之幣

而重其禮待諸侯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

往兵其少弭矣再亡氏反齊崔慶新得政將求

善于諸侯武也知楚令尹屈建若敬行其禮道

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楚盟于宋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為衛邑晉

者自外而入之辭非國

逆之例○衍苦且反

左傳衛獻公入于夷儀為下自夷儀與

公羊陳儀者何衛之邑也曷為不言入于衛

鄭突入櫟同○櫟九秋反讓君以弑也以先言入櫟也

胡傳鄭伯突入于櫟衛侯入于夷儀其入則一

或名或不名者鄭伯奪正以立而國人君之諸

侯助之不知其義不可以有國也故特書其名

春秋五傳襄公卷二十九十七

著王法以絕之衛侯蔑其冢卿失國出奔固不

為無罪矣然有世叔儀以守有母弟鯁以出或

撫其內或營其外有歸道焉則其義猶未絕也

故止書其爵而不名及甯喜弑則復歸于衛然

後書名此聖人俟其改過遷善不輕絕人之意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此類是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舒鳩在衛侯人夷

左傳楚建子馮卒屈建為令尹屈蕩為莫

同姓名。○卿扶舒鳩人卒叛前年。趙令尹子必反。廣古。卿反。舒鳩人卒叛。不叛。趙令尹子

木伐之及離城離城舒鳩。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

師先舒鳩。子疆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

退五人不及于木。吳人居其間七日。居楚兩子

疆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雨○墊下

念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簡師陳以待我

○陳直。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而視其形勢乃可

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

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

春秋五傳卷二十九。襄公十五年。十八

諸其軍。吳還逐五子至其簡師會之。吳師大敗。

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五子既敗吳

滅舒鳩。共圍圍

國語附錄。屈到嗜芰。屈到楚卿屈蕩子。有疾。召

其宗老而屬之。宗臣曰老宗。曰。祭我必以芰。及

祥祥祭。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屈建命去之。宗

老曰。夫子屬之。夫子屬。子木曰。不然。夫子承楚

國之政。承奉。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之

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楚國諸侯

莫不譽。敬無也。雖使無楚國之稱。其祭典有之。

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羊饋。士

有豚。犬之奠。特牲。庶人有魚。多。之。禮。庶人。記。蓮

豆。脯醢。則上下共之。其之以多。不羞珍異。不陳

庶俵。羞進也。庶俵。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

遂不用。千犯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夏公作。魯杜

左傳。鄭子產獻捷于晉。而不獻其俘。戎服將事

春秋五傳卷二十九。襄公十五年。十九

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陶父為武王。正我

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神

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庸用也。元女。武王之

大音泰。而封諸陳。以備三恪。二王後。又封。夏後

禮。韓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

于今是賴。至。今。賴。周之。賴。相公之。配。蔡人欲立其

出。陳桓公。鮑辛。始。是。陳。亂。事。在。魯。我先君莊公

奉五父而立之。五父。位。和。公。弟。殺。太子。免。而。蔡

人殺之。欲立其。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戴厲公

至于莊宣皆我之自立陳莊公宣公皆厲公下夏氏之亂

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播蕩流移失所君所知也播蕩流移失所

陳公奔晉晉自晉因鄭而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

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

不可億逞億度也我是以有往年之告謂鄭伯

未獲成命陳命未得伐則有我東門之役前年

當陳隄者并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

耻大姬上辱大姬之遠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道其心故

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

春秋五傳卷二十九二十五年

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也

且昔天子之地一圻方千里列國一同

自是以衰衰差降今大國多數圻矣若

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

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卿武公莊公為周平王桓

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晉文命我文

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在侯

士莊伯不能詰士莊伯復于趙文子文子

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

伯如晉拜陳之功謝晉受其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

平前雖入陳服之而仲尼曰志有之志古言以

足志文以足言足猶成也不言誰知其志言

之無文行而不遠雖得行猶不能及遠晉為伯鄭入陳非

文辭不為功慎辭哉權機之勢

左傳附錄楚為掩為司馬為子馮子木使庀賦

庀治庀數甲兵閱數甲午為掩書土田書土

所度山林度量山林之材以共鳩鵲澤鳩聚也

之欲以備田獵之處辨京陵大阜曰陵別之以

春秋五傳卷二十九二十五年

為冢墓表淳鹵淳鹵純鹵音魯說文云鹵西

也其受水多小町原防廣平曰原防規偃豬偃豬下

町從頂反牧隰臯隰水厓不濕井衍沃衍沃

之地則如周禮制以井田六尺為步百步為

有流量入修賦理其賦稅量九土之所入而治賦車籍馬

籍疏其毛色歲賦車兵車兵徒兵卒甲楯之數

齒以備軍用賦車兵甲士甲士徒兵卒甲楯之數

○捕食準反既成以授子木禮也禮傳言楚

十有二月吳子遇伐楚門于巢卒退公穀作謂莊

牛臣所殺不書滅者楚人不獲其尸吳以卒告未同盟而赴以各○遺音頌

左傳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舟師

在二十門于巢攻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

啓之將親門啓開門也○我獲射之必殪殪死也

射食亦反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

牛臣隱于短牆以射之卒

公羊門于巢卒者何入門乎巢而卒也入門乎

巢而卒者何入巢之門而卒也以先言門后言

春秋五傳卷二十九襄公二十五年 二五

楚遇巢不假塗卒暴入巢門者以爲欲犯巢而射殺之君子不怨所不知故與巢得殺之使

若吳爲自死文所以疆守巢也書伐者明持兵入門乃得殺之○卒暴七忽反射食亦反

子謁何以名據諸侯伐人不名傷而反未至于舍而卒

也以名卒間無事知以傷卒死謂張本文伐名知傷而反卒擊巢知未至于舍巢不坐殺

復見卒者幸內當以弒君論之

穀梁以伐楚之事門于巢卒也所以攻巢之門

事故也然則于巢者外乎楚也若但言伐楚卒

則卒在楚也言門于巢乃伐楚也先攻巢然則

于巢則不在楚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見以

伐楚卒也其見以伐楚卒何也無傳故本意

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飾城

守備諸罪問所以吳子謁伐楚至巢入其門門

人射吳子有矢創反舍而卒古者雖有文事必

有武備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非吳子之自輕

也非責射食亦反創初良反

胡傳巢南國也其言門于巢卒者吳子將伐楚

引師至巢入其門巢人射諸城上矢中吳子而

卒非吳子之自輕而見殺也古者入境必假道

春秋五傳卷二十九襄公二十五年 二五

過門必釋甲入國則不馳或曰古者大國過小

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亦非巢之輕以一矢相

加不飾城而請罪也

左傳附錄楚子以滅舒鳩賞于木辭曰先大夫

爲子之功也以與焉往年楚十將伐舒鳩爲

楚子從之卒獲舒鳩故○晉程鄭卒子產始知

子木辭賞以與其子然明前年然明謂程鄭將問爲政焉對曰視民

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鵠之逐鳥雀也子產

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

明名○鵬之然
反語魚據反

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

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思而如農之有畔

言有 其過鮮矣○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

求復 甯喜許之犬叔文子聞之曰鳥乎詩

所謂我躬不詭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

後矣 皇恤也詩小雅言我不能自容說何暇

也○說 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

也○思使終 思其復也思其可 書曰慎始而敬終

春秋五傳卷二十九 襄公 二十五年 二五

終以不困 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喻君

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 奕棋也 其何以免乎奕者

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

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 甯氏

衛武公及 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郊 在二十

年夷儀會○姓古洽反 其五月秦晉為成 晉

韓起如秦泣盟秦伯車如晉泣盟 伯車秦伯之

其廉成而不結 不結固也傳為後年修成起不

寫失

國語附錄范宣子與欒大夫爭田久而無成

之大夫也爭田 宣子欲攻之問于伯華 伯華

也外事也 宣子不敢侵官 非其官與 且吾子之

心有出焉可徵訊也 徵訊也 訊問也 問于孫林

父 孫林父曰旅人所以事子也唯事是

待 旅人也言客寄 問于張老 張老云張老中軍

三年仲公以張老為司馬至襄十六年平公張

春秋五傳卷二十九 襄公 二十五年 二五

老曰老也以軍事承子非戎則非吾所知也 戎

也 問于祁奚 祁奚既老平公元 祁奚曰公族之

不恭公室之有回 回也 內事之邪 內朝 大夫之

食是吾罪也 大夫公族大夫 若以軍官從子之

私懼子之應且憎也 內應受我 問于藉偃 藉偃

命焉若夫子之命也何二之有 夫子張 釋夫子

而舉 釋舍也 是反吾子也 吾子宣子宣子

孟今若肯之而從于問于叔魚 叔魚叔魚曰

之私是反子之請令問于叔魚 叔魚叔魚曰

待吾為子戮之。叔向聞之見宣子曰：聞子與酈

未寧也。也。徧問于大夫。又無決盡。勸之警石。也

博能上下比之。且吾子之家老也。也。吾聞國

家有大事。必順于典刑。也。而訪咨于耆老

而後行之。司馬侯見也。曰：聞吾子有酈之怒

吾以為不信。諸侯皆有二心。是之不憂。也

而怨酈大夫。非子之任也。初午見也。曰：晉為

諸侯盟主。子為正卿。若能靖端諸侯。使服朝命

春秋五傳卷二十九襄公二十五年 二十六

于晉。晉國其誰不為子從。何必酈。也

宣子密和也。和大以平。小乎也。宣子

問于皆和。皆和對曰：昔黠叔子進周。難于晉國

王殺杜伯。叔子適也。宜生子與為理。也

以正于朝。朝無姦官。為司空。以正于國。國

無敗績。也。世及武子。佐文襄。為諸侯諸侯無

二心。也。父子為世及至也。謂士為生。成伯缺。成伯

夫佐襄公。以伯諸及為卿。以輔成景。軍無敗政

成公生景公。及為成師。居太傅。也

晉公請於王。以散見命。端刑法。輯訓典。也

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端刑法。輯訓典。也

國無姦民。也。後之人可則。是以受隨

范。也。及文子成。晉荆之盟。也

盟。于宋。豐兄弟之國。使無有隙。也

西門之外。豐兄弟之國。使無有隙。也

相。加我所以。厚兄弟之國。是以受郇櫟。也

今吾子嗣位。于朝無姦行。于國無邪民。于是

無四方之患。而無外內之憂。賴三子之功。而饗

其祿位。也。今既無事矣。而非酈。也

是加酈將何治。也。宣子說。乃益

春秋五傳卷二十九襄公二十五年 二十七

田而與之。和也。宣子謂獻子。也

國語附錄。死范。宣子謂獻子。也

鞅。昔者吾有警。和也。吾朝夕顧焉。也

晉國且為吾家。今吾親女也。專則不能。謀則無

與。無賢。將若之何。對曰：鞅也。居處恭。不敢安易

易簡也。不敢自敬。學而好仁。和于政而好其道

言。已為政。實和。謀于眾。不以賈好。也

好私志。雖哀不敢謂是也。必長者之由。也

宣子曰：可以免身。也

國語附錄平公說新聲新聲者衛靈公將如晉為其哀使師治以琴寫之至晉為平公鼓之師

為其哀使師治以琴寫之至晉為平公鼓之師

為其哀使師治以琴寫之至晉為平公鼓之師

為其哀使師治以琴寫之至晉為平公鼓之師

為其哀使師治以琴寫之至晉為平公鼓之師

為其哀使師治以琴寫之至晉為平公鼓之師

為其哀使師治以琴寫之至晉為平公鼓之師

為其哀使師治以琴寫之至晉為平公鼓之師

為其哀使師治以琴寫之至晉為平公鼓之師

為其哀使師治以琴寫之至晉為平公鼓之師

為其哀使師治以琴寫之至晉為平公鼓之師

為其哀使師治以琴寫之至晉為平公鼓之師

為其哀使師治以琴寫之至晉為平公鼓之師

為其哀使師治以琴寫之至晉為平公鼓之師

為其哀使師治以琴寫之至晉為平公鼓之師

為其哀使師治以琴寫之至晉為平公鼓之師

為其哀使師治以琴寫之至晉為平公鼓之師

為其哀使師治以琴寫之至晉為平公鼓之師

為其哀使師治以琴寫之至晉為平公鼓之師

為其哀使師治以琴寫之至晉為平公鼓之師

為其哀使師治以琴寫之至晉為平公鼓之師

為其哀使師治以琴寫之至晉為平公鼓之師

為其哀使師治以琴寫之至晉為平公鼓之師

為其哀使師治以琴寫之至晉為平公鼓之師

春秋五傳卷二十九襄公二十五年 三八

是以遠服而過不還

是以遠服而過不還

是以遠服而過不還

是以遠服而過不還

是以遠服而過不還

是以遠服而過不還

是以遠服而過不還

是以遠服而過不還

是以遠服而過不還

是以遠服而過不還

是以遠服而過不還

是以遠服而過不還

是以遠服而過不還

是以遠服而過不還

國語附錄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

此其父之死音慶與比而事君矣昔者此其父

始之我終之謂有所建為及諫爭相我始之夫

子終之無不可謂有所建為及諫爭相藉偃在側曰君子有

比乎而子周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贊

事比也贊佐引無以封已引取也利已而忘君

別也別別為

別也

別也

別也

別也

別也

別也

別也

別也

別也

別也

別也

別也

別也

別也

別也

別也

別也

春秋五傳卷二十九襄公二十六年 三九

左傳附錄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

人子朱曰朱也當御御進也三云叔向不應

子朱怒曰班爵同同為大夫何以黜朱于朝黜退撫

劍從之從叔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

幸而集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貞道二

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

也拂衣從之拂衣棄裝也暴人救之平公曰

晉其庶幾庶幾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

庶幾

庶幾

庶幾

庶幾

庶幾

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謂二子不心競為不發德而爭善爭謂所私欲已後能無卑乎則公義

廢心後

國語秦景公使其弟鍼來求成鍼音針景公秦

公之平鍼子伯車也後向命召行人子良行人掌賓客

行人子朱曰朱也在此叔向曰召子良子朱曰

宋也當御當直也御連也叔向曰將也欲子與

之對客也子朱怒曰皆君之臣也班爵同與員

何以黜朱也撫劍就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

春秋五傳卷二十九襄公二十六年三十

今日之事幸而集集成子孫嚮之嚮嬰其不集

三軍之士暴骨必復戰夫子自道賓主之言無

私子當易之易安姦以事君者吾所能禦也拂

衣從之拂塞也人救之平公聞之曰晉其庶乎庶

與吾臣之所爭者太師曠侍曰公室懼卑其臣

不心競而力爭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剌何寧喜為衛侯

左傳衛獻公使子鮮為復使為已來反國一鮮

辭辭不敬如強命之敬如獻公及子鮮對曰君

無信臣懼不免敬如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

獻公使與甯喜言言後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

必敗子鮮賢國人信之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

命于敬如不得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

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遽伯玉伯玉曰暖不得

聞君之出敢聞其入十四年孫氏逐獻公環

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衛大右宰穀曰不可

復罪于兩君前出獻公天下誰畜之畜猶容也

春秋五傳卷二十九襄公二十六年三十一

反悼子曰吾受命于先人不可以貳悼子甯喜

二十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觀知可還否使

遂見公于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淹

也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言其為人猶

扶若不巳死無日矣已止悼子曰子鮮在右宰

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于我何為言子鮮

不遇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巳孫文子孫文子在戚戚

聘于齊孫襄居守子孫文二月庚寅甯喜右

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伯國孫襄也父兄皆

甯子出舍于郊欲奔伯嚭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

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

子叔衛侯刺書曰甯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君無罪故殺之

發此不正其日何也殖也立之喜也君之正

也以明正也君則千宜君之

胡傳喜嘗受命于其父使納獻公以免逐君之

惡衛侯出入皆以爵稱于義未絕而黜以公孫

非次而立又未有說焉則喜之罪應未減矣亦

春秋五傳卷二十九襄公二十六年 三

以弑君書何也突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况置

君乎于術則殖也出之喜也納之于則則殖也

立之喜也弑之是奕棋之不若也不思其終亦

甚矣故聖人特正其為弑君之罪示天下後世

使知慎于廢立之際而不敢忽也衛光以大義

尉昌邑立宣帝猶有言其罪者而朝廷加肅况

私意耶范曄桓煥之徒殺身不顧君子所以深

取之者知春秋之旨矣說音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衛孫雖未居位林甫專邑背國猶為叛也何衍盜國

林父未君事衛言叛者林父本逐衛衛入故衛得誅之猶定公得誅季氏故正之云爾

左傳孫林父以戚如晉屬晉書曰入于戚以叛

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

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林父事剽而衛入義可

甲午衛侯衍復歸于衛社復其位曰復歸名

左傳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本晉納

春秋五傳卷二十九襄公二十六年 三

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

者領之而已領攝其頭言衛驕心易公至使讓

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

朝夕聞衛國之言二三子諸大夫吾子獨不在寡人

聞之公聞文子答諸大夫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

人怨矣所怨在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

羈縻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

出謂衍居謂朝也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

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

關出公使止之傳言衛侯不能安和大臣

公羊此讓君以弑也其言復歸何據齊陽生至

入于齊不書復歸惡剽也主惡剽衛侯入無惡

復歸者入無惡文惡剽也則剽惡明矣○惡剽

父路曷為惡剽書歸齊陽生不剽之立於是未有

說也凡纂立皆緣親親也剽以公孫立於是位

禍故惡以為戒也纂重不書反惡此首因重然

則曷為不言剽之立據衛人不言剽之立者以

惡衛侯也欲起衛侯失衆出奔故不書剽立剽

春秋五傳卷二十九襄公二十六年 三十四

衛侯歸而孫氏叛孫氏本與齊氏逐之亦可

知也各者起盜國盜國明則復歸為剽剽出見

穀梁曰歸見知弑也書喜弑君衍可言歸衍實

所以知其與獄者言辛卯弑君甲午便

歸是待獄而入故得速也○與音豫

胡傳按左氏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

叛者著其據土背君之罪也臣之祿君實有焉

專祿以周旋戮也衛侯出奔齊入于夷儀皆以

爵稱今既復歸而得國矣乃書其名何也人之

有德慧術知者常存乎疾疾衛侯淹恤在外十

有二年困於心衡於慮久矣此生於憂患之暇

而一旦得國失信無刑猶夫人也則是因而弗

革雖復得國猶非其國也此見春秋俟人改過

之深而責人自棄之重欲其強於為善之意也

知去聲

左傳附錄衛人侵戚東鄙以林父孫氏愬于晉

晉戊茅氏茅氏戚殖綽伐茅氏殺晉戊三百人

殖綽齊人孫剽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

今來在衛孫剽敗之圍刺感父言更還殖鉏獲

春秋五傳卷二十九襄公二十六年 三十五

殖綽氏鉏孫復愬于晉衛張本○鄭伯賞入

陳之功入陳在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

三命之服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先八邑以路

服為邑先人邑三十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

二井○先悉薦反

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臣

之位上卿子展次卿子西十一年良霄見

之在四經十九年乃立于產為卿故位在四

○殺所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

賞禮以禮見公固予之乃受三邑位次當受二

之故受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左傳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

左傳附錄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

頡戍之

敗穿封戍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

乃立因伯州犂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

春秋五傳卷二十九

之貴介弟也

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

子弱焉

楚人以皇頡歸印董父與皇頡戍城廩

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

子犬叔為令正

叔辭以貨請董父

謂國秦不其然

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

下其可

子產而後獲之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左傳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

澶淵以討衛疆戚田

十以與孫氏

不書尊公也

春秋五傳卷二十九

宋不失所也

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

而後告諸侯故經書在秋

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

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

侯賦嘉樂

國景子相齊侯

在蕭以喻晉君恩澤

風義取適子之館今還予授叔向命晉侯拜二

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
拜鄭君之不貳也參蕭繹衣二詩所極各國子
使晏平仲私於叔向叔向語曰晉君宜其明德
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
以爲盟主也今爲臣執君若之何謂晉爲叔
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
使叔向告二君言自以殺晉侯三國子賦鸛
之柔矣逸詩見周書義取寬政以子展賦將仲
子今將仲子詩鄭風義取衆言可畏衛侯雖別
春秋五傳卷二十九襄公二十六年 三八

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
亡者也子展儉而壹子展鄭子罕之子居身儉
子然然二子孔三族已亡子羽不爲卿故唯言七
穆穆○鄭七穆謂子展公孫舍之罕氏也子西公
孫夏○鄭氏也子達公孫僑國氏也伯有良霄良
氏也子大叔游吉游氏也子石公孫段豐氏也
伯石不印段印氏也穆公十一子謂子良公子去
疾也子罕公子喜也子駟公子騅也子國公子
餐也子孔公子嘉也子游公子儀也子豐也子
印也子羽也子然也士子孔也子然二子孔已
亡子羽不爲卿故止七也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世稱君以殺惡其父子相殘
平公書葬

左傳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芮司徒宋大夫赤而
毛弃諸堤下其姬之妾取以入其姬宋名之曰
弃長而美平公入夕平公其姬子也其姬與之
食公見弃也而視之尤尤甚姬納諸御嬖生佐
佐元惡而婉佐貌惡大子痤美而很貌美而心
很惡合左師畏而惡之合左師向戌寺人惲
伊戾爲大子內師而無寵伊戾名秋楚客聘於
晉過宋上已有秋復發傳者中開有物太子知
之謂野亭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
春秋五傳卷二十九襄公二十六年 三八

女乎夫謂大子也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
之不敢違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
縱有其外莫其其內伊戾爲太子內師不行
反奸呼臣請往也道之至則飲用牲加書徵之
許詐作盟處爲太子反而聘告公聘馳也曰大
微驗也欲口感反而聘告公聘馳也曰大
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
對曰欲速言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微也問
諸夫人與左師夫人作則皆曰固聞之公因大
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以其召而使請曰日

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晤而與之語也語欲

使佐失期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大子公徐聞

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馬步

晉馬一縊一賜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

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國人歸以告夫人夫人

使償之錦與馬先之以玉以玉為錦馬之曰君

之妾而使基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

稽首受之左師令使者改命也傳言宋公

聞左師諫太子所以無罪而冠胡傅殺世子母弟直書君者甚之也宋寺人伊

春秋五傳卷二十九宣公四十一

為太子內師無寵譖于宋公而殺之則賊世

子廩者寺人矣而獨甚宋公何哉譖言之得行

也必有嬖妾配嫡以惑其心又有小人欲結內

援者以為之助然後愛惡一移父子夫婦之間

不能相保者眾矣尸此者其誰乎晉獻之殺申

生宋公之殺痤直稱君者春秋正其本之意也

晉人執衛甯喜

公羊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據甯喜執君

非伯不以其罪執之也明不得以為

左傳附錄鄭伯歸自晉請衛侯歸使子西如晉聘辭

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于戾言自懼失敬於

使夏謝不敏夏子君子曰善事大國將求於人

言鄭所以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

伍舉與聲子相善也聲子子朝之子伍舉子晉

伍舉娶于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出奔楚

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

如晉遇之于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也班布

荆生地其說歸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

春秋五傳卷二十九宣公四十一

向戌將平晉楚平在聲子通使于晉為國通還

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故且曰晉大

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

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杞梓皆雖楚有

材晉實用之言楚亡臣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

夫謂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歸生

各善為國者實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

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

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從之詩曰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詩大雅殄

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

通書也不經不用常法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

命于下國封建厥福詩商頌言殷湯賞不僭差

暇故能為天子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

者勸賞而畏刑樂行賞而恤民不倦賞以春夏

刑以秋冬順天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飢

賜飢饉也酒食賜下無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

為之不舉不舉則微樂盛饗此以知其畏刑也

春秋五傳卷二十九襄公二十六年四三

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

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

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

不能也不能也所謂楚人子儀之亂析公奔晉

在文十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殿後軍

練繞角之役晉將通矣析公曰楚師輕窺易震

蕩也若多鼓鉤聲以夜軍之鉤同其聲楚師

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

君敗申息之師于桑隧獲申罷而還成六年晉

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侵沈獲沈子鄭于

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

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不是其雍子

奔晉晉人與之郤郤音也以為謀主彭城之

役晉楚遇于靡角之谷在成十晉將遁矣雍子

發命于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

兵蒐乘簡擇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次舍也焚舍

直視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欲使楚楚師

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在元年

春秋五傳卷二十九襄公二十六年四三

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楚東小國

不能救彭城皆五年楚子反與子靈爭夏姬

人討陳陳故殺令尹子辛子反與子靈爭夏姬

奔晉晉人與之邢邢音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

吳于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使使其子

孤庸為吳行人焉吳于是伐巢取郢克棘入州

來為棘皆楚邑譙國鄒縣東北有楚罷于奔命

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事見成七年若敖之

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苗音皮若敖之

晉邑○賁以爲謀主鄢陵之役○在成十六年楚

晨歷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

在其中軍主族而已言楚之精卒唯在若塞井

夷寬成陳以當之塞井夷寬樂范易行以誘之

樂范時將中軍范欒佐之易行訓簡易兵備欲

令楚貪已不復顧二穆之兵○易以鼓反行戶

反中行二郤必克二穆之兵○郤至佐新軍令此

三人分良以攻二穆之兵○楚子重子吾乃四萃

于其王族必大敗之四萃四面晉人從之楚師

大敗王夷師燔滅傷也○楚之問謂火子反死

春秋五傳卷二十九襄公二十六年四西

之鄭叛吳與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子木

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于此極舉要于

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極舉安實

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

也言楚亦不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

向以舉材能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

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椒

伍舉子傳言聲子有辭伍舉

所以得及子孫復仕於楚

國語激舉要于申公子牟大伍舉之子伍奢之

父伍舉也子牟申公子王子牟也子牟有辜而亡也亡奔康王以湫

舉爲遣之康王恭王之湫舉奔鄭將遂奔晉

而近故蔡聲子將如晉蔡聲子蔡公孫遇之于

鄭郊獲之以璧侑璧侑食曰子尚良食尚猶強

也二先子其皆相弔相助也二先子謂湫舉之

尚能事晉君以爲諸侯主也辭曰非所願也

若得歸國于楚死且不朽聲子曰子尚良食晉

歸子使子湫邲降三拜言也納其乘馬聲子受

之不辭定其心也還見令尹子木子木屈建也

春秋五傳卷二十九襄公二十六年四西

使於晉子木與之語曰子雖兄弟子晉然蔡晉

甥也蔡晉同姓謂晉二國孰賢對曰晉卿不若

楚順說之辭也時趙武爲晉正其大夫則賢於

夫也其大夫皆卿才也若杞梓皮革焉楚實遺

之杞梓良材也雖楚有材不能用也子木曰彼

有公族甥舅若之何其遺之材也對曰昔令尹

子元之難子元楚武王子文王弟王子孫也或

諸王孫啓于成王啓子元子也成王父王王弗

是也是理王孫啓奔晉晉人用之及城濮之役晉

將遁矣晉楚戰於城濮王孫啓與於軍事謂先軫與先

軫晉中曰是師也唯子玉欲之子玉楚令尹得臣也與王

心違王不欲戰子玉固故唯東宮與西廣實來

東宮西廣諸侯之從者畔者半矣王也若敖

氏離矣若敖氏子王同族楚師必敗何故去之

先軫從之大敗楚師則王孫啓之爲也昔莊王

方弱方弱未申公子儀父爲師儀父申公闕班

也克王子燹爲傅燹楚太子使師崇子孔帥師于伐郕

楚令尹成也舒榮及儀父施二帥而

春秋五傳卷二十九二十六

分其室崇子孔也室家資也師還至則以王如

廬廬治族師子孔當崇之師也廬戰黎殺二

子而復王子燹及儀父也或譜析公臣於王

析公臣楚人失也或譜王弗是析公奔晉晉人

用之實譏敗楚使不規東夏則析公之爲也規

有也東夏蔡沈也傳曰維角之役晉將遁矣析

公曰楚師輕窳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

沈獲其君鄭於是不敢南而楚失諸華謂背楚

晉昔離子之父兄譜離子於恭王離子楚大夫父兄同宗之

也父兄王弗是離子奔晉晉人用之及鄢之役晉

將遁矣晉楚戰於城濮離子與於軍事謂繆書曰楚師可

料也繆書晉正卿料數也在中軍王族而已唐云族親族

族部若易中下楚必欲飲之中下中軍之下也飲

誘楚也若合而函吾中令合戰也函入吾上

下必敗其左右晉上下軍必敗則三萃以攻其

王族必大敗之楚之左右軍也則三萃以攻其

爲也王楚恭王也而傷昔陳公子夏爲御叔取

於鄭穆公御叔取鄭穆公少妃姚子之女夏姬

春秋五傳卷二十九二十六

也生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子南夏敬舒

殺陳靈公靈公與孔辜儀行父淫夏姬殺使子南

戮於諸侯言爲諸莊王旣以夏氏之室賜申公

巫臣則又畀之子及卒於襄老申公屈巫臣楚

也子及司馬公子側也襄老楚連尹也初莊王

欲納夏姬巫臣諫王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王

乃止將以賜巫臣則又與子及子及欲取之巫

臣又難之卒襄老獲於郢二子爭之未有成

一切晉楚戰於郢在襄老十二年晉知莊子射

襄老獲之以其尸歸二子子及巫臣也爭爭夏

姬成恭王使巫臣聘於齊以夏姬行巫臣歸託

以求襄老之尸蔡王遣焉巫臣聘諸鄭伯許之及使適齊至鄭遂以夏姬行遂奔晉

晉人用之實逼吳晉使其子狐庸為行人於吳

子反殺巫臣之族巫臣在晉請使於吳吳子而

教之射御道之伐楚至於今為患則申公巫臣

之為也今湫舉取於王子牟子牟得舉而亡執

政弗是道通作導謂湫舉曰女實遣之彼懼而

奔鄭緬然引領南望緬邈也曰庶幾赦吾辜又

弗圖也乃遂奔晉晉人又用之矣彼若謀楚其

亦必有豐敗也哉豐大也子木愀然愀然愁貌曰

春秋五傳卷二十九襄公二十六年 四

夫子何如召之其來乎對曰亡人得生又何不

來為子木曰不來則若之何對曰夫子不居矣

不居言當奉命於它國春秋相事以還軫於諸侯還音旋軾車後

橫水也言四時相聘問若資東陽之盜使殺之

其可乎資賂也東陽北邑不然不來矣子木曰不可我

為楚卿而賂盜以賊一夫於晉非義也子為我

召之吾倍其室倍其室益其家也乃使湫鳴召其父而

復之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邾未同盟而赴以名

黑臀卒于尾傳曰其日未踰竟也此乃在楚何

以日邪隱三年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傳曰日卒

正也許男卒于楚則在外已

左傳許靈公如楚請伐鄭十六年晉伐許他國皆大夫獨鄭伯自行

故許患欲報之患一睡反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

楚

左傳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

伐鄭許為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

和和音在楚王是故昧於一來昧猶貪得不如使逞而

春秋五傳卷二十九襄公二十六年 四

歸乃易成也易快夫小人之性費於勇嗇於福

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

之費勛也嗇貪也言鄭之欲與楚戰者皆費勇

發許觀反足子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

南里南里鄭邑墮其城音悅墮許規反涉於樂氏樂氏門

于師之梁鄭城縣門發獲九人焉縣音玄汜音凡涉于汜而歸

歸汜城下汜汝水南而後葬許靈公卒靈公之志而後葬

葬許靈公

而後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傳言晉之衰 ○晉

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起宣子名禮諸侯大夫入天子國稱

氏其昌阜於晉乎歸不失舊阜力也歸言所諸侯莫能如禮唯

以虜丘奔晉東郡廩丘縣故城是
遂襲我高魚高魚城在廩丘縣故城是
有大

雨自其竇入。雨故水竇開 介于其庫。入高魚庫

于宋於是范宣子卒宣子范創諸侯弗能治也及趙

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

也。高祖之弟曰高祖下也。對曰。晉梁帶。晉大夫能

二十有七年置平十二置景二斷獻三十

左傳附錄 二十七年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

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地來烏餘

而遂執之盡瘦之徒衆皆取

醉天變寸來明杜景公卽位

左傳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

必以惡終。美車何爲。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

慶封來奔傳○稱尺證反鄰音容

齊秦不交相見邪滕爲私屬皆不與盟宋爲主

人地於宋則與盟可知故經唯序九國大夫楚
先晉歆而書先晉貴信也陳于晉會常在衛上

及○晉楚
始同至盟

左傳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

弭諸侯之兵以爲名欲復息民之名如晉告趙孟趙孟

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盡

之盡盡害物小國之大蓄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

將許之言雖知其不得久弭今弗許楚將許之

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

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

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

春秋五傳卷二十九襄公二十七年 五

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

小國爲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

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

介司馬置折俎禮也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

○難之乃且及下同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

多文辭宋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敬逆趙武趙武

文辭叔向因享宴之會展賓主之辭故仲尼

須無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趙武命盈追已

武遺盈丙辰邾悼公至小國故壬戌楚公子黑

肱先至成言於晉時令尹子木止陳遣黑肱就

可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就於陳

要戊辰滕成公至亦小國子木謂向戌請晉楚

之從交相見也使諸侯從晉楚者更庚午向戌

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

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不能服楚若若能使秦

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請齊師壬申

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駟傳也謁

人實反傳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經所以

春秋五傳卷二十九襄公二十七年 五

秋七月戊寅左師至從陳是夜也趙孟及子

皙盟以齊言子皙公子黑肱素要齊其庚辰子

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二國大夫與

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示不晉楚各處其

佩楚處北伯風謂趙孟伯風曰楚氛甚惡懼難

之氣氣也言楚有聚晉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

我何魯在宋北東頭爲上故晉營

衛殺其大夫宵喜宵喜弒於大義宜追討之故

也書在宋會下從赴

左傳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

夫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及此反吾與之言矣

由甯事未可知恐伐之祗成惡名止也

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

臣謀二公孫衛大夫使攻甯氏弗克皆死

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獻公出時公孫

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

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

春秋五傳卷二十九襄公二十七年 辛酉

穀梁稱國以殺罪累上也甯喜弑君其以累上

之辭言之何也甯為大夫與之涉公事矣

既入以喜有弑君之罪而殺之則不宜甯喜由

君弑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惡獻公也

即行也鄭闕曰甯喜弑其君則喜之罪不嫌

不明今若不書喜之無罪而死則獻公之惡不

彰○惡為路反

胡傳甯喜既坐弑君之罪矣不以討賊之詞何

也初衛侯使與喜言荷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

甯氏納之衛侯復國患甯喜之事也公孫免餘

請殺之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對曰臣

殺之君勿與知乃攻甯氏殺喜尸諸朝子鮮曰

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勸沮君失

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故稱國以殺而不去

其官

衛侯之弟鮒出奔晉鮒殺作專衛侯始者云政

事使至出奔故書弟以罪兄○鮒市轉反

左傳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

春秋五傳卷二十九襄公二十七年 壬戌

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

乎鮒以且鮒實使之使甯喜遂出奔晉公使止

之不可不宜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

水門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怨之深也

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怨乎

出欲仕無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

仕終身公喪之如稅服終身

五服之常不無月數痛惡子鮮故特為此服此

成說音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是臣六

十矣下有上祿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亂也論語何千室又云十室明

通稱○過臣弗敢聞且寧子唯多邑故死臣懼

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

為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贊佐君其命

之乃使文子為卿文子大

公羊衛殺其大夫甯喜則衛侯之弟鮑曷為出

有晉昭公為殺甯喜山奔也曷為為殺甯喜

出奔昭公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

春秋五傳卷二十九襄公二十七年五十六

剽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

為之黜猶我即死安能固納公乎固猶必也喜

與孫氏共立剽而孫氏獨得者殖子殖本喜曰諾甯殖死喜

立為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

氏為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苟納我吾請

與子盟盟者欲堅喜曰無所用盟時喜見獻公

子鮑保之故辭不有盟曰多詐欲使公請使公子鮑約之

臣納君義也無用為盟矣索獻公謂公子鮑曰甯氏將納我吾

能保獻公信鮑以為鮑獻公謂公子鮑曰甯氏將納我吾

子固為我與之約矣公子鮑辭曰夫負羈縻羈縻

紲也○羈縻本又作紲下陟立反紲音半執鉄鎖從君東西南北則

是臣僕庶孽之事也僕從者庶孽衆賤若夫約

言為信則非臣僕庶孽之所敢與也鮑見獻公

言與獻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氏凡在

約已約歸至殺甯喜獻公歸至國公子鮑挈其

妻子而去之公志不能保獻將濟于河攜其妻

子提也而與之盟提也舟有風波之害已意曰

春秋五傳卷二十九襄公二十七年五十七

苟有假衛地食衛粟者昧維彼視昧割也時割

曰視彼割維負此盟則如彼矣傳極道此片見

獻公無信刺鮑凡為盟臣所逐既不能救又移

負木為大惡而深以自絕所謂守小信而忘大

義向小介而失大忠不為君漏言者即漏言當

坐罪大不得以正非明喜有罪○昧傳

粉反音勿亡穀梁喜之徒也專之為惡之徒何也已雖急

納其兄與人之臣謀弑其君是亦弑君者也專

其曰弟何也據稱弟則無專有是信者言君本

喜為約納君許以寵賂今反殺之獻君賂不入

乎喜而殺喜是君不直乎喜也故出奔晉織紉

邯鄲終身不言衛耻失信○綢其俱專之去合

乎春秋何休曰寧喜本秋君之家獻公過而殺

也何以合乎春秋鄭君之曰寧喜雖非大義

家本專與約納獻公兩公由喜得人已與喜以

君臣從事矣春秋撥亂重盟約今獻公背之而

殺忠干已者是獻公惡而難親也獻公既惡而

不侯終日微子去封孔子以為三仁專之去衛

其心若此合于春秋不

亦宜乎○為約于偏反

胡傳衛侯之入使鯀與甯喜約言既殺甯喜鯀

病失言遂出奔晉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本

春秋五傳卷二十九 襄公 二十七年 至八

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

招吾所以出也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

不仕其稱弟罪衛侯也穀梁子曰鯀之去合乎

春秋向 鄉音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杜要會之

不倚順以顯窮命之君而辨小是以

自從故以違命貶之釋例論之備矣

左傳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東用甲在

欲因會擊晉 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

○衷音忠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

信是弃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用子木曰置

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才

宰退大宰伯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

逞志而奔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

以立志參以定之志言信三者具信亡何以及

三為明年十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

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也單斃

賁也○單音并路謂其反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

矣食言者不病不病指單非子之患也是食言

春秋五傳卷二十九 襄公 二十七年 至九

不食言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濟成也○僭

故無患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為

所病則欲人宋城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

宋為地王致死助我力可倍楚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

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也稱舉吾庸多矣非所患

也晉獨取信故其功多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邪

勝雨事皆楚則貢賦重故欲止小國武子既而

恐叔孫不從其言故假公命以斂之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私屬二國故

○與音預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

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季孫專政

非得有命今君唯以此命告我我宜崇大晉楚

爭先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

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

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謂去聲晉戶

德只之氏反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

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小國主辨

楚為晉細不亦可乎楚主盟乃先楚人書先

春秋五傳卷二十九襄公二十七年六十

晉有信也蓋孔子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

夫趙孟為客客一坐所尊故季孫子木與之言

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

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前盟諸大

公禮也今宋公以近在其國故謂子木問於趙

孟曰趙武子之德何如諸侯故問之對曰夫子

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

神無愧辭祝陳馨香德足子木歸以諂王王曰

尚矣哉語上之故不愧能歆神人歆享也使神享其

祭人懷其德○歆

許金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五君謂文子

木又諂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

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涖盟重結

之鄭伯享趙孟子垂隴自宋還子展伯有子西

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二子石甲段公孫趙孟

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

以觀七子之志言志子展賦草蟲草蟲詩召南

曰善哉民之主也故在上不忠降戶江反趙孟

春秋五傳卷二十九襄公二十七年六十

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鶉之賁賁詩邶風

鶉鶉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為趙孟曰牀

第之言不踰閭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

苗之四章秦蒍詩小雅四章曰蕭蕭蕭功召伯

伯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推善於子產賦隰

桑桑詩小雅義取思見君子盡心以事趙孟

曰武請受其卒章卒章曰心乎愛矣遐不作矣

見規誨子大叔賦野有蔓草野有蔓草詩召南

取其遐邇相遇適

我願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大極善於相遇印段

賦蟋蟀蟋蟀詩唐風口無以大康職思其居印

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能戒懼不

家公孫段賦桑扈桑扈詩小雅義取君子趙孟

曰匪交匪放福將焉往此桑扈詩奉章趙孟以

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

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

之以為賓榮詩以言志則鄭伯未有其實趙孟謂賦

其能久乎幸而後亡言必亡叔向曰然已後所謂

春秋五傳卷二十九襄公二十七年 奎

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殺良霄傳○後昌氏

亡者也反檢而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

次也樂而不荒謂賦草蟲曰我心印氏其

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

邑欲宋君稱功加厚賞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

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

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

國所以存也無以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

以亡也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

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

也聖人以興謂湯武去亂人以廢謂紂廢與

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

誣乎以誣道做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

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削實左師之書左

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司城子罕左師曰我將亡夫

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

邦之司直詩鄭風司直樂喜之謂乎樂喜子罕

春秋五傳卷二十九襄公二十七年 奎

何向何以恤我我其收之遂討恤憂向戌之謂

國語諸侯之大夫盟于宋盟在魯襄二十七年

晉師而殺趙武則晉可弱也趙武晉正卿文子聞

之謂叔向曰君之何向向曰子何患焉患不可

暴不可信不可犯也能忠自中自中而信自身

身信也其為德也深矣其置本也固矣故不可捐

也捐動也今我以忠謀諸侯謀安而以信覆

之其忠荆之逆諸臣也亦云亦云欲弭兵為是

以在此若襲我是自背其信而寒其忠也也

信反必弊弊也忠塞無用無以用安能害我且

夫合諸侯以為不信諸侯何望焉此行也荆敗

我諸侯必叛之以明兵召諸侯而弑甲子何愛

於死死而可以固晉國之盟主何懼焉信諸侯

之必歸是行也以蕃為軍蕃離落也舉輦即利而

舍即就也言人引車就水候遮扞術不行候遮

楚人不敢謀畏晉之信也畏

春秋五傳卷二十九襄公李四

國語宋之盟盟兵之楚人固請先歃楚人子木

也叔向謂趙文子曰夫伯王之勢在德不在先

歃子若能以忠信贊君也而裨諸侯之闕裨

也缺也歃雖後諸侯將戴之何爭於先若違於德

而以貽成事貽成今雖先歃諸侯將棄之何欲

於先昔成玉盟諸侯於岐陽岐山楚為荆蠻置

茅莛設望表與鮮牟守燎故不與盟莛子也

謂表茅而立之所以縮也縮也楚為荆蠻置

立木以表其位也鮮牟東夷國燒庭燎也今

將與狎主諸侯之盟唯有德也狎更子務德無

爭先務德所以服楚也乃先楚人也

公羊為再言豹再言豹始諸侯也始

是也日惡人之徒在是矣衛侯所不信而使

不舉重者方再出豹也不舉重者方再出豹也

殺梁梁之會諸侯在而不日諸侯之大夫大

夫不臣也晉趙武耻之趙武耻之

春秋五傳卷二十九襄公李五

不在而日諸侯之大夫大夫臣也其臣恭也晉

趙武為之會也

胡傳此地也為再言宋書之重詞之複其

中必有大美惡焉宋之盟合左師欲弭諸侯之

兵以為各而楚屈建請晉楚之從交相見自是

中國諸侯南向而朝楚及申之會蠻夷之君

弑之賊大合十有一國之衆而用齊桓召陵之

禮宋左師鄭子產皆獻禮焉宋世子佐以後至

遂辭而不見伐吳滅賴無敢違者聖人至是哀

八倫之滅傷中國之衰而其事自宋之盟始也故會盟同地而再言宋者貶之也或者乃以宋之盟中國不出夷狄不入玉帛之使交乎天下以尊周室爲晉趙武楚屈建之力而善此盟也其說誤矣

左傳附錄

持也。曰寡寡。

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狐入曰紫無咎

與東郭偃相崔氏東郭偃弟崔成有疾

而廢之去也而立明成請老于崔河南東海陽縣西北有崔

穆王傳卷二十九二十七 亥

崔邑以終老 崔子諱之偁與元各弗子曰崔宗

也。必石宗主。宗主謂崔明。加與驢忽料殺。

之有辱主曰天子之身亦人所知也則天咎所

謂崔
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苦。盡。聞。矣。慶。封。引。

封以成疆之言告盧蒲癸曰彼君之難也天戈

藝○藝普結加濟興目行不二伯七三五
 者將存皮矣。破實家亂子何病焉。甘謂齊莊公

崔敗則他日又告成羈慶封

曰。荀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

崔嵬殺東郭偃崇无咎於崔氏之胡崔子怒而

出其衆皆逃求人使憐不得使國人飢寺人御

而出。且曰：崔氏有礙，止余猶可。隱

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言如是何

敢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蒨帥甲以攻崔氏崔

氏堞其宮而守之堞短垣也弗克使

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軀而盡俘其家其

妻縊郭姜 繫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子御

至歸無歸矣乃縊緘不見其妻凶崔明復辟諸大

卷二十九 二十七年 六十七

富國富國○楚楚楚楚晉晉位位盟盟罷罷令令尹尹子子蕩蕩報報

皮雪侯亭之將州。試旣醉。旣醉。詩大雅曰旣醉。

晉佐王云非甘其醪以酒既飽以饗君子
萬年介爾景福以美晉叔向曰選天之有後於

楚國也。直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攻。矣。敏。

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言政必○崔氏之

申鮮虞來奔。僕質於野。以喪莊公。

莊公服喪○賃女鳩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爲右

六。傳言楚

趙今長歷卅十一月朔
非十二月傳

日長在甲寅再失期若十二月則爲三大時較
知延誤何足右關殺吳子餘祭蔡世子般弑吳
君荀人弑其君之應○關殺音昏
丁酉歲二十九年同祭則界反

左傳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

也再失閭矣謂斗建指申周十一月今之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閭也

天目一軍三月甲子至今年七月一京應有二
十六箇今長垣推得二十四箇通計少再闕釋

突

春秋五傳卷二十九

茶

春秋四家五傳平文卷三十

仁和張岐然秀初手輯

錢塘翟時御乘六叅閣

襄公五

二十有八年

十一(豐)武十(陳)哀二十四(杞)文五(宋)平三十一(秦)景三十二(楚)康十五(辛)災餘祭三

春無冰杜前年知其再失閤頓置南閤以應天正故此年正月建子得以無冰爲災而書何

豹羯爲政
之所致

左傳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

春秋五傳卷三十一

吳札曰魯大夫今年鄭將吉宋向歲在星紀而

淫於玄枵在子虛危之次十入年晉董叔曰天

有星紀明年乃當在玄枵今已在玄枵淫行失

以有時黃陰不堪陽地氣無冰地氣無冰地氣無冰而溫無冰是陰不勝陽

青龍次次出盡

龍采鄭之星也方東方枋心爲

宋鄭必饒玄極虛中也

枵耗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爲

時復無冰地氣發洩故曰土虛民耗

左傳附錄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

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陳侯蔡侯胡子沈子楚屬也宋

齊侯將行慶封曰晉燕國今新縣○舊音計

我不與盟何為於晉以宋盟陳文子曰先事後

賄禮也而後薦賄以副已心小事大未獲事

焉從之如志禮也言當從大同謂雖不與盟敢

叛晉平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重丘盟在二十

五年○重丘重丘盟在二十

夏衛石惡出奔晉之○惡之為路反

春秋五傳卷三十三襄公二十八年二

左傳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

其從子圖以守石氏之祀禮也石惡之先石碭有大功於衛

邾子來朝邾之罪下及不更故曰邾

左傳邾悼公來朝時事也邾悼公來朝非宋盟也

秋八月大雩雩于民之所致

左傳秋八月大雩旱也

左傳附錄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

產曰蔡侯其不免乎不免日其過此也往也

時○過古亦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做

廷往也○廷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情乃

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情做以為已心將得

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通

子班僂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為三十年恭世

仲孫羯如晉告將朝楚

左傳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君

晉而行

左傳附錄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

春秋五傳卷三十三襄公二十八年三

漢楚人還之白宋之盟君實親辱君謂鄭伯

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駟奔問諸晉

而以告問鄭君應來朝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

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撫其民人以

禮承天之休休福也此君之愍令而小國之望也

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皮幣用乘以歲之

不易聘於下執事言歲有歲之難故鄭伯

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弃而

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

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閭載之言以闕君

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

敢憚于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

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

周易有之在復三三震下坤之願三三震下艮

上六變曰迷復凶復上六爻辭也復及也臣陰

得順曰迷復凶反陽之卦上處極位迷而復

而無應故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謂欲

朝以復而奔其本不脩復歸無所是謂迷復失

春秋五傳卷三十三哀公四

心楚子必死君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

楚近也言失道吾乃休吾民矣不能復為害

龜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大夫歲棄其

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旅

歲星棄星紀之次客在玄枵歲星所在其國有

禍失次於北禍衡在南南為朱鳥鳥尾曰解

星過次梓慎則曰宋鄭饒傳德則曰周楚王死

傳故備舉以示卜占惟人○九月鄭游吉如晉

告將朝于楚以從朱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

舍不為壇至敵國郊陳地外僕言曰昔先大

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外僕掌自是至

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

適小則為壇小適太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

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苗患

賞其德刑刑法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

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怠解

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自解請其不足行其

政事本行人共其職貢從其時命從朝會不然

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

春秋五傳卷三十三哀公五

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

可也無昭禍以

冬齊慶封來奔莊崔杼之黨者酒荒淫而出書名

卿○者左傳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舍慶封子

不自為政以付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癸氏易

舍○者市志反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癸氏易

內而飲酒內實實物妻妾數日國遷朝焉就於

見封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亡人辟崔

故友盧蒲癸癸臣子之子之有寵妻之以其

女妻公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

不辟宗何也辨別也別姓而後可相曰宗不余

辟言舍欲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

惡識宗言已苟欲有求於慶氏不能復顧禮

注同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二十五年

求室於慶氏欲為莊公報讎使執股戈而先後

之哀長親近與杖公膳日雙雞卿大夫

人竊更之以驚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

饋御遇金者使人御者欲使諸大夫怨慶氏滅

春秋五傳卷三十八年 六

蒯蒯呂反蒯也子雅子尾怒二子皆慶封告盧

蒲癸以二子蒯蒲癸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

矣言其及使析歸父告晏平仲欲與其謀平

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

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子車曰人各有

以事君非佞之所能也佐子陳文子謂何子

文子之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德對曰得慶氏之

不百車於莊慶封時有此水文子曰可慎守也

已善其不志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

兆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

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

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李慶封

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無字乃使歸慶嗣

問之慶封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子家

禍作必於嘗祭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

悛志悛改也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

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梁慶封得救難

春秋五傳卷三十八年 七

羊反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提矣

慶舍女癸告之告欲殺姜曰夫子愎莫之止將

不出我請止之大子謂慶舍癸曰諾十一月乙

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泄事慶舍盧蒲姜告之

且止之弗聽白誰敢者遂如公至公麻嬰為尸

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廟在宮內陳氏鮑氏

之圍人為優非慶氏之馬善占澤甲束馬

之也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

劉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樂子雅高子尾陳

子尾抽桶擊扉三桶擊也扉門也以桶擊扉為期也盧蒲

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

廟桶動於薨薨屋棟也以組壺投殺人而

後死言其遂殺慶繩麻嬰慶繩麻嬰公懼鮑國曰羣

臣為君故也言欲時公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

如內宮言公懼於外難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

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陳鮑在

弗克友陳于獄獄里名也請戰弗許遂來奔獻

春秋五傳卷三十一襄公二十八年八

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形也履叔見之大

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

封慶封汜祭禮食也有所先也汜祭穆子

不說使工為之誦茅焉工樂師茅也遂詩

知既而齊人來讓慶封奔吳吳句餘予之朱

方句餘吳子夷末也朱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

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

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

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殲盡也旃之也為昭

子潛

左傳附錄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時

書故發例○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

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在襄二及慶氏亡皆

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友還與晏子邾殿

其鄙六十邾殿齊別都也邾殿遠邾六十邑弗

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

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邾殿乃

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幸吾一邑不受

春秋五傳卷三十一襄公二十八年九

邾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

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遷移也夫民生

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言厚利皆人之

以幅使無黜嫚黜猶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

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

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致還

公以為忠故有寵釋盧蒲癸于北竟釋放求崔

杼之尺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

有亂十人亂治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

葬必須十人崔氏不能
今十人同心故必得 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

拱壁崔氏大壁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

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更殯之於路寢也十二月戊戌朔乙亥誤○

其救以其棺尸樹於市崔氏就莊公又葬不

罪崔杼尸邊以章其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始求

傳云國人皆知之

十有一月公如楚楚為宋之盟故朝楚何如楚昔月者危公朝夷狄也○諸夏之

見於楚

左傳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

春秋五傳卷三十二義公二十八年 十

楚公過鄭鄭伯不在楚已伯有廷勞於黃崖不

敬榮陽宛陵縣西有黃水西南至新鄭城西入淮○廷音旺勞力報反穆叔曰伯

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伯有不愛戮必敬民

之主也而弃之何以承守言無以承先鄭人不

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言薄土○行潦之蘋藻

言賤 寘諸宗室薦宗季蘭尸之敬也言取蘋藻

澤之中使服蘭之女而為敬可弃乎為三十年鄭殺良霄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莊也

左傳王人來告喪問諸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

徵過也徵者也此後告非有事宜直臣子

乙未楚子昭卒楚康王也十二月無乙未日誤○

月也蓋以閏數卒不書閏者正取期月明期三年之喪始死得以閏數非死月不得數閏

左傳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

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昭伯叔仲帶子服惠伯

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迺也儼寒之不恤誰

違其後也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

專之矣言足子服子始學者也言未榮成伯曰

遠圖者忠也成伯榮成伯○公遂行伯謀宋

春秋五傳卷三十二義公二十八年 十一

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饑寒之不恤誰

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

遂反

國語襄公如楚及漢聞康王卒欲還襄公魯成

也如楚者以宋之盟朝于楚也叔仲昭伯曰君

之來也非為一人也叔仲昭伯魯大夫叔仲惠

也為其名與其眾也名謂魯大夫國有盟主之名

今王死其名未改其眾未改何為還諸大夫皆

欲還子服惠伯曰不知所為姑從君乎惠伯魯大夫仲

孫乞之子叔仲曰子之來也非欲安身也為

國家之利也故不憚勤遠而聽於楚非義楚也

畏其名與衆也義楚非以楚有義而往也夫義人者固慶其

喜而弔其憂况畏而服焉慶賀也聞畏而往

聞喪而還荀羊姓實嗣其誰代之任喪羊音明

姓也嗣嗣世也任當也誰當代之當喪為

上者乎言必自當之故不可不往弔也王大

子又長矣執政未改執政令尹司馬也予為先君來

死而去之其誰曰不如先君言我為楚先君故

春秋五傳卷三十八年十二

非侮也舉動也如在國聞楚有喪將為之舉動

之也事其君而任其政其誰由已哉任當也由

臣方事其君而當其政其誰肯求說其侮而亟

於前之人其讎不滋大乎說猶除也滋益也亟

輕侮已者將志疾於前說侮不懼執政不貳帥

大讎以憚小國其誰云待之憚人朱切言楚人

不憚弱其執政之臣無二心以楚大若從君而

走患則不如違君以避難且夫君子計成而後

行二三子計乎有禦楚之術而有守國之備乎

則可也還也若未有不如往也乃遂行反及方

城聞季武子襲卡方城楚北山下魯邑也公欲

還出楚師以伐魯伐季氏也魯魯樂成伯曰不

可成伯魯大夫樂君之於臣其威大矣不能令

於國而恃諸侯諸侯其誰驅之若得楚師以伐

魯魯既不違風之取卡也必用命焉守必固矣

風武子名也言風取卡時魯人不違而從

之克魯諸姬不獲闕焉而况君乎彼無亦置其

同類以服東夷而大攘諸夏將天下之王而何

春秋五傳卷三十八年十三

德於君其子君也無亦也同類同姓也德

入焉必不獲矣不如子之子武子也夙之事君

也不敢不悛悛改醉而怒醒而喜庸何傷庸用

公欲伐魯若人醉而怒今君其入也乃歸

閏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十二

日則閏月之驗也然不以閏書見喪服之不數

閏也齊景公葬書閏月明殺恩之非禮也

左傳附錄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

宋盟有衷甲之隙不以此事好故曰禮

國語附錄晉羊舌肸聘於周

向之發幣於大夫及單靖公

公王卿士單襄公靖公享之儉而敬

賓禮贈餼視其上而從之

上也視之燕無私

無私語說吳天有成命

告之曰與哉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其興

春秋五傳卷三十一

乎其有單子也

伊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容

單子之況我禮也皆有焉

鏤儉也

敬也

也

吝也

之以不殺

敬德讓事容而能辟怨以爲卿佐其有不興乎

且其語說吳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

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

成王之德也

武烈者也

而稱昊天翼其上也

不敢康敬百姓也

春秋五傳卷三十一

信也

固也

也

終也

中於信

讓否

詩曰

乃及於天下也

不忝前哲之謂也

年也者令聞不忘之訓也祚胤也者子孫蕃育

之謂也單子朝夕不忘成王之德可謂不忝前

哲矣庸保明德以佐王室可謂廣裕民人矣若

能類善物以混厚民人者必有章譽蕃育之祚

則單子必當之矣單若有闕必茲君之子孫實

續之不出於宅矣靖公也宅世也此君

景王二十九年晉平十四齊景四簡二二賈武十

一陳哀二十五杞文六宋平三十二秦

景三十三楚聲放康元年與餘祭四試

春王正月公在楚惟此一年者祭公如楚既非

春秋五傳卷三十一十六

左傳二十九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

廟也釋公以不朝正楚人使公親視

說文衣衾人衣顯芳風反此必利反

穆叔曰被殯而禭則布幣也先使巫祝除殯之

朝而布幣無乃使巫以桃茢先被殯齊魯則鄭

注周禮云楚人弗禁既而悔之禮君臨臣喪乃

公羊何言乎公在楚據成十一年正月以存

君也正月歲終而後始臣子其若父與歲終

書者隱公父在宋秋為

穀梁閔公也閔公為楚所

胡傳歲之首月公在他國者有矣此獨書公在

楚者外為夷狄所制以俟其楚而不得歸內為

強臣所逼欲擅其國而不敢入故特書所在以

存君也按左氏楚人使公親視夏四月送楚子

墓至于西門之外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卣以自

封使公治告曰聞守卣者將叛臣帥師徒以討

既得之矣公曰欲而言叛祗見疏也吾不可以

春秋五傳卷三十一十七

入矣將適諸侯有賦式微者乃歸故特於歲首

朝正之時而書田公在楚使後世臣子戴天履

地視君父之危且困者必有天威不違顏咫尺

食坐見於羹牆之意而不以頃刻忘也此義苟

行豈敢有顧其身與妻子與其家而不恤國朋

將權臣以圖富貴而背其君者乎

左傳附錄二月癸卯齊人瑩莊公於北郭兵死

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

楚剋穀即位也○鄭古洽反 王子圍爲令尹

王弟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

之下其草不殖○鄭元年國穀穀穀起本

夏五月公至自楚

左傳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卞皮彥反

使公治問○問公起於公治季氏 璽書追而與之

璽音徒也○曰問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

得之矣敢告公治致使而退○致季氏使命及舍

而後問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

春秋五傳卷三十一 襄公 十八

也○言季氏欲得卞而欺我 公問公治曰吾可以

入乎○故不敢入 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

與公治見服○見賞之 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

無入樂成伯賦式微乃歸○式微詩邶風曰式微

義取寄寓之微陋勸 五月公至自楚公治致其

邑於季氏○本從季氏得 而終不入焉○孫家

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

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大夫曰我死

必無以見服斂非德實也○言公畏季氏而賞其

力給 且無使季氏葬我

國語襄公在楚季武子取卞使季冶逆○季治魯

氏之族子治 追而予之璽書○璽印也古者大夫

璽書也 以告曰卞人將叛臣討之既得之矣○此璽

書也 公未言樂成子曰○先言也 子股肱魯國社

稷之事子實制之唯子所利何必卞○利猶

罪而子征之子之隸也又何謁焉○謁告也 子治

歸致祿而不出○致祿也歸祿 曰使子欺君謂子

能也○將叛也祿實能也 能而欺其君敢享其祿

春秋五傳卷三十一 襄公 十九

而立其朝乎○也 穀梁喜之也○穀曰遠之辭

穀梁喜之也 致君者殆其往危而

喜其反此致君之意義也

庚午衛侯衍卒○衍無傳四同盟

左傳附錄 葬廬王○不葬魯 鄭上卿有事子展使

印綬往伯有曰弱不可○印以年 子展曰與其莫

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詩小

不堅固也啓處也言王事無不 東西南北誰敢

寧處○言我固事晉 楚乃所以晉

王事無曠向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

言言其

開弑吳子餘祭言言其

左傳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閼使守舟吳子餘

祭觀舟閼以刀殺之言以刀明

公羊閼者何門人也人號刑人也以刑為閼古

刑人則易為謂之閼

刑人非其人也以刑人為閼非其君子

春秋五傳卷三十九年

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刑人不

之出入卒為所殺故以為戒不言其君者公家

不畜士庶不友放之遠地欲去聽所之故不繫

國不繫國故

穀梁開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閼不得齊子

人不稱其君閼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

不近刑人知藏存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

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

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閼弑吳子餘祭仇之也

然仇餘祭

胡傳穀梁子曰閼門者寺人也不稱名姓閼不

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閼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

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

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

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閼弑吳子餘祭仇之也

左氏以為伐越獲俘焉以為閼使守舟吳子觀

舟閼以刀弑之亦邇怨之失也

左傳附錄鄭子展卒子皮即位子皮代父於是

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

春秋五傳卷三十九年

粟戶一鍾在喪故以父命也六斛是以得鄭國

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為上卿宋司城子罕

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民亦望宋亦饑請於

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

書施而不德○施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

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

其皆得國乎得掌國政○民之歸也施而不德

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升降時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

孫臣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歲公作齊

設有人邾人杜公孫投伯石也三十年伯石死乃舍為邾人蓋以攝卿行○邾居諸及何書者杞成王者後

左傳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治其地六月知

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

大叔與伯石往大叔不書不親事○子大叔見

大叔文子文子簡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

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

夏肆是屏周宗諸姬也夏肆杜預徐也屏城也肆以二反其棄諸姬

春秋五傳卷三十二哀公二十九年三十二

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

同即具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詩小

謂言王者和協近親則昏姻歸附也晉不鄰矣其誰云之云猶

之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齊相禮高止

也司徒準定也知伯荀息也女齊司賁出司馬

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是也司

術修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

及速及將以其力斃斃而專則人實斃之

將及矣為此秋高止出奔燕昭二十年華定出奔陳

穀梁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

足以滿城以自守也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諸侯

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諸侯微弱政

胡傳晉平公杞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

古之建國立家者必親九族然有父族而後及

母族有母族而後及妻族此葛藟之詩所為次

也晉主夏盟令行中國平公不能修文襄悼公

之業尊獎王室恤宗周之闕而夏肆是屏輕棄

春秋五傳卷三十二哀公二十九年三十三

諸姬可謂知本乎平王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

于母家周人怨思焉揚之水所以降為國風不

得列于雅也城杞之役亦不待貶絕而可以見

矣屏音丙

晉侯使士鞅來聘

左傳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謝魯為公享之展

莊叔執幣公將以射者三耦二人為耦公臣不

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為一耦公臣公

四召伯仲顏莊叔為一耦鄆鼓父黨叔為一耦

大之聲表東海者其大公平大公平東海之表式
 國未可量也將復興為之歌曲第十五周
 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
 此之謂夏聲夫能以則太天之至也其周之舊
 乎秦本在西戎新羅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
 故曰周之舊升若反去上初之歌規
 年晉獻公滅之曰美哉風風乎大而婉險而
 春秋五傳卷三十三二十九年二十六
 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也
 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
 遠也思遠情發於聲思思思思非令德之
 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詩第十二曰國無主其能久
 乎思故曰國無主自郇以下無譏焉詩第十
 十四言詩第十二國歌不為之歌小雅小
 小正亦樂曰美哉思而不貳思武武之心然而
 不言有其周德之衰乎也猶有先王之遺

民焉謂有殷王餘為之歌大雅大雅文王之
 曰廣哉熙熙乎熙熙曲而有直體其文
 王之德乎但歌其美者不皆歌愛雅為之歌頌
 功告於神明曰至矣哉言道直而不倨倨傲
 曲而不屈屈過而不偪偪遠而不
 攜攜遷而不淫淫復而不厭厭哀而
 不怨怨樂而不荒荒用而不賁賁廣而不
 宣宣施而不費費之施始或反取而不食食
 處而不底底行而不流流五聲和
 春秋五傳卷三十三二十九年二十七
 宮商角徵羽八風平謂之八風節有度守有序
 八音克諧節有度也盛德之所同也有
 之所見舞象象削南籥者籥見舞大
 武武曰美哉猶有憾美哉美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
 武者武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
 渡者渡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望
 人之難也始代見舞大夏者大夏曰美哉勤而
 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道勤也見舞韶韶
 音音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幬

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

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奏用四代之樂

子知其終也季札賢明才博在吳雖已滅見此

樂政之文然木間中國雅樂故請作周樂欲聽

其聲然後發以參助政知其典衰也周泰詩

謂之舞樂則曰五音八風平聲論所以參

政也舞樂知其樂其出勝也通嗣君也

祭則立

故遂聘于齊說與平仲謂之曰子速納已與政

納歸之公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

將有所歸木獲所歸難未吹也

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

春秋五傳卷三十一襄公二十九年 二十八

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綈帶子

產獻紆衣焉大帶也吳地黃綈鄭地黃紆故各

○綈古老謂子產曰鄭之執政後難將至矣政

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伯有

適衛諒遠瑗瑗子魯反史狗史朝之史鮒

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木

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戚孫文聞鐘聲焉

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子也夫

子獲罪於君以在此孫文子懼猶不足而又何

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言至危君又

在殯而可以樂乎未塋遂去之不止文子聞

之終身不聽琴瑟聞義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

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言晉國之政

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

夫皆富政將在家富必厚施故政在吾子好直

必思自免於難

公羊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據向

公羊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據聘不足賢而使賢

春秋五傳卷三十一襄公二十九年 二十九

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謝也餘祭也夷昧也

與季子同母者四與并也并季子弱而才兄弟

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謂曰今若是進而與

季子國進起也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

弟弟兄迭為君迭替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

諸為君者皆輕死為勇飲食必祝祝因祭祀也

食萊羹瓜祭是曰天苟有吳國猶曰天誠欲有

尚速有悔於子身尚猶努力速疾也悔咎子故

謂也死餘祭也立故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

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備

者長庶也即之緣兄弟相繼而即位所以不書

至而君之爾不為讓國者傳闕廬曰先君之所

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故也將從先

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

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焉得為君乎於是使專

諸刺僚闕廬謂之長子光專諸應宰僚者而致

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是

春秋五傳卷三十一襄公二十九年三十一

吾與爾為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

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兄弟相殺者謂闕廬為季

去之延陵闕廬吳下邑禮公子無終身不

入吳國不入吳朝既不忍討故君子以其不受

為義以其不殺為仁故大其能去以其不以貪

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其本不以季

子為臣則宜有君者也方以季子賢許使有相

者何與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

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故降字季子者所賢也

易為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

必使子也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字

故不足以致父子之親厚君臣之義季子讓在

讓故復曰聘起其事

殺梁夷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

身賢賢也使賢亦賢也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

其名成尊於上也春秋賢

胡伯札者吳之公子何以不稱公子貶也辭國

春秋五傳卷三十一襄公二十九年三十一

而生亂者札之為也故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

焉按吳子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

次曰夷昧札其季子也壽夢賢季札欲立以為

嗣札辭不可然後立諸樊諸樊既除喪則致國

於季子又辭而去之諸樊乃舍其子而立弟約

以次傳必及季子故諸樊卒而餘祭立餘祭卒

而夷昧立夷昧卒則季子宜受命以安社稷成

父兄之志矣乃徇匹夫之介節辭位以逃夷昧

之子僚僚既立諸樊之子光曰先君所以不與

春秋五傳

卷三十一

襄公

三十九年

三十二

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爾將從先君之命歟則季子宜有國也如不從先君之命則我宜立僚焉得為君於是使耶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曰季子辭國以生亂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焉或謂子貢問於孔子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子貢以先聖賢夷齊知其惡衛輒之爭而不為也季子辭位獨不為賢而突貶乎曰叔齊之德不越伯夷孤竹春秋五傳卷三十一襄公三十九年三十二舍長而立幼私意也諸樊兄弟父子無及季札之賢者其父兄所為眷眷而欲立札公心也以其私意故夷齊讓國為得仁而先聖之所賢以其公心故季子辭位為生亂而春秋之所貶奇比而同之過矣或曰世衰道微暴行交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季子於是焉而辭位則將使聞其風者貪夫廉爭夫讓而篡殺奪攘之禍損矣其於名教豈不有補何貶之深也曰春秋達節而不守者也昔太伯奔吳而不

春秋五傳

卷三十二

襄公

三十九年

三十三

反季歷嗣位而不辭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亦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彼王僚無季歷之賢武王之聖而季子為太伯之讓豈至德乎使爭弑禍興覆師喪國其誰階之也若季子之辭位守節立名全身自牧則可矣繫諸聖王之道則過矣中庸曰道之不明不行也我知之矣季子所謂賢且知過而不得其中者也使由於季歷武王之義其肯附于滅之節而不受乎惜其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爾此仲尼所以因春秋五傳卷三十二襄公三十九年三十三其辭國生亂而貶之也或曰吳子使札與楚子使椒秦伯使術一例爾吳楚蠻夷之國秦介戎狄之間其禮未同於中夏故使人之來皆略之而札何以獨為貶乎曰春秋多變例聖筆有特書荆楚無大夫而屈完書族王朝下士以人通而子突書字諸侯公子以名著而季友書字弟之無列者不登其姓名而叔胗書氏皆賢而特書者也季札讓國天下賢之若仲尼亦賢而相必依此例或以字或以氏或以公子特書之

矣今乃略以名紀比於楚樹秦衛之流無異稱焉是知仲尼不以其讓國為賢而貶之也噫世之君子盛稱季札之賢於讓國之際以為禮之大節不可亂也公子喜時春秋猶賢其後世於季札則何獨貶之深也曰仲尼於季子望之深矣責之備矣惟與天地同德而達乎時中然後能與於此非聖人莫能修之豈不信夫

音直去聲 上聲去聲

秋七月葬衛獻公

春秋五傳

卷三十一

哀公二十九年

三十四

齊高止出奔北燕

北燕音歷○北燕始見經

左傳秋九月齊公孫薑公孫窴放其大夫高止

於北燕子尼適于燕放者若乙未出書曰出

奔罪高止也實放書奔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

專故難及之

穀梁其曰北燕從史文也南燕姓在鄭衛之

北史曰北燕據時然故不咬傳言解時

冬仲孫羯如晉

左傳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范叔士猷也此年夏來聘

左傳附錄為高氏之難故高豎以盧叛豎子○豎

反千僞十月庚寅閭丘嬰帥師圍盧高豎曰有使

高氏有後請致邑遠邑齊人立敬仲之曾孫繻

微仲高侯○鄭良敬仲也良猶十一月乙卯高

豎致盧而出奔齊晉人城緜而寘旃晉人善○

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黑子辭曰楚鄭方惡而

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人○女世為行

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

之子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

春秋五傳

卷三十二

哀公二十九年

三十五

鄭大夫盟於伯有氏禪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

言不能久也禪諶鄭大夫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

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

紓紓解也○慶力作反長丁然明曰政將焉往

禪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子產○馬

舉不踰等則位班也子產位班擇善

而舉則世隆也世所天又除之魯伯有魄魯其

為子產舉除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

矣

景王三十年景平十五年齊景公二十九年

國文七宋平三十三

春王正月楚子使選罷來聘罷公作頗何月老公

聘故喜錄之記聘則時此聘月之何也泰日桓

卒然則善有所明皆須王以正之書王必上祭

于春下統于月此書王以治泰殺武父之罪爾

非以錄選罷之聘

選罷于委反下音皮

左傳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選罷來聘通嗣

君也即位穆叔問王子之為政何如王于對

春秋五傳卷三十三哀公

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于

戾焉與知政音士皆及與固問焉不告穆叔告

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湯將與焉助之匿

其情矣

左傳附錄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

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

知所成駟氏有也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

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倘有侈而復復也

方反子哲好人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

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為此年秋良○二月癸

未晉悼夫人食與人之城杞者與衆也城杞在

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于食以無子息

受享有與疑年使之年將有所與見其年老

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

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所

正月謂夏正月也三分六甲吏走問諸朝皆不

之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卻成子于承匡之歲

也在文十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

春秋五傳卷三十三哀公

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

子七十三年矣叔孫僑如叔孫豹皆取長

曰亥有二首六身史趙晉大史亥字二畫在

二如身是其日數也下亥上二畫士文伯曰然

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之伯士趙孟問其

縣大夫則其屬也屬趙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

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用

也使君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尤

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

後主示服之官以爲絳縣師縣師掌地城辨

而廢其輿尉以役孤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詔

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始也論滿也有趙

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伯瑕士有史超師

嬖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帥保其君其朝多

君子其庸可始乎勉事之而後可傳言晉所以

且明也○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爭故君

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也鄭伯微弱不能制其

春秋五傳卷三十三十年三十八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何不日者深爲中國

故不忍言其日○般音班

左傳蔡景侯爲犬子般娶于楚通焉犬子弑景

侯終子產言有子嗣

穀梁其不日子奪父政是謂夷之此之夷狄故

楚世子商臣弑其父傳曰日之卒所以謹也

般弑不日而日夷之何也徐乾曰凡中國君正

卒皆書日以錄之夷狄卒皆不日以略之所

以別中國與夷狄秋秋卒例日不以秋與夷狄

也至于卒而不日者乃所以略之與夷狄同例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公穀伯姬出無宋字

日者爲伯姬卒日○思息利反

左傳或叫于宋大廟呼火故反曰諸謚出出

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姆女師○君子

謂宋其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待人婦義事也

直也伯姬時年六十五

穀梁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

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

春秋五傳卷三十三十年三十九

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宵

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

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

姬也

胡傳穀梁子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

卒也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乎曰

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

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

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

賢伯姬也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而武
以為其姬女而不婦非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
女德不貞婦道不明能全其節守死不回見於
春秋者宋伯姬耳聖人冠以夫謚書於春秋曰
葬宋共姬以著其賢行勵天下以婦道也

去聲

天王殺其弟佖夫

公作年大補弟以惡王殘骨
肉何王若得專殺者惡夫見

親也米三年不去王若方惡不思暴而殺弟不
與子行也不從血攝君者來重也言殺意快以
失子行錄設但殺弟不能者是也
不為諱者年夫有罪○行下孟反

春秋五傳

卷三十

襄公 四十

左傳

初王儻季卒

儻季周靈王弟其子括將見

王而歎

括弟見靈
王入朝而歎彈公子愆期為靈王御土

過諸廷

愆期行過王
廷○單音善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

此夫

欲有此朝
廷之權人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感而

願太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

子何知及靈王崩儻括欲立王子佖夫

佖夫靈王
子景靈

王弟○

早報反 佖夫弗知戊子儻括圍為逐成愆

為邑大夫○

成愆奔平時○時音止五月癸巳

尹言多劉毅弔蔑甘過鎬成殺佖夫

五子周
大夫括

瑕廆奔晉

瑕廆不背賤也
○廖力彫反書曰天王殺其弟佖

夫罪在王也

佖夫不知故經書
在宋災下從是

殺梁傳曰諸侯目不首惡況於天子乎君無忍

親之義天子諸侯所親者唯長子母弟耳天王

殺其弟佖夫甚之也

○長丁
丈反

王子瑕奔晉

王子者惡天子重失親親
上子者惡天子重失親親

左傳附錄六月鄭子產如陳泣盟歸復命告大

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

○不可與結好
○好呼報反聚禾粟

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

春秋五傳

卷三十

襄公 四十

後犬子卑大夫敖政冬門

政不由一人○杜
直吏反敖亦作傲以

介於大國

介間
也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

陳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共姬上殺無宋字杜
共姬從夫謚也叔弓

叔老之子卿共葬事
禮遇厚三月而葬連

左傳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

傷伯姬之遇
災故使卿共

葬

公羊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

宋災伯姬卒焉

下也
其稱謚何賢也

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
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謂有事不見
傳母不下堂禮后夫人必有傳母所以輔正其
大夫妻行衛其身也選老大夫為傳選老
為傳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
穀梁外夫人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吾女也卒
災故隱而葬之也

鄭良霄山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莊者酒

名罪之不言復

左傳鄭伯有者酒為宿室宿室地室而夜飲

春秋五傳卷三十襄公三十年 聖三

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伯有為公

馬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壑谷皆自朝布路

而罷布路既而朝伯有朝則又將使子皙如楚

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

有奔雍梁雍梁鄭地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

夫聚謀于皮曰仲虺之志仲虺湯左相云亂者

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

生罕子皮駟子皙豐公孫伯有汰侈故不免三家

同出而伯有孫特人謂子產就直助強特謂子

子產曰豈為我徒徒黨也言不國之禍難誰

知所做或主疆直難乃不生言能疆直則可

則伯有方爭姑成吾所欲以無所附若為辛

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

行不與於國謀子皮止之衆曰

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

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子石

皆受盟于子皙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

宮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師之梁伯有聞

春秋五傳卷三十襄公三十年 聖三

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

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濱入墓門鄭

因馬師謂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馬師謂

子產駟氏伯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

兄弟思等故伯有死於羊肆羊肆子產襚之枕

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

而葬諸斗城斗城鄭地名子駟氏欲攻子產子

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

為有禮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禮禍復

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驕帶追之及酸漿與子

上盟用兩珪質于河子信也驕帶也流珪於河使

公孫睪入盟大夫已已復歸游吉歸也書曰

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既出位絕

夫於子矯之卒也子矯公孫驕卒在將葬公孫

憊與神寵晨會事會葬過伯有氏其門上生

莠子羽曰其莠猶在子羽公孫憊以莠喻伯有伯有傳知其不能久

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且降婁奎婁也周

春秋五傳卷三十 襄公 四四

妻中而天明神寵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指降婁

而一終歲不及此大也已不及及其亡也歲在

姬訾之只姬訾姬室東壁二十八歲星淫在

玄枵二年玄枵今三十九年在姬訾星歲星停

子須反音茲其明年乃及降婁侯展從伯有

與之皆死侯展鄭大夫羽頡出奔晉為任大夫羽頡

馬師頡任晉縣令雞澤之會在三年鄭樂成奔

楚遂適晉羽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

鄭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宋盟約子皮以公

孫鉅為馬師鉅子罕之子代羽頡

穀梁不言大夫惡之也惡焉

胡傳按左氏良霄汰侈嗜酒諸大夫皆惡之而

與公孫黑爭黑因其醉伐之良霄奔許自許襲

鄭以伐公門弗勝死于牟肆不言復入者其位

未絕也若朱魚石晉樂盈去國三年其稱復入

位已絕矣不言叛者將以滅國非直叛也若華

刻之入南里宋展之入蕭其苦叛者皆據土背

君以自保未有滅國之誅也不言殺其大夫者

非其大夫矣討賊之詞也

春秋五傳卷三十 襄公 四五

冬十月葬蔡景公

公羊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辭也君子為中國

月者執父比死原穀梁不日卒而月葬不葬者也卒而葬之不忍

使父失民於子也鄭嗣曰夫葬者臣子之事也

則景公有失於民有民則葬歸於子若不葬

葬則雖亦失民故曰不忍使父失民於子

左傳附錄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蔣掩而取其室

蔣掩二十五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無字善人

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

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偏佐而王之四體也。
左股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
反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傳昭十三年楚執靈王。
去起呂反艾魚廢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
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事者此言宋災

故以惡宋人不克已自責而

左傳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

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觀宋向戌衛北

春秋五傳卷三十襄公三十年昭大

宮佗佗北宮括之子鄭罕虎虎子及小邾之大夫

會于澶淵。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

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

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龍名皆棄。不信之不可

也如是。龍謂族也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

也。詩大雅言文王所以能上接天下接人助順帝者唯以信又曰。淑慎爾止

無載爾偽。不信之謂也。述詩也言當著慎書曰

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傳云既而

釋諸侯大夫之不書也。又云宋災故尤之。所以釋向戌之并貶也。成爲正卿。深致火災。燒殺其

夫人未聞克己之意。而以求財。不書魯大夫諱。
合諸侯故與不歸財者同文之也。向戌既以災求財。諸大夫皆而不歸。客主皆貶。君子以尊尊之義也。君親有隱。故累

公羊宋災故者何。諸侯會于澶淵。凡為宋災故

也會未有言其所為者。此言所為何錄伯姬也。

重錄伯姬之賢諸侯相聚。聚數也。相而更宋之

所喪。更復也。如今俗名解浣衣復之為更曰死

者不可復生。爾財復矣。復者如故。皆諸侯共償

春秋五傳卷三十襄公三十年昭七

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擄善也。卿不得憂諸侯也

皆雖各諸侯使之恩實從卿發故貶起其事明

大夫之義得憂內不得憂外所以抑臣道也宋

憂內并貶者非救

穀梁會不言其所為。其曰宋災故何也。不言災

故則無以見其善也。其曰人何也。救災以眾何

救焉。更宋之所喪財也。傳其所喪財故雖不及

于僞反更音庚喪澶淵之會。中國不侵伐夷狄

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

桓建之力也。

春秋五傳

卷三十

襄公三十年

罕八

胡傳春秋大法。君弑而賊不討。則不書葬。況世子之於君父乎。蔡景公何以獨書葬。遍刺天下之諸侯也。葬送之禮。在春秋時。視人情之疎密而爲之者也。有嘗同盟卒而不赴者。有雖同姓赴而不會者。則以哀死而致禭爲輕。弔生而歸賻爲重必矣。今蔡世子般弑其君。藏於諸侯之策。而往會其葬。是恩義情禮之篤於世子般。不以爲賊而討之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中國之所以貴於夷狄。以其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耳。

春秋五傳

卷三十

襄公三十年

罕九

其所爲者。此獨言其所爲何。遍刺天下之大夫也。大夫以智帥人者也。智者無不知。當務之爲急。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蔡世子般弑其君。天下之大變。人理所不容也。則會其葬而不討。宋國有災。小事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更宋之所喪而歸其財。則可謂知移乎。陳恒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者。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之三子告。不可。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叔孫豹晉趙武而下。皆諸侯上卿。執國之政者也。三綱國政之本。至於淪絕無父與君。是禽獸也。禽獸逼人。雖得天下弗能一朝處矣。昔者伯禹過門而不入。放龍蛇也。周公坐而俟旦。驅猛獸也。今世子弑君。三綱淪絕。禽獸逼人。則與之同羣而不恤。有國者不戒於火。自亡其財。苟其來告。弔之可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駐于澶淵。而謀更其所喪。尚爲知類也乎。夫蔡之亂。其猶人身

有心腹之疾而宋之災譬諸桐梓與雞犬也謀
宋災而不恤蔡之亂奚啻於養桐梓求雞犬不
顧其身有腹心危疾而不知療者哉以為未之
察也可謂不智苟察此而不謀則亦不仁矣是
故諸國之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又特
言會之所為以垂戒後世其欲人之自別於禽
獸之害也可謂深切著明矣或曰夫穆叔趙孟
向成子皮皆諸侯之良也而所謀若是何也世
衰道微邪說交作以利害誅國家而不知本於
春秋五傳卷三十 襄公 五十年 五十

仁義也久矣是以至此極孔子所為懼春秋所
以作乎
左傳附錄鄭子皮授子產政伯有死子皮知政以子產賢故讓之
辭曰國小而偪偪近族大寵多不可為也治也
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
言在治政小能事大國乃寬恤故也子產為政有事
伯石賂與之邑伯石公孫段有事欲使之子大叔曰國皆其
國也奚獨賂焉言鄭大夫共愛鄭子產曰無欲國事何為獨賂之
實難言人不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

我有成其在人乎言成猶在我非在他也○要一遠反何愛於邑
邑將焉往言猶在國子大叔曰若四國何恐四國所笑于
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言略以邑四國何尤
焉鄭書有之鄭國史書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先和
而後國家安始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成也既伯石懼
而歸邑卒與之卒終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
為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請大史更命已復命之又辭
如是三乃受策入拜于產是以惡其為人也其
息息情友使次已位畏其作亂子產使都鄙有

春秋五傳卷三十 襄公 五十年 五十一
章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有分部○分快運反上下有服公卿大夫
田有封洫封疆也廬井有伍廬舍也九夫為大井使五家相保大
人之忠儉者謂卿大夫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斂之
因其有罪而斂路謂大夫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田疆
卷春反曰唯君用鮮鮮野衆給而已衆臣祭以子
張怒子張退而徵役召兵欲子產奔晉于皮止
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于產請其田里請於公
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田里所從政
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褚畜也從政

儉朝不及父。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

子孫不得
忘於魯

寢宮非正也。寢宮別宮名非寢宮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世不書葬未成君范襄公太子

左傳立胡女敬歸之子于野。敬歸襄公妾國次子

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敬歸之子于野。敬歸襄公妾國次子。季氏卒。敬歸之子于野。敬歸襄公妾國次子。

敬歸之姊齊歸之子公子禚。齊歸襄公妾國次子。敬歸之子于野。敬歸襄公妾國次子。

叔不欲曰犬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叔不欲曰犬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

子則年鈞擇賢義鈞則上。子則年鈞擇賢義鈞則上。

非適嗣何必娣之子。非適嗣何必娣之子。

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

春秋五傳卷三十襄公三十一年 五十四

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

不聽卒立之此及葬三易衰衰往如故衰。不聽卒立之此及葬三易衰衰往如故衰。

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綏梁子卒日正也。

胡傳子般子赤弑而書卒子野過毀亦書卒何

以別乎曰閔公內無所承不書即位則子般之

弑可知下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上書公子遂叔

孫得臣如齊弑之卒也隱而不日則子亦之弑

可知與子野異矣子野有命立昭公故穆叔雖不欲而不能止也。

已亥仲孫羯卒

左傳已亥孟孝伯卒。終世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諸侯會葬非禮何此書者與叔服同義。諸侯始親來。

左傳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情而多涕。情不敬

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

已甚兆於死所矣。有死能無從乎。滕子卒傳。

春秋五傳卷三十襄公三十一年 五十五

癸酉葬我君襄公

左傳癸酉葬襄公

左傳附錄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

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

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

寇盜充斥。充滿斥見言其多。壞音怪。下皆同斥見賢通及下同。無若諸

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

也。館舍高其閤閤曰閤閤獲耕反衛門謂之閤。

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無令客使憂寇今吾子

所當得百千之月名之其陳其物以待賓
公不留意而亦無發事賓得速去憂樂同之事

則民安定莫猶定也其外六少辭之稱益寡二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不稱弑者主名君無道也何莒子去疾及展立莒子廢之展因國人攻莒子殺之去疾奔齊稱人以弑者莒無大夫密州為君惡民所賤故稱國以秋之

左傳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與犁比莒子密州之號○比音毗

去起既立展與世子以為又廢之犁比公虐國人

患之十一月展與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

展與立去疾奔齊齊出也母齊也展與吳出也明為

年奔書曰莒人弑其君贊朱鉏實朱鉏密州之

言罪之在也今在鉏也傳始例申明君臣書秋

春秋五傳卷三十一 襄公三十一年 至八

胡傳經以傳為按傳有乖繆則信經而棄傳可也若密州之事是矣左氏稱莒子生去疾及展與既立展與又廢之莒子虐國人患焉展與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信斯言則子弑其父也而春秋有不書乎故趙國謂其文當曰展與因國人之攻莒子弑之乃立而後來傳寫誤為以字爾左氏傳通諸史敘事尤詳能令後人得見本末因以求意經文可知而門弟子轉相傳

受日月既久浸失本真如書晉趙盾許世子止等事詳考傳之所載以求經之大義可也而傳不可疑如莒人弑其君密州獨依經之所言以證傳之謬誤可也而傳不可信盡以為可疑而廢傳則無以知其事之本末盡以為可信而任傳則經之弘意大旨或泥而不通矣要在學者詳考而精擇之可也

左傳附錄吳子使伯馮弭聘于晉伯馮弭臣之

適吳為行人通路也通吳晉之路趙文子問焉曰延

春秋五傳卷三十一 襄公三十一年 至九

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延州來季子也成七年

聞戕戴吳在二十九年戴吳祭側界反天似啟之何如對

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啟季子也若天所啟

其在今嗣君乎嗣君謂夷末甚德而度德不失民歸民

度不失事審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啟也

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

也雖有國不立言其三兄雖欲傳國與之終不肯立○十二月北

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文子北宮佗宋之盟

故也晉楚之從邲印段廷勞于蔡蔡如聘禮

而以勞辭。用聘禮而用郊勞之辭。○過五禾反。延于况反。勞力報反。崇芳尼反。

子入聘。報印反。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

客。逆文反。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

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

以濯。詩大雅。濯以水濯。手○數所主反。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

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此以上子產之從政也。

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

文。其貌美其才秀。○斷丁亂反。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知所

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

春秋五傳卷三十 襄公三十一年 六十

善為辭令。神誥能謀。謀於野則獲。得所謀也。謀於邑

則否。此才性之蔽。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

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神誥乘。以適

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

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

文子所謂有禮也。傳跡子產行事以明此。○鄭

人游于鄉校。鄉之學校。○校戶考。以論執政。其

得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患人於中。子產

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

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

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為忠善則怨謗息。

止。然猶防川。防川。○懼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

救也。不如小決使道。道。○通也。不如吾聞而藥

之也。○然。明曰。茂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

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

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

子產不仁。吾不信也。仲尼以二十二年生於○

春秋五傳卷三十 襄公三十一年 六十一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為邑。大夫。子產曰。少未知可否。

尹何曰。願。吾愛之。不吾叛也。尹何。子產曰。不可。人之

而學焉。夫亦愈知治也。夫何。子產曰。不可。人之

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以政。與之。猶未

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多。子之愛人。傷

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

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

製焉。製。○反。厭。於。下。同。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

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言官邑之重多於美

錦 倘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

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也

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

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

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

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

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

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

春秋五傳 卷三十 三十一 年 六二

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

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

子產是以能為鄭國乃子皮之力 ○衛侯在

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問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

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

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

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

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

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

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

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

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

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

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詩邶風棣棣富而閑也選數也言君臣上

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

友攸攝攝以威儀也詩大雅攸攝也言朋友之道必

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

春秋五傳 卷三十 三十一 年 六三

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

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大雅又言文王

唯在則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

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

臣文王問崇德而伐之三句不降退而後伐之因重而降蠻夷帥服可

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

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

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

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

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同聲音洛
又音岳

秋五傳卷三十
襄公三十一年
李西

春秋四家五傳平文卷三十一

仁和張岐然秀初手輯

錢塘吳漢翔舉遠參閱

昭公一 公名稠 襄公妾齊歸之子夫人孟子

外八年九月二十日即位位二十五年孫齊在

周景王四年魯昭公二十二年景王崩王猛立是

子朝昭王二十六年敬王入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

鄭簡公二十五年魯昭公十二年簡公卒子

定公立昭二十八年定公卒獻公發立

春秋五傳卷三十一 昭公元

宋平公三十五年魯昭公十年平公卒子元公

平公立昭二十五年晉趙武為政魯昭公十年平公卒子昭公夷立

魯昭公十六年晉昭公十年平公卒子昭公夷立

衛襄公三年魯昭公七年

襄公卒子靈公元立

蔡靈公二年魯昭公十一年楚殺蔡靈公滅蔡昭

十年平公卒太子朱立昭二十三年悼公卒弟昭公

公弟悼公東國立昭二十三年悼公卒弟昭公

曹武公十四年魯昭公十四年武公卒子平公昭

立昭十八年平公卒子悼公卒立昭二十七年

三十六年建鄭故四年辛夷昧三年

里則之矣。多君則放立勢也。力寡力不待死
令者卽也。示不得。不寧惟是。又使四蒙其先君

春秋五傳

卷三十一

元年

四

於女氏之廟故以爲欺先君將不得爲寡君
考命而黜退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
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持大國而無罪將恃大國
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
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
不行是懼言已一所有則諸侯懲恨以不然故
邑館人之屬也言人守其收愛豐氏之祧
○視他伯卿知其有備也請垂囊而入垂囊示
○聲言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於號
春秋五傳卷三十一元年
地 尋宋之盟也宋盟在襄公二十七年初午謂趙文子曰宋
之盟楚人得志於晉得志謂先戰午初今令尹
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恐楚
志 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駕猶
表音忠 况不信之尤者乎尤甚楚重得志於晉
晉之耻也子相晉國以爲盟主於今七年矣襄公二十五年
十五年始爲政以存言 再合諸侯襄公二十五年
故云七年○重直川反 平秦亂襄公二十六年
六年會 三合大夫襄公二十七年及今會號也
盟 齊狄寧東夏襄公二十八年齊平秦亂襄公二十六年

春秋五傳

卷三十一

元年

五

城淳于襄公二十九年城杞 師徒不頓國家不
罷民無謗議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
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耻午也是懼吾子其不
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受午然宋之盟子
水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
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僭不非所害也
武將信以爲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穰是穀
○穰也雖有饑饉必有豐年言耕創
○德音標裝音我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不以水
○早息必獲豐年之收○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
信也詩大雅僭不能爲人則者不爲人下矣吾
不能是難楚不爲患楚令尹圖請用牲讀舊書
加于牲上而已舊書宋之盟晉楚恐晉先欺故
○所以不書盟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
設服離衛設君服二人執戈陳叔孫穆子曰楚
公子美矣君哉美服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
○禮國君行有二 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
○公于國在會特緝蒲爲王殿屋屏蔽以自殊楚
異言既造王宮而居之雖服君服無所怪也

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謂諸大夫議之故言假以

飾令尹過鄭行人抑曰假不反矣言將送伯州犂曰

子姑憂子哲之欲背誕也義三十年鄭子哲殺伯有背命放鄭將為

國難言子自憂此無為子羽曰當璧猶在假憂令尹不反戈一昔音佩

而不反子其無憂乎子羽行人抑當璧謂衆疾在昭十三年言棄疾有

當璧之命聞雖脫國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猶將有難不無憂也

國子國弱也二子謂王子問及伯州犂固此冬便其位不能自終州犂亦為國所殺故言可

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言以憂生事事成而

樂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齊子齊先

春秋五傳卷三十一 元年 昭公 六

知無所損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難無所損害

知共而已其禍福○共音恭晉樂王黼曰小

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小旻詩小雅其卒章義

畏也不敬小人亦危殆王黼從斯退食子羽謂

子皮曰叔孫絞而婉反謂之美故曰婉宋左師

簡而禮無所憾否故曰簡其事樂王黼字而敬

字愛也不犯回子與子家持之公孫歸生持之

言無所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

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

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

憂必及之犬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選音洛

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問憂言以知物共是

之謂矣招殺大夫國弱齊當身各無患

國語說之會昭侯之大夫時宋之楚公子圍二

人執戈先焉楚公子圍恭王之庶子壹王熊虔

前導蔡公孫歸生與鄭罕虎見叔孫穆子歸生

師子朝之子子家也罕虎鄭大夫子平之穆子

曰楚公子甚美不大大夫矣美謂服也抑君也

春秋五傳卷三十一 元年 昭公 七

鄭子皮曰有執戈之前吾惑之惑疑也蔡子家曰

楚大國也公子圍其令尹也有執戈之前不亦

可乎穆子曰不然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黃通

訓猶教也虎賁掌先後王而趨令則守諸侯有

王問在國則守宮門所以習武教也諸侯有

旅賁禦災害也禁禁也旅賁掌執戈盾夾車而

也大夫有貳車備承事也貳副也承奉士有

陪乘告奔走也陪猶重也奔走使令也今大夫而設諸侯

之服有其心矣有慕國若無其心而敢設服以

見諸侯之大夫乎將不入矣若不見討必為篡

夫服心之文也。言心所好如龜焉灼其中必文

於外若楚公子不為君必死不合諸侯矣。不復

大夫以會公子圍及殺州敖而代之。之邦放楚康王

諸侯也之千卿謂之邦放

公羊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據八年

為殺世子偃師曰陳侯

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

名氏以殺何。難八年言將自是弑君也。其

欲弑君故令與弑君而立者今將兩詞易為與

春秋五傳卷三十一 昭公八年

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然則曷為不

於其弑焉貶。據未以親者弑然後其罪惡甚春

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

招殺偃師是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

見罪惡也。招稱公子及楚人討今招之罪已重

矣曷為復貶乎此。據棄疾不豫貶著招之有罪

也何著乎招之有罪。據棄疾言楚之託乎討招

以滅陳也。楚託討招以滅陳意也所以起之

故陳敗於此明楚先以

胡傳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諸侯之尊

弟兄不得以屬通曰公子者其本當稱者也曰

弟者因事而特稱之也所以然者諸侯非始封

之君則臣諸父昆弟族人不得以屬戚君也會

于號尋宋之盟而經何以不書在宋之盟楚人

先歆若曰狎主諸侯則懼晉之先也故圖請讀

舊書加于性上而晉人許之觀其事雖若楚重

得志晉少懦矣然春秋不貴脩盟晉人以信為

本故每書必先趙武

春秋五傳卷三十一 昭公八年

三月取郕。公作運不稱將帥將帥少書取言

左傳季武子伐莒取郕。兵未加莒而郕服

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尋弭兵而魯伐

莒濱齊盟。請戮其使會欲戮之樂桓子

相趙文子。桓子樂王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

使請帶焉。難指求貨故以帶弗與梁其翬曰貨

以藩身子何愛焉。難叔孫家臣叔孫曰諸侯之

食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言不獲其使

必伐其國

是禍之也。何衛之爲人之有牆以蔽惡也。喻已爲國

簡如牆牆之隙壤誰之咎也。答在衛而惡之吾

又甚焉。罪甚雖怨季孫魯國何罪。怨季孫叔出

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季孫守國叔孫出使

無所然則也。斯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

之。曰。帶其褊矣。言帶褊盡故裂趙孟聞之曰。臨

患不忘國忠也。謂言思難不越官信也。謂言

李處國忘死貞也。謂不以謀主三者

義也。三者忠有是四者又可戮乎。并義乃請諸

春秋五傳卷三十一 昭公 十

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執事謂畏威而

敬命矣。謂不敢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

之羣吏處不辟汚。汚勞出不逃難。不荷其何患

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

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安靖

則衆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

會而赦有罪。不代又賞其賢。叔諸侯其誰不

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場之邑。一彼一

此。何常之有。言今衰世王伯之令也。言三王

今德引其封疆。引正也而樹之官。樹立也舉

之表旗。表旗以而著之制令。爲諸侯作制度法

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三苗

危夏有觀扈。觀扈今頃丘衛縣扈在始平縣

者夏有觀扈。書序曰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

觀音商有姚邳。邳縣二國商諸侯邳今下

二國晉麻姓書片曰。成王自無令王諸侯逐進

競也。狎土齊盟。其又可壹乎。謂無常故更恤

大舍小足以爲盟主。大謂篡弒又焉用之。焉用

春秋五傳卷三十一 昭公 十

事焉。反封疆之制。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辨

焉。治吳濮有熒。楚之執事。豈有顧盟。吳在東

今建寧郡南有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

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爲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

社稷。可無亢也。亢樂。與去煩宥善。莫不競

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

國語號之會。諸侯之大夫魯人食言。魯使叔孫

魯子如會尋宋之盟。欲以修好。弭兵。尋

盟未退。而魯伐莒。取鄆。是爲虛傷其言。楚令尹

圍。將以魯叔孫穆子爲戮。魯王之子樂王鮒求

貨焉。弗與。樂桓子也趙文子謂叔孫曰。夫楚奈

尹有欲於楚楚欲得也少懦於諸侯懦亦作慙弱也

諸侯之故求治之不求致也故事也必欲治之非但求致之

已其爲人也剛而尚寵尊寵好自若及必弗避也以

治我無所避也子盍逃之不幸必及於子對曰

豹也受命於君以從諸侯之盟爲社稷也若魯

有罪而受盟者逃曾必不免於討是吾出而危

之也若爲諸侯戮者曾誅盡矣必不加師請爲

戮也夫戮出於身實難自它及之何害何害苟

可以安君利國美惡一也美惡文子將請之於

春秋五傳卷三十一 昭公 十二

楚樂王鮒曰諸侯有盟未退而魯背之安用齊

盟齊一縱不能討又免其受盟者晉何以爲盟

主矣齊言無以復必殺叔孫豹文子曰有人不難

以死安利其國可無愛乎若皆卹國如是則大

不喪威而小不見陵矣若是道也果果必可以

教訓何敗國之有吾聞之曰善人在患弗救不

祥惡人在位弗去亦不祥必免叔孫固請於楚

而免之

國語號之會諸侯之大夫尋盟未退尋宋之季

武子伐莒取郕郕莒邑莒人告于會楚人將以叔

孫穆子爲戮楚人令尹聞也以魯晉樂王鮒求

貨於穆子樂王鮒晉大夫曰吾爲子請於楚穆子

不予梁其經謂穆子曰有貨以衛身也出貨而

可以免子何愛焉梁其經穆子穆子曰非汝所

知也承君命以會大事大事而國有罪我以貨

私免是我會吾私也苟如是則又可以出貨而

成私欲乎誠復有如此事者則當復以私貨求

可以免吾其若諸侯之事何夫必將或循之

春秋五傳卷三十一 昭公 十三

曰諸侯之卿有然者故也必將有循效我者言

私免則我求安身而爲諸侯法矣貨免君子是

以患作患作患所作不作而不乘將或導之

也是昭其不衷也余非愛貨惡不衷也欲殺身

不欲求生且罪非我之由由武爲戮何害何害

楚人乃赦之穆子歸武子勞之日中不出日中

日中也穆子不出見之其人曰可以出矣其人

盟伐莒故不出見之其人曰可以出矣子家

穆子曰吾不難爲戮養吾棟也武子正卿

棟言已爲戮曾誅夫棟折而樓崩吾懼壓焉壓

也言季氏亡則叔孫氏亦必亡故曰雖死於外而庇宗於內可也也庇覆今既免大耻而不忍小忿可以為能乎乃出見之

公羊運者何內之邑也其言取之何指自魯不聽也不聽者報也不言報者為內誨故書取以與外取邑同罪故書

胡傳按左氏季孫宿伐莒取郕莒人訴於會楚告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潰齊盟請戮其使有欲求貨於叔孫豹而為之請者豹弗與曰諸

春秋五傳卷三十一 昭公 十四

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術之為雖怨季孫魯國何罪趙孟聞之請於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避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乃免叔孫其不曰伐莒取郕者乘莒亂而取邑故不悉書為內誨也

左傳附錄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大明詩章言文王明明照於下故能赫赫盛於上令尹意在首章故特稱首章以自光大○去起呂反

趙孟賦小宛之二章小宛詩小雅二章取其各敬爾儀天命不又言天命

一去不可復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問將能成否對曰王弱令尹疆其可哉言可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疆以充弱而安

之疆不義也安於勝君是不義而疆其斃必速

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疆不義也詩小雅褒姒周幽王后幽王惑而行之不義遂至滅亡言雖赫赫令尹赫盛疆不義足以滅之○滅如字詩作威令尹為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懦弱也○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也滋益民弗堪也將何以終

春秋五傳卷三十一 昭公 十五

夫以疆取取不義而克必以為道為道

以淫虐弗可久已矣為十三年楚秋靈王傳○夏四月趙

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會罷鄭伯兼享之子

皮成趙孟禮終趙孟賦瓠葉受所成禮畢而賦詩瓠葉

詩小雅義取古人不以微薄廢禮雖瓠葉葉宛首猶與賓客享之○瓠戶故反子皮遂

戒穆叔且告之告以趙孟穆叔曰趙孟欲一獻

瓠葉詩義取薄物而一獻其從之子皮曰敢乎言不敢

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夫人趙孟

及享具五獻之遶豆於幕下劉聘之制大趙孟

辭趙孟自以今非聘鄭故辭五獻私於子產語曰武請於冢

矣家宰子皮請乃用一獻趙孟為客禮終乃宴

卿會公侯享宴皆折俎楊叔賦鵲巢鵲巢詩召

不體薦○折之設反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芣

集而鵲巢之喻晉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芣

若有國趙孟治之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芣

亦詩召南義取芣采薄物可以曰小國為芣大

趙公侯享其富不求其厚也曰小國為芣大

國省猶而用之其何實非命穆叔言小國微薄

愛用之而不棄則何敢不子皮賦野有死麇之

從命猶愛也○省所景反子皮賦野有死麇之

卒章野有死麇詩召南卒章曰舒而脫脫兮無

感我悅兮今無使也脫脫兮徐脫兮無

義取君子徐以禮來無使我失節而使狗驚吠

趙孟以義撫諸侯無以非禮相加陵○脫吐

外反悅趙孟賦常棣常棣詩小雅取其凡今之

弟鏡反趙孟賦常棣人莫如兄弟言欲親兄弟

春秋五傳卷三十一昭公元年 六

春秋五傳卷三十一昭公元年 七

國語附錄趙文子為室斷其椽而斲之斲盧紅

也張老夕焉而見之兄匠人不謂而歸謂告文

子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

去速對曰天子之室斷其椽而斲之加密石焉

密石以也先粗諸侯斲之無密大夫斲之不斲

斲之加以密低諸侯斲之無密大夫斲之不斲

士首之斲其首也備其物義也物備得宜從其等禮

也從等卑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

由禹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勸勉孟使

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

謀久何其長也言欲苟免目前劉子歸以謂王

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也八十曰耄耄則

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

人朝不謀久言其自比於賤人棄神人矣神主

不恤民故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

神人皆去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

復見明年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

不從又何何以年為此冬趙

春秋五傳卷三十一昭公元年 七

國語附錄趙文子為室斷其椽而斲之斲盧紅

也張老夕焉而見之兄匠人不謂而歸謂告文

子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

去速對曰天子之室斷其椽而斲之加密石焉

密石以也先粗諸侯斲之無密大夫斲之不斲

斲之加以密低諸侯斲之無密大夫斲之不斲

仁者之為也其善者不仁者之為也

國語附錄趙文子與叔向游於九京京營為原

曰死者若可作也也吾誰與歸叔向曰其陽

子乎陽子文子曰夫陽子行廉直於晉國不免

其身廉直而無謀其知不足稱也叔向曰其

勇犯乎文子曰勇犯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

稱也謂與晉文避難至將反國無輔佐安其隨

武子乎武子納諫不忘其師言聞之言身不失

其友身有善行事君不援而進進也不阿而退

春秋五傳卷三十一 昭公 十六

言不隨君必欲

左傳附錄叔孫歸歸曾天御季孫以勞之且

及日中不出使已幾被殺曾天謂曾阜曾阜叔

曰且及日中吾知罪矣曾以相忍為國也忍其

外不忍其內焉用之欲受楚戮是忍其外日阜

曰數月於外言叔孫勞役在外一旦於是庸何

傷賈而欲贏而惡歸乎言曾如商賈求贏利者

音古惡鳥路反下同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

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楹性也以喻

屋有柱○鄭徐吾犯之妹美犯鄭公孫楚聘

之矣楚公孫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禽屬也納

也強其犯懼告于產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

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千請使女擇焉皆許之

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布陳幣子子南戎服

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

矣抑子南夫也言丈夫大夫婦嬖所謂順也

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繫甲以見于南欲殺之

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衡擊之以戈

春秋五傳卷三十一 昭公 十九

子皙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

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于產曰直鈞幼賤

有罪罪在楚也先聘子南直也子南用戈子皙

歸罪於楚○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

五女皆奸之奸犯也女畏君之威聽其政尊

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在

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好國之紀不聽政也奸

之紀謂傷人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

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忌畏兵其從兄

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于南子產谷於大叔。○大叔游楚之兄子。從兄才用反。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亢，敵也。○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蔡，放也。○難乃旦反。蔡叔上素葛反，下如字。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年鄭殺公孫黑。傳○夫音扶。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鍼，解弟。秦伯作其廉反。

春秋五傳卷三十一 昭公 二十

左傳：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后子，秦桓公母弟鍼也。其權寵如兩君。○弗去懼選，選數也。○恐景公數所主反。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罪，失也。后子享晉侯，侯造舟于河，○造舟，造梁通秦晉之舟也。○道，道七報反。十里舍車，○舍，一乘也。八自雍及絳，○雍，絳相去千里。用車，歸取之。酬幣，○幣，九獻之儀。始禮自齊，其終事八反。里以入，乘車各以次載幣相授而還，不徑至故言入反，千里用車八百乘，其二百乘以自隨，故言千以成禮，欲盡敬於所赴。○司馬侯問焉曰：子之

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言已坐車多故出。女叔齊以告公。

叔齊曰：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今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

吾子其曷歸？○問何時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

孟曰：亡乎？對曰：何爲？一世無道，國未艾也。○艾，絕也。○艾魚反。國於天地有與立焉。○言欲補助之者多。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

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贊佐鮮不五稔。○鮮，少也。○少尚當歷五年多則不膏。趙孟視蔭曰：

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蔭，日景也。趙孟意衰以日景自喻，故言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蔭曰：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惕日，○翫，愒也。○惕，懼也。○皆食也。其與幾何？

言不能久。與年並反。

國語：秦后子來奔。○后子，景公之弟鍼來奔。趙文子見之，問曰：秦君道乎？○問，有對曰：不識。故曰：不識。文子曰：

公子辱於敝邑，必避不道也。對曰：有焉。○道，事也。不文

公子辱於敝邑，必避不道也。對曰：有焉。○道，事也。不文

子曰猶可以久乎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
餘孰言國無道而年穀和孰鮮不五稔鮮少也
少不至五文子視曰朝夕不相及誰能俟五
年而亡文子出后子謂其徒曰趙孟將死矣夫君
子寬惠以恤後猶恐不濟今趙孟相晉國以主
諸侯之盟思長世之德歷遠年之數猶懼不終
其集今忼日而湫歲忼五喚切湫口易怠偷甚
矣偷苟非死速之必有大咎逮及也大咎冬趙
文子卒

春秋五傳卷三十一

元公

三十一

公羊秦無大夫此何以書仕諸晉也為仕之
為仕諸晉以國地足有千乘之國十井為一乘
里凡千乘伯四百九十乘子男二百而不能再
五十乘時秦伐自廣人故曰千乘而不能容
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弟賢當任用之不
之他國與逐之無與故云爾

義梁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
之也親而奔之惡也略反

胡傳接左氏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
母去懼選鍼遂出奔書此見人君寵愛其

子不差以禮是禍之也鍼之適晉其車千乘司
馬侯問曰子之車盡於此乎對曰此謂多矣若
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叔齊曰秦公子必歸能知
其過必有令圖今圖天所贊也後五年秦伯卒
后子歸書曰弟者罪秦伯也夫后子出奔其父
禍之而罪秦伯何也春秋以均愛望人父以能
友責人兄父母有愛妾猶沒身敬之不衰况兄
弟乎兄弟翁而後父母順矣故不曰公子而特
稱秦伯之弟云

春秋五傳卷三十一

元公

三十一

左傳附錄鄭為游楚亂故游楚六月丁巳鄭伯
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
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闔門之外實薰隧闔門
門薰隧門外道名實之者為明年公孫黑強與
子產數子皆罪稱薰隧盟起本自欲同於六卿
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故曰七子
其父反與羊茹反子產弗討子產強討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同盟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公穀作大原杜大鹵大
又音秦原晉陽縣大鹵如字

左傳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師大

崇卒也崇聚將戰魏舒曰彼徒我專所遇

又阨地險不便車以什共車必克更增十人

卒去車為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魏舒先自毀

陳行戶郎反陳直五乘為三伍乘車者車三

人今咬去車更以五人為伍胡吳之嬖人不肯

即卒斬以徇魏舒斬之徇吳為五陳以相離

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

春秋五傳卷三十一元公二四

皆臨時處置之以誘之翟人笑之笑其失常未陳而

薄之犬敗之傳言荀吳

公羊此大鹵也曷為謂之大原據讀言地物從

中國以中國形名言之所邑人名從主人邑人

夷狄所名也不若地物有形原者何上平曰原

各可得正故從夷狄辭言之原者何上平曰原

下平曰曠分別之者地勢各有所生原宜粟曠

習音曠

名從主人襄五年

胡傳大鹵太原也按六月宣王北伐之詩其詞

曰薄伐玁狁至於大原而詩人美之者謂不窮

追遠討及封境而止也然則太原在禹服之內

而狄人來侵攘斥宜矣其過在毀車崇卒以詐

誘狄人而敗之非王者之師耳使後世車戰法

亡崇尚步卒爭以變詐相高日趨苟簡皆此等

啟之矣書敗狄譏之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人○去起呂反

左傳莒展與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

春秋五傳卷三十一元公二五

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齊雖納去疾莒人先召

疾奔齊在襄三十一

胡傳天下國家定于一吳楚僭號經不書葬土

無二王也以忽繫之鄭則突不稱國以小自繫

之齊則糾不書于國無二君也展與乃莒子而

去疾曷為又以國氏乎程子曰去疾假齊之力

以入莒討展與之罪正也其以國氏與去疾之

討有罪也此莒之公子曷為不稱公子自謂先

公之子可以有國不疑遂立乎其位而無所稟

也其書入者難詞也

莒展與出奔吳

展下公殺無與字何狀君賊未會諸侯故不稱何主書去疾者重

莒也莒無大夫書展者起與去疾爭蔡當國出莒言自齊者當坐有力也皆不氏者當國也不從莒無大夫去氏者皆役意故

左傳展與奔吳

吳外

既立乎其位而不能討賊則是與聞乎故也斯

不可以有國矣不可以有國則易為以國氏程

氏曰罪諸侯之與其立也號之會展與無列何

春秋五傳卷三十一

以見諸侯之與其立乎莒雖以亂未能預會然

訴魯取邾而在會者若執叔孫則知諸侯之與

其立矣亦以國氏惡崇亂也

叔弓帥師疆邾田

正其封疆

左傳叔弓帥師疆邾田因莒亂也

此春取邾今

於是莒務娶晉胡及公子滅明以大厖與常儀

靡奔齊

邑○務奇謀一音無晉音茂

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

侯是棄人

曰無競惟人善矣

公羊疆運田者何與莒為竟也

正竟也與莒為竟也

中與莒為竟則曷為帥師而往使代畏莒也

有賦臣亂子而與師與之正

莒與莒之為言猶竟也

為之竟界

左傳附錄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僂如晉聘且

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

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

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

春秋五傳卷三十一

不相能也

于戈以相征討

伯于商丘主辰

為商星

主參

其季世曰唐叔虞

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

取唐君

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

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叔虞封唐是爲晉侯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金天氏帝少皞裔遠也玄冥水官昧爲水官之長臺駘能業其官業昧宣汾洮宣洮通也汾洮二水名非也障大澤障之障之以處大原大原晉陽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帝顓頊沈姒蓀黃實守其祀四國之後今晉主汾而滅之矣滅四國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昭公春秋五傳卷三十一元年三

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祭之有水旱之災則祭以祈福祥祭音詠祭音詠子晉反祭音詠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星辰之神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言實沈參神倘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聽政晝以訪問問夕以修令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宣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湫底也底也露也立○壅於勇反湫于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也

明也百廢今無乃壹之同四則生疾矣僞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內官其生不殖殖長矣則相生疾同姓之相與先美矣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賢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道此二者古之所慎也四時取同姓二者古人所男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同姓人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已治也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據異姓去同姓又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春秋五傳卷三十一元年三

出行人相送之遠叔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皙對曰其與幾何言將取不久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爲明年鄭殺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蠱惑非鬼非食感以喪志感女色而失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良臣下匡救君過故公將死而不爲天所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五聲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

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此謂先王之樂得中聲

退升又於是有煩手淫聲悖理心耳乃忘平和

君子弗聽也謂邪僻之聲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

如之謂事皆如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

心也謂心之節天有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也降生五

味謂金木水火土味發為五色謂青黃赤白黑

色謂青黃赤白黑徵為五聲謂宮商角徵羽

徵謂宮商角徵羽生六疾謂風雨晦明也

春秋五傳卷三十一元公

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

為五節六氣之化分而序之過則為苗陰淫

寒疾寒過則陽淫熱疾熱過則風淫末疾末四

風為雨淫腹疾風淫則風淫末疾末四

則心明淫心疾明淫則女陽物而晦時

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道常在夜故言晦時

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

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

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

臣樂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苗禍興而無改焉

行以教誨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

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

云主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

於蠱殺之飛亦為蠱殺久積則變為在周易女

惑男風落山謂之蠱三三女為風民為少男為

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贈賄

國語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視之辭名出曰

疾不可為也為治是謂遠男而近女遠師傳近

惑以生蠱惑於女以非鬼非食惑以喪志鬼神

亦非飲食生於良臣不生天命不佑臣謂趙孟

不生將若君不死必失諸侯趙文子聞之曰武

從二三子二三子以佐君為諸侯盟主於今八

年矣內無苛惡諸侯不二惡惡也子胡曰良臣

不生天命不佑對曰自今之謂從今和聞之曰

直不輔曲明不規闡言文子不能以明直規輔

直不輔曲明不規闡言文子不能以明直規輔

直不輔曲明不規闡言文子不能以明直規輔

榷木不生危榷餘損切榷木松栢不生埋榷埋

下通也以喻文大木危高險也吾子不能諫諍使至於生疾又

不自退而寵其政寵榮八年之謂多矣亡為何

以能久文子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其止

謂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官猶文子曰子稱

盡何實生之對曰盡之應殺之飛實生之言盡

惡害於嘉殺殺為之物莫伏於盡莫嘉於殺殺

與盡伏而章明者也殺氣起則盡伏殺殺不切

故食穀者盡選男德以象穀明擇有德者而食

春秋五傳卷三十一昭公三年三十一

聰明而有宵靜女德以伏盡言夜當安女之有

去已盡害之病言盡德者以禮自節以

害殺猶女害男也今君一之夜也是不

穀而食盡也女也是不昭殺明而血盡也血器

而受之為盡作器夫文蟲血為盡吾是以云文字文子

曰君其幾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

過十年諸侯服則過是晉之殃也過十年不

是歲趙文子卒諸侯叛晉叛晉十年平公薨年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康公殺作卷音權臣

九倫反

左傳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犂犂

黑肱王子圍之弟子也犂犂城今河南陽縣南陽縣屬

襄城犂今河南陽縣三邑本犂地○犂尺州

鄭音夾鄭人憚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

試君而先除二子也二子謂黑肱伯州犂禍不及鄭何患

焉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

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

八問王疾繼而弑之繼殺也孫卿曰以冠纓絞

春秋五傳卷三十一昭公三年三十一

子右尹子干出奔晉子干王宮廐尹子皙出奔

鄭因築城殺大宰伯州犂于郊葬王于郊謂之

郊教郊教楚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

問赴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

為長伍舉更赴辭使從禮此告終稱嗣不子干

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食祿同

反皆百人之餼百人一卒也其祿趙文子曰秦

公子富秦富強秋祿叔向曰底祿以德底

也○底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

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噓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

不侮鰥詩大雅侮鰥寡，不畏噓也。夫音扶。禦秦楚匹也。使后子與

子千齒以年齒為辭曰：誠懼選楚公子不獲，是

以皆來亦唯命不獲不得自安言俱奔事有且

臣與焉無乃不可乎。史佚有言曰：非端何忌謙以自別。楚

靈王即伯即伯名熊皮。鄭游吉如楚，葬邲放，且聘立

君歸謂子產曰：其行器矣行器會備。楚王汰侈而自

春秋五傳卷三十一 昭公 三年

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

未能也為四年會中傳。國語：秦后子來仕仕於晉，其車千乘從車。楚公

子來仕其車五乘也。晉昭元年楚公子闔袞。千乘晉叔向為太傅，實賦祿，轉宣子問二公子

之祿焉宣子韓起也代。對曰：大國之卿，二旅之

田公之孤四命五百人。上大夫一卒之田上大夫

命百人為田五百頃。夫二公子者，上大夫也，皆一卒可

也。宣子曰：秦公子富若之何其鉤之也？對曰：夫

爵以建事事職，祿以食爵也。禮也。德以賦之功，唐

以稱之也。稱也。若何其以富賦祿也？夫絳之富商

蕭蕭不健，以過於朝其後小使木樁也。唯其

功庸不稱言無功庸雖富不得服也，而能金玉

其車文錯其服文文織錯錯也言富商之則

能行諸侯之順順足則。且

秦楚匹也，若之何其回於富也回曲也？乃均其祿

明傳按左氏楚令尹圍將聘于鄭，未出竟聞王

春秋五傳卷三十一 昭公 三年

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繼而弑之，使赴於諸侯，應

為後之詞曰：共王之子圍為長，初圍之未動於

惡入預夏盟，緝蒲為宮，設服離衛，中國大夫莫

不知其有無君之心矣。雖以疾赴，易為承偽，藏

在諸侯之策乎？當是時，仲尼已生，將志於學，乃

所見之世，非祖之所建聞也。又為為因之而不

革乎？曰：此春秋之所以為春秋，非聖人莫能修

之者也。聖則書薨卒，則書卒，弑則書弑，葬則書

葬，各紀其實，載於簡策，國史掌之。此史官之所

春秋五傳

卷三十一

昭公元年

三六

同而凡為史者皆可及也。或薨或不薨或卒或不卒。或弑或不弑。或葬或不葬。筆削因革。裁自聖心。以達王事。此仲尼之所獨而游夏亦不能與焉者也。然則鄭救實弑而書卒。何歟。令尹圉弑君以立中國。力所不加而莫能致討。而亦已矣。至大合諸侯于申。與會者凡十有三國。其臣舉六王二公之事。其君用齊桓召陵之禮。而宋向戌鄭子產皆諸侯之良也。而皆有獻焉。不亦傷乎。若革其偽赴而正。以弑君將恐天下後世以篡弑之賊。非獨不必致討。又可從之以主會盟而無惡矣。聖人至此。憫之甚懼之甚。憫之甚者。憫中國之衰微而不能振也。懼之甚者。懼人欲之橫流而不能遏也。是故察微顯權輕重。而略其篡弑以扶中國。制人欲存厥理。其義微矣。楚公子比出奔晉。

左傳附錄

十二月

晉侯

趙盾

趙盾

南陽將

會孟子餘

在晉之南陽

趙盾

趙盾

趙盾

甲辰

朔孟于溫

孟氏

孟氏

孟氏

孟氏

甲辰

前傳言十月庚戌卒。十二月七日終。鄭伯如晉。弔及雍乃復。弔趙氏蓋趙氏辭之而還。傳言大景王二年。平十八。齊景公八年。衛侯十四。陳哀二十。九紀文十五年。平三十六。齊景公三十七。楚靈王元年。吳夷昧四。秦晉侯使韓起來聘。

左傳

二年

秦晉侯使韓宣子來聘

公即位

且告為

政而來見禮也

書於大史氏

見易象與魯春秋

曰周禮盡在魯

矣

春秋五傳

卷三十一

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易象春秋。周禮盡在魯矣。春秋五傳。卷三十一。昭公元年。三六。周公之制。當此時。儒道廢。諸國多闕。唯魯備。故宣子適魯而說之。以王于况反說音悅。公享之。季武子賦。縣之卒章。縣詩。大雅卒章。義取。縣縣致興盛。以晉侯比。韓子賦。肉弓。雅取其兄。文王以韓子比。四輔。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兄弟之國。宜相親。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彌。縫猶補合也。武子賦。節之卒章。節詩。小雅。卒章。取式詭爾。心以畜萬邦。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譽其好也。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肉弓。封厚也。

遂賦甘棠甘棠詩召南召伯息於甘棠之下詩人思之而愛其樹武子欲封殖嘉樹

如甘棠以宣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

子遂如齊納幣聘少姜見子雅子雅召子旗

之子雅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

九見賢通見子尾子尾見彌彌之子宣子謂

之如子旗亦不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

子君子也韓起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年齊

樂施高強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

淇澳淇澳詩衛風美武公也言宣子賦木瓜

春秋五傳卷三十一 昭公 二年 三

左傳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須韓起之齊陳無

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

齊為立別號謂陳無宇非卿欲使齊以適夫

適丁執諸中都中都晉邑在西少姜為之詩曰

送從逆班也班列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

韓須公族大夫陳無宇上大夫言齊與晉改易

禮制使上大夫送送致此執辱之罪蓋少姜嫌

夏叔弓如晉莊叔弓叔老弓

左傳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此春韓宣晉侯使

郊勞聘禮賓至近郊君使卿勞之勞力報反辭曰寡君使弓來繼

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

微達也女敢辱郊使請辭辭郊勞使所更反致館辭

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

得通君命則敢辱大館敢不叔向曰子叔子知

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

宗猶辭不忘國忠信也謂稱先國後已卑讓也

始稱敝邑之弘先國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

春秋五傳卷三十一 昭公 二年 三

德夫子近德矣詩大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不討遂以為卿故書之

左傳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

游氏大夫叔之族黑為游氏所傷疾作而不果

游楚所擊創驅氏與諸大夫欲殺之驅氏黑子

產在鄭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傳中繼反使吏

數之責數伯有之亂在襄三以大國之事而

未爾討也務共大國今不暇治爾有亂心無厭

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

二也謂爭徐吾犯之黨隨之盟女矯君位而罪

三也謂使大史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

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

子產曰人誰不死以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

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禱師市官○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

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

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衛道加木

春秋五傳卷三十一 昭公二年 四十一

焉謂其罪於木

胡傳按左氏鄭駟黑好在上攻艮霄而逐之

又與公孫楚爭室又將作亂去游氏代其位傷

疾作而不果子產使吏數之曰爾有亂心無厭

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兄弟爭室而罪

二也矯君之位而罪三也不速死大刑將至遂

縊而尸之黑則有罪而鄭人初畏其強不之討

也因其疾而幸勝之則亦云殆矣故稱國以殺

果乎上也好去聲公孫楚爭室事見左傳襄二

聲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晉如晉少

故退宿如晉致禘服也公實以秋行冬還乃

左傳晉山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

辭曰非伉儷也晉侯溺於所幸為山姜有夫人

侯故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致少美

公以未秋行始冬還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

彼何罪彼無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

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逆平於送是而

春秋五傳卷三十一 昭公二年 四十二

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為盟主頗不平○且少

姜有辭謂請無冬十月陳無宇歸晉侯之十一月

鄭印段如晉印少

公羊其言至河乃復何據公如晉次于乾侯而

乾侯不敢進也乃難辭也肯開晉欲執之不敢

若至河河水有難

穀梁恥如晉故著有疾也公凡四如晉季氏新

公懼不利於已故公托至河有疾而反以後恥

也十二年傳曰季氏不使遂乎晉與此傳互文

以見義然則十三年二十一年如晉與此義同

二十三年經曰至河有疾乃復是微有疾而反

嫌與上四如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
晉同故明之
得入惡季孫宿也明晉之不見公季孫宿之所為惡焉路反

胡傳按左氏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
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
遂致服焉舉動人君之大節賢哲量之以行藏
其道姦邪窺之以作止其惡四鄰視之以厚薄
其情故有國者必謹於禮而後動此守身之本
保國之基也禮雖自卑而尊人亦不妄悅人以
自辱昭公既不能據經守正失禮而妄動又不

春秋五傳卷三十一 昭公 四十一

能從權適變無故而輕復終復失國出奔客死
他境蓋始諸此行矣或曰禮者明微正於未動
之前可也已至于河而見卻雖欲勿反將得已
乎曰以周公之胄千乘之國輕身以修鄰好乃
卻而不納夫何敢若曰敝邑褊小敬事大國惟
恐獲戾聞陳無宇見執於中都謂少姜之數於
守適信也用是不遑寧處跋履山川來修弔事
今若不獲進見剪為仇讐他國誰敢朝夕在廷
修事大之禮乎夫小國之去就從違聽大國之

令也若非伉儷齊人請陳無宇之罪何以令之
也苟有二命又何以為盟主如此晉人其將謝
過之不暇敢不納乎昭公習儀以亟而不明乎
禮其及也宜經書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
晉而昭公失國之因季氏逐君之漸晉人下比
之迹不待貶絕而皆見矣昭公習儀以亟

見左傳五年
年比去聲

春秋五傳卷三十一 昭公 四十一
左傳附錄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

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二子晉大夫梁丙曰甚
矣哉予之為此來也其共姜葬過禮子犬叔曰
將得已乎得止昔文襄之霸也晉文公其務不
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
不協而盟明王之制歲聘間朝君薨大夫弔卿
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先王之制諸侯之
文襄雖節之猶過於古足以昭禮命事謀闕
而已昭公以謀闕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

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不以其位卑而令禮

適夫人之喪弔送之禮已過文襄唯懼獲戾豈

敢憚煩少美有寵而死齊必繼室繼室復今茲

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

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心火

中寒暑乃退退以季夏皆中而暑此其極也能

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言將不能

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

子之後乎其無隱諱

春秋五傳卷三十一昭公三年四四

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原公作泉莊襄二十五年

左傳丁未滕子原卒同盟故書名同盟於襄之

盟之禮故

左傳附錄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復以女曰

寡君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

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得自來○質之不腆先

君之適謂少以備內官焜耀寡人之望則又無

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

顧齊國辱收寡人微福於大公子公微嬰也二

言收恤寡人則先君與之福照臨敝邑鎮撫其

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適夫人及遺姑姊妹餘

也若而人言如常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

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董正也振整也

之乃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

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綰經之中是

以未敢詰制夫人之服則葬訖君若有辱命惠

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

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賜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

春秋五傳卷三十一昭公三年四五

之唐叔晉既成昏許昏晏子受禮受賓享叔向

從之寡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問與晏子曰

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不知其他唯

氏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棄民齊舊四量豆區

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四豆為區

四區為釜釜六斗四升登成也釜十則鍾

斗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登加也加一

為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以家量貸而

以公量收之收厚而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

蜚蜚弗加於海。賈如山海不加貴。民參其六

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言公重賦。欽。公聚朽蠹

而三老束倭。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已上不見發過國之諸市。

屢賤踊貴。踊則足首僂言。則多。踊音勇。民人痛疾而或煥休

之。煥作痛念之聲。謂陳氏也。煥於喻反。休虛喻反。其愛之如父母而

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且柄虞

遂伯戲。四人皆舜後陳氏。戲許宜反。其相胡公大姬已在

齊矣。胡公四人之後周始封陳之祖大姬其妃也。言陳氏雖為人臣然將有國其先祖祖鬼

神已與胡公共。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

春秋五傳卷三十一 昭公三年

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言晉衰弱不能征討公

乘無人卒列無長。百人為卒言人皆非其庶民

罷散而宮室滋後。滋益也。道殣相望。殣死為殣。道

也而女富溢尤。女嬖靡。民間公命如逃寇讐。樂

卻胥原狐續慶伯降在阜隸。八姓晉舊臣之政

在家門。大失。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悖憂。悖

悖也。音伯。樂音洛。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言今讒鼎

之銘。銘名也。曰。昧旦不顯。後世猶怠。昧旦早起也。

與以務大顯。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

若何。問何以。免此難。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昭聞之公

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昭之宗十

一族。同祖為宗。昭許乙反。唯羊舌氏在而已。昭又無子。無

子公室無度。無法。度無反。幸而得死。言得死。豈其獲

祀。言必不。初景公欲更嬖子之宅。曰。子之宅近

市。湫隘鄙麀。不可以居。湫下隘小。鄙聲應土。請

更諸夾塏者。夾明塏。塏音軌。辭曰。君之先臣容焉。先

先人。臣不足以嗣之。於臣後矣。後音若。且小人

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政煩里旅。旅眾

春秋五傳卷三十一 昭公三年 四十七

為已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

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繁

也。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故

與叔向語而稱之。傳護晏子令不與張趯。同。張

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

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詩

雅如行也。祉福也。遄疾也。言君子行。其是之謂

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拜謝

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本壞里室以大晏

則使宅人反之。還其故室且諺曰：非宅是

卜。唯鄰是卜。卜長二三子先卜鄰矣。二三子違

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去僉即奢小人不犯不

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

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傳言齊晉之衰賢臣○

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

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策賜命曰：子豐有勞於

晉國。子豐段之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州縣公

女音。以昨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

春秋五傳卷三十一 昭公三年 四十八

子曰：禮，其人之急也。平伯石之汰也。汰，驕一為

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

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初，州縣樂豹之邑也。

豹樂盈族。盈，族及欒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

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州本屬溫二宣子曰：

自卻稱以別，三傳矣。卻稱晉大夫始交州自是

稱尺說反。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言縣邑

傳直專反。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

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為政，趙獲曰：

可以取州矣。獲趙文子之子。乃文子曰：退。

退。二子之言義也。宣子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

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徵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

患不知。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

故生韓氏。故猶舊也。豐氏至晉，伯石之獲州也。

韓宣子為之請之，為其復取之之故。後若還晉

之為七年。豐氏歸州。張本。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葬，卿共小國之葬禮。

春秋五傳卷三十一 昭公三年 四十九

左傳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為介。及

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忌，怒也。懿伯，叔弓之叔。

禮，椒為之辟。辟，音避。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

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惠伯子服椒也。事

左傳附錄晉韓起如齊逆女。為平公孫蠆為少

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更，嫁公

救濟反。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

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寵，謂子尾。○秋

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楚靈王新立敝邑之往則畏執

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

云交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也布陳宣子使叔

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君

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

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猶焉也猶延君實有心何辱

命焉至楚可有事告心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

猶在晉也張超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此年

小人非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處

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上卿非畏大

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孟張

庶幾如

秋小邾子來朝

左傳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不欲以諸侯禮待之

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

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睦謂逆羣好也其如

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

所福也季孫從之

八月大雩何先是公季孫宿此如晉

左傳八月大雩旱也

左傳附錄齊侯田於菑菑齊東苑盧蒲癸見泣

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慶封之黨

放之於竟種種短也自言髮老不能復公曰諾

吾告二子二子子尾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

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腰處我矣言

可九月子雅放盧蒲癸于北燕感其復

春秋五傳卷三十一昭公三年

冬大雨雹在邾災○雨于付反邾精學

北燕伯欵出奔齊在邾不書大夫逐之而言奔罪之

治大平貢小國詳錄

左傳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

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比相親比○去公

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欵出奔齊罪之也欵罪

重於蔡朱故舉中

胡傳接左氏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

其寵人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

曰北燕伯款出奔齊非之也君雖不君臣不可

以不臣燕伯欲去諸大夫不君矣而大夫相

與比以殺其外嬖是威脅其主而出之也與

率之以兵諫無異而獨罪燕伯何哉大夫國君

之陪貳以公心選之而不可私也以誠意委之

而不可疑也以隆禮待之而不可輕也以直道

馭之而不可辱也否則其陪貳以自危矣

晉厲公殺三卻立宵童而弑於麗氏漢隱帝殺

春秋五傳卷三十一昭公五年

楊史立郭允明而弑於趙村衛獻公蔑冢卿而

信其左右亦奔夷儀久而後復也故人主不尊

陪貳而與賤臣圖柄臣者事成則失身而見弑

事不成則失國而出奔此有國之大戒也春秋

凡見逐於臣者皆以自奔為文正其本之意也

而垂戒遠矣齊音育晉厲公殺三卻立宵童而

年衛獻公蔑冢卿而信其左右亦奔夷儀久而

而後復也事見左傳襄公十四年二十六年

左傳附錄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

吉日吉日詩小雅宣王田獵之詩既享子產乃

楚王欲與鄭伯共田欲賦之

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楚之雲夢跨江南

齊公孫僇卒僇子司馬僇見晏子齊大天曰又

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以其不

反息浪姜族弱矣而嬖將始昌陳氏二惠競

爽猶可孫也就強也爽明也又弱一个焉姜

其危哉其反

景王四年平二十齊景十衛襄六懿五鄭簡

七年平三十八齊武十七陳哀三十一杞文十

左傳附錄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

春秋五傳卷三十一昭公四年

俱田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前年楚子

扶又反與半茹反使柳舉如晉求諸侯二君

待之二君柳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

賜盟于宋宋盟在襄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

歲之不易不易言相難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

欲得諸侯使舉請開君若苟無四方之虞虞度

謀事補闕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欲借君之威

居開反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龍以致諸侯

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

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

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也。不可與

爭。君其許之。而脩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

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棄不以

吾又誰與。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殆

也。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

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

殆也。四嶽。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

殆也。四嶽。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

殆也。四嶽。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

殆也。四嶽。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

殆也。四嶽。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

殆也。四嶽。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

殆也。四嶽。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

殆也。四嶽。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

殆也。四嶽。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

殆也。四嶽。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

殆也。四嶽。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

殆也。四嶽。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

春秋五傳卷三十一 昭公四年 五古

也是不一姓。無德則滅。亡。冀之北土。燕代。

反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

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享神人。通

也。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

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

其守宇。於國則四。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

獲桓公。至今賴之。仲孫公孫無知。晉有里平之

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里克平鄭事在信。衛

邢無難。故亦喪之。二十五年。衛滅邢。故人之難。

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又

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

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

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言不

往。謙辭。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叔舉遂請

昏。時來快求。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

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

安於小。其大夫多求。莫臣其君在宋之盟

又曰。如一。晉楚皆不許。君將焉用之。宋盟。王曰

春秋五傳卷三十一 昭公四年 五古

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

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

曹邾宋邾。魯衛衛衛偏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

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言楚威力。王曰

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

逞。快也。求人。以與人。同欲盡濟。中傳

春王正月大雨雹。公穀作雪。莊當雪而雹。故以爲

左傳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禦

也中豐 魯大夫對曰聖人在上無電雖有不為災者

日在北陸而藏冰陸道也謂夏十二月日西陸

朝靄而出之謂夏三月日在昴畢蠡蠡出而其

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也必

取其氣使不為災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

喪祭於是乎用之言不獨其公其藏之也黑牡

秬黍以享司寒黑牡黑牲也秬黍也司寒主

於冰故祭其神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

桃弧棘矢所以除其出人也時食肉之祿冰

春秋五傳

卷三十一

昭公

四年

五

皆與焉食肉之祿謂在朝廷治其大夫命婦喪

浴用冰命婦大祭寒而藏之享司獻羔而啟之

祭謂二月春分獻羔公始用之公先用火出而畢

賦火星昏見東方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

受冰老致仕山人取之縣人傳之山人虞官勝

平與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水

風寒而以風出散用其藏之也周也其用

之也徧疾則冬無愆陽愆過也夏無伏陰伏陰

春無淒風淒寒秋無苦雨所患苦雷出

不震震無霜霜雹痛疾不降痛也民不夭札

短折為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不

藏深山窮谷之水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

歲失序雷風為害雷之為誰能禦之七月之

卒章藏冰之道也七月詩幽風卒章曰二之日

獻羔祭非謂二月春分後開冰室以薦宗廟

胡傳陰陽之氣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

散則為戾氣戾氣也陰陽臣侵君之

春秋五傳

卷三十一

昭公

四年

五

象當是時季孫宿襲位世卿將毀中軍專執兵

權以弱公室故數月之間再有大變申豐者季

氏之乎也不肯端言其事故暴揚於朝歸咎藏

冰之失夫山谷之冰藏之也周用之也徧亦古

者本末備舉變調之一事耳謂能使四時無愆

伏淒苦之變雷出不震無霜霜雹則亦誣矣意

者昭公遇災而懼以禮為國行其政令無失其

民之災也庶可禦也不然雖得藏冰之道合

於幽風七月之詩其將能乎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
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靈王始
合諸侯○沈
音審何不殊淮夷者楚子主會行致故君子不
殊其類所以順楚而痛中國○楚子專會諸侯
此始

左傳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食曹邾辭以難
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如子產言○鄭伯先
難乃旦反

待于申自楚先
至會地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

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
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啟

春秋五傳卷三十一 昭公四年 五十九

有鈞臺之享啟禹子河南陽翟縣南有
鈞臺陂蓋啟享諸侯於此商湯有

景毫之命河南鞏縣西南有湯
亭或言毫即偃師周武有孟津之

誓將伐
紂也成有岐陽之蒐成王之陽岐山在扶風美
山之陽岐山在扶風美

陽紂也北虜有鄧宮之朝鄧在始平鄠縣東有鄧
臺康王於是朝諸侯穆

有塗山之會穆王會諸侯於塗山
塗山在壽春東北齊桓有召陵

之師在位
四年晉文有踐土之盟在位二
十八年君其何用

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選
譯

所用○向戌亮反戌音恤王曰吾用齊桓桓之禮王使問禮

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

不薦聞言所聞謙
示所未行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其禮也
儀也朱

獻公此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

會公之禮六鄭伯爵故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其
禮同所從言之也○共音恭守手

又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

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規正
之過卒事不規王問

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左師
所獻六禮楚
皆未嘗行

弗見椒舉請辭焉請王辭
謝之王使往曰屬有宗祧

之事於武城言為宗廟田獵○屬章
王反適也祧他形反寡君將墜

春秋五傳卷三十一 昭公四年 五十九

幣焉敢謝後見規其後至故言將四諸侯會布
幣乃相見經并書宋大子逆知

此言在會前以墜許規反見賢通反徐子吳出也以爲貳焉故執

諸申言楚子以疑
罪執諸侯楚子示諸侯後自奢
修椒舉曰

夫六王二公之事六王故湯武成康穆
也二公齊桓晉文皆所以

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

有緡叛之仍緡皆
國名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東
夷國

周幽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大室
中祿皆所以

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

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

而懷諫懷很也。次音泰懷。不過十年左師曰。

然不十年後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惡及遠方。

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試其若傳。

胡傳申之會楚子為主而不殊淮夷是在會之

諸侯皆狄也其意也何楚處弑麇以立而求諸

侯於晉晉人許之中國從之執徐子囑朱方遷

賴於鄆城竟莫校畏其強盛則曰晉楚唯天所

相不可與爭滅陳不能救則曰陳亡而楚克有

之天道也滅蔡而又不能救則曰天將棄蔡以

春秋五傳卷三十一昭公四年 六

楚楚盈而降之罰也至使窮凶極惡歸潰於晉

梁身竄於棘里而縊於申亥人不致討而天自

討之是責命于天而以人事為無益而弗為也

而可乎弑君之賊在春秋時有臣子討之則衛

人殺州吁是也有四鄰討之則蔡人殺陳佗是

也臣子不能討之於內四鄰不能討之於外有

與之會以定其位則齊侯及魯宣公會于平州

是也有受其賂以免于討則晉侯及諸國會于

扈是也然至此極矣則未有不以為賊而又推

為盟主相與朝事之以聽順其所為而不敢忤

者也故申之會不殊淮夷者在會諸侯皆為

夷狄之行皆王法之所當斥而不使夏變於夷

之意也或曰晉叔向鄭子產宋向戌皆諸侯之

良也謀其國至變於夷而不校何哉聖人以天

自處賢者聽天所命春秋之法以人合天不任

於天以義立命不委於命而宇宙在其手者也

故楚麇書卒不革其偽赴於前諸侯會中與淮

夷累敗於後此以怨待人而責備賢者之意其

春秋五傳卷三十一昭公四年 全

垂訓之義大矣有之天道也事見左傳九年滅

蔡而又不能救則曰天將棄蔡以墜

楚人執徐子民告冠稱人以執以不道於其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

伐吳莊因申會以伐吳不言諸侯者鄭徐滕小邾

國之君傾眾悉力以伐殲敵內外之害重

左傳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太子鄭伯先

歸經所以更敘諸侯也時晉之屬國皆歸獨言

諸之見宋華費遂鄭大夫從從伐吳以答見

從才
用反

執齊慶封殺之

莊子欲行霸為
存計慶封故稱齊

左傳使相申固朱友

朱友與也齊慶封所封也
相申屈湯之子○相居勿

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

二十八年中日說 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
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

其肯從於戮乎

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
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

春秋五傳卷三十一

昭公四年 六十二

公羊此伐吳也其言執齊慶封何為齊誅也

齊其為齊誅奈何慶封走之吳以齊公二十八年
之吳不書者以絕干齊在魯不復為吳封之於

伐也去吳嫌齊邑也○去起呂反然則曷為不

言伐伐為國已不與諸侯專封也

伐吳意也稱
之罪何魯齊君而亂齊國也

通為齊誅意也稱
侯而執者伯討也

義兵

義兵

義兵

月者善
義兵

殺梁此入而殺其不言入何也慶封封乎吳鍾

離時殺慶封自于
鍾離實不入吳

其不言伐鍾離何也不與

吳封也慶封其以齊氏何也

子齊已絕
為齊討也

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弑

其君者乎

公虎○為于魯反
慶封曰子一息我

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弑其兄之了而代

之為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

然盛笑
慶封

弑其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為靈

春秋五傳卷三十一

昭公四年 六十二

王服也不與楚討也

傳例上稱人以殺大夫為
殺有罪今殺慶封經不稱

人故曰不以弑君之

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

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

孔子曰懷惡而後雖死

經 130—159

公孫子欲遷許於賴使闕章適與公子棄疾城
之而還為許城也韋龜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
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謂築城於外竟諸侯無與爭竟竟境王心不違民其居乎不得安也
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

殺梁遂繼事也

九月取郢北郢舊邑傳例曰克邑不

左傳九月取郢言易也苦亂若丘公立而不撫

郢都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直

春秋五傳卷三十一昭公四年 左四

公羊其言取之何言滅之也滅之則其言取

之何內大惡諱也國師上有滅文

左傳附錄鄭子產作丘賦丘十六井馬一

國人謗之謗毀也曰其父死

於路謂子國為已為蠶尾謂子產取賦毒害以

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寬鄭子產曰

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以用且吾聞為善者

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遷度不可改法度

也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

無愆吾不遷矣遷移也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渾罕

貪敗將若之何言不可姬在列者在列者蔡及曹

滕其先亡乎偏而無禮蔡偏楚曹鄭先衛亡偏

而無法偏言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

上之有子產○冬吳伐楚入棘櫟棘櫟

以報宋方之役宋方役在楚沈尹射奔命於夏

春秋五傳卷三十一昭公四年 左五

尹宜咎城鍾離宜咎本陳大夫襄二十邲啟疆

城巢然丹城州來然丹鄭穆公孫襄十東國

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彭生楚東國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左傳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成十六年

之故哭而送之婦人適齊娶於國氏國氏齊

生而丙仲王夢天壓已弗勝勝子夢也○歷

下傾而見人黑而上倏上倏行也○倏音升

而猊喙山象豬○猊音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

且而皆召其徒無之徒從者○且曰志之也○

及宜伯奔齊饋之宣伯餽如視子之見成

伯宜伯曰魯以先子之故伯先人將存吾宗必

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則有今日之願

女音汝○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內仲王夢

召之立為卿襄二年始見經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

春秋五傳卷三十一昭公四年季夫

問其姓問有子否○女生對曰余子長矣從奉

雉而從我矣襄二年豎牛五六召而見之則所

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僕使視

之遂使為賢賢小臣也傳言有寵長仇為政

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公孫明齊大夫子明歸

未逆國姜子明取之國姜孟仲母故怒其子長

而後使逆之仲王田於丘薊丘薊地名遂遇

疾焉醫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從已孟不肯叔孫為孟鑄曰爾未際除接也孟

夫則接見○饗大夫以落之以饗諸血既具

使醫牛請日謂舉人弗謁謁白出命之日

及賓至而鐘聲半日而有北婦人之客北婦人

公孫明怒將往半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

公孫明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

公孫明○強上晉觀古亂及公與之環環

使牛入示之示叔人不示出命佩之謂叔

孫見仲而何而何如何○兄叔孫曰何為推牛

曰不見既自見矣往見公公與之環而似之

春秋五傳卷三十一昭公四年季夫

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

見告之飢渴授之戈杜洩叔孫氏幸也牛不食

之○洩息列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求食

為去豎牛蓋杜洩力不能去豎牛曰夫子疾病

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寘置也个東西

弗進則置虛命徹寫器令空示若叔十二月癸

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絕牛立昭子而相之昭

昭之庶子叔孫昭也○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昭

賂叔仲昭子與南遺昭子叔仲帶也使惡杜洩

於季孫而去之情洩不與杜洩將以路葬且盡

卿禮叔孫車南道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

為用之且家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家卿

孫介次也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舍置也不

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于王在襄二十四年

王思舊勲而賜之路感其有禮以復命而致之

君自乘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

之吾子為司徒實書名謂季孫也書名定夫子

為司馬與工正書服謂叔孫也服車服孟孫為

春秋五傳卷三十一 昭公 六

司空以書勲勲功也今死而弗以是棄君命也書

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取服

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之云中軍

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豎叔孫以

春秋四家五傳平文卷三十二

仁和張岐然秀初手輯

錢塘吳漢翔舉遠參閱

昭公二

五年昭公二十一年齊景十一齊景十一魯襄七魯襄七齊景六

春王正月舍中軍襄十一年始立中

左傳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謂中軍

氏左師孟氏叔孫為軍名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

春秋五傳卷三十一 昭公 一

氏李孫不欲親其謀勅二家會諸初作中軍三

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家各有季氏盡征之無

入於叔孫氏臣其子弟歸公孟氏取六牛焉

復以子弟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簡

取二分之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人

盡屬三家三家以書使杜洩告于殯告叔孫曰

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

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闕詛諸五父之衢皆在襄

受其書而投之投也帥士而哭之痛叔孫叔仲

子謂季孫曰帶受命于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不以壽終為鮮西門非季孫命杜洩命使從魯朝正門○鮮音仙杜洩曰卿喪自朝俾禮也從牛存朝親之正路吾子為國政未收禮而又遷之也遷易羣臣懼死不敢自也自從既葬而行善杜洩仲至自齊而求季孫欲能辟禍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攻仲壬也魯城內有大庭氏之庭司於其上作庫○與音預處起居父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

春秋五傳

卷三十二

昭公

二

遺取叔孫氏邑昭子即位朝其家眾曰豎牛禍射食亦反叔孫氏使亂大從使從於亂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披析也謂以邑與南遺而子不罪○披音彼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反見賢通反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齊魯界上關○塞音悉代反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寧風齊地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幾不可能也不以立已為功勞據其所言善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覺直也言德行直初穆則四方順從之○任音王

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莊叔穆子父得臣也遇明夷三三上明夷之謙三三下坤上謙以示卜三三上明夷趙丘姓丘名曰是將行行出而歸為子祀奉祭以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自也日夷明傷日之數十甲至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日中當王食時當為王夜半為卑人定為卿黃昏為士日出為辟公膳其位○阜才日上其中日中盛明食日為二公旦日為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

春秋五傳

卷三十一

昭公

三

乎融明也離在坤下日在地中之象又變為謙謙道卑退故曰明而未融日明未融故曰其當旦故曰為子祀莊叔卿也小豹為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離為鳥鳥離變為鴻日光不足故當鳥鳥飛行故曰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於日為未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明夷初九得位有應君子象也在明傷之世居謙下之位故將辟難而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非食時故曰三日離火也艮山也離為火火焚山山敗離火焚山山敗故于人為言言為敗言為讒為離所焚故言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離變為艮故言見

燒故主人有言言純離為牛易離上離下離畜而見敗故必讒言

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離卦山則離勝

知名牛也登牛非牝牛故不言謙不足飛不翔謙道冲退故

故曰其為子後乎不遠翔故吾子亞卿也抑少

不終位不足以致終盡卦體蓋引而致之

公羊舍中軍者何復古也善復然則曷為不言

三卿據上言作三卿等問不言軍云五亦有中

三亦有中此乃解上作三卿者五亦有中三亦有中

春秋五傳卷三十一 四年

不知何中也今此據上作三卿不言中則三

難下中不言三也如師解言本益中故下言舍

中為其將復據下中難上不言中故解上以解

上下文以相起傳不足以解之者以上解下文

當同亦可知月者善錄之

穀梁黃復正也曾次國舊二軍襄十一年立三

胡傳按左氏舍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三軍三分

公室而各有其一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

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然則三軍

作舍皆自三家公不與焉公室益卑而魯國之

兵權悉歸于季氏矣兵權有國之司命三綱兵

政之本原書其作舍而公孫于齊楚于乾侯定

公無政必至之理也已則不臣三綱淪替南崩

飯陽虎專季斯囚而三桓之子孫微矣亦能免

平書曰舍中軍微詞以著其罪也與音預南崩

十二年陽虎專季斯囚事見左傳定公五年

楚殺其大夫屈申書名

左傳楚子以屈申為貳于吳乃殺之楚心以屈

生為莫敖建子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過鄭

春秋五傳卷三十二 五年

鄭伯勞子蕩于汜勞屈生于菟氏汜菟氏皆鄭

及勞功報反後皆同汜徐扶服反菟大胡反晉侯送女于邢丘子產

相鄭伯會晉侯于邢丘侯長敬其使

公如晉

左傳公如晉即位而自郊勞至于贈賄往有郊

于禮平對曰晉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

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

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

今政令在夫在大不能取也。有子家駒弗能用

也。難莊公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謂伐苦利

人之難。謂律年當亂而取師。不知其利。不自知

公室四分。民食于他。他謂三家也。言思莫在公

不圖其終。無為公謀終始。為國君難。將及身不

恤其所禮之木末。將于此乎在。在恤民。而屑屑

焉。習儀以亟。儀以習。言善于禮。不亦遠乎。君子

謂叔侯于是乎知禮。此風。亦失政叔。亦以

左傳附錄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知子

春秋五傳卷三十二昭公五年六

皮子大叔勞諸索氏。河南城。索氏。縣東有大

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

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慎吾

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

復。事若河。從而不失儀也。敬而不失威。道之

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禮成其好。度

之以二國。度晉楚之勢而行。雖汰侈。若我何及

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

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以吾韓起

為前足使以羊舌肸為司宮。加官。刑乙反。足以

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辭。趙盾曰。可

苟有其備。何故不可。耻匹夫不可以無備。況耻

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耻人。朝聘有珪。以

為享。煩有璋。享。饗也。煩。見也。既朝聘而享。兄也。

信。享煩有璋。臣為君使。執璋。類也。手反。見賢

通。反為小有。述職。諸侯適天。大有巡功。守日巡

功。設機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行禮。宴有。好貨

以貨為好。衣服車馬。食有陪。禁。熱食為陪。陪。加

春秋五傳卷三十二昭公五年七

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失

之道。城濮之役。在僖二。晉無楚備。以敗于邲。

於城濮。邲。皮必反。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

于邲。在成十六年。自邲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

以禮。重之以睦。和也。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

既獲姻親。又欲耻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言何

備。誰其重此。言怨。若有其人。耻之可也。謂有賢

晉則可。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

矣。求諸侯而潔至。廉。丘。閔友。求昏而薦女。薦。進

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耻之君其亦有借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歸范鞅知之也韓起之下皆三軍之將也成趙武之子吳荀偃之子行戶即反羊舌肸之下邢公起籍談女齊梁丙張幣輔蹯苗黃皇皆諸侯之選也言非凡人反徐古百反蹯力秋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襄韓無忌子也為公族大夫須起之門子年雖幼已任出使韓襄刑帶二人韓氏族叔禽叔叔子羽皆韓起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成縣賦羊舌四族皆春秋五傳卷三十二昭公五年八
韓家也虎兄弟四人○觀丁今反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五卿趙成以下八大夫叔向本羊舌輔韓須楊石石叔向子食志因其氏食采於楊韓氏七羊舌氏四而食音詞十家九縣韓氏七羊舌氏四而食音詞長轂七百長轂戎車也縣百乘○數古木反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計遺守國者尚有四千乘奮其武怒以報其大耻伯華謀之伯華叔向兄中行伯魏卻帥之伯中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失婚姻之親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餼以逞君心何不可之

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謝遠啓疆○厚為韓子禮王欲赦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向之多知○亦厚其禮韓起反鄭伯勞諸國放五報反亦厚其禮韓起反鄭伯勞諸國名辭不敢見禮也奉使君命未反○鄭罕虎如齊受于子尾氏自為逆也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謂接子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桓城陽平昌縣南有防亭如幕縣東北有茲亭
春秋五傳卷三十二昭公五年九
而責草地也尊重也重地故書以公羊莒牟夷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其言及防茲來奔何據漆開立不言及防張言及不以私邑累公邑也公邑君邑也私邑臣邑也累大也義不可使臣邑與君邑相次序故言及以絕之
穀梁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必其友及防茲以大及小也莒無大夫其曰牟夷何也以其地來也以地來則何以書也重地也竊地之罪重故不得人錄其人

晉使邪莒之大夫名姓不登于史策微也年夷

莒大夫曷為以姓氏通重地也以地叛雖賤必

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矣其書來奔

是接我以利而我入其利兩譏之也為國以義

不以利如以利則上下交征而國必危矣為已

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患得患失亦無所不至

矣春秋于三叛人雖賤特書其名以懲不義懼

淫人為後戒也邑而言及者公羊所謂不以私

邑累公邑是也

春秋五傳卷三十二 昭公五年

秋七月公至自晉

左傳晉人愬于晉愬晉受晉侯欲止公范獻子

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

之情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

之閒而以師討焉開服也○誘乃歸公秋七月

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蚡公作潰殺作貢

左傳晉人來討計受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

泉莒未陳也嫌君同異

公羊潰泉者何直泉也直泉者何涌泉也蓋戰

為異也不傳異者外異不書此泉公在晉臣下

專受莒叛臣地以與兵戰關百姓悲怨歎息氣

逆之所致故因以著戰處欲

明天之與人相報應之義

秦伯卒姓不書名

公羊何以不名稱諸秦者夷也匿嫡之名也嫡

生以不名令于四竟擇勇猛者而立之其名何要稱名嫡得之也

春秋五傳卷三十二 昭公五年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何吳未服慶封之罪故也越稱人者俱助義兵

意進于淮夷故加人以進之義兵不月者進越

為義兵明故省

左傳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

櫟麻之役役在遺射以繁揚之師會于夏洑楚

子○射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瑣楚

食夜反聞吳師出遠啓翬帥師從之從吳遽不設

備吳人敗諸鵲岸鵲岸楚子以昭至於鵲

汭○ 汭傳也 羅水名

吳子使其弟彌由犒師○ 彌勞

居衛

楚人執之將以繫鼓主使問焉曰安卜來

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

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

而為之備○ 音吳令龜如此○ 女龜兆

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驪焉好逆使臣茲敝邑

休急○ 休解也○ 好呼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

奮焉震電馮怒○ 馮盛也○ 馮皮冰反虐執使臣將以繫鼓

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修完○ 完器備○ 羸力危反

春秋五傳卷三十二 昭公五年

十二

其可以息師○ 息楚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

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戮軍鼓而敝邑知備

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

卜○ 言常卜○ 豈一城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

兆其報在邲○ 城濮戰楚十古其效今此行也其

庸有報志○ 言吳有乃弗殺楚師濟于羅汭沈尹

赤會楚子次于萊山遂射師繁揚之師先入南

懷楚師從之及汝清○ 南懷汝清吳不可入○ 備楚

子遂觀兵于坻箕之山○ 坻直夷反是行也吳早

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蹶楚子懼吳使沈尹

射待命于巢○ 巢音遂啓疆待命于雩婁禮也○ 雩音

于婁力

胡傳越始見經而與徐皆得稱人何也吳以朱

方處齊處封而富于其舊崇惡也楚圍朱方執

齊慶封殺之討罪也吳不顧義入棘櫟麻以報

朱方之役狄道也楚于是以諸侯伐吳則比吳

為善而師亦有名其從之者進而稱人可也或

者以詞為主而謂不可云沈子徐越伐吳故特

春秋五傳卷三十二 昭公五年

十三

稱人談矣以不可為文詞而進人于越一字褒

貶義安在乎且吳楚徐越雖比于夷狄而劉敞

以為其實不同吳太伯之後也楚祝融之後也

徐伯益之後也越大禹之後也其上世皆為元

德顯功通于周室與中國冠帶之君無以異徐

始稱王楚後稱王吳越因遂稱王王非諸侯所

當稱也故春秋比諸夷狄雖然猶不欲絕其類

是以上不使與中國等下不使與夷狄均推之

可遠引之可來此聖人慎絕人亦春秋之意也

左傳附錄 秦后子復歸於秦元年 景公卒故也

終五卷

景王六年宣平二十二年 齊景十二衛襄八 蔡靈七

九年宣平二十四年 秦哀公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初再同盟何下日者行微

侯內行小失不可勝書故於終器責之見其義

左傳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

魯怨杞因晉取其田向

葬秦景公秦始

春秋五傳 卷三十二昭公

左傳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合先王士弔大

左傳三月鄭人鑄刑書鑄刑書於縣以叔向使

詒子產書詒遺也曰始吾有虞于子虞度也

子產以為已法遺惟季反今則已矣已止昔先王議事以

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論事制刑不豫

則民知爭端則民知爭端猶不可禁禦是故開之以義防

也糾之以政糾舉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

仁奉養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勸從嚴斷刑罰以

威其淫淫放也同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誨

之以行行下孟反教之以義時所使之以和以

民臨之以敬施之於涖之以疆事為斷之以剛義斷

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上公王也忠信之

長慈惠之師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

民知有辟則不忌于上權移於法故並有爭心

以微于書而徵幸以成之因危文以生爭殺微

弗可為矣為治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

亂政而作湯刑夏商之亂著禹湯之周有亂政

而作九刑謂之義亦為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

春秋五傳 卷三十二昭公

言刑書不起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在襄三十

立謗政作丘制參辟鑄刑書制參辟謂用

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

靖四方詩頌言文王以德為儀式故能又曰儀

刑文王萬邦作孚詩大雅言文王作儀法

何辟之有言詩唯以德與民知爭端矣將棄禮

而徵于書為刑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錐刀末

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胎間

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

吾子之言復報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

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以見惠士文伯曰火見

鄭其火乎火心星周五月火未出而作火以鑄

刑器刑器也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為象類

氣相求火未出而

用火相成而致災

夏季孫宿如晉

左傳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謝前年受年

侯享之有加適之數武子退使行人告曰

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于討不敢求貳貳貳得

春秋五傳卷三十二昭公十六

貳不過三獻周禮大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

戾也戾以不韓宣子曰寡君以為驪也以加禮

對曰寡君猶未敢未敢當況下臣君之隸也敢

聞加貳固請微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重

其好貨其好貨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合比事君不以道自取奔亡

左傳宋寺人柳有寵有寵於平公犬子佐惡之

華合比曰我殺之欲以求寵大子柳聞之乃坎

用牲埋書詳為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

亡人華也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

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于是華亥欲代右師合比

比弟欲得乃與寺人柳比從為之徵曰聞之久

矣聞合比欲納華公使代之代合比見于左

師左師何氏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夫謂華亥

下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言人

能安女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

詩大雅宗子之女其畏哉為二十年華

春秋五傳卷三十二昭公十六

胡傳左氏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

比請殺之柳聞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

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

逐合比於是華亥欲代為右師乃與柳比從為

之徵公使代之宋公寵信聞寺殺世適座而父

子之恩絕逐華合比而君臣之義廢刑人之能

敗國亡家亦可畏矣猶有任趙高以亡秦信燕

顯十常侍以亡漢寵王守澄田令孜以亡唐而

不知遷覆車之轍者不亦悲夫凡此類直書而

義自見矣

宋公龍言開寺教世適游事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致音茲

左傳附錄

六月丙戌鄭災終士文○楚公子棄

疾如晉報韓子也

報前年過鄭鄭罕虎公孫僑

游吉從鄭伯以勞諸相辭不敢見

之勞相鄭君

祖音查見賢端反

固請見之見如見王如見鄭伯

其而有禮

以其乘馬八匹私面私見鄭伯見子

皮如上卿

楚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

子太叔以馬二匹

降殺以兩禁芻牧採樵不

入田不犯田

不樵樹不采莩種不抽屋不強句

春秋五傳

卷三十二

昭公六年

十八

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

君子則廢小人則降

退給下劇也

舍不為暴主不恩賓恩思也往

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為王也

三卿罕虎公孫僑游吉

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竟

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夷

辟邪也夷正

辟匹亦反

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

詩小雅言

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

上教下效

則法也無寧以善人為則無寧也而則人之辟

乎匹夫為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說乃逆

之傳言叔何知禮

秋九月大雩

先是季孫宿如晉是後叔弓與公比如楚有豫賦之煩也

左傳秋九月大雩旱也

楚遣罷帥師伐吳

罷音

左傳徐儀楚聘于楚

儀楚徐大夫

楚子執之逃歸懼

其叛也使邲洩伐徐

邲洩楚大夫

吳人救之令尹子

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

乾谿在淮

南楚吳人敗其師於房鍾

房鍾吳地

獲宮廐尹棄疾

之父子蕩歸罪於邲洩而殺之

不以敗告故

春秋五傳

卷三十二

昭公六年

十九

書

冬叔弓如楚

左傳冬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

弔為吳所敗

齊侯伐北燕

左傳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

告盟士句

相士執逆諸河禮也

士句晉大夫相為介得敵逆來者之禮○何古害反

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

北燕伯三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

賄左右語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

為明年

景王七年晉平二十三齊景十三衛襄九卒蔡靈
十年八鄭簡三十一曹武二十陳哀三十四

把平公郁建元六年庚戌九月

春王正月暨齊平杜暨與也燕與齊平前年冬齊伐燕間無異事故不重言燕從

可知何書者善錄內也不出主名者君相與平
國中皆安故以舉國體言之月者刺內暨暨也
時魯方結婚于吳外慕強楚
故不汲汲于齊○暨其器反

左傳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齊作燕人賂

之夕從求平
如晏子言
癸巳齊侯次于驪
燕人行成

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

春秋五傳
卷三十一
昭公七年
二十

公孫胥曰受服而退俟歟而動可也

二月戊午盟于濡上。濡水出高陽縣東北至河間鄭縣入易水

○濡燕人歸燕姬嫁女與齊侯賂以瑤璽玉楨竿耳

不克而還瑞玉也積賸也等耳玉爵○等古雅反

殺梁平者成也。暨猶暨暨也。暨者不得已也。以

外及內曰暨

胡傳我所欲曰及不得已曰應當是時昭公結

齊雖吳外。附荆楚。其與齊平。無汲汲之意。乃齊

求於魯而許之平也故曰既至定公八年魯再

侵齊結大國之怨。見復必矣。其與齊平。非不得

已乃魯求于齊而欲其平也故曰及平者聖人

之所貴然或以賄賂而結平或以臣下而擅平

或以附夷狄而得平或以侵犯大國而急于平

則皆罪也。攷其事而輕重見矣。

左傳附錄楚子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析羽爲旌

王族諸王於芋尹無字斷之曰二國兩君其誰

其之及卽立爲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

無字之謂入焉有罪亡入無字

秋五專卷三十一
昭公
三

統之有司弗與王有曰執人於王官其罪大矣

執而賜諸王執無王將飲酒遇其無宇辭曰天

子經云經管天下畧有請侯正封封疆有古之

二系乎四海故曰釋翟言仁工主定分

毛草
攷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

也
故詩曰普天之下其王三
王至

非王臣濱也天有十日癸人有十等

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其神也故王臣公臣大夫

夫大夫臣士士臣卑卑臣與與臣赫赫臣僚僚

臣僕僕臣臺馬有園牛有牧曰牧○共音恭

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于王宮，將焉執之？

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荒，大也。閱，覓也。有，所

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王，建文作僕區之法，僕

刑書各○區，區侯反，徐如字。服云：僕，曰盜所隱

也。區，匿也。為隱匿人之法也。行善法，故能

幾盜。所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行善法，故能

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

陪臺也。言昔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

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羣盜賊。羣，集也。天下，通

春秋五傳卷三十二昭公七年三十一

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言王亦王曰：

取而臣以往，往，去也。盜有寵，未可得也。盜有寵，王曰：

遂赦之。救無

三月公如楚

左傳：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官室始

華容城內。大宰適啓疆曰：臣能得魯侯，適啓

邾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

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

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蜀，楚之

公爾○好呼。奉承以來，弗敢失墮，而致諸宗祧

告宗廟祫他鄉友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

月以冀。冀，共王也。傳序相授于今四王矣。四王，

如楚臨。嘉惠未至，惟襄公之辱臨我喪。襄公二

不皇，況能懷思君德？皇，暇也。言有今君若步玉

趾，辟見寡君也。足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

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賜矣。何蜀之敢望？言但欲

春秋五傳卷三十二昭公七年三十一

豈惟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問，魯見

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請，問也。

公將往，夢襄公祖。祖，祭神。梓慎曰：君不果行，襄

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

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

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

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梁，城門。孟僖子

為介，不能相儀。儀，俱縛反。及楚，不能答郊勞。

為下傳子病不能相禮張本

國語靈王為章華之臺靈王楚恭王之庶子靈王熊虔也章華地名

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伍舉楚人也對曰臣聞國

君服寵以為美服寵謂以賢受寵服是為美也安民以為樂聽

德以為聰聰用德也致遠以為明致遠人致遠人不聞其以土

木之崇高彫鏤為美彫謂刻也鏤謂刻也而以金石匏竹

之昌大器庶為樂金鐘也石磬也匏笙也竹簫也

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為明而以祭清濁

為聰也察審也清濁也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匏居名

春秋五傳卷三十二昭公七年 二十四

高不過望國氛氛氣也大不過客宴豆言宴豆之

陳木不妨守備不妨城郭用不煩官庠出府藏

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

伯言二國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駟相相導也華元宋卿華御

鄭穆公之子子元也駟駟事之子右師元也駟駟事之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

男頤子其大夫侍之其君先君是以除亂克敵

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為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

盡焉年穀敗焉罷通作疲敗百官煩焉為之舉

國留之也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

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太宰啓疆請於魯侯

啓疆楚卿遠子懼之以蜀之役蜀魯地魯宣公

也魯侯昭公也懼之以蜀之役使求好於楚

非王卒官公燕不克作好至成公即位受盟於

晉楚子怒使公子嬰齊帥師侵魯至蜀魯人懼

使孟孫歸而僅得以來僅猶使富都那豎贊焉

楚以歸而僅得以來僅猶使富都那豎贊焉

未冠者也言取美好不尚德也豎而使長胤之士

相焉長胤美也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

內小大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干目觀則美

於目則美縮於財用則匱縮取是聚民利以自

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為封厚也胡何夫君國者

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安得獨肥且

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矣德義不行則邇者騷

離而遠者距違騷愁也離畔也邇遠天子之貴也

唯其以公侯為官正正長而以伯子男為師旅

帥師旅也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于遠近而小大

安之也若飲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

安樂而有遠心蒿耗也遠其為惡也甚矣安用

目觀故先王之為臺榭也積土曰臺榭不過講

軍實講習也軍臺不過望氛祥凶氣為祥故

度于大卒之居大卒王士卒也臺度于臨觀

之高足以臨下觀上使屋其所不奪穡地稼穡之地

其為不置財用也為其事不煩官業也其日

不廢時務以農瘠饒之地于是乎為之城守之

末于是乎川之城守之倫官寮之暇于是乎臨

之四時之隙于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臺

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

于來王在靈囿鹿攸伏夫為臺榭將以教民

利也臺所以整氣祥而備災害榭所以利民也不知其

春秋五傳卷三十二公三六

以匿之也也若君謂此臺美而為之正以為

之楚其殆矣殆危也

叔孫舍如齊蒞盟舍左穀作始後同杜公將遠適楚故叔孫如齊尋舊好○蛇敕

穀梁蒞位也內之前定之辭謂之蒞外之前定

之辭謂之來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何是後楚滅陳陳楚

左傳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于士文

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愛其凶惡○

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衛地

也魯地降婁也日食於系章之末及降婁之始

乃息故禍在衛大在魯小周四月今二月故日

在降婁○於是有災魯實受之魯受其餘禍而

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八月衛侯卒十公曰

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感日食對

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

日月之災謫譴也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

曰擇人擇賢也二曰因民因民所利三曰從時順

春秋五傳卷三十二公三七

左傳附錄晉人來治杞田前女叔侯不盡歸今

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成孟氏邑謝息為孟孫

守不可謝息倍于家臣○為去曰人有言曰雖

有挈瓶之知守不假器禮也挈瓶汲者喻小知

以借人○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夫子謂孟孫

去聲雖吾子亦有待焉言不孫亦將季孫曰君

之在楚於晉罪也言晉罪君又不聽晉魯罪重

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盟晉而取

諸杞晉侯問障可復伐吾與于桃魯國十縣東

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嘗無憂而孟孫益

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萊柞二山○

洛文又乃遷于桃○晉人為杞取成○不書非

○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款先夸

魯侯○風力好以大顧○呼報反屈居勿反

既而悔之遂啓疆問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

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

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言齊晉越將伐晉而

○慎守寶矣故不賀○公懼乃反之○言傳

春秋五傳

卷三十二

七年

楚靈不信

左傳附錄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

容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竝走羣望

○晉所望祀山川有加以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

問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

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羽山在東海祝其縣

○亦作能如字足體也解者云獸非入其神化

○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父夏

○祭之歷殷周二代又晉為盟主其或者未

之祀也乎○言周襄晉為盟主韓子祀夏郊○晉

侯有閒○開差也○賜子產莒之三方鼎○方鼎莒

子產為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豐施鄭公孫段

○州田賜段○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

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

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此年正月公

○音扶任音宣子驪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

薪其子弗克負荷○荷擔也以微薄喻貴重施將

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况能任大國之賜縱

春秋五傳

卷三十二

七年

吾子為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敝邑

獲戾○恐後代宜子者將以鄭而豐氏受其大誅

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

為請○傳言子產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

宣子宣子為初言病有之○初言謂與趙

縣於樂大心○樂大心宋大夫原

國語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簡公倂公之子

○之國鄭穆公之子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客館○韓

也客問君疾對曰寡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無

不備諭也。諭謂祭祀而無除今夢黃能入於寢

門。能奴來切夢公不知人殺乎。抑厲鬼耶。人殺

惡鬼也。子產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

有。大政美儻聞之。子產昔者鯀違帝命殛之於

羽山。帝堯也殛放化為黃能以入於羽淵。羽山

神化也。實為夏郊而郊祀之三代舉之。不廢

其夫鬼神之所及。言凶非其族類則紹其同位

祀。紹繼也殷周是故天子祀上帝。上帝公侯祀百

辟。施於民者自卿以下不過其族。族也今周

春秋五傳卷三十二昭公三十

室少卑晉實繼之。謂為盟主其或者未舉夏郊

邪宣子以告祀夏郊。為周董伯為尸。董伯晉大

非類則董伯其。五日公見子產。祭後五日平公

賜之莒鼎。莒鼎出於莒也傳曰賜子產

左傳附錄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

走不知所往。伯有言其鬼至鑄刑書之歲二月

在前武夢伯有介而行也。介甲曰主壬余將殺帶

也。帶助子督殺伯有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

也。公孫段豐氏黨士寅及壬子卿帶卒國人益

懼齊燕平之月。此年正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

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公

洩子孔之子也。洩十九年鄭殺子孔良子大叔

止伯有子也立以為大夫使有宗廟。子大叔

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

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為子孔不為厲子產曰

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伯有無義以妖鬼故立

自以大義存誅絕之。後者以從政有所反之以

取婦也。民不可使知之故治政不婦不信。說而

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趙景子問焉。景子

春秋五傳卷三十二昭公三十一

佐趙成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

化曰魄。魄形既生魄陽曰魂。陽神用物精多則

魂魄強。物精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與明匹夫

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強

不病也人謂匹夫匹婦。況良電我先君穆公之

鬼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

鄭雖無腆。腆厚也子良公子去疾生子耳公

抑諺曰蕞爾國。蕞小貌而三世執其政柄其

矣良霄魂魄所而強死能為鬼亦宜乎傳言

之博○子皮之族飲酒無度相尚以奢故馬師

氏與子皮氏有惡馬師氏公孫錡之子罕也

錡代為之馬師與齊師還自燕之月在此年

朔殺罕罕弟罕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子

產問朔可使子產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

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謂以禮去者罪

人以其罪降罪重則古之制也朔於敝邑亞大

夫也其官馬師也大夫位獲戾而逃唯執政所

春秋五傳卷三十二昭公三

真之得免其死為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為子

產之敏也使從嬖大夫為子產故使降一等不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元年大

左傳秋八月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

衛事晉為睦睦和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

地賊人孫林父故諸侯貳詩曰鵲鳴在原兄弟

急難詩小雅鵲鳴離巢也鵲則鳴行則搖喻兄

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威畏也言有死喪兄

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不相況遠人誰敢歸之

今又不禮於衛之嗣嗣新衛必叛我是絕諸侯

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

反戚田傳言戚田所由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

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簡公王且追命襄公曰

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陟恪

敬也帝天也叔父謂襄公命如今之哀策余敢忘高圉亞圉二圉周

殷王追命者殷王追命者

穀梁鄉曰衛齊惡在元年今日衛侯惡此何

為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

春秋五傳卷三十二昭公三

名重其所以來也王父名子也不奪人名謂親

欲改君不當聽也君不聽臣易名者欲使重父

命也父受命名于王父王父卒則聽王父之命

九月公至自楚

左傳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不能

將死也二十四年孟僖召其大夫僖子屬曰禮

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

丘年三十五聖人之後也聖人而滅於宋六武

祖孔父嘉為宋督 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國

公 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宋開公之子及正考

父 弗父何 佐戴武宣 宋君皆 三命茲益其 三命

也言位 故其鼎銘云 考父廟 一命而僂再命而

僂 三命而俯 僂其於僂 僂其於僂 僂其於僂

言不取 亦莫余 亦莫余 亦莫余 亦莫余

是以餉余 是以餉余 是以餉余 是以餉余

共也如是 臧孫紇有言 仲也 曰聖人有明德者

若不當世 其後必有達人 不當大位謂正考父

春秋五傳 卷三十二 昭公 三十四

今其將在孔丘乎 我若獲沒 壽終以必屬說與何

思於夫子使事之 就南宮敬叔何忌孟懿子皆

而學禮焉 以定其位 知禮則 故孟懿子與南宮

敬叔師事仲尼 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 詩曰

君子是則是效 雅詩 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左傳附錄 單獻公棄親用驕 獻公周卿士單靖

成公 襄公頃公之父成公 獻公弟 頃音頃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左傳十一月季武子卒 晉侯謂伯瑕 伯瑕士曰

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 衛侯武子 對曰不可

六物不同 時各異 民心不壹 政教 事序不類 易有變

官職不則 治官居職 同始異終 胡可常也 詩曰

或燕燕居息 或惓惓事國 詩小雅言不同 其

異終也如是 公曰何謂六物 對曰歲時日月星

辰是謂也 公曰多語寡人 辰而莫同何謂辰 對

曰日月之會 是謂辰 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 故

以配日 謂以子丑 辰 謂之辰 語魚據反 故

春秋五傳 卷三十二 昭公 三五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何當時而日者世子輒

乃命臣下廢之 自下廢上鮮不為 亂故危錄之 當丁浪反又如字

左傳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 宜姜氏 嬀始生

孟縶 孔成子夢康叔為已立元 成子孫縶也元

孟縶弟夢時元未生 嬀 余使縶之孫圉與史

苟相之 苟史朝子 史朝亦夢康叔謂已余將命

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 史朝見成子

告之夢 夢協也 晉鞫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 歲在二 嬀始生子名之曰元 孟縶之足不良弱

行也。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

社稷。辭：令著遇屯，三三上坎。又曰：余尚立繫，尚

克嘉之。嘉：善也。遇屯，三三之比，三三屯初九爻變

○此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周易曰：元亨

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名元○長丁丈反下同

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善也。孟非人也，將不

列於宗，不可謂長。足跡非全人不且其繇曰：利

建侯。繇：卦辭。又反。嗣吉何建，建非嗣也。嗣：子有常

卜又無所建，今以位不定，卜二卦皆云：『利建侯。』

春秋五傳卷三十二昭公三十七年

有建侯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

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為。外傳云：大誓曰：朕夢

武王，弱足者居。厥則偏弱，居於休祥，或

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

利，不亦可乎。孟：破利居故孔成子立靈公，十二

月癸亥，葬衛襄公。靈公元也

八年。晉平二十四，魯景十四，衛靈公元元

一陳哀三十五，卒紀平二，宋平四

左傳附錄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魏榆，晉侯問

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鳴焉。有

精神焉，依不然民聽濫也。濫：失也。抑臣又聞

之詞，疑曰：作事不賾，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

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則怨讟並作

莫保其性。性命也。民不敢石言不亦宜乎，於是

晉侯方築虎祁之宮。虎祁地名，在終西門十

問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

有徵，故怨遠於其身。怨：遠其身也。小人之言

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

春秋五傳卷三十二昭公三十七年

是出唯躬是瘁。詩小雅也。不能言謂不知言理

病故哀之，出尺遂反，舒矣能言，巧言如流，俾

躬處休，其是之謂乎。言而順，故以聽言見答者

言其可嘉，以信而舒，故以此巧言如流也。當叔向

時，詩義如此，故與今說。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

必有咎，夫子知之矣。侯處卒傳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偃師，以首惡從，得

者起招致楚滅陳，自此始故重舉國

左傳陳哀公元年鄭姬生悼大子偃師。元紀嫡

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有寵
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招及過皆哀公弟也○屬音屬哀公有
廢疾廢疾○廢音甫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
子偃師而立公子留

殺招鄉曰陳公子招在元今日陳侯之弟招何
也曰盡其親所以惡招也盡其親謂陳公子招也○又稱弟招先君之公

子今昔之母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
何也世子云者唯君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

志之也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

春秋五傳卷三十二昭公八年三八

親之也親而殺之惡也招惡

明傳此公子招特以弟稱者著招憑寵稔惡而

陳侯失親親之道也招以公子為司徒乃貴戚

之卿親則介弟尊則叔父號令廢立自已而出

莫敢干之者也不能援立嫡冢安靖國家而逢

君之惡戕殺個師以致大寇宗社覆沒罪固大

矣陳侯信愛其弟何以為失親親乎尊賢者親

親之本不能擇親之賢者厚加尊寵以表儀公

族而徇其私愛施於不令之人以至亡國敗家

豈不失親親之道乎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
子偃師交貶之也貶在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莊襄二十七年大夫盟于宋○溺乃歷反

左傳夏四月辛亥哀公縊縊○縊自殺經書辛丑從杜○惠一睡反

叔弓如晉

左傳叔弓如晉賀虢祁也賀官游吉相鄭伯以

如晉亦賀虢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

蒙也蒙欺也○但息亮反下相吾室同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

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賀言諸侯

春秋五傳卷三十二昭公八年三九

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執稱行人明非行人

左傳于徵師赴于楚于徵師且告有立君公子

勝愬之于楚勝愬○以招過殺愬楚大夫楚人執而殺之殺于

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罪不在

行人也行人○招過殺愬楚大夫

殺招稱人以執大夫執有罪也稱行人怨接於

上也

陳公子留出奔鄭杜預為招所立

秘菟于紅杜預革車千乘不言大者經文闕也紅帶地師國藩縣西有紅亭遠疑○音音貝

始此

左傳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

大蒐數君實簡車馬也根牟魯東界琅邪陽都縣有車鄉商宋地魯西竟接米衛也言千乘明大蒐且見魯喪之大數也

公羊蒐者何簡車徒也徒衆何以書蓋以罕書也

六年

穀梁正也常事不書而此書者以後比因蒐狩

春秋五傳卷三十二昭公八年 四十一

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為防艾蘭香草

田之置旃以為轅門旃旗之名周禮通帛旃

大限置旃以為轅門旃旗之名周禮通帛旃

本又作昂以萬覆質以為禁禁或為柵也禁門中泉

各去門邊空握握四時也登挂則不得入門

軌座馬候蹄遲疾相投掩會旅衆會御者

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中丁仲反過防

弗逐不從奔之道也義不逐面傷不獻嫌誅不

成禽不獻惡鳥路反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

其餘與士衆以習射于射宮射宮三十以共射

音恭射而曳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

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

也射以不爭為義

用蒐蒐春事也秋興之則遘天時有常所矣其

于紅則易地利三家專行公不與焉而兵權在

臣下則悖人理此亦直書其事不待貶絕而自

見者也凡亂臣之欲竊國命必先為非禮以動

民而後上及於君父昭公至是民食於他不恤

春秋五傳卷三十二昭公八年 四十一

其所昧於履霜之戒甚矣

左傳附錄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

治于尼之家政丁丑殺梁嬰梁嬰子八月庚

戌逐子成子王子車成子齊大夫子尼之屬子

皆來奔非卿而立子良氏之宰

而相吾宰欲兼我也兼并授甲將攻之陳桓子

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

則數人告將從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桓子

將出矣聞之而返圖子游服而逆之

請命桓子對曰聞疆氏授甲將攻子子聞

諸曰弗聞子盍亦授甲無字請從無字桓子名

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

吾又寵秩之謂為之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謂

使我無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周書也言當

勉於不勉桓叔所以服弘大也桓子稽顙

曰頃靈福子頃公靈公等吾猶有望望于旗遂

和之如初和樂高

春秋五傳卷三十二昭公八年四十二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莊與招其殺假師書

左傳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言招所

大雪莊不旱而秋零過也何先是公如楚半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

陳孔奭與公作瑗莊不稱將帥不以告壬午月十

之復扶又反與呼亂反

左傳九月楚公子翬疾帥師奉孫吳圖陳孫吳

子惠公朱戴惡會之戴惡朱冬十一月壬午

滅陳壬午十月十八日與嬖袁克殺馬毀玉以

葬與衆也袁克嬖人之貴者楚人將殺之請寘

之置焉既又請私私謂君私於幄加絰於顙而

逃幄幄也逃不使穿封戌為陳公陳公大夫滅

公為縣曰城麇之役不譌城麇役在襄二十六年

反九倫侍飲酒於王王曰城麇之役女知寡人之

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及此謂為王對曰若知君

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息楚晉侯問於史

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

春秋五傳卷三十二昭公八年四十三

顓頊之族也陳祖顓頊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

將如之顓頊氏以歲在鶉火今在析木之津猶

將復由之析木之津由天漢故謂且陳氏得政於

齊而後陳卒亡齊能自慕至于贅瞍無違命

德於遂遂瞍之先替瞍舜父從慕至舜重之以明德寘

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胡公滿遂

封諸陳昭舜後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

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齊陳氏與盛

穀梁惡楚子也。惡其滅人之國放有罪之人反殺無辜之臣故實是楚子而言

葬陳哀六社毀人袁克葬之曾往會故書何日者二許謫滅人也不舉滅爲重復書三事

懷滅心中舉陳者上已言滅不復重舉無以明
○護兒元友
見賢備友

不與楚滅閔公也。滅國不罪滅楚夷狄以存無道滅之故書葬以存

春秋五傳卷三十二昭公九年昭公九年四十四

春叔弓會楚子于陳杜以事往非行會禮何陳已滅復見者從地名錄猶朱郢

以邑錄不舉小
地者顧後當存

左傳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騭曾蒧

子于陳。楚子在陳故四國大夫狂非盟主所召不行會禮故不總書。○厲於滅友。

許遷于夷杜許畏鄭欲遷故以自遷爲文定以自遷爲文而地者許復見也夷許地徐邈

日許十八年又遷于白羽許比遷徙所無常居處薄淺如一邑之移故略而不月不得從國

左傳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

此時以城父爲夷故傳
實之城父縣屬譙郡
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

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於陳以

夷濮西田益之以夷田在濮水西者與城父人遷方城外人於

許
咸平五年許遷於葉因謂之許今許遷於夷故以方城外人實其處傳言靈王使民不安

○華始
涉反

左傳附錄 周甘人與晉閭嘉爭閭田 甘人甘大夫襄也閭

晉梁內張超率陰戎伐潁陰戎陸渾之戎潁周邑○

王使伯辭於晉伯周大夫曰我自

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

國爲西土之長
昭在始平武功
縣所治壘城岐

在扶風美陽縣西北。駱他來反。芮如銳反。釐他來反。武王克商。至孟上。樂安博。

反及王克商清女商有吾牙土也昌縣北
有蒲姑城○蒲巴樊楚巴音有土山蒲真燕云

晉薄奄於儉反已汙矣登吾南土也肅愼北夷在玄通近吾上土也肅愼北夷在玄通近吾上土也

吾北土也莧北三千餘里吾何通對之有也

爲後世廢隊兄弟之國當

童子垂髫始冠必三加冠成禮而弁其始冠

又故育弁髦因以敝之弁亦冠也○始冠去

分三月林材三日平民糶蚰男國之一下書四

在其中 古ノ女ニ子ハ三ノク祖與三節位

放三危者放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僖十五年

晉惠公自秦歸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使偁我諸姬入我郊

甸則戎焉取之邑外爲郊郊外爲甸言戎取戎

有中國誰之咎也咎在后稷封植天下今戎制

之不亦難乎后稷修封疆殖五穀伯父圖之我

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

之有謀主也民人謀主宗族之師長伯父若裂冠毀冕拔

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伯父猶然

春秋五傳則雖戎狄無所可言晉率陰戎伐周邑故云然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

也豈能改物言文公雖弱水能改正朔易服也伯音霸翼戴天子

而加之以其翼佐也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

宗周宗周天子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

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外親之喪說音悅

使趙成如周且致闔田與祿死衣反賴保王

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

之賓滑周大夫說音悅

國語附錄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

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實財也無以從二

三子從隨也隨其吾是以愛子賀我何故對曰

昔樂武子無一卒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樂武

其官不備其宗器祭宗官祭宗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

使越於諸侯越發也諸侯親之戎狄懷之懷歸也

正晉國行刑不疚疚病也以免於難免殺君之難及桓

子驕泰奢侈貪欲無載載極也桓子驕畧則行

志畧犯也假貸居賄居賄也宜及於難而賴武之

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而修武之德桓子之德

春秋五傳桓子之德可以免於難而離桓之罪以亡於楚

夫卻昭子昭子卻至也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

恃其富寵以泰於國泰泰於國其身尸於朝其宗滅

於絳不然夫八卻五大夫三卿三卿卻鉞卻至

夫爲大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

今吾子有樂武子之貧吾以爲能其德矣能行其德

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

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

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其自桓叔以下嘉吾

子之賜桓叔韓氏之祖曲沃桓叔也桓叔生子萬受封以爲大夫是爲韓氏

夏四月陳災災公穀作火杜天火日災陳既已滅沙鹿崩不書晉災害繫於所災所害故以所在為名

左傳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

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聞其故對曰陳水屬也

陳顓頊之後故為水火水妃也火畏水故為之屬○復扶又反下同

而楚所相也相治也楚之先祝融為高辛氏配○而楚所相也

今火出而火陳火心星也火出於周為五月而

逐楚而建陳也以四月出者以長歷推前年誤

五成故曰五年成故也五成而陳復封為十三年

春秋五傳卷三十二昭公九年

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是歲歲在星紀

陳復封自大梁四歲而及鶉火後四十四歲而

及鶉火歲凡五及鶉火五十二年天數以五為紀故五

盛水災

公羊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有國者戒存陳也

陳已滅復火者死灰復燃之象也曰存陳惴矣

此大危欲存之故從有國記災曰存陳惴矣

書火存陳者若曰陳為存陳意身為悲陳

天所有悲之○惴惴存陳意身為悲陳

而存滅人之國執人之罪人罪人殺人之賊

葬人之君若是則陳存惴矣惴為無道記

賊也

臣子辟門虛心行之而滅其國若則天存之者悲之也不書孔瑗弒君者不為招弒當舉為重方不與楚討賊故沒招正賊文以將與上既起之月者閔之○辟卿亦及本為于偽反

穀梁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

存之也陳已滅矣猶書火者不與楚滅也不可

胡傳凡外災告則書今楚已滅陳夷於屬縣使

穿封戌為公矣必不遣使告於諸侯言亡國之

有天災也何以書於魯國之策乎當是時叔弓

與楚子會于陳則日擊其事矣雖彼不來告此

不往弔叔弓使畢而歸語陳故也魯史遂書之

春秋五傳卷三十二昭公九年

耳或曰國史所書必承赴告豈有憑使人之言

而載之於史者曰周景王崩有尹單猛朝之變固

無赴告矣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春秋

承其言遂書於策亦此類耳仲尼作經存而弗

革者蓋興滅國繼絕世以堯舜三代公天下之

心為心異於孤秦罷侯置守欲私一人以自奉

者所以歸民心合天德也穀梁以為存陳得其

旨矣

左傳附錄晉荀盈如齊逆女自為逆○還六月

為于偽反

還六月

卒于戲陽陽城○戲許宜反殯于絳未葬晉

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公之使人執尊

酌酒請為之佐○許之公許而遂酌以飲工樂工

樂音洛嗣苦怪反○飲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樂所以

師師也○飲女為君耳將司聰也樂所以

女音汝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疾惡也紂以甲子

下皆同君微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

為忌日佐是謂股肱股肱或戲何痛如之言痛疾過於

拾為○為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不聞是義又

友下同飲外嬖嬖叔外都大夫曰女為君目將司明也

春秋五傳卷三十二昭公五十

職在外服以旌禮旌表禮以行事政事事有其

物物類物有其容容貌今君之容非其物也有

佐之喪而作樂會故曰非其物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

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氣和則志以定言志

為志發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

命臣之罪也工與嬖叔侍御君公說徹酒初公

欲廢知民而立其外嬖為是悛而止知音智下

同悛七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躒音荀盈

全反文子也佐下軍代父也說自解說○躒力狄反

秋仲孫貜如齊○獲俱

左傳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自叔老聘齊至今

今修盛聘以無忘舊好故曰禮

冬築郎囿

左傳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

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詩大雅言

民也勸勞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春秋五傳卷三十二昭公五十

春秋五傳卷三十二昭公五十

春王正月

左傳附錄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客星

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虛謂亥也顓頊之虛

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姜齊姓任薛姓齊薛居其

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首邑姜居玄枵之維

晉唐叔之母星也女妖星在婺女齊得歲故知

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二十八戊子逢

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二十八戊子逢

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二十八戊子逢

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二十八戊子逢

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二十八戊子逢

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

逢公設諸侯居齊地者逢公將死妖星出發女

時非歲星所在故齊曰吾是以譏之

為晉侯

夏齊樂施來奔

齊公作晉莊者酒好

左傳齊惠樂高氏皆晉酒

樂高二族皆出惠公

信內多怨

晉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氏而惡之

惡陳鮑氏○夏有

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駭

欲及子良醉

遂見文子

文子

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

二子

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

彼傳

春秋五傳

卷三十二

昭公

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

伐樂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

欲以公

伐虎門

欲入公不聽

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

外

端委

四族召之無所往

四族

鮑平曰何善焉

言無善

助樂高乎曰庸愈乎

言無助

不差於陳鮑

言無差

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

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鉅率吉請斷三尺焉

而用之

王黑齊大夫靈姑鉅公旗名斷三尺不

五月庚辰戰于稷

稷禮后處樂高敗又敗諸莊

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

鹿門齊

樂施高

高

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

書非卿

爭心故利不可強

不可強取

思義為愈義利

之本也

蓋其文反

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

莒外邑

桓子召子山

子山子商子周

幕器用從者之衣履

私其不

而反棘焉

棘子山

春秋五傳

卷三十二

昭公

之而與之夫子

子周本無邑故更與之

城子公公孫捷

子捷子公年

而皆益其祿凡公子

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

邑子以邑

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

詩大

雅言文王能布陳大利以賜桓公是以霸公亦

言桓公

之請高唐陳氏始大

穆孟姬景公母傳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矧帥師伐莒

意如公

後同

三大夫皆卿故著

之請高唐陳氏始大

穆孟姬景公母傳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矧帥師伐莒

意如公

後同

三大夫皆卿故著

之請高唐陳氏始大

穆孟姬景公母傳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矧帥師伐莒

意如公

後同

三大夫皆卿故著

之請高唐陳氏始大

穆孟姬景公母傳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矧帥師伐莒

意如公

後同

三大夫皆卿故著

左傳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郕郕邑取郕不書

諸之○獻俘始用人於亳社以人祭社臧武仲在

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祭乎周公饗義尊無

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詩小雅佻佻也言

明德君子必愛民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壹同

胡傳前已舍中軍矣局為猶以三卿竝將乎季

氏毀中軍四分公室擇其二二家各有其一至

是季孫身為主將二子各率一軍為之副則三

春秋五傳卷三十二年昭公 五四

軍固在其曰舍之者特欲中分魯國之眾為已

私耳以為復古則誤矣襄公以來既作三軍地

皆三家之士民皆三家之兵每一軍出各將其

所屬而公室無與焉是知雖舍中軍而三卿竝

將舊額固存矣將去聲與音預

戊子晉侯彪卒同盟

左傳戊子晉平公卒如碑窳鄭伯如晉及河晉

人辭之游吉遂如晉禮諸侯不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如晉而月者為葬晉

左傳九月叔孫姬齊國弱朱華定衛北宮喜鄭

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

人如晉葬平公也經不書諸侯人鄭子皮將以

幣行見新君之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

幣用幣見音現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行用不行

必盡用之不得見新君幾千人而國不亡言千

費不可數○幾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

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勿聽叔向

春秋五傳卷三十二年昭公 五五

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禮畢而又命孤孤斬焉

在衰絰之中既葬未卒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

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

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弊踊謂子羽曰非知

之實難將在行之言不患不知患不能夫子知

之矣我則不足言已出子產之戒既知其不書

曰欲敗度縱敗禮書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

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欲因喪以慶新君

自勝○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牆見而退高

良子昭子語諸大夫曰為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

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為忠而

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在公宮被疾而歸君

親推之推其車而送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

忠為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

大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謂子

尾曠空也任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

之謂乎詩小雅言禍亂不在他正當

有一月甲子宋公成卒成公作成祖十一同盟

春秋五傳卷三十二昭公五十六

城或音戎何去冬者蓋昭公取吳孟子之年故

貶之宋成註左傳者音成何云向戌與君同

各則宜音恤不

左傳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

殺之元公平公太子佐及喪柳熾炭于位以溫

將至則去之使公坐其處比葬又有寵言元公

好惡無

常

春秋四家五傳平文卷三十三

仁和張岐然秀初

錢塘吳漢翔舉遠參閱

昭公三

昭王十有一年昭公夷元年齊景十七衛

武二十四陳滅杞平五宋元公佐

元年秦哀六楚靈十吳夷昧十三

赤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二月公作正月

申生故不書葬宋平公殺世子痤而書葬何平

何休曰痤有罪故也痤之罪者所本問鄭莊公

然則段不弟也故不弟也何氏將以理例推之

春秋五傳卷三十三昭公五十六

世子明矣○在在承及

左傳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嫌

聘事行故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虔殺作

侯雖弑父而立楚子誘而殺之刑其羣士

左傳景王問于裒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

凶裒弘問大夫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

歲也歲在豕韋義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歲

羣般即弗遇此矣言蔡凶不楚將有之然壅也

蔡近楚故知楚將有之楚無歲及大梁蔡復楚

凶天之道也楚靈王執立之歲歲在大梁蔡復楚

楚知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

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蔡近楚之大國故楚常恨其不服順○感戶暗

反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

二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

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

公羊楚子虔何以名子不名楚子虔為絕之

春秋五傳卷三十三昭公十一年

雖誘之則曷為絕之計晉文譎尊懷惡而計

不義君子不予也內懷利國之心而外託計賊

也地者起以好會誘之

穀梁何為名之也據諸侯

君而殺之故謹而名之也稱時稱月稱日稱地

謹之也蔡侯殺之必加禮凡在官者殺無赦豈得

惡楚子殺般乎謂夷狄之君不得行禮于中

國者理既不通事又不然宣十一年楚人殺陳

夏微舒不言之傳曰明楚之討有罪也似若上

下楚之不立之說嘗論之曰夫罰不及嗣

先王之令典懷惡而討丈夫之醜行楚皮滅人

之國殺人之子伐不以罪亦已明矣楚王之討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傳言楚子無道韓宣子問於

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

而試父而不能其民施德天將假手於楚以斃

之借楚手何故不克然胙聞之不信以幸不可

春秋五傳卷三十三昭公十一年

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

聽命而遂縣之事在八年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國

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梁克有緡

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紂為桀之蒐東

之會有緡叛之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

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

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

而敵之是以無極不可沒振金木水火土五皆

敬盡則棄故言無極猶救助也

不可沒振猶救助也

不可沒振猶救助也

不可沒振猶救助也

不可沒振猶救助也

不可沒振猶救助也

傳左氏曰：楚子在申，召蔡侯。其大夫曰：王食而無信，幣重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楚子伏甲，饗般於申，執而殺之。此討賊也。雖誘殺之，疑若無罪。春秋深惡楚子，貶而稱名，何也？世子般弑其君，諸侯與通會盟，十有三年矣。是中國變為夷狄，而莫之覺也。楚子若以大義倡天下，奉詞致討，執般于蔡，討其弑父之罪，而在官者無赦焉。討其弑君之罪，而在官者無赦焉。殘其身，潛其宮室，謀於蔡眾，置君而去，雖古之征暴亂者，不越此矣。又何惡乎？今處本心，欲圖其國，不為討賊舉也。而又挾欺毀信，重幣甘言，詐誘其君，執而殺之，肆行無道，貪得一時流毒於後，棄疾以是殺戎蠻，商鞅以是紿魏將，秦人以是劫懷王，傾危成俗，天下大亂。劉項之際，死者十九。聖人深惡楚皮而名之也，其慮遠矣。後世誅討亂臣者，或畏其強，或幸其弱，不以大義興師，至用詭謀詐力，徼倖勝之。若事之捷，反側皆懼，苟其不捷，適足長亂。如代宗之圖思明，憲

春秋五傳 卷三十三 昭公 四
 十一年

宗之給王允昧於春秋垂戒之旨矣。
昭公班惡

亥反長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昭公母

左傳五月齊歸薨。

大蒐于比蒲。
范而言蒐蓋用秋蒐之禮八年秋蒐于比蒲紅傳曰正也比月大蒐人象畧

械有輪常禮則有小君之喪不識喪蒐者重中國之衛安不忘危○比音毗

左傳大蒐于比蒲非禮也。

公羊大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

說在桓

春秋五傳 卷三十三 昭公 五
 十一年

胡傳其曰大蒐越禮也君有重喪國不廢蒐不

忌君也三綱軍政之本君執此以馭其下臣執此以事其上政之大本於是乎在君有三年之感而國不廢一日之蒐則無本矣然則君有重喪喪不貳事以簡車徒為非禮也乃有身從金革而無避者獨何歟曰喪不貳事大比而簡車徒則廢其常可也有門庭之寇而宗廟社稷之存亡繫焉必從權制而無避矣伯禽服喪徐夷並興至于東郊出戰之師與築城之役同日並

舉度緩急輕重蓋有不得已焉者矣晉王克用
薨梁兵壓境而莊宗決勝於夾寨周太祖祖契
丹入寇而世宗接戰於高平若此者君行為顯
親非不顧也臣行為愛君非不忌也惟審於緩
急輕重之宜斯可矣度入聲

仲孫稷會邾子盟于稷祥公作稷羊壯稷祥地關

何不日者蓋詳表盟使事議

左傳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稷祥修好禮也非

存亡之山故臨喪不宜為之盟泉丘人有女夢

春秋五傳卷三十三昭公十一年 六

以其帷幕孟氏之廟泉丘遂奔僖子其僚從之

鄰女為僚友者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

也二女自僖子使助遠氏之造造謂作也遠氏

妾別居在外故僖子納泉丘人女反自稷祥宿

于遠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

子使字敬叔字養也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

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慙公作韓銀杜厥慙地關

左傳楚師在蔡前四月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

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物事晉之不能

亦可知也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

會于厥慙謀救蔡也不書救蔡鄭子處將行子

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服楚大而

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楚必亡

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

惡周必復王惡周矣元年楚子穀君而立歲在

周復於大梁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狐父

春秋五傳卷三十三昭公十一年 七

胡塋按左氏楚師在蔡晉荀吳曰不能救陳又

不救蔡物無以親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

用之會于厥慙謀救蔡也使狐父請蔡于楚弗

許文十五年晉靈公帥八國之諸侯盟于扈春

秋畧而不序者謀伐齊而不克定其亂也襄公

三十年叔孫豹會十二國之大夫于澶淵諸國

之大夫皆稱人會卿諱而不書者視蔡亂而不

能討其賊也今楚將滅蔡請于楚而弗許晉之

不能亦可知矣曷為諸國猶虎而大夫無

扈之盟晉侯受賂弗克而還諸侯畧而不序亡義利之分也澶淵之會謀救宋災而不討蔡罪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失重輕之別也亡義利之分爲不仁失重輕之別爲不智今晉與諸侯心欲救蔡而力弗加焉則無惡也凡此見春秋明義利審重輕以恕待人而不求其備矣

左傳附錄單子會韓宣子于戚單子單成公視下言

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著定朝內

春秋五傳卷三十三昭公十一年

謂之會有表有會設表衣有袷帶有袷帶領會

也○袷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

序也視不過結袷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

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爲王官伯而

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

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貌正日共無守氣

矣爲此年冬單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昭公

左傳九月葬齊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

語史趙史趙曰必爲魯郊言昭公必出在郊野

反待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姓

也言不思親則不叔何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

大喪國不廢蒐謂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

感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忌畏君無感寃不顧親

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爲

十五年公孫於齊傳

公羊齊歸者何昭公之母也歸氏胡女襄公嫡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

春秋五傳卷三十三昭公十一年

之有殺作友用之段以祭山傷十九年邾人

故諸而日之○鯀音

左傳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夫子于岡山蔡

公之大夫蔡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爲用況

用諸侯乎五牲牛羊豕犬王必悔之悔爲

公羊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據陳不君

靈公不成其子也靈公即昭公也不君

則曷爲不成其子據惡德誅君之子不立與

誘討其惡坐執父誅當以誅君論之故云爾言執者時楚託義滅之非怒也無繼

也父誅子惡乎用之用之防也其用之防奈何

蓋以築防也持其足以頭築防惡不以道孔子

疾誠成人○惡音

殺榮此子也諸侯在其曰世子何也不與楚殺

也一事注乎志所以惡楚子也一事輒注而志

不與楚殺當與楚爾何故反既蔡糾世子邪鄭

君釋之口滅蔡者楚子也而稱師固已既矣楚

子思啓封疆而食蔡誘殺蔡侯般冬而滅蔡殺

春秋五傳卷三十三 昭公 十一年

胡傳內入國而以其君來外滅國而以其君歸

皆服而以之易詞也既書滅蔡矣又書執蔡世

子有者世子無降服之狀強執以歸而虐用之

也或以爲未踰年之君其稱世子者不君靈公

故不成其子非也楚處殺蔡般棄疾圍其國凡

八月而見滅世子在窮迫危懼之中固未假立

乎其位安得以爲未踰年之君而稱子也假使

立乎其位而般死於楚其喪未至不歛不葬世

子亦不成乎爲君矣然世子繼世有國之稱必

以此稱蔡有者父母之讐不與共天下與民守

國效死不降至於力屈就擒虐用其身而不顧

也則有之爲世子之道得矣降平聲

左傳附錄十二月單成公卒終叔向○楚子城

陳蔡不羹襄城縣東南有不羹城定陵西北使

棄疾爲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

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

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子元鄭公子莊公寘子

昭公不立位而見殺○櫟力狄反齊桓公城

春秋五傳卷三十三 昭公 十一年

殺而寘魯仲焉至于今賴之城穀在莊臣問五

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上古金木水火土謂之

有五又以五鳩鳩民五雉爲五工正蓋立官之

本也末世隨事施職是以官無常數今無字稱

則不可居邊細弱不勝任亦不可居朝廷親

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襄十

年丹奔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

櫟實殺也伯曼伯檀伯也厲公得宋蕭毫實殺

子游在莊十齊渠丘實殺無知在莊九年渠丘

也齊大夫衛蒲戚實出獻公父邑出獻公在襄

十四 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折其本尾

大不掉君所知也為十三年陳蔡作

國語靈王城陳蔡不羹義音郎三國楚別都也

封戌為陳公十一年滅蔡使公子棄疾為蔡公令賴川定陵有車不羹城使僕夫子

暫問於范無宇子晉楚大夫大僕暫父也范無

吾不服諸夏而獨事晉何也不服也唯晉近我

遠也今吾成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禮地方

成出長較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步卒七十又

二人甲十三人三國各千乘其地三千成也

春秋五傳卷三十三 昭公 十一年 十二

城未有利者志記也言在書籍所記昔鄭有京

櫟京嚴公弟叔段之邑衛有蒲戚蒲戚之邑戚

宋有蕭蒙蕭蒙宋公魯有弁費費音秘弁費齊

有渠丘渠丘齊大夫晉有曲沃曲沃之邑秦有徵

衡徵衡秦桓公之子叔段以京思嚴公鄭幾

不封叔段圖謀櫟人實使鄭子不得其位魯

公十四年厲公自櫟使鄭獲大夫傅瑕與之盟

而赦之使殺鄭子而納厲公鄭子嚴公公子子儀

也衛蒲戚實出獻公衛公孫林公逐衛宋蕭蒙

實殺昭公昭公兄鮑殺魯弁費實弱襄公襄公

季武子甲公室作三軍而自征齊渠丘實殺無

知魯嚴公八年無知殺襄晉曲沃實納齊師樂

奔齊齊嚴公納之盈以曲秦徵術實難桓景子

沃之甲入為賊於齊城有寵於桓知二君於景難謂侵皆志於諸侯

此其不利者也且夫制城邑若體性

焉有首領股肱至於手拇毛脉母大指也大能

掉小故變而不勤掉作也變動也地有高下天有

晦明民有君臣國有都鄙古之制也先王懼其

不帥帥所故制之以義施之以服行之以禮禮

春秋五傳卷三十三 昭公 十二年 十三

位不同禮辨之以名名號書之以文書其各位

主道之以言既其失也易物之由易物易其

也夫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如牛馬處暑之既

至處暑在七月直蠶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臣

亦懼之直莫所切蠶由季切大口直小曰蠶不

不然是二城也豈不使諸侯之心惕惕焉子晉

復命王曰是知天恩安知民則知天恩少也言少

治民是言誕也誕虛右尹子革侍字故鄭大夫

然冊也子然之子曰民天之生也知天必知民矣是其

言可以懼哉三年陳蔡及不羹人納棄疾而

王城後三年也棄疾恭王之子也王之子平

之於乾縣王自殺言殺者王之死由三國也

景王十有二年昭二齊景十八衛靈五秦威

五年威平六元二秦哀七

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齊三年燕伯出奔

齊大夫陽師唐燕別邑中山有唐

左傳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

衆也言因唐衆欲納

春秋五傳卷三十三昭公十四

公羊伯于陽者何言納上伯款非犯父命不當

伯不當再出故斷三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

之矣子謂孔子乃乃是歲也時孔子年二十三

子誤為于陽在生刑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

不章曰如爾所不知何如猶奈也猶曰奈女所

也子欲為後人法不欲令人妄億錯子絕四

反字或作措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

唯齊桓晉文會能以德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

非齊桓晉文則知主會者為之雖其詞則丘有

罪焉爾丘孔子名其與絕譏刺之辭有所失

者者惡納蔡也不書所募出奔者微國難未喻

年君猶不錄不足陽下言于北燕者史文也此

殺梁納者內不受也燕伯之不名何也據義不

紀名而不以高偃挈燕伯也部曰公子遂以去

書名為偃者臣宜書各故須去公子為偃伯以

不可名而以臣名君者不待去燕伯則為挈也

是以目燕伯而不書各所以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杜五

左傳三月鄭簡公卒將為塋除除生道及游

春秋五傳卷三十三昭公十五

氏之廟游氏子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

以立而無庸毀也將毀矣諸將毀矣放毀廟者之既如

毀乃曰不忍廟也諸將毀矣諸將毀矣放毀廟者之既如

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營墓地

不在鄭先公舊墓故道有臨時近直也司墓毀

之則朝而城城下棺弗毀則日中而

崩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留賓

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

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中而葬君

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夏宗公使華定來聘定華

左傳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宋元公新即位公享之

為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蓼蕭詩小雅義取無

今樂與華定聘語也又曰既見君子為龍為光

欲以寵光賓也又曰宜兄宜弟今德齊凱吉賓

有令德可以壽樂也又曰和樂雍雍昭子曰必亡

宴語之不懷懷思寵光之不宜宜揚令德之不

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定出奔傳

春秋五傳卷三十三昭公十二年十六

公如晉至河乃復晉人以其故辭公

左傳公如晉亦欲朝至河乃復取鄭之役在十

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

公子愁遂如晉愁魯大夫如晉不許還不

幾梁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

左傳附錄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

免喪而後聽命簡公晉人許之禮也善晉不

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机機子投壺晉侯先

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淮水名坻山名

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溫

有肉如陵溫水出齊國臨淄縣北入時不陵

人中此與君代興代更也亦中之伯瑕謂穆

子伯瑕土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豈何為焉

其以中雋也言投壺中不齊君弱吾君歸弗來

矣欲與晉若代穆子曰吾軍帥無御卒乘競勸

今猶古也齊將何事言晉德不衰於古齊公孫

便趨進曰日肝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使齊

春秋五傳卷三十三昭公十二年十七

五月葬鄭簡公葬三月

左傳六月葬鄭簡公傳終子產葬享明既葬

楚殺其大夫成熊公作熊

左傳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成虎令

之孫與闔氏同出于若敖宣四年闔氏子玉

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

夫成虎懷寵也解經所

左傳附錄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

人昔陽鮮虞自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春秋八

月壬午滅肥以肥子歸歸肥自狄也歸其

晉伐幽虞起○累音豎周原伯綏虐其與臣

使曹逃原伯綏周大夫原公也曹也冬十月壬申朔原

與人逐綏而立公子跪跪弟也紂奔郊郊周○

甘簡公無子立其弟過甘簡公周卿士○過過

將去成景之族成公景公皆過之子過同過

劉獻公欲使殺過劉獻公亦丙申殺甘悼公悼公

而立成公之孫鮒鮒音扶丁酉殺獻犬子

春秋五傳卷三十三昭公十二年十八

之傳夏皮之子過過劉獻公殺瑕辛于車及宮

嬖綽王孫沒劉州鳩陰忌老陽子六子周大及庚通皆甘

秋七月仲公之黨傳言周哀原廿二放所以遂微

冬十月公子愁出奔齊愁公作整狂音名謀亂故也○愁魚與反

左傳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氏我邑宰○蒯

費音反南蒯謂子仲子仲公吾出季氏而歸其

室於公室季氏子更其位更代也○我以費為

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仲

叔仲帶之子叔仲小也語以欲出季氏以不禮見故○語魚與反季悼子之卒

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悼子季武子之子平子父也傳言叔孫之

見命乃在平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十年

子為卿之前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欲

伐莒以功加三命昭子不叔仲子欲構二家

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言昭子受

其先平子曰然故使昭子使昭子昭子曰叔孫

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婚也及此四年若因禍

以斃之則聞命矣言因風討若不廢君命則固

有著矣著位昭子朝而命吏曰若將與季氏訟

春秋五傳卷三十三昭公十二年十九

書辭無頗頗偏也○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

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愁謀季氏愁告公而遂從

公如晉仲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

及衛聞亂逃介而先介副也及郊聞費叛遂奔齊

所以書出解經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

之而歎鄉人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恤恤

人矣哉言今有此人南蒯牧筮之不指其事遇

坤三三上坤下坤之比三三坤下坎上比曰黃裳

元吉坤六五以爲大吉也示于服惠伯曰即欲

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思信之事則可

不然必敗外愷內溫忠也坎險長離坤順故溫

和以率貞信也水和而土安正故曰黃裳元吉

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

不得其色言非下不共不得其飾不爲事不善

不得其極失中外內倡和爲忠不相違也率

事以信爲共行也供養三德爲善三德謂正直

春秋五傳卷三十三 十二年 二十

○供九用反非此三者弗當非忠信善不當此

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夫易

易謂黃裳元吉之卦問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

美則裳參成可筮參美盡備猶有闕也筮雖吉

未也有闕謂將適費飲鄉人酒前廟自其末還

反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言南圃在

如杞生於圃圃非宜從我者于乎于男于之通

也杞世所謂枸杞也稱言從已可

○稱尺證反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鄰也

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已乎已乎言平子欲

使昭子逐叔仲小昭以自小聞之不敢朝昭子

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爲怨府言不能爲

生怨禍之聚焉明

楚子伐徐乾徐師告

左傳楚子狩于州來狩冬次于穎尾穎水之尾

使蔣侯潘子司馬督鄧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

以懼吳五子楚大夫徐吳與國故楚子次于乾

谿在谿國城以爲之援雨雪土皮冠秦復陶秦

貉貉在谿國城以爲之援雨雪土皮冠秦復陶秦

春秋五傳卷三十三 十二年 二十

以出執鞭以僕析父從楚大夫右尹子革冬

子革鄭丹公其見○王見之去冠被舍鞭發大

舍音捨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楚始與呂

伋齊大公之王孫牟衛康叔變父晉唐叔與呂

禽父伯禽並事康王康王滅四國皆有分我

獨無有四國齊晉魯衛分珍寶今吾使人於周

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若我

先王熊繹辟在荆山在新城汭鄉縣南篳路

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

棘矢以共禦王事楓孤棘矢以禦不祥言楚在

齊王舅也成王母齊太公女晉及魯衛王母弟也

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

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

吾傳許是宅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

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

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臣陳

蔡不美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

春秋五傳卷三十三

三十三

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四國陳蔡

路請曰君王命綢圭以為鉞鉞斧也秘柄也

敢請命請制度王入視之析劍謂子

韋韋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

何譏其順王心子韋曰庠厲以須王出晉亦將

斬矣以已喻鋒刃欲自庠王出復語左史倚相

趨過倚相楚史名○復王曰是良史也子晉視

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晉古書名○對

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穆王周行天

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諫父作祈招之

詩以指王心詩文周卿士新父周司馬世宰甲

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悌

悌式昭德音昭明也○悌一心反思我王度式

如玉式如金金玉取其堅重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有志克已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

豈其辱於乾谿

春秋五傳卷三十三

三十三

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深感子韋之言不

能自克以及於難克勝也○難乃仲尼曰古也

有志克已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

豈其辱於乾谿

國語附錄左史倚相延見申公子亹倚相楚左

楚申公史老也子亹不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

我而又謗我左史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傲

乎交來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

序承事業於是不給而何暇得見昔衛武公

年數九十有五矣武公衛侯公之子共伯之弟武公和也猶箴傲

於國箴刺也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師長大士衆

也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舍謂不必恭

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

納之以訓道我言誦志之言在與有旅賁之規

師之典中庭之左有謂之位門屏之倚几有誦

訓之諫諫訓工師所誦之居寢有昔御之箴音昔

春秋五傳卷三十三 十二公 二五

薛魯臨事有舊史之道軍戎祀也舊史大史也

安禮居有師工之誦誦樂師工詩也史不失書

矚不失誦以訓御之也於是乎作懿戒以自

儆也懿詩大雅抑之篇也懿讀曰抑毛詩及其

沒也謂之版聖武公版明也書曰版作聖子實

不叔聖於倚相何害周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晷

不皇暇食日晷日易易惠於小民唯政之恭文

王猶不敢惰今子老楚國而欲自安也楚國也

以禦數者王將何為也為人臣尚如此王將復

何若常如此楚其難哉難以子登懼曰老之過

也老子乃驟見左史

晉伐鮮虞莊不書將帥史闕文何謂之晉者中國

左傳秦諸夏思然去而與晉會于屈銀不固以大緩

左傳故秋之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肥役在此年

穀梁其曰晉狄之也其狄之何也不正其與夷

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也鮮虞姓白狄也地

春秋五傳卷三十三 十二公 二五

胡傳之說左氏曰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鮮虞遂

入昔陽冬書晉伐鮮虞狄之也獻公假道於虞

以滅虢因執虞公則以師與人稱之今晉雖為

譖固可罪也而狄之不亦過乎楚牽孫吳討陳

因以滅陳誘蔡弑殺之因以滅蔡晉人視其殘

虐莫能救則亦已矣而效其所為以伐人國是

中國居而夷狄行也。人之所以為人。中國之所
以為中國。信義而已矣。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
為禽獸。禽獸逼人。人將相食。自春秋末世。至于
六國亡。秦變詐並興。傾危成俗。河決魚爛。不可
壅而收之。皆失信棄義之明驗也。春秋謹嚴於
此。制治未亂。拔本塞源之意。豈曰過乎。

景王十有三年晉昭三十九年。衛靈公六年。齊景公十四年。魯哀公十四年。楚威王二十六年。陳惠公五年。吳元年。越王勾踐二十六年。秦昭襄王八年。楚威王二十六年。齊景公十四年。魯哀公十四年。楚威王二十六年。陳惠公五年。吳元年。越王勾踐二十六年。秦昭襄王八年。
春叔弓帥師圍費。杜不書。南蒯以費叛。不以告。南蒯以費叛。

春秋五傳 卷三十三 昭公十三年 二十六

左傳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為費人所敗。不書。諱。

之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冶區夫曰。

非也。區夫魯大夫。侯反。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

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

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

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

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費叛南氏在明。

年傳善區夫之謀。終言其效。○永於

既反。食音。圖共音。恭。為之聚于。為反。

胡傳費內邑也。命正卿為王將。舉大眾圍其城。

若敵國然者。家臣強。大夫弱也。語不云乎。有一
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矣夫。已所不欲。勿
施於人。所惡於下者。毋以事上。也。所惡於上者。
毋以使下也。然後家齊而國治矣。季孫意如以
所惡於下者。事其上。而不忠於其君。以所惡於
上者。使其下。而不禮於其臣。出乎兩者。反乎兩。
宜南蒯之及此也。春秋之法。不書內叛。反求諸
已而已矣。其書圍費。欲著其實。不沒之也。惡去。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春秋五傳 卷三十三 昭公十三年 二十七

左傳楚子比自晉歸。弑其君虔于乾谿。殺作。漢杜杜比去晉而不還。晉歸者。依陳蔡以入。言陳蔡猶列國也。比歸而靈王死。故書弑其君。靈王無道。而弑稱臣。比非首謀。而反書弑比。理。魯立猶以罪加也。靈王死在五月。又不在于乾谿。楚人生失靈王故本其始。禍以起之。楚乾谿楚地。

左傳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

室。在襄三十年。及卽位。奪薳居田。君掩之族言。遷許而質許圍。遷許在九年。圖許。蔡洵有寵於

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楚滅蔡在十一年。消。任楚其父在國故死。

○消于。王使與於守而行。使消于國王行至乾。縣。力音。預守手。又。

反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申會。在四年。王奪闕韋龜中。

楚威令尹子文玄孫者又奪成然邑而使爲
郊尹成然韋也子郊成然故事蔡公蔡公棄疾也故
許圍蔡洧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
族成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常壽過申會所戮圍
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息州楚邑城觀起之死
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觀起死在襄二十二年
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觀從以父
欲試以蔡公之命召子于子哲元子子哲王弟
春秋五傳卷三十三 昭公 三十八
子哲及郊而告之情告以蔡公緝與之盟入襲
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不知其故驚起辟觀從
使子于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之使子于居蔡公
食並僞與蔡公盟已徇於蔡已徇於蔡已徇於蔡蔡公
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
許言蔡公將蔡人聚將執之執觀辭曰失賊成
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公已成軍殺已不解罪
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
言若能爲靈亡死亡則可違若求安定則如與
蔡公之命以待成敗如向

之以濟所欲言與蔡公則且違上何適而可言
可違上也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
上謂蔡公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
鄧鄧城二子子于子哲依陳蔡人以國國陳蔡
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蔡公成然
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四族
遠氏許圍蔡洧成然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爲
名故請爲武軍人爲復聘之名蔡公知之曰
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爲軍藩蔡公
使須務牟與史狎先入因正僕人殺大子禚及
春秋五傳卷三十三 昭公 三十九
公子罷敵須務牟史狎楚大夫蔡公之黨也正
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陂魚陂
甘魚陂公子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
師于乾谿而遂告之告使叛靈王且曰先歸復
所後者則則魚陂及師及訾梁而潰訾梁而潰
子斯及王問羣公子之死也自投於車下曰人
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
無子知擠于溝壑矣擠于溝壑王曰余殺人子
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

國人之國人所與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于大

都而乞師于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于諸侯

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

然丹乃歸于楚然丹子華棄王王治夏將欲入

郢夏漢別名順流爲沔漢水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謂斷王旌執人於章

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

乃求王遇諸棘園以歸棘園在門也夏五月癸亥王

繼于芋尹申亥氏癸亥五月二十六日皆在乙卯丙辰後傳終言之經書四

春秋五傳卷三十三昭公十三年 三十

月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莖之

公羊此弑其君其言歸何據齊陽生人歸無惡

於弑立也歸無惡於弑立者何靈王爲無道作

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脇比而立之

然後令於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

復其田里衆罷而去之靈王經而死時棄疾詐

力可以歸至而舍立之比之義直欲死而不立而

立君固自經故加弑也言歸者謂其才無狀君

而立之意加弑責之謂不日者靈王無道

封內地者起禍所由因以爲戒○罷音皮

穀梁自晉晉有奉焉爾歸而弑不言歸言歸非

弑也傳例曰歸爲善自某歸次之然則歸一事

也弑一事也而遂言之以比之歸弑比不弑也

歸弑其事各異自宜別書之而今連言之弑君

是比之歸遇君弑爾比不弑之二驗也者曰不日比不弑也臣弑其君是日此不日此

不弑之三驗也

胡傳楚師伐徐楚子處夫于乾谿爲之援公子

棄疾君陳蔡主方城之外有觀從者率羣失職

以棄疾命召比于晉既至脇比而立之令于乾

谿曰先至者復其田里師潰而歸楚子經而死

春秋五傳卷三十三昭公十三年 三十一

或曰昭元年楚處弑立比出奔晉十三年比歸

而處繼于棘園則比未嘗一日北面事處爲之

臣處又弑立固非比之君矣而書曰比弑其君

處何也曰凡去國出奔而君不以爲臣則晉于

樂盈是也臣不以爲君則公子鯀於衛是也若

去國雖久而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不

掃其墳墓不收其田里不繫累其宗族卽君臣

之分猶在也比雖奔晉而晉人以羈待比以國

底祿固楚之亡公子也楚又未嘗錮之如晉之

春秋五傳

卷三十三

昭公

三十三

於樂盈比又未嘗不向楚而坐如子詳之於衛
安得以爲比非楚臣而處非比之君乎春秋書
比弑其君處明於君臣之義也或曰處弑郊敖
以立比之獲罪豈無討賊之心而徒貪夫位歟
曰春秋罪比不明乎君臣之義不責其無討賊
之心夫比雖當次及之序而棄疾亦居楚國之
常以取國言之比其五難而棄疾有五利此事
之變也爲比者宜乎效死不立若國有所歸爲
曹子臧魯叔仲不亦善乎不然身居令尹都貴
戚之卿爲社稷鎮亂不自己亦可也今乃脇於
勢而忘其守怵於利而忘其義被之大惡欲辭
而不可得矣爲人臣而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
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者若此類是也悲
夫聖人垂戒之意明矣君不以爲臣則晉於樂
盈事見左傳襄公二十
一年臣不以爲君則公子魋於衛事見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

國語附錄

靈王虐白公子張駟諫夫白公也大王

忠之謂史老曰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史老子
也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左

春秋五傳

卷三十三

昭公

三十三

執鬼中右執殤中右也天死曰殤殤官殤之
身知其居處若今也執謂把其殤者謂服其
世云能使殤也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寧聞
它言諫也白公又諫王如史老之言對曰昔
殷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武丁高宗也聳敬
也至通也通於神
明謂夢以入於河河內自河徂亳從河內往
見傳說於
是乎三年默以思道默諒闇也思道
思君人之道也卿士患之
患其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
令命也武丁於是作書以書解曰以余正四友
京安也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類善也
茲此也如是而又使
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思賢而夢見之識其夢
狀故作其象而使求之
得碑說以來升以爲公夢公上公也書序曰高宗
夢得說使百工務求諸
得碑之傳夢作說命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礪使
礪也
若津水用女作舟舟遭
津水若大旱用女作霖
雨天旱自北而霖也
三日以上爲霖啟乃心沃朕心啓開也
以
此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以藥喻忠言也
前也若跪不視地厥疾用傷以失道比徒跪而
不視地必傷也
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敝廣也其知之不疚
也猶自謂未乂乂治
也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

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爲輔又
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
余無余棄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
不亦難乎保國以齊桓晉文皆非嗣也還軫
諸侯不敢淫逸淫音旋還軾心類德者以得有
國類善也近臣陳遠臣諫與人誦以自誥也誥衆
誦善敗也誥告也是以其入也四封不備一同備滿也
里曰同方欲美而至於有畿以方百里以屬諸
侯也至于今爲令桓文皆然君不度憂於

春秋五傳

卷三十三

昭公

三十四

二令君而欲自逸也無乃不可乎周詩有之曰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言爲政不躬親之臣懼民
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然何急其以言取
旱也王病之曰子復語病不能然不殺雖不能
用吾懋寘之於耳懋勉也對曰賴
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豸兕象其可盡
乎其又以規爲瑱也瑱交切瑱土見切犀豸
也言四獸之牙角可以爲瑱瑱也瑱所以塞耳
難盡也而又以規諫爲之乎遂趨而還歸杜門
不出七月乃有乾谿之亂靈王死之乾谿楚

國語附錄司馬子期欲以其妻爲內子子期妻

有妾而愿欲笄之其可乎笄也笄內子對曰

昔先大夫子囊違王之命謚違厲以子夕嗜芟

子木有羊饋而無芟薦羊饋易芟薦君子曰

違而道違命殺陽豎愛子反之勞也而獻飲焉

以弊於驪弊或作弊驪陽豎子反之內豎也弊

師敗於驪驪陽豎子反之內豎也弊王曰天敗楚也

獻飲於子反子反辭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

春秋五傳卷三十三昭公三十五

申亥申無宇之子也乾谿之役申亥曰吾父再

好王命王不誅惠執大焉乃求王遇諸棘闢以

其二女而望之君子曰從而逆欲從君子之

行欲其道也欲得故進退周旋唯道之從夫子

未能違若敖之欲若敖以之道而去芟薦吾子

經楚國經經而欲薦芟以于之于犯也以芟爲

也其可乎子期乃止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殺公作弑杜比雖爲君而

左傳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

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

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

卯夜乘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

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

可為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眾至矣

殺不書弑君丙辰癘疾即位名曰熊渠

于皆實皆放不戒皆謂之放殺囚衣之王服而

春秋五傳卷三十三

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為令尹

章獲其五師見定二年楚人伐吳師于豫章

師于豫章又柏舉之役吳人舍舟于淮而自

豫章與楚夾漢此皆當在江北淮水南蓋後徙

在江南豫章○師所類反謂湯平王封陳蔡復

還邑○慶九年致犇路○始舉事時施舍寬民宥罪

舉職○舉職修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

棄疾今召川之明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為

卜尹開龜兆使枚如子躬聘于鄭且致難樂之

臣

臣

服不復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犂

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犂樂降服而

對降服如命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

手曰子毋勤姑歸不殺有事其告子也

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

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界

必自取之民忠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

春秋五傳卷三十三

王無冢適

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

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

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

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

而長入拜

抱而入再拜皆厭紐

反紐女九反關韋通入成然焉

識申志反

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

棄禮違命之辭也

子于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于其濟乎對曰

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

宣子謂棄同利以相求也賈音古對曰無與同好誰與

同惡同好則亦不得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

無人一也寵須賢人而固有人而無主二也雖有賢人

為有主而無謀三也謀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民

有民而無德五也當以德成子于在晉十三年

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晉楚之士從

春秋五傳卷三十三

昭公十三年

三十八

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親族無獎而動可謂

無謀召子于時楚未有大發為爵終世可謂無民終身爵

亡無愛徵可謂無德楚人無愛王虐而不

忌楚王暴虐無所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

誰能濟之言楚君干涉五難以弑舊君有楚國者其棄疾

乎君陳蔡城外屬焉既死棄疾并臨陳事苛愿

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逞不以私欲逞民無

怨心先神命之先神謂國民信之百姓有亂必

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當璧拜有民二

也民信令德三也無奇寵貴四也貴如

也棄疾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于之官

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

遠之其貴亡矣位不尊去起音反其寵棄矣

父既沒故民無懷焉非令國無與焉無內將何以立

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皆庶對曰齊桓衛

姬之子也有寵於僖僖公妾有鮑叔牙賓須無

臨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齊桓出奔莒

助有國高以為內主齊上卿從善如流言其

春秋五傳卷三十三

昭公十三年

三十九

下善齊肅齊肅也肅敬不藏貳清不從欲險也

子用施舍不倦施舍猶言求善不厭是以有國

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

獻好學而不貳言生十七年有士五人趙衰

從出衰初危反從才用反有先大夫子餘子

犯以為腹心子犯狐偃有魏犢賈佗以為股肱

魏犢魏武子也稱五人而說四士有齊宋秦楚

以為外主齊妻以女宋伯以馬有樂却狐先以

為內主謂樂枝卻穀狐突先軫也亡十九年守

志彌篤，惠懷棄民。惠公懷公，不恤民也。民從而與之，獻無

異親，民無異望。獻公之子九人，唯文公在。天方相晉，將何以

待文？此二君者，異於千，其有寵于國，有與主。

謂棄疾也。○共音恭。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

楚而不逆，何以冀國？傳言子千所以蒙私，君之名棄疾所以得國。○施式。

反政。

公羊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稱齊公子，商其意。

不當也。知其賜，其意不當，則為加弑焉。爾王。

子朝不貶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大夫相殺，稱

春秋五傳卷三十三 昭公十三年 四十

人，此其稱名氏以弑何？據經言弑，言將自是為

君也。故使與弑君而立者同文也。不言其者，比

穀梁當上之辭也，當上之辭者，謂不稱人以殺

乃以君殺之也。稱人以殺，謂若衛人殺視呼子

大夫之討賊以當上之辭殺非弑也。實有弑君

辭言之。人皆欲殺宜稱人以殺之，今言楚公子棄疾殺

公子比，明棄疾所殺非弑君之人，比之不弑，四

也。比之不弑有四事：取國者稱國以弑，欲取

國而殺君者當直云楚比弑其君，而不應言公

子也。若衛視呼弑其君，完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是也。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比不嫌也。今棄疾殺之，又

言殺公子比不言弑，春秋不以嫌代嫌，不以

君是比無欲為君之嫌。棄疾主其事故嫌也。比實無弑君之罪，而

義之嫌。

胡傳棄疾立比為王，而已為司馬，固君比矣，而

又殺之，則宜書曰棄疾弑其君比，而曰殺公子

比何也？初，子千歸自晉，觀從假棄疾命，而召之

來，則來次，往加書，而強之盟，則盟，師四族衆，而

使之入楚，則入殺太子禰，而立之為王，則王，周

走而呼於國中，謂衆怒如水火，而逼之自殺，則

春秋五傳卷三十三 昭公十三年 四十一

自殺，其行止遲速去就死生，皆觀從與國人所

為。比未嘗可否之也，安得為棄疾之君乎？然比

兄也，黑胸弟也，棄疾其季弟也，立比為王，肱為

令尹，疾為司馬，蓋國人以長幼之序立之也，則

宜書曰楚人殺比，而春秋變文歸獄棄疾者，誅

其本意在於代比而非討之也，所謂輕重之權

衡，曲直之繩墨，而懷惡者亦無所隱其情矣。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平丘在陳

南長垣縣西。

南○恒音袁何不來重者起諸侯欲討棄疾故詳錄之

左傳晉成虎祁在八年○諸侯朝而歸者皆有

貳心貳其為取鄭故取鄭在十年○為晉將以

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知晉德

威服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下

有良水道不可吳子離乃還離不七月丙寅治

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三十羊舌鮒攝司馬叔

向弟也遂令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

以會子產以惺慕九張行旅之帳子大叔以四

春秋五傳卷三十三昭公十三年 四十三

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亦九張也

叔之適宜太次于衛地叔鮒求貸於衛淫芻蕘者

貨欲使衛患之而致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

簋錦屠伯衛大夫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

之宇下喻近也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

日敢請之請止叔向受羹反錦受美示不逆曰

晉有羊舌鮒者潰貨無厭潰數也○亦將及矣

禍將及為此役也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

從之未退而禁之禁者

漢傳按左氏晉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

心齊侯往朝于晉燕而投壺曰寡人中此與君

代興晉人知其亦將貳也叔向曰諸侯不可以

不示威乃並徵會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遂

合諸侯于平丘方是時楚人暴橫陵蔑中華在

宋之盟爭首先歆及號之會仍讀舊書遂召諸

侯為申之舉遷賴於郕縣陳滅蔡此乃敵國外

患臨深履薄恐懼省戒之時其君當倚於法家

排士以修國政其臣當急於責難陳善以禮

春秋五傳卷三十三昭公十三年 四十三

格君心內結夏盟外攘夷狄復悼公之業若弗

暇也今乃施施然安於不競無憤恥自強之志

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飽及諸侯皆貳顧欲示威

徵會而以兵車耀之不亦未乎春秋之法制治

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貴事之預恥以苟成而不

要諸道者也是以深惡此會如下文所貶云明

其義者然後知仲尼作經於一臺回之策一宮

室門觀之作必謹而畫以重民力其刑亂持危

固結人心之慮遠矣中音辭廣去聲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杜預曰齊服從晉不與別

知矣

左傳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有或晉侯使叔向

告劉獻公獻公王卿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

曰盟以底信底要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

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貳君將多矣

董督也庸効也討之有隙故功多也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

乘以先啟行在序大夫稱老元戎戎車遲速唯

君計齊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

春秋五傳卷三十三昭公四十四

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

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託用命叔向曰國家之

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業真有業而無禮

經則不序須禮而有次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禮須

而後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威須明則不

明察共有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明則不

明則不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

志業志誠也歲聘開朝以講禮班固之義率長

切之卒再朝而會以示威六年而一會以訓

之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

會王一經守盟志業於好呼張反講禮於等

也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

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王盟公信禮王

諸侯懼有不治奉承齊犧齊盟之犧牲而布諸

君求終事也終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

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

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

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間隙不可以不示衆八

春秋五傳卷三十三昭公四十五

月辛未治兵昭建而不旆旆旆旆旆也壬申

復旆之諸侯畏之以悉七口復旆又反邾人莒

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自昭公即位

不朝夕我嘗無故怨晉我之不共魯故之以

不共晉共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

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託謙

絕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訖訖訖訖以絕

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

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

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償於豚
上其畏不死償方問友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
棄乎也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
郕之怒已滅其民猶有故并以恐魯以討魯罪
聞其二憂二憂為問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
命不戰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齊所以令諸
侯日中造于除除地為諸侯會處癸酉退朝
先盟朝晉先盟朝晉子產命外僕速張于除張于大
叔止之使待明且及父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

春秋五傳卷三十三

十三年 昭公 聖六

往乃無所張矣地已滿也傳言子及盟子產爭
承承貢賦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位列尊
貢重周之制也公侯地廣故卑而貢重者何服
也甸服謂天子畿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
言鄭國在甸服外爵列伯懼弗給也敢以為請
諸侯靖兵好以為事好也行理之命使人
通名無月不至貢之無藝藝法小國有闕所以
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
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

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濟
乎易以破反子產曰晉政多門政不出貳偷之
不暇何暇討論苟止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不
勝不勝為國

春秋五傳卷三十三

十三年 昭公 聖七

命甲戌同盟于平丘其書同盟者劉子與盟同
懼楚也會與盟同地再言平丘者書之重詞之
復其中必有美惡焉見行事之深切著明故詞
繁而不殺也是盟蓋或善之而以爲惡何哉盟
雖衰世之事然有定人道之大倫者矣有備天
子之明禁者矣有束牲不歌相命而信自喻者
矣有納斥侯禁侵掠誠格而不復叛者矣其次
猶以載書詞命相爭約於大神而不敢越者則

未聞主盟中國奉承齊犧而矜其威力恐迫諸侯又信蠻夷之訴絕兄弟之歡求逞私憤問其憂疑如此盟者流及戰國強眾相誇制疑恐喝恣行陵暴死者十九積習所致有自來矣春秋禮義之大宗也曾是以爲善乎詞繁而不殺則惡其競力不道爲後世鑒也問去聲與音預段去聲與音預

公不與盟魯不與晉水盟惡弘多公不與盟非國惡故不與音預惡公以再如晉

不得入故不肯與盟

殺梁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公不與盟者可以春秋五傳卷三十三 昭公十三年 四十八

與而不與議在公也其曰善是盟也公不與盟當從外盟

不日今日之善其會盟因楚有難而反陳蔡之君之難乃且反

胡傳臣子之於君父隱諱其恥禮也十二國會于平丘公獨見辭不得與盟斯亦可恥矣曷爲直書其事而不隱也晉至此盟德則不競而矜兵甲之威肆脇持之術以諸侯上要天子之老而歃血以中國同憐夷狄篡立之主而結盟無禮義忠信誠懇之心而以威詐泣之具此五不

建者得不與焉幸也聖人筆削春秋凡魯君可

恥者必爲之隱諱至會于沙隨而公不得見盟于平丘而公不得與自衆人常情必深沮喪以爲辱矣仲尼推明其故自反而縮雖晉國之嚴不可及也彼以其威我以其理彼以其勢我以其義夫何慊乎哉直書其事示後世立身行己之道也其垂訓之川大矣要平聲與音預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以公不與盟故

左傳公不與盟信和音之誦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蒙之蒙義使狄人守之司鐸射射大夫亦反

春秋五傳卷三十三 昭公十三年 四十九

懷嬴奉壺飲水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蒲伏猶往飲季孫永箭箭益可以取飲也

飲於鵷反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飲子服惠伯從至晉

國語平丘之會晉昭公使叔向辭昭公弗與盟晉昭公晉平公之子夷也魯昭十年季平子夜莒取鄭吾人應之於晉十三年晉將討魯會于平丘使叔向辭魯子服惠伯曰晉信蠻夷而棄兄弟魯夷也其執政貳也執政之臣有貳心貳必失諸侯豈唯魯然失魯也夫失其政者必

毒於人魯懼及焉必加毒於人不可以不恭必使上

卿從之謝也季平子曰然則意如乎平子季

孫仲子之子意如也特為上卿若我往晉必思我誰為之貳謂也

見執若如也子服惠伯曰椒既言之矣敢逃難乎

椒請從振惠伯名晉人執平子

胡傳稱人以執非伯討也自文以來公室微弱

三家專魯而季氏罪之首也宿及意如尤為強

逼元年伐莒驅邾十年伐莒取邾中分魯國以

自封殖而使其君民食於家其不臣甚矣何以

春秋五傳卷三十三昭公十三年 五十

為非伯討乎晉人若按邾莒所訴有無之狀究

南蒯子仲奔叛之因告於諸侯以其罪執之請

於天子以大義廢之選於魯卿更意如之位收

欽私邑為公室之民使政令在君三家臣順則

方伯之職修矣今魯與邾通姦亦不朝夕伐莒

而鄆邾之故又非昭公意也徒以邾莒之言曰

我之不共魯故之以遂辭魯君而執意如則是

意在貨財而不責其無君臣之義也何得為伯

討乎稱人以執罪晉之偷也邾古否反

左傳附錄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

決矣無為為善矣唯夫子知我言子皮知仲尼

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為國基矣詩曰樂旨君

子邦家之基詩小雅言樂與君子子產君子之

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嫌平說不

之明

公至自會

公羊公不與盟者何公不見與盟也時晉王會

不肯與公盟故諱使若公自不肯與盟公不見與盟大夫執何以

春秋五傳卷三十三昭公十三年 五十一

致會據得意不恥也曷為不恥據冠之會公諸

侯遂亂反陳蔡君子不恥不與焉諸侯將征

封陳蔡之君使說諸侯諸侯從陳蔡之君言遂

反不獲討楚楚亂遂成故云爾公不與盟不書

成楚亂者時不受勝也諸侯實不與公盟而

公不與盟者遂亂雖見與公猶不宜與也故因

張義

左傳附錄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五年傳曰

今甲車四千而不警邊且不修備言夷狄晉勸

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兢中山

縣西北有中人城大獲而歸為十五年晉

驅衝車與狄爭逐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莊陳蔡皆受封

之曰歸○廬音盧○八年楚滅陳

左傳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

馬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滅蔡在

許胡沈小國也道房申皆故諸侯楚滅以爲邑

荆山也傳言平王得安民之禮汝南有吳防

縣即隱太子之子廬歸于蔡禮也

隱太子大子

防國太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悼太子無師

春秋五傳卷三十三昭公十三年五十三

者上有陳文陳見滅無若無所責又蔡本以

實也

穀梁善其成之命而歸之故謹而日之二國僕

之功也故於其歸進述而盟謹日之意以美諸

侯存亡繼絕非謂陳蔡歸國之日也於盟則發

謹日之美于歸此未嘗有國也使如失國辭然

者不與楚滅也

胡傳蔡處遷六小國於荆山又滅陳蔡而縣之

及襄疾即位復諸遷國封蔡及陳隱太子有之

子廬歸于蔡悼太子偃師之子吳歸于陳曰歸

者順辭也陳蔡昔皆滅矣不稱復歸者不與楚

度之得滅也其稱歸于者國其所宜歸也廬與

吳皆亡世子之子也而棄疾封之可謂有奉矣

不言自楚者不與楚子之得封也其稱侯者位

其所固有也陳列聖之後蔡王室之親見滅於

楚度而諸侯不能收復封於棄疾而諸侯不能

與是以夷狄制諸夏也聖人至是懼之甚蓋有

不得已焉制春秋爲後法大要皆天子之事也

其義則以公天下爲心與滅國繼絕世異於自

春秋五傳卷三十三昭公十三年五十三

私其身欲擅而有之者也故書法如此爲天下

國家而不封建欲望先王之治難矣

冬十月葬蔡靈公莊蔡復而後以君禮葬之何嘗

君論之不得責臣子

左傳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此陳蔡事傳皆言

禮葬楚所封不得

穀梁變之不葬有三變之謂改常禮春秋

不葬無君弑君不葬如無臣子

然且葬之不與楚滅且成諸侯之事也

道以至於身死國滅不宜書葬葬者不宜令夷
秋加乎中國且成諸侯與滅絕之善故葬之
公如晉至河乃復晉人

左傳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
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

使士景伯辭公于河景伯士文伯之子也○舊好呼報反

吳滅州來州來楚邑川大師焉

左傳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

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

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春秋五傳卷三十三昭公十三年 五十四

傳言呼王所
以能有國

左傳附錄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

子私與曰齊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

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

其何瘳於晉瘳差也○為親親與大賞共罰否

所以為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言一臣必

有二主道不令吾豈無大國言非獨穆子告韓

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

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

而執其老老謂若若猶有罪處命可也處晉若曰

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問是逃命也何免之為

請從君惠於會欲得盟會見宣子患之謂叔向

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鮒鮒叔乃使

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

於魯魯與二十一年坐叔微武子之賜不至

於今武子季平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

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

于西河西使其若之何正泣泣以信平子懼先

春秋五傳卷三十三昭公十三年 五十五

國語晉人執平子子服惠伯見韓宣子宣子晉

是主信也若盟而棄魯侯信抑闕矣闕缺昔樂

氏之亂齊人問晉之禍伐取朝歌朝侯也樂氏

君襄公不敢寧處使叔孫豹悉帥弊賦賦兵我先

跛畢行無有處人跛跛以從軍吏次於離俞

與邯鄲勝擊齊之左邯鄲勝晉大夫

會晉地大舍也

勝也食采也 齊師退而後敢還非以求遠也非以求遠也 以魯

之密邇於齊而又小國也齊朝駕則夕極於魯

國極至也 不敢憚其忠而與晉共其憂亦曰庶幾

有益於魯國乎蓋謂得晉之助也 今信蠻夷而棄之夫

諸侯之勉於君者將安勸矣若棄魯而倚固諸

侯侯臣敢憚戮乎諸侯之事晉者魯為勉矣若

以蠻夷之故棄之其無乃得蠻夷而失諸侯之

信乎子計其利者小國共命其微也 宣子說乃歸

春秋五傳卷三十三 昭公 十三年 五十六

平子

景王十有四年昭公二十七年 齊武二十七年齊惠

七年平王八年 齊元四年齊哀九年

春意如至自晉齊得免

左傳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已也以舍族為

尊晉罪已 尊晉罪已禮也禮修已而

穀梁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意如意如然而致見君

臣之禮也大夫有罪則宜廢之既不能廢不稱

胡傳按左氏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

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土地猶大

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何瘳於晉乃

歸季孫其始執之為之邪莠之供而非有扶弱

擊強之義也其終歸之為土地猶大所命能具

而非有不能救蔡為夷執親之悔也然則晉人

喜怒皆以利發其勸沮皆以利行違道甚矣故

平丘之會深加貶斥自是而後諸侯不合二十

餘年至于召陵又以貶敗十有八國之諸侯而

書侵楚以譏之於是晉日益衰外携內叛不復

春秋五傳卷三十三 昭公 十四年 五十七

振矣利之能敗人國家乃如此春秋之深戒也

行音杭為去聲復扶又反

左傳附錄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

疾與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閒而盟閒差也 許

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眾而盟欲因合眾

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君謂季氏 畏子以及今

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

畏子矣不能復畏子 子何所不逞欲請送

子出使請期五日南蒯請期遂奔齊侍飲酒於

景公。公曰：「叛夫。」莫有變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張子

韓皙曰：「齊大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言越

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

南蒯雖反，費人不從，未專屬齊。二子逐蒯而復其舊，故經不書歸費。齊使文子致邑，欲以假好。

非事實也。

三月曹伯滕卒。莊四

夏四月

左傳附錄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

春秋五傳卷三十三昭公十四年 五十六

且撫其民。上國在國都之西，西方居上。分貧振

窮。分與也。振，救也。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

民也。收，養不使流。救災患，宥孤寡。賦稅救罪戾。

詰姦惡。詰，責問也。舉淹滯。淹滯，積才德。禮新

叙舊。叙，新也。祿，勲也。合親，親九族也。任良物官，物事使

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兵在國都之東者。

亦如之。如，然也。好於邊疆，結好四鄰。息民五年

而後用師，禮也。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莊未同盟。去起呂反，何入昭公卒不口不書葬者，本集故因

序不

左傳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憾。郊公著丘

直據反徐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與。

莒公曰：「弗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與。」

於意恢。公亦葬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

「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與許之。」意恢傳

左傳卒自外錄者也。莒人來赴，故魯史書其卒。

春秋五傳卷三十三昭公十四年 五十九

葬自內錄者也。魯人不往，是以闕其葬。自昭公

以來，雖薛杞微國，無不會其葬者。何獨於莒則

不往乎？方是時，意如專政，而莒嘗訴其疆，取

郕之罪於方伯，而見執矣。為是怒莒，故獨不會

其葬也。夫怨不棄義，惡不忘親，怒不廢禮，在桓

公時，雖與衛戰，而宣公卒，則往葬之，不以私故

絕吉凶慶弔往來，施報之常禮也。以此見意如

之專恣矣。若意如者，其傲狠修怨，敢施於昭公

與莒子，及其在晉，開除館西河，則恐懼逃歸，如

一匹夫何也。小人無禮，喜怒勇怯，不中節，皆若是耳。苟不遠之，其能國乎？為去聲，中，去聲。

左傳附錄 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有佐立之。

德與養氏比而求無厭。養氏子旗之黨，養由基之後。○比，親志。反厭，於

反。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殺圖成，然而滅養氏。

之族，使鬬辛居郢以無忘舊惡。辛，子旗之子。郢，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杜以禍亂告，不必繫於為解。為，當故書名惡之。○恢，苦回。大，強易。路反。何，苦

無大夫。莒殺公子者，未踰年而殺其君之子，不

稱氏名，明君之子。

春秋五傳 卷三十三 昭公十四年 六十

左傳 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大殺莒公子意恢，郊

公奔齊。公子鉅逆，與於齊，齊陽黨公子鉅，送

之有賂，以莒賂齊。

殺梁言公子而不言大夫，莒無大夫也。莒無大

夫而曰公子意恢，意恢賢也。曹皆無大夫，其

所以無大夫者，其義異也。曹，以振鐸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武王封之。

蒲，在句服之內，後割小。蒲，已姓，東夷本微國。

左傳附錄 晉邢侯與雍子爭鄙田。邢侯，楚申公也。

雍子，亦故楚人。○鄙，許七反。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晉，理官。

叔魚攝理。攝，代。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

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蔽，斷也。○斷

反。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

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施，行。雍

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紉也。鬻獄，邢侯專殺

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掠取也。昏亂也。○

貪毀敗官為墨，墨，不潔之稱。殺人不忌為賊，忌

也。夏書曰：「昏墨賊殺。」昏，亂也。○墨，敗也。○賊，殺也。○望斷之刑也。請

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

春秋五傳 卷三十三 昭公十四年 空

叔向古之遺直也。言叔向之直。古，何之直。治國制刑，不隱

於親。謂國之大問已所答當也。至於三數叔魚

之惡，不為末滅。末，薄也。○滅，輕也。○皆以義也。夫

可謂直矣。於義未安，直則平丘之會，數其賄也。

謂言賄。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

也。謂言賄。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

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煩。三言而除三惡，加三

利。三惡，暴虐也。三利，除殺親並榮。榮，名。猶義

也。夫三罪唯答宜，子問不可以不正。

國語士景伯如楚景伯晉理官士叔魚為贊理

叔魚羊舌肸也贊佐也景伯侯與離子爭田

伯如楚故叔魚攝其官也公巫臣之子也巫臣奔

晉晉大夫也離子故楚大夫奔晉晉與之鄰爭

離田也離子納其女於叔魚以求直不直故及

叔魚之曰叔魚抑邢侯叔魚決也邢侯殺叔魚與

離子於朝韓宣子患之叔向曰三姦同罪請殺

其生者而戮其死者陳尸宣子曰若何對曰鮒

也鮒獄也離子買之以其子邢侯非其官也

而干之官司寇也夫以回讎國之中回邢也與

春秋五傳卷三十三昭公十四年空二

絕親以買直與非司寇而擅殺其罪一也邢侯

聞之逃遂施邢侯氏施施劫也而尸叔魚與離子

於市死時在朝故尸于市

春秋四家五傳平文卷三十四

仁和張岐然秀初手輯

錢塘吳漢翔舉遠參閱

昭公四

景王十有五年平昭五齊景二十一平昭五

惠三平九平九元五齊景二十一平昭五

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公作夷昧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武宮魯武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春秋五傳卷三十四昭公十五年一君山堂

左傳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戒齊梓慎曰禘之日

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禋非祭祥也喪氛也祓

氣也蓋見於宗廟故以為非祭祥也祓其在泣事

乎泣臨二月癸酉禘叔弓泣事禘入而卒去樂

卒事禮也大臣卒故為之去

公羊其言去樂卒事何揚入者言言去樂言名

反注及禮也以加錄卒事即非禮但當言去樂

也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思廟不卒事

畢竟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主謂已主祭者

不可以不即行故使兄弟若宗人攝行生事而
世已父未必為今君臣也孝經大夫聞大夫之
喪尸事畢而往賓尸事畢而往也日者

穀梁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
禮也祭樂者君在廟中祭作樂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

聞可乎變謂大夫國體也股之卿佐是謂古之
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死者不可復生重莫大焉是以君雖在祭樂之

中大夫死以聞可也

胡傳左氏曰禘于武宮叔弓泣事籥入而卒去
春秋五傳卷三十四昭公十五年 二

樂卒事有事於宗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而祭
可乎按曾子問君在祭不得成禮者夫子語之
詳矣而無有及大臣者是知祭而去樂不可也
有事於宗廟遭大夫之變則以聞可乎按禮衛
有大史柳莊寢疾君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是
知祭而以聞不可也禮莫重於當祭大夫有變
而不以聞則內得盡其誠敬之心於宗廟外全
隱恤之意於大臣是兩得之也然則有事於宗
廟大臣泣事籥入而卒於其所則如之何禮雖

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有事於宗廟大臣泣事
入而卒於其所去樂卒事其可也緣先祖之心
見大臣之卒必問樂不樂緣孝子之心視已設
之饌必不忍輕徹故去樂而卒事其可也宗廟
合禮者常事不書苟以為可則春秋何書乎此
記禮之變而書之者也去上登

夏蔡朝吳出奔鄭朝公作昭無出字臣朝吳不遠

五傳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朝吳蔡大夫有功於楚平

春秋五傳卷三十四昭公十五年 三

子故處于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
吾助子請請求又謂其上之人蔡人在上位者曰王唯
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
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
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
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非不欲善
吳○於難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言其多吳
乃旦反然前知其為人之異也言其多吳
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以鳥喻也

必能使蔡連
強而肯楚

胡傳朝吳蔡之忠臣雖不能存蔡而能復蔡其
從於棄疾者謂蔡滅而棄疾必能封之也棄疾
以其忠於舊君而信之使居舊國可謂知所信
矣則易為出奔費無極害其寵也無極楚之讒
人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
耳目使不聰明卒使吳師入郢辱及宗廟讒人
為亂可不畏乎為國有九經而尊賢為上勸賢
有四事而去讒為首志朝吳出奔而入郢之師

春秋五傳

卷三十四

十五年

四

兆矣然朝吳身居舊國處危疑之地苟有譖之
者則王不能無動也能以忠信自任而杜讒譖
之謀則善矣而費無極乃語之曰子亦畏矣而
在下位辱也欲為之請以名利累其心而莫之
覺不智亦甚矣故特書其出奔以罪吳為後戒
也

去上聲屏上聲
處上聲語去聲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何并十七年食蓋
與辛于大辰同占

左傳附錄

六月乙丑

王太子壽卒

周景王

○秋八

月戊寅王穆后崩

太子壽之母也傳為晉
荀陳如周穆后起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左傳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

鼓白狄之別鉅
鹿下曲陽縣有

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
勤而何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
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
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
所甚惡若所好何無以復若其弗賞是失信也
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
以欲城而適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
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
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
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
民息將焉用邑邑以賈息不如完舊
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
可獲而民知義所
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
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就鞮

春秋五傳

卷三十四

十五年

五

鼓之令反

中行穆子率師伐翟圍鼓穆子晉卿中行偃之子荀與中行

鼓人或請以城畔穆子不受行伯之弟鮮虞也

軍吏曰可無勞師而得城子何不為穆子曰非

事君之禮也夫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利附

夫守而二心姦之大者也賞善罰姦國之憲法

也許而弗予失吾信也若其子之賞大姦也姦

而盈祿善將若何且夫翟之憾者以城來盈願

晉豈其無也是我以鼓教吾邊鄙貳也貳二

春秋五傳卷三十四十五年

夫事君者量力而進不能則退不以安賈賈也安謂不勞

令軍吏呼城倣將攻之未傳而鼓師而得鼓

降降戶江切中行伯既克鼓以鼓子宛支來宛

鼓子鼓子晉卿也宛支宛支晉卿也宛支宛支晉卿也

鼓子鼓子晉卿也宛支宛支晉卿也宛支宛支晉卿也

鼓子鼓子晉卿也宛支宛支晉卿也宛支宛支晉卿也

鼓子鼓子晉卿也宛支宛支晉卿也宛支宛支晉卿也

對曰臣委質於翟之鼓未委質於晉之鼓也也士對以雄

而策死古之法也臣聞之委質為臣無有二心委質

臣無畔質敢即私利以煩司寇而亂舊法其若

不虞何若就私利是為畔君畔君有辜故煩司

德之務而有是臣也得此之臣乎乃使行

既獻獻功言於頃公頃公晉君也與鼓子田

於河陰河陰晉河南之使風沙澹相之

春秋五傳卷三十四十五年

胡傳晉滅潞氏甲氏及再伐鮮虞皆用大夫為

主將而或稱人或稱國或稱其名氏何也以殄

滅為期而無矜惻之意則稱人見利忘義而以

狄道欺詐行之則稱國以正兵加敵而不納其

叛臣則稱名氏夫稱其名氏非褒之也總免於

貶爾而春秋用兵禦狄之畧咸見矣

冬公如晉左傳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

既得免故往謝之

三傳附錄十二月晉荀躒如周塋穆后籍談焉

介既塋除喪以文伯宴傳以魯壺文伯荀躒也魯壺魯所獻

壺傳○躒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

獨無有何也感魯壺而言也文伯揖籍談

文伯無辭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

室謂明德之分器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彛器

於王為獻也晉居深山戎狄之

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服言王靈及故數為戎所加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

春秋五傳卷三十四昭公十五年八

諸乎叔籍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

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密須姑在安定陰密縣文王伐之得闕鞶之甲武所以

克商也闕鞶國所出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

有戎狄參虛實沈之次晉之分野其後襄之二路周

王所賜晉文鍼鉞相也鍼鉞也鉞金鉞也公大路戎路

形弓虎黃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事在僖公大略戎路

年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勲而不廢加重有

績而載善功奉之以土田有南陽撫之以彛器錢弓

之旌之以車服義之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

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官福祚不在叔父當在誰

邪福祚之不且昔而高祖罔伯驥司晉之典

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孫伯驥晉正卿籍談及九世祖

幸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幸而周人

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由王曰籍父其無後乎

數典而忘其祖數典所主反籍談歸以告叔

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歸必卒焉今

春秋五傳卷三十四昭公十五年九

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

之喪二焉天子絕期唯服三年故后雖期通謂之三年喪期居其反於是

乎以喪賓宴又求彛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彛

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

服禮也天子諸侯除喪雖在卒哭今王雖弗遂王既葬而除故歲共不遂王雖弗遂

宴樂以早亦非禮也言今雖不能遂服猶當靜

北反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

失二禮謂既不言以考典也考典典以志經忘經

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為二十二年

景王十有六年昭六年齊景王二十三年
九年平十四元六
楚平三平三元十

左傳附錄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
不書諱之也猶以取郕故也公為人所執止故諱不書

春齊侯伐徐

左傳齊侯伐徐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蒲隧徐地

及邠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

春秋五傳卷三十四十六年十
諸侯之無伯管哉國害小齊君之無道也與師而

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亢無伯也

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

我隸詩小雅采芣也隸勞也言周舊為天下宗今乃衰滅風無息定執政大夫離居異心無有念民勞者其是之謂乎傳言晉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蠻公作曼楚子不名戎蠻子非中國故

左傳楚子開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信
之實反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許之非也立其子禮也河

公羊楚子何以不名據誘蔡夷狄相誘君子不疾也曷為不疾誘俱若不疾乃疾之也以為固者乃所以為惡也顧以無知薄責之戎曼稱子者入昭公見王道太平百蠻貢職夷狄皆進至其得不自略也

胡傳楚子之誘一也或名或不名者處欲滅中

國而棄疾討蠻氏誅華夷之辨也蔡侯與蠻子之見殺一也或名或不名者蔡侯弑父與君蠻氏亂而無質其罪之輕重亦異

左傳附錄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于產

春秋五傳卷三十四十六年十一

戒曰苟有位于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于

客閒孔張子執政禦之者禦止也道客後又

禦之適縣間縣音玄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

諫富子鄭大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

為之笑而不陵我言數見笑則心陵我皆有禮

夫猶鄙我鄙賤也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衷當仲反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頗事類以成偏類對獄之放紛放紛也會朝之不敬謂國無禮使

命之不聽上命取陵於大國聽民而無功罪

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

也孔兄也子孔鄭公兄執政之嗣也執鄭國

政之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

侯所知立於朝而祀于家卿得自立廟於家有祿

於國受祿有賦於軍軍出卿喪祭有職有所受

服歸服受服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服謂大夫祭歸肉於公皆社之戎祭也服市軫

反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

忘其所僑焉得恥之其祭在廟謂助君祭數色主反辟邪之

春秋五傳卷三十四昭公十六年十二

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言為過謬者自應用刑罰

亦辟匹子寧以他規我規正也○宣子有環其一

在鄭商玉環同工共宣子謂諸鄭伯謂諸子產

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

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言所求少○晉國

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偷簡也若屬有

讒人交關共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

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

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

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

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

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

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

大滋益也○屬音屬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

厭之有吾且為鄰邑則失位矣不復成國○若

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食淫甚矣獨非罪乎

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

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銳細小也韓子買

春秋五傳卷三十四昭公十六年十三

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

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復

亦求也○成賈音嫁請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

聞敢以為讀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

皆出自周鄭本在周幾內桓公席大比耦席用

○比毗至反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

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

強賈無賈市其物○反魚廢反獲毋或句奪爾

有利市實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

春秋五傳

卷三十四

十六年

十四

至於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傾奪商人
是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
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藝法也鄭
邠邑也亦弗為也不欲為邠邑之事僨若獻玉不知所
成敢私布之布陳也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王
以微二罪敢辭之傳言于庭知禮宜子○夏四能改過○微古克反
月鄭六卿侵宣子於郊飲酒也宣子曰二三君
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詩言也子為賦野有蔓
草反其適也子皮之子嬰奔也野有蔓草詩鄭風宣
子日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君子相願也子產賦鄭
之羔裘言鄭別於唐羔裘也取其彼已之子舍
令者宣子曰起不堪也之司直也子太叔賦褰裳
褰裳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澌子不我思登無
他人言宣子思已將有褰裳之志如不我思亦
他人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言已
好在此不復子太叔拜謝宜子宣子曰善哉子
之言是是褻不有是事其能終乎韓起不欲令
大叔拜以谷之子游賦風雨子游帶之子朝
所以晉鄭終善子游帶之子朝
云平不夷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旗公孫段之子

春秋五傳

卷三十四

十六年

十五

取其洵美且都樂音洛于柳賦韓今子柳印段之
今詩取其倡子和女言宣子子柳印段之
僨已將和從之○釋他洛反宣子喜曰鄭其庶
乎庶幾於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
六詩皆鄭風也皆昵燕好也昵親也賦不出其
日不出鄭志國以示親好○昵
女乙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
皆獻馬焉而賦我將我將詩頌取其日靖四方
在靖亂也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
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
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夏公至自晉
左傳公至自晉晉德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昭伯
之子子服回也隨公從晉還曰晉之營室共將遂卑矣君幼
弱六卿強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
卑乎平子曰爾勿惡識國昭伯尚少平子不信
胡傳左氏曰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至是始歸
者晉人止公其不書諱之也昭公數朝於晉三
至于河而不得入兩得見晉侯又欲討其罪而

止旃其困辱亦甚矣在易之困曰困亨者困困窮而至亨也夫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此正憤悱自強之時而夏少康衛文公越勾踐燕昭王四君子者由此其選也今昭公安於危辱無激昂勉勵之志即所謂自暴自棄不可與有為而人亦莫之告矣不亦悲乎諱而不書深貶之也歎音朝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莊未

左傳秋八月晉昭公卒為下平子如晉楚起

春秋五傳卷三十四昭公十六年 十六

九月大雩

左傳九月大雩旱也

左傳附錄鄭大旱使屠擊祝欸豎柎有事於桑

山三子鄭大夫有事祭也○附音附斬其木不雨于廡曰有事

於山藝山林也藝藝獲令繁○義音藝而斬其木其罪大

矣奪之官邑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塋晉昭公莊三月而塋速

左傳冬十月季平子如晉塋昭公平子曰子服

回之言猶信自往見之子服氏有子哉有賢

春小邾子來朝

左傳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

子賦采芻采叔詩小雅取具君子來朝穆公賦

菁菁者莪菁菁者莪亦詩小雅取其既昭子曰

不有以國其能久乎嘉其能久有國

夏六月甲戌日有食之

春秋五傳卷三十四昭公十七年 十七

左傳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

用幣禮正陽之月日食當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

舉不舉伐鼓於社陰諸侯用幣於社諸上伐

鼓於朝退自禮也平子禦之禦樂曰止也唯正

月朔月朔愚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

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正月謂建巳正

為六月於夏為四月陰陰氣也四月純陽用事

陰氣未動而後陽災重故有伐鼓用幣之禮也

平子以為六月非正月故太日過分而未至過

史答言在此月也○正音政日過分而未至春

分而未三辰有災三辰日月星也日月相侵於

是乎百官降嘏降嘏物君不舉辟移時辟正寢也

樂奏鼓鼓祝用幣祝用幣於社史用離自辭以故夏書

曰辰不集于房通書也集安也房舍也皆奏鼓

之謂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此月朔

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安君之災

故曰有

秋鄉子來朝

左傳秋鄉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

春秋五傳卷三十四昭公十七年大

氏鳥名官何故也少皞金天氏黃帝之子已姓

鄉子曰唐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

為雲師而雲名黃帝軒轅氏姬姓之祖也黃帝

氏蓋其一官也帝神農炎帝姓之祖也亦共工

火師而火名炎帝神農炎帝姓之祖也亦共工

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名水共工以諸侯霸有

大皞後亦受水瑞以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

水名官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

而龍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

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

鳥氏歷正也鳳鳥知天時故玄鳥氏司分者也

分來秋分去伯趙氏司至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

至青鳥氏司啟者也青鳥鳴也青鳥氏司啟者也

丹鳥氏司閉者也丹鳥鳴也丹鳥氏司閉者也

正之鳥丹鳥鳴也丹鳥氏司閉者也

祝鳩氏司徒也祝鳩氏司徒也

鳴鳩氏司馬也鳴鳩氏司馬也

鳴鳩氏司空也鳴鳩氏司空也

爽鳩氏司寇也爽鳩氏司寇也

五鳩鳩民者

春秋五傳卷三十四昭公十七年十九

也鳩聚也治民上五雉為五工正五雉為五

雄東方曰雉雉南方曰雉雉為五工正

反九尾為九農正九尾為九農正

九尾為九農正九尾為九農正

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

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顓頊氏代少皞者德

仲尼聞之見於鄉子而學之仲尼聞之見於鄉子而學之

官仲尼聞之見於鄉子而學之

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失官不修其職也傳言聖人無常師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公作賁渾戎殺無之字范滅夷狄時

亦有殊于常戎○渾戶門反

左傳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維三塗屠蒯

晉侯之膳宰也以忠諫見逐離維水也三塗山名在陸渾南○彌苦怪反我弘謂劉

子曰客客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

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警戎以備戎也欲因晉以

今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

春秋五傳卷三十四昭公十七年二十

史先用牲于維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

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

甘鹿甘鹿周地周大獲先警戎備故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

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於文宮欲以應

附傳林父之於潞氏士會之於甲氏荀吳之

陸渾戎皆滅之也而林父士會稱師稱人荀吳

舉其名氏何哉夷不亂華陸渾之戎密邇王室

而縱之雜處則非膺戎狄別內外之義也與關

土服遠以圖強弱則異矣然舉其名氏非褒詞

也縱得無貶耳則窮兵于遠虛內事外者可知

矣父上聲處上聲

冬有星孛于大辰非大辰房心尾也妖變

左傳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見之八月辰星

李星出辰西光中胥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今除於火

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須火出乃布散為

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徵始有火

出而見前年大出時今茲火而章出必火入而

春秋五傳卷三十四昭公十七年二十一

伏通火也其居火也久矣歷三其與不然乎言必

音與火出於夏為三月謂春於商為四月於周

為五月夏數得天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

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大辰大火宋分野

陳大皞之虛也大皞居陳水鄭祝融之虛也祝融

高辛氏之皆火房也房令星孛及漢漢水祥也

天漢衛顓頊之虛也故為帝丘衛令濮陽縣其

城內有其星為大水衛星室水也水火之牡也牡

子水水火合而相薄水少而火入而伏必以
火多故水不勝火○音音傳音音若火入而伏必以
壬午音音俱伏不故言若○音音後扶又反音音不過其見之
月音音火見周鄭神龜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
日火若我用瑾瑜玉璣鄭必不火音音瑾瑜也璣玉
雅以璣才旦反○音音璣才旦反○音音子產弗與音音以爲天
非祿所息故也爲明音音年宋衛陳鄭災傳

公羊字者何豈星也音音三字皆發問者或言入或
問錄之○其言于大辰何音音大辰非常名在大
辰也大辰者何大火也音音大火爲大辰伐爲

春秋五傳卷三十四 昭公十七年 二十三

大辰音音伐也參伐也大火與伐天所以示民時早
所林北辰亦爲大辰音音北辰北極天之中也常居
反北辰以則心伐所在故加亦何以書記異也
亦者兩相獲之意○音音別彼刻與何以書記異也
心者天子聘堂帝政之官亦爲字禁者邪亂之
氣攝故置新之象是後周分爲二天下兩主宋
南里以亡
覆梁一有一亡曰有于大辰者音音蓋于大辰也音音
用大辰者大火也○音音不曰于大火而曰大辰者
謂蓋于蒼龍之體不獨加大火○音音于本及作
非音
爾傳大辰心也心爲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

子後星庶子李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
後五年景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
召伯立子朝歷數載而後定至哀十三年有星
孛于東方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當是時吳人
僭亂憑陵上國曰敝于兵暴骨如莽其戾氣所
感固將驅吳而降之罰也故氛祲所指在于東
方假手越人吳國遂滅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
占明矣音音適音的單音善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
六年三十二年
年暴音使

春秋五傳卷三十四 昭公十七年 二十三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音音楚戰而敗莫肯告負故但
左傳吳伐楚陽句爲令尹卜戰不吉音音陽句穆王
子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音音子魚公子
而下易川勝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令曰
鮒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音音得吉
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火敗吳師獲其
乘舟餘皇音音餘皇舟名○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
環而壅之及泉音音環音也○盈其隧炭陳以待命
隨出吳公子光音音光諸樊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
人道

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

藉衆之力以取舟。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與吳人異形。

狀詐爲楚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

夜從之。呼師友也。三呼皆迭對也。楚人從

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傳言吳光

有

公羊詐戰不言戰。此其言戰何。據於越敗吳於

作偽。敵也。無勝負不可言敗。故

穀梁兩夷狄曰敗。夷狄不能結日。成陳故曰中

春秋五傳卷三十四昭公十七年 二十四

國與夷狄亦曰敗。音荀吳敗狄于大鹵是也。楚人及吳戰于

長岸。進楚于。故曰戰。

胡傳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楚地王里。帶甲

數十萬。戰勝諸侯。威服天下。本非吳敵也。惟不

能去譏賤貨。使費無極。以譏勝。褒瓦以貨行。而

策士奇木。爲敵國用。故日以侵削。至雞父之師。

七國皆敗。柏舉之戰。國破君奔。幾於亡滅。吳日

益強。而楚削矣。是故爲國必以得賢爲本。勸賢

必以去譏賤貨爲先。不然。雖廣土衆民。不足恃

也。攷其所書本末。強弱之由。其爲後世戒明矣。

景王二十有八年。宣公六年。宣公六年。宣公六年。宣公六年。

左傳附錄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

伯過。伯過。周大夫。得而代之。其位甚弘。曰。毛

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見吾夏伯

與。稔。積熱以乙卯日。而毛得以濟。侈於王都。不

亡何待。毛伯奔楚。傳

春王三月。曹伯須卒。而赴以名。

春秋五傳卷三十四昭公十八年 三十五

左傳三月。曹平公卒。原伯起本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天火曰災。

左傳夏五月。火始昏見。見火心望。丙午風。梓慎

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水火母故曰火之始。

七日其火作乎。從丙子至壬午七日壬午戊寅

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

之庫以望之。大庭氏古國。在魯城內。魯於其

以。前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言經所

數所。禪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前年禪竈火

主反。

子產不聽今復請用之鄭人請用之信子產不可于大

叔曰實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

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

知之龜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多言者或

時有中遂不與亦不復火傳言天道難明雖

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里析

先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將

先悉焉及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

定遷矣子產知大災不可逃非及火里析死矣

春秋五傳卷三十四昭公十八年 三六

未葬于產使與三十人遷其柩以其嘗與火作

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晉人新來未入使

司寇出新客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官為其知國

去使子寬子止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二子鄭大

祀之位大宮鄭祖廟使公孫登徙大龜祭

大夫使祝史徙主祐於周廟告于先君和廟

徹其事徹其事商成公徹司官商成公鄭大夫司

出舊宮人真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

列居火道備非行火所歟歟災也○城下之人

伍列登城城備也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

乃聞災城備也保所徵役之人郊人助祝史除

於國北為祭處禳火于玄冥回禳玄冥

大禱禱于四鄰禳火于玄冥回禳玄冥

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杖征賦三日哭國不市

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所以

亡

春秋五傳卷三十四昭公十八年 三七

公羊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異其同日而俱災

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辭其

正是四國四國天下象也是後至室亂諸侯災

穀梁其志以同日也其日亦以同日也或曰人

有謂鄭子產曰某日有災于產曰天者神子惡

知之是人也同日為四國災也音烏

胡傳按左氏鄭災于產臨事而備至于書焚室

而寬其征與之杖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于

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以

是知陳許之先亡也。初，裨竈言於子產，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璣，犂玉璣，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及鄭既災，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亦不復火。裨竈所言，益以象推，非妄也。而鄭不復火者，子產當國，方有令政，此以德消變之驗矣。是知吉凶禍福，固有可移之理。古人所以必先人事而後言命也。

六月，邾人入郕。郕，魯國今琅邪開陽縣。邾音禹。

三十八

春秋五傳卷三十四 昭公十八年 三八

左傳：六月，邾人藉稻。邾，姓國也。其君自出藉稻，益穀行之。○稻音云。邾人襲郕，邾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得斬者頭，遂入之。盡俘以歸。邾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莊公反，邾夫人而舍其女。為明年宋伐邾起。○帑音奴。

秋，葬曹平公。

左傳：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原伯魯，周大夫。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亂，俗壞。言者適多。

漸以及大人。大人在位者，○說學音悅。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患，有學而失道。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以爲無害，遂不學。則皆懷苟且。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殖，生長也。言學之進德如農之殖苗，日新日益。○殖時力反。

左傳附錄：七月，鄭子產爲火故，大爲社。爲治也。○爲火也。

子爲反下，祓禳於四友，振除火災，禮也。振，棄也。○祓，芳。

乃簡兵大蒐，將爲蒐除。治兵於廟城內。○蒐，大。

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寢，寢也。蒐過期。

春秋五傳卷三十四 昭公十八年 三十九

三日，處小不得一時，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

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鄉。而女也。毀，女。

子產朝，朝過而怒之。怒，不除也。南，毀子。

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言子產仁不。

○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

討乎？』辭晉公子公孫而。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

討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

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

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

執事惘然授兵登陴。惘然動貌。將以誰罪邊

人恐懼不敢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

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讓

之問謀之。以啟貪人。若為敝邑不利。者重也。

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說解。不幸而

亡。君雖愛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鄭

雖與他國為竟。每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傳言

雖與他國為竟。每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傳言

冬許遷于白羽。杜自葉遷也。畏鄭而樂遷。故以自

春秋五傳卷三十四昭公十八年三十

左傳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

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十五年平王復遷邑

而不。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

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自以晉國不。鄭方有令

政。許曰。余舊國也。鄭封鄭曰。余俘邑也。隱十一

許而復存之。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為方城

障。土不可易。易以政反國不可小。許不可係

讐不可啟。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

遷許於析。實白羽。於傳時白羽敗焉析

國語附錄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景王周靈

古曰。泉大錢者。大單穆公曰。不可。穆公王卿士

於舊其買重也。單穆公曰。不可。單穆公之會

古者天災降戾。災謂水旱於是乎量資幣。權

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

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重曰母。輕曰

物。則子。獨行物。重則以母權。若不堪重。則多

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

小大利之。規任也。不在之者。幣重物輕。妨其用

貴以輕者。皆其錢。子推母者。母以重者。價其

子平而行之。故錢小。大民皆以爲利也。今王

春秋五傳卷三十四昭公十八年三十一

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廢輕而作重

寡故民失。若匱。王用將有所乏。民財既無。以供

其資也。地之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

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未至而設之。謂豫有

至而後救之。至而後救之。謂若救火。療

入也。二。若先救。各有宜。不可先而不備。謂之忌

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謂民未患輕。而重之

固贏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

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

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於

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關石餼均王府則有

詩亦有之

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詩大雅旱麓之章章也

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既竭林鹿散

亡救澤肆既謂無山林之政民力彫盡田

畊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

樂之有焉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為

潢汚也其竭也無日矣大曰潢若民離而財匱

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備亡無救吾周官之

於災備也其所忌棄者多矣備周官周六官災而

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

其圖之翳猶屏也奪其資民離叛是王弗聽卒

鑄大錢

王二十有九年晉頃三遷景二十五年衛靈公十二年

祭平七遷定七豐悼公午元年

祭平七遷定七豐悼公午元年

惠七年平十三元九

左傳附錄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

今陽南今陽南令尹子瑕城郟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

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遷陰城郟皆

楚子之在蔡也蔡為大夫郟陽封人之女奔之

生大子建郟陽蔡邑及卽位使伍奢為之師

伍奢伍舉之子伍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譖

諸王曰建可室矣室妻王為之聘於秦無極與

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羸氏至自秦王自取

春秋五傳卷三十四昭公三十三

春秋五傳卷三十四昭公三十三

春秋五傳卷三十四昭公三十三

左傳鄆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鄆向

也請於宋公伐鄆二月宋公伐鄆圍蟲三月

取之蟲鄆邑不書圍取不乃盡歸鄆俘鄆人

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于蟲宋公伐鄆事

胡傳按左氏宋公伐鄆圍蟲取之而經不書圍

與取何也初鄆人籍稱鄆人襲鄆盡俘之鄆子

曰余無歸矣請幣於鄆鄆子反其夫人而舍其

女。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圍蟲取之。盡歸郕俘。此所謂聲罪執言之兵。歸郕之俘。其善意也。故書伐邾而釋其取邑之罪。此亦善善長惡短之義。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許加弑者責止不捨阿恭世子般弑父不忍此日者加弑爾非實弑也

左傳夏許悼公癸五月戊辰假大子止之藥卒。止無此心故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哭泣飲餒不容粒未踰年而卒無此心故被以大惡而不受自君子聽之止不嘗藥是忽君父

春秋五傳卷三十四 十九年 三十四

不捨藥物所以加弑君之名○舍音捨

殺梁曰弑正卒也。蔡世子般實弑父故以此之則買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弑也不弑而曰弑責止也。責止不止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以

與其弟廸。止自責曰我與弑君之人哭泣飲餒

粥噍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就其有自責之心故以備禮責之

胡傳按左氏許悼公癸戊辰飲世子止之藥卒書曰弑其君者止不嘗藥也古者醫不三世不

以其藥夫子之所慎者三疾居其一季康子饋藥曰丘未達不敢嘗。敬慎其身如此也。而於君父可忽乎。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蓋言慎也。止不擇醫而輕用其藥。藥不先嘗而誤進於君。是有忽君父之心而不慎

矣。自小人之情度之。世子弑君欲速得其位而止。無此心。故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哭泣

飲餒粥噍不容粒未踰年而卒。無此心。故被以大惡而不受。自君子聽之。止不嘗藥是忽君父

春秋五傳卷三十四 十九年 三五

之尊而不慎也。而止有此心。忽君父之尊而不慎。此篡弑之萌。堅冰之漸。而春秋之所謹也。有

此心。故加以大惡而不得辭。書許世子止弑君。乃除惡於微之意也。而或者顧以操刃而殺。與

不躬進藥及進藥而不嘗。三者罪當殊科。疑於三傳之說。則誤矣。必若此言夫人而能為春秋

奚待於聖筆乎。墨翟兼愛。豈其無父。楊朱為我。豈其無君。孟軻氏辭而闕之。以為禽獸逼人。人將相食。後世推明其功。不在禹下。未有譏其過

者知此說則知止不替藥春秋以為弑君之意

矣嗟音益

已卯地震何季氏南蠻宋南里以叛王室大亂諸侯莫肯救晉人圍郊矣勝繼父尹丙主之

左傳附錄

楚子為舟師以伐濮濮水也費無極言

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人弗

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實太子焉城父今亳城北

從之故太子趙居于城父令尹子戰聘于秦拜

春秋五傳

卷三十四

昭公十九年

三十六

夫人也為明半謂大子張本改以為夫人遺謝秦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左傳

齊高發帥師伐莒

莒不事

莒子奔紀鄆

紀鄆莒邑也東海嶺南縣

使孫書伐之

孫書陳

占也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廢婦

為婦

之友

及老託於紀鄆紡焉以度而去之紡連

諸外投繩城外武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緹而

登登城登者六十人緹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

譟莒共公懼啟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

傳言慈

冬葬許悼公

公羊駁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弑也為不成

于弑據將而止進藥而藥殺也時悼公病止進藥悼公飲藥而

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為加弑焉爾善也譏子

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

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

春秋五傳

卷三十四

昭公十九年

三七

損一衣則脫然愈脫然然除貌也言消息止進

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弑焉爾失其消息曰許

世子止弑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聽治許

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原止進藥本欲愈父之病無害父之意故赦之

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明止但得免罪不得繼

也文是

殺梁日卒時葬不使止為弑父也曰子既生不

免乎水火母之罪也謂交午剪髮以上就師學問無方心志

罪也為飾成童八歲以上

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不取罪上許世子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許君不授子以師傳使不識世藥之義故累及之

胡傳何以書葬。穀梁子曰。不使止為弑父也。其

說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傳。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

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

春秋五傳

卷三十四

昭公十九年

三八

不用王者之過也。許世子止不知嘗藥累及許

君也。觀止自責可謂有過人之質矣。乃至以弑

君獲罪。此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也。古

者太子自其初生。固舉以禮。有司端冕見之南

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為赤子而其教已有齊

肅敬慎之端矣。此春秋訓臣子除惡於微。積善

於早之意也。

見音現

左傳附錄是歲也。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

生繇。繇也。子游師偃。其父兄立子瑕。子瑕父繇。子

產憎其為人。也。憎子且以為不順。舍于立叔弗

許亦弗止。許之為違禮止之駟氏從也。他日

繇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

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

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不

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天死曰札。小疫曰瘥。天死曰札。小疫曰瘥。天死曰札。小疫曰瘥。

日。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

懼。陳宗室私族於謀而立長親。於私族之謀宜

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弔亂。是吾何知焉。

春秋五傳 卷三十四 昭公十九年 三九

言天自欲亂鄭。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懼

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

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在十三

古亦反。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

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

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諸人

使。使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十三

州來。今就城而取之。成莊王會孫

萊公諸梁父也。成音恤。萊始涉天。昔吳滅州

來。在十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

冬至之歲也常育正月己丑朔日南至時史失
月閏更在二月後文歷因史而書正月傳更具

然將爲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

其弟負大夫負尚弟于行也。曰：爾適吳。

我將歸死，吾知不逮。自以知不及。我能死，爾能

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

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之孝也。度功而行，仁也。

仁者貴成功。度待落反。擇任而往，知也。自任報讐。知死不

辟，勇也。尚為。父不可棄，名不可廢。俱死

名，爾其勉之。相從為愈。愈，差。佗尚歸者，聞負不

來，曰：楚君大夫其肝食乎？將有災憂不得早食。楚

人皆殺之，負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州于，吳

春秋五傳卷三十四 昭公 四十二

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讐，不可從也。尤

公子閔也。負曰：彼將有他志。光欲秋條不利，負

也反復也。負曰：彼將有他志。用事故破其議而

負亦。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計未得用，故

人於光退，始邊。乃見鱗設諸焉。鱗，諸勇士以求

鄙，為于德反。乃見鱗設諸焉。鱗，諸勇士以求

而耕於鄙。吳賦條傳

夏曹公孫會自鄧出奔宋。鄭殺作夢，杜嘗有王帛

公反。公羊：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始出奔未

宋華亥入宋南。畔也。時會盜鄭。畔則曷為不言

望復出奔吳。畔也。以奔宋。畔則曷為不言

其畔。言畔者當言以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

秋為賢者諱。諱使若從鄭出奔者。何賢乎？公子

喜時。據當時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曹伯廬卒于

師。在成十則未知公子喜時從與？當時曹伯廬

公子負芻從與？負芻，喜時之弟。或為主於國，或為主

於師。古者持節出師，所以備不虞或時疾病相代

行本史文不。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主也。

遂巡而退。賢公子喜時則曷為為會諱？君子之

善善也，長惡惡也。知惡惡止其身。不遷怒也

春秋五傳卷三十四 昭公 四十三

一讀上鳥。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之

諱也。君子不使行善者有後患，故以喜時之讓

正當立有明王與當運國明。叔術功惡相除，裁足通焉。

穀梁：自夢者，專乎夢也。制夢。曹無大夫，其曰公

孫何也？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也。會以公孫

夢既而不以之叛，明曹君無道致冷。其奔非會之罪，故書公孫以善之。

胡傳：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繻斂曰：待放

也。古者大夫有罪，待放於其境三年，君賜之環

則復賜之玦，則去逾境，則為位向國而哭，素衣

裳冠不說人以無罪此夫國之禮皆無大夫其

曰公孫賢之也待放而後出奔臣子常禮免於

罪足矣而何以賢之為公子喜時之後賢之也

喜時者曹之社稷鎮公子能以國讓不取平為

諸侯所謂子臧是也春秋之義善善也長惡惡

也短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以其賢者之後

苟可善焉斯進之矣此舜典問弗及嗣賞延于

世之意也後世議者有乞錄用賢者之類功臣

之世庶得春秋之旨矣

春秋五傳卷三十四 昭公二十年 四十四

左傳附錄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

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元公殺已欲

反華亥偽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

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

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廬公孫丁

呂魚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公孫丁公癸卯取太

子樂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為質樂景公也辰及

質皆致按公子辰是景公之母弟地是公弟

華亥之子無感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啟與華

氏盟以為質為此冬華

秋盜殺衛侯之兄繁公殺作輒莊齊豹作而不表

○繁張

左傳衛公孟縶齊豹公孟縶公兄也齊豹齊

也奪之司寇與鄆鄆齊豹也有役則反之無則

取之以官也遷豹使行公孟惡北宮喜褚師

圃欲去之喜貞子也惡為公子朝通于襄夫人

宣姜宣姜宣公嫡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

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

春秋五傳卷三十四 昭公二十年 四十五

見賢也為驂乘焉為公孟將作亂而謂之曰

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

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言子

以善名故公孟親近我雖其不義吾亦知之抑

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

也○使子官不信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

子○周猶終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

平壽平壽衛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有事祭

衛侯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齊豹使祀龍

寅戈於車薪以當門要其前也。使一乘從公

孟以出亦如前車寅戈於薪。使華齊御公孟宗

齊驂乘及閭中閭曲門中。齊氏用戈擊公孟

宗齊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凡皆殺之。公

聞亂乘驅自閭門入慶比御公公南趨驂乘使

華寅乘武車公謂車。及公宮。鴻卿

魁駟乘十公鴻卿後公乘一十。公載寶以

出諸師于申過公于馬路之微遂從從公出。

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肉袒示不

春秋五傳卷三十四二十年 四十六

以蓋當侍從空闕之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

背公遂出。寅閉郭門不欲令追者出。踰而從公

踰郭出。公如死鳥死鳥。析朱鉏宵從寶出徒

行從公朱鉏成子黑背。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

青與公之孫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

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將事行聘事。遂從諸

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

莽吾子無所辱君命。宿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

阿下執事阿比也命已。臣不敢代代也。至八日

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

有宗祧在言受聘當。乃止止不行。衛侯固請見

之欲與齊。不獲命以其良馬見以爲相見之禮。

下爲未致使故也未致使故不敢以客。衛侯以

爲乘馬物其致已故貴其。賓將振振行夜。行下

及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

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

牧國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有相親。

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

春秋五傳卷三十四二十年 四十七

於燎設火燎以備守。齊氏之宰渠子

召北宮子北宮。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

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於彭

水之上喜本與齊氏同謀。秋七月戊午朔遂盟

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蒞師于玉霄于高飭

出奔齊齊齊。閏月戊辰殺宣姜與公子朝。衛侯

賜北宮喜謚曰貞子滅齊。賜析朱鉏謚曰成子

公故從。而以齊氏之墓子之皆未死而賜謚及衛。

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子石公孫青。齊侯將飲

酒偏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齊侯勉何忌

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何忌齊大夫言

并受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尚

康況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言受賜則

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言齊豹

君子不食姦而受其禍是

不為利疚於回知也

不以回待人知也

春秋五傳卷三十四 昭公 四十九

不蓋不義以周事豹不犯非禮以二心事

公羊母兄稱兄何以不立據立嫡有疾也何

疾隨惡疾也惡疾謂諸聲有諸禿敗偃不達人

疾隨厚過營衛不固至令見殺失親也

加之以絕之所以正名也

反力世反又力大反禿吐水反

義梁盜賊也其曰兄毋兄也目衛侯衛侯累也

目衛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經不書衛公

子而目衛侯之兄者惡其不能保護其兄乃為

盜所殺故稱至賊然則何為不為君也宜為

君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輒者何也曰兩

足不能相遇齊謂之縶楚謂之蹶衛謂之輒輒

女輒

胡傳左氏以為齊豹殺之也齊豹為衛司寇守

嗣大夫其書為盜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若難

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微攻難之士將

奔走之臣竊以為仲尼書斷此獄罪在宗魯宗

魯孟縶之騷乘也於法應書曰盜非求名而不

得者也天下豈有欲求險危大人之惡名而聖

春秋五傳卷三十四 昭公 四十九

人又斬此名而不與者哉然則齊豹首謀作亂

宗魯雖與聞行事又以身死之矣今乃釋豹不

誅而歸獄於宗魯不亦頗乎曰豹之不義夫人

皆知之也若宗魯欲事豹而反於公孟蓋未有

知其罪者故翠張聞其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

豹之盜孟縶之賊汝何弔焉非聖人發其食姦

受亂蓋不義犯非禮之罪書於春秋則齊豹所

畜養之盜孟縶所見殺之賊其大惡隱矣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華公作濟莊與

名惡之○華戶化反○月皆危三大夫同時出
奔將為國家患明當防之○徐逸曰月皆蓋三
卿同出為禍害重也君以臣為體民以君為合
凡為憂者大害民處甚春秋皆變文而示所
諷亦知安危蓋成云耳

左傳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公孫忌樂舍○

司馬嚮向宜向鄭○公孫忌樂舍○

甲○鄂五兮友○出奔鄭○公孫忌樂舍○

華氏戰于地闕○公孫忌樂舍○

子城子城適晉○公孫忌樂舍○

亥與其妻必盟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

春秋五傳卷三十四 昭公二十年 五十

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之

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

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

○盟古緩反而食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

憂而滋長乎○去起呂反長丁火反○臣是以懼敢

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誨○

反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

陳華登奔吳○

曰子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康

可以為使少司寇極以歸○

反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為質必

免○

自門行○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

也入復而所○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左傳附錄齊侯疾遂店○

侯之賓問疾者多在○

春秋五傳卷三十四 昭公二十年 五十

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

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歸以辭賓○

盟○

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

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

祗○

反魚據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

為諸侯主也○

五君文襄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

為諸侯主也○

事見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無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君有功德祝史陳說之無所愧是以鬼神用其國受其福祝史與焉與受國福其所以蕃社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使私情厭足○頗昔何反僻也亦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輪掠其聚○掠奪取也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春秋五傳卷三十四 昭公二十年 五十二

人從其政偏介之關暴征其私介隔也近國既人服政役又爲近關所征稅承嗣大夫強易其賄承嗣大夫世位布常無藝布政無法制徵歛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違去內寵之妾肆奪於市肆放外寵之臣僭令於鄙詐爲教令私欲養求不給則應養長也所求不給則應之以罪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並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聊攝齊也○詛之文反下同姑尤以西姑尤齊東界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萬億曰億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歛已責徐通責○去起呂反歛力○十二月齊侯田于沛言疾愈行獵沛沛澤各○沛音貝招虞人以弓不進虞人掌山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招當性道之制也君子聽之○齊侯至自田晏子侍

相成也。言此九者合然清濁小大短長疾徐。

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

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鐘以鮮其繼繼其繼者用物若積聚既喪又鮮其繼生何以殖殖聚既喪謂廢小且夫鐘不過以動聲動而八音之無射有林耳不及也若無射有大以爲耳也耳所不及非鍾聲也鍾聲猶日所不見不可以爲目也見亦不可以爲目也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間六尺爲步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八尺爲尋倍尋爲丈春秋五傳卷三十五昭公二十一年 二

耳之察餘也在清濁之間清濁律呂之變也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勝也勝是故先王之制鍾也太不出鈞重不過石鈞所以鈞以木長七尺有弦繫之以律度量衡於是平生律五聲陰陽之法也度丈尺也量斗斛也衡稱上衡小大器用於是出小謂鍾鈞分寸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鍾也聽之弗及耳耳不及知比之不度鍾石之數鍾聲不可以知餘耳不能知故制度不可以出餘之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

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忠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樞機發動也心之發故必聽餘而視正聽餘則聰視正則明動和正則不聰則言聰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欲德以言矣德教上得民心以殖義友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則能樂夫耳內餘聲而口出美言耳聞和聲則口有以爲憲令憲法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成事不武樂之至也武樂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口內五味則耳樂五聲氣在口爲言在目爲明耳樂五聲則志氣生也言以信名信密也名明以時動視明則動成政政令所動以殖生殖長也動得其時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和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佚背德不和無樂而震視色而眩則味入不精美味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惡之度此四者氣佚之所生也出令不信刑政放紛所不順

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上失其民作則
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而有離
民之器二焉二謂作大鐘國其危哉王弗聽問
之伶州鳩州鳩名也對曰臣之守官弗及也
知也臣聞之琴瑟尚宮從細於琴瑟尚宮也鐘
尚羽鐘聲大石尚角石聲也匏竹利制匏竹利制也
之主也第以及羽宮聲大故為聖人保樂而愛
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古者以樂有土而紀

春秋五傳卷三十五
昭公二十一年 四

故樂器重者從細重謂金石也從細尚細也車者
從大從大無細也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
尚宮匏竹尚議議從大革木一聲革鼓也
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和入音克
金石以動之動發五聲絲竹以行之以行也
詩以道之道義也歌以詠之詠也匏以宣之宣也
瓦以贊之贊助也華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

極中也極之所集曰聲集會也言中和之聲
相保曰絲絲也細大不踰曰平踰越也
射有大林如是而鑄之金鑄金也磨之石磨石也
是之絲木絲木也越之匏竹越匏竹也
之孔節之鼓節其長而行之以遂八風遂猶順也
日坎為革為廣莫東北曰其為木為清風正東
日震為竹為明夷東南曰其為木為清風正東
日離為絲為景風西南曰其為木為清風正東
日兌為金為闕闕西北曰其為木為清風正東
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有雷也陰陽序次風雨時至生繁止人
陰陽序次風雨時至生繁止人

春秋五傳卷三十五
昭公二十一年 五

民絲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罷音皮故曰樂
正今細過其主妨於正細謂無射也至正也
大過其律用物過度妨於財過度用正害財害
妨於樂樂從和今正官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
絲也細無射也大於耳言大於耳也
聲越遠非平也越遠也非宗官之所司也宗官所司也
正匱財聲不絲平非宗官之所司也
夫有絲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於乎
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中音中德中庸之德也

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人謂祭神是以是以聽也若夫賈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之不餽比之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不聽卒鑄大鐘不和故神怒也十四年鍾成伶人告餽王謂伶州鳩曰鍾果餽矣對曰未可知也州鳩以為鍾實不和伶人怨王曰何故對曰上作器民皆樂之則為餽言也春秋五傳卷三十五昭公二十一年六

神晉古樂正知天道者也死而為樂祖祭於晉宗謂之神晉考合也謂合中和之聲而為樂也度律均鍾百官軌儀均平也紀之以三三天地人也以六六律呂也成於十二十二律呂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黃鍾初九六者天地之中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天有六律地有五子十一而天地畢矣而六為中故六律正色為黃鍾之宮中元正始之義也黃鍾之變也管長九寸徑三分開九分律呂九寸而九之九八十一故黃鍾之數立焉宮管長六寸六分之律林鍾初六六呂之首陰之婦子母之道是以初九為黃鍾黃中所以宜養之色也鍾之言陽氣鍾聚於下也所以宜養六氣九德也德九功也德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利川厚生也十一陽伏於下物始萌也五聲為宮舍元處中所以得養於九德之本由是第之第次二曰大簇正月日大簇乾九三曰姑洗三月日姑洗乾九所以修潔百物考陽發出滯伏也三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實也三月日姑洗乾九也於正聲為角是月百物修潔故用之宋廟合

明則終終復則樂終則復所以成政也

故先王貴之以其和乎王曰七律者何

也周有七音王問七音之律意謂七律謂音器用

黃鍾宮大族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

為羽應鍾為變徵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

星也鶉火次名謂小野也從柳九度至張十七

度為鶉火謂武王始發師東時於十一月

時歲星在斗十三度謂水也月在天馬

也謂歲星在斗十三度謂水也月在天馬

也謂歲星在斗十三度謂水也月在天馬

也謂歲星在斗十三度謂水也月在天馬

也謂歲星在斗十三度謂水也月在天馬

也謂歲星在斗十三度謂水也月在天馬

也謂歲星在斗十三度謂水也月在天馬

也謂歲星在斗十三度謂水也月在天馬

也謂歲星在斗十三度謂水也月在天馬

也謂歲星在斗十三度謂水也月在天馬

也謂歲星在斗十三度謂水也月在天馬

也謂歲星在斗十三度謂水也月在天馬

也謂歲星在斗十三度謂水也月在天馬

也謂歲星在斗十三度謂水也月在天馬

春秋五傳卷三十五

星在天龍星辰星也天龍次名一曰玄枵從須

月辛卯朔二日壬辰辰星始見三日癸巳武王

發行二十八日戊午度孟津距戊子三十一日

星在須女伏天龍之首星與日辰之位皆在

北維星辰星辰星在須女日在析木之津辰

項之所建也帝嚳受之建也帝嚳受之建也

所出也禮祭法曰周人神嚳而郊禋顓頊水

之王位於北方帝嚳水德故受之於水今周亦

木德當受辰之水猶我姬氏出自天龍姬氏同

帝嚳之受顓頊也即玄枵齊之分野也周之皇

姜者達伯陵之後齊女也故言出於天龍及

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

春秋五傳卷三十五

所經緯也後稷播百穀故農祥王欲合是五位三

所而用之王武王也五位歲月日星辰也三

緯自鵠及駟七列也鵠駟房五度歲月之所在

也從張至房七列合七宿謂南北之極七同也

合七律也按度也歲在鵠火午辰星在天龍

其度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凡凡合神

同也數合之謂取其七也數合聲餗然後可同

以聲昭之用律調音也數合聲餗然後可同

同謂神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餗其聲於是乎

有七律律和其聲律有陰陽正變之聲王以二

也建星在牽牛間謂從辰星所在須女天龍之

首至析木之分歷建星及牽牛皆水宿言得水

月亥夜陳赤畢而雨二月周二月四日祭

師未畢而雨天地以夷則之上宮畢之

神人叶同之應也

法也夷則上宮也故以畢陳周禮大師執同律以

陽氣在上故曰上宮

則之上宮名之曰羽

之時周二月祭畢建丑而斗柄在戌上

屏民則也

宮布戎于牧之野

春秋五傳卷三十五

宮布令於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暴

昭明文王之德致也既紂之多暴大族所以贊陽出

所以宣三王之德也

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

舉也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

所以優容民也

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左傳三月葬蔡平公蔡公子朱失位位在卑

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

終詩曰不解於位民之攸堅

及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

其國小而使鞅從其半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

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牢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左傳宋華費遂生華彌華多條華登彌為少司

馬多條為御士

曰彌將納亡人

以吾故亡其良子。司馬謂發遂為大司馬良子謂華登○區欺與反死

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

如亡君若愛大司馬則當亡走失國死如可逃何遠之有言亡可以

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告司馬使還邪司馬歎曰

必多條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

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寵將使田孟諸而

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酬酒賜及從者司馬亦

如之如公賜之張句尤之張句華寵臣厚曰必

春秋五傳卷三十五 昭公 十四

有故使于皮承宜條以劍而訊之子皮華寵宜

條盡以告告飲因田張句欲殺多條子皮曰司

馬老矣登之謂甚言登亡萬司吾又重之不如

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過多條

御司馬而朝張句不勝其怒遂與子皮白任鄭

駟殺多條任鄭亦卿家臣○重並用劫司馬以

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怒華控禦

諸橫梁國睢陽縣南有橫亭華氏居廬門以南里叛廬門

城南 六月庚午宋城舊廊及桑林之門而守之

舊廊故城也
桑林城門名

公羊宋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因諸者齊故

羊子齊人故以齊喻也宋樂大心目曹入于蕭

不吉宋南里者略彼臣從刑人于國宋尤危故

殺梁自陳陳有宋焉爾入者內弗受也其曰宋

南里宋之南鄙也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

胡傳按左氏初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三

大夫謀曰亡愈於死先諸乃誘結公子殺之公

春秋五傳卷三十五 昭公 十五

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公取太子及其母弟以

為質公怒攻之華向奔陳至是入于南里以叛

凡書叛有入于戚者而不言衛有入于朝歌者

而不言晉有入于蕭者而不言宋此獨言宋南

里何也戚與朝歌及蕭皆其所食私邑也若南

里則宋國城內之里名也傳稱華氏居廬門南

里以叛而宋城舊廊及桑林門以守是華氏與

宋分國而居矣故其入其出皆以南里繫之宋

此深罪叛臣逼脇其君已甚之詞也有入于戚

衛見襄公二十六年有入于朝歌者而不言公見定公十三年有入于蕭者而不言宋見定公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何是後周

左傳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

是何物也禍福何為也對曰三至二分至至

道也至相過也二分日食等故言同道其他月

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陰侵陽是

八月乙亥叔輒卒輒公作莊叔

春秋五傳卷三十五昭公二十一年十六

左傳於是叔輒哭日食意在於昭子曰子叔將

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

左傳附錄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歷前年

齊易枝鳴成宋易枝鳴廚人濮曰濮宋廚軍志

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

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

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梁國

縣東有鴻口亭○先獲其二師公子苦雒偃州

悉焉反後戶豆反賁二師吳大夫○惟華登帥其餘吳餘以敗宋

賁古舍反賁音云

師公欲出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可借使

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請君待復戰決勝負○

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微也○衆從之公自

揚門見之見國人皆揚徽下而巡之曰國亡

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易枝鳴

曰川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備長兵

起呂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

遂敗華氏于新里新里華氏所取翟倭新居于

春秋五傳卷三十五昭公二十一年十七

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華氏地而助公戰

反華姓居于公里亦如之姓華氏族故助華氏

晉師至城以前年齊晉曹翰胡曹大夫會晉

荀吳中行穆子○齊莊何忌衛公子朝前

出奔晉行戶郎反丙戌與華氏戰于豬丘豬丘宋地

鄭師願為鵠其御願為鶩鄭師華氏黨鵠鶩皆

五子祿御公子城莊董為右子祿向宣于驪

御呂封人華豹張句為右呂封人華豹華氏

黨○驪人由反

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怒其呼已將

注豹則關矣注傳失關引弓之注之曰平公之

靈尚輔相余城之父子豹射出其開出子城子

射食將注則又開矣曰不狎鄙狎更也抽矢

豹止城射之豹張弓抽矢而下父長丈二在

射之折股折城軍軀折軫折之

又射之死死何于驥請一矢死求城

對曰不死伍乘軍之

大刑也同來其伍高十刑而從于君焉用之

春秋五傳卷三十五 昭公二十一年 十八

子速諸乃射之死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

亥搏膺而呼見華軀曰吾為樂氏矣晉樂氏還

亡死在襄二十三年子無我廷不辛而後

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犯公師出食於睢上哭

而送之乃復入入南里楚遺趙帥師將迎華

氏犬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

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

許之矣為明年華向出奔

楚傳○遷于委反

冬蔡侯朱出奔楚朱穀作東杜朱為太子則失位

左傳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于東國東國

王將立東國若不相從王欲楚必國蔡蔡人懼

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

平侯與楚有盟故封盟于鄧依陳其子有二心

故廢之子開靈王殺隱太子其子與君同惡德

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

春秋五傳卷三十五 昭公二十一年 十九

他矣言權在楚則

殺梁東者東國也何為謂之東也王父誘而殺

焉楚子成誘蔡侯父執而用焉執蔡世子友以

奔而又奔之曰東惡之而貶之也奔既罪矣又

公如晉至河乃復往晉人辭

左傳公如晉及河鼓叛晉叛晉屬晉將伐鮮虞

故辭公將有軍事無報於

五年崩二十有二年晉頃大崩景二十八年

五年崩二十有二年晉頃大崩景二十八年

五年崩二十有二年晉頃大崩景二十八年

五年崩二十有二年晉頃大崩景二十八年

四陳惠十_二紀_{平十六}宋元十_二卷_{庚十七}連_{平九}吳_{條七}

春齊侯伐莒

左傳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

伐莒啓齊大夫北郭佐之後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牧之莒大夫

於元反曰齊師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

可怒也弗聽敗齊師於壽餘壽餘地○下齊侯伐

莒莒子行成司馬淹如莒涖盟涖齊大夫莒子如

齊涖盟盟于稷門之外稷門齊大夫莒於是乎大惡

其君為明年莒子來奔

春秋五傳卷三十五 昭公 二十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言自南里

別彼列反何前出奔已絕賤後錄者以故大夫

事勢入南里犯君而出當誅也言自者別從國

左傳楚遣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

臣為君憂無寧以為宗羞無寧寧也言華氏

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華

公族也故稱父兄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曰戰君

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

過君若惠保敝邑無尤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

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患宋以義誦之○過言

諸侯之成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

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

能為也已言華氏不能復為宋患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

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已巳宋華亥向寧華定

華貜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華貜以下

非卿○省宋公使公孫忌為大司馬代華邊

為大司徒印平公曾孫代華樂祁為司城祁子

樂祁仲幾為左師樂祁仲幾為左師樂大心為右

春秋五傳卷三十五 昭公 二十一

師代華樂輓為大司寇輓子罕孫以靖國人終

慎之言三年而後弭

嚴梁自宋南里者專也專制

胡傳華向誘殺羣公子又劫其君取其太子母

弟為質又求助於吳楚蠻夷入披其國都以叛

此必誅不赦之賊也宋宜竭力必討之於內諸

侯宜協心必救之於外楚子宜執叛臣之使而

戮之於境今楚人釋君而臣是助諸侯之成意

於救患固請逸賊而宋又從之則皆罪也故晉

荀吳齊莊何忌衛公三子皆略而不諱
其曰自宋南里者譏宋之縱釋有罪不能致討
出奔楚者不待貶絕而丘不衷獎亂人之惡自
見矣

大蒐于昌閭○刪公作姦
○間如字

殺梁秋而曰蒐此春也其曰蒐何也以蒐事也
胡傳昭公之時凡三書蒐或以非其時或以非
其地而大意在權臣專行公不與也三綱軍政
之本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
春秋五傳卷三十五 昭公 二十二年 二十三

事而所主者明貴賤辨等刻顯少長習威儀則
皆納民於軌物而非馳射擊刺之末矣是故觀
于有萊少長有禮知可用也而文公遂霸臨于
洛陽祖而發喪為義帝也而漢祖遜王今魯國
其君則設兩觀聚大輅其臣則八佾舞於庭旅
泰山以雍微其宰則據大都執國命而軍政之
本亡矣何以蒐為此春秋所書為後戒之意也
與音預○觀于有萊少長有禮知可用也而文
公遂霸臨于洛陽祖而發喪為義帝也而漢祖遜
王今魯國其君則設兩觀聚大輅其臣則八佾舞
於庭旅泰山以雍微其宰則據大都執國命而軍
政之本亡矣何以蒐為此春秋所書為後戒之意
也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左傳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子朝景王之長
子賓起子朝之傳○朝如字凡人各字皆強遠反或云朝王
錯是王子朝之後音潮按錯姓亦南兩晉

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孟即起也王與賓孟欲立
子朝為太子○說音悅

劉獻公之庶子伯益事單穆公○獻公劉穆伯益
劉秋穆公單穆公

之言以為亂願去之○子朝有欲立之言故劉益
惡之○惡去聲去上聲

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

其犧也○畏其為犧物本宗廟故
自殘也○斷丁管反速歸告王且曰

春秋五傳卷三十五 昭公 二十二年 二十三

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雞犧雖見寵飾然
卒宿見殺若人見

寵飾則當貴盛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犧何
故言異於雞

害○言設使寵人如寵犧則不宜假人以招禍難
使犧在已則無患害以喻子朝欲使王早寵

異王弗應○十五年大子壽卒王立子猛後復欲
立子朝而未定賓孟感雞盛稱子朝

王心許之故不○應○難去聲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

將殺單子劉子○北山洛北芒也王知單劉不欲
立子朝欲因田獵先殺之○從

去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四月十九日河
南鞏縣西有榮

錡氏○錡音同○錡戊辰劉子筆卒二十
無子單子立劉

五月庚辰見王○見見後○遂攻賓
孟○金事單子故

或黨子朝
笑盟之

景王既殺下門子。下門子周大夫王子猛之傳也。景王無適子。既

賓孟適郊見雄鷄自

斷其尾賓孟周大夫子問之侍者曰憚其儀也

得者孟之從臣也祭祠所用言遑歸告王

先殺下門子賓孟知意故感犧之美念及子朝

曰吾見雄雞自斷其尾而人曰憚其

犧也吾以爲信畜矣

秋五傳卷三十五
二十二年 二十四

人憐實業已憐何害實難言將見殺也已謂

若冕服有似於犧故以喻焉。抑其惡爲人用也。

也。斷其尾可也。自可爾也。男方長於
 也。人之美則宜義孝實用人也。用人猶治也。

君人事宗廟也。特者實月人也。人自作。振則能治人。○王弼。應者曉其。田千華。華北山。

治直吏切。三。彖。夙。意。畏。大。臣。也。曰。于。臺。今。河。南。縣。吏。公。卽。皆。從。等。殺。單。子。未。克。而。崩。單。子。單。穆。

何么明中行并杀上二云下二崩公也克能也王欲廢子猛更立子朝恐其不從

故欲殺之。遇心疾而崩散。未能也。

又叛於鮮虞叛晉。六月，弗吳咎東陽。咎

廟
之
旁
力
爲
之
鮮
虞
三
人
不
失
其
行

息於昔陽之門外。昔陽故肥子所都。○翟音狄。遂襲鼓滅之。

以鼓子商鞅歸使涉佗守之。守鼓之地涉佗晉大夫○商悅全反

韃丁兮反
作徒多父

月叔鞅如京師杜叔鞅叔弓之子也鞅於

景王王室亂利亡而尊則故連王室亂承叔

也月者亦為望月也起朔謂王猛之事

丁巳雉祭王于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

秋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百丁百官也靈王景王之子孫○喪息浪

秋五傳卷三十五
二十二年
辛丑

帥如要餓之用達反餓賤淺反以通墨子

王以 **子三** **子反** **子以** **子甲** **子武** **子遠**

以歸猛也王于還夜取王以女莊宮于朝堂

得王猛故取之
多步單于出奔
王于還與

石莊公諱舊也○召上照友曰不殺單旗不抗

與之重盟。少來背盟而克者多矣。桓之還

背音佩 勢埤子曰非言也少不可劉黨。頃音

遂奉王以赴盟二奉王乃令子豐而行周

子劉子復歸 卷五 說音悅卷二

劉歸其單子亡乙丑奔于平時平時周地知王

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嚴延定

桐八子蓋原之族子朝奔京其黨丙寅伐之子

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子朝奔京辛未

簡公收績于京乙亥甘甘公亦收焉甘辛未

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所

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

公羊何言乎王室亂入于成周天子出居於鄭

春秋五傳卷三十五 二十六

言不及外也宮謂之室刺周室之微邪

救如一家之亂也故變京師言王室不言成周

言不及外外當貴之故正王可知也不為天

穀梁亂之為言事未有所成也尹氏立于朝劉氏

胡傳何言乎王室亂王者以天下為家則以京

師為室京師者本也周公作立政曰迪惟有夏

乃有室大競其作鵲鴉詩以遺成王亦曰既取

我子無毀我室皆指京師言之也以京師為室

王畿為堂諸夏為庭戶四夷為藩籬治外者先

自內治遠者先自近本亂而未治者否矣景王

寵愛子朝使孽子配嫡以本亂者其言王室譏

國本之不正也本正而天下定矣唐虞公天下

則相禪而與賢三代家天下則相繼而與子春

秋兼治正之道司公也則以達節為權故季札

辭國貶而稱名可家也則以居正為大故莊公

始生即背于策鄭突歸而不氏以國陽生入而

得繫於虎此皆正本以及天下之義也其義苟

春秋五傳卷三十五 二十七

行無易樹弔王室豈有亂離之禍乎春秋書子

同生於前而記王室亂於後其為來世法戒明

矣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延河南羅縣西南有黃

左傳單子欲告急于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

時遂如圓車次于皇出次以示急戊寅七月

公羊其稱王猛何猛未驗年已當國也時欲當

故稱王猛見當國也餘君者事所見也不舉猛

為重者時猛尚幼以二子為計勢故加以以旨

行二子意辭也二子
不來重首尊同權等

殺梁以者不以者也王猛嫌也直言王猛不言
王子是有當國

嫌之

胡傳凡稱以者不以者也師而曰以能左右之
也通而曰以能取與之也人而曰以能死生之
也等不以乎卑貴不以乎賤大不以乎小劉盆
單旗臣也曷為能以王猛乎猛無寵於景王不
能自其位制劉單其曰以者能廢立之也
按左氏景王太子壽以昭十五年卒至是八年

春秋五傳卷三十五昭公二十二年二十八

矣猛與句皆其母弟禮無疑於當立然久而未
立者王愛庶子朝欲立以為嗣未果而王崩故
諸大臣競立君諸王子爭欲立以正則有猛以
寵則有朝猛雖正而無寵其威不足以懾羣下
朝雖寵而不正其分不足以服人心二子廢立
皆恃大臣強弱而後定者也故特稱曰以而景
王之弱其後嗣輕其宗社之罪亦著矣易曰王
居無咎稱居于皇者明其有土當得位之稱也

分去
聲

狄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王城在王城郭今河
南縣晉助猛故得

通王

左傳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王子
處守于王城

城之市樊鄆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

而城醉悼王司徒前百工叛司徒醜已已伐單

氏之宮敗焉百工伐單氏庚午反伐之單氏反

辛未伐東園百工所在格陽冬十月丁巳晉籍

春秋五傳卷三十五昭公二十二年二十九

談荀躒帥九州之戎九州戎陸渾戎十七年滅

狄反及焦瑕溫原之師晉四邑以納王于

王城丁巳在十月庚申單子劉盆以王師敗績

于郊為子明之前城人敗陸渾于社前城子城

公羊王城者何西南也時居王城邑其言入何

據非纂辭也王置官自號西周故從其辭言入

起其事也不言西周者正之無二京師

也不月者本無此國無可與別輕重也

殺梁以者不以者也入者內弗受也猛非

胡傳猛未踰年何以稱王示當立也既當立矣

何以稱名明嗣君也曰王猛者見居尊得正又以別乎諸王子也君前臣名劉單不名而王名不嫌於倒置乎曰君前臣名常禮也禮當其變臣有不名名其君而不嫌者矣王不當稱未踰年而稱王名不當稱立為君而稱猛皆禮之變也惟可與權者能知其變而不越乎道之中再書劉子單子之以王何也春秋詞繁而不殺者必有美惡焉劉子單子蓋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南國柄者也書而未足故再書于策以著上下

春秋五傳卷三十五 昭公二十二年 三十
舛逆為後世之深戒也單音善殺音賽

冬十月王子猛卒莊未即位故不言崩
左傳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乙酉在十一月經書十月誤雖未即位
位人謹不成喪也釋所以不已丑敬王即位
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司馬大夫十二月庚戌
于侯氏荀躒于谿泉賈辛所軍于陰籍談
王師軍于汜于解次于任人王師分在
閏凡晉箕遺樂從右行

詭濟師取前城三子晉大夫濟師渡伊洛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京楚于朝

公羊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王子猛卒何卒不

子猛兄死弟及之辭也春秋纂成者皆與使當

春秋五傳卷三十五 昭公二十二年 三十一

穀梁此不卒者也未成君也其曰卒失嫌也猛本有嫌故錄之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此月有庚戌又以

癸卯朔癸酉誤何是後
二十有三年晉頃七年景二十九年
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叔孫取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晉執使人

左傳 邾人城翼邾邾還將自離姑離姑邾邑

○魯之武城公孫鉏曰○鉏邾大夫魯將御我○鉏邾大夫

自武城還循山而南○武城而還依山南行不

徐鉏丘弱茅地○三子邾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

不歸也○謂此山遂自離姑武城武城人塞其前

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

廢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師不書非公命

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

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外

春秋五傳 卷三十五 昭公 三十三

○故重發傳晉人使與邾大夫坐○生訟叔孫曰

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在禮卿得會

當小國○邾又夷也邾難有東寡君之命介子服

回在○子服回魯大夫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

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

與之○與邾使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示欲以

呂反○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

以叔孫與其讐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

邾君亡國將焉歸○時邾君在晉考亡國子雖悔

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

主○邾邾衆取叔孫是為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分

叔孫子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二

伯○邾邾衆取叔孫是為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分

如吏○邾邾衆取叔孫是為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分

期焉○邾邾衆取叔孫是為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分

伯於他邑○邾邾衆取叔孫是為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分

伯○邾邾衆取叔孫是為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分

伯○邾邾衆取叔孫是為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分

春秋五傳 卷三十五 昭公 三十三

○又進二冠以與之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

貨○邾邾衆取叔孫是為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分

叔孫○邾邾衆取叔孫是為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分

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示不

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葺補去之如始

至○邾邾衆取叔孫是為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分

晉人圍邾○邾邾衆取叔孫是為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分

左傳 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邾○二師王師晉

以告○邾邾衆取叔孫是為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分

音
尋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平陰今河陰縣王使

告州子朝敗故庚戌還晉師

公羊郊者何天子之邑也天子開田有大夫曷

為不繫于周不與伐天子也與倭伽

胡傳按左氏晉籍談荀躒帥師軍于侯氏箕遺

樂微濟師軍其東南正月二師圍郊郊子朝邑

也既不書大夫之名氏又不稱師而曰晉人微

之也所謂以其事而微之者也當是時天子蒙

塵晉為方伯不奔問官守省視器具徐遣大夫

春秋五傳卷三十五昭公三十四

往焉勤王尊主之義若是乎書晉人圍郊而罪

自見矣躒即秋反微知陵反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杜未同盟而赴以名何

楚故略之月者比附父仇責之淺也不書葬

者墓也墓不書者以惡宋在三年之內不共悲

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莒不日在外也以罪出奔又奔魯國故不葬

左傳莒子庚與虐而好劍荀鑄劍必試諸人

人患之又將叛齊曷存帥國人以逐之鳥存莒大夫

庚與將出聞曷存執受而立於道左懼將止

受長才二而無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牧之亦鳥

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弑君成名遂來奔齊人

納郊公郊公者丘公之子十四

胡傳左氏曰庚與虐而好劍荀鑄劍必試諸人

國人患之又將叛齊曷存帥國人逐之庚與來

奔齊人納郊公三代之得失天下仁與不仁而

已矣苟無仁心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

削庚與免死道左而出奔於魯幸耳入國不書

而書其出僉惡之也郊公出入皆不書微之也

春秋五傳卷三十五昭公三十五

所謂以其人而微之者也微之為義或以位或

以人或以事春秋書法達王事各氏不登於史

策若此類亦眾矣好呼報反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鷄父胡子髡沈

子逞滅陳夏徵舒父殺作甫逞公作徵滅作益

豐縣南有雞鳴亭國雖存君死曰滅大失死生

結反

左傳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令尹以疾從成

委反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

離子撥辛楚師于瑕即令尹不期所派也吳主重亡故其軍人無復氣勢○惜子替人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克勝也軍前威胡沈之君幼而狂無常陳大夫鬻壯而頑顛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帥賤多寵政令不壹帥賤多寵人政七國同役而不同心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收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春秋五傳卷三十五二十三年 三十六

報及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國君社稷之主與宗廟共其存亡者故稱滅大夫輕故曰獲獲得不言戰楚未陳也嫌與陳相公羊此徧戰也曷爲以詐戰之辭言之據甲戌及吳戰于艾陵俱與吳秋不言戰今此從詐戰辭言戰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上言戰則主中國也○別彼列反然則曷爲不使中國主之據齊國中國亦新夷狄也中國所以異乎夷狄者以其能尊尊也王室亂則中國亦夷狄也春秋五傳卷三十五二十三年 三十七

其滅乎。其言敗釋其滅也。若師不敗則君無出

社稷彼陳夏鬻獲者非與之辭也。賈夏鬻獲者不

義與華元同上下之稱也。君死曰滅臣稱

胡傳吳伐州來楚令尹帥師及諸侯之師與吳

戰曷為不書楚令尹既喪楚師已燬六國先敗

楚師遂奔是以不書楚也諸侯之師曷為略而

不序胡沈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

言戰則未陳也言敗績則或滅或獲其事亦不

同也故總言吳人以詐取勝於前而以君與大

春秋五傳卷三十五昭公二十三年 三十八

夫序六國於後胡沈書爵書名書滅者二國之

君幼而狂不能以禮自守役屬於楚悉師以出

一敗而身與衆俱亡也其曰胡子髡沈子逞滅

者若曰非有能滅之者咸其自取焉耳亦猶梁

亡自亡也鄭棄其師自棄也齊人殲于遂自殲

也或曰滅或曰獲別君臣也君死曰滅胡子髡

沈子逞是也生得曰獲秦晉戰于韓原獲晉侯

是也大夫生死皆曰獲鄭獲宋華元生也吳獲

陳夏鬻死也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為

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為別皆所以辨

上下定民志雖顛沛必於是也其義行而亂自

熄矣喪息滅反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世居狄泉敬王辟

賜城內大舍西南池水也時在城外尹氏周世

相也書尹氏立王子朝明非周人所欲立○大音

奈何尹氏立其者世卿之權尹氏與王子朝

不世者年未滿十歲也如欲當國不當坐明罪

左傳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贄劉子取牆人直人

春秋五傳卷三十五昭公二十三年 三十九

于尹自京入尹癸未尹圉誘劉佗殺之尹圉尹

族敬王黨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

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敗故已丑召伯與南宮

極以成周人戍尹朝黨與召莊公庚寅單子劉

子樊齊以王如劉朝子朝出甲午王子朝入于

王城次于左巷近東秋七月戊申邾羅納諸莊

宮邾羅周大夫尹辛敗劉師于鹿尹辛尹氏

庚又敗諸鄆甲子尹辛取西闕西闕周地丙寅攻鄆

崩潰河南縣西有崩鄉是也於是敬王

公羊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金不稱天王者有

天子也時康尊並集天王失位徒若微弱甚故

穀梁始王也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也天子

即似稱王敬王踰年而出故曰始王雖不在國

行即位之禮王皆以天下為家故居于秋泉稱

王立者不宜立者也朝之不名何也惡今朝亦

惡怪下直名而言別嫌乎尹氏之朝也尹氏立

胡傳立者不宜立也王猛當立而未能立故稱

大臣以之而不言立敬王當立又能立矣故直

春秋五傳卷三十五昭公二十三年 四十一

稱居于秋泉而不言立子朝庶孽奪正以賤妨

貴基亂周室不當立者也故特稱立而目尹氏

尹氏天子之卿也王朝公卿書爵而變文稱氏

者見世卿之擅權亂國為後戒也或曰稱氏者

時以氏稱之也詩云王謂尹氏此大雅美宣王

詩也亦譏世卿歟為此說者誤矣詩人主交而

不以害意有美而或過有刺而或深以意逆之

可也春秋所書或稱爵或稱字或稱名或稱氏

或稱子或稱人名分所由立是非所由定禮義

所由出皆斷自聖心游夏不能與也徇時之所

稱而稱之豈其然乎

八月乙未地震何是時猛朝更起與王爭人遂至

昭公與先王傳滅徐故曰至

左傳八月丁酉南宮極震經書乙未地動魯地

地亦震也其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

之力可濟也文公劉宣也先君謂宣之父獻公

周之亡也其三川震謂幽王時也三川涇渭

西王之大臣亦震天奔之矣謂幽王城東王

春秋五傳卷三十五昭公二十三年 四十一

必大克城之東故曰東王

左傳附錄楚太子建之母在郢鄭鄭陽也平王

建故毋歸其家召吳人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吳

大子諸樊入郢諸樊吳王取楚夫人與其寶器

以歸楚司馬遂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

吳以徼之微要其勝負遂越曰再敗君師死且

有罪此年秋敗於雞父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

死也乃縊於遂滋遂滋楚也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至河下公

左傳公為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此年春

人執叔孫故公如晉謝之○為去聲

公羊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據上比乃復不殺恥

也○因有疾以殺與晉之恥舉公者重疾也予之所慎齊職疾

穀梁疾不志此其志何也釋不得入乎晉也

胡傳昭公兩朝于晉而一見止五如晉而四不

得入焉今此書有疾乃復殺恥也以周公之卑

千乘之君執幣帛修兩君之好而不見納斯亦

可恥矣有恥而後能知憤知憤而後能自強自

春秋五傳卷三十五昭公二十三年 四十三

強而後能為善為善而後能立身立身而後能

行其政令保其國家矣昭公內則受制於權臣

外則見陵於方伯此正憂患疾疾有德慧術智

保生免死之時也而安於屈辱甘處微弱無憤

恥自強之心其失國出奔死於境外其自取之

哉好呼報反

左傳附錄楚囊瓦為令尹囊瓦子囊之孫城郢

楚用子囊遺言已築郢城矣今畏沈尹戌日子

吳復增修以自固○郢以井反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

四夷及遠○守除天子卑守左傳

侯守在四鄰鄰國為諸侯卑守在四竟竟自

其四竟結其四援結四鄰之民狎其野狎安

務成功春夏秋三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

用城今莫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

能無亡乎不獲守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在

田險其走集走身逐危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使

春秋五傳卷三十五昭公二十三年 四十三

不備不食不懼不耆備弱也耆強也○備完其

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

厥德詩人雅無念也聿述也義取無亦監乎

若敖蚡冒至于武文西君皆楚先君之土不遇

同言木滿一折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

圻方千里而郢是城不亦難乎言守若是難以

楚傳

二十有四年晉頃公八年齊景公三十

昭公二十三年定十二年

魯哀公十四年

楚威王九年

左傳附錄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

宮器以甘桓公見王子朝伯益也莊公之子召

子桓公甘子桓公甘劉子謂襄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

害同德度義度謀也言唯同心同德則能謀義

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言紂衆億兆

能同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言紂衆億兆

少同心也今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

人戊午王子朝入于鄆鄆氏西有鄆乘言子

春秋五傳卷三十五昭公二十四年四十四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穉卒穉字也

叔孫舍至自晉左無叔孫字也

左傳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將禮而叔孫使梁

其蹕待于門內蹕叔孫家臣曰余左顧而欬乃

殺之殺之叔孫伯來殺已故謀右顧而笑乃止叔孫

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

以謝和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

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月端至自晉尊晉也

疾所以尊晉也

穀梁大夫執則致致則望由上致之也上謂宗廟也致

臣子廟則並名而

已所謂晉前臣名

胡傳大夫執而致則名此獨書其姓氏何賢之

也叔孫舍以禮立身而不屈于強國以忠事主

而不順于強臣此社稷之衛魯之良大夫也使

昭公稍有動心忍性強于為善之意舉國以聽

豈其死于乾侯觀意如之稽顙于昭子叔孫之

以逐君責意如其事可見矣及意如有異志而

昭子使祝宗祈死所謂知其無可奈何安之若

春秋五傳卷三十五昭公二十四年四十五

命者故舍至自晉特以姓氏書其死也公雖在

外而特書日以卒之所以表其節為後世勸也

意如信賴于昭子叔孫以逐

左傳附錄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蒞問周故

蒞臨也就問于朝士伯立于乾祭而問於介衆

乾祭王城北門外大也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

其使來言子朝曲故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何是後季氏逐昭公吳

左傳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

陽故曰 昭子曰卑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

其能無旱乎將春分陽氣盛時而不勝陰陽

不克莫將積聚也陽氣莫然不動乃將積

左傳附錄 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般及杏皆

潰取不敬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

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

王室抑人亦有言曰養不恤其緯及已今王室

實蠶蠶焉蠶蠶動機貌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

春秋五傳 卷三十五 昭公二十四年 四十六

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餅之帶

矣惟聾之恥詩小雅無聲則聾為無餘故恥

之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

之宣子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為明年會

國語附錄 范獻子聘於魯獻子范宣子問具山

敖山魯人以其鄉對言其鄉獻子曰不為具敖

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伯禽之曾孫微公

公之庶子武公放也獻子歸徧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

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焉唯不學也言學

則必

知諱不見笑也禮人境人之有學也猶木之有

枝葉也木有枝葉猶庇蔭人而况君子之學乎

國語附錄 董叔將取於范氏取音要董叔晉大

之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言富必驕驕必曰欲

為繫援焉欲日繫綴它日董祁愬於范獻子董祁

之槐槐也范姓叔向過之曰子盍為我請乎叔向曰

求繫既繫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待之又何請焉

國語附錄 趙簡子曰魯孟獻子有屬臣五人我

春秋五傳 卷三十五 昭公二十四年 四十七

無一何也簡子晉卿趙文子之孫景子之干也

難之上叔向曰子不欲也若欲之肝也待交梓

可也梓徂骨切此言

秋八月大雩何先是公如晉仲孫覆卒民被其役

左傳 秋八月大雩旱也終如叔

丁酉杞伯郁釐卒丁酉九月五日有日無月

力之

左傳附錄 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

于河河在自陰不修

甲戌澤人得諸河上出水

温人南侵不依致王大夫晉以温拘得玉者取

其玉將賣之則為石王定而獻之不依與之東

營善得王故與之邑晉縣西

冬吳滅巢楚邑也

左傳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略行也行吳沈尹

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

而速之也吳踵楚踵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

亡乎越大夫胥犇勞王於豫章之汭汭水曲也

力報反越公子倉歸王乘飛飛也倉及

春秋五傳卷三十五昭公二十四年四十八

壽夢帥師從王壽夢越大夫王及圍陽而還陽

地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

告吳略鍾離不書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

動而亡二姓之帥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

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梗大雅厲階道

反其王之謂乎吳入郢傳

胡傳巢楚之附庸實邑之也書吳入州來者陵

楚之漸書吳滅巢者入郢之漸四鄰封境之守

既不能制則封境震矣四境國都之守既不能

保則國都危矣故沈尹戌以此為亡郢之始也

春秋內失地不書明此為有國之大罪外取滅

皆書明見取滅者之不能有其土地人民則不

君矣故諸侯之寶三以土地為首

杞平公

敬王二十有五年昭公二十一年三十一昭公二十一年

春秋五傳卷三十五昭公二十五年四十九

左傳二十五年春秋叔孫婁聘于宋柳門右師見

之右師樂大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司城氏

其才德薄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

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禮可以貴身

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賤人

賤能有禮乎無禮必亡為定十年樂宋公享昭

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輅女以配君子昭子將

為季孫迎來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

公女故賦之相近言改禮語相泣也樂祁佐

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

禮

之哀樂可樂而樂哀而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

是謂魂魄魂去之何以能久公卒傳曰公若

季公若之姊為小邾夫人同母姊曰公若姊

生宋元夫人宋元夫人平生子以妻季平子昭

子如宋輿且逆之平子人臣而因公若從從昭

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宋曹氏告公

公告樂祚樂祚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

氏三世矣文子武魯君喪政四公矣宣成無民

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

春秋五傳卷三十五昭公二十五年 五十

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詩大雅言無魯君失

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為下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

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諸公叔作倪後

左傳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王室有子朝趙簡

子令諸侯之大夫簡子輸王栗具戍人曰明年

將納王納王於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將讓

王城

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

何謂禮對曰首也問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

之經也經者道地之義也義者利民之行也行

之所履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

之明也因天地之性高下剛柔生其六氣謂陰陽

明川其五行金木水火土氣為五味酸鹹辛發為五

色青黃赤白章為五聲宮商角淫則昏亂民失

其性則傷性是故為禮以奉之制禮以奉其性為六

畜牛羊豕犬豕五牲鹿麋麋三犧祭天地宗

春秋五傳卷三十五昭公二十五年 五十一

之以奉五味為九文謂山龍華蟲藻火粉米

畫火粉米若白米謂若斧散若雨六采謂若

已相及傳曰火龍謂若其文也六采謂若

黃皆相火謂之六色謂若其文也五章謂若

五色謂若其文也五章謂若其文也

五色謂若其文也五章謂若其文也

夫婦外內以經二物大治外婦治為父子兄弟

姊妹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六親和睦以事

其族極也妻父曰昏重昏曰為政事力行

以從四時。在君為政在臣為事民功曰清治功曰力行其德教養其時要禮之本也

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雷震電曜

天之威也聖人作刑以象之為溫慈惠和以救天之生殖

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此六者皆稟陰陽風雨晦明之氣

上聲好惡說去聲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樂六志使不過節

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立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

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

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

性是以長久。也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

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經緯錯居民之所

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

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曲直以簡子曰

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免於晉陽之難朱樂大

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二王後若之何使

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踐土在傳朱何役之

不食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

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

師不敢對受牒而退。右師樂士伯告簡子曰宋

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王無

不祥大焉。言不者無大此者為定年朱

初傳按左氏鄭子大叔如晉范獻子曰若王室

何對曰王室之不寧大國之憂晉之恥也吾子

其早圖之獻子懼乃微會于諸侯會于黃父謀

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成人

將納王夫以王猛之無寵單旗劉錡之屢敗敬

王初立子朝之眾召伯與南宮歸甘桓公之黨

春秋五傳卷三十五
昭公二十五年 五十二

疑若多助之在朝也然會于黃父凡十國而諸

侯之大夫無異議焉是知邪不勝正久矣猶有

寵愛庶孽配適奪正至于滅亡而不寤者不知

幽王晉獻之父子亦何足效哉然則黃父之會

王事也而無美辭何也王室不靖亦惟友邦冢

君克修厥職以綏定玉都非異人任亦何美之

有免于譏貶足矣比春秋以正待人之體也後

世以濫賞毀臣子所當為之事為臣子者亦受

而不辭久此義矣

公作鵲此鳥穴居不在魯界故曰來巢非常故書○鵲其與反鵲音

左傳有鵲鵲來巢書所無也師已曰異哉吾聞

文成之世童謠有之○已音紀曰鵲之鵲之

公出等之○鵲鵲來則鵲鵲之羽公在外野往

饋之馬○鵲鵲蹀躞公在乾侯○蹀躞行貌

勢宋父以驕○鵲鵲之巢遠哉遙遙禍父喪

反鵲鵲鵲往歌來哭○鵲鵲生出童謠有是今

春秋五傳卷三十五昭公二十五年 五十四

鵲鵲來巢其將及乎○鵲鵲將及

公羊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

穴又巢也○非中國之禽而來居此國國將危亡

欲國自下居上之微也其後卒為季氏所逐

穀梁一有一亡曰有來者來中國也○鵲鵲不渡

之禽故曰來○鵲鵲穴者而曰巢○劉向曰去穴而

臣逐君或曰增之也○如增言巢其不巢也

之象也或曰增之也○如增言巢其不巢也

胡傳傳曰鵲鵲不踰濟濟水東北會于汶魯在

汶南其所無也故書曰有巢者去穴而巢陰居陽位臣逐君象也鵲鵲宜穴處于下而巢居于上季孫宜臣順于家而主祭于國反常為異之兆能以德消則無其慮矣或曰此公子宋有國之祥也

秋七月上辛人雲季辛又雲○杜季辛下句之辛也言又重上事○重直

左傳秋書再雲早甚也

公羊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眾以逐季氏

春秋五傳卷三十五昭公二十五年 五十五

也○一月不當再舉雩言又雩者起非雩也昭公

氏者諱不能逐反起下孫及為所敗故因雩起

其事也但舉日不舉辰者辰則還季氏意明矣上

下入日為君辰為臣去臣則還季氏意明矣上

不當日言上辛者為下辛張本不言下辛言季

辛者起季氏不執下而逐君○孫自逐去起居反

穀梁季者有中之辭也○不言中辛又中辛無事又有繼之辭

也○緣有上辛大雩故言又也

胡傳左氏以再雩為旱甚聖人書此者以志禦

災之非道而區區于禱祠之末也昭公之時雨

雹地震四見於經旱乾為虐相繼而起有鵲鵲

反
及季姒與養人擅通季如公孫妻也文子女養人食官而懼

爲告公果公賁果賁皆公爲弟公果公賁使

侍人僚祖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命○祖執之無勅

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

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謂僚祖公果自言公以

告臧孫臧孫以難言難告卬孫卬孫以可勸告

子家懿伯子家懿伯○勸勸公逐季氏懿伯曰讒人以

君微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受惡不可為也舍

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

也公退之退使去○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

春秋五傳卷三十五昭公二十五年五十九

臣不獲死乃館於公恐受洩命之罪故留公叔

孫昭子如闕闕○公居于長府官府九月戊戌

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送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

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代於

沂上以察罪弗許魯城南自沂水出蓋縣南

至下邳至下邳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

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

隱約為之徒者眾矣日入惡作弗可知也惡也

日與姦人將起叛君助季氏不可知○哀亡定反眾怒不可蓄也哀李氏

苦而弗治將蕙蕙○蕙民將生心生心同

將合與季氏同君必悔之弗聽卬孫曰必殺之

公使卬孫逆孟懿子懿子仲叔孫氏之司馬驪

孫何忌叔孫氏之司馬驪

侯言於其眾曰若之何莫對所助又曰我家臣

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

季氏是無叔孫氏也嚴於曰然則救諸師徒以

往陷西北隅以入陷公公徒釋甲執冰而踞言

九是簡簡其鼓可以取飲遂逐之孟氏使

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

春秋五傳卷三十五昭公二十五年五十九

執卬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

曰諸臣偽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使若非君

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意如季公曰

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謀解先君且遂行已亥

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殺梁孫之為言猶孫也諱奔也次止也陽州齊

地未敢直前故止胡傳內出奔稱孫隱也次于陽州待齊命也昭

公欲伐季氏子家子曰季氏得民久君無多戾

公不從意如登臺而請待于沂上以察罪弗許
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
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
者眾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弗聽叔孫氏之司
馬陷西北隅以入孟氏殺師昭伯遂伐公徒公
與城孫如意謀遂行以君伐臣為不勝魯自
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于是乎失政祿去公室
政在季氏于此君也四公矣作三軍盡征其一
舍中軍兼有其二民賦入于其家半矣受命救
春秋五傳卷三十五 昭公 六十一
台也遂入戰師師取卞也不以聞軍政在其手
專矣行父片言而東門氏逐南蒯一動而公子
愁奔魯之羣臣亦無敢忠于公室而獻謀者所
謂屯難之時也在易屯之六五曰屯其膏小貞
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昭公不明乎
消息盈虛之理正身率德擇任忠賢待時馴致
不忍一朝之忿求逞其私欲而以羣小謀之其
及也宜矣

齊侯唁公于野井在齊南祝阿縣東有野井亭齊侯來唁公公不敢遠勞故逆之

往至野井

左傳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

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故也

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

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故也

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

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故也

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

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故也

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

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故也

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

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故也

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

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故也

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

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故也

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

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故也

春秋五傳卷三十五 昭公 六十一

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昨君不過周公以

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

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滅昭伯率從者將

盟載書曰戮力宣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

音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如此吾不可以

盟疆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為皆有

罪從者諸君皆留者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

罪出齊公不必二三子奸亡而惡定焉可同也

昭公從公

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將速入

通何爲而何守焉乃不與盟

公羊信公者何昭公將弑季氏

告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僭于公室久矣

吾欲弑之何如

昭公欲弑季氏意者子家駒曰諸侯僭于天子大夫僭于諸侯久矣昭公

何俗矣哉

子家駒曰設兩觀

朱千

春秋五傳卷三十五昭公二十五年六十二

以舞大夏

先王之作樂與已同者假以風化天下

于宗廟之中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

樂曰舞離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東夷之樂

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雲

繫牛曰繫。備音遠。委已者也。委食已者也。已

而桑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季氏之民久矣。民

從之猶牛馬之。君無多厚焉。昭公不

昭公不

從其言終弑而敗焉

公子野井

曰奈何君若去魯國之社稷

昭公曰喪人

不佞

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

慶子免君於大難矣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

于大難君不佞加之以鉄鑕賜之以死

執筆食

春秋五傳卷三十五昭公二十五年六十三

與四臚

發未就

從者

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

再拜稽首以在受

高子甲有夫不祥

君無所辱大禮

昭公恭祭而不

景公曰寡人有不

厚也服謂齊侯所著衣也言未敢服者見魯侯

乃敢服之講解也噓天子朝皮弁夕玄端朝服以聽朝去端以燕皮弁以征不義取禽獸行射

以奉其山川神祇大夫冕服而助君祭割服其祖

有不腆先

君之器所未之敢用敢以請禮昭公

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

大體敢辭。不敢當大體故敢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

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

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

春秋五傳卷三十五
昭公二十五年
卒四

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

以出敢固辭無有義不可以受人之禮景公曰

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致服有不腆先君

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欲令受之故益謙言從者

昭公曰夷人其何稱行禮賓主當各有所稱時齊侯以諸侯遇

禮接昭公昭公自謙失國不敢以故
稱自稱故執謙問之故稱尺盂反
景公曰孰

君而無稱傳曰誰爲稱指而言昭公於是嘯

然而哭而自傷致古弔反諫大夫

既哭以人爲菑菑同埽也所以分

雍作側字。○舊側其反。持垣力以臂爲腋。帶車
從及下音袁。別從力反。辟音璧。

以鞍爲几以遇禮相見

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言昭公素能若此而不

臣子當憂納公也

穀梁弓失國曰唁唁公不得入於魯也

胡傳唁者弔也生事曰唁死事曰弔齊侯唁公

于野井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

矣然則何以失國而不反乎禮有本末正身治

人禮之本也威儀文辭禮之末也昭公喪齊師

春秋五傳
卷三十五
昭公
二十五年
六十五

無憾容而不顧娶孟子爲夫人而不命政令在

家而不能取有子家子之賢而不能用而屑屑

焉習儀以亟能有國乎雖齊侯來唁其禮與辭

是矣而方伯連帥之職則未修也又豈所以爲

禮哉其言曰自茲疆以西請致千社將率敝賦

以從而于家子曰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

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書曰唁公亦明其

無納公之實議之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公在外非無思。與右前

左傳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

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

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

君所謂生死而情肉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

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昭子謀之公與昭子

言與帷內曰將安衆而納公昭子謀之公徒將殺

昭子伏諸道昭子謀之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

昭子昭子謀之平子有異志昭子謀之冬十月辛酉昭子齊

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昭子謀之齊因

春秋五傳

卷三十五

昭公

六十六

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昭子謀之夫欲與

公俱昭子謀之輕去聲

左傳附錄壬申尹文公涉于鞌焚東訾弗克昭子謀之文

子朝靈於鞌縣涉洛水也昭子謀之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昭子謀之城中有曲棘里

宋地未同盟而赴以各

左傳十一月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昭子謀之夢大

子樂即位於廟已與平公服而相之昭子謀之父○相去

齊熊且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昭子謀之父兄

向華以為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

靈獲保首領以歿唯是楸柑所以籍幹者昭子謀之

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

敢知昭子謀之昭子降昵宴羣臣弗

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

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昭子謀之

不行祇昭子謀之宋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昭子謀之

春秋五傳卷三十五昭公六十七

公羊曲棘者何宋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

此何以地愛內也昭子謀之時宋公開昭公見逐欲憂納

穀梁加公也昭子謀之加當為訪訪謀也言宋公所以卒

胡傳按左氏宋元公為公故如晉卒于曲棘曲

棘宋地也宋元之夫人曹氏生子妻意如或謂

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元公公告樂祁祁

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

之有也魯君失民久矣然則宋元意如之外舅

也此之顧而求欲納公是以正倫逆恩為心

而不匿其私親之惡者也其賢于當時諸侯遠矣故雖卒于封內而特書其地以別之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也○鄆以居公

左傳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欲取以居公不書

圍

公羊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為公取之也為公取運

以居公苦其受內故書不與伐者以

穀梁取易辭也內不言取以其為公取之故易

言之也是以數反

春秋五傳卷三十五昭公二十五年 六十九

胡傳鄆魯邑也直書齊侯取之何也齊不自取

而為公取鄆使居之也昭公出奔經書次于陽

州見公于魯未絕而季氏逐君為不臣及齊齊

侯取鄆則見公已絕于魯而逐于季氏為不君

君者有其土地人民以奉宗廟之典籍者也已

不能有而他人是保則不君矣春秋之義欲為

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各守其職而不渝也昭

公失君道季氏為亂臣各渝其職而不守矣其

為後世戒深切者明矣

左傳附錄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使句

臧氏老將如晉問問昭伯會請往代家昭伯問

家故盡對也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內

昭伯也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

初也至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

奔邱邱魴假使為賈正也計於季氏也臧氏

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間也會

春秋五傳卷三十五昭公二十五年 六十九

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

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也及昭

伯從公平子立臧會也會曰僕何不余欺

也也楚子使適射城州以復弗人

焉也城丘皇遷告人焉也

丘使熊相謀郭巢季然郭卷也使

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免矣也

子居

春秋五傳平文卷三十六

仁和張岐然秀初

錢塘吳漢初舉遠泰閣

昭公六

敬王二十有六年晉頃十壹景三十二衛靈十九
蘇昭三卿定十四魯悼八陳惠
十四杞悼二宋景公樂元年秦哀
二十一楚平十三辛吳餘十一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杜三月
而墓速

左傳二十六春王正月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善宋人禮
命以合禮

春秋五傳卷三十六昭公
二十六年一君山堂

左傳附錄庚申齊侯取郕前年已取郕至是乃
發傳者為公處郕起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郕何月者問公失國居郕
者明臣于常晏納公不當

使居遲後不復
月者始錄可知

左傳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郕言魯地也入魯竟
故書至

猶在外
故書地

穀梁公次于陽州其曰至自齊何也揚公但至
陽州未至

齊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齊也齊侯喻公
于野井以

親見齊侯為重居于郕者公在外也若但言公
至自齊而

不啻居于郕則公得歸國欲至自齊道義不外明公實在外故言居于郕

公也至自齊者臣子喜君父得反致宗廟之休
爾今君雖在外猶以在國之禮錄之是也

君之道

胡傳居者有其土地人民之稱也昭公失國出

奔而稱居于郕者存一國之防也襄王已出而

稱居于鄭敬王未入而稱居于狄泉者存天下

之防也天子之于天下率土之濱莫非其臣非

諸侯所敢擅也諸侯之于封國四境之內莫非

其土非大夫所得事也故諸侯避舍以待巡狩

而大夫專邑是謂叛君曰居于郕其為防也至

春秋五傳卷三十六昭公
二十六年二

夏公圍成杜成孟氏邑不書齊師帥賤眾少重在
公何書者惡公失國幸而得還不修文

德以來之復擾其民圍成不從叛者者本與國
俱叛故不得復以叛為重不從定公又以親圍

下邑為譏者昭無臣子
又即如定公當致也

左傳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

豐賈二人皆季氏以幣錦二兩二文為一兩所謂
端為一兩所謂

家臣也二縛一如瑱耳易懷茲○縛直轉反事也
兩二匹縛一如瑱

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梁丘據○齮魚
反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

反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言若能為我
行貨於子猶

當為請使得為高氏後又當聚粟五千庚戌
六斗凡八千斛。能為子傷反下當為魯同

高齡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曰魯人買之百

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言魯人買此甚

數。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

君者非不能事君也。欲行其說故先示然據有

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

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

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於曲棘使

羣臣從魯君以下焉。若可師有濟也。君

春秋五傳卷三十六昭公二十六年 三

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

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鉏齊成大夫公孫朝謂

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以成邑

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

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

忍也。請息肩于齊。使來取成。降戶江反齊師

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眾

以厭眾心不欲使知已降也。淄水出泰山梁父

縣西北入汶。飲於鴉反淄側其反厭於冉反

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眾。告齊言眾不欲降已

師及齊師戰于炊鼻。季氏師距公非公命。齊子

淵捷從洩聲子。洩聲子魯大夫。射之中楯。瓦

射食亦反。繇胸汰斃七入者三寸。入者三寸

繇過也。汰失激也。矢斃也。繇音由。胸其俱聲

反。汰他迤反。勝勝留反。軀於華反。軀于木反。聲

子射其馬斬鞅。殪。殪死也。殪於計反。改駕人以爲

殪戾也。而助之。入魯人也。殪戾子車曰齊人也

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又

野洩叱之。洩帶齊大夫野洩。洩曰軍無私怒

春秋五傳卷三十六昭公二十六年 四

報乃私也。將亢子。欲以公職報之。又叱之。又

之亦叱之。野洩亦叱也。言齊冉豎射陳武子中

手。冉豎季失弓而罵武子。以告平子曰有君子

白哲。鬚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無乃亢諸

子彊武子字。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不

遠季林雍羞爲頰鳴。右下。皆魯人羞爲頰鳴去之

取其耳。何忌齊大夫不欲殺雍但羞頰鳴去之

其各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使欲使苑子

制林雍斷其足。鑿而乘於他車以歸。一足行

及斷丁管反經遺政反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言魯人肯

致力於季氏不以私怨而相奔○呼火故反乘繩證反

穀梁非國不言圍所以言圍者以大公也崇大其事

胡傳成者孟氏之邑左氏曰齊侯將納公命無

受魯貨申豐適齊貨梁丘據據受之言于齊侯

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據有

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

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

有罪于鬼神故及此也若使羣臣從魯君以下

春秋五傳卷三十六昭公二十六年五

師有濟也而繼焉茲無敵矣齊侯從之使公子

鉏帥師從公圍成不書齊師者景公休于邪說

為義不終故微之也書公圍成則季氏之不臣

昭公之不君齊侯之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其

罪成具矣為于齊反鉏社居反

左傳附錄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

敗王城之師于尸氏劉人到金之屬王城子朝之徒尸氏在華縣西南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鄆陵在音

專何不月者時諸侯相與約欲納公故

左傳秋盟于鄆陵謀納公也齊侯謀

公至自會居于鄆何致會者責臣子明公已得意于諸侯不憂助納之而使居于

穀梁公在外也至自會道義不外公也

左傳附錄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師敗出唐午

次于涇涇水在王城人焚劉子邑丙子王宿于積

氏涇水在王城人焚劉子邑丁丑王次于荏谷庚辰王入

于胥靡辛巳王次于滑滑在清本鄭邑○音九

春秋五傳卷三十六昭公二十六年六

晉知罃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女寬晉塞洛陽西南伊闕口也守之簡子朝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杜未同盟

左傳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子西

之長曰大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昭王也○王適音的下同

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

治王願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

君王也言王子建聘之是章平王國有外援不

可潰也外援秦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

魯不立王泰將來亂嗣不祥我受其名受惡略

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也益楚國何為必殺令

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冬十月王入于成周經傳言王入于朝後

公羊成周者何東周也是時王自號為東周

其言人何揚人者不嫌也已明不嫌為

梁周有人無出也始即位非其所今得

春秋五傳卷三十六昭公七年

胡傳左氏曰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入于成周

使成公般成周而還不曰入于京師者京師衆

大之稱不可繫之人也其曰成周云者泰離而

次不列于雅降為國風之意而景王寵愛庶孽

弱其世適之罪著矣知音智躒音經通音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經誤也尹召族奔

非一人故言氏書奔在王入下者乃告諸侯何

立王子朝獨舉尹氏出奔并舉召伯毛伯者明

猶楚嬰齊○率所類反或作帥

左傳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起發辛丑在郊

鄭子遂次于凡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知鞏地

召伯盈逐王子朝伯盈本黨子朝晉師克鞏知鞏地

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國南宮簡奉

周之典籍以奔楚尹召二族皆奔故稱氏重見

于凡及劉子單子盟召伯逆王

上昭澤隄上皆周癸酉王入于成周成周今甲

戊盟于襄宮襄王晉師使成公般成周而還

春秋五傳卷三十六昭公八年

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

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

武之功不取專故且為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

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夷王

父也愆惡疾也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

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蕢

害王也厲王之末周人諸侯釋位以開王政猶

與也去其位與治王宣王有志而後效官宣王

之政事○開去聲

公虎取而長之效授也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

昏不若用愆厥位順也愆失也王若攜王奸命諸

侯晉之而建王嗣用遷邲邲邲王幽王少子伯服也王嗣宜曰也

幽王后申姜生大子宜臼王幸褒姒生伯服欲

立之而殺大子大子奔申申伯與鄭及西戎伐

周幽王于戲幽王死諸侯廢伯服而立宜臼是為

平王東遷邲鄭○攜王主反奸音于邲音辱戲

前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於惠王天

不靖周生頰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

叔帶惠王十六年王適鄭襄王惠王二十九年則有晉鄭咸

黜不端黜去也黜文收帶鄭屬殺以綏

春秋五傳卷三十六 昭公 二十六 九

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

六年秦人降妖定王襄王孫定王田周其有頤

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二世謂

頤頤子斯反王宦其有開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

亂災開王位謂子朝也今子朝以爲王猛受亂

先王至于靈王生而有頤靈王定王甚神聖無

惡于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景王靈今王室

亂單旗劉狄制亂天下壹行不若單旗劉狄也

宣專謂先王何常之有宣先王唯余心所命其

誰敢討之帥羣不用之人弔至也○以行亂于

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貫也○瀆

於盟反貫古患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

矯誣先王晉爲不道是攝是贊攝持也贊佐也

倍音佩很思肆其罔極肆放也茲不穀震盪播越

竄在荆蠻竄此也○不穀子朝未有攸底攸底

所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狴以

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國不穀赦其變而則

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絕而諸侯實

春秋五傳卷三十六 昭公 二十六 十

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

鈞以德德鈞以上此所謂先王不立愛公卿無

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壽早夭即世在十年

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間錯先亦唯伯仲叔季

圖之伯仲叔季閔馬父閔子朝之辭曰文辭以

行禮也子朝于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

禮甚矣文辭何爲傳終王室亂

穀梁遠矣非也離日奔君之奔直奔也

胡傳取國有五利龍居一焉子朝有寵於景王

爲之黨者衆矣卒不能立至於奔楚何也是非
有出於人之本心者不可以私愛是亦不可以
私惡非卒歸於公而止矣景王寵愛子朝將斬
於見是而天下不以爲是疎薄子猛將斬於見
非而天下卒不以爲非徒設此心兩棄之也庶
孽憑寵爲羣小之所宗而人心不附適子恃正
人心之所向而羣小不從故伯服雖殺而平王
亦不能復宗周之盛申生已死而奚齊卓子亦
不能勝里克之兵是兩棄之也景王不鑒覆車

春秋五傳

卷三十六

昭公二十六年

十一

王猛子朝之際危亦甚矣春秋詳書爲後世戒
可謂深切著明也哉惡鳥故反

左傳附錄

齊有彗星

出齊之分野不書魯不見○彗似歲反

齊侯

使禘之

祭以禘除之

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誣欺也

天道不誼

誼疑也

不貳其命若之何禘之且天之

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禘焉若德之

穢禘之何損詩曰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

帝聿懷多福

詩大雅

賦德不回以受方國共也非惟也

同也言文王德不違天

君無違德方國將至

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

民卒流亡

逸詩也言追監夏商之亡皆以亂故

若德回亂民將流

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侯與晏

子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景公

德不能久有國故歎也○說音悅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

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

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

薄謂以公量收○施音其施之民也厚謂以私

施如公厚歛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

春秋五傳

卷三十六

昭公二十六年

十二

無德與女式歌且舞詩小雅義取雖無大德要

用也○歛力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

情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

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

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守常業○士不濫不

官不滯滯慢也○大夫不收公利福公曰善

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

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有天地則

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

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潁
潁在江六縣西南

疾入于屈室恐難作王黨設請寘劔於魚中

遂弑王閼

廬以其子爲卿閔廬光也以季子至曰苟先君

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

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

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英自諸樊以下兄弟相傳而不立適是亂由先

人起也季子自知力復命哭墓復使命於份墓復位而

待復命
英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

鍾
晉
楚師聞吳亂而還
言聞吳亂而還
宛不取略而還

胡傳此公子光使專諸弑之而稱國何也吳子

七
十
五

夢有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昧次季禮光

諸樊之子也，僚夷昧之子也。諸樊兄弟以次相

及必欲致國於季子而季子終不受則國宜之

光者也。條易得爲君。故稱國以弑而不歸獄於

光其稱國以弑者吳大臣之罪也大臣任大事

事莫大於置君矣。故君存而國本定。君終而嗣

千立社稷嘉靖人無間言此秉政大臣之任伊

召之所以安商周。孔明之所以定劉漢也。若廢

立進退出于羣小關寺而當國大臣不預焉則

將焉用彼相矣。此春秋歸罪大臣。稱國弑君之

意其經世之慮深矣。長展兩反祭側界反間去聲召音邵寺音恃焉於虔

父相思
亮父

楚殺其大夫郤宛郤宛作郤宛之譌人宛所明知而信之以取敗亡故書名

罪定○卻去逆
父定○仇父

左傳 郤克直而和國人說之
以直事君 鄆將師

爲右領右領官各與費無極比而惡之定○

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郢

蛇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飲子惡郢宛於鳩反又

昭公十七年

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

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爲惠已甚。吾無

以酬之若何報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

吾擇焉。擇取以進于常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

必觀之而從以酬之。曰無極辭及饗日。帷諸門左。帷張

陳甲兵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

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

音
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

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

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郤將師。

而告之。告子惡門有甲兵將害已。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燕

之。燕燒也。○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燕，令

曰：不燕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管焉，或取一

秉，禾也。○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燕，令

遂弗燕也。令尹炮之，炮，燒也。○國人弗燕，令

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他，陽，令也。○國人弗燕，令

弟。皆陳楚大夫。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郤氏費氏

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

春秋五傳卷三十六 昭公 十七

自利也。蒙欺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

尹病之。為下殺無極張本。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

于扈。

左傳：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

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

與北宮貞子。子梁，宋樂祁也。貞子，衛北宮喜也。曰：季孫未知其罪，

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

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

之也。復猶安也。休公徒之怒也。休息而啟叔孫氏之心

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

之，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

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淮夷，魯東夷也。○說他活反。

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齊不致力。有天之

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

宣也。宣，用也。事君如在國，公行告故，執以為難

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

二子以圖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

春秋五傳卷三十六 昭公 十八

而以難復。以難納自晉君。

胡傳：按左氏，扈之會，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

皆利納公，固請之。士鞅取貨於季孫，謂樂祁北

宮喜曰：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

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堅守之

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鞅以

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請從二子

以圖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

難復。文十五年，諸侯盟于扈，將為魯討齊侯。

賂之而不克討故在會諸侯略而不序今此謀
納公亦以賂故不克納而諸國之大夫皆席何
也曰利于納公者宋衛之大夫也受賂而不欲
納公者獨范鞅主之耳又況成周之令行乎所
以列序而不略也以此見聖人取舍之大情而
輕重審矣為上僞反

冬十月曹伯午卒杜本同盟

邾快來奔杜快邾命卿也故書范徐邾自北已

邾快來奔邾快邾命卿也故書范徐邾自北已

春秋五傳卷三十六昭公二十七年

公羊邾婁快者何邾婁之大夫也邾婁無大夫

此何以書以返書也說與界我同義

左傳附錄孟懿子陽虎伐邾陽虎季氏家臣

人將戰于家子曰天命不怡久矣言君不疑也言棄

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

嗚呼為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

晉公徒敗于且知且知近邾地也○楚卻宛

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進胙也謗

也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廩尹莫知

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左尹郢

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

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在十五年

出蔡侯朱在二十一年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在二十

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通無

春秋五傳卷三十六昭公二十七年

樞也通近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三不辜郢

氏幾及于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郢將師矯

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愆在位無

新幾音吳新有君光新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

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

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死之罪敢不長圖

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

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郕在自

左傳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設饗禮○子家子

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

使宰獻而請安此公於大夫也禮若不敵臣宴

使重見子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請

使重見能而奔齊公行飲酒禮而飲使重見

子家子乃以君山齊

左傳附錄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於周魯

人辭以難周所以不肯戍

春秋五傳卷三十六昭公二十七年 三十一

二十有八年晉頃十二齊景三十四衛靈二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為下出也而葬緩何月者

公如晉次于乾侯乾侯在魏郡斥丘縣晉竟內

為強臣所逐外如晉不見答次於乾侯不諱者

憂危不暇殺恥後不月者錄始可知范不得入

左傳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齊侯卑公

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

於竟欲使次于竟以待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

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

寡人一个單使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

使齊使公復於竟而後逆之逆者乾侯也言公

見齊○者

穀梁公在外也

夏四月丙戌鄭伯卒卒公作寡莊未

六月葬鄭定公杜三月

左傳附錄晉祁勝與鄒滅通室也通室易妻○

春秋五傳卷三十六昭公二十八年 三十二

叔游叔游司馬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

蕃有徒鄭書古書也言害正直無道立矣子

懼不免言世亂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詩大

多辟匹亦反姑已若何姑且也盈曰祁氏私有

討國何有焉言討家臣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

躒為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以其祁盈之臣

曰鈞將皆死鈞同然使吾君聞勝與滅之死也

以為快然勝之有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

及楊食我楊叔何邑食我叔向祁盈之黨

子伯石也○食音嗣

經 130—294

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

娶于申公巫臣氏夏姬女也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

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言父多妾勝而庶

不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子靈也三夫陳御叔楚

襄老及巫臣也一君陳靈一子舒微而亡一國

陳兩卿矣孔寧儀行父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

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

公夷子貉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是夏

鍾聚也子貉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

春秋五傳卷三十六昭公二十八年 二十三

女黥黑有仍古諸侯也美髮而甚美光可以鑑

髮膚光色名曰玄妻黑故樂正后襲取之

之君長子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惓無厭忿類無

期謂之封豕類及也封大也有羣后

羿滅之麋是以不祀羿與夏后且三代之亡

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夏以未喜殷以妲己周以

晉申生以驪姬廢女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

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尤異也叔向懼不

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

母走謁諸姑子容母叔向嫂伯樂妻也姑叔

長叔姒生男兄弟之妻相謂姑視之及堂聞其

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

羊舌氏矣遂弗視

秋七月癸巳滕子卒卒寧公作齊桓未

左傳附錄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爲政魏獻子

祁氏之田以爲七縣七縣祁氏田也分羊舌

氏之田以爲三縣祁氏田也司馬彌牟爲

鄆大夫鄆大夫買辛爲祁大夫祁大夫司馬爲平

春秋五傳卷三十六昭公二十八年 二十四

陵大夫魏戊爲梗陽大夫戊魏舒庶子梗陽知

徐吾爲塗水大夫徐吾知塗水大夫韓固爲馬首

大夫固韓固孟丙爲孟大夫孟大夫樂霄爲銅鞮大

夫樂霄趙朝爲平陽大夫趙朝謂賈辛司馬爲有

僚安爲楊氏大夫楊氏大夫故舉之謂知徐吾趙

力於王室師師納敬王

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卿之

爲餘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舉賢

也四人司馬彌牟孟丙樂霄僚安也受縣而魏

子謂成鯨鯨音大夫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爲

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爲人也遠不忘我遠也近

不偏同不偏同利思義利思義在約思純在約思純有

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

商光有天下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

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

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

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

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命祉施

春秋五傳卷三十六 昭公 三十五

于孫子于孫子度美文王能王天國受天福施及

心能制義曰度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

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

教誨不倦曰長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

君君慈和徧服曰順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

從之曰比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經緯天地曰文

九德不愆作事無悔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棄

天祚子孫賴之天祚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

其遠哉其遠哉賈辛

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

驪茂惡驪茂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

飲酒聞之曰必驪明也飲酒聞之曰必驪明也下執其

手以上曰昔買大夫惡手以上曰昔買大夫惡娶妻而美

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阜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阜射雉獲之其

妻始笑而言買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

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

女女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

春秋五傳卷三十六 昭公 三十六

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

人不可無能人不可無能行乎敬之哉毋墮乃

力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

不失親不失親遠不失舉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

命買辛也以爲忠命買辛也以爲忠詩曰永言配命

自求多福忠也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

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冬葬滕悼公

左傳附錄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

上魏子○其大宗路以女樂魏子將受
之魏戌謂閻沒女寬之屬大夫曰主以不賄聞
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
諾退朝待於庭魏子朝君退而饋入召之
食比置三歎既食使坐更命之魏子曰吾聞諸
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
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言仇其
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
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魏子中軍帥故謂
春秋五傳卷三十六昭公二十八年 三十七
及饋之畢願以小人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
已屬足也言小人之腹飽猶知厭足君子 獻子
辭梗陽人所以與也
國語梗陽人有獄將不勝梗陽魏氏之請納賂
於魏獻子獻子將許之魏子晉正卿魏戌之父
獄魏戌不能斷以獄上其大魏戌以女樂獻子將受之問沒謂叔寬曰與
子諫乎子叔寬也晉大夫吾主以不賄聞
於諸侯賄主獻子也今以梗陽之賄殃之不可
病也病猶二人朝而不退獻子將食問誰在庭曰閻

明叔襄在召之使佐食佐猶比已食三歎既
獻子問焉曰人有言曰唯食可以忘憂吾子一
食之閒而三歎何也同辭對曰吾小人也貪饋
之始至懼其不足故歎中食而自咎也曰豈主
之食而有不足是以再歎主之既食願以小人
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是以三歎屬通也
已止也適小飽魏子曰善乃辭梗陽人善論而
不逆獻子能覺歎也
七年二十有九年宣公二十三年 春秋五傳卷三十六昭公二十九年 二十八
春秋五傳卷三十六昭公二十九年 二十八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乾侯
至不得見晉侯故唁公至晉不見受高張高偃
子何不得見以晉者不見客于晉未至晉言來者
若運從國內辭書者如晉不見
左傳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
高張來唁公稱主君比公於子家子曰齊卑君
矣君祗辱焉言往事齊適取公如乾侯為齊所
見恤
穀梁唁公不得入於魯也

胡傳遣使來唁淺事也亦書于經者罪齊侯不

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也昔狄人迫逐黎侯黎侯

寓于衛衛人弗恤黎之臣子勸其君以歸而賦

式微其一章曰微君之故者以事求人而人不

有其事是謂微君之故若昭公見逐出奔而齊

莫之討淹恤日久而奔莫之納微君之故矣其

二章曰微君之躬者以身下人而人不有其身

是謂微君之躬若齊侯設禮以享而使宰獻遣

使來唁而稱主君微君之躬矣諸侯失國託于

春秋五傳

卷三十六

昭公

二十九年

二十九

諸侯禮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齊之先世

嘗主夏盟而太公受先王五侯九伯之命矣魯

為隣境甥舅之國也昭公朝夕立于其朝曾不

能陳師境上討意如逐君之罪而遣使唁公豈

得禮乎

使疏史友
師所類反

左傳附錄

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奭尹氏固及

原伯魯之子

皆子朝黨也稱伯魯子
終不說學口說音悅

尹固之復

也

二十六年尹固與子
朝俱奔趙而道還

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

曰處則勸人為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

三歲乎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于鄆以叛陰

不佞敗之

趙車子朝之餘也見王設伯魯等故
叛鄆周邑○數所主及鄆列勉反

公如晉次于乾侯

乾侯不見
受住乾侯

左傳

平子每歲賈馬賈買也○俱從者之衣履

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賣其乃不歸

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啓服馬名○壘而

死

壘壘也公將為之槨槨為作子家子曰從者病矣

請以食之乃以帷裹之

禮曰徹帷不奔為埋馬
也○從去聲食音嗣

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龍輔遂入羔

春秋五傳

卷三十六

昭公

二十九年

三十

裘齊侯喜與之陽穀陽穀齊邑公衍公為之生也其

母偕出

出之公衍先生公為之母曰相與偕出

請相與偕告

留公衍母使
待已共白公

三日公為生其母先

以告公為為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

人為此禍也

務人公為也始與
公若謀逐季氏

且後生而為兄

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為大子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詣公殺
作倪

穀梁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

是天命也非我罪也

言叔倪欲納公無病而死
此皆天命使魯無君爾魯

公之出
非我罪

秋七月

左傳附錄 秋龍見于絳郊絳晉國都○見魏獻

子問於蔡墨蔡墨晉太史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

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

實知晉智下謂之知實知注無知同古者畜

龍故國有蔡龍氏有御龍氏蔡御養也獻子曰

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

曰昔有鯀叔安鯀古國也叔安其有裔子曰董

春秋五傳卷三十六 昭公二十九年 三十一

父鯀遠也玄孫實甚好龍能求其善欲以飲食

之龍多歸之乃授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

曰董於陽反食音嗣下同授而小反氏曰蔡

龍蔡龍官名官有封諸潁川潁夷氏其後也水

上失皆董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

擾于有帝孔甲少康之後九世帝賜之乘龍河

漢各二合為四○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

獲蔡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陶唐有

學擾龍于蔡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

之賜氏曰御龍夏后以夏承韋之後更代也以

姓之承韋韋承還帝將承韋復國至商而滅

之後世復乘其國為承韋氏在襄二十四年○

更音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醢藏也藏以為

魯縣不能致龍故懼而遷於范氏其後也范晉

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

修其方方法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

有失官不食不食官宿其業宿猶其物乃至水

龍至則若泯弃之物乃坻伏泯滅也坻止也

春秋五傳卷三十六 昭公二十九年 三十二

鬱湮不有鬱湮也湮塞也故有五行之官是

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魯上祀為貴神

社稷為祀是尊是奉五官之君長能修其業者

王者所尊奉木正曰句芒有芒音長也取木生句曲而

直龍反下同火正曰祝融祝融明貌金正曰

稷秋物權尊而可收也其祀水正曰玄冥水

而幽冥其祀土正曰后土其祀句龍焉在家則

祀中雷在野則為龍水物也水官弃矣故龍不

生得也弃廢不然周易有之言若不附屬有龍在乾三

三乾下乾之姤三三三巽下乾上姤初曰潛龍勿用

勿用乾初九其同人三三三離下乾上同人曰見龍

在田乾九二其大有三三三乾下離上大有曰飛龍

在天乾九五其夬三三三乾下兌上夬曰亢

龍有悔乾上九其坤三三三坤下坤上坤曰見羣

龍無首乾初九其坤三三三坤下坤上坤曰見羣

龍戰於野坤上六其坤三三三坤下坤上坤曰見羣

龍戰於野坤上六其坤三三三坤下坤上坤曰見羣

龍戰於野坤上六其坤三三三坤下坤上坤曰見羣

龍戰於野坤上六其坤三三三坤下坤上坤曰見羣

龍戰於野坤上六其坤三三三坤下坤上坤曰見羣

龍戰於野坤上六其坤三三三坤下坤上坤曰見羣

龍戰於野坤上六其坤三三三坤下坤上坤曰見羣

龍戰於野坤上六其坤三三三坤下坤上坤曰見羣

龍戰於野坤上六其坤三三三坤下坤上坤曰見羣

龍戰於野坤上六其坤三三三坤下坤上坤曰見羣

龍戰於野坤上六其坤三三三坤下坤上坤曰見羣

龍戰於野坤上六其坤三三三坤下坤上坤曰見羣

春秋五傳卷三十六

氏有四叔少皞金天氏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

能金木及水能治其官使重為句芒正該為

蓐收正修及熙為玄冥世不失職遂

濟窮此其三祀也顯頊氏有子曰稷為祝融

稷之功死皆為民所祀顯頊氏有子曰稷為祝融

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

水名官者其子句龍能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

方答社稷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

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柱周棄亦為

稷非周之始自商以來祀之言

月邠潰其土曰潰潰其土曰潰

不言潰此其言潰何潰其土曰潰

君存焉爾昭公若之

君存焉爾昭公若之

君存焉爾昭公若之

君存焉爾昭公若之

君存焉爾昭公若之

君存焉爾昭公若之

君存焉爾昭公若之

君存焉爾昭公若之

君存焉爾昭公若之

君存焉爾昭公若之

君存焉爾昭公若之

君存焉爾昭公若之

君存焉爾昭公若之

君存焉爾昭公若之

君存焉爾昭公若之

春秋五傳卷三十六

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昭公有過

胡傳民逃其上曰潰自是昭公削迹于魯天地

一民皆非其有矣公之出奔處邠四年民不見

德亡無愛微至于潰散豈非昏迷不返自納于

堯其下不堪所以潰歟然則去宗廟社稷出奔

而猶不惕然恐懼斲改過以補前行之愆也自

棄甚矣欲不亡得乎噫故書以為後世戒

才用反父魚列反行丁孟反

左傳附錄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趙鞅趙荀寅中行荀寅之子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

汝濱晉所取陸渾地今晉國各出功力共鼓石為鐵計令著范宣

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

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

夫以序守之也民足以能尊其貴貴足以能

守其業貴賤不惑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

之官為被廬之法僖二十七年文公蒐被廬以

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為刑則民在隳矣何以

春秋五傳卷三十六 昭公 三十五

尊貴貴何業之宗則上失貴賤無

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

亂制也范宣子所用刑乃夷蒐之法也夷蒐在

之使文六年一蒐而三易中軍帥賈季其師

行氏其亡乎若之何以為法蔡史墨曰范氏中

擅作刑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

之亡也范宣子刑書中既廢矣其及趙氏趙孟

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趙孟不待已而從之

若能修德免禍為定十三年仲宣

士吉射入朝歌以執心與晉朝朝如字

三十年晉頃公十四年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趙鞅趙荀寅中行荀寅之子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

汝濱晉所取陸渾地今晉國各出功力共鼓石為鐵計令著范宣

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

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

夫以序守之也民足以能尊其貴貴足以能

守其業貴賤不惑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

之官為被廬之法僖二十七年文公蒐被廬以

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為刑則民在隳矣何以

春秋五傳卷三十六 昭公 三十六

穀梁中國不存公存公故也中國猶

胡傳公去社稷于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者

在魯四封之內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鄆潰

客寄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蓋

以存君不與季氏之事國也而罪臣子譏諸侯

之意其矣唐武后廢遷中宗革命自立史臣列

于本紀微著其罪而君子以為非春秋之法其

言曰天下者唐之天下中宗受之于其父武后

安得絕先君之世復繫嗣君之年黜武氏之號

經 130—301

自以為竊取春秋之義信矣又復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杜預曰盟

秋八月葬晉頃公杜預曰盟

左傳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

送葬魏獻子使山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

弔子矯送葬杜預曰盟今吾子無貳何

故杜預曰盟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

也者小事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杜預曰盟

春秋五傳卷三十六三十一年三十七

問其共職責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杜預曰盟

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

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

紼矣杜預曰盟若其不問雖士

大夫有所不獲數矣杜預曰盟大國之惠亦慶

其加杜預曰盟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杜預曰盟

底音取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杜預曰盟我

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

卿也杜預曰盟王更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

從舊杜預曰盟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

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

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杜預曰盟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杜預曰盟

左傳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杜預曰盟

七年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杜預曰盟

春秋五傳卷三十六三十一年三十八

楚使逆之於竟也杜預曰盟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

城之杜預曰盟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杜預曰盟將

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

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吾邊疆使柔

服焉猶懼其至杜預曰盟吾又懼其慝

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杜預曰盟吳周之胄裔也

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

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杜預曰盟亦不

知天將以為虐乎。使將喪吳國而封大吳姓乎。

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言其事行可知不久

我盍姑億吾鬼神。也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

善惡將焉用自播揚焉。揚揚勞勩也。○將王之歸。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

防山以水之。防山。水。已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

斷髮自則。示懼。○攜其夫人以逆吳于吳子。

唁而送之。使其適臣從之。遂奔楚。也。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

春秋五傳卷三十六 昭公 三十九

左傳附錄吳子問于伍員曰。初而言伐楚。在二十

○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

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

楚執政眾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

分也。○去聲。適音的。在音王。肆以利反。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

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罷敝於道。○罷音皮。亟肄以罷之。

亟數也。○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

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為定四年。吳人楚。傳

九年三十有一年。定公午元年。昭公三十七年。

昭公三十七年。

昭公三十七年。

四陳惠十九。昭公七年。昭公六年。昭公五年。昭公四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左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

內也。公內不察於臣子外不容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適歷。公殺作。機後同。世

適音的。時晉侯使荀躒。李氏不納。昭公為

此會也。季氏負。推謝。過微。納昭公。昭公制。惡季

氏不。敢入。公出。奔在外。無君。命所以。會以。孫

外。言來者。從王。晉。師。師。取邑。卒大夫者。盈。孫

左傳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

春秋五傳卷三十六 昭公 四十

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侯召季孫

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言我為子

任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

躒謂晉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罔有常刑。子其

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示憂感。○伏而對曰

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故迎刑命。言願事君。君不

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

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雖賜

不絕其後。若弗殺。弗亡。君之意也。死且不朽。若

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君皆謂

蓋季孫孫言罪已輕重以谷荷樂○孫他南反

胡傳左氏曰晉侯將以師納公士鞅曰若召季

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

季孫鞅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趙如山

君不事專有魯國晉實主盟不能致討而寵以

會禮不亦悖哉或曰季孫事君如在國未知其

罪而君伐之是昭公之過也則非矣行貨齊晉

使不納公禱於煬官求君不入及其復也猶欲

春秋五傳卷三十六 昭公三十一年 四十一

絕其兆域加之惡謠安在乎事君如在國猶曰

未知其罪乎齊晉不能誅亂禁姦悖君臣之義

不知其從自及也陸渾以謂逐君之臣晉不之

罪而反與爲會書曰意如會晉荀躒于適廬晉

侯之爲盟主可見矣荀躒之爲人臣可知矣此

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得春秋所書之意矣

見音現下同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莊二十五年盟重丘○重平聲○始卒便名曰書

楚者薛比勝最小通後定前皆當希

左傳薛伯穀卒同盟故舊薛伯名也入春秋來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莊將使意如迎

左傳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知伯荀躒子

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恐而終身慙乎公

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言晉既逐君必

逐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

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

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躒葬除宗祧以

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

春秋五傳卷三十六 昭公三十一年 四十二

夫人謂季孫也言若見季孫荀躒掩耳而走公怪

以當受禍明知河以自營荀躒掩耳而走

所言示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

獲不納君之罪今納而不入何臣請復於寡君

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歸事于家子

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

之衆從者脇公不得歸傳言君弱不得復自在

穀梁唁公不得入于魯也曰旣爲君言之矣不

秋楚薛獻公

可者意如也言已已告魯求納君唯意如不肯○爲于僞反

左傳附錄 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邑楚沈

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還潛於南岡而還

吳師圍弦左司馬戍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

章左司馬戍尹吳師還始用于胥之謀也前年

冬黑肱以濫來奔公作弓也黑肱邾大夫濫東

左傳 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背名重地故也

黑肱非命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黑肱也

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有所謂有地也言雖

春秋五傳 卷三十六 昭公 三十一 年 四十三

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

可滅已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

回回正心也不為義疚疚病也見或求名

而不得或欲益而名章章不義也齊豹為衛司

寇守嗣大夫守先人嗣作而不義其書為盜求

而不得也二十年衛侯衛侯邾黑肱其在襄二莒牟

夷在五年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

賤而必書春秋微者多唯取三人來邾魯此二

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物事也賜故也齊豹

名去貪也若艱難其身艱難以險危大人大人

而有名章微微者攻難之士將奔走之奔走

也也若竊邑叛君以微大利而無名無名

是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

敬惡無禮其善志也敬惡無禮數而不志記

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文微而顯婉而辨婉而辨

別彼列反上之人能使昭明昭明在位者能行其法

非人能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春秋五傳 卷三十六 昭公 三十一 年 四十四

公羊文何以無邾婁邾婁通濫也通濫為國

孰謂謂叔術也叔術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賢者

術術讓國也其讓國奈何當邾婁顏之時

與懿公與孝公懿公因以納賊則未知其為魯

公子與邾婁公子與臧氏之母臧氏之母養公者也君幼

則宜有養者大夫之妾士之妻妾士之妻則未知臧氏

之母者。為者也。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

子因以滅氏之母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以

逃。以身死公則可以其子易公非事夫之賊至

漆公寢而弑之。賊氏子也。不知欲弑也。公者納祭邪將利其國也。臣有

鮑廣父與梁買子者。聞有賊。趨而至。滅氏之母

曰。公不死也。在是。吾以吾子易公矣。於是負孝

公之周。愬天子。天子為之誅顏而立叔術。反孝

公于魯。顏夫人者。姬盈女也。國色也。其言曰。有

能為我殺殺顏者。吾為其妻。殺顏者鮑廣父也。顏人。以自

作秋五傳。卷三十六。昭公三十二年。四十五

一。姑行云。叔術為之殺殺顏者。而以為妻。利其

有子焉。謂之。夏父者。其所為有於顏者也。為

公夫人所為。顏公生也。肝幼而皆愛之。叔術

女皆食必坐二子於其側而食之。有珍怪之食

珍怪也。肝必先取足焉。夏父曰。以來。物來置我

奇異也。人未足。入夏父而肝有餘。言肝所叔術覺焉

覺悟也。知少爭食長必爭。國易曰。君子見幾。曰

嘻。此誠國也。夫起而致國於夏父。夏父受而

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三分之。叔術曰。不可。四分

之。叔術曰。不可。五分之。然後受之。五分受公

子者。邪妻之父兄也。當夫子作春秋時。於邪妻

也。○行習乎邪妻之故。故事也。道其言曰。惡有

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惡有。言何有。事有此之

使殺。鮑廣父誅顏之時。天子死。叔術起而致國于

夏父。言叔術不飲。讓道有誅顏。天子在。兩故

此之時。邪妻人常彼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

此。口何故死。言天子生時。命而立。夏父乎

春。秋。滅。不。言。人。是。也。按。叔。術。妻。嫂。雖。有。過。惡。當

春秋五傳。卷三十六。昭公三十二年。四十六

國。與。無。死。刑。當。以。殺。殺。顏。者。為。重。宋。穆。公。以。及

之。大。也。馮。殺。與。夷。亦。不。輕。於。殺。殺。顏。者。比。其。罪

之。故。明。夫。子。本。以。上。傳。通。通。則。文。何。以。無。邪。妻

之。故。公。子。有。見。言。通。通。則。文。何。以。無。邪。妻

之。故。公。子。有。見。言。通。通。則。文。何。以。無。邪。妻

之。故。公。子。有。見。言。通。通。則。文。何。以。無。邪。妻

不絕。則世大夫也。此。解。不。言。不。絕。則。世。大夫。也。不。言。不。絕。則。世。大夫。也。

言。不。絕。則。世。大夫。也。此。解。不。言。不。絕。則。世。大夫。也。不。言。不。絕。則。世。大夫。也。

如不商少川公古勇夏九日去辛亥朔四十一

或受其砂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

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世叔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左傳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

降禍於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

春秋五傳卷三十六 昭公三十二年 五十九

也伯父謂晉侯我一二親昵甥舅不皇攸處於

今年晉秦致諸余一人無日忘之勤戍五年

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

夫之憂仇冀望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

周室之憂

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

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

文王之德○微古堯反○今我欲微福假靈于

文王之德○微古堯反○今我欲微福假靈于

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成人無勤諸侯用寧

遠屏晉之力也

父實重國之俾我一人無愆怨于百姓

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

子實云

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不稔而又焉從事

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

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于諸侯遲速衰序

春秋五傳卷三十六 昭公三十二年 五十

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尋盟且令

城成周

有大咎于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

侯音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

馳驅

千位以作大事矣已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

計所當城

溝洫

物土方議遠邇

度厚薄

亮量事期知事幾時畢。計徒庸知用幾慮材。
用知費幾材用。書知用幾。以令役於諸侯。
屬役賦丈付所當城尺丈。書以授帥帥諸侯之。
所類而效諸劉子效致。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
經所以不書親舒。

叔梁人子微諸侯不享親。享獻也親見也言天子微諸侯不享親。
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祭謂郊上。
王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胡傳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今至於城王都可以。
春秋五傳卷三十六。昭公三十二年。五十一。

春秋五傳

卷三十六

昭公三十二年

五十一

不書采不曰城京師而曰城成周者京師衆大之稱成周地名也與列國等矣。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在十。

左傳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從公者。從大夫才用反下同。

不受賜于家子雙琥琥玉。一環。一璧。輕服細好之物。

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已未公薨于家子反賜於

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

公薨於乾侯言失其所也。不從路癢。趙簡子問

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

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

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謂有地有三行。有禮

有左右謂有。各有妃耦謂陪貳。王有公諸侯

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

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

其數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

奉奉之無常人言唯。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史。

易易古今。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詩小雅言。

易三后之姓於今為庶主所知之也。夏商在易。

春秋五傳

卷三十六

昭公三十二年

五十二

卦雷乘乾曰大壯三三。乾下震上大壯震在天。

之道也。乾為天子震為諸侯而在乾上君。昔成

季友桓之季也。交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

謂之曰生有嘉聞。嘉名聞於世。其名曰友為公

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

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立僖公。各。受費以為

上卿。至於文子武子。文子行父武子。世增其業

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

於是乎失國。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

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慎器與名不可

以假人器車服各得號

胡傳諸侯失國出奔者衆矣鄭伯突爲祭仲所

逐而出奔入于櫟而復國衛侯行爲孫奔所逐

而出奔入于夷儀而復國昭公在外八年終以

客死爲天下笑何也祭仲雖專而世權不重於

季氏衛侯失國猶夫人也而有推挽之者所以

雖失而復得也魯自季友受費以爲上卿至於

意如專執國命四世矣其臣皆季氏之孚也其

春秋五傳卷三十六昭公三十二年 五十三

民皆季氏之獲也而昭公有一子家駒言不見

聽計不行也不能復國宜矣故春秋詳錄其所

因爲後世之戒公雖失國然每歲之首月必書

公在乾侯誅意如也書齊侯取郕公圍成鄆洸

絕昭公也爲人臣者觀每歲必書公所在必不

敢萌跋扈不臣之心爲人君者觀春秋所書國

成鄆洸知社稷之無常奉也亦必少警矣嗚呼

可謂深切著明者矣

國語附錄昭王問于觀射父觀古亂切射音亦昭王楚平王之子

昭王熊軫也觀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

通者何也周書謂周穆王之相甫侯所作呂刑

可方物也命重黎經地天通謂少昊之末民神不

正也地與天相通之道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

民望能上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

不雜謂神之官各異民之精爽不恃求者而又

能齊肅衷正謂音攝或爲攝衷明其知能上下

比義也其聖能光遠宣則聖通也其明能光

照之其聰能聽徹之也如是則明神降之在

春秋五傳卷三十六昭公三十二年 五十四

男曰覲在女曰巫見胡歷切又胡格切巫覡是

使制神之處位次主主次其尊卑先後也而爲

之牲器時服牲牲之毛色小大也器所當而後

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也而能知山川之號

名位高祖之至宗廟之事昭穆之世昭父

子孫先後齊敬之勤反莊也禮節之宜威儀之

則容貌之崇崇飾也忠信之質質誠也禮潔之服禮

日而敬恭明神者以爲之祝祝大祝也使名姓

之後能知四時之生名姓謂諸族若伯夷姜氏

卯之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
屬六器也次王之度屏攝之位也攝形
豆量大小也祭所以分壇場之所曰場上下之神
氏姓之出也而心率舊典者爲之宗也掌宗伯
禮之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五官
類物謂別善惡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
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不爲災孽也民神
異業也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嘉生善民
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也尤

春秋五傳

卷三十六

昭公三十二年

五十五

黎亂德也少皞黃帝之子金天氏民人維綏不可
方物同位故難辨方夫人作享家爲巫史夫人
也享祀也巫主接神史無有要質民匿于祀而
不知其禍言民困匿於祭烝享無度民神同位
民瀆齊盟無有嚴威也威長也神狎民則不
錫其爲也其爲所爲也嘉生不降無物以享
禍災荐臻莫盡其氣氣受命之象也顛頊受之
少皞氏淑顛頊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南陽
氏作受承也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南陽
長也司天也屬神也所以命神使各有命火
分序不相干亂也用禮則宗伯掌祭也

正黎司地以屬民也唐尚書云火當爲北地
也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與地民
相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其後高辛氏之季
後也高辛氏棄三苗爲亂行其凶德復育重黎
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有長也克繼高辛氏
之官義氏和氏是也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
叙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分位也其在周程伯
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
程國也伯父也休父名也失官守謂龍神其祖
天天地之官而以諸侯爲大司馬

春秋五傳

卷三十六

昭公三十二年

五十六

以取威於民曰重實上天黎實下地龍尊也言
世尊神其祖以威耀其民言重能舉上遭世之
天黎能御下地今相遠故不復通也遭世之
亂而莫之能禦也亂謂幽平不然夫天地成而
不變言天地體成何比之有言不相
國語附錄子期祀平王平王楚平王之子結也
祭以牛俎於王致牛俎王問於觀射父曰祀牲
何及王威祖而對曰祀加於舉加增也舉人
侯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三大牢牛羊豕也會食
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大牢特一卿舉以少牢祀

以特牛少半大夫舉以特牲記以少牢特牲士

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記以魚上下有序

民則不慢王曰其小大何如對曰郊禘不過蘭

栗祭天也絜嘗不過把把者王曰何

其小也對曰夫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

不求豐大備物體具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

二精一純心純一而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

八種上事天地民四時也九祭十日十二辰以

致之九祭九州助祭也十日甲至癸也十二辰

春秋五傳卷三十六昭公三十二年 五

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咳數以奉之咳古

五物之官陪屬萬官有十醜醜為億醜天

王取經入以食萬官也明德以昭之昭孝和聲

以聽之使神聽之以告徧至則無不受休至神

休虔毛以示物血色以告殺明不接誠拔

取以獻具為齊敬也接誠於神也拔毛取血敬

不可久民功不堪故齊肅以承之王曰勿參幾

何草食曰穀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三牲近謂雞鶩之王曰祀不可以已乎對曰祀

所以昭孝息民昭孝養使撫國家定百姓也不

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底氣也底則滯滯

久不震滯滯也震懼也言無祭則民無所畏

生乃不殖生乃不殖不可以封封國是以古者先

從禮不從其生不殖不可以封封國是以古者先

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以平類日類月祭於祖

諸侯合合月天子徧祀羣臣品物謂若

祭士庶人合合祭天子徧祀羣臣品物謂若

春秋五傳卷三十六昭公三十二年 五

川三辰日月星也祀天地謂三王後卿大夫祀

其禮禮謂五祀及士庶人不過其祖祖王日月

會于龍龍十月也日合合月天子徧祀羣臣品物謂若

冬日土氣含收含收天明昌作昌作

頻行頻並也國於是乎烝嘗家於是乎嘗

祀孟冬大飲奉其犧牲敬其盛潔其糞除

令辰辰十二奉其犧牲敬其盛潔其糞除

其采服禮其酒醴帥其子姓帥其子姓

衆子姓同姓也從其時享虞其宗祝宗主祭祀祝祈道其順

辭以昭記其先祖蕭蕭濟濟如或臨之於是乎

合其州鄉朋友婚姻比爾兄弟親戚道通作導合會也此

親於是乎弭其百苛姑其讒慝姑其讒慝姑其讒慝

之億其上下億安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

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

牲牲牛王后必自春其粢諸侯宗廟之事

必自射其牛割羊擊豕夫人必自

春秋五傳卷三十六昭公三十二年 五十九

春其盛在春日盛上言案況其下之人其誰敢

不戰戰兢兢以事百神天子親春禘郊之盛神

之王后親操其服服祭服也祭義云夫人自公

以下至於庶人其誰敢不齊肅恭敬致力於神

民所以攝固者也若之何其舍之也攝持也王

曰所謂一純二精七事者何也對曰聖王正端

冕以其不違心帥其羣臣精物以臨監享祀無

有苛慝於神者謂之一純端玄端之服也冕

帛爲二精明潔天地民及四時之務爲七事王

曰三事者何也對曰天事武乾謂剛地事文

官億醜兆民輕入咳數者何也對曰民之微官

百敬遠也自以名達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

聽徹其官者能事其官職也而物賜之姓以

監其官是爲百姓物事也以功事賜之姓官有

之屬姓有微品十於王謂之千品謂一官之職

王有十品百五物之官陪屬萬爲萬官五物

地神民類物之官也臣之臣爲陪屬謂有微官

春秋五傳卷三十六昭公三十二年 六

有十醜爲億醜醜類也以十醜承萬爲十萬十

爲天子之田九咳以食兆民九咳九州之內有

而食其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經常也常

中也

春秋四家五傳平文卷三十七

仁和張岐然秀初等

錢塘吳漢翔舉遠叅閱

定公一 公名宋襄公庶子昭公弟在位十五年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周 敬王十

鄭 公卒子薛公勝立

齊 景公三十九年

宋 景公八年

晉 定公三年晉無舒為政是年卒范鞅為政定十年晉遷范中行氏趙鞅歸于晉自是晉知氏

春秋五傳卷三十七 元定公 一 君山堂

衛 公二

蔡 昭侯

曹 隱公元年魯定公四年魯公弟露弑隱公

滕 五年

陳 惠公二十一年魯定公四年惠公卒子懷公柳立定八年懷公卒子開公越立

杞 悼公九年魯定公四年杞公卒子隱公乞立

薛 襄公二年魯定公十二年襄公卒子比立定十三年比弑惠公夷立又名寅

魯 公

邾 莊公三十三年魯定公十年

許 許男斯十四年魯定公六年

小邾 公元昭

楚 昭王七年魯定公四年吳入楚楚令尹

秦 哀公二十八年魯定公

吳 閔公六年魯定公四年吳入楚于越入吳定十年

越 越子允常魯定公四年越入吳定十四年允常

魯 昭公二十九年魯定公三年魯定公九年魯定公十五年魯定公二十一年魯定公二十七年魯定公三十三年魯定公三十九年魯定公四十五年魯定公五十一年魯定公五十七年魯定公六十二年魯定公六十八年魯定公七十四年魯定公八十年魯定公八十六年魯定公九十二年魯定公九十八年魯定公一百零四年魯定公一百一十年魯定公一百一十六年魯定公一百二十二年魯定公一百二十八年魯定公一百三十四年魯定公一百四十一年魯定公一百四十七年魯定公一百五十三年魯定公一百五十九年魯定公一百六十五年魯定公一百七十二年魯定公一百七十八年魯定公一百八十四年魯定公一百九十年魯定公一百九十六年魯定公二百零二年魯定公二百零八

春秋五傳卷三十七 元定公 二

春王 月公即位

公羊定何以無正月 月公即位

即位也 諸侯之即位 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

雖書即位於六月實當如莊公不有正月今無止

諱為微辭使若即位在即位何以以後 攝正月昭

公在外昭公喪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 攝為未

可知 攝已攝在季氏也 今季氏地昭公喪而事

事之則不 定與多微辭 微辭即下傳所言者是

得即位 定與多微辭 微辭即下傳所言者是

晉公室喪失國寶哀公有主人習其讀而問其

傳者能為主人皆當為微辭非得定公言主人則未

知已之有罪焉爾也此假設而言之主人謂定哀

問其傳解語則不知已之有罪於是此孔子與

時君上以諱辱除恩下以辟害容身慎之至也

穀梁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

之終非正終也死在外故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

終故定無正始不言即位喪在外也

胡傳元年必書正月謹始也定何以無正月昭

公薨于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制在權臣不得

春秋五傳卷三十七定公元年三

正其始魯于是曠年無君春秋欲謹之而不可

也季氏廢太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宋者昭

公之弟其主社稷非先君所命而專受之于意

如者也故不書正月見魯國無君定公無正主

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音見

現傳林總反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莊晉執人於天子之

但書其執不書所歸○幾音機范徐選曰索傳

定元年不書正月言定無正也然則改元即位

在于此年故不可以不書王書王必有月以承

之故因其執月以表年首爾不以謹仲幾也○

大夫專執
於是始

左傳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

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蒞政蒞臨也伐天子大

衛彪侯衛大曰將建天子立天子而易位以令

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

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為役於韓簡子及原

壽過前子韓起孫不信也原壽過周而田於大

陸焚焉禹貢大陸在鉅鹿北魏絕遠此田在

雅廣平還卒於襄襄今修武范獻子去其柏棹

春秋五傳卷三十七定公元年四

以其未復命而田也范獻子代魏子為政去其

孟懿子會城成周不書公庚寅裁裁設板築

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邠吾役也宋受功役也

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在傳

八年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

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固曰從舊薛薛宰曰薛

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皇大也奚仲為

奚仲遷於邳邳下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仲虺

笑仲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戰後

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言居周世不

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

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山川鬼神

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役於人典藉故事宋

徵於鬼取經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

神誣我也敝寵納侮其此之謂矣納寵過分則

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

春秋五傳卷三十七 定公

知以歸不可放城三旬而卑乃歸諸侯之成齊

高張後不從諸侯後期不及晉文叔寬曰周甚

弘齊高張皆將不免叔寬女克也襄叔適天高

子遯人天既厭周德甚弘欲遷都而延其祥故

也為京三年同人殺襄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為不可奸

國語敬王十年劉文公與襄弘欲城成周為之

告晉劉文公王卿士劉季之子也襄弘欲周大

夫長叔也魯昭二十六年四月敬王師敗出居

於滑十月晉人殺之至八於成周子鞠奔楚子

朝既奔其餘黨備周之徒多在王城敬王之

於是晉後諸侯成周月役煩勞故襄弘欲城成

周使富新不張為主魏獻子為政獻子晉正卿

也說良弘而與之說好長弘將合諸侯合諸侯

衛彪侯適周聞之彪侯衛見單穆公曰長劉其

不沒乎沒終周詩有之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

而作此詩也以為飢歌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

使承監焉監觀夫禮之立成者為飢立成立行

昭明大節而已少曲與焉有飢禮所以教民故

春秋五傳卷三十七 定公

其詩樂少章曲是以為之曰惕其欲殺民戒也

然則夫支之所道者必盡知天地之為也知天

之所壞不亦難乎自幽王而天奪之明使迷亂

棄德而仰怕淫情吐刀切即以亡其百姓其壞

之也久矣而又將補之殆不可矣水火之所犯

也犯害猶不可救而況天乎諺曰從善如登從惡

如崩如崩喻難昔孔甲亂夏四世而殞孔甲

世也孔甲至桀四世而亡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

世也世也

穀梁此其大夫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
不正其執人於尊者之所也不與大夫之伯討
也

胡傳按左氏諸侯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

滕薛邠吾役也爲是執之則有罪矣書晉人執

仲幾於京師則貶詞也以王事討有罪何貶乎

按周官司隸掌凡囚執人之事屬于司寇凡諸

侯之獄訟定以邦典凡卿大夫之獄訟斷以邦

法則大司寇之職也不告諸司寇而執人于天

春秋五傳卷三十七

定公九年

九

子之側故雖以王事討有罪猶貶凡此類皆纂

弑之萌履霜之漸執而書其地謹之也每謹于

初而禍亂熄矣爲子傷反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

故書至定公不得以正月卽位失其時故詳而

日之記事之宜無義例何至自乾侯者指公事

齊不專中主之實事

左傳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成子叔孫

季孫曰子家子亟言于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

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季孫子公西赤

去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幾哭舍也不家

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雖未得見

而從君以出出時成子未爲卿○賜居宜反子

君不命而薨雖不敢見言未受昭公之命叔孫

使告之曰公行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始謀

氏廷季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宋昭公

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

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

敢以告成子各叔孫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

春秋五傳卷三十七

定公九年

十

與季孫在羣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親而出者入

可也說出謂以義從公與季寇而出者行可也

與季氏爲寇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君知其出也而未

知其入也聽將逃也喪及壞墮公子宋先入從

公者皆自壞墮反出奔○壞音六月癸亥公之

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諸侯喪五日而殯

公喪至五日殯於

公羊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仍爲以戊辰之

日然後卽位入已可也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

即位

正棺者象既小缺喪于堂昭公死於外不

始死于北牆下浴於中需候舍於下小缺於

尸內夷於兩楹之間大缺於作階於西階之

上祖於庭雖於墓孝子之恩動以遠也禮大

子五日小缺七日大缺諸侯三日小缺五日大

缺卿大夫二日小缺三日大缺喪而葬殯而

服故成於然後即位凡喪三日授于杖五日授

也○婦音容本又作備候反舍戶階反昨

反于沈子曰定君乎國喪禮於回然後即位

即位不日此何以日據即位錄乎內也錄事詳

五月安禮或說危不得以踰年正

月即位故曰上書者重五始也

臨深發然後即位也西階之上**定無正見無以**

春秋五傳卷三十七 定公 十一

正也踰年不言即位是有故公也謂昭公言即

位是無故公也即位授受之道也先君見授後

言即位乃**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先君**

有正終則後君有正始也戊辰公即位謹之也

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公即位何以日也據未

有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癸亥公之喪至自乾

侯何爲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於亥去戊辰六

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始死之禮治之故須殯

而後言**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

兩楹之間南面**內之大事凡即位君之大事也**

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

何也著之也欲有**何著焉踰年即位厲也**厲先

喪在外踰年六月乃**於厲之中又有義焉**先君

得即位危故曰之**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臨諸**

臣乎臣以輕喻重也雖爲天子所召不敢背殯而

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取魯人不取周人

曰固吾臣也使入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

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取魯人不取以其

春秋五傳卷三十七 定公 十二

下成廟爲未久也周道尚明無**君至尊也去父**

之殯而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

胡傳昭公之薨已越壘期猶未得**至于六月**

癸亥然後喪至而定之即位乃在是月之戊辰

蓋遲速進退爲意如所制不得專也以周書顧

命考之成王之崩在四月乙丑宰臣太保即于

是日命仲桓南宮毛仲愛齊侯呂伋以王干戈

虎賁百人逆王世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

宅憂爲天下主不待崇朝而後定也今昭公喪

至在塋期之後公子宋自墮墮先入猶未得立是知爲意如所制不得以時定非謂正棺于兩極之間故定之卽位不可不察也夫卽位大事也宗嗣先定則變故不生蓋代君享國而主其祭宜戚宜懼一失機會或萌窺伺之心至于生變則爲不孝矣古人所以貴于早定國家之本也今昭公之薨定公之卽位春秋詳書于策非爲後法乃見諸行事爲永鑒耳反何音簡見音現

春秋五傳卷三十七

定公元年

十三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故八月乃葬

左傳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闕魯公葬所在也季孫

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也旌意也鴛鴦曰生不

何反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

鴛鴦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爲謚對曰生

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

七月癸巳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

溝而合諸墓明臣無與君之義

溝而合諸墓明臣無與君之義

九月大雩往過也○雩音于何定公得立尤真而不恤民之應

穀梁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

正也秋大雩雩之爲非正何也雩冬未雩成雩

也秋未雩始苗雩當須雨故問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

也也謂凡地之所生謂之毛公羊傳曰錫之不

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

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

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

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爲旱求者也求者請

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爲人者讓

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爲人也是以重

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

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道之

必爲先也其請帥曰方今大旱野無生穠寡人

當死百姓何勝不敢煩民請命願撫萬民以身

塞無狀禍亦請也此卽請辭也○艾魚廢反去

夫請者非可詒託而往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

之詒託猶假寄

春秋五傳卷三十七

定公元年

十四

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爲旱求者也求者請

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爲人者讓

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爲人也是以重

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

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道之

必爲先也其請帥曰方今大旱野無生穠寡人

當死百姓何勝不敢煩民請命願撫萬民以身

塞無狀禍亦請也此卽請辭也○艾魚廢反去

夫請者非可詒託而往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

杜鵑公伯禽子也其廟已毀季氏將
之而立其宮書以燕之一揚羊演反

平子遂公懼而請時於陽宮昭公
死於外自以爲獲禍故立其宮

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煬宮非禮也

復問立也不曰者所見之世澤
淡使若比武宮恩愈故不曰

鼓采立者不宜立者也

胡傳煬公伯禽之子其曰立者不宜立也喪事

卽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卽遠有毀而無立

春秋五傳
卷三十七

定公
元年

十五

左傳附錄周鞏簡公弃其子弟而好用遠人簡公

周鼎士遠人興族也為明年
華氏賊簡公派本○好去聲

冬十月隕霜殺菽

杜周十月今八月限霜按菽
非常之災○藏本又作叔

公羊何以書記異也。殺大豆時猶殺菽不殺他物故爲異。此災菽。

也。曷爲以異書指無麥苗以災書。與大乎災也。與者所以爲人所

也。周十月夏八月徵霜用事未可。授菽菽者少。

念夫黜逐之恥反爲淫祀立煬宮故天示以當

李早
氏諱

殺梁宋可以殺而殺舉重舉輕可知可殺而不

殺舉輕不殺尊則不殺孤亦然俗三其曰殺舉

重也

胡傳敘梁子曰其舉重也未可以殺而殺舉重

可殺而不殺舉輕其象則刑罰不中之應

禁應
反手

二年（定）鄭六（晉）陳惠（二十二）紀

楚昭入楚閭處七

春王正月

左傳二年夏四月辛酉鞏氏之孿子弟賊簡公

春秋五傳 卷三十七

定公二年

十六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南觀闕也天火曰災

亂
反觀

公羊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言及不但問及者據桓宮伯宮災不

方於下及開其大間
之故先俱張本於上
兩觀微也
子之制門爲其

然則曷爲不言雉門災及廊觀新作

先言作者經門外南觀主災者雨觀也雨觀起主災者雨

觀則爲後言之言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

不以徼及大也何以書觀災何以書者上

已開雉門及兩觀記災也此本于家駒諫耶公
災故但言何以言記災也昭公不從其言卒為季氏所逐定公繼其後宜
去其所以失之者故災亦云爾立雉門兩觀不
書者借天子不可言雖在春秋
中猶不書也先言起居反下同

穀梁其不曰雉門災及兩觀何也按先言雉門

災及兩觀雉門曰據災自兩觀始也不
以尊者親災也始災者兩觀也鄭曰今以災

以維門先言雉門尊也欲言兩觀災者不

不從雉門起故不得言雉門災及兩觀兩觀始
災故災在兩觀下也鄭曰欲以兩觀觀災則
輕宜言兩觀災反雉門尊而後言兩觀欲令

春秋五傳卷三十七 定公 十七

兩觀始災故災在兩
觀下矣○令力呈及

秋楚人伐吳莊襄死稱人

左傳桐叛楚桐小國廬江舒吳子使舒鳩氏誘

楚人舒鳩楚曰以師臨我舒鳩誘楚我伐桐

為我使之無忌吳伐桐也偽若畏楚師之臨已

使楚不思吳所謂多方以秋楚襄瓦伐吳師于

豫章從舒吳人見舟于豫章見賢過反而

潛師于巢巢楚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

之楚不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繁守巢

左傳附錄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射姑邾
辟酒也邾音亦聞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齊開仗以敲
射音亦年邾子一傳
○敲告季反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公羊其言新作之何雉俱一門兩修大也天災

以書據西宮久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修也

穀梁言新有舊也作為也有加其度也此不正

春秋五傳卷三十七 定公 十八

其以尊者親之何也不正謂更廣大之不合

新作雖不正也於美猶可也飾美好之事差可

胡傳書新作者譏僭王制而不能華也雉門象

魏之門其外為庫門而阜門在庫門之外其內

為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內是天子之五門也

僖公嘗修泮宮復闕宮非不用民力也而春秋

不書新作南門則獨書者南非一門也必有不

當為者子家駒以設兩觀為僭天子是非諸侯

之制明矣夫撥亂反正者必本諸身身正者物必正春秋于僭君必書者必正之意也使定公遇災而懼革其僭禮三家陪臣雖欲僭諸侯執國命其敢乎習舊而不知以為非何以禁季氏之脇其主矣故特書新作以譏之也

敬王十三年晉定五年景公四十一歲魯惠二十八年
三十二年昭九年吳闔廬八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同月者內有疆臣之

之

春秋五傳卷二十七 定公 十九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二月公殺作三

左傳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門上臨廷開以

鉞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開曰夷射姑旋焉旋

命執之見其不潔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

鑪炭爛遂卒廢階也○鑪力先墓以車五乘殯

五人欲葬中之絮故先內車及殯別為便莊公

卜急而好潔故及是下臨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莊六月

左傳附錄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平中晉地

獲晉觀虎恃其勇也五年士數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公作枝反地開○

左傳冬盟于郊邾即修邾好也公即位

左傳附錄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佩玉也以如楚

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

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

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成公唐惠侯之後

春秋五傳卷三十七 定公 二十

反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

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

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竊馬者自拘○從

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約也棄國家羣臣請相

夫人以償馬必如之相助也夫人謂養馬者唐

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

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

有司曰蔡君之仇也官不共也言楚所以禮遣

備故○明日禮不具將死道蔡侯蔡侯歸及漢

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

言若復渡漢當受禍明如大川○此言為祭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

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召陵張本

國語附錄關且廷見令尹子常且子余切關且

歲之孫于常與之語問昔貨聚馬歸以語其弟

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

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始必亡者也

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

財用貨珠玉之屬貨馬多則國馬足以行軍

春秋五傳卷三十七 定公 三十一

民馬也十六井為丘有戎馬公馬足以稱賦

一疋牛三頭足以行軍也公貨足以賓獻

也賦兵賦也不足過也公貨足以賓獻

也家貨足以共其用共音供家不是過也夫貨

馬郵則闕於民郵過也民多關則有離畔之心

將何以封矣封也昔關子文三舍令尹子文

于於荒也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聞于

文之朝不及夕也成王楚文王之子類也於是乎每朝設

脯一束棗一筐以羞子文棗案齊也信器至于

今令尹秩之秩常也成王每出于文之祿必逃王

止而後復復奉也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

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庇民多

曠者而我取富焉曠空也是勤民以自封也勤勞

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

若放氏唯子文之後存至于今處隕為楚良臣

莊王成王孫也名放氏子文之族也魯宣四年

子文之弟子開假為乳其王滅若放氏之族子

文之孫藏尹克黃使於齊還而自拘於司敗王

思子文之治楚也口口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

其子子孫常是不先恤民而後已之富乎今

子常先大夫之後也先大夫而相楚君無令名

春秋五傳卷三十七 定公 三十二

於四方民之靡餒日口已甚靡餒也言四境盈

壘四境之內道殣相望道殣盜賊司日民無

所放放依也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厭其速怨

於民多矣速召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

夫民心之愠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

也子常其能賢於成靈乎成不禮於穆願食

熊蹯不獲而死成成王穆王前臣之父也欲熊

王請食熊蹯而死不靈王不顧於民一國棄之

如道跡焉靈王不君罷葬楚國三軍叛

起中山不服鮮卑赤盟取怨無損於楚謂伐之

左傳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

沈

胡傳沈人不曾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書滅沈

罪公孫姓也書以歸罪沈子嘉也書殺之罪蔡

侯也奉詞致討而覆其邦家為敵所執不死于

位皆不仁矣所惡於前無以先後出乎爾者反

乎爾者也蔡侯視楚猶沈視蔡也昭公拘于鄆

三年而後反非以國小而弱乎沈雖不會召陵

未有大罪惡也而恃強殺之甚矣能無公孫翩

之及哉宋以曹伯賜歸蔡以沈子嘉歸皆殺之

春秋五傳

卷三十七

定公四年

三十五

也而或書或不書其不書者賤而略之也

易故友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皐鼬公作皐鼬也

○姓音生皐鼬山入反何再言公者昭公數如晉

不見魯卒為季氏所逐定公初即位得與諸侯

盟故喜錄之役楚復圍蔡不救不日者善諸侯

能翕然俱有疾楚之心

會同最盛收褒與信辭

左傳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

會同難言實有煩言莫之治也

反其使祝佗從

公曰善乃

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

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

夫祝社稷之常隸也

官之制也

如○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

師從

也及皐鼬

先衛衛侯使祝佗私於其弘曰聞諸道路不知

春秋五傳

信否若問蔡將先衛信乎其弘曰信蔡將廢叔

之兄也

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

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

也於周為睦

夏后氏之璜

元反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弓氏尾

勾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

與

與

與

與

各反勾市約 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風即說也
反輯音集 是使之職事于魯共魯公以昭周公
就周受周 之明德也 分之土田陪敦陪時也敦厚也祝
公之法制 宗卜史大祝宗人傅物典策典策存官司
奠器官司官也因商奄之民商奄國名也
散在魯皆令即歸魯 命以伯禽伯禽周公世子
後榮之 而封於少皞之虛少皞虛在魯也
以伯禽 而封於少皞之虛少皞虛在魯也
起居 分康叔之疆 以大路少皞精夜旃旌少皞
康叔也精夜大赤取康叔名也通精夜旃旌
春秋五傳卷三十七 定公 三十七
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
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所至
也略界也武父衛北界圃田鄭縣名○取於有
繁步何反鈞魚綺反畛之忍反徑音徑
闕之土以共王職宿色蓋近京畿取于相土之
東都以會王之東蒐助祭泰山○相息亮反
季授土聘季周公弟司陶叔授民命以康
誥而封於殷虛康誥周書殷皆厥以商政以
周索皆魯衛也皆厥以商政以
唐叔唐叔晉以大路密須之鼓密須關驪
唐叔晉 以大路密須之鼓密須關驪

九勇沽洗籍名○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懷姓
反 餘民九宗一姓為九族職官五正 命以唐誥而
五官之長○長丁大夫反下長衛同 命以唐誥而
封於夏虛唐誥命篇名也夏虛啟以夏政亦
夏風俗開 驅以戎索大原晉陽也三者
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
廟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
啟商基王基也王基也 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蔡叔
音忌則 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蔡叔
蔡叔放也○蔡 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徒而放之
春秋五傳卷三十七 定公 三十八
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已卿士周
公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命為蔡侯其命書云
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胡蔡若之何其
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大宰康
叔為司寇聘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五
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黑叔 曹文之昭也文王
處毛叔聘也○先悉薦反 曹文之昭也文王
昭上儲反 晉武之穆也武王曹為伯何非尚
年也以伯何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
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

蔡國大小之序也子魚所書蔡在衛上其戰

書云王若曰晉重直能反魯申公衛武蔡

甲午道鄭捷文公齊潘昭公宋王臣成公莒期也齊

武之略略通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長弘說告

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反自召陵

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

黃父之會在昭二十五年夫子語我九言曰

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放禮無驕能

春秋五傳卷三十七 定公四年 三十九

以能驕人語無無復怨復重也無謀非德

謀也無犯非義善言所以逐典

穀梁後而再會公志於後會也後志疑也公畏

胡傳定公之立上不請於天王下不告於方伯

而受國於季孫意如故三年朝晉至河而復今

會諸侯求為此盟書公及者內為志也召陵之

會必序不序十有八國之諸侯則無以見侵楚

之陋卓馳之盟序與不序非義所繫則以凡舉

可也見音

杞伯成卒于會成公作成何不

六月莒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秋七月公至自會何月者為下劉卷

劉卷卒王為告同盟故不具簡○卷音謀餘狀粉

公羊劉卷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

何以卒我主之也劉卷即上會劉子我主之者

春秋五傳卷三十七 定公四年 三十九

殺梁者明于會者當有恩禮也言劉卷者王起以大

殺梁此不卒而卒者賢之也家內諸侯也非列

土諸侯此何以卒也天子家內大夫有采地者

天王崩為諸侯主也昭二十二年

莒杞悼公

楚人圍蔡蔡不服故也而後蔡歸有言伐之

故昭明

左傳秋楚為沈故固蔡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國公作圖世孔圉孔

墓劉文公

公羊外大夫不書墓此何以書錄我主也其主

我思錄之故云爾舉采者禮諸侯入為天子大夫更受采地於京師天子使大夫焉治其國有以故國而以采地者墓起其事因思以廣義也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

楚師敗績楚薳瓦出奔鄭柏舉公作柏邑楚師能

春秋五傳卷三十七

定公四年

三十一

大前日敗績吳蔡討楚從蔡計謀故書蔡侯以吳子言能左右之也薳瓦稱人食以致收不能死難罪賤之柏舉楚地昭三十一一年傳曰六年十二月庚辰吳其入郢余以十一月者并數

知見伐由已故懼而出奔○吳如書子書戰

左傳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卻宛也昭在

二十七年伯氏之族山卻宛伯州犂之孫緡為

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

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

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唐侯不書兵屬於舍舟

于淮汭吳乘舟從淮來過蔡自豫章與楚火漢

豫章東左司馬戍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

上下沿漢也緣漢上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

城外人盡還塞大隧直轅冥扼○吳如字成

於解反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

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無楚武曰吳用水也

我用革也用革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

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史皇楚大夫若司馬毀

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城口三隘是獨克吳也

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大

春秋五傳卷三十七

定公四年

三十二

大別別在江夏水至大別南入江然則此三戰

子常知不可欲奔知吳不史皇曰安求其事

政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

言致死以克吳可以免食十一月庚午二師陳

于柏舉二師吳楚師闔廬之弟夫槩王楚請于

闔廬曰楚死不仁瓦子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

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

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

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

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于常奔鄭史皇以

其乘廣死以戰死○乘經

公羊吳何以稱子據徐夷狄也而愛中國子

父誅乎楚挾弓而去楚其憂中國奈何伍子胥

曰士之甚言其以賢勇之甚將為之與師而復

讐于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為匹夫與師因事

春秋五傳卷三十七 三十三

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讐臣不為也於是

止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襲瓦求之昭公不

與為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

焉用事乎河○時北如首諸伐楚因祭河曰天下

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為之前列楚人聞

之怒見侵後聞蔡為是與師使襲瓦將而伐蔡

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為

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是時可

與師矣激發初微與於是與師而救蔡不言與

師意○將子臣反

者舉君為重子胥不見于經得為善者以吳非

文得成之也雖不舉于胥為非懷惡而討不與

不與也 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為可以復讐

奈何曰父不受誅不當誅罪于復讐可也幸經

父受誅于復讐推不

之道也子復因非當復討其子一往復讐不除

害取讐身而已不得讐讐于後將恐害已而殺

而巴昭王雖可得讐不除讐讐于後將恐害已而殺

春秋五傳卷三十七 三十四

相言不使為讐所勝時子胥因仕於吳為大夫

問蓋矣友便三友者三友者三友者三友者三友者

反而不相迎所以伸孝子之思○適音峻刺七

亦古之道也

穀梁吳其稱子何也以蔡侯之以之舉其貴者

也貴謂蔡侯之以之則其舉貴者何也吳信中

國而攘夷狄吳進矣其信中國而攘夷狄奈何

子胥父誅于楚也子胥父誅于楚也

矢而干闥廬見不以禮曰干闥廬曰大之甚

春秋五傳卷三十七 三十四

相言不使為讐所勝時子胥因仕於吳為大夫

問蓋矣友便三友者三友者三友者三友者三友者

反而不相迎所以伸孝子之思○適音峻刺七

亦古之道也

穀梁吳其稱子何也以蔡侯之以之舉其貴者

也貴謂蔡侯之以之則其舉貴者何也吳信中

勇之甚。子胥匹夫乃欲復讐於國為是欲興師

而伐楚子胥諫曰臣聞之若不為匹夫與師且

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讐臣弗為也

於是止蔡昭公朝於楚有美夷正是日囊瓦求

之正是日謂昭公始朝楚之日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於南

郢南郢楚都○數年然後得歸歸乃用事乎漢

用事者謂以井反曰苟諸侯有欲伐楚者寡人請為前

列焉楚人聞之而怒為是興師而伐蔡蔡請救

于吳子胥曰蔡非有罪楚無道也君若有憂中

春秋五傳卷三十七定公四年三十五

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為是興師而伐楚何以

不言救也據實救大也更秋衛進米同於中國

胡傳吳何以稱子善伐楚解蔡圍也荆楚暴橫

盟主不能致其討天王不能達其命畏惡不伐

復興師而圍蔡王法所當討而不赦也吳能自

卑聽蔡侯之義以達天子之命與師救蔡戰于

柏舉大敗楚師成伯討之功善矣晉主盟盟中

國所仰若嘉穀之望雨也有請於晉如彼其難

吳國天下莫強焉非諸侯所能以也有請于吳

如此其易故召陵之會大合諸侯而書侵楚相

舉之戰蔡用吳師特書曰以者深罪晉人保利

棄義難於救蔡也然則何以不言救乎救大矣

闔廬子胥半語皆懷謀楚之心蔡人往請會遂

其適非有救災恤鄰從簡書憂中國之實也聖

人道大德宏舉與人為善故因其從蔡特進而

書陳蔡尾食以敗國又不能死可賤甚矣故記

其出奔特貶而稱人春秋之情見矣橫法聲長上聲救音

其出奔特貶而稱人春秋之情見矣橫法聲長上聲救音

春秋五傳卷三十七定公四年三十六

唐辰吳入郢公穀作楚杜弗地曰

左傳吳從楚師及清發清發水名將擊之夫槩王曰

困獸猶鬪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

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闕心矣半濟而

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

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奔食食音走不

制○漢市已卯楚子取其姊季芊界我以出涉睢

睢水出新城縣東南至江縣入江是楚

王西走○半而南反楚姓季芊界我以出涉睢

也一云界我手半之鉞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

燧象以奔吳師燒大瑤繁象尾使起吳庚辰吳師驚却之○候之林氏

入郢以班處宮以尊卑次于山處令尹之官

子山吳夫樂玉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樂王人之

禮所以不能遂克左司馬戍及息而還息故

息故還敗吳師於雍澨傷司馬先敗吳師而

及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為禽闔廬臣是

恥於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

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句古侯反三戰皆

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到而裹之已死

春秋五傳卷三十七定公四年三十七

干涉睢濟江入于雲中入雲夢澤中所謂江南

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山于以背受之中

肩王奔鄢鍾建負季芊以從鍾建楚大夫○卿

如由于徐蘇而從以背受戈故卿公辛之弟懷

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

成然之于闕辛也昭十四年楚平王辛曰君討

臣誰敢讐之君命天也若使天命將誰讐詩曰

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強禦唯仁

者能之詩大雅言仲山甫不辟強遠惡陵弱非

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義

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口周之子

孫在漢川者楚實置之天誘其衷致問於楚而

君又竄之竄匿也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

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獎成也君之惠也漢

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隨公吳人

在其南于期似王于期昭王兄逃王而已為王

春秋五傳卷三十七定公四年三十八

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

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

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

患不唯一人一人楚王○時若鳩楚竟敢不聽

命吳人乃退○竟音境鍾金初宦於于期氏實

與隨人要言要言無以楚王與吳并欲脫王使

見主事其意欲引見之以比王辭曰不敢以約

為利此約為要言也此一時之事非為德舉故

反王割于期之心以與隨人盟當心前割取血

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包胥楚大夫其亡也謂申包胥

曰我必復楚國也復報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

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

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音如也言吳貪害如豕如蛇

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音如也言吳貪害如豕如蛇

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音如也言吳貪害如豕如蛇

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音如也言吳貪害如豕如蛇

世以事君音如也言吳貪害如豕如蛇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

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

伏伏猶處也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

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

詩秦風取其王千與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與

子偕作與子偕行音如也言吳貪害如豕如蛇秦師出

九頓首而坐無衣三章秦師出以秦師至張

本

國語吳人之入楚楚昭王奔郢郢也郎公之弟

懷將殺王郎公令尹子文之孫也郎公辛止之

懷曰平王殺吾父平王昭王考也父曼成然也

懷曰平王殺吾父平王昭王考也父曼成然也

之在國則君在外則讐也見讐弗殺非人也郎

公曰夫事君者不為外內行不為外內行不為豐約

舉舉盛也約寡也苟君之尊卑一也且夫自敵以

下則有讐讐敵也非是不讐下虐上為殺上虐下

為讐而況君乎君而討臣何讐之為若皆讐君

則何上下之有乎吾先人以善事君成名於諸

侯自鬬伯比以來未之失也今爾以是殃之不

可不可也懷弗聽曰吾思吾父不能顧矣郎公以

王奔隨音如也言吳貪害如豕如蛇王歸而賞及郎懷子西諫曰君有

春秋五傳卷三十七定公四年

二臣或可賞也或可戮也君王均之羣臣懼矣

均同也賞罰無別故懼也王曰夫子期之二子邪吾知之矣

成然字或禮於君或禮於父均之不亦可乎

公羊吳何以不稱子行稱入○行下孟反反夷

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

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舍其室因其婦人為妻日者惡其無義

殺梁日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

挺平王之墓音如也言吳貪害如豕如蛇何以不言滅也

無人也○易以或反縣音玄

已從則其誠也 欲存楚也其欲存楚奈何昭

王之軍敗而逃父老送之曰寡人不肖亡先君

之邑父老反矣何憂無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

父老曰有君如此其賢也以眾不如吳以必死

不如楚難曰吳勝而相與擊之一夜而三敗吳

人復立楚復也何以謂之吳也謂吳也秋之也何謂

秋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

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

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為利居人之國

故反其秋道也

胡傳及楚人戰則稱爵入郢則舉其號何也君

舍于其君之室大夫舍于大夫之室秋道也聖

人誰毀誰譽救災恤鄰則進而書爵非有心於

與之順天命也乘約肆侮則黜而舉號非有心

於貶也春秋討也伐國者固將拯已於水火之

中而鳩集之耳殺其父兄繫其子弟毀其宗廟

遷其重器而亂男女之配也如水益深如火益

熱則善小而惡大功不足以掩之矣聖人心無

春秋五傳卷三十七 定公四年 早一

毀譽如鏡之無妍媸也因事物善惡而施褒貶

焉不期公而自公爾明此義然後可以司賞罰

之權得春秋之法矣學平

敬王十五年定七年春秋四十三衛靈公三十魯昭

公二十二年公過元年年宋景公二十二年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三月公作正月何是

實宋大

左傳昭錄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因楚亂也

言之

春秋五傳卷三十七 定公五年 早二

夏歸粟于蔡杜預為楚所困餓

左傳夏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亟急

公羊孰歸之諸侯歸之為為不言諸侯歸之齊

人來歸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特為蔡新

衛實兵故歸之粟與成陳同義○為于偽反

穀梁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孰歸之諸侯

也不言歸之者專辭也不言歸之者主義邇也

言此是邇近之事故不足具列諸侯

於越入吳杜預於發聲也范滂說於越或言也春秋

區故以本
答各自通

左傳越入吳吳在楚也

公羊於越者何越者何不言或者於越者未能

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越入自名于

之曰越治國有能與中國通者以中國之辭言

者秋於此力起名者其別與越異也吳新憂

疾非重故謂之於越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何仲遂以貶起弒是不貶

春秋五傳卷三十七五年定公望三

左傳六月季孫意如卒行東野東野季氏邑○行下

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與番歛玉君所

餘璫音煩仲梁懷弗與懷亦季曰改步改玉昭

復臣位改君昭曰改步改玉昭

虎欲逐之皆公山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

怨焉不從季氏臣昭也既墜桓子行

東野昭及費子洩為費寢逆勞于鄆桓

子孫昭

子孫昭

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懷時從桓子行

胡傳內大夫有罪見討則不書卒公子彘是也

仲遂殺惡及視罪與彘同而書卒者以事之變

卒之也意如何以書卒見定公不討逐君之賊

以為大夫全始終之禮也定雖受國於季氏苟

有叔孫姑之見不賞私勞致辟意如以明君臣

之義則三綱可正公室強矣今苟於利而忘其

春秋五傳卷三十七五年定公望三

魯三綱滅公室益侵陪臣執命宜矣故意如書

卒至人習其誦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

耳見音現定雖受國於季氏苟有叔孫姑之見

左傳附錄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

五百乘以救楚五百乘三萬子蒲曰吾未知吳

道道猶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援會之大敗

夫繁王于沂獲沂吳人獲蘧射于柏舉蘧射

夫繁王于沂獲沂吳人獲蘧射于柏舉蘧射

夫射其子帥奔徒奔徒楚以從子西敗吳師

於軍祥楚地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楚故九月

夫無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自立為吳奔

楚為堂谿氏傳終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

敗吳師吳師居麋麋地名子期將焚之子西

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前年楚

戰多死麋中言不可并禁○操步反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

知也可以故舊祀則祭祀不廢豈懼焚之焚之

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胥之谿楚地吳師大

春秋五傳卷三十七 五年 聖五

敗吳子乃歸囚闔閭與罷闔閭請先遂逃歸楚大夫請先至吳而逃歸言吳唯得楚一大夫

從失之所以不克闔閭音因與音餘罷音皮

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諸

前馬沈尹戌之子葉公于高也吳人楚獲后臧

之母楚定臧葬而歸葉舒涉反從如字

葉公終不正視不義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

公父文伯文伯季桓子從父昆弟也陽虎而逐

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殺季氏族已

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城門南庚寅大誅逐公父

歇及秦過皆奔齊歇即文伯也秦過平子姑婿

反駭昌欲反楚子入于郢初闔辛聞吳

人之爭官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可

以遠征吳爭于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

楚王之奔隨也將涉于成臼江夏竟陵縣有白

入漢屈藍尹壘涉其帑楚大夫不與

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寧安子西曰子常唯思舊

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

惡楚過王賞闔辛王孫由于王孫圍鍾建闔巢

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闔懷九子皆從王子西曰

春秋五傳卷三十七 五年 四十六

請舍懷也以初謀殺王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

終從其兄免王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

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為諸子旗

然也以有德於平王求微無厭平王殺遂逃賞

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

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為樂尹司樂大夫

七計王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與服以保路國于

脾洩脾洩楚邑也失王恐國人潰散故僞聞王

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麋於麋復命于西

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言自知不能

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于使余

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

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

事余亦難能也傳言昭王所以復國

國語吳人入楚昭王出奔濟於成曰吳人問

也濟波也見藍尹盛載其犖藍尹盛楚大夫王

曰載子對曰自先王莫隊其國陳或作當君之

世而亡之君之過也遂去王王歸又求見王王

春秋五傳卷三十七定公五年 早七

欲執之子西曰請聽其辭夫有其故子西平王

申也故猶意也王使謂之曰成曰之役而棄

不殺今而敢來何也而汝對曰昔无唯長舊怨

以敗於柏舉故君及此元子常名今又效之無

乃不可乎臣避于成曰以儆君也庶幾而更乎

也後改今之敢見觀君之德也曰庶懼而鑒前惡

乎君若不鑒而長之君實有國而不愛臣何有

於死何謂死在司敗矣唯君圖之子

西曰使復其位以無忘前敗言見強則王乃見

之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左傳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三年鮮虞

敬王十六年晉定八晉景四十四晉靈二十一

六年昭十五昭襄十昭襄二昭襄二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公

作速後同杜

左傳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

二月公侵鄭何月者內有強止之警不

春秋五傳卷三十七定公六年 早八

左傳二月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

晉靡故晉使魯討之匡鄭地也取匡不書歸之晉

甘反不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

門入出自東門陽虎將逐三桓欲舍於豚澤衛

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彌子瑕衛公叔文子老矣

文子公叔孫華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

之難君將以文之舒罪昭文公成之昭兆昭定

之難昭昭然若也公于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

之將以為之質魯昭公納此羣臣之所聞也令

將以小忿蒙舊德也無乃不可乎大姁之子

大如文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

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

之若何乃止正不伐

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仲孫何忌而曰仲孫何忌

名

左傳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獻此春取陽虎

春秋五傳卷三十七

定公六年

四十九

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虎欲困屏三桓并

正卿報晉晉人兼享之賤魯故不復兩設禮孟

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

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先

君以微其言若微使晉必厚待之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

擇得孰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

孟孫知其蠱以為必適晉故強為之請以取入

焉欲令晉人聞虎當進走故強設請託之辭因

反于偽

左傳附錄四月己丑吳大子終囂敗楚舟師終

閻廣子夫差兄升師水戰○彼潘子臣小惟子

二子見升及大夫七人楚國人惕懼亡子期又

以陵師敗于繁揚楚師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

為矣言可治於是乎遷郢於鄧而改紀其政

以定楚國以安○鄭許皆○周儋闢率王于朝

之徒因鄭人將作亂于周鄭餘黨○鄭於是乎伐

馮滑晉靡負黍狐人闕外鄭伐周○邑在魯伐

焉成周起也陽城縣西南有六月晉閻沒戊周

春秋五傳卷三十七

定公六年

五十一

且城晉靡下天王由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是謂行人

左傳秋八月宋樂祁言于景公曰諸侯唯我事

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以與

告之○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

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晉

室亦不亡寅知晉政多門往必有難故唯君亦

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淵而行晉君立以移後

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縣上獻楊楸六

十於簡子楊木名。○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

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栢買禍弗可爲也已范如

氏必怨將得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其以

死○賈音古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趙嬖而使未

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

祗獻子怒祁氏趙氏

胡傳稱人以執非伯討也祁犁聘于晉主趙嬖

子飲酒焉獻楊栢六十范趙方惡其宰曰昔吾

主范氏今子主趙氏是買禍也范獻子果怒官

春秋五傳卷三十七定公六年五十一

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

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祗執非無名何以非

伯討也使范趙方睦皆有獻焉則弗執之矣執

異國行人出於列卿私意威福之柄移矣三家

分晉而靖公廢爲家人豈一朝一夕之故哉飲

鳴又指食允反惡如字又

冬城中城莊公爲晉優都

穀梁城中城者三家張也大夫稱三家仲孫

張故公懼而修內城張公叔孫季孫也三家或曰非外民也

季孫斯仲孫僖忌帥師圍鄆杜何忌不言何忌

公羊此仲孫何忌也曷爲謂之仲孫忌譏二名

二名非禮也易其難諱也一字爲名令難言而

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太平欲見王者治定無所

復爲譏唯有二名故譏之此春秋之制也○焉

其子焉友令力至反易以

左傳附錄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

於亳社詛於五父之衢傳言三桓微貽臣專政

○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獲姑辟僖卹之亂也

春秋五傳卷三十七定公六年五十一

敬王十七年晉定九年齊景四十五衛靈三十二

七年昭十六鄭獻十一曹靖三陳三紀

春王正月

左傳附錄七年春二月周僖翩入于儀栗以叛

儀栗齊人歸鄆陽陽虎居之以爲政鄆陽陽

中武於齊齊今歸之不

書虎事之○中丁仲反

夏四月左傳附錄夏四月單武公穆公劉桓公文公敗

尹氏于寤谷尹氏復黨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其地也

左傳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微會于衛也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使人之罪非

穀梁以重辭也衛人重北宮結以侵之者結故

齊侯衛侯盟于沙牛也沙澤也

左傳衛侯欲叛晉馬齊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

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欲以齊師齊

侯從之乃盟于瑣瑣即沙也

春秋五傳卷三十七定公七年

齊國夏師師伐我西鄙任孫

左傳齊國夏伐我齊叛陽虎御季桓子公歛處

父御孟懿子陽也懿氏家臣成宰公歛

齊師齊師聞之隨伏而待之隨毀其軍以訪敵

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而女也

虎陷二子於難古史季氏家臣二子

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制李孟不敢有心

必待有司

虎陷二子於難古史季氏家臣二子

九月大雩重之以齊師伐我我自教之役

冬十月

左傳附錄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於慶

氏慶氏大夫晉籍秦送王已王入于主城已

于莊宮莊王

春秋五傳卷三十七定公七年

齊國夏師師伐我西鄙任孫

左傳齊國夏伐我齊叛陽虎御季桓子公歛處

父御孟懿子陽也懿氏家臣成宰公歛

齊師齊師聞之隨伏而待之隨毀其軍以訪敵

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而女也

虎陷二子於難古史季氏家臣二子

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制李孟不敢有心

必待有司

虎陷二子於難古史季氏家臣二子

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制李孟不敢有心

必待有司

虎陷二子於難古史季氏家臣二子

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制李孟不敢有心

春秋四家五傳平文卷三十八

仁和張岐然秀句手輯

錢塘吳漢初舉遠叅閱

定公二

做王十八年晉定十七年景十四年衛靈三十三年

幸見魯四宋景十四年齊景十四年

春王正月公使齊伐其西鄙

左傳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攻其門士

皆坐列言無曰顏高之六鈞斤為鈞六鈞百

春秋五傳卷三十八八年定公一君山堂

人出顏高奔人弱乃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

斃子鉏人假且射子鉏中頰頰如字射食亦

也以自師退再猛偽傷足而先猛人其兄會

乃呼曰猛也嚴詐言猛在後為嚴傳言魯無軍

政呼火故友毀丁電反

公至自侵齊

左傳附錄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

討魯之黨穀城在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

河內縣西之黨穀城在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

孟以定王室傳終子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

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

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

之宋必叛晉執樂祁在六年獻子私謂子梁

使淵代子淵侯溫友子梁以告陳實陳實曰

宋將叛晉是棄淵也不如待之留待勿以樂祁

歸卒于太行太行晉東南山士鞅曰宋必叛

春秋五傳卷三十八八年定公二

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州晉地焉明

大心如晉張本

二月公侵齊杜未得

左傳公侵齊攻廩丘之郛郛郭主人焚衝衝車

或濡馬褐以救之馬褐遂毀之郭主人出師奔

後師走往助之陽虎偽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

必敗此必復敗後扶又反猛逐之而無

繼偽顛丘人虎曰盡客氣也言皆客也越生子

將待事而名之苦式占反陽州之役獲焉名

之曰陽州欲自此

三月公至自侵齊何出入月者內有疆臣之怨外

入亦當

穀梁公如往時致月危致也往月致時危往也

往月致月惡之也惡鳥

曹伯露卒社四年盟阜施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左傳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報上

公會晉師于瓦杜瓦衛地將來救魯公逆會之東

春秋五傳卷三十八定公八年

之師也但言晉師者

左傳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救不善齊師

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

雁魯於是始尚羔獻子士鞅也簡子趙鞅也中

夫執雁魯則同之今始知執羔之

胡傳按左氏晉士鞅荀寅救魯則其書公會晉

師何也春秋大法雖師次于君而與大夫敵至

用大衆則君與大夫皆以師爲重而不敢輕也

故棠林之會不言趙盾而言晉師瓦之會言晉

師而不書士鞅於以見人臣不可取民有衆專

主兵權之意陳氏厚施於齊以移其國季孫盡

征於魯以奪其民皆王法所禁也春秋之義行

則不得爲爾矣施始

公至自瓦何公會大夫不別得意雖得意不致此

列友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杜四年

晉士鞅帥師伐鄭遂侵衛兩事故曰遂

左傳晉師將盟衛侯于鄆鄆自瓦還就衛地

春秋五傳卷三十八定公八年

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前年衛侯欲推晉之

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二子晉衛人皆執牛耳

盟禮尊者牛耳耳主次盟者衛侯成何曰衛君

溫原也焉得視諸侯言衛小可比晉將欲涉

佗投衛侯之手及批反接子對反批爲嘆反接

于許衛侯怒王孫賈趨進賈衛大夫曰盟以信禮也

信簡有知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

言晉無禮不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

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問不故公以晉師拒之拒也

師呼豆反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

焉先君我從大夫所立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

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

夫之子為質於晉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

羣臣之子敢不皆負鵠綬以從將行王孫賈曰

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

息列反從才用反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

行有日公朝國人使問焉曰若衛叛晉

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

春秋五傳卷三十八定公八年五

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

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

周報之遂侵衛衛也六年鄭伐周闕外晉焉

監古衛反遂侵衛叛

墓曹靖公

九月墓陳懷公杜三月而墓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左傳九月師侵衛晉故也魯為晉討衛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杜結叛晉曲濮衛地

從祀先公杜從順也先公閭公僖公也將正二公之位次所順非一親盡故通言先公

左傳季寤季桓子公祖姬桓子族子公山不狃

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無寵於叔孫氏叔孫氏之叔仲志不得志於魯皆為國人所薄故

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桓子

已更孟氏陽虎自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將

春秋五傳卷三十八定公八年六

公羊從祀者何順祀也之逆祀文公逆祀去者

三人諫不從定公順祀叛者五人諫不以禮而

叛者不書者微也不書辭者後裕亦順非獨祫

也言祀者無已長久之辭不言僖公者閭公亦

得其

殺梁貴復正也文公逆祀今還順

胡傳蜀人馮山曰昭公至是始得從祀於太廟

其說是也季氏逐君而制其死生之命公薨乾

侯不得終於正寢既薨七月又不得以時歸葬

既葬絕其兆域又不得同於先君而在墓道之

春秋五傳

卷三

定公八年

七

左傳

辰將享季

氏于蒲圃

而殺之

飛都軍曰。

咋咋 轉也
乍乍 詐也

反に曰而先

皆季氏之

良也

以是繼之

春秋五傳

卷二十八

定八年

人

于棘下

陽氏

敗陽虎讎

阮甲如公

取寶玉

同編也
無懼○

辨音韻舍

酒示陽

加入于罐頭

陽關以叛

叛不書魯家
臣○謹言歎

公羊盜者孰謂微而竊大謂陽虎也陽虎者

陽虎者也季氏之宰也季氏之陪季氏之宰則

微者也惡乎得國實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

專魯國陽虎拘季孫季氏逐昭公之後取其寶

不替者來連君為重孟氏與叔孫氏逃而食之

賊而殺其板以爪刻其饋飲板○食之音韻曰

某月某日將殺我于蒲圃力能救我則於是

時至平日若時而出臨南者陽虎之出也御之

春秋五傳卷三十八八年定公九

孫御於其乘焉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

有子以爲臣○女音汝子可以不免我死乎

以義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勉陽越者陽

虎之從弟也爲有之○從才用反諸陽之從

者車數十乘至于孟衢孟氏衢四達臨南投策

而墜之策馬挫也見二家孟氏見之恐陽越不聽故詐投策欲使

下車○墜直類陽越下取策臨南駭馬走○陳

反捶章蔡反本又作微字書無此而由乎孟氏陽虎從而射

之矢著于莊門莊門孟氏所入門名言幾中季

著直略反然而甲起於琴如甲公欲處父所帥

中丁仲反然弒不成却反舍于郊皆說然息

是時起兵弒千乘之主時季氏邑而不克舍此

猶如或曰弒千乘之主至於千乘而不得免

可乎無所依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得免

家而如丈夫何如猶奈何也大哉而曰彼哉彼哉

豈見公欲處父帥而曰彼哉趨使疾駕○既駕

哉彼哉再言之者切遠意趨使疾駕○既駕

公欲處父帥而至孫氏將兵之將慎然後

得免自是走之賈賈者何璋判白判半也半主

者子有藏諸侯魯得郊天故錫以白璋璋言王

春秋五傳卷三十八八年定公十

所以郊車天尤重詩云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是

也禮圭以朝璧以聘琮以發兵璜以發衆璋以

徵召○璧其新反弓繡賈賈者力千斤通青純

純緣也謂緣甲類也千歲之龜青聲明于吉國

易曰定天下之吉也成天下之亹青聲明于吉國

善龜經不言龜者以先知從賈賈者文謂之賈者

世世賈用之辭此皆魯始封之錫不言取而賈者

竊者正名也定公祕季孫假馬孔子曰君之於

權稱陪臣拘其尊卿長其賈王無以合信天子

交賈諸侯當絕之不書拘季孫者舉五玉爲重

之固反緣說相及顧而占反喪失喪反

穀梁賈王者封圭也始封大弓者武王之戎弓

也是武王征周公受賜藏之魯周公受賜於周

世子無也 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亡也

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

左傳附錄 鄭駟歆嗣子大叔為政然也為明年

後鄭析張本

敬王十九年 魯昭公十八年 魯昭公十九年 魯昭公二十年 魯昭公二十一年 魯昭公二十二年 魯昭公二十三年 魯昭公二十四年 魯昭公二十五年 魯昭公二十六年 魯昭公二十七年 魯昭公二十八年 魯昭公二十九年 魯昭公三十年 魯昭公三十一年 魯昭公三十二年 魯昭公三十三年 魯昭公三十四年 魯昭公三十五年 魯昭公三十六年 魯昭公三十七年 魯昭公三十八年 魯昭公三十九年 魯昭公四十年 魯昭公四十一年 魯昭公四十二年 魯昭公四十三年 魯昭公四十四年 魯昭公四十五年 魯昭公四十六年 魯昭公四十七年 魯昭公四十八年 魯昭公四十九年 魯昭公五十年 魯昭公五十一年 魯昭公五十二年 魯昭公五十三年 魯昭公五十四年 魯昭公五十五年 魯昭公五十六年 魯昭公五十七年 魯昭公五十八年 魯昭公五十九年 魯昭公六十年 魯昭公六十一年 魯昭公六十二年 魯昭公六十三年 魯昭公六十四年 魯昭公六十五年 魯昭公六十六年 魯昭公六十七年 魯昭公六十八年 魯昭公六十九年 魯昭公七十年 魯昭公七十一年 魯昭公七十二年 魯昭公七十三年 魯昭公七十四年 魯昭公七十五年 魯昭公七十六年 魯昭公七十七年 魯昭公七十八年 魯昭公七十九年 魯昭公八十年 魯昭公八十一年 魯昭公八十二年 魯昭公八十三年 魯昭公八十四年 魯昭公八十五年 魯昭公八十六年 魯昭公八十七年 魯昭公八十八年 魯昭公八十九年 魯昭公九十年 魯昭公九十一年 魯昭公九十二年 魯昭公九十三年 魯昭公九十四年 魯昭公九十五年 魯昭公九十六年 魯昭公九十七年 魯昭公九十八年 魯昭公九十九年 魯昭公一百年

春王正月

左傳附錄 九年為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

樂祁之尸 離偽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

春秋五傳 卷三十八 定公 士

梁之尸 梁向戌曾孫子明謂桐門右師出子明

之子 梁向戌曾孫子明謂桐門右師出子明

經而子擊鐘何也 念其不逆父喪因去右師曰喪

不在此故也 既而告人曰已衰經而生子余何

故舍鐘 已子明也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

將不利戴氏 樂氏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

無疾乃逐桐門右師 逐之在明年終鄭駟歆

殺鄧析而用其竹刑 鄧析鄭大夫欲殺鄧析所

法書之於竹 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

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 加其邪惡也棄不靜女

之三章取形管攝 雖說美女義在形管形管非

管筆女史記事 竿旋何以告之取其忠也 詩

規誨之所執 竿旋何以告之取其忠也 詩

錄竿旋詩者取其中心願告人以忠也 詩

二詩皆以一善見采而節所不以其善存身

故用其道不棄其人 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

召伯所茇 詩召南也召伯決訟於蔽芾甘棠之

思其人猶愛其樹 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 子

然無以勸能矣 傳言子然則大叔

夏四月戊申鄭伯薨卒 鄭公作薨也

春秋五傳 卷三十八 定公 士

得寶玉大弓 其王國之分器得之足以為榮失

左傳夏陽虎歸寶玉大弓 無益近用而抵房各

書曰得器用也 凡獲器用曰得 器用者謂物之

者得用焉曰獲 謂用器物以行獲若 六月伐陽

關 陽虎使焚萊門 陽關師驚犯之而出 齊

齊請師以伐魯 曰三加必取之 三加兵 齊侯將

許之 鮑文子諫曰臣嘗為隸於施氏矣 施氏

子鮑國也 成十七年齊人召而正之 至魯未可

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晉也而無
天誅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
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齊其詐謀大陽虎有寵
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求自容
音皮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
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
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
東陽虎欲西奔晉知齊必反已故詐以東為願乃囚諸西鄙盡借邑
人之車鑣其軾麻約而歸之鑣刻也鐵鑣並載者○鐵若結反載
春秋五傳卷三十八定公九年上
慈靈寢於其中而逃慈靈輅車名追而得之囚
於齊又以慈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
趙氏其世有亂乎之受亂
公羊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微辭也使若都以其重
國寶故書不以罪定公者其寶失之當望得之當除以竊寶不月知得例不蒙上○喪息浪反
穀梁其不地何也寶玉大弓在家則羞不目羞
也國之大寶在家則羞也况陪得之也○惡於何臣專之手取其而不目其地
音得之堤下或曰陽虎以解衆也
胡傳穀梁子曰寶玉封圭大弓武王之戎弓周

公受賜藏之魯或曰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
也子孫世守罔敢失墜以昭先祖之德存肅敬
之心耳古者告終易代弘璧琬琰天球夷玉兌
之戈和之弓重之竹矢莫不陳列非直為美觀
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能全而歸之則可以免
矣魯失其政陪臣擅權雖先公分器猶不能守
而盜得竊諸公宮其能國乎故失之書得之書
所以譏公與執政之臣見不恭之大也此義行
則有天下國家者各知所守之職不敢忽矣音瑣
春秋五傳卷三十八定公九年十四
六月葬鄭獻公葬三月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五氏晉地不書伐者韓伐盟主以次告師欲伐魯也善者能却難早故書次而去
左傳秋齊侯伐晉夷儀夷儀晉南敝無存之父將室
之辭以與其弟無存齊人也曰此役也不死反
必娶於高國高氏晉氏齊貴族也無存先登求欲必有功還取卿相之女
自門出死於雷下雷入城夷儀人不戰故東郭
齊讓登登城非人所樂故讓登如字彌從之曰

下入城也。書左。先下。逐自先下亦讓也。書與。

王猛息止戰息說世猛曰我先登善歛甲曰襲者之

難今又難焉難今又難焉猛笑曰青

從子如驂之革革車中馬也狂不敢與爭言

晉車千乘在中牟救災備也今

衛侯將如五氏齊侯在五氏將往助之卜過之

焦贛曰此不成不可以行事也
衛侯曰可也

衛中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復領卜欲以身

九年

百來ノ道中車中人微伏之御神師出下有

中牟曰御雖小其亦有焉才下服也亦曰攻城

而騶其師。又具郵書。○褚中呂反。遺少貝之。不口。遂終。○戈齊。重攸之。獲舟車五百乘。齊侯

不女從齊乃作齊侯之事見哀十五年齊侯

致和如石方從謝辭意○庶諸君反刃仁宜我

皆白也慎商上下相值製公吏規和郭舉三乃

裴也。○賴音策衣去聲。公伯玉字季直。一字子方。魯人。○

也言彼與我若賓主乃贊卑爾齊師之在夷儀

七律 旅興進退 入定五石乃作之不可作

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北

五家令節乃得其尺公三禭之禭衣也比墳三加禭深禮厚之

與之屏軒與直蓋屏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

以師哭之停喪車以盡哀也君子爲位而哭故挨喪者不敢立親推之三

齊侯自相與中輪
三轉○推他回反

伯辛東晉不書名

葬秦哀公

曾定十二
齊城四十八
衛城三十五
蔡昭十九
鄭聲公勝元
年豐陽二陳

二
年
楚昭十六
吳闔廬十五

秋五傳卷三十八
前八年再校所之怨何耳
共

三子之說斗者煩谷之會齊侯欲執定公故

以岐反

左傳十年春及齊平

反阿上平爲頰谷之會不易故川致地者頰谷

之會齊侯作侏儒之樂欲以執定公孔子曰匹夫而壞惑於諸侯者誅於是誅侏儒首足

異處齊侯大懼自節從教得意故歟也

左傳
夏公劉作
祈土宜外
名祿其也
不丘

史策人以兵勅魯夫必得志焉乘人齊所滅也

作夢人只去所行不事來也（却居世

反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以兵擊兩

君合姓而奇夷之侯以兵亂之也非齊君所

以命諸侯也商不謀夷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

不偪奸於神為不祥之為不善於德為愆義

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

也○辟卿亦將盟齊人加於戰書曰齊師出竟

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

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

汶陽之田吾以其命者亦如之乃當共齊命於

春秋五傳卷三十八定公十七

是孔子以公退賤者終其事要盟不齊侯將享

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侯之故吾子何不問焉

故舊事既成矣而文享之是勤執事也且

機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也嘉樂鐘磬也○機

許宜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

禮設不成者稗草之似後者言享不具用秕稗

君辱棄禮名惡于盡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

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

來歸卿謹邇陰之田

穀梁離會不致

是所非之非本必非其所非然則非是之非必

非未必是者不能是人其非是是非非人之非

危之也危之則以地致何也為危之也其危柰

何曰煩谷之食孔子相馬兩君就壇兩相相揖

以執綽綽

等而視歸乎齊侯

民何為來為命司馬止之

春秋五傳卷三十八定公十六

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

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

入夷狄之俗何為

章欲及夫人首離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

幕下

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

來歸卿謹邇陰之田者蓋為此也

謝過以質小人謝過以文齊當優魯四邑請

謝過以質小人謝過以文齊當優魯四邑請

謝過以質小人謝過以文齊當優魯四邑請

還之。○謹好會。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
反蓋爲于僞反。孔子於煩谷之會見之矣。

胡傳夾谷之會孔子相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齊君孔子歷階而升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保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春秋五傳卷三大 定公十年 九

爲失禮齊侯遽止之而屬其臣曰夫人率其君與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入夷狄之俗使寡人獲罪於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小人之謝過也以文君子之謝過也以質君已知過則謝之以質爾於是歸鄆謹龜陰之田仲尼一言威重於三軍亦順於理而已矣故天下莫大於理而強衆不與焉 相息亮反 離素報反 好呼報反 僞波力反 歸章欲反 與音頂

晉趙鞅帥師圍衛 報夷儀也 前年齊爲衛伐晉 夷儀故伐衛以爲

報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氏 邯鄲平縣也午即五氏也前年衛人助齊伐五氏○邯音寒邯音丹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燬午衆皆散○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入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 衛午關門

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啟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桓至其步行門左有然後立待 日中不啟門乃退反役 如立木不効以示整 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 涉佗成何 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 春秋五傳卷三大 定公十年 二

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納 言必見 典人 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 等 詩 鄭風 遄速也

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 田上穀有之字 龜三邑皆龜山陰田在其北也 會夾谷孔子相齊人服義而歸魯田○齊音運離火官反

公羊齊人曷爲來歸鄆謹龜陰田 取齊魯 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遄 孔子化魯政事行乎季孫 也不言政行乎定 三月之中不見遄過是遄 公者政在季氏之家 齊人爲是來歸之 齊侯自 歸謂晏子曰寡人或過於齊侯如之何晏子曰 君子謝過以質小人謝過以文齊齊魯魯四邑

諸皆還之歸濟西田不言來此其言來者已絕
魯不應復得故從外來常文與齊人來歸衡實
同夫子雖欲不受定公食而
受之此違之驗○為于陽反

胡傳齊人前此嘗歸濟西田矣後此嘗歸謹及
闕矣而此獨書來歸何也曰歸者魯請而得之
也曰來歸者齊人心服而歸之也定公齊侯會
于夾谷孔子攝相事其左右司馬以從至于會
所以禮相見卻裔係拒兵車之命而罷享禮之
設于野由是齊侯歸三邑以謝過故楊子法言
曰仲尼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桓公以義
春秋五傳卷三十八 定公十年 王

責楚而楚人求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
皆書曰來序績也春秋夫子之筆削自序其績
可乎聖人會人物於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通
古今於一息百王異世而同神於土皆安而無
所避也於我皆真而無所妄也其曰天之將喪
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
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是以天自處矣而亦何嫌
之有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邑○郕音后

左傳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國諫曰不
可藐叔孫氏之族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
不能殺公南叔孫家臣公南為馬正使公若

為郕宰武叔既定使郕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
其圍人曰武叔之吾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
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僞固而授之末則
可殺也為固固不知禮使如之公若曰爾欲
吳王我乎見劍向已逆呵之遂殺公
若侯犯以郕叛侯犯以不能討武叔之命故武叔
春秋五傳卷三十八 定公十年 王

懿子圍郕弗克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公作

左傳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郕弗克叔孫謂郕工

師圍赤工師掌工匠之曰郕非唯叔孫氏之憂

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冰卒

章之四言矣揚水詩唐風卒章叔孫稽首則其

命黜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

矣無所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

從之齊使至黜赤與郕人為之宣言於郕中則

齊使曰侯犯將以邱易于齊齊人將遷邱民言也其民衆兇懼不欲遷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始不與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邱也而得紆焉何必此言以邱民易齊人與邱無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又將得齊地且盡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邱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邱人大駭介侯犯之門以閤侯犯駟赤將射之人呼侯犯射侯犯止春秋五傳卷三十八定公十年三

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邱人駟赤先如宿宿車平無盟侯犯殿每出一門邱人閉之後門見反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誅黃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物識也亦還殺侯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數甲以相付駟赤止而納齊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邱致其名新也焉胡傳邱叔孫氏邑也侯犯以邱叛不書于策書閭邱則叛可知矣再書二卿帥師圍邱則強亦

可知矣天子失道征伐自諸侯出而後大夫強諸侯失道征伐自大夫出而後家臣強其逆彌甚則其失彌速故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三家專魯爲日已久至是家臣爭叛亦其理宜矣春秋制法本忠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故所惡於上不以使下所惡於下不以事上二三子知傾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隸之擬其後也凡此類皆據事直書深切著明矣春秋五傳卷三十八定公十年四

宋樂大心出奔曹莊公在前年春書名宋公子地出奔陳地公作池後同莊食弄焉左傳宋公子地嬖遠富地宋景公弟辰之一分共室而以其五與之與富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向魋也公取而朱其尾胤以與之與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爲君禮禮辟

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

陳公弗止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叔孫州仇如齊

左傳武叔聘于齊

曰子叔孫若使邱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

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

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爲也

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民天下之所惡

春秋五傳卷三十八

也若豈以爲寡君賜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宋公寵向勉不聽辰請

也○佗使何反

舉國危亦見矣

左傳辰爲佗所強故曰豈

左傳辰爲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

廷求往反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

仲佗石彊出奔陳

胡傳按左氏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以與桓魋

地怒執魋奪之魋懼將走公泣之

爲君禮不過出境君必止子地出奔陳公弗止

辰爲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

出君誰與處書曰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

奔陳其弟云者罪宋公以嬖魋故以失二弟無

親親之恩豈云者罪辰以兄故帥其大夫出奔

無尊君之義夫暨者不得已之詞又以見仲佗

春秋五傳卷三十八

石彊見爲於辰不能自立無大臣之節也

况反見音現

十有一年

惠二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

以叛

○復快

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以尊及卑也自陳

陳有奉焉爾入于蕭以叛蕭宋入者內弗受也以者不以也叛直叛也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楚人蕭從宋人叛

左傳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為宋患寵向難故也

惡才至寵不義以致國也

胡傳出奔陳則稱暨入于蕭以叛則稱及及非不得已之詞得已而不已者也夫事君者可貪

春秋五傳卷三十八定公十一年 三

可賤可殺而不可使為亂今不得已而輕於去

國猶之可也得已不已而果於叛君則無首從

之別其罪一施之故不稱暨而稱及四卿在蕭

以叛而大心自曹從之其叛可知矣故不書叛

而曰入于蕭入逆詞也書自陳自曹者結鄰國

以入叛陳與曹之罪亦著矣從才用反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洹盟公孫作盟平六年

曾孫○還音旋按世俗謂叔還其叔乃曾孫此誤范傳例曰盟不日者淪盟惡之也取夫詳略之義則平不日者亦有惡矣益不能相結以信

左傳冬及鄭平始叛晉也魯自僖公以來世於晉至今而叛故曰

敬王二十有二年晉定十四齊景五十一衛懿三十一

春薛伯定卒五十四年盟早紀不日月者于無道

夏葬薛襄公薛襄公之

叔孫州仇帥師墮邱杜墮毀也患其險固故毀埃

春秋五傳卷三十八定公十二年 天

穀梁墮邱取也是以叔孫墮其城若新得之故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孟彊孟彊子○彊

左傳夏衛公孟彊伐曹克郊郊曹還滑羅殿羅

曰殿而在列其為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羅

無勇素空也厲猛也言伐小

李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仲由將墮三都

左傳仲由為季氏宰仲由將墮三都

子路將墮三都

將為國害故於是叔孫氏墮郕季氏將墮費公
 仲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郕不得志於叔孫
 氏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
 攻之弗克入及公側至仲尼命申句須樂頤
 下伐之二子皆大夫仲尼命申句須樂頤費人北國人追
 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叔孫氏所食邑二大夫宰吏遂墮費
 公年楊為帥師墮郕師師墮費據城孔子行乎
 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也無百雉之城於
 是帥師墮郕師師墮費叔孫氏所食邑二大夫宰吏
 春秋五傳卷三十八定公十二年三十九
 數敗者生邑有城之國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
 季氏說其言而墮之故君子時然後言人不勝
 其言者善定公任大聖復古制弱臣勢也不
 其言者善定公任大聖復古制弱臣勢也不
 代反下丁史反說音墮城為重○數所角反才長七雉
 者何五板而堵八尺曰板堵凡四五堵而雉二
 尺百雉而城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
 百雉之城十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天子雉蓋受
 周城諸侯城十雉城者缺南面以受過也
 胡傳按左氏仲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
 孫氏墮郕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
 人襲費公與三子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

人攻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頤下伐之
 二子奔齊遂墮費禮曰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
 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叛
 者故家不藏甲也無百雉之城禮所當謹也郕
 費成者三家之邑政在大夫三卿越禮各因其
 城公室欲張而不得也三卿既微陪臣擅命憑
 恃其城數有叛者三家亦不能制也而問於仲
 尼遂墮三都是謂以禮為國可以為之兆也推
 而行諸魯國而準則地方五百里凡侵小而得
 春秋五傳卷三十八定公十二年三十九
 者必有典城國繼絕世之義諸侯大夫各謹於
 禮不以所惡於上者使其下亦不以所惡於下
 者事其上上下交相順而王政行矣故曰苟有
 用我者期月而可三年有成句音勛
 叛者見坊記數色角反
 惡鳥故反下同期音基
 秋大雩禮書過問不能事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齊公作晉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何是後薛弒其君比
 朝歌以叛○朝
 食亦反朝如字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成國內而書至者成疆若則國典勤

大衆故出入皆告廟成仲孫氏邑國成月又致者天子不況証下士諸侯不親征叛邑公親國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為家甚危若從他國來故危之

左傳將墮成公欽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

于北門成在魯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

孟氏也子偽不知件不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

圍成弗克

穀梁非國言圍成大公也

以公之重而伐小邑則為耻深矣故

春秋五傳卷三十八

十二年

三

使若成是固然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邊乎

齊也

胡傳按左氏將墮成公欽處父謂孟孫曰墮成

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

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書公圍成強也其

致危之也仲由為季氏宰孔子為魯司寇而不

能墮成何也按是冬公圍成不克越明年孔子

由大同冠攝相事然後誅少正卯與開國政三

月而商賈信於市男女別於途及齊人饋女樂

孔子遂行然則圍成之時仲尼雖用事未能專

得魯國之政也而辯言亂政如少正卯等必肆

疑沮於其間矣成雖未墮無與為比亦不能為

患使聖人得志行乎魯國以及期月則不待兵

革而自墮矣音古別字列反反少詩照反賈

國語附錄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

桓子魯正卿季平子之子也或云得土如使

周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獲羊而言狗

春秋五傳卷三十八

十二年

三

物測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

曰螭螭山木石謂山也或云螭一足人謂之

好獸人聲而通感人也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

怪曰犢牛龍神獸也或云罔象食人一名

國語附錄季康子問於公父文伯之母康子魯

悼子魯孫桓子之子季孫肥也文伯母大季

妻敬曰主亦有以語肥也大夫稱主妻亦對曰

吾能老而已何以語子康子曰雖然肥願有聞

於主豈得一言對曰吾聞之先姑夫之姑曰姑

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能勞能自卑勞貴而不子夏聞之曰善哉商聞之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也

國語附錄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敬叔晉大夫也

之南宮說也以露賄父為客賄父晉大夫也以羞豎焉羞進也賄父怒怒豎也相延食豎豎進也

文伯之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先子先舅也祭養尸養尸養上賓也饗養尸饗養上賓也豎於何

春秋五傳卷三十八定公十二年三

有大夫辭而復之辭請也而使夫人怒也遂逐之五日辟

國語附錄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如之也康子在

其朝朝其外也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

入入康子之家康子辭於朝而入見辭其家也曰肥

也不得聞命無乃罪乎罪無有也曰子弗聞乎天

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言與百官考合也合神

事於內朝神事祭祀也自卿以下合官職於

外朝公朝也合家事於內朝家大夫也內寢門之

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寢門內也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庀治也皆非吾所敢言也

國語附錄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

伯曰以歎之家而主猶績言家有寵懼于季孫之怒也季孫康子也其以歎為不能事主乎

其母嘆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邪童子備官不達也居吾語女居生也昔聖王之處

春秋五傳卷三十八定公十二年三

王天下王天下不淫也勞則思思則善心生民勞於事則思逸則淫淫

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沃肥

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識地德也

子以春分朝日示有尊也祖識地德示有尊也

也周禮王相大采朝日示有尊也祖識地德示有尊也

則大采朝日示有尊也祖識地德示有尊也

攻而習地德示有尊也祖識地德示有尊也

則以修其事也示有尊也祖識地德示有尊也

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宣謂也序次也三

相國相也皆百官政事之所及也少采夕月與

太史司載糾虔天刑也月以秋分謂其也皮敬

也昭謂朝日以五采則夕月其三不也載天文

此因夕月而共敬觀天日入監九御使榮奉祿

郊之染盛盛音成監視也九御九嬪而後即安

也即就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命事也書考其國

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即安

工官也卿大夫朝考其職在公之畫講其庶政

春秋五傳卷二十八 定公 三十五

夕序其業序次也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庀治也

朝而受業書而誦貫夕而習復復裂也夜而計過

無憾而後即安此者先公後私之義自庶人以下明而

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紞紞純丁威切

之承前後者謂純公侯之夫人加之紞紞純

既織純又加之紞紞純也見曰紞紞之

無綫者也從下而上不結紞見上之覆也卿之

內子為大帶卿之適妻曰內子大帶細帶也命婦成祭服命婦

之妻也祭服列士之妻加之列士元以朝服列士元

服又加之以朝服也朝服天子之自庶士以下

士皮弁素積諸侯之士玄端要貌

皆衣其夫庶士下士也社而賦事賦事而獻功春

分祭社也事農桑之屬也冬祭男女效績愆則

有辟古之制也辟功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

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九今我寡也

爾又在下位下位下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

業處事作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辟言懲則有

避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冀言也

今日胡不白安欲使我以是承君之官余懼

穆伯之絕祀也承奉也以是承君之官余懼

春秋五傳卷二十八 定公 三十五

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志識也季氏之婦不淫矣

國語附錄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

也祖父昆康子往焉闔門與之言闔門切

也皆不踰闔闔門與之言祭悼子康

子與焉悼子與焉祭悼子康

微通作徹禮祭上人獻賓賓主人不受徹

不具不釋釋又祭也唐尚書云祭之明日也

夫曰賓尸與祭同日此言釋者通言之也賈作

則敬姜不釋不盡飫則退昭謂立日所生曰要

與釋也

言宗其則與釋釋畢而飲不盡伏禮而退恐有醉飽之失皆所以遠嫌也仲尼問之以為別於男女之禮矣

國語附錄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也室妻其

宗老家臣稱也而為賦綠衣之三章詩邶

風也其三章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以言老請

古之賢人正其室家之道我心所善也

守龜卜室之族也師亥聞之師亥魯樂曰

善哉男女之饗才及宗臣男女之饗謂宴用饗

上章所謂微宗室之謀不過宗人宗人則不與

他姓議親親也昭謂此宗人則上宗臣也亦用

春秋五傳卷三十八定公三年

昭矣昭昭不犯禮也微詩所以合意歌所以詠

詩也今詩以合室歌以詠之度於法矣

國語附錄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

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天死吾惡其

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先祀者辱自屈辱

之請無瘠色瘠瘠無涕無涕無涕無聲涕

捐厥捐厥也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禮焉

禮焉加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問之曰女

知公父之婦男知莫如夫如婦童男之知不如夫

夫公父氏之婦知也夫公父李氏之婦也知也

子欲令妻妾悲慕而已今敬姜乃反割欲明其

子之令德也

國語附錄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而莫哭文

伯禮葬同族之喪至之哭仲尼聞之曰季

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上下

春秋五傳卷三十八定公三年

春秋五傳卷三十八定公三年

春秋五傳卷三十八定公三年

春秋五傳卷三十八定公三年

春秋五傳卷三十八定公三年

春秋五傳卷三十八定公三年

春秋五傳卷三十八定公三年

春秋五傳卷三十八定公三年

春秋五傳卷三十八定公三年

言當○齊侯欲與衛侯乘其載○乘繩與之

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

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以已事攝代衛乃介而

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所以不能成

功○

夏築蛇淵閘蛇淵地名

大范于比蒲比音毗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晉書叛

春秋五傳卷三十八定公十三年 三

左傳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

舍諸晉陽午許諾十年趙鞅圍衛衛人懼貢五

為邯鄲言衛以五百家在邯鄲常為而實諸晉

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來報欲因懼

齊而徙則衛與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欲如是

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趙鞅不察其謀

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沙賓沙賓不命命故

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

反說他治反下同

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午趙鞅同族別封邯

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

寅范吉射之姻也荀寅曰姻荀寅而相與睦故

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荀寅曰姻荀寅而相與睦故

臣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

死為後可也安子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其

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

春秋五傳卷三十八定公十三年 四

殺梁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

胡傳按左氏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

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皆不可趙

孟怒遂殺午圍邯鄲午荀寅之甥荀寅士吉射

之姻也而相與睦遂伐趙氏鞅奔晉陽晉人圍

之趙鞅之入拒范中行也而直書曰叛何也人

臣專土與君為市則是篡弑之階堅氷之戒豈

無以有已之義乎後世大臣有困於讒問遷延

居外不放釋兵卒以憂死者亦未明人臣之義
故爾故直書入于晉陽以叛入者不順之辭叛
者不赦之罪耶音寒耶音丹午鞅同族舍如字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荀寅士吉射士敬

左傳范臯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爲亂於范氏

臯夷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荀豫文子

欲以爲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簡子韓起

中行文子荀寅也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昭子

春秋五傳卷三十八 定公 望

范臯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

者死載書在河爲盟書流之河今三臣始禍而

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

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

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爲良醫子尾之

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三家知可盡克也克

之君將誰與若伐先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

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

奔朝歌

胡傳按左氏知文韓簡魏襄子與荀寅范吉射

相惡將逐荀范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

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不均矣

請皆逐之遂奉公以伐二子二子敗奔朝歌晉

主夏盟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行內外

離析示威平丘而齊叛辭請召陵而蔡叛盟于

春秋五傳卷三十八 定公 望

沙鹹而鄭叛次于五氏而衛叛泄于鄭會于夾

谷鞅于黃而魯叛諸侯叛于外大夫叛于內故

奔于晉陽而趙鞅叛入于朝歌而荀寅與士吉

射叛以晉國之大天下莫強焉邦分崩而不能

守也春秋於晉事或畧而不序或賤而稱人或

書侵以陋之責亦備矣至是三卿內叛直書于

策見其效也故載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

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晉卿始禍緣衛貢也樂祁

見執獻楊楸也蔡侯從吳荀寅貨也昭公弗納

范鞅賂也而晉室自是不復能主盟矣故為國

以義不以利春秋之大法在焉見諸行事亦可

謂深切著明矣見音現指食允反復快又反

晉趙鞅歸于晉韓魏請而復之故曰

左傳韓魏以趙氏為請趙鞅歸于晉十二月辛未

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趙鞅歸于晉

公羊此叛也其言歸何入惡同以地正國也

軍以并田立以其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

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

春秋五傳卷三十八定公十三年 四

為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楊為

以叛言之無君命也無君命者無君命者無君命者

側之惡人故錄其解兵書歸教之君子誅意不

誅事晉陽之甲者趙簡子之邑以邑中甲逐之

殺梁此叛也其以歸言之何也據叛惡貴其以

地反也貴其以地反則是大利也非大利也許

悔過也許悔過則何以言叛也以地正國也

晉陽地蓋以晉陽之兵還正國以地正國則何

以言叛據其入無君命也既曰專入晉陽以

范鞅賂也而晉室自是不復能主盟矣故為國

以義不以利春秋之大法在焉見諸行事亦可

謂深切著明矣見音現指食允反復快又反

晉趙鞅歸于晉韓魏請而復之故曰

左傳韓魏以趙氏為請趙鞅歸于晉十二月辛未

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趙鞅歸于晉

公羊此叛也其言歸何入惡同以地正國也

軍以并田立以其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

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

春秋五傳卷三十八定公十三年 四

為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楊為

以叛言之無君命也無君命者無君命者無君命者

側之惡人故錄其解兵書歸教之君子誅意不

誅事晉陽之甲者趙簡子之邑以邑中甲逐之

殺梁此叛也其以歸言之何也據叛惡貴其以

地反也貴其以地反則是大利也非大利也許

悔過也許悔過則何以言叛也以地正國也

晉陽地蓋以晉陽之兵還正國以地正國則何

以言叛據其入無君命也既曰專入晉陽以

微子吾幾不為人矣微無也以免難之賞賞尹鐸

免難之賞賞也言見戒而初伯樂與尹鐸有

怨伯樂與尹鐸有怨以其賞如伯樂氏伯樂氏曰子免吾死

敢不歸祿祿所賞也辭曰吾為主鬪非為子也怨

若怨焉名如也怨

薛弒其君比杜桐君

胡傳稱國以弒者當國大臣之罪也孫復以為

舉國之眾皆可誅非矣三晉有國半天下若皆

可誅刀鋸不亦濫乎穎川常秩曰孫復之於春

春秋五傳卷三十八 定公十三年 四十七

秋動輒有罪蓋商鞅之法耳棄灰於道者有誅

步過六尺者有罰其不即人心遠矣王回以是

尚秩此善譏復者常秩字夷甫宋

左傳附錄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欲令

矣子富而右食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

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鯀曰

無害子臣可以免言能免富而能臣必免于難

上下同之言尊卑皆然戊也戊文

子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

之有也戊必與焉與禍難及文子卒衛侯始

惡於公叔戌以其富也公叔戌又將去夫人之

黨靈公夫人南子黨宋朝之夫人惡之曰戌將

為亂為明年戊

十四年十有四年定十六晉景五十二衛靈三

春衛公叔戌來奔衛公叔戌來奔趙陽出奔宋衛公叔戌來奔

春秋五傳卷三十八 定公十四年 四十八

左傳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

奔宋戌來奔於史魚

胡傳公叔戌將去南子之黨夫人怨曰戌將為

亂故公叔來奔趙陽北宮結皆戌黨也故亦出

奔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喪其大臣之罪者

矣戌又以富見惡於衛侯夫富者怨之府也使

戌積而能散以財發身不為貪人之所怨於以

保其爵位倘庶幾乎夫起呂反表息

左傳附錄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

安于使終為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盡以其
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
行氏雖信為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
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
知難與並去聲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
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
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
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知伯

春秋五傳卷三十八 定公十四年 吳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
子牂歸二月公作三月公孫公作公子將公作牂
頓子以不死位為重何國者明楚陳以滅人為重
河反捨七良反別彼列反

左傳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
頓傳言小不事

夏衛北宮結來奔杜亦黨公叔戌皆惡

左傳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叔戌之故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越國也醉任於
人詐吳亂陳故從未陳之例書敗也檇李吳郡
嘉興縣南醉李城吳子卒水同盟而赴以名

○醉李木又作檇音同為干傷反

左傳吳伐越越人吳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檇李

勾踐越上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會焉不

動欲使吳師亂取之而吳不動使罪人三行屬

劍於頸以劍注頸之敵反而辭曰二君有治

臣奸旗鼓犯軍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

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

敗之燬姑浮以戈擊闔廬姑浮越大夫闔廬傷

將指取其一艘其足大指見斬獲失越還卒於

春秋五傳卷三十八 定公十四年 五

隱去檇李七里釋經所以夫差使人立於庭

闔廬闔廬荷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

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後三年

胡傳按左氏吳伐越勾踐禦之患其整也使罪

人三行屬劍于頸吳師屬目因伐之闔廬傷而

卒書敗者詐戰也定公五年於越入吳至是敗

吳於檇李會黃池之戰越又入吳悉書于史以

共告也衰之元年吳子敗越棲勾踐於會稽之

上豈獨不告而史策不書疑仲尼削之也吳子

光辛夫差使人立於庭荷出入必謂已曰而忘

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

越然則夫椒之戰復父讐也非報怨也春秋削

而不書以為常事也其旨微矣即反屬章侯反

會右郊反稽古兮反夫音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牽公作堅又作堅杜預鄭黎陽縣東北有牽城○齊魯為

此會止

左傳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

間脾上梁謀救范中行氏齊魯叛晉故析成鮒

春秋五傳卷三十八定公十四年至

小玉桃甲率秋師以襲晉二子晉人太范中行氏之黨○桃如字又

姚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玉桃甲入

于朝歌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洮也

左傳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故也謀救范氏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脤石尚天子之士不氏尚石

公羊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天子之士通脤者何

俎實也實俎腥曰脤熟曰燔禮諸侯朝天子朝

殺梁脤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生曰脤熟曰燔

其辭石尚士也辭脤書也何以知其士也天子

之大夫不名石尚欲書春秋欲書春秋諫曰久矣

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脤貴復正也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何主書者子雖見逐無去父

左傳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南子宋女也朝

春秋五傳卷三十八定公十四年至

之曰既定爾婁猪盍歸吾艾豕婁猪求子猪以

野野人歌

宋朝艾豕也○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

朝少君反少詩照反亦作小少君見我我旗

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

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見大子色變

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盡逐

其黨故公孟彊出奔鄭自鄭奔齊大子告人曰

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犬子則禍余犬子

無道使余殺其妹余不詐將戕於余戕也若殺

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為以紓余死諺

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信義可信不必信言○紓音舒

胡傳世子國本也以寵南子故不能保世子而

使之去國以欲殺南子故不能安其身至於出

奔是輕宗廟社稷之所付託而恣行矣春秋兩

著其罪故特書世子其義不繫於與蒯聵之世

其國也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危其國本至

春秋五傳卷三十八定公十四年 五十六

使父子相殘毀滅天理之所由著矣

衛公孟彊出奔鄭杜預注孟彊名與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杜預注宋公之弟例在十年

○行下 孟反

大蒐于比蒲何氏注蒐也○蒐去

邾子來會公杜預注邾子來會公

人入都當修朝禮古者非邾婁子會人於都也如

問隙之地考德行一川法講禮義正文章習事

天子之儀導宗師重法度恐過

誤言公者不受于廟○問音問

城莒父及霅杜預注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也

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致化大行禍患除而不

飾男女異路道無拾遺齊國北而事魯女樂

以開之定公聽之相子受之三曰不朝當生注

故敗之歸女樂不書者本以子受之故深諱其

本文三曰不朝孔子行魯人皆知孔子所以去

附嫌近害雖可謂不書或疑無冬者生受女

樂今聖人去冬陰陽之象也○文音甫去起

男女相息亮女婦羔羊六久問問之問

左傳附錄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

濊獲籍秦高彊二子靈范氏者終又敗鄭師及

范氏之師于百泉鄭助范氏

敬王二十有五年定十七年景五十三年靈四

春秋五傳卷三十八定公十四年 五十六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杜預注邾子來朝

左傳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邾子子貢觀焉邾

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玉辨者子

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

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

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

度不合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嘉事高

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

鼯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杜不言所食處樂免重也改卜禮也

公羊易為不言其所食也浸也浸者浸食其

不舉牛死為重樂食者內災甚矣錄內不言火是也

殺梁不敬莫大焉定公不敬最大故天災最甚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左傳吳之入楚也在四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

者也傳取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

事楚何為多取費哉二月楚滅胡傳言小不事大所以亡

春秋五傳卷三十八定公十五年

胡傳按左氏吳之入楚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

者楚既定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

是楚滅之夫滅人之國其罪大矣然胡子豹乘

楚之約盡俘其邑之近胡者所謂國必自滅而

後人滅之非滅之者獨有罪也國君造命不可

委命者既以為有命而又貪生忍辱不死于社

稷則是不知命矣書以歸罪豹之不能死位而

與歸也故楚子書爵而胡子豹名與之人楚定公四年為千

反

夏五月辛亥郊杜書過也

公羊易為以夏五月郊杜書過也

三卜之運也運轉也夏三月周五月得二吉故五月郊

也易曰再三瀆瀆則不告不得其事

于申公薨于高寢杜高寢宮名不

左傳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

是使賜多言者也以微知者知之難者于言

殺梁高寢非正也易言故師之

春秋五傳卷三十八定公十五年

鄭罕達帥師伐宋作軒

左傳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罕達子為之子老

齊侯衛侯次于葉蔭公作蔭蔭不果救故書次

左傳齊侯衛侯次于進架謀救宋也居反

邾子來奔喪杜諸侯奔喪非禮

公羊其言來奔喪何杜會葬以禮書歸合且則

奔喪非禮也杜解奔喪者明言來者常文不

反

春秋四家五傳平文卷三十九

仁和張岐然

錢塘吳漢初

哀公一位公名癸定公于每定公十四年春公即位

諡法折仁

周敬王四十四年孔子卒魯哀公十九年敬王崩

王崩者不同或作哀公二十年未詳孰是

鄭公二十二年

齊景公五十四年魯哀公五年景公卒安孺子荼

春秋五傳卷三十九 哀公 一 召山堂

任立哀十四年田常欲簡公立其弟貽焉

宋公三十八年

晉定公十八年晉衛侯微魯哀公十三年而

衛靈公四十四年魯哀公二十三年孔子卒

哀十五年六月晉納衛太子蒯聵于戚父于爭國

年莊公出立公孫般師十二月齊伐衛立公子

起執般師以歸哀十八年

蔡昭侯二十五年魯哀公十四年昭侯

曹伯陽八年魯哀公十四年頃公卒

滕公十六年魯哀公十四年頃公卒

陳閔公八年魯哀公十

杞僖公十二年魯哀公八

薛惠公三年魯哀公

莒公

邾公十一年魯哀公七年魯人邾貜邾子益哀

許元公十年魯哀公

小邾詳見昭

楚昭王二十二年魯哀公六年昭王卒于惠王

春秋五傳卷三十九 哀公 二

復國哀十八年惠王卒

秦惠公七年魯哀公三年惠公卒于悼公

吳夫差二十二年魯哀公十四年入越棲越會稽越行

哀二十二年越滅吳

越成用大夫種范蠡為政哀十四年入吳哀二十

年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周元

王使人賜句踐命為伯當是時越與

橫行於江淮果諸侯皆賀號稱霸王

十元年魯昭二十八年齊景公四十一

七昭二十二年吳夫差

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楚隨世服於楚不通中

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使列於諸侯
得見經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蓋楚討之何
隨微國稱侯者本許俱侯之地見侯則故微南
許男者戊也前許男斯見滅以歸今戊復見者
自復斯不死位自復無惡文者滅以歸可知也
隨久不見者衰微也稱侯者本爵侯土地見
伐則故微南定六年鄭滅許今復見者
自復也見晉通反下同復狀又反

左傳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在定四年里而裁

為國畢周師去蔡城一里
○我才代反蔡將長版
廣丈高倍厚一丈
廣古職反夫屯晝夜九日夫晉兵也
高古報反令人在臺屯守

春秋五傳卷三十九

元公

三

○也徒如子西之素子西本計為盟

以辨辨別也男女各別係繫而出使疆于江汝

之間而還楚欲使蔡徒國在江水之北汝水之

還蔡於是乎請遷于吳楚既還蔡人更叛楚

胡傳按左氏曰報柏舉也蔡人男女以辨使疆

于江汝之間夫男女以辨則是降也疆于江汝

則遷其國也而獨書圍蔡何也蔡嘗以吳師入

郢昭王奔隨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矣至

是楚國復寧帥師圍蔡降其衆遷其國而春秋

書之略者見蔡宜得報而楚子復讐之事可怨

也聖人本無怨而怨出於不怨故讐之輕重

有至於不與共戴天者今楚人禍及宗廟辱逮

父母若包羞忍恥而不能一洒之則不可以有

立而天理滅矣故特書圍蔡而利得怨楚之罪

詞也降戶江下同墳音

左傳附錄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檣李也檣

在定十四年夫椒吳郡吳縣西南
大湖中椒山○夫音扶檣音昨遂入越越子

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上會稽山也在會稽山

春秋五傳卷三十九

元公

四

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

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澆寒浞子封於

反諸侯獲四年傳曰澆用師滅斟灌過者二斟夏同

反自音云去起呂反過音木反澆五叶反灌古

混仕提反滅夏后相夏后相啓孫也后相失

息亮反后緒方娠逃出自竇后緒相妻殷懷身

身歸于有仍仍氏女生少康焉為仍牧正牧官

基澆能戒之基音也戒備澆使椒求之椒澆逃

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舜後諸侯也梁

以得除已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思有女也。虞思以二女妻少康。而巳諸綸。綸虞有田一成。
有衆一旅。五十人爲旅。成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兆
以收夏衆。撫其官職。夏四年傳曰。自南氏
少康。使女艾諜洩。女艾少康臣。諜。女如牛。使季杼誘
之。殺過。洩。國。戈。殺。國。反。祀夏配天。不失舊物。物
也。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
難乎。言與越成。是使越豐大。勾踐能親而務施
春秋五傳卷三十九 元公 五
施不失人。所加惠賜。皆得其人。親不并勞。推
誠則不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讐。於是乎克而弗
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讐。猶言天不反。後雖悔之
不可食已。食消也。已止也。姬之衰也。日可俟也。姬吳姓
待月而介在蠻夷。而長寇讐。以是求伯。必不行矣。
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生
聚財畜而後教。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宮室
之。伯音霸。二十二年。越及吳平。吳入越。不
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同故復發傳

國語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勾踐起師逆之。
江。夫差泰伯之後。閼廬之子。姬姓也。句踐。越
越敗之。於檣亭。國廬。傷而死。後三年。夫差伐越。
夫椒。越人敗於會稽。以大夫種乃獻謀。種。越大夫
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主其無庸戰也。庸。用夫申
胥華。公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木臂有所挫
也。申胥。楚大夫。伍奢之子。胥也。名員。魯昭二
於宋。而敗於會稽。吳爲大夫簡習也。挫。折也。言申胥
一人善射。百夫決拾。決。鉤弦也。拾。捫也。言申胥
春秋五傳卷三十九 元公 六
成事焉。而後履之。履。行也。不可以授命。授命有王
不如設成。約隣行成。以喜其民。成。兵也。言不也
設兵自守。卑約具辭。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
卜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言
不足。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既罷弊其民
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熾。熾。作廢也。乃無有命矣
吳無復有。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諸
大夫曰。寡君勾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

禮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

天王見禍於天子也而天王親趨王趾以

心孤勾踐孤足也而又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

緊起死人而肉白骨也緊是也孤不敢

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勾踐申禍無

良申重也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

垂之小怨遠也以重得罪於下

執事申重也勾踐用帥二三之老家臣親委

重罪頓顙於邊邊邊境也今君王不察盛怒屬

兵將殘伐越國屬會也越國固貢獻之邑

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

號令勾踐請盟一禾嫡女執箕箒以收姓於王

宮也曲禮曰以女於天子曰備百姓姓一禾嫡男

奉樂匱以隨諸御沃盥御近臣官豎之屬春

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大王豈辱哉之豈能辱意

亦征諸侯之禮也征稅也此亦天子夫諺曰狐

埋之而狐搢之是以無成功搢也今天

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於天下也封殖以草木

立也明顯也聞於天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

成勞也曰刈勞功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

以事吳實也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

焉度待洛切乘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

有大志於齊齊也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絕

也若越既敗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

焉伐齊反振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忠

心好吳也又非憚畏吾甲兵之強也大夫種勇

而善謀將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音還

春秋五傳卷二十九元公八

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婉順也約卑使淫樂

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

落而日以憔悴離畔也然後安受吾燧夫越王

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熟日長炎炎炎

吾猶可以戰也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虺

也吳王曰大夫奚隆於越奚何也越曾足以為

大虞也虞度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

乃許之成將盟越王又使稽郢辭曰以盟為

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未乾喻足以結信矣以

盟為無益乎君王令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

重於鬼神而自輕也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荒

國語附錄吳伐越越會稽越公大夫椒越王夫差敗

使來好聘也好聘修舊好也且問之仲尼曰

無以吾命賓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仲尼問之所

春秋五傳卷三十九元公九

飲客執骨而問因折之骨曰敢問骨何為大

者為大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

山羣神謂主山川之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

後至故禹殺之陳尸為戮其骨節專車此為

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為神仲尼曰山川之靈

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山川之守主為山川

下謂名山大川能興社稷之守為公侯社稷而

謂公侯也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氏何守也仲

尼曰汪芒氏之君也汪芒氏之國名守封禺之山

也封山隅山在今為漆姓漆姓汪芒在虞夏商

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翟翟為長翟也今為大人

尺短之至也尺音焦仲尼曰熊儻氏長三

之數之極也尺之三丈則長者不過十

應鼠食郊牛咬下牛夏四月辛巳郊牛下殺有

教梁此該之變而道之也於此故於此春秋書郊終

春秋五傳卷三十九元公十

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展道雖盡所以備

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

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不可矣之中有

在成十郊三禮也以十二月下辛下正月

辛所謂三也郊三也郊三也郊三也

之禮也故四下非禮也十一年五上

已禮也

也。成十年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牛傷

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牛之口傷

以牛自傷故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

也其所以爲牛者異已卜日成牲而傷之曰牛

不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也已牛矣其尚卜免

之何也災傷不復以郊禮與其亡也寧有於禮

寧嘗有卜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

專也帝牲矣故不敢擅施也卜之不吉則如之

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庀牲然後

春秋五傳卷三十九

哀公

十一

左右之庀其也待具後牲然後左右前牛皆我

司門掌授管鑊以啓閉國門祭祀之牛子之所

言者牲之變也而曰我一該郊之變而道之何

也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

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牲有變則改卜

故不言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該郊

至郊時然後言其變重其妨郊也十二月不道

自前可知也至正月然後道則二月三月亦可

知也此所以該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

牲雖小不備可也享者飲食之道牲有變則改

不備不時得子不忘三月卜郊何也三月

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有變乃

不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

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

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意欲郊而不卜不

胡仙庭鼠食郊牛改卜牛志不敬也夏四月郊

苦不時也四卜非禮五卜強也全曰牲傷曰牛

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嘗置之上帝矣故卜

春秋五傳卷三十九

哀公

十二

而後免之不敢專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

天此成王諒陰之時位冢宰攝國政行天子之

事也魯何以得郊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勲勞於

天下而欲尊魯故賜以重祭得郊禘大雩然則

可乎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欲

尊魯而賜以人臣不得用之禮樂豈所以康周

公也哉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

庶人祭先祖此定禮也今魯得郊以爲常事春

秋欲削而不書則無以見其失禮盡書之乎則

有不勝書者故聖人因其失禮之中又有失焉者則書于策所謂由性命而發言也聖人奚容心哉因事而書以誌其失為後世戒其垂訓之

義大矣配其丈夫周公郊祀后稷以

左傳附錄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趙

以邯鄲及范中行氏之黨也○吳之人楚也在

四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

者有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都邑之

者隨黨而立不知所與故直從所逢滑當公而

春秋五傳卷三十九元年 十三

進當公不日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

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弃吳未可從而

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

禍而何楚為吳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

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

是其福也如傷恐共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

也并草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曰敝於兵

暴骨如莽草之生於原野莽莽然故曰而末見

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使懼而禍之適吳其

何日之有言今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修舊怨也傳言吳不修德而修怨所

秋齊侯衛侯伐晉

左傳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

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魯師不書非公命也孔圉孔孟祖魯

孫鮮虞秋帥

左傳附錄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圍廬惟能

用其民以收我於柏舉今聞其闢又甚焉將若

春秋五傳卷三十九元年 十四

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

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平地作室不

平器不彤鏤形升也宮室不觀觀臺榭也舟車

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選取堅厚不尚細

國天有苗癘癘疾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

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必須軍士皆分熟食不敢

其所嘗者卒乘與焉所嘗甘珍勤恤其民而與

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虎知不曠曠身死不見

皮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收我也易猶今聞

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積上為高曰臺有池水

有妃嬪嬪御焉妃嬪貴者嬪御一日之行所欲

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讐

而用之日耕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為二十二年越

吳國語子西歎於朝蘇尹曰吾聞君子唯獨居

思念前世之崇替崇替也與哀殯喪於是有歎

其餘則不君子臨政思義不方有切飲食思禮

同宴思樂在樂思善無有歎焉今吾子臨政而

春秋五傳卷三十九 哀公 十五年

歎何也子西曰問能敗吾師之戰問問即世

吾聞其嗣又甚焉嗣子夫差也甚吾是以歎

對曰子忠政德之不修無患矣矣夫問問口不

貪嘉味耳不樂逸聲逸聲也目不淫於色身不懷

於安朝夕勤志恤民之靡靡病問一善若驚得

一士若賞若受也有過必悛悛改也有不善必懼是

故得民以濟其志今吾聞夫差好羅民力以成

私好縱過而翳諫翳蔽也一夕之宿臺榭陂池必

成六畜玩好必從夫先自敗也已焉能敗人子

修德以待吳吳將斃矣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邾邾婁子新來奔喪伐之

當與根年有差

左傳附錄冬十月晉趙鞅伐朝歌朝范中

七年二年定十九齊景五十五衛靈四十二

惠人楚昭二十三年昭二十四夫差三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取邾東田及沂西田邾邾人以略取之易也○邾

春秋五傳卷三十九 哀公 十六

取邾東田邾東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

盡也邾沂皆水名邾曰以其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句繹

左傳春秋伐邾將伐絞邾邾人愛其土故略以

邾沂之田而受盟

穀梁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也各盟其得也季孫

田故不與盟

易為列書三卿哀公得國不張公室三卿

春秋五傳卷三十九

二年 哀公 十七

陽虎奔今得邾田蓋季氏以歸二家而不取也

將去聲強其丈反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莊定四年

左傳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子南靈公于公曰

余無子將立汝子南無大不對他日又謂之

對曰鄆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

三揖在下大夫士君命祗辱言立適當以禮與

命事必不從適為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

子鄆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鄆異於他子不問意

且君没于吾手若有之鄆必聞之言當以臨且

亡人之子輒在輒公也靈公適孫乃立輒

滕子來朝滕朝止此諸侯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也鄭君曰蒯聵

之是也若君薨有反國之道當稱子某如齊子

立明矣江熙曰鄭世子思反正有明

左傳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宵迷陽

虎曰石河而南必至焉是時河北流過元城界

使大子絕絕者始發變之八人衰經

春秋五傳卷三十九 二年 哀公 十八

偽自衛逆者欲為衛人逆告於門哭而入遂居

之 公羊戚者何衛之邑也為為不言入于衛弗

辭故傳言易為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

有父也明父得子而廢之子不得有父之所

下曼姑圖戚無惡文嫌曼姑可為輒誅其父故

明不得也不去國見罕者不言入于衛不可解

殺梁納者內弗受也帥師而後納者有伐也何

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

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

受以尊王父也世不達此義江無曰齊景公廢

廟廟立輒則廟不得復稱其日世子也稱廟

然則從王父之言傳似失矣經云納新世子鄭

則拒之者非謂信父音申復扶又

胡傳世子不言納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君謂

之儲嗣則無所事乎納矣凡公子出奔復而得

國者其順且易則曰歸有奉焉則曰自其難也

則曰入不稱納矣況世子哉今趙鞅帥師以蒯

春秋五傳卷三十九 哀公 十九

蒯復國而書納者見蒯賸無道為國人之所不

受也國人不受而稱世子者罪衛人之拒之也

所以然者緣蒯賸出奔靈公未嘗有命廢之而

立他子及公之卒大臣又未嘗謀於國人數蒯

賸之罪選公子之賢者以至其國乃從輒之所

欲而君之以子拒父此其所以稱世子也人莫

不愛其親而志於殺莫不敬其父而忘其喪莫

不慈其子欲其子之富且貴也而奪其位蒯賸

之於天理逆矣何疑於廢黜然父雖不父子不

可以不子輒乃據國而與之爭可乎故特繫納

衛世子蒯賸于戚於趙鞅帥師之下而鞅不知

義靈公與衛國大臣不能早正國家之本以致

禍亂其罪皆見矣易以政反見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

邱師敗績杜預陳曰戰大崩曰敗績

左傳秋八月齊人輪范氏栗鄭子姚子般送之

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旒與罕駟兵車先陳

春秋五傳卷三十九 哀公 二十

旒先驅車也以先驅車蓋其罕駟自後隨而從

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晉人先陳鄭人隨之不

於是乎會之會合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

成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樂丁晉大

言先人事謀協以故兆詢可也詢詰詢也故兆

得吉兆言今既謀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

天明不事斯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

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

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詭恥在此行也克敵者

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周書作維千畝百畝

反藏或作我音士田十萬或也萬底人工商遂

進人臣隸圉免志防首或也斯又作斯音同艾草

志父無罪君實圖之志父趙簡子之一名也言

父趙鞅入晉陽以呼後得歸故若其有罪絞綰

以戮絞所以人物桐棺三寸不設屬時屬時數王棺四重

也時步歷反視身棺也燭次大棺素車樸馬

以載載反無入于兆兆域下卿之罰也賞自設

能克敵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為右

春秋五傳卷三十九哀公二年望見鄭師衆太子懼自投

於車下子良授太子綬而乘之曰婦人也言其怯

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

死於牖下畢萬晉獻公卿也皆獲有功死羣子

勉之死不在寇言有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子

夫晉大羅無勇廉之廉束縛也吏詰之御對曰

店作而伏音乞店詩占反衛太子禱曰曾孫刺

賁敢昭告皇祖文王皇文王烈祖康叔也文

祖襄公襄公之孫鄭勝亂從勝鄭勝公

晉午在難午晉定公名不能治亂使歎

討之子各刺職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持矛敢告

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

也集成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不敢愛故鄭人

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斃時仲反獲其繡旗

羅羅無勇故鄭師大子復伐之鄭師太敗獲齊

栗千車趙孟嘉曰可矣趙孟簡子也喜大子前

傅使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傅使簡子

春秋五傳卷三十九哀公二年二主

氏將為難後竟有晉陽之患初周人與范氏

公孫危稅焉危范氏臣為范氏收趙氏得而

之得危以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

而與之田還其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

師取讎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

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晉前列姚

子曰吾伏幾嘔血嘔吐刀反鼓音不衰今

日我上也功為大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

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鞠將絕吾能止之不遇一鞠以刀反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鞠皆絕木明細小也傳言簡子不讓下自伐

國語戲之戰趙簡子曰鄭人擊我吾伏殺略血

鼓音不衰也晉中行寅范吉射以朝歌畔齊鄭與之魯哀公二年齊人輸范氏聚鄭子達驪弘

送之范吉射逆之簡子禦之遇於戚遂戰於鐵

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伏今日之事莫我

若也衛莊公為右莊公衛侯太子蒯聵也聞殺上將能擊鼓面汚血曰略

之時為簡曰吾九上九下擊人盡殲殺少君不成奔晉簡子詐納子車右

春秋五傳卷三十九二年哀公二十三

以上九下中今日之事莫我加也郵無正御無王以簡子

御簡子曰吾兩鞠將絕吾能止之御平義切勒

行故今日之事我上之次也言次也駕而乘材兩

不絕乘棟也材衛莊公禱時謂將戰曰曾孫

蒯聵以諄趙鞅之故諄佐敢昭告于皇祖文王

昭明也文王烈祖康叔烈顯文祖襄公言文有

襄公蒯聵之祖昭考靈公靈公蒯夷請無筋無

骨夷傷也戰鬪不能無傷無無而傷傷於無敗

用用兵無隕懼也死不敢請言不敢請簡子

曰志父寄也志父簡子之後名也春秋書趙鞅入于晉賜以飯後得反國故改焉

冬十月葬衛靈公葬七月而葬緩范七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驪楚蔡

而請遷故以自遷為文公子驪憤上而欺大國

大夫之辭解公子者惡

左傳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眾知

之元年蔡請遷于吳中悔故蔡侯告大夫殺公

子驪以說說驪以說吳言哭而遷墓將遷與先

春秋五傳卷三十九二年哀公二十四

冬蔡遷于州來

胡傳州來吳所滅也蔡雖請遷于吳而中悔吳

人如蔡納聘而師畢入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驪

以說哭而遷墓如此則實吳人之所遷也而經

以自遷為文何也楚既降蔡使疆于江汝蔡人

聽命而還師矣復背楚請遷于吳而又自悔也

其謀之不臧甚矣夫遷國大事也盤庚五遷利

害甚明東有晉怨不適有居至于丁寧反覆播

告之修而後定也今蔡介于吳楚二大國之間

背楚誑吳及其事急又委罪於執政其誰之咎

也故經以自還為文而殺公子駒則書大夫而

稱國言君與用事大臣擅殺之也故公孫獵則

書大夫而稱人言國亂無政衆人擅放之也駒

與獵共以請遷于吳為非者乎而委之罪以說

誰敢有復盡忠而與謀其國者哉說如字降戶江反還音旋

背音佩復音伏介問則反

敬王二十三年齊景五十六衛出公輒元

十八年齊景五十六衛出公輒元

春秋五傳卷三十九哀公三年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杜曼姑為子園父知其不義故推齊

使為兵首戚不解衛非叛人曼音萬

左傳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鮮虞

公羊齊國夏曷為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趙鞅

以地正國加叛文今伯討也使國夏首兵此

其為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靈公

贈之以曼姑之義為固可以距之也曼姑無忌

姑得拒之曼姑臣也拒之者上為靈公命下為

以曼姑解伯討者推曼姑得拒之則國夏得討

反輒者曷為者也輒春秋有

刺輒而立輒父死子繼

仲靈公逐刺輒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

輒之義不可以拒父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

辭王父命不以輒命以王父命辭父命辭猶

是父之行乎子也是靈公命行乎輒不以家事

辭王事以父身處故附議以王事辭家事公命

立是王事是上之行乎下也是王法行於諸侯

春秋五傳卷三十九哀公三年

春秋五傳卷三十九哀公三年

穀梁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園父也不

繫戚於衛者子不有父也江無曰國夏首兵則

辟子有父也子有父者戚繫衛則為大夫屬于

衛子園父者謂人倫之道絕故以齊首之○辟

胡傳按左氏靈公遊于郊公子郢御公曰余無

子將立汝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收圖君

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祗辱靈公卒夫人曰

命公子郢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于他子且

君沒于吾手。若有郢必聞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以拒蒯賁蒯賁前稱世子者所以深罪輒之見立不辭而拒其父也輒若可立則蒯賁爲未絕未絕則是世子尚存而可以拒乎。主兵者衛也何以序齊爲首罪齊人與衛之爲惡而黨之也公孫文仲主兵伐鄭而序宋爲首以誅殤公石曼姑主兵圍戚而序齊爲首以誅國夏訓天下後世討亂臣賊子之法也。古者孫從祖又孫氏王父之字考於廟制昭常爲昭穆常爲穆春秋五傳卷三十九 哀公三年 二十七

不以父命辭王命禮也輒雖由嫡係得立然非有靈公之命安得云受之王父辭父命哉故冉有謂子貢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納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伯夷以父命爲尊而讓其弟叔齊以天倫爲重而讓其兄仲尼以爲求仁而得仁者也然則爲輒者奈何宜辭於國曰若以父爲有罪將從王父之命則有社稷之鎮公子在我焉得爲君以爲

無罪則國乃世子之所有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而使自立乎其位如此則言順而事成矣是故輒辭其位以避父則衛之臣子拒蒯賁而輔之可也輒利其位以拒父則衛之臣子舍爵祿而去之可也易有父不慈子不孝爭利其國滅天理而可爲者乎鄭而序宋爲首以誅殤公事見國公四年 爲於度反

夏四月甲午地震此象季氏專政蒯賁犯父命黃池之會吳大爲主

春秋五傳卷三十九 哀公三年 二十八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日天火

左傳夏五月辛卯司鐸火司鐸火名火踰公宮桓僖災桓公廟救火者皆曰顧府顧府言常人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詔書俟於宮敬叔孔子弟子南宮之官御書進於君曰周人司周書典籍女音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也宰人冢宰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待求校人乘馬校人掌馬市車掌車乘馬使四相從爲脂轄脂轄之易按音效乘去聲下同爲脂轄反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國有火災恐有備

濟濡帷幕鬱攸從之鬱攸火氣也濡物於水

葺公屋以濡物自自大廟始外內以懷懷次也

○後七生反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

救公父文伯至命技人駕乘車乘車季桓子至

御公立于象魏之外象魏門闕命救火者傷人則止

財可為也命藏象魏象魏正門縣教令之法

書為象魏曰傳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

辦者猶拾海也備而責辦不可得○潘尺審反

於是乎去表之彙積○去起呂反慎子賜及

春秋五傳卷三十九 哀公三年 三十九

道還公宮開除道周市公宮使火無孔子在陳

問火曰其桓僖乎言桓僖親盡而廟

公羊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祖則毀其廟復立

也曷為不言其復立據立武宮言立○復春秋

見者不復見也謂內所改作也哀自立之善

反下何以不言及○據維門及雨對敵也○親遇高

適何以書上已問此皆毀廟其言災記災也

立宜

穀梁言及則祖有尊卑言及僖不由我言之則一

也遠祖思無差降

胡傳桓僖親盡矣其官何以存季氏者出於桓

立於僖世專魯國之政其諸以是為悅而不毀

歟何以不稱及等也稱及則祖有尊卑矣或謂

祖有功宗有德所以勸也則如之何曰孝子慈

孫事其祖考仁也或七廟或五廟自是而衰禮

也奚聞其功德之有無也必若此言是子孫得

選擇其祖宗而尊事之矣豈理也哉初危

國語附錄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

春秋五傳卷三十九 哀公三年 三十九

枯矢貫之石罍其長尺有咫隼音切枯音苦

之罍也枯木名罍鐵也以石為之陳惠公使人

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惠公陳哀公之孫悼太

舍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肅

北夷之國故肅慎氏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

各以其方賄來貢所出貨賄為貢也使無忘

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枯矢石罍其長尺有咫先

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

監視故銘其柅曰肅慎氏之貢矢柅音切

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

族言遷怒○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二月公作三尸殺公殺作然臣賤者故稱

盜不言殺其君賊盜也○穀申志反按宣十七年蔡侯中卒是文侯也今昭侯是其玄孫不亦與高祖同名

左傳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承言也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翩蔡大夫○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守其

門文之錯後至○錯音大○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錯音大○錯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錯遂殺之故逐公孫展而殺公孫姓公孫盱

春秋五傳卷三十九四年公三十三

公羊秋曰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弑何人獄其君賤乎賤者也賤乎賤者孰謂稱謂罪人也罪人者未加刑也蔡侯逃罪人立

殺梁稱盜以弑君不以上下道道也道者上下直稱盜不在人倫之序內其君而外弑者不以弑道道也

平中國之君故曰鄭伯死而後死不使夷狄之民加諸侯丙戌卒平據是不以弑道道也春秋有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

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

所取而取之謂之盜

正道以襲利謂之盜

胡傳按左氏蔡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逐而射之卒然則翩非微者其以盜稱何也蔡侯皆楚誑吳又委罪於執政其謀國如是則信義俱亡禮文並棄無以守身而自衛夫

人得而害之矣故變文書盜以警有國之君也翩弑君而略其名氏姓與霍皆翩之黨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者二公孫蓋嘗謀圖不使其君

春秋五傳卷三十九四年公三十四

至於足而弗見庸者也故書法如此而或者以翩非微者而稱盜蘇轍以謂求名而不得非矣

天下豈有欲求弑君之名春秋又惜此名而不與者哉

蔡公孫展出奔吳

蔡秦惡公

宋人執小邾子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夏楚人既克夷虎夷虎蠻夷叛楚者乃謀北方左

司馬昭中公壽餘葉公諸梁致祭於負函

夫也此蔡之故地人皆楚國以石邑致方城之者舍其衆也○取郢庚反樂始涉反

之外於繪閣負函繪閣皆楚國吳將泝江入鄢

將奔命焉爲一昔之期襲梁及霍

結期明日便襲梁雷使不知之梁河南梁縣
西有女城也梁南有雷陽山皆蠻子之邑也

浮餘園蠻氏蠻氏潰○浮餘楚大夫單奇善蠻子赤奔晉

陰地河南山北自雒以東至陸渾○司馬起豐析與

春秋五傳卷三十九
哀公四年
三五

狄戎楚司馬服也析縣屬南鄉郡析南有以

上菟和山在上 雒右師軍于菟音徒 菟和

倉野倉野在
上雒縣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璫命大夫
別縣監

尹○監
古○反
同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

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少習商賈也

武關道以伐晉
少詩照反
士茂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事

寧安能惡於楚必連與之中行之難上幾

致九州之戎九州戎在晉將裂田以與蠻子

城之以詐且將爲之于僞。城爲蠻子聽之。

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於三原今州木縣北三戶亭
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楚復詐爲蚩子作邑立其宗主
而盡俘以歸

公羊 赤者何 言以爲戎曼于名則晉人執晉伯言界宋人不言名歸欲言微者則

不當書故以
不知問也
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于楚何
執

子北宮子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

此解名此言歸意也前此楚比滅頓胡諸侯由

是畏其威從而圖蔡然遷于州求達勢申國京
師自置晉人純戎曼子不歸天子而歸于楚而

其支而名之使若管非伯執而亦微者自歸于

楚主者思晉清

板當

誅之

胡傳楚閻蠻氏蠻子赤奔晉楚謂晉曰晉楚有

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則寡人之願也不然將

通於少習以聽命趙鞅曰晉國未寧安能惡

必速與之乃詐執蠻子以界楚師其曰晉人三

者罪之也蠻子亦何以名夷狄也無罪見執在

書名。外之也。文公執曹伯曰。界宋人。今此

書各外之也文公報平伯曰易外之也

云歸于楚歸于楚才德曰京而楚也平王多

爲日久矣不競至此春秋所忌故反少詩照三

經 130—387

城西郭魯西郭

六月辛丑亳社災亳公作庸往天火也亳社殷社

于亳武王克紂而班列其社於諸侯以爲亡國之戒劉向曰災亳社戒人君縱恣不能警戒之象

公羊蒲社者何據鼓川性于社不言亡國之社

也蒲社者先世之社者封也封土其言災何封據

土非火亡國之社蓋拊之拊其上而柴其下火故

得燒之拊柴之者絕不得使蒲社災何以書記

災也成社者先王所以威示教戒諸侯使事上

春秋五傳卷三十九哀公四年 三七

晉前驅薛侯載魯衛驂乘故

梁毫社者毫之社也毫亡國也毫即殷也殷

謂之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立毫之社於廟

取其不得通天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

必爲之作屋不使上通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於魯

冬十有二月莒蔡昭公故書葬也不書討賊者明

諸侯得專討士以下也不書討賊者明

莒滕頃公

左傳附錄秋七月齊陳乞弒施衛甯跪救范氏

陳乞弒子庚午圍五鹿五鹿音邑九月趙鞅圍邯鄲

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邑臨邑

降戶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國夏伐晉取邢

任樂部逆時陰人孟壺口八邑音地樂在趙國

邑縣也路縣東有壺口關平棘縣西北邯鄲即高

規反任音壬邯呼洛反時音止會鮮虞納荀

寅于柏人音邑也今趙國柏人縣

敬王五年晉定二十二年晉景五十八卒衛出三

春秋五傳卷三十九哀公五年 三八

春城毗公作比又作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左傳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

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爲柏人爲柏人

子范吉射昭子曰夫非而警乎對曰私讐不

及公公家之事也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

也臣敢遂之及范氏出出柏人奔齊好張柳

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

授我吾不可以僭之遂死於柏人為古射也

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衛助范氏故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杵臼作處杜

左傳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燕姬景公夫人不

賢諸子溺姬之子荼嬖諸子庶公子也

音舒諸大夫恐其為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

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

則有疾疾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景公意欲立

以此言塞大夫詰○長上聲公疾使國惠子高

春秋五傳卷三十九哀公五年

昭子立荼昭子國憂寘葬公子於萊萊齊東

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

公子鉅公子陽生來奔皆景公子在萊

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

乎師乎何黨之乎師衆也黨所也之往也何諒

失所○與音預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公羊閏不書此何以書昭楚子昭喪以閏數也

謂喪服大功以下諸喪當以喪局為以閏數

閏月為數○數所主反下同喪局為以閏數

不書喪數略也略猶殺也以月數

左傳附錄鄭駟秦富而後嬖大夫也而常陳卿

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

解于位民之攸壘攸所也壘息也○解佳賈反

器反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

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言昭秦違詩商頌故受

禍○鮮

春秋五傳卷三十九哀公六年

敬王三十八年晉定二十三年齊安孺子荼元年

悼三十二年昭二十七年卒晏夫差七

春城邾瑕公作段杜備晉也任城亢父縣北有邾

取者魯數圍取邾婁邑邾婁未嘗加非於魯而

段音加曾才能反行

下孟反○書城止此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吳伐陳

左傳吳伐陳復修舊怨也元年未得志故趙子

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子

城父陳盟在昭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莊二十二年阿君廢長立少既受命又不能全書有罪之

也

左傳齊陳乞僞事高國者高張夏國受命立茶陳乞欲害之故先僞

每朝必駟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言其罪過

後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偃蹇皆曰高國得

君僞也必偕我盡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

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需疑也○去及朝

春秋五傳卷三十九 哀公 六年 四十一

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

就之位欲與諸大夫謀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

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多難貴寵

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盡及未作

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

戊辰陳乞鮑牧牧鮑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

昭子聞之與患子乘如公戰于莊敗莊六勝之

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同弦施來

奔國晏嬰之子聞施不書非卿

叔還會吳于相相莊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莊未同盟

左傳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

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前已

相舉今若退還亦是敗棄盟逃讐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

讐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

則命公子啟申子西結子期啟五辭而後許將

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大冥陳

在子問退曰君王舍其干而讓羣臣敢忘君乎

春秋五傳卷三十九 哀公 六年 四十二

從君之命順也從命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

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

童立之而後還潛師密發也閉塗不通外是歲

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

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日為人君妖氣

王身王身在楚上唯楚若祭之可移於令尹司馬

祭祭祭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冀諸股肱何並

不殺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

遂弗祭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

請祭諸郊王曰三伐命祀祭不越望諸侯望祀

星江漢睢漳楚之望也四水在楚界○睢七餘反禍福之至

不是過也不殺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

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

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遠昔古堯舜有此冀

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也唐虞及夏

同都冀州不易地而亡由又曰允出茲在茲由

已率常可矣又遠昔言信出

左傳附錄八月齊兩意茲來奔齊國

春秋五傳卷三十九齊公 四十三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公作舍也

弑荼者手毛與陽生也而書陳乞所以明乞立

陽生而荼見弑則禍由乞始也其此切立陳乞

以爲弑主范不日荼不正也○荼音舒又音徒

左傳陳伯子使召公子陽生召在七月今在八

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南郭○且子孫及

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

乘之畏在家人聞其言故欲二人共出萊門而

告之故魯郭闕止知之先待諸外臣下我也往

外欲俱去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壬陽生也

之遂行成使無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故以昏

今人知也國人知而僖子使于士之母養之不

僖子家內子與饋者皆入陳僖子又令問生隨

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盟諸鮑子醉而往其臣

差車鮑黠鮑黠牧臣也差車中曰此誰之

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

也見其誣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

齒乎而背之也齒于茶也諸公當御繩爲牛使

之古惟公稽首陽生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

春秋五傳卷三十九齊公 四十四

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言已可爲君若我不可不

必亡公子自謂也鮑子殺義則進否

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

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言陽生亦君使胡姬

以安孺子如賴胡姬魯公妾也去鬻奴去之

反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賁之丘公葬臣

茶之黨也○說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朱毛齊臣

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

置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

不信舉臣乎。舉皆也。○以齊國之困，困又有

憂。又有飢荒之困。○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

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

悔之。悔夫。○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

大謂國政。○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

下。蔡諸父冒淳。淳，惡駢人。不從故毛。駢於野，張帳

以冬殺經書。○秋者，史書秋記始事，遂述

其死，通以冬告魯。○駘，他才反，父音殊。

公子弒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

國之辭言之何。北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而立氏公子。○為諛也。此

春秋五傳卷三十九 六年 四十五

其為諛奈何。問其義。○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

如。陳乞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

立則不立。貴自專也。○若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陳乞

言不可惡景。○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將將不欲

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

必殺正者。晉世子申生是也。○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

也。走矣。陽生與之玉節而走之。○陽生當其半焉。

後當迎之，合以爲信，防稱。○景公死而舍立，陳乞

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千諸實也。○除景公之喪

期而小祥服。期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

者，除。○期音基。○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

常陳乞子重難言其妻。有魚菽之祭。齊俗婦人

故云爾。○難乃旦反。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言欲以薄陋

魚豆者。○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言欲以薄陋

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

吾有所為甲。甲，鎧也。○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

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霤。中霤，大室

曰中霤。○囊乃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色然

即反雷力又反。○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色然

居委反。又或作危。○開之則闕然。闕，出頭貌。○公

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

春秋五傳卷三十九 六年 四十六

遼巡北而再拜稽首而君之爾。時舍未能得衆

立諸大夫又見力士知陳乞有備故不得已遂君之。○自是往弒舍。陽生先

大夫立於陳乞家，然後往弒舍。故先書當國起

其事也。○陽生弒舍不舉，陽生弒者，緩成于

乞也。不曰者，與卓子同。○

殺梁陽生入而弒其君，以陳乞主之何也。不以

陽生君弒也。其不以陽生君弒何也。陽生正，殺

不正，不正則其曰君何也。茶雖不正，已受命矣。

已受命于景公。八者，內弗受也。茶不正，何用弗

受。以其受命可以言弗受也。先君已命立之，陽

生其以國氏何也取國于茶也

何休曰即下僕勝生以茶為君

不當去公子見當國也又穀梁以為國氏者取

國于茶齊小白又不取國于糾無乃近自相

反乎卿君釋之曰陽生篡國故不言公子不使

君茶謂齊陳乞欲殺陽生與小白其事相似茶

弑乃後立小白立乃後弑雖然則篡國而受國

焉爾傳曰小白入于齊惡之也陽主其以國

氏何取國于茶也適互相足又何自友乎子

糾宜立而小白篡之非受國于糾則將誰乎

不當去起呂反

惡之鳥路反

胡傳陽生為不稱公子非先君之子也為人

子者無以有已則以父母之心為心者景公命

茶世其國已則篡茶而自立是自絕於先君豈

春秋五傳卷三十九 哀公六年 四十七

復得為先君之子也不稱公子誅不子也陽生

不子則為繫之齊春秋端本之書也正其本

則事理陽生之不子也其誰使之然也不有廢

長立少以啟亂者乎故齊景問政於孔子孔子

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則臣不臣父

不父則子不子以陽生繫之齊著亂之所由生

也然而弑茶者陽生與朱毛也為為書陳乞初

景公謂陳乞吾欲立茶何如對曰所樂乎為君

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也君如欲立則

臣請立之陽生謂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

也對曰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

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也與之玉節而走之魯

景公死茶立陳乞使人迎陽生與諸家召諸大

夫而示之曰此君也諸大夫知乞有備不得已

遂巡北而再拜而君之爾故里克中立不免殺

身之刑陳乞獻諛終被弑君之罪是皆不明春

秋之義陷於大惡而不知者也為人子者無以

謂身父母所有也彼扶又反長反兩反

少詩照反樂音洛乘繩證反被皮寄反

春秋五傳卷三十九 哀公六年 四十八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

敬王七年晉定二十四年齊悼公陽生元年齊悼公陽生元年

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左傳七年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定八年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左傳晉師侵衛衛不服也五年晉伐衛

夏公會吳于郕郕今琅邪縣

左傳夏公會吳于郕吳欲霸中國吳來徵百牢子服

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吳過宋

得百牢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昭二十一年

鞅食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

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有常若有棄禮

則有淫者矣淫過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

二上物天以為天之數也天有十二次今棄

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

春秋五傳卷三十九哀公七年早九

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違周為不與必棄疾於

我放棄國族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諸吳康

子使了印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蓋言君長大

丁丈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

畏大國也畏大國不敢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

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其命焉其老豈敢

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

身麻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大伯周大王

有民衆大伯辛無子仲雍嗣位不能行禮致化

故效吳俗言其楮時制宜以辟災言非以為

反自郕以吳為無能為也棄禮知其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他國言

左傳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

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

國不信大國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

失二德者危將焉保二德信孟孫曰二三子以

為何如言故指問之惡賢而逆之孟孫賢景伯

春秋五傳卷三十九哀公七年五十

逆其言言魯安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

者萬國諸大夫對也諸侯執玉帛今其存者無

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言諸侯相伐

數所知必危何故不言知代節必危自當言今

以答孟孫所怪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孫

且阿附季孫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孫

念答大夫今魯德無以勝不樂而出季孟意異

故罷饗秋伐邾及范門仲雍聞鐘聲仲雍

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于吳成子邾大夫不許

曰魯擊柝聞于邾言以近吳二千里不三月

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

茅叛有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盡掠

邾子益來益邾公也蓋獻于毫社以其亡

同囚諸負瑕負瑕故有釋陽縣西北有城

章自請救於吳無君命故言曰魯弱晉而遠

吳馮恃其衆馮依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

春秋五傳卷三十九七年

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郕

成求而不違言魯成其所四方諸侯其何以事

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賦也武敵也魯以八百

其國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為私以私奉貳唯

君圖之吳子從之為明年吳

公羊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入為重內辭也若

使他人然公伐而去他人入之以來者解順也

邾子益何以名據以隗子歸不絕為

文

絕之以歸獲也為不言其獲據獲晉內大惡

諱也已役入獲之入不致者得意可知例

穀梁以者不以者也夫諸侯有罪伯者雖執猶

春秋有臨天下之言焉也王若無外以天下

臨一家之言焉諸侯之臨國亦得有

之辭焉非已內有從外來者曰來今魯

胡傳春秋隱君之惡故滅國書取姬以成章而

春秋五傳卷三十九七年

不失其實也恃強凌弱無故伐人而入其國處

其宮晝夜掠以其君來獻于毫社囚于負瑕此

天下之惡也吳師為是克東陽齊人為是取吾

二邑辱國亦甚矣何以備書于策而不諱乎聖

人道隆而德太人之有惡務去之而不積也則

不念其惡而進之矣以邾子益來惡也歸邾子

益于邾是知其為惡能去之而不積也故書以

邾子來而不諱者欲見後書歸邾子之為能去

其惡而與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明此然後可以

操賞罰之權不明乎此以操賞罰之權而能濟者鮮矣滅國書取魏以成章見左傳吳師為是去起呂反見音現下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左傳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祖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盡夢眾君子立于社宮社官也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翺許之振鐸曹也且而求之曹無之戒

春秋五傳卷三十九

哀公七年

五十三

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翺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翺好弋獲白雁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愛者之子乃行翺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好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于其郊曰黍丘黍丘大城鍾邢明年入曹傳也梁國下邑縣西南有黍丘亭○說如字說之音悅霸說如字排音集邢音干

春秋四家五傳平文卷四十

仁和張岐然秀初手輯

錢塘陳湜子爰一泰閱

哀公二

敬王三十八年定十四曹陽十五國亡陳閏十五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杜預八曹晉而宋公既還而不忍褚師之怒而反

左傳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子肥宋公既還而不忍褚師之怒而反

春秋五傳卷四十

哀公八年

一君山堂

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終曹人之夢

公羊傳曹伯陽何以名據以名絕為絕之據

以滅也曷為不言其滅謂同姓之滅也

何諱乎同姓之滅謂同姓之滅也力能

救之而不救也以弱力能獲鄭婁而不救曹

胡傳此滅曹也曷為不言滅滅者亡國之善辭

上下之同力也曹伯陽好田弋鄙人公孫強獲
白雁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大說之疆
言霸說於曹伯因背晉而好宋宋人伐之晉人
不救書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而削其見滅之
實猶虞之亡書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春秋
輕重之權衡故書法若此有國者妄聽辯言以
亂舊政自取滅亡之禍可以鑒矣好呼報反說音悅音佩

吳伐我何不言歸者起國曹也不言圍者使若伐而去○書伐我始此
春秋五傳卷四十八年 二

叔孫帷對曰魯有名而無情有大國名伐之必
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不狃亦魯人公山不狃曰
非禮也君子違不適魯國未臣而有伐之
奔命焉死之可也臣則可還奔命死其難所
託也則隱魯國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
惡廢鄉不以其所惡廢棄其鄉黨之好今子
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謂之宗國若
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子張王問

於子洩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能自立若無必有
與若魯則人人知懼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
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晉也與魯而死夫魯齊晉之
俘俘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
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使魯成備初武城人
或有囚於吳竟田焉吳人亦備田滋潤也○滋馬
何故使吾水滋豆反音古顏反滋音玄又本作
之必可免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
之必可免王犯智為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
春秋五傳卷四十八年 三

焉國人懼王犯智為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
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
焉所以召吳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楨明
日舍於繼室公寶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
獲叔子與析朱鉏公寶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
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木可望也同車
虎欲宵攻王舍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

幕庭於帳前設格令士試躍卒三百人有若與

焉音也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

門之內音也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

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

遷音也吳人行成音也將盟景伯曰楚

人聞宋易子而食桓骸而焚音也猶無城下

之盟我木及彫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

而遠不能久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

造於萊門音也乃請釋

春秋五傳卷四十

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

止音也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

人音也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

下經書伐我不言四鄙及與吳盟者諱之也來

戰于郎直書不諱之盟于城下何諱之深也楚

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亦云急矣欲盟城

下則曰有以國幾不能從也晉師從齊齊侯致

賂晉人不可國佐對曰子若不許請合餘燼背

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遂盟于袤襲而春

秋與之今魯未及虧不能少待遂有城下之盟

是棄國也夫棄國者其能國乎使有華元國佐

之臣則不至此矣故春秋不言四鄙及與吳盟

者欲見其實而深諱之以為後世謀國之士不

能以禮義自強偷生惜死至于侵削陵遲而不

知恥者之戒也音也

夏齊人取譚及陋音也

春秋五傳卷四十

春秋五傳卷四十

左傳齊悼公之來也音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

即位而逆之季鮒侯通焉音也女言其

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

取譚及陋

公羊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局為

賂齊音也為以邾婁子益來也音也

賂齊音也為以邾婁子益來也音也

殺梁惡內也

左傳附錄或譜胡姬於齊侯。胡姬景公妾曰安孺子

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傳言齊侯無道所以不終

歸邾子益于邾。何復歸不書此書者善魯能悔過名之○復扶又反道侵齊故也

左傳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齊未

使大宰子餘討之。子餘大宰因諸樓臺梯之以棘

也。指據也○使諸大夫奉大子準以為政子桓公也為十年邾子來奔傳

春秋五傳卷四十哀公八年六

殺梁益之名失國也。於王法當絕故

秋七月

左傳附錄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如

臧會齊閭丘明來涖盟。明閭丘嬰之子也且逆

季姬以歸嬖。季姬鮑侯所通者

國語齊閭丘來盟。閭丘齊大夫閭丘明也初齊

即位而逆之季鮑侯通焉女言其情不敢子也

齊侯怒代魯魯與齊平齊使閭丘明來盟公在

魯哀八年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於恭。景伯

年也。大夫子服惠伯之孫昭伯之子子服何也宰人

史人也。陷猶失過也。如有失過寧近於恭也。閔

馬父笑景伯問之。馬父魯大夫也對曰笑吾子之大滿

也。謂天他益切滿也昔正考父較商之名頌十二篇

於周太師以那為首。正考父宋大夫孔子之先也名頌頌之大夫也大師

樂官之長掌教詩樂毛詩敘曰微子至於戴公

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

周之大師以那為首鄭司農云自考其輯之亂

父至孔子又亡其七篇故除五耳。其輯之亂

輯成也。凡作篇章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辭

詩者歌也。所以節舞者也。如今三節舞矣。曲終

乃更變章亂節。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

夕執事有恪。恪敬也先王稱之曰自古在昔也

恭敬之道久矣。不敢言創之先聖王之傳恭猶

於已乃云受之於先古也。春秋五傳卷四十哀公八年七

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此其不

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於恭其滿之甚也

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為恭。庇覆也恭王周

之子也昭王南征而不反穆王欲肆其心楚恭

王能知其過而為恭。恭王楚莊王之子也知其

不德覆亡楚國之師若沒請為雷若厲今吾子

子襄曰君實恭可不謂恭乎大夫從之

之教官寮下之寮耳。曰陷而後恭道將何為

失道尚為恭如其得道將何為乎

左傳附錄鮑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

乎。有馬千來使爲君也。鮑收本不從止陽。公子生故。風動羣公子。女皆汝棄去聲。

愬之公謂鮑子武諸子子姑居於潞以察之。齊

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出

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麋之

以入遂殺之。麋亦束縛。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杞未同盟而赴以名。○過古禾反。

齊人歸讎及闕。杜不言來命歸之無言使也。○使斐子蓋所喪之邑不求自得故不言來使若不從齊宋與歸我濟西田同文。○喪息浪反。范凱亦還其路。

春秋五傳卷四十 哀公八年

左傳冬十二月齊人歸讎及闕季姬嬖故也。

胡傳按左氏邾子益齊出也魯以益來則齊人

取讎及闕又如吳請師而怒猶未怠也以此見

國君之造惡不悛則四鄰謀取其國家莫能保

矣歸邾子益于邾則齊人歸讎及闕又辭師于

吳而德猶未泯也以此見國君去惡而不積則

四鄰不侵其封境而自安矣曰以曰取者逆詞

也曰歸者順詞也去逆效順息爭休兵齊無取

地之罪曾無失地之辱以此見遷善之優改過

之大而春秋不諱入邾以邾子益來者以明歸

益于邾之能掩其前惡而美之也。造在平反後音餘去起呂

之大而春秋不諱入邾以邾子益來者以明歸

益于邾之能掩其前惡而美之也。造在平反後音餘去起呂

反下

同

敬王三十四年九年魯定二十六年齊悼三衛出七遷成五

左傳附錄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齊

辭吳師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華之不知

所從將進受命於君爲十年吳

春王二月葬杞僖公非三月

春秋五傳卷四十 哀公九年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莊書取覆而敗之雍丘縣屬陳留。○雍於

左傳鄭武子賡之嬖許瑕求已無以與之賡軍

取武子請外取許之取請取於他國也故圍宋雍丘宋

皇瑗圍鄭師許瑕每日遷食作壘壘成輒壘舍合其圍壘合

鄭師哭子姚救之子姚武二月甲戌宋取

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惜其能也以鄭張與鄭

羅歸鄭之有能者

公羊其言取之何言取也易也其易奈何詐之

也。許謂陷阱奇伏之類兵者為征不義不為
勝而己十三年詐及不月知此不蒙上月疾
畧之禍。易以鼓
反為征于偽反

穀梁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鄭病矣。以師之重

得之辭言之則鄭師將劣
矣。易以波反將子佐反

夏楚人伐陳

左傳夏楚人伐陳陳即吳故也。

秋宋公伐鄭

左傳宋公伐鄭報雍丘

左傳附錄秋吳城刊溝通江淮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

春秋五傳卷四十哀公九年

湖西北至宋口入淮通糧道也今
廣陵韓江是。音寒射食亦反。
晉趙鞅卜

救鄭遇水適火。水火之兆
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史晉

史龜曰是謂沈陽。火陽得
可以興兵。兵陰類也

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姜齊姓子
伐齊則可敵

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于水位也
趙鞅姓盈

盈坎乃行子姓
各位敵不可干也。言不可干

炎帝為火師。神農有火瑞
姜姓其後也。水勝火

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既盈

而得水位故為如川之滿不可
馮游言其波流盛。波皮水反。
鄭方有罪不可

救也。鄭以雙龍伐人
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鄭

則當伐宋
陽虎以周易之遇泰三三乾下坤

之需三三乾下坎
曰宋方吉不可與也。不可

與戰泰六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帝乙紂父
立為天子故稱帝乙陰而得中有似王者嫁妹

得如其願
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

也。宋鄭為魯姻甥舅之國宋為微子
之後今卜得帝乙卦故以為宋吉。
社祿也。若

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

吉在彼則我
伐之為不吉

冬十月

春秋五傳卷四十哀公十年

左傳附錄冬吳子使來敝師伐齊。前年齊與吳

與魯成而止故吳恨
之反與魯謀伐齊

敬王三十年。魯定二十七年
齊悼四卒衛出入蔡成

三十二年
差十一

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何月者魯前獲而歸之今

左傳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子

貢之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狂書會從齊

不與謀
不書弒
侯以疾赴故

左傳公會吳子邾子邾子伐齊南鄙師于郎地邾邾不書兵并屬吳不列齊人弒悼公赴于

師以說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

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大夫

胡傳按左氏公會吳伐齊齊人弒悼公赴于師

春秋不著齊人弒君之罪而以卒書者亦猶鄭

伯髡頑弒而書卒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

君也其存天理之意微矣魯人入邾以其君來

罪也齊侯爲是取讎及邾如吳請師討之也魯

春秋五傳卷四十哀公十年主

人悔懼歸益于邾是知其罪而能改也齊侯爲

是歸讎及邾又辭師于吳是變之正也夫變之

正者禮義之所在中國之君也吳人欲遂前言

而背違正理狄道也齊之臣子不能將順上及

其君此天下大變常理之所無也故沒其見弒

之禍而以卒書其旨深矣春秋弒君大惡不待

貶絕而自見也君而見弒豈無不善之積以及

其身乎若夫悼公變而克正則無不善之積矣

故以卒書而沒其弒所謂不忍以夷狄之民加

中國之君也而存天理之意微矣爲于僞反下

音佩兒夏宋人伐鄭音現

晉趙鞅帥師侵齊

左傳夏趙鞅帥師伐齊經書侵大夫請卜之趙

孟曰吾卜於此起兵謂往歲卜伐宋不吉事不

再令再今卜不襲吉也行也於是乎取狎及

鞅阿縣西有鞅城毀高唐之郭侵

及賴而還

春秋五傳卷四十哀公十年主

五月公至自伐齊傳例曰惡事不致公會夷狄

公至自伐齊傳曰不致則無以見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莊公歸齊納之

薛伯夷卒夷公作寅莊赴以名故書何

秋葬薛惠公

左傳附錄秋吳子使來復傲師伐宋未得志故

傳曰復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莊季子不書陳人

中國不運者陳吳與國救陳欲以商中國故不運○

左傳冬楚子期伐陳

陳即吳故

吳延州來季子救陳

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

二君吳楚

而力爭諸侯民何

罪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季子吳王

子期也

夢以聚十二年卒至今七十

歲夢卒季子以能陳國年當十五六至今蓋

九十餘

夢音家

胡傳春秋惡首亂善解紛自誅亂臣討賊子之

外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王室則罪諸

侯子突救衛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

春秋五傳

卷四十

哀公十年

十四

父救江是也救在夷狄則罪中國楚公子貞救

鄭狄救齊吳救陳是也吳雖蠻夷之國來會于

戚則進而書人矣使季札聘則又進而書子矣

救而果善焉為獨以號舉而不進之也其以號

舉而不進之者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陳

者今虞之後營為楚滅而僅存耳今又無故與

師肆行侵伐而列國諸侯縱其暴橫不能修方

伯連帥之職而吳能救之故獨以號舉深著楚

罪而傷中國之衰也子欲居九夷乘桴浮于海

而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其書吳救

陳之意乎

聲帥所類反橫去

國語附錄王孫圉聘於晉

王孫圉楚大夫也

定公禦之

趙簡子鳴玉以相

趙簡子公孫也

鳴玉其佩也

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

珩佩上橫

者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

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

言以觀射父為寶

能作訓

辭以行事於諸侯

言以訓辭使無以寡君為口實

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

春秋五傳

卷四十

哀公十年

十五

敘次也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寡君無忘先

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

說媚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又有數曰雲連徒

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

楚有雲夢澤也連徒洲水中之可居曰洲徒

其名龜珠齒角皮革羽毛

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

虞者也

龜所以備吉角所以備火珠所以備水羽所以備風

所以為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

所以為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

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

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

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

導行

有不虞之

備而皇神相之之能媚於神故皇神相寡君其可

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

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國聞國之寶六而

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

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玉足以

以憲滅不則寶之不方有切憲法珠足以禦火

災則寶之以水精故金足以禦兵剛則寶之金

以爲山林數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謹置

之美若鳴玉以相楚雖蠻夷不能寶也簡子

春秋五傳卷四十 宣公 十六

國語附錄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惠王昭王子

也梁楚北境也文子平王之文子辭曰梁險而

在北境懼子孫之有貳者也貳二夫事君無憾

憾則懼偏無恨則得志偏則懼貳偏則懼誅夫

盈而不偏盈也憾而不貳者臣能自壽也壽保

不知其它它子縱臣而得以其首領以沒懼子

孫之以梁之險而乏臣之祀也特險而王曰

子之仁不忘子孫施及楚國敢不從子與之魯

陽

十六年十有一年宣定二十八齊簡公壬元年衛

八杞閔三哀三十三卷

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左傳十一年春齊爲郕故郕在國書高無平帥

師伐我及濇濇齊地濟北廣縣東季孫謂其宰

冉求冉求魯人曰齊師在濇必魯故也若之何

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自

力不能使二子禦諸竟求曰居封疆之間封

魯內近季孫告二子二子叔孫二子不可求曰

春秋五傳卷四十 宣公 十七

若不可則君無內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

非魯人也屬臣屬也魯之羣寔衆于齊之兵

車魯家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

欲戰也宜政在季氏魯政故不盡日當子之身

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耻也大不列於諸侯

矣季孫使從於朝使冉求隨俟於黨氏之溝黨氏

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

而言量力而共者也言子所問非已材力所及

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如冉求非已不

退而蒐乘。蒐孟孺子洩帥右師。子武伯孟顏

羽御邠洩為右。二子孟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

樊遲為右。樊遲魯人孔子弟。季孫曰須也與有

子曰就用命焉。冉求也。少時及季氏之甲

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精兵老幼

守宮次于雩門之外。南門也。五日右師從之。乃從

言不。公叔務人。務人公為。見保者而泣。保者曰

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

春秋五傳卷四十 哀公 大

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既言人不能死

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稷曲地名。師不踰溝

樊遲曰井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與

師奔齊人從之。陳瑤陳莊涉洩。二陳齊大夫。陳古

反孟之側後入以為燬。孟氏之側。孟氏抽矢策其馬

曰馬不進也。不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

為伍敗。不狃曰誰不如。我欲走。曰然則止。徐步而死。

不狃曰惡賢。言止戰。徐步而死。

而死言魯非無壯士但季孫不能使師獲甲首八寸。冉有請從之

能師。其師。宵謀曰齊人遁也。冉有請從之

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

於邠洩。二子與孟孺子同。子羽銳敏。銳敏也。

疾也。言。我不欲戰而能默。口不言奔洩曰驅之

欲戰。言。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也。

反乘。僮錡魚翁。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

無殤也。助入疑重。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

軍孔子曰義也。言能以義勇不背戰不背

春秋五傳卷四十 哀公 九

胡傳諸侯來伐無有不書四鄆者今齊師及清

涉洩非有城下之盟可諱之辱亦書伐我何也

傳說復于高宗曰惟甲冑起戎惟干戈省厥躬

夫省厥躬者自反之謂也自反而縮則為壯自

反而不縮則為老師之老壯在曲直曲直自我

而不繫乎人者也邾子齊之甥魯嘗入邾以其

君來齊人為是取讎及闕請師于吳曲在我也

又歸邾益而齊人歸讎及闕又辭吳師直在齊

矣魯人何名會吳伐之也故春秋之記斯師特

曰伐我者欲省致師之由而躬自厚也重訓之

義大矣說音悅為干僞反

夏陳轅頗出奔鄭轅公作袁託書名也○頗微可反

左傳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為司徒賦封田

以嫁公女封內之田悉賦稅之有餘以為已大器非之為

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懷咥進稻醴梁糗服

脯焉糗乾飯也○糗起九反服丁亂反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

成而具其此體曰何不吾誅對曰懼先行從先見

春秋五傳卷四十哀公十一年二十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

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杜公與伐而不與戰艾陵齊地○艾五葢反何戰不

言伐舉伐者魯與伐而不與戰艾陵齊地○艾五葢反何戰不

吳為主者吳主會故不與吳狄主中國也言接

者能結日偏戰少進也○與伐音預也與華

左傳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欲以報也五月

克博壬申至于贏博贏齊邑也二中軍從王吳

晉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

軍三將吳齊國書將中軍高無平將上軍宗樓

將下軍陳偃子謂其弟鬬爾死我必得志書子占也

欲獲死宗子陽與閻丘明相厲也補勸厲致死

桑掩胥御國子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勉之

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虞殯送葬歌陳子

行命其徒具含玉子行陳逆也其含玉公孫揮

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約繩也八尺為尋吳髮短欲以繩貫其首

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三戰與儀使閻

弦多以琴弦多齊人也六曰吾不復見子矣言

死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鼓以

春秋五傳卷四十哀公十一年三

展如敗高子齊上國子敗晉門巢吳上軍王卒

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閻丘明陳書東

郭書華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公以兵

勞公○從才用將戰吳子呼叔孫叔孫武曰而

事何也問何對曰從司馬從吳司王賜之甲劍

鉞曰奉爾君事故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

賜子貢孔子弟子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拜受

也○鉞普悲反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歸于齊也元首冥之

新篋篋之以玄纁如組帶焉冥書于

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言天識不普故殺國

左傳附錄吳將伐齊越子率其眾以朝焉王及

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秦吳

也夫秦秦也若人養藏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

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欲得夫其柔服求濟其

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從事得志於齊猶獲石田

也無所用之石田不耕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

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

春秋五傳

卷四十

哀公

三

其有顛越不共則剝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

邑盤庚商書也顛越不共從橫不承命者也剝

○剝音藝種章剝也珍絕也育長也俾使也易種轉主種類

勇反從子容及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

求太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

王孫氏私使人至齊屬以其子改姓為反役王

聞之使賜之屬鏹以死艾陵後也屬鏹將死曰

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

盈必毀天之道也越人朝之伐齊勝之盈之

國語吳王夫差既許越成乃大戒師徒將以伐

齊申胥進諫曰昔天以越賜吳而王弗受夫天

命有反反謂盛者更衰禍者有福今越王勾踐恐懼而改其

謀舍其愆令舍廢也愆過也輕其征賦施民所善去民

所惡身自約也裕其眾庶裕饒其民股眾股盛

以多甲兵譬越之在吳也猶人之有腹心之疾

也夫越王之不忘敗吳於其心也戚然服士以

司吾閒司音伺閒音開今王非越是圖而齊

魯以為憂夫齊魯譬諸疾疥癬也疥癬在外豈

能涉江淮而與我爭此地哉將必越實有吳土

春秋五傳

卷四十

哀公

三

壤地接而王盍亦鑑於人無鑑於水鑑鏡也以

成敗以水為鏡見形而已昔楚靈王不君不得為君其臣箴諫

以不入入受乃築臺於章華之上章華地名闕為石

郭陂漢以象帝舜開郭也陂壅也舜葬九疑其

使旋石郭使旋石郭罷弊楚國以開陳蔡罷疲同開候也

不修方城之內方城楚踰諸夏而圖東國諸夏

也東國徐也東國徐三歲於沮洳以服吳越沮洳水名楚

開乾谿也開乾谿也魯昭六年楚令尹子旗其民不忍饑

帥師伐吳師於豫章次於乾谿其民不忍饑王親

獨行屏營傍徨於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涓人

時屏步丁切消古玄切消人今中消也時名也王呼之曰余不食三

日矣時趨而進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時枕

王以璞而去之璞塊也王覺而無見也乃匍匐將

入棘間棘間不納覺音教棘楚邑閭門也乃入芊尹申亥

氏焉申亥楚大夫芊尹無字之子也傳曰王公夏將入鄂芊尹無字之子申亥曰吾父再

奸王命而弗誅申亥大王縊申亥負王以歸而

土埋之其室傳曰王縊申亥以此志也豈遽忘其二女而葬之

於諸侯之耳乎志記也言此事皆見記於諸侯之耳而未忘也今王既

春秋五傳卷四十哀公十一年 三

變鮌禹之功王夫差也變易也魯語曰禹能以德修鮌之功而高高下

下以罷民於姑蘇高起臺榭下下深天奪吾

食都鄙薦饑天奪吾食都鄙也今王將很

天而伐齊很胡懇切夫吳民離矣有離體有所

傾譬如羣獸然一个負矢將百羣皆奔傾傷王

其無方收也方道也越人必來襲我王雖悔之

其猶有及乎王弗聽十二年遂伐齊齊人與戰

於艾陵艾陵齊地齊師敗績吳人有功傳曰獲齊國

乘甲首三千

國語吳王夫差既勝齊人於艾陵乃使行人奚

斯釋言於齊奚斯吳大夫釋解也曰寡人帥

不腆吳國之俊遵汶之上汶水名也不敢左右

唯好之故不敢左右今大夫國子與

其衆庶以犯微吳國之師徒微吳國也

天若不知有臯則何以使下國勝天若不知

國語吳王還自伐齊乃訊申胥訊告曰昔吾先

王體德聖明達於上帝上帝天也譬如農夫

作耦以刈殺四方之蓬蒿二耦為耦言子胥佐

其事也以立名於荆此則大夫之力也立名於

是以相舉昭今大夫老而不自安恬逸而處

以念惡念惡居也居則念出則罪吾衆罪吾衆謂

體有所撓亂百度以妖孽吳國妖為妖言楚今

天降衷於吳衷善齊師受服孤豈敢自多先王

之鍾鼓實式靈之式用也敢告於大夫申胥釋

劍而對也釋解曰昔吾先王世有輔弼之臣言國

前以能遂疑計惡遂決也以不陷於大難今王

播棄黎老也播放而孩童焉比謀比合也曰余令

而不違不違言夫不違乃違也乃違也夫不違亡

之階也夫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小喜勝敵

而定也而遠其大憂大憂在後王若不得志於齊

而以覺寤王心吳國猶世世也吾先君之得之

也必有以取之得謂克楚也傳曰圖廣食不其

亡之也亦有以棄之亡之謂其民取之謂此也用

能援持盈以沒盈滿也而驟救傾以時以時不

今王無以取之言無德而天祿亟至亟數切是

春秋五傳卷四十哀公十一年 二十六

吳命之短也員不忍稱疾辟易以見王之親為

越之禽也員請先死辟易將死曰而縣吾目於

東門以見越之人吳國之亡也遂自殺王愠曰

孤不使大夫得有見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

賜夷而投之於江縣音玄盛音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莊起以名

左傳附錄秋季孫命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

至無日矣善有備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世書名

左傳冬衛大叔疾出奔宋疾即初疾娶于宋子

朝子朝宋人仕其姊嬖姊所娶子朝出奔孔文

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

姊寘於絜卑衛邑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

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

州人奪之軒以獻外州衛邑軒車耻是二者故

出衛人立邴使室孔媼邴疾之弟孔媼孔文子

反疾臣向魍為宋向魍臣納美珠焉與之城鉏

春秋五傳卷四十哀公十一年 二十七

城鉏宋公求珠魍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出

年十四城鉏人攻大叔疾衛莊公復之聽使

巢死焉殯於鄭葬於少禘終言疾之失所也巢

音初晉悼公子慙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田獵

觀反大叔懿子止而飲之酒懿子大叔儀之

遂聘之生悼子悼子人悼子即位故夏戊為大

夫夏戊悼子悼子之衛人翦夏戊翦其孔文子

之將攻犬叔也訪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

皆學之矣胡簋器名夏甲兵之事求之問也

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以鳥文

子遠止之曰南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文

將止仲尼魯人以幣召之乃

左傳附錄季孫欲以田賦丘賦之法因其田財

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也卒曰子為國

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公

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事度於禮施

春秋五傳卷四十哀公三

取其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

矣丘十六井出稅馬一疋牛三若不度於禮而

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

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咎

焉弗聽為明年用田賦也

國語季康子欲以田賦田賦以田使冉有訪諸

仲尼冉有孔子弟子冉求也為季仲尼不對其

非制私於冉有曰求來汝不聞乎先王制土精

田以方而砥其遠邇謂土制其肥瘠以力謂三十

者受田百畝二十者受五十畝六十畝田也砥

平也平遠近遠近有差也周禮近郊十一遠郊

二十而三甸稍縣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也謂

其財業所居之區域也以入計其利入多少而量

其財業有無以爲差也周禮國宅無征國屋二

十而一漆林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力謂從役

二十而五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力謂從役

宋為駁也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又賦

老幼則有復除也於是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

也疾廢疾而不役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

寡孤疾之賦也無軍其歲收田一井出稅禾秉

芻缶米不是過也稷子紅切其歲有軍旅之歲

芻十稷曰秉稷一百六十斗也四秉先王以爲

日筭十筭曰稷稷六百四十斛也

春秋五傳卷四十哀公三

足用也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藉矣

藉田之法周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苟

公田也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

左傳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終前

公室何以書當賦稅爲何譏何譏爾譏始用

田賦也。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欲取其財物也。言

矣。不言井者。據郭里若亦有一井。嫌賦之禮。稅民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哀公外賦。過什一。率音律。又音類。

穀梁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古者五口

百畝。為官田十畝。是為私。得其什而官稅其一。故曰什一。周謂之徹。殷謂之助。夏謂之貢。其實一也。皆通法也。今乃舉中平之法。而田財並賦。言其賦民甚矣。○為官于僞反。

胡傳哀公問于仲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

春秋五傳卷四十一 哀公十二年 三

者公田什一。助而不稅。魯自宣公初稅畝。後世

遂以為常而不復矣。至是二猶不足。故又以田

賦也。夫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

以入而量其有無。今用田賦。軍旅之征。非矣。田

以出粟為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為主而足兵。周

制宅不毛者有里布。無職事者征夫家漆林之

稅二十而五。則弛力薄征。當以農民為急。而增

賦竭作。不使末業者獨幸而免也。今二猶不足

而用田賦。是重困農民而罰其本。何以為國。書

曰。用田賦用者。不宜用也。近世議弛商賈之征

達於時政者。欲先省國用。首寬農民。後及商賈

知春秋譏田賦之意矣。賈音古。省所景反。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孟子諱嬰。同姓謂之孟。

左傳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

書姓。諱娶同姓。故謂之孟。孟子若宋女。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稱夫人。以同姓故。不成其

故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反哭者。夫人禮也。以同姓故。不成其

大人。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統放經而拜。孔

始老。故與弔也。統喪也。孔子以小君禮待。季

春秋五傳卷四十 哀公十二年 三

公羊孟子者何。據魯大夫。昭公之夫人也。其稱

孟子何。稱不稱夫。諱娶同姓。蓋吳女也。禮不娶

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為同宗。其祖。亂人倫。與禽

獸無別。昭公既娶。諱而謂之吳。孟子春秋不繫

吳者。禮婦人繫姓。不繫國。雖不諱。猶不繫

國也。不稱夫人。不言薨。不書葬者。深諱之。

穀梁孟子者何也。昭公夫人也。其不言夫人。何

也。諱取同姓也。葬當書姓。諱故亦不書葬。○取七住反。

胡傳孟子吳女。昭公之夫人。其曰孟子云者。諱

取同姓也。禮取妻不取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

卜之厚男女之別也。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
 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矣。四世而總服之
 窮也。五世而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
 廢姓別於上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綴之以
 姓而弗別。合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
 通。周道然也。昭公不諱於禮欲結好強吳以去
 三家之權忍取同姓以混男女之別不命於天
 子以弱其配不是於廟不書於策以廢其常典
 禮之大本喪矣其失國也宜故陳司敗問昭公
 春秋五傳卷四十 哀公十二年 三三

知禮乎子曰知禮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君
 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娶於吳為同姓謂
 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
 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書孟子卒雖曰為
 君隱而實亦不可掩矣其姓則卜之見曲禮別
 筆列反下同免音問殺色界反食音嗣好呼
 報反去上同見音現喪息浪反焉于萬反呼

公會吳于橐皋杜橐皋在淮南遼遼縣東南○橐
 章皮反一音託遼音峻遼音陽

左傳公會吳于橐皋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
 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周故心

以制之其義玉帛以奉之奉其明神言以結之信二
 明神以要之要以禍福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
 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
 可尋也亦可寒也尋至也乃不尋盟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郕公作邈也衛侯陽也廣陵縣東南有發餘

左傳吳徵會於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
 謀於行人子羽子羽衛大夫也且子餘反子羽曰吳方無
 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
 春秋五傳卷四十 哀公十二年 三三

衛大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
 衛為衛患也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標擊○標國
 狗之瘼無不噬也瘼狂也噬殺也而况大國乎
 秋衛侯會吳于郕公及衛侯宋皇瑗盟盟不書
 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藩于服景伯
 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况畢矣侯伯致禮地
 主歸餼侯伯致禮以禮賓也地各以以相辭也禮相
 辭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難若
 子貢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以貽語及衛故本

不為衛
請者

大宰誥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

緩寡君懼故將止之止于貢曰衛君之來必謀

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

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讐也若執衛君是墮

黨而崇讐也墮毀也○墮許規反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

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讐而懼諸

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誥說乃舍衛侯衛侯歸

效夷言子之尚幼子之公孫彌牟○說音悅音音拾曰君必不

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公出

春秋五傳

卷四十

哀公

三十四

輒後卒
死於越

宋向巢帥師伐鄭

左傳宋鄭之間有隙地焉隙地間田曰彌作頃丘王

暢出戈錫北六邑○彌亡支反又二爾反頃苦

反子產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之俱棄及宋平元

之族自蕭奔鄭五年鄭人爲之城出戈錫城

之族處平元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

圍出十二月鄭罕達救出丙申圍宋師此事經

者丘明本不以爲義例故不皆齊同

冬十有二月杜周十二月今十月是歲應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之九月

左傳冬十二月月司歷誤一月九月

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伏在今十月今火猶西流

司歷過也猶西流言未盡誤知是九月

公羊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陳者與陰

十二月夏之十月不當見故爲異比年再蟄者

天不能殺地不能凍自是之后天下大亂莫能

相禁宋國以亡齊并

敬王三十有三年成九鄭聲十九陳問二十紀閏

春秋五傳

卷四十

哀公

三十五

五宋景三十五憲悼十

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出杜書取獲而敗之

左傳十三年春宋向魋救其師救前年鄭子臧

使徇曰得相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

出獲成謹郤延一子宋大夫○謹以六邑爲虛

公羊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反也前朱

取鄭師今鄭復行詐取之苟相報情不

以君子正道故傳言詐反反猶報也

穀梁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宋病矣

夏許男成卒成公作成例此陳蔡不當復卒故卒葬畢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杜預注陳留封丘縣南有黃池水及濟水夫差欲霸中國尊天子自去其俗號而稱子以告令諸侯故史承而書之○去起呂反范及者書尊及卑也黃池某地○書會止此

左傳

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平公周卿士也不書尊之不與會

國語吳王夫差既殺申胥不稔於歲稔熟也謂後年不至

於執而乃起師北征闕為深溝於商魯之間北征也乃起師北征闕為深溝於商魯之間

也商北屬之沂沂水名出泰山蓋西屬之濟子

春秋五傳卷四十哀公十三年

禮切濟以會晉公午於池黃池地名晉公

公羊吳何以稱子稱國吳主會也

無道敗齊齊桓公乘勝大會中國齊桓公前驕而後謙乘勝依威而趨以諸夏之眾冠帶之國反背天子而事夷狄取其不可忍言故深為之辭

使若吳大以禮義會天下諸侯以尊事天子故

進稱吳主會則曷為先言晉侯晉侯稱主會序上不

與夷狄之主中國也明其實自以夷狄之強會

於其言及吳子何據鍾離之會殊會吳不言及

益明會兩伯之辭也晉序上者主會文也吳言

矣方不與夷狄主中國而又事實當見不可謂奪故張兩伯辭先晉言及吳子使若晉主會為伯

吳亦主會為伯半抑半起以尊見其事也語在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

則曷為以會兩伯之辭言之據伯重吳也

者謂而不登曷為重吳吳在是則天下

諸侯莫敢不至也以晉大國尚猶汲汲於吳則

侯者為微辭使若天下盡會之而魯侯榮俗會

之者惡愈齊桓兼舉遠明近此但舉大者非尊

者天子故不稱侯也主書殺梁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進遂

狄之國也祝髮文身祝斷也文身刻畫其身以

音短辟音避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

春秋五傳卷四十哀公十三年

端而襲端其藉于成周藉謂以尊天王吳

進矣吳東方之大國也累累致小國以會諸侯

以合乎中國累累猶數數也吳能為之則不臣

乎言其臣也吳進矣王尊稱也子卑稱也辭尊稱而

居卑稱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吳王夫差曰好

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

不知冠有差等唯欲

胡傳黃池衛地其言及者會兩伯之辭也春秋

內中國而外諸夷吳人主會其先晉紀常也春

春秋五傳

卷四十

哀公十三年

三八

秋四夷雖大皆曰子吳傭王矣其稱子正名也以會兩伯之詞而言及者先吳則拂經而失序列書則泯實而特書曰及順天地之經著盟會之實又以見夷狄之強而抑其橫也定公以來晉失霸業不主夏盟夫差暴橫勢傾上國自稱周室于已爲長蓋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伯父也而黃池之會聖人書法如此者訓後世治中國御四夷之道也明此義則知漢宣帝待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蕭傳之議非矣唐高祖稱

焉者也

扶夫音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

左傳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爲二隧也噲無餘

謳陽自南方二子越大夫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

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觀越師泓水名

彌庸見姑蔑之旗姑蔑越地今東陽大木縣曰吾父之

旗也彌庸父爲越所獲故不可以見讐而弗殺

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

屬徒五千屬音燭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

獲噲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

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地守

春秋五傳

卷四十

哀公十三年

三八

獲獲○守手又反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

聞也惡諸侯聞之自劉七人於幕下以絕口

國語於是越王勾踐乃命范蠡舌庸二子越大夫率

師沿海沔淮以絕吳路沿順也逆源而上曰沔

吳王還敗王子友於姑熊夷姑熊夷吳郊也王

夫差未及越子伐吳越王勾踐乃率中軍沔江

江吳以襲吳入其郛郛郭也焚其姑蘇徙其大舟

大舟王舟

胡傳吳自柏舉以來憑陵中國黃池之會遂及

以危易安以死易生則何貴於知矣民之惡死而欲貴富以長沒

也與我同長老也雖然彼近其國有遷我絕慮

無遷遷轉也彼豈能與我行此危事也哉

言音不能以事君功謀於此用之勇而有謀今

夕必挑戰以廣民心挑召求戰以廣大請王厲

士以奮其朋勢朋卒也勉厲上卒以奮激勸之

以高位重重寶財備刑戮以辱其不厲者備具

令各輕其死彼將不戰而先我我先我既執諸

侯之柄故執柄以歲之不獲也無有誅焉誅收

春秋五傳卷四十哀公十三年 聖三

而皆入其地人其王安挺志挺寬一日惕一日

留惕也以安步王志步行必設以此民也封

於江淮之間乃能至於吳設許其勤勉者以此

速之必吳王許諾

國語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令力呈切食詳

夜中乃令服兵擐甲擐明慣切夜中夜半也係

馬舌出火窺係縛也縛馬舌恐有聲陳士卒百

人以爲徹行百行陳直觀切行戶郎切徹通也

人謂之行頭皆官帥擐鐸拱稽擐即擐字官帥

也擐一雙大夫此一行宜爲士周禮百人爲

計兵名擐也周禮建肥胡奉文

斥之渠肥胡也文斥之渠謂渠十行一雙大

夫十行十人受下大夫也子產謂建旌提鼓

也挾經秉枹枹音乎在枹口扶十旌一將軍

萬人也載常建鼓挾經秉枹鼓也周禮將軍

之極而謂之爲萬人以爲方陳人正曰方也

皆白常白旒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旒素甲

春秋五傳卷四十哀公十三年 聖三

而白爲衛茶茅秀也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陳

之皆赤常赤旗舟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

甲烏羽之矰望之如黑黑右陰也爲帶甲三

萬以勢攻鳴乃定既陳去晉軍一里昧明主

乃秉枹親執鳴鐘鼓丁寧錚于振鐸丁寧謂

也唐尚書云錚于錚非也錚于與勇怯盡應三

軍皆譟錚以振旅錚音口譟其聲動天地晉師

軍皆譟錚以振旅錚音口譟其聲動天地晉師

大駭不出周軍傷壘周繞也乃令董褐請事傷治也

晉大夫司馬曰兩君偃兵接妖日中為期假匪

也今大國越錄錄第而造於弊邑之軍壘敢請

亂故收問先期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命周室

卑約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言無以

人鬼神無姬姓之振也振救徒遽來告孤日夜相

繼徒步也匍匐就君君今非王室不安平是

憂億負晉眾庶不式諸戎翟楚秦億支也

而不用征伐戎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

春秋五傳卷四十哀公

國弟言幼也言晉不帥長幼之節而征伐同姓

之始然虞執韓魏皆在春秋孤欲守吾先君之班

饒為盟上進則不收不敢退則不可不及也

今會日薄矣薄迫恐事之不集以為諸侯笑

也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言欲

命於藩離之外為使者之無遠也孤用親聽

命曰攝少司馬茲與王士五人坐於王前時居

稱呼也左時軍左部攝執也少司乃皆進自剗

馬茲與王士五人皆罪人死七

今以前以酬客酬於加切劉也酬報也將報

攻命政令乃告諸趙鞅趙鞅晉正卿曰臣觀

吳王之色類有大憂類似小則嬖妾嫡子死不

則國有大難難乃切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

與戰戰勝而不可徒許也趙鞅許諾晉乃令董褐

復命曰寡君未敢觀與身見觀示使褐復命曰

吳君之哀哀何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

春秋五傳卷四十哀公

故曰請貞於陽卜收文武之諸侯貞正也

文王武王之諸侯以下密邇於天

子無所逃罪密比也邇也訊讓日至訊告

昔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

此晉述天子告讓之言也同姓元侯曰伯父

伯父吳先君也不失四時必率諸侯修朝聘之

禮以顧在余伯父有蠻荆之虞禮世不續今謂

也虞度也言夫差有蠻荆之備廢用命孤禮佐

周公以見我一二兄弟之國以休君愛作息也

之太宰諸侯之師也君有蠻荆之虞故命晉以

禮佐助周公與兄弟之國相見令朝聘天子息

君憂周之憂也也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子也

猶借也也君有短垣而自踰之垣者喻禮防難也

名號也也不可況蠻荆則何有於周室言吳姬姓而自蠻荆

有何義於周夫命主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言吳姬姓而自蠻荆

室而不為乎周夫命主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言吳姬姓而自蠻荆

命主受賜主之策命周禮伯諸侯是以敢辭辭

執躬主吳不稱伯故曰吳伯諸侯是以敢辭辭

事吳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若若無早天也

子以干其不祥也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

命長弟許諾長先也吳王許諾乃退就幕而會

也幕帳吳公先軟晉侯亞之吳王既會越聞愈章

春秋五傳卷四十哀公十三年四十六

恐齊宋之為已害也乃命王孫雄先與勇獲帥

徒師以為過賓於宋以焚其北郭焉而過之古過

禾切勇獲吳大夫也徒師步卒也郭郭也

託為過賓而焚其郭去其守備使不敢出

國語吳王夫差既退於黃池乃使王孫苟告勞

於周王孫苟吳大夫曰昔者楚人為不道不承其

王事以遠我一二兄弟之國其音供吾先君闔

廬不費不忍費音世被甲帶劍挺鉞指鐸鉞切

指印丹切提以與楚昭王毒逐於中原相舉相

之戰在魯定也也天舍其衷衷善也言天楚師敗績

王去其國昭王遂至於郢郢都也王總其百執事

賈侍中云王往也百執事百官也昭謂王闔廬

也賈君以為告天子不宜稱王故云往也下言

大板王不逃天子故以奉其社稷之祭言修楚

知上王為國廬也

其父子昆弟不相能大槩王作亂是以復歸於

吳昆兄也夫槩王闔廬之弟也傳曰夫今齊侯

任不鑒於楚任齊景公孫悼公之子簡公又不

承共王命以遠我一二兄弟之國說云謂齊納

昭謂兄弟魯也哀公十一年春齊夫差不贊不忍

伐魯故其年吳會魯以伐齊

被甲帶劍挺鉞指鐸鐸切遵汶伐博博齊莖笠相望

春秋五傳卷四十哀公十三年四十七

於艾陵言不避暑雨艾陵之戰在上天舍其

衷齊師還言敗夫差豈敢自多文武實舍其衷

文武二歸不稔於歲言伐齊之明年不至余公

后也

江沂淮關溝深水出於商魯之間以徹於兄弟

之國兄弟諸夫差克有成事故使苟告於下執

事克能也成周王答曰苟伯父命女來明紹享

余一人若余嘉之周王王于敬王馬也紹繼

誠嘉之也昔周室逢天之降禍遭民之不祥說

敬于出奔民成周之民助予朝者余心豈忘

憂郵不唯下土之不成靖不憂四方今伯父
曰戮力同德也伯父若能然余一人兼受而
介福介人也伯父多歷年以沒元身元善伯父
秉德已修大哉後也

左傳附錄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
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于王伯王官

伯伯帥伯帥侯牧以見于王伯王官

春秋五傳卷四十一

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

將改職貢幣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

邾以屬於吳半邾三而如邾以事晉如邾六且

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

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

也立後於魯矣伯名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

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東昏城是從才用反

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

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有職於自襄以來未之

改也魯要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將祝宗

者七人何損焉大宰誦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

祇爲名惡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

糒於公孫有山氏申叔儀吳大夫公孫曰佩玉

紫兮余無所繫之紫然照飾備也已獨無以繫

反青酒一盛兮余與弼之父昵之一盛一器也

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譖軍中不得出

春秋五傳卷四十一

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以宋不黃地大宰誦

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

秋公至自會何有耻致者順諱文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魏下公無曼字

公羊此晉魏曼多也以爲謂之晉魏多

譏二名二名非禮也而後正人正人當先正

葬許元公帥小

九月

金杜書災何先是用田賦又

冬十有一月

有星孛于東方孛乃見故不言所在

之次○孛步內反見賢通反說不書所孛之星

公羊字者何星也言于東方何見

于旦也旦者旦方出時宿不復何以書記異也

周十一月見故言東方知時宿不復何以書記異也

政之庭於此旦見與日爭明者諸侯代主治典

盜殺陳夏區夫

侯反作區夫大夫○區為

十有二月

金孛前年季孫聞仲尼之言而不正

春秋五傳

卷四十一至

一月○復扶又○何黃

左傳冬吳及越平終伍負

敬王三十九年十有四年定三十一齊簡四衛出十二

春西狩獲麟莊麟者仁獸聖王之嘉瑞也時無明

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修之終冬紀筆

於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待者大野在魯西

故言西狩得用此獲范杜預曰孔子曰文王既

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旨又曰鳳鳥不至

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斯不王之明文矣夫則斯麟

之化王者之風麟之難開雖之文廣大悲傷義始

於隱公道終於獲麟○夫音

左傳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

商獲麟澤是也車子鉏者鉏商名以為不祥

以賜虞人虞人掌山澤之官仲尼觀之曰麟

也然後取之言魯史所以

公羊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

則孰狩之稱西言狩尊卑新采者也西者據狩

賤人象也金主吏艾而正以春盡木火當然之

際舉此為文知庶人採樵新者○皮所衍反艾

魚薪采者則及者也曷為以狩言之諸侯乃

春秋五傳至

言狩天王狩曰陽公狩于郎是也河陽冬言

狩獲麟春言狩者益據魯安周之春以為冬去

時之正而行夏之大之也使若天曷為大之略

微為獲麟大之也曷為為獲麟大之據魯為大之略

禽無加文○為獲麟大之為獲麟大之

下皆同麟音權音欲為麟者仁獸也狀如麋

麟則至有王者則

不至辟害遠也當春秋時天下有以告者曰有

麋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見時無

春秋五傳

10

卜家
叫公
合

五

1

春秋五傳

十卷

五

三

栖林非爲權來雖時道喪猶若不喪雖麟一降猶若其常麟非魯之常禽黃域非葬端之嘉蟲故經書其有以非常有此所以取貴于中國春秋之意義也○喪息浪反麟音惟鴉音欲域或音

胡河出圖洛出書而八卦畫篇韶作春秋成而鳳麟至事應雖殊其理一也易曰大人者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舜孔子先天者也後天而奉天時氣壹之動也伏羲氏後天者也後天而奉天時氣壹之動志也有見乎此者則文成而麟無見乎此者以爲妖妄而近

卷四

五十四

言居南關睢之王者之而麟之趾關睢之應也召南鵲巢之德先公之教而騶虞鵲巢之應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丘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夫子爲是作春秋明王道正人倫氣志天人交相感勝之際深矣制作文成而麟至宜矣商王恭默思道帝賚良弼得於傅巖周公欲以身代其兄植璧秉珪而武王疾愈啓金縢之策天乃反風出罪已之言熒惑退舍至于勇夫志士精誠所格上致日星之應召物產

之祥蓋有之矣况聖人之心感物而動見于行事以遺天下與來世哉蕭韶九奏鳳儀于庭魯史成經麟出于野亦常理爾詩以正情書以制事禮以成行樂以養和易以明變垂教亦備矣則曷爲作春秋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至徵也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我見易道幽厲傷之舍魯何如矣何以始乎隱公

卷五

三和淪九法數天下無復有王也何以絕筆于獲麟其以天道終乎聖人于天道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是故春秋天子之事聖人之用撥亂反正之書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憾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敢其于格物修身齊家治國施諸天下無所求而不得亦無所處而不當何莫學夫春秋故君子誠有樂乎此也由仲尼至于孟子百有餘歲若顏曾則見而知之若孟子則聞而知之由孟

子而來至于今千有餘歲矣其書未亡其出于
人心者猶在蓋有不得已焉耳則亦有不得已
焉耳矣應于隆反下同易曰大人者先天而天
弗違乾文言直而應乎天也又考諸三王而不
反微知陵天而不敢言也又考諸三王而不
以依聖人而不敢言也

卷四十一

春秋四家五傳平文卷四十一

仁和張岐然秀初

錢塘吳漢翊舉遠參閱

魯哀公附錄

杜預云春秋止於獲麟自此以
下至十六年皆魯史記之文弟
以續孔子所修之經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

杜預云小邾大夫句繹地名春
秋止於獲麟後射不在三叛
人之數自此以下至十六年皆魯史記之文弟
子欲存孔子卒故并錄以續孔子所修之經

卷四十一

附錄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

盟矣

子路信誠故欲得與相要誓而不須盟孔
子弟子既續書魯史以繫於經丘明亦隨
而傳之終於哀公以卒前事其要則皆
略而不傳故此經無傳者多○要於妙反使子

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

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

小邾不敢問故死其社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

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

左傳齊簡公之在魯也聞止有寵焉簡公悼公
陽生子壬

也闕止于我也事在 及卽位使爲政陳成子憚
六年○調苦警反 之驟傾諸朝成子陳常心不諸御執言於公
夫大曰陳闕不可並也君其擇焉擇用一人弗聽于我
久矣陳逆殺人逢之陳逆子行陳氏遂執以
入至朝陳氏方睦欲謀殺陳氏使疾而還之潘沐
備酒肉焉使詐病因內沐并得肉酒肉潘饗
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子陳宗陳失
逆懼其反爲初陳豹欲爲子我臣豹亦陳氏族使公
系已言已介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既終曰
本豹者長而一僕附錄 京公 望視目望
事君子必得志得君意欲爲十臣吾憚其爲人也
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爲
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
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言已疏遠
女音汝遠 且其違者不過數人從也何盡逐焉
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
於公宮子行逃而隱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
弟四乘如公成子之兄弟昭子莊簡子齒宣子
弟四乘如公 成子之兄弟昭子莊簡子齒宣子

子得凡八人 我在幄幄帳也出逆之遂入
二人共一乘 子我在幄幄帳也出逆之遂入
閉門成子入及閉侍人禦之侍人子行殺侍人
素在內故 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
從公使 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大史子餘曰非
居正寢 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大史子餘曰非
不利也將除害也言將成子出舍于庫怒故
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子行抽劍曰需事
之賊也言需疑誰非陳宗言陳氏宗所不殺子
者有如陳宗言子若欲出必乃止子我歸屬
往攻闕與大門闕官中門也皆不勝乃
春秋五傳 卷四十一 附錄 京公
出陳氏追之失道於弁中達豐丘弁中狹路豐丘陳氏邑
檢反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闕齊闕成子將
殺大陸子方子方子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
車於道子方請道及而衆知而東之知其命
東○出雍門齊城門也陳豹與之車弗受
曰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于我而有
私於其讐何以見魯衛之士傳言陳氏務施東
郭賈奔衛賈即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
早從軼之言不及此陳氏

庚戌叔還卒

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陳宗豎出奔楚

豎上主反

宋向魋入于曹以叛

曹宋邑也向魋亮反

左傳宋桓魋之寵害於公

公使夫人驟請

享焉而將討之

夫人景公母也數請

謀公請以鞍易蕩

鞍蕩邑名也公欲因之未及魋先

不可薄宗邑也

宗廟所在乃益駁七邑而請享公焉

春秋五傳

卷四十一

四

皇野曰余長魋也

少長有之皇野司今將禍余

請即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

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

去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

夫于將食既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

迹人來告

主迹禽曰逢澤有介麋焉

陽開封縣中北遠疑非介

大也○麋九倫反傳也公曰雖魋未來得左

師吾與之田若何

公命君憚告子

難乃旦

野曰嘗私焉

反下同

君欲速故以乘車逆

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

之言

位公與

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

言使爾難及子

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

不唯命是聽

司馬請瑞焉以命共徒攻

桓氏

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桓魋無恐者其

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

子願駟而告桓司

馬

子願魋弟桓司馬欲入攻子車止

之

車亦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

死焉向魋遂入于曹以叛

八年宋滅

春秋五傳

卷四十一

五

莒子狂卒

狂其延反

六月宋向魋自曹出奔衛宋向巢來奔

左傳六月使左師巢伐之

欲質大夫以入焉

能充魋恐公怒欲得國內

大夫為質還入國○質音致

質

人子弟而質之欲以自固魋曰不可既不能

事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之

舍音赦

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

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

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

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

邑與珪焉。而適齊。牛桓離弟也。生於邑。信也。向魋出於衛地。

公文氏攻之。衛大夫。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

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

焉。而適吳。亦不與。同。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

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阮氏葬諸丘

與。阮氏魯人也。泰山南城縣西北有與城。錄其

齊人弑其君壬于舒州。

左傳甲午齊陳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壬簡公也。孔丘

春秋五傳卷四十一 哀公 六

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當爲齊弱久矣。子之

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

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

孔子辭。辭不告。口齊音齊。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

後也。故不敢不言。當爲大夫而

秋晉趙鞅帥師伐衛。

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

左傳初孟孺子洩將罔馬於成。洩孟懿子之子。孟武伯也。罔畜

養也。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爲成之病。不

罔馬焉。病謂民貧困。爲于餓反。孺子怨。襲成從者不得入。

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恨患故。鞭成有司。秋

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祖免哭于

衢。聽共弗許。許聽命共使。內有納共音恭。懼不歸。不報歸成

傳

冬陳宗豎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復扶

陳轅買出奔楚。

有星孛。杜不言所。在史失之。

春秋五傳卷四十一 哀公 七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

左傳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

輪。以僞

成

夏五月。齊高無平出奔北燕。

鄭伯伐宋。

左傳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宣城。廣德

桐汭。出白。山。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弟爲楚

及良而卒。良吳將。以尸入。聘禮若賓死。未將命

介將。吳子使大宰歸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

無乃廩然墮大夫之尸。廩然傾動貌。以重寡君

之憂。寡君收辭上介。芋尹蒞對。蒞陳大夫。上介曰寡

君聞楚為不道。擇伐吳國。也。滅厥民人。寡君

使蒞蒞使弔君之下吏。使猶副也。○備無祿使

人逢天之感。人命墮際。絕世于良。絕世猶廢日

其積。廢行道之日。以其具積。歛所積。一日遷次

不敢留君命。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

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問之曰。事死

如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

春秋五傳卷四十一哀公

朝聘而道死。則以尸行事。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遭所聘

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

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

其何以為諸侯主。謂主也。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土

雖墮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

人內之。傳言芋尹蒞知

秋八月大雩。

左傳秋齊陳瓘如楚。瓘陳恒之兄子玉也。過衛仲由見之

仲由子路曰。天或者以陳氏為斧斤。既斷喪公

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

知也。饗受也。○若善晉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

惡焉。仲由事孔子。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

我弟。子成

晉趙鞅帥師伐衛。

冬。晉侯伐鄭。

及齊平。齊平

左傳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轅為介。見公

孫成。公孫成。成卒。公孫

之心。况齊人雖為子役。其有不貳乎。言子服景

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

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喪宗國。謂以邑入齊。成

曰。善哉。吾不早聞命。傳言子服景伯之禍。陳成子館

客。使景伯。子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

事衛君。言衛與齊同。景伯揖子轅而進之。對曰

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代衛。定八年。齊為衛故伐晉

寇氏。喪車五百。在定九年。寇氏陽。因與衛地

自濟以西，襁褓者以南，書社五百。一十五字為一社，舊書而 吳人加敝邑以亂，在八 齊因其病，取 諸君友。 寡君是以寒心，君得視衛君之事 君也，則罔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公孫 宿以其兵甲入于嬴。嬴齊

衛公孟彊出奔齊。彊齊

左傳 ○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慆，孔圉孔

蒯聵子孔伯姬，蒯聵與孔氏之豎渫，良夫

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西伯姬，渫，良夫 大子

春秋五傳 卷四十一

哀公 十

在戚，孔姬使之焉。使良夫請大子，所 大子與之

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見大

軒大夫車，二死，死罪三。無與，音預。 與之盟，為請於伯姬。良夫為

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廄。圖昏，二

人蒙衣而乘。二人，大子與良夫蒙衣為 寺人羅

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樂寧問之，稱姻妾以告。稱

昏姻 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

子與五人介與殺從之。介，被甲與殺 追孔慆於

廄，強盟之。孔氏專政，故殺孔慆，遂劫以登臺，樂

欲令盟，孔氏上怒。

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季子子路也

○炙，章夜反。下同。 召獲駕乘車，召獲，衛大夫，駕乘車，言

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

出。子羔，衛大夫，高柴 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始

至焉。」且欲至門。 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言及下及已

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為也。」

言難已出，無為復入。 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

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因門

春秋五傳 卷四十一

哀公 十

入曰：「大子焉用孔慆？雖殺之，必或繼之。」言已必

為難攻。 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

子聞之懼，下，石乞孟縶敵子路。子路，子路也。○舍音捨。

又如字。 以戈擊之，斷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

免。」不使冠在也。 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

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蒯莊公，害故

政，欲盡去之。政，政權也。○去起呂反。 先謂司徒囀成，曰：「寡

人雖病於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裨師，比欲

與之伐公，不果。比，精也。○辟莫午反。諸中呂反。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

衛

衛侯輒來奔從書此春

二月衛子遫成出奔宋莊即

左傳十六年春肅成褚師比出奔宋依伐莊公不果而奔

衛侯使鄆武子告于周武子衛大夫勝也曰蒯聵

得罪于君父君毋通也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

棄兄弟實諸河上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

使下臣盼敢告執事玉使單平公對曰盼以嘉

春秋五傳卷四十一哀公 十一

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

次敬之哉繼父之世還方天之休言天方受弗

敬弗休悔其可追終終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杜仲尼既告老去位猶書卒

與之魯哀公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四月十

八日乙丑無已丑已丑五月十三日必有一

誤○孔子卒孔子作春秋終於獲麟之一句公

羊穀梁經是也弟子欲記聖師之作故採魯史

記以納大子之經而終於此直明因隨而作傳

終於魯哀公從此已下無復經矣魯哀公二十

年生至今

左傳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誅之曰旻天不弔

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仁覆閣下

也慈且也俾使也屏蔽也○謀力執反

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隸疾痛也律法也言

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

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天子稱

之名君兩失之

左傳六月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東郡燕縣東

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納財醉而送之夜半而

春秋五傳卷四十一哀公 十三

遣之夜遣者慙負孔載伯姬於平陽而行載其

去及西門平陽使貳車反祐於西圃使貳車還

登于公升為請追之遇載祚者殺而乘其車伯

遇之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不仁人謂子伯

必勝必勝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為許為射之殢

傳言子伯不仁所以死也

或以其事從為得

祁于蒙中孔悝出奔宋

祁于蒙中孔悝出奔宋

左傳是大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在昭十九年

又辟華氏之亂於鄭在昭二十年鄭人甚善之

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

初晉人使謀於子木請行而期焉謂行襲鄭之期也

也謂子木子木蒙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

之得晉謀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

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葉公

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葉公

利舍諸邊竟使衛蒯聩使為蒯聩之衛葉公

春秋五傳卷四十一宣公十四

曰周仁之謂信周親率義之謂勇率行吾聞勝

也好復言言之所言必欲復行之而求死士殆

有私乎私謀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期必子

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為白公白楚邑也

將西南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言楚國新復

制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

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遠

矣此西子勝自厲劔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

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直乎將以

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

之為喻楚國第用士之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

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我必

得自死我乃子西不悛勝謂石乞石乞勝曰王

與二卿士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

曰不可得也不可得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

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

說告之故告教作亂宜僚承之以劍不動

其振劍指勝曰不為利謂不為威惕不洩人言以

春秋五傳卷四十一宣公十四

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汝陰慎請以

戰備獻與吳賦之所待鉞杖兵器皆備而許之

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

西以袂掩面而死惠公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

君不可以弗終扶豫章以殺人而後死以効其

章大木石乞曰焚庫弑王不然不濟白公曰

不可弑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

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

何患弗從葉公在蔡蔡邕方城之處皆曰

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激幸者，其求無

賢，而必離物，而重則離敗，欲須其變而後入。

賢於其後，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

子問不可遂劫以兵，子問曰：王孫若安靖

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聲之願也，敢不聽從。

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傾楚國，有死不能。

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底，石乞尹門。

固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

春秋五傳卷四十一 附錄 十六

王母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

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

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

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歲月以幾，

其亦大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夫音扶。

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

公得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

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

棄

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

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

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

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

事也，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

石乞，王孫燕奔，熊黃氏。

諸梁兼二事，乃使寧為令尹。

國語子西使人召王孫勝，而老於葉。

春秋五傳卷四十一 附錄 十七

王納之遂，諸梁聞之，沈諸梁聞之，

也，見子西曰：聞子召王孫勝，信乎？曰：然，子高曰

將焉用之？曰：吾聞之，勝直而剛，欲寘之境，子高

曰：不可，其為人，也，展而不信，

而不仁，詐而不知，

不勇，直而不衷，

周而不淑，

愛而不謀，長不仁也，

以謀蓋人

直而不

以其言是

六德者皆有其華而不實者將焉用之彼其父

爲戮於楚其心又循而不潔循首而已之志不從人也不潔非潔

也。行若其狗也。不忘舊怨。而不以潔悛德。思報怨。

而已則其愛也足以得人其展也足以復之復復

其前其詐也足以謀之其直也足以帥之衆也

其周也足以蓋之。言其周也足以蓋其惡也。其不潔也足

以行之而加以不仁奉之以不義蔑不克矣

1

夫造勝之怨者皆不在矣怨謂謂太干若來而費無極之徒

無寵速其怒也若其寵之殺貪而無厭旣而得

入而矐之以大利也。
不仁以畏之。
思舊。

怨以修其心怨其心 苟國有勞必不居矣非子

職之其誼平西將王此禍彼將思舊怨而徹大

龍司馬也 動而得人 得人然而有術 然故有

也。若果用之，害可待也。余愛子與，言按之。

不言弟子期也。子西曰：德其忘怨乎？以德必

也。余善之夫乃其宗也。子高曰不然吾聞

之曰唯仁者可好也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好

之不倡，慙之不怨，高之不驕，下之不懼，不仁者。

則不然人好之則倨惡之則怨高之則驕下之

則懼驕有欲焉欲專能也懼有惡焉惡其上也欲惡怨偏

所以生詐謀也。子將若何？石而下之。將戚而

懼爲之上者將怒而怨作謀之心無所靖矣

也有一不義猶敗國家今一五六而必欲用之

不亦難乎吾聞國家將敗必用奸人而審其疾

味其子之謂乎嗜食也疾味味然夫誰無疾

青青有災也能者蚤除之舊怨滅宗國之疾青也爲

之關箝蕃籬而遠備閑之猶恐其至也也是

之爲日愴若召而近之死無日矣人有言曰狼

子野心怨賊之人其又可善乎君子不我信蓋

求若敖氏與子干子皙之族而近之王所滅國

肱也平王所殺而代之以何綱不召而近也安用

勝也。其能幾何？言其不能。昔齊驂馬繡以胡公入於

貝水驛黑龍齊大也胡公靖也貝水名胡公志馬繡馬繡殺

胡公內兩獸間職戕斃公於圃竹也獸斃皆齊

臣釐公齊桓公之子商人也為公子時與鄆之
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攝而用之而使歌僕
納陶職之妻而使殺魯文公十八年晉長魚
矯殺三卻於榘鄆有長魚矯晉大夫也殺三
卻之與其父母同也鄆圍人犇殺子
般於次公太子次舍也鄆人殺馬者子般曾莊
之位於黨氏公千慶父通於夫人欲立之
慶父使作賊夫是誰之故也非唯舊怨乎也
是皆子所聞也人之求多聞善敗以鑑戒也今
子聞而棄之猶蒙耳也蒙覆也吾語子何益吾知
春秋五傳卷四十一附錄 二十
逃而已逃勝之子西笑曰子之尚勝也子言論
難也不從遂使為白公子高以疾閒居于蔡
蔡國楚滅之蔡及白公之亂子西子期死白公
公孫而治焉請伐
鄭以報父讐子西既許之未起師晉伐鄭楚
又救之與之盟白公怒遂作亂殺二子於朝蔡
公聞之曰吾怨其棄吾言而德其治楚國楚國
之能平均以復先王之業者夫子也夫子子
西也以
小怨寘大德憂不義也將入殺之殺白公也帥方城
之外以入殺白公而定王室定王室謂兼令尹
司馬以平楚亂也
既定乃使子西之子寧為令尹葬二子之族子
子期之子寘為司馬而老於蔡子期之子寘為司馬而老於蔡

子西之族多見
害故皆為葬之
左傳衛侯占夢嬖人以嬖占
夢見愛求酒於大叔僖子
叔遺僖子大
叔遺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
西南隅弔弔憐也懼古卜夢而
言口去上聲乃逐大叔遺遺
奔齊
左傳衛侯謂渚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
若之何渚良夫之室器
將去良夫代執火者而高將密謀
屏左右
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
召若不材器可得也其身四得器
豎告大子
春秋五傳卷四十一附錄 二十一
大子使五人與貳從已劫公而強盟之盟
求
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盟在
十五
年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
左傳十七年春衛侯為虎幄於藉圃於藉圃之
圃新造保
使良夫以良夫應
為令名良夫乘衷甸兩牡衷甸一轅
車也紫衣紫衣
紫衣至袒裘不釋劍
而食袒亦不敬
祖亦不敬大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
而殺之三罪紫衣
袒裘帶劍

也已言失道皆難來吾用禦兒禦兒今在臨之禦兒今在

民所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

春秋五傳

卷四十一

哀公

二十四

晉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不專取也貧者吾予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則稅之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西南北皆以中國言之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知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知則不知。民之極。知音智。下知民如字。極中也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銓稱也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越王曰。諾。越王勾踐乃召五大夫。五大夫。舌庸。若成。大夫種。范蠡。皐如之屬曰。吳為不道。求殘吾社稷。宗廟以為平原。不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吾問於王孫包胥。既命孤矣。敢訪諸大夫。問戰奚以而可。勾踐願諸大夫言之。皆以情告。無阿孤。孤將以舉大事。阿曲也大夫舌庸乃進對曰。審賞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審賞。賞不失勞聖通也大夫苦成進對曰。審

春秋五傳

卷四十一

哀公

二十五

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能罰則大夫種進對曰。審物則可以戰乎。王曰。辨。說云。別物善惡。謂之辨大夫蠡進對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審守禦之備。巧審也大夫皐如進對曰。審聲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聲謂鐘鼓進退之聲。不審則衆惑也王乃命有司。大令於國曰。苟任戎者。皆造於國門之外。國門。城門也王乃令於國人曰。欲告者。來告。謂告者善計策。及職事。所當陳白者。不任兵事。則下所謂。取皆之。疾。筋力不足。以勝甲兵者。告是也告孤不審。將為戮。不利。不審謂欺詐。非實也過及五日。必審之。使就思計之也過五日。道將不行。道術也。過五日則晚矣。軍當出也。故術將不行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屏。寢門內屏也。王北向。夫人南向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政。婦職。外政。國事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婦人禮送。不出門乃闔左闔。填之以土。闔。陽開。陰去。示幽也并側席而坐。不埽。并。簪也。去并去飾也。側。猶特也。禮。憂者側席而坐王背檐而立。大夫向檐。檐。與簾同。說云。檐。屋外邊也王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地之不修。內有辱於國。是子也。均。平均也

也修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
政無出外政無入內國政外軍政也吾見子於此止矣
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儀也乃闔左闔
之以土側席而坐不墁示憂戚也王乃之壇列壇在野所以講列士衆誓告之處鼓而行之至於軍軍所軍之地也斬有
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以環瑱通相問也切環金也通行幣以亂軍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
曰莫如此不從其王之令明日徙舍斬有罪者
以徇曰莫如此不用王命明日徙舍至於禦兒
春秋五傳卷四十一哀公附錄 二十六
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淫逸不可禁也王乃
命有司大徇於軍曰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
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耆老而
子爲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子爲我禮已
重矣重矣去父子歸沒而父母之世也後若
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有兄弟四五
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
昆弟四五人皆在此事若不捷則是盡也捷勝也
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徇於軍曰有眩瞽

之疾者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瞽之
疾其歸若已若汝也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
日徇於軍曰勑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
聽命者歸莫告明日遷軍接餘勝書蒸切上斬下皆餘也
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志行不果果少也於是人
有致死之心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謂二三
子歸而不歸處而不處處止也進而不進退而不
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身斬妻子戮戮殺也於是
吳王起師軍於江北江松江去吳五十里越王軍於江南
春秋五傳卷四十一哀公附錄 二十七
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
六千人爲中軍私卒君子王所親近有志行者
明日將舟戰於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
里以須須須後也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
踰度踰度夜中乃令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
夜中夜半也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爲二師
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
越越中分其師以禦之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
潛涉潛涉度也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

奔走曰北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

大敗之於沒沒地名也又郊敗之郊地名也三戰三北

也郊也乃至於吳

左傳晉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爲

主君請若大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

父之爲也志父晉君謂志父教使不來衛侯辭以難大子又使

栾之栾乃父欲速得其處夏六月趙鞅圍衛

齊國觀陳瓘收衛觀工喚反得晉人之致

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其本服曰國子實執

春秋五傳卷四十一 天

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欲必子又

何驕言不須來致簡子曰我卜伐衛宋卜與齊

戰乃還畏子

左傳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聚積聚

子陽楚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

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

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言此二人皆韋輔

今後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右領左

賊官○率子穀曰觀丁父都俘也武王以爲軍

率楚武王是以克州藝服隨唐大啟羣蠻彭

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楚文王

以爲朝陳蔡封畛於汝開封畛北至汝唯其任

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謂語疑也謂本

令尹有憾於陳十五年子西伐吳陳使天若亡

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蓋含焉舍右領與左

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

王卜之武城尹吉子西子公使帥師取陳麥陳

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巳卯楚公孫朝帥師

春秋五傳卷四十一 天

滅陳及鄭火陳卒亡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爲

令尹枚卜不斥言所卜以沈尹朱曰吉過於其

志志望葉公曰王于而相國過將何爲過相將

他日改卜于國而使爲令尹學也

左傳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衛有觀

吾之虛今漢陽城中彼髮北而而謀曰登此

昆吾之虛餘爲渾良夫天無彗本盟當免

瓜之初生謂余爲渾良夫三死而并

故自謂無辜○并必政反

之楚史曰不害與之邑衛侯貞卜而逃奔宋無道

逃也○難乃旦反下同衛侯貞卜之吉其繇

曰如魚窺尾○繇亦也魚旁則尾亦○衛流而方

羊○商○橫流方子○衛侯貞卜之吉其繇

國滅之將下閭門寒實乃自後踰○冬十月

晉復伐衛○本伐未得志故○入其郛將入城簡子

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不義乘衛

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

十一月衛侯自鄆入般師出○般初

春秋五傳卷四十一 三十一

公登城以望見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

姓也何戎之有焉○故有戎邑○翦之○其公

使匠久○公欲逐石圃○從子○從去聲○未及

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閉門而請弗

許踰于北方而墜折股○終如十言乃自後踰○戎

州人攻之太子疾公子南踰從公○疾戎州人

殺之公入于戎州已氏○已氏戎人姓○初公自城

上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莊公

夫人髮也○髮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

與女璧已氏曰殺女璧其馬往遂殺之而取其

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

衛人請平立公子起○起靈公子執般師以歸舍

諸路○齊

左傳公會齊侯盟于蒙○齊侯簡公弟平公故也

蒙陰城也○放如字一○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

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

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執牛耳○季羔曰

師衍之役吳公于姑曹○季羔高柴也○師衍在發

春秋五傳卷四十一 三十一

陽之役衛石魋○石魋陽也○在十二年石魋武伯

曰然則殲也○則武伯名也○師衍則大國執陽

自以為○可執

左傳宋皇瑗之子麋○宋右師瑗有友曰田

丙而奪其兄鄭般邑以與之鄭般愠而行告桓

司馬之臣子儀克○克在下邑不與魋亂故在子

儀克適宋告夫人曰麋將納桓氏公問諸子仲

儀克初子仲將以杞姬之子非我為子○杞姬子

仲妻也○麋曰必立伯也○伯非是良材子仲怒弗

從故對曰右師則老矣不識廢也言右師老不能為亂廢則

不可公執之執皇瑗奔晉召之

左傳十八年春宋殺皇瑗公問其情復皇氏之

族使皇緩為右師言宋景公無常也

左傳巴人伐楚圍鄧鄧楚初有司馬子國之下

也觀瞻曰如志得吉兆如其志觀瞻楚開卜大

夫觀從故命之命以馬及巴師至將卜師王曰

寧如志何卜焉使師而行請承王曰

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伯東之役寢尹吳由于

春秋五傳卷四十一哀公三

象奔吳師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遂固敗巴

師于鄧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知用

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占卜筮之

官蔽斷也且後也言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

煩卜筮惠王其有焉不疑故

左傳夏魏石圃逐其君起齊所衛侯輒

自齊復歸逐石圃而復石魋與大叔遺皆制職

左傳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誤吳使

左傳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

楚地

左傳秋楚沈諸梁伐東夷報三夷男女及楚師

盟于放從越之夷三

左傳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言敬王能終

言東王必大克叔青叔還子

左傳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為鄭

故謀伐魯十五年晉伐鄭鄭人辭諸侯秋師

還終叔何言

左傳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

春秋五傳卷四十一哀公三

吳子出居于艾艾吳邑孫遂適楚聞越將伐吳

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

殺之言其不量力

左傳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于喪食趙孟喪子

父簡子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

之無乃有故乎楚隆在十三年先主簡曰好惡同

與吳王有質黃池在十三年先主簡曰好惡同

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嗣子襄子

越救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為降楚隆曰若

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掌之

也乃往先造于越軍曰吳犯問上國多矣問君

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

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

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

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

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

收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

為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

春秋五傳

卷四十一

哀公

三

問趙孟趙孟曰勾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

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

而反笑勾踐侯反史黯何以得為君子

不及四十年吳當對曰歸也進不見惡

無謗言則止王曰宜哉

左傳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

左傳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

首

首

年不覺使我高蹈

故使我高蹈

二國齊邾也言魯據周禮

殺先期至也

寡君之軍

復也君無乃勤為僕人之未次

下注同

為魯除館

左傳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

春秋五傳

卷四十一

哀公

三

為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天子革奔越

左傳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

事君乃縊越人以歸

國語越師遂入吳國闔王宮

行成曰昔不殺先委制於越君

君告孤請成男女服從孤無柰越之先君何

先君與畏天之不祥不敢絕祀許君成以至于

吳有奸

吳有奸

今今孤不道得罪於君王君王以親辱於孤之

弊邑孤敢請成男女服為臣越王曰昔天以

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賜越孤敢不聽天

之命而聽君之令乎乃不許成因使人告於吳

王曰天以吳賜越孤不敢不受以民生之不長

也王其無死民生於地上寓也其與幾

何言幾寡人其達王於甬句東句東今句章

東海也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沒王年夫婦各

以奉之在所夫差辭曰天既降禍於吳國不在

前後當孤之身實失宗廟社稷凡吳土地人民

越既有之矣孤何以視於天下夫差將死使人

說於子胥也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其有

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遂自殺越滅吳在魯哀

年冬十一月上征上國也宋鄭辟衛陳蔡執玉

之君皆入朝也夫唯能下其羣臣以集其謀

故也明吳不用子胥之勸

國越王勾踐棲於會稽之上山在今山陰南

七里吳敗越於夫椒遂乃號令於三軍號呼曰

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號令三軍而父兄

而呼之也國子姓年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

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大夫種進對曰

臣聞之賈人賈音夏則資皮冬則資絺

也精口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夫雖

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

擇也譬如衰筮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樓

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

也勾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責何後之有執其

春秋五傳卷四十一哀公

手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於吳曰寡君勾踐之

無所使使其下臣種不敢微聲聞於天王

私於下執事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

以屈辱君願以金玉子女略君之嫖請勾踐女

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

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眾以從君之師

徒唯君左右之若以越國

之罪為不可赦也將焚宗廟血食也係妻孥

也死生同命不沈金玉於江不飲吳有帶甲五

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也是以帶甲萬人

以事君也言救起罪是得帶也無乃即傷君王之

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

乎安而得越國二名誰為利乎夫差將欲聽與

之成子胥諫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讐敵戰

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錢塘浦陽江也

此二國之民三江結之遷徙非吳則越也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

言勢不將不可改於是矣言滅之之計貪聞之

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黨所也上國

春秋五傳卷四十一 哀公 三

也我攻而勝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言

俗之異也說云吳是時未知以車戰申公巫臣

使其子馮庸教之略謂馮庸教吳魯成公時也

至此哀元年歷五公矣非夫越國吾攻而勝之

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利也不可失也已

君必滅之失此利也雖悔之亦無及已越人飾

美女八人納之太宰嚭上言請大夫女女於大

太宰嚭以求免也嚭吳正卿故楚大夫伯州黎

之子也魯昭元年州黎為楚蠻王所殺諸奔吳

曰子荷蔽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太

宰嚭諫曰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

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成平勾踐說

於國人說解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

與大國執讐執猶結也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

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請更更改於是葬死者問

傷者養生者弔有愛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

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宦士三

百人於吳將三百人其身親為夫差前馬

前馬前驅勾踐之地南至于句無今諸暨有北

至於禦兒今嘉興東至于鄞今鄞西至于姑蔑

春秋五傳卷四十一 哀公 三

廣運百里言取境內近者百里之

運乃致其父兄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

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

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菽菽也命壯者無取老嫗

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

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禮三十而娶二十

將免者以告免乳也公令醫守之醫乳生丈

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大陽畜知

內陰生三人公與之母母乳母也人生生二人

公與之餼餼食也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當室適子也

父為適支子死三月釋其政支子必哭泣葬埋

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宦其子

宦仕也仕其子而其達士潔其居舍其美其服

者必廟禮之禮之於廟勾踐載稻與脂於舟以

行脂膏也國之孺子之游者無不備也無不歡

也必問其名名後將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

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民居有

春秋五傳卷四十一哀公四十

三年之食古者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國之父兄請曰昔者

夫差耻吾君於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有節

請報之勾踐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二三子之罪

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與知耻請姑無庸

戰姑且也父兄又請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也

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

讐其有敢不盡力者乎請復戰勾踐既許之乃

致其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

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耻也少耻謂進不

免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言多也犀

大今微外所送有山年有水犀水犀之皮有珠

不患其志行之少耻也而患其衆之不足也今

寡人將助天滅之天所不吾不欲匹夫

之勇也匹夫匹夫欲其旅進旅退也旅進

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有常賞進不用命伍

獨進退則無職不如此則有常刑果行國人

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之歡心

春秋五傳卷四十一哀公里

是故敗吳於圍圍也又敗之於沒沒地又郊

敗之夫差行成曰寡人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

請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勾踐對曰昔天以越

與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子越越可以無聽天

之命而聽君之令乎吾請達王甬句東吾與君

為二君平待之若夫差對曰寡人禮先壹飯矣

先思為切言已年長於越王覺君若不忘周室

而為弊邑宸宇宸宇猶宇也言君若以周

雷力亦寡人之願也君若曰吾將殘女社稷滅

女宗廟寡人請死余何面目以視於天下乎越君其次也次令遂滅吳

國趙王勾踐即位三年而欲伐吳范蠡進諫

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盈音禮持守也盈滿也有定傾定安也

危也也傾也有節事也節制也王曰爲三者奈何范蠡對曰

持盈者與天與天法天也大適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定傾者與人

與人取人之心也人通好諫傾危之節事者與

地中當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節事者與地

言天道盈而不溢陽滿則損盛而不驕盛而不驕盛元氣廣太時

春秋五傳卷四十一

附錄 聖二

也不驗也不驗也勞而不矜其功勞動而不已也夫聖人隨時

以行是謂守時隨時時行則止天時不作弗爲人

客作起也攻者爲客起謂人事不起弗爲之始

人事謂怨時逆亂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盈而溢未盈而溢

意溢意溢也未盛而驟自驕泰也不勞而矜其功未

勤勞而自天時不作而先爲人客吳未有天災

人事不起而創爲之始此逆於天而不和於人

王若行之將妨於國家靡王躬身妨告也王弗

聽范蠡進諫曰夫勇者逆德也德尚禮讓兵者

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言賢者修其政德而遠

用武故曰爭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於人者人

之所卒也始以役人淫佚之事上帝之禁也淫

也放也先行此者不利王曰無是言也吾已斷

之矣武也果與師而伐吳戰於五湖今

不勝棲於會稽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不用

子之言以至於此爲之奈何范蠡對曰君王其

忘之乎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

王曰與人奈何已有傾危故范蠡對曰卑辭尊

春秋五傳卷四十一

附錄 聖三

禮言常卑約其辭尊玩好女樂尊之以名謂之

也如此不已不釋也又身與之市委營營屬

國家以王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曰請士

女女於士大夫女女於大夫隨之以國家之重

器重器實吳人不許大夫種來而復往曰請委

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君王制之委歸也屬付

也器吳人許諾王曰蠡爲我守於國范蠡對曰四

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

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

種守於國與范蠡入官於吳官為臣三年而吳

人造之勾踐以蘇哀元年積會稽吳與之平而去之句踐改修國政然後卑事夫差在

吳三年而吳人遣之歸反至於國王問於范蠡曰節事奈

何欲更修政范蠡對曰節事者與地唯地能包

萬物以為一其事不失為一不偏也不生萬物失不失時也不

容畜禽獸然後受其名而兼其利受其名受其功各也利謂

萬物終歸於地也美惡皆成以養生物之生各宜皆成之以養人

也時不至不可強生物生各宜皆成之以養人事不究不可彊成

定窮也窮則變自若以處無妄動也以度天

春秋五傳卷四十一哀公四十四

下待其來者而正之不先言待其因時之所宜

而定之同男女之功功農織絲除民之害以避

天殃田野開闢府倉實民衆殷殷盛也

無曠其衆以為亂梯無令空日廢業使之困時

將有友事將有閒時大時小人事也反還也閒

有有也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

成利恒常也事無閒時無反天時未至越則撫

民保教以須之王曰不殺之國家蠶之國家也

蠶其國之范蠡對曰四對之內百姓之事時節

三樂樂三時之務使不亂民功不逆天時從

五穀陸執民乃蕃滋陸音六

君臣上下交得其志蠶不如種也交俱

四對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因陰陽之恒順

天地之常陰陽剛柔明三光柔而不屈

強而不剛德虐之行因以為常德有所懷則及

所斬伐及黜奪也以死生因天地之刑刑天地

四時之法推自天因人因人善惡聖人因天

則之人自生之天地形之形見也見其聖人

春秋五傳卷四十一哀公四十五

因而成之因古因是以戰勝而不報敵家不取

地而不反敵家也兵勝於外福生於內用力甚

少而名聲章明種亦不如蠶也王曰諾令大夫

種為之為治

國語四年王召范蠡而問焉反國四年曰先人就世

不殺即位先人允常就吾年既少未有恒常出

則禽荒入則酒荒吾百姓之不圖唯舟與車好

那不殺亦又甚焉言見其困也吾欲與子謀之

其可乎。范蠡對曰：未可也。蠡聞之上帝不考時

反是矣。考成也。言天養成越當守。天時天時沒乃可以動也。蠡索者不祥

強其兩切。索求也。得時不成，反受其殃。得時而人非能成則反受

其殃。人差克越可取而失德滅名，奔走死亡，有

不取後反見滅是也。等也有子天所授也不子天所

奪有子，有不子。等也有子天所授也不子天所

人王無蚤圖，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蚤圖之，其

事又將未可知也。事不可知也。王曰：諾。

國語又一年。反國王召范蠡而問曰：吾與子謀

吳，子曰：未可也。今吳王淫於樂而忘其百姓，樂

春秋五傳卷四十一。附錄四六

也。亂民功逆天時，信讒喜優，優優謂俳憎輔遠弼，

相道為輔，聖人不出。聖通也。通知之。忠臣解骨，

解骨謂忠良之臣見其如此，皆曲相御，莫適相

非。上下相偷，其可乎。轉相將望無復相非以不

忠正也。偷。范蠡對曰：人事至矣。天應未也。王姑

待之。王曰：諾。

國語又一年。反國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

謀吳，子曰：未可也。今中胥驟諫其王，王怒而殺

之，其可乎。中胥數諫王不聽，知吳必亡，使於齊

死。范蠡對曰：逆節萌生，逆節萌生，忠正故為。天地未

形而先為之征，形見也。天地之占。其事是以不

成。維受其刑，維猶也。王姑待之。王曰：諾。

國語又一年。反國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

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稍蟹不遺種，其可乎。蟹

也。食稻。范蠡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謂藏困

也。中未盡。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固故妄其

欺不殺耶？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時，今天

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范蠡對曰：王姑勿

春秋五傳卷四十一。附錄四七

怪。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

參三也。天地人事三。今其禍新民恐，新也。其君

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久也。支猶

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殆。殆危也。言伐吳

其且馳騁弋獵，無至禽荒。使越王為此者示

中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常。肆

也。常舊。彼其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言吳王

法也。彼其上不以為意，必不修。又使之望而不得食，

德而縱私好，以盡民力也。乃可以致天地之飢。飢

又奪之食也。乃可以致天地之飢。飢王姑

待之且待時也自此後

國語至於玄月年九月至十七年三月越伐吳

也王召范蠡而問焉曰諺有之曰飢飯不及壺

飯飢古橫切飢大也飯謂盛饌未其不能以

取快意得之而已今歲晚矣子將奈何范蠡對

曰微君王之言也臣固將謁之謁請也請臣

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唯恐弗

及蹶走也王曰諾遂與師伐吳至於五湖吳人聞

之出挑戰一日五反王弗忍欲許之不忍其范

春秋五傳卷四十一哀公四九

論進諫曰諒之廟廊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弗

許也臣聞之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子不取反

為之災為之災縮轉化後將悔之縮轉化也天節

固然固然有唯謀不遷可遷易也王曰諾弗

許范蠡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謂若黃帝縮

以為常四時以為常四時以為常四時有轉運用兵有法

也無過天極究數而止極至也窮其數而止

也天道皇皇日月以為常皇皇著明明者以為

法微者則是行明謂日月盛滿時也微謂虧損

微時以陽至而陰陰至而陽二極日困而還月

盈而匡匡窮也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

之俱行隨其運轉虧盈後則用陰先則用陽後

動先先動也用陰陰謂沈重近則用柔遠則用剛

敵近則用柔柔謂示之以弱後無陰蔽先無陽察

遠則抗威威謂示之以強後無陰蔽先無陽察

先動者奉辭為陽察也用人無義往從其所

執射的也無義無常所也行軍用人之剛強以

道口敵為制不豫設也故曰往從其所剛強以

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言敵以剛強來禦已其

日不死彼來從我固守勿與勿與之若將與之

其野彼來從我固守勿與勿與之若將與之

春秋五傳卷四十一哀公四九

必因天地之災彼有災又觀其民之饑飽勞逸

以參之言雖有災民尚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

奪之彼陽勢已盡而吾陰宜為人客剛強而力

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先動為客於時宜為

未盡雖輕易入宜為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

盡柔而不可迫時宜為主人安徐而重固陰節不

之道設右以為牝益左以為牡陳直觀切陳有

在陰為牝蚤晏無失必順天道安晚周旋無究

在陽為牡若日月然也今其來也剛強而力疾言吳陽勢

也王姑待之王曰諾弗與戰居軍三年吳師自

潰魯哀三十二年冬十一月越圍吳吳王帥其賢

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姑蘇宮之臺也在吳閶

尚書云重祿實璧昭謂賢良親近之士使王孫

維行成於越雄吳大夫姓也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

得罪於會稽使越棲於會稽時也今君王其圖不殺不殺

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

聞之聖人之功時為之庸庸用也因天得時弗

成天有還形還反也天節不遠五年復反節期也

春秋五傳卷四十一 哀公 五十

年再聞天數一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小凶謂危

終故復反也死滅近五年遠十年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

遠先人詩人也執柯以伐柯其法不遠以言今

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使者

往而復來辭俞卑禮俞尊俞或作俞王又欲許之范

蠡諫曰孰使我蚤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

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邪夫十年謀之一朝而

棄之其可乎十年不收於國王姑弗許其事將

易蕢已易以鼓切蕢望也王曰吾欲弗許而難

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

應使者提學也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

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

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雄曰子范子先

人有言曰無助天為虐助天為虐者不祥今吾

稻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為虐不忌其不祥乎忌

也范蠡曰王孫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

也子面也言越本猶炎小國於周室附列不故

濱於東海之陂濱近也鼃魚鼃之與處而鼃

春秋五傳卷四十一 哀公 五十

之與同階龜言秋切階之與切通余雖覲然而

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設談者乎覲通

歲以淺切觀面目之貌也設談巧辯之言也王

孫雄曰子范子將助天為虐助天為虐不祥雄

請反辭於王謂以辭告越王范蠡曰君王已委制於執

事之人矣執事然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

於子無使我為使者辭反反報范蠡不報於王

擊鼓與師以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不傷越民

遂滅吳反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

不復入於越國矣勉王以德王曰不疑疑子之

所謂者何也范蠡對曰臣聞之為人臣者君憂

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

死者為此也人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

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

沒於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

妻子為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衍意

制法也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

王命工以良金寫蠡之狀而朝禮之以善金鑄其形狀而

春秋五傳卷四十一 附錄 五

自朝浹日而令大夫朝之從甲至甲為浹環會稽

三百里者以為范蠡地也後世子孫有敢

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也告皇天后土

四鄉地主正之鄉許亮切鄉方也天神地祇四

左傳二十三年春宋景公卒景公朱元公夫人

母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

事使肥與有職競焉肥康子名也是以不得

助執紼使求從與求冉有名也曰以肥之得倘

彌甥也彌遠也康子父之有不腆先人之產焉

使求薦諸夫人之宰薦進也其可以稱旌繁乎

也繁馬飾繁纓也終樂祁之

左傳夏六月晉荀瑶伐齊荀瑶荀躒之孫知

無平帥師御之知伯視齊師馬駭迷驅之曰齊

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

武子請卜武子晉夫人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

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

取我英丘君命瑤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治齊

丘守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辰戰于鞞丘

春秋五傳卷四十一 附錄 五

單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顏庚齊大夫顏

左傳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諸鞅來聘

報叔青也叔青使越

左傳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

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在魯宣叔以

晉師伐齊取汶陽在成寡君欲微福於周公願

乞靈於臧氏以臧氏世勝齊臧石帥師會之取

廩丘石臧賓軍吏令繒將進繒軍吏也萊驪

如之子

君卑政暴大夫往歲克敵今又勝都

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變言也變言也

大史謝之音大曰以寡君之在行在行

不度禮度敢展謝之後於魯

左傳邪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終子歸而立

公子何何亦無道何大子

左傳公子荆之母嬖嬖人將以為夫人使宗

人毀夏獻其禮宗人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為

春秋五傳卷四十一附錄哀公五

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

及武公娶於薛武公孝惠娶于商孝公

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

以荆為大子國人始惡之惡公

左傳閔月公如越得太子適郢適郢

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

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大宰而納賂焉乃止

已故置也李孫恐公因越討

已故置也李孫恐公因越討

左傳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衛侯

衛侯為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

子譏而登席古者見君解纓公怒辭曰臣有

疾異於人足有若見之君將殺之股肱也

是以不敢解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公不

解褚師出公執其手執從手曰必斷而

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死

以得亡為幸斷公之入也奪南氏邑南氏子

春秋五傳卷四十一附錄哀公五

車于池人投其車于池水中初衛人翦夏丁

氏在十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彭子彌子彌子

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為夫人其弟期大

叔疾之從孫甥也期與戊之子姊妹之孫甥從

少畜於公以為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

匠久公使優佼盟拳彌優佼排優也拳彌衛大

也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彌子

公文要失車司寇亥司寇司徒期因三匠與拳

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斤工匠使拳彌

入于公宮信近之而自天子疾之宮謀以攻公

鄧子士請禦之夫鄧子士衛大彌援其手曰子則

勇矣將若君何言不可救不見先君乎君何所

不逞欲先君謂彌也且君嘗在外

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問也

乃出將適蒲蒲近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鄧

乃出將適蒲晉界上邑彌許不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汾

越有君宋南近越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

春秋五傳卷四十一 附錄 五

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自衛君言君以寶

同載寶歸衛也公爲支離之卒陳名因祝史

揮以侵衛祝史衛人病之懿子知之內問見

子之子之公孫彌請逐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

彼好專利而妄法不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

若見君有入勢必道助之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

在朝使吏遺諸其室難而逐之先逐揮出信弗

內再宿爲信五日乃館諸外里外里公遂有寵

使如越請師請師代

左傳六月公至自越前年行南康子孟武伯逆

於五梧晉南郭重僕爲公僕見二子曰惡言

多矣君請盡之微使公盡極以觀之公宴於五

梧武伯爲祝祝酒惡郭重曰何肥也惡去聲

季孫曰請飲疑也飲酒以魯國之密邇仇讐臣

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言重

不宜稱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桓之數

春秋五傳卷四十一 附錄 五

左傳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皐如

后庸宋樂伐納衛侯舒武叔之子武子也皐如

少待之必毒於民復復也乃睦於子矣民

侵外州大獲楚納出禦之大敗衛師掘諸師

定子之墓焚之干平莊之上定子楚師比之

文子使王孫齊私於皐如齊衛大夫王孫曰子

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皐如曰寡君之命

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

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自彌牟云

而有益請自北門出欲以觀衆心衆曰勿出重

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中重也開重門而顯

不敢入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悼公弟公子也

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爲

此期也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夫人則神也

之幣期告王王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

殺期之甥之爲大子者爲期而及其姊爲夫人

春秋五傳卷四十一附錄五八

遂卒于越終言之也終效

左傳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啟首諸

公宮周元公孫子高也得昭本有立焉於是皇

緩爲右師皇非我爲大司馬皇懷爲司徒非我

樂朱鉏爲大司寇朱鉏樂鉏之六卿

三族降聽政二族皇樂樂因大尹以達大尹近

者六卿國之以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

以令不告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

之使盈其罪盈滿重而無基能無敝乎言勢重

冬十月公游於空澤空澤辛巳卒于連

中連中傳名大尹與空澤之士千甲千甲奉公

自空桐入如沃宮沃宮地各空桐沃宮宋都內宮名

使召六子曰問下有師君請六子董六子

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于

少寢之庭曰無爲魯室不利大尹立啟奉喪殯

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夜使宣言于

國曰大尹感蠱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

春秋五傳卷四十一附錄五九

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言大尹得蔡

啟北首而寢於盧門之外盧門宋東門北首

又反已爲烏而集于其上味加於南門尾加于

桐門曰余夢美必立桐門北門大尹謀曰

我不在盟盟人尹不盟無乃逐我復盟之

乎使祝爲載書六子在唐孟地將盟之祝襄以

載書告皇非我復扶又皇非我因子潞子潞

因尹得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皆歸授甲

使徇于國曰大尹感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

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犬尹徇曰戴氏皇氏將

不利公室戴氏即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

別戴氏皇氏欲伐公公謂樂得

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

施于大尹施罪於大尹奉啟以奔楚乃立得司

城爲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

左傳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于賴且曰吾其

入乎子贊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與使者

曰昔成公孫於陳楚遂適陳○孫音選 衛武

春秋五傳卷四十一 附錄 六

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盟在僖二十八年

○獻公孫于齊在襄十四年子鮮子展爲夷儀之

盟而君入在僖二十六年今君再在孫矣謂十五年

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

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詩周頌言無

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爲主主而國於何有

左傳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

封于駘上欲使魯還邾田封竟至駘二月盟于

平陽西平三千皆從武伯衛從后庸盟康子

病之從後言及子範思子曰若在此吾不及

此夫越盟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

子曰他日請念言季孫不能用于

左傳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禮不

言公之多矣

左傳晉荀瑶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驪弘請救

于齊弘驪齊師將與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

死事者之子使朝三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

又加之五邑召願涿栗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

春秋五傳卷四十一 附錄 空

死焉盟役在二十三年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

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

及留飭違穀七里穀人不知言其地遠去也及

濮雨不洩濮水在陳留酸棗縣傍子思曰大

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

也子思成子衣製杖戈製雨衣也○子衣

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得衆

音反 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

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十七年

陳非鄭之罪益知伯極陳
子孫子怒謂其多陵人故寡君使瑤察陳衷

焉也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

焉已無傷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

其能久乎中行文子告成子文子荀寅此時奔在齊○行戶即反

曰有自晉師告實者將為輕車千乘以厭齊師

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君

畏衆雖過千乘敗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

成子疑其有為晉之心也○輕遣政反厭於甲反文子曰吾乃今知所

以亡無知已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

春秋五傳卷四十一 附錄 左公 左三 左主

入焉一則當處此三變然後今我三不知

而入之不亦難乎悔其言不可復

左傳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欲求諸侯以

逐三桓○去起三桓亦患公之亥也故君臣多

間呂反下而去同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

請有問于子余及死乎問已可得臣無由

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

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有陘氏即因孫

于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以公從其

終子賴之言君不沒
於魯○因得音通

左傳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悼公哀公之

出孫魯人未至鄭驪弘曰知伯悞而好勝早下

之則可行也行去乃先保南里以待之南里在

外知伯入南里門于桔秩之門鄭人俘鄭魁壘

反扶大結反○枯戶結賂之以知政欲使反閉

其口而死將門攻鄭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

在此主謂知伯也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

為子在此不可不入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

春秋五傳卷四十一 附錄 左公 左三 左主

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悅趙襄子

由是悉知伯悉其冀反遂喪之知伯貪而悞故

韓魏反而喪之史記晉懿公之四年春韓公之

於晉陽韓魏反與趙氏謀殺知伯於晉陽

之下在春秋後二十七年○喪息浪反

國語趙簡子田于蟻蟻晉君史黯聞之以犬待

于門史黯晉大夫史墨也時為簡簡子見之曰

何為曰有所得犬欲試之茲固也此簡子曰何

為不告對曰君行臣不從不順言君從法主將

適螻而麓不聞麓主若苑臣敢煩當且當日也

主將之君固不煩慮以告君臣簡子乃還

國語少室周為趙簡子右少室周趙簡子臣之姓名也右成右也

聞牛談有九牛談簡子臣請與之戲戲力也弗勝致右

焉致右簡子許之使少室周為宰宰也曰知賢

而讓可以訓矣

國語趙簡子嘆曰吾願得范中行之良臣范吉

史黜侍曰將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之所願

也又何問焉對曰臣以為不良故也夫事君者

諫過而賞善諫過臣教其惡薦可而替不不方

春秋五傳卷四十一哀公 六十四

其進也替去也傳曰若所謂可而有不可焉臣獻

其不以成其可若所謂不可而有可焉臣獻其可

其不獻能而進賢擇才而薦之朝夕誦善敗而

納之道之以文行之以順勤之以力致之以死

死其難也聽則進不則退今范中行氏之臣不能匡

相其君使至於難難謂為亂見逐也君出在外

以朝歌朝歌齊哀又不能定而棄之則何良之為

若弗棄則主焉得之夫二子之良將勤營其君

使復立於外死而後止何日以來立於外有爵

若來乃非良臣也簡子曰善吾言實過矣

國語趙簡子問於壯馳茲壯音莊壯馳茲音曰大夫蓋吳人也

東方之士孰為癡癡音痴壯馳茲拜曰敢賀簡

子曰未應吾問何賀對曰臣聞之國家之將興

也君子自以為不足其亡也若有餘今主任晉

國之政而問及小人又求賢人吾是以賀

國語趙簡子嘆曰雀入于海為蛤雉入于淮為

蜃小曰蛤大曰蜃龜魚鱉莫不能化化謂蛇

之類也唯人不能哀夫賈舉侍賈舉晉大夫曰臣

聞之君子哀無人不哀無賈舉哀無德不哀

春秋五傳卷四哀公 六十五

無寵良名之不不哀年之不登也夫中行

范氏不恤庶難而欲擅晉國今其子孫將耕於

齊宗廟之犧為畎畝之執純色為犧諸二千皆

於宗廟今反放逐畎畝人之化也何日之有

國語趙襄子使新穉穆子伐翟襄子晉正卿簡

新穉穆子晉大夫新穉勝左人中人左人中人

遽人來告遽人襄子將食尋飯有恐色侍者曰

狗之事大矣大謂勝而主色不怡何也怡悅

子曰吾聞之德不純也而福祿並至謂之幸

夫幸非福德不能服必致非德不當雖和也

德者任以福雖不為幸能為幸也吾是以懼

國語知宣子將以瑤為後知宣子晉卿荀躒之子

也知果曰不如宵也知果晉大夫知氏之族也

宣子曰宵也很不從人對曰宵之很在面瑤

之很在心心很敗國面很不害瑤之賢於人者

五其不逮者一不仁美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

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足巧文辯惠則賢巧文

辭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陵

春秋五傳卷四十一六十六

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

也知宗必滅弗聽知果別族于太史為輔氏太史

掌氏及知氏之亡唯輔果在善其

國語知襄子為室美襄子知士出夕焉士出知

夕也知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

懼也知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

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志記也峻峭也草木不生

松栢之地其土不肥言其高峻不安故不生今土木

勝臣懼其不安人也言不室成三年而知氏亡

三年知伯與韓魏伐趙襄子圍晉陽而灌之城

不浸者三版知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

知伯曰吾乃知水可以亡人國也分水可以灌

安邑安邑魏也絳水可以灌平陽平陽韓也桓

子康子康子復桓子之計趙襄子夜使張武

私於韓魏韓魏與之合遂滅知伯而分其地

國語還自衛三卿宴于藍臺還自衛知襄子伐

知襄子韓康子魏知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

桓子藍臺地名知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

康子韓宣子之曾孫莊子之知伯國聞之諫

晉大夫知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曰難將由我我

氏之族

不為難誰敢與之對曰異於是與此異夫邵氏

有車駟之難其父母長子同一轅既難於

春秋五傳卷四十一六十七

公而滅趙有謂姬之讒趙趙同趙括也孟姬趙

趙姬兄同括族之孟姬趙姬兄同括族之孟姬

怨讒之於景公景公殺之樂有叔祁之怨

叔祁范宣子之女孟之母也與其老州范中行

賓通孟患之范宣子之怨也范氏中行寅

有兩治之難范宣子之怨也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之

與難無乃不可乎夫誰不可喜而誰不可懼

蝮蝮皆能害人况君相乎弗聽自是五年乃

有晉陽之難切如鏡切蟻音蟻救適段規反

首難而殺知伯于師言段規首為景遂滅知氏

國語晉陽之圍知襄子圍趙襄子於晉陽也魯

怨之知瑤驕秦請地於趙趙弗與瑤帥張詡曰

韓魏攻趙襄子襄子保晉陽三家圍之張詡曰

先主為重器也為國家之難張談趙襄子之

之局盍姑無愛寶於諸侯乎微今行賂襄子曰

吾無仇也張詡地也可地趙襄子之臣襄子曰吾不

幸有疾不夷於有疾平也疾病也言已行不

德而賄言無德而夫地也求飲吾欲言地求

以情欲無是養吾疾而干吾祿也吾不與皆斃

皆供也襄子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

城厚完別縣襄子曰罷民力以完之又斃以

守之其誰與我龍音皮斃踏也誰與從者曰邲

邲之倉庫寬邲邲晉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

之浚莫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

之所屬也先主簡子也謂無以尹鐸尹鐸之所

寬也民必蘇矣乃走晉陽晉師圍而灌之音師

之師也灌引沈窳產趙民無畔意通蛙

春秋五傳卷六

懷松

五九



春秋五傳平文四十一卷 內府藏本

明張岐然編岐然字秀初錢塘人其書采左傳公羊傳穀梁傳胡安國傳而益以國語國語亦稱春秋外傳故謂之五傳曰平文者明五傳兼取無所偏重之義也其自序曰嘗與虞子仲暉泛覽春秋七十二家之旨蓋鮮有不亂者及觀近時經生家之說殆不可復謂之春秋究其弊率起於不平心以參諸家而過尊胡氏久之惟知有胡氏傳更不知有他氏又久之惟從胡傳中牽合穿鑿併不知有經此所謂亂之極也云云考胡安國當高宗之時以春秋進講皆準南渡時勢以立言所謂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爲言之者也元明兩代時異勢殊乃以其源出程子遂用以取士已非安國作傳之初意元制兼用三傳明制兼用張洽傳蓋亦陰知胡安國之多僻而補救其偏永樂中修春秋大全襲用汪克寬纂疏乃專尊胡傳又非延祐洪武立法之初意然胡廣等之大全雖偏主一家傷於固陋猶依經立義也其後剽竊相仍棄經誦傳僅

摘經文二三字以標識某公某年追其末流傳亦不誦惟約畧傳意標一破題轉相授受而已蓋又併非修大全之初意矣岐然指陳流弊可謂深切著明故其書皆參取四傳以救胡傳之失雖去取未必盡當要其鍼砭俗學破除銅習於春秋不爲無功惟五傳皆具有成編人所習誦不待此刻而傳故取其衛經之意而不複錄其書焉

春秋年考一卷

不著撰人

遼寧省圖書館藏明末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年考

一卷》提要

春秋年考 一卷

浙江龍溪蔡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明史甚多。又志及朱彝尊經義考俱未載。是編倣史記十二國年表之體。而略變其例。如史記以魯齊晉秦楚宋衛陳蔡曹鄭燕吳為序。此則以魯齊晉宋衛蔡鄭曹陳許楚。序吳為序。刪史記表中之燕而增以許。蓋因是書按年編載之事。許多而燕少。且以比燕之事。春秋本不甚載。如魯昭二年比燕伯款出奔齊。則載於齊景公九年表。中其所載皆本於經。凡某國之事。即係于某國表中。非大事則不載。

大抵宗史記年表通志年譜通鑑目錄之例。而因損益綜綱要。頗得史家義例。又於會盟征伐之事。如魯隱公元年為鄭莊二十二年伐衛。江討滑之亂也。春秋伐人始此。楚文十五年伐黃。南齊兵諫勿納。其所載皆純得其體要。可為經學之一助矣。其自序云。既述春秋君臣世略。國名為編。人為敘。若錄而筆之。不知事居何年。人屬何時。於是更作春秋年考。按春秋君臣世略亦傳本。此抄本亦尚有改訂增注之處。或係初錄之本。尚未刊布也。

春秋年考版



疏述春秋君臣世畧。國各為編。人各為叙。庶幾及古
一班矣。若餘而掣之。不知事屬何年。人屬何時也。寧
無離經索世之罪乎。于是更作春秋年表。竊年表之
緒餘。布列侯之時事。諸凡會盟伐救。篡弑奔逐。
簡要。畧註譜牒。解經大義。或窺萬一云。

天啓四閏歲甲子短至日天時人識

崇禎辛未七月望重訂于夷亭懶窩

<p>周天王 魯侯齊侯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鄭伯曹伯陳侯 許男 楚子 秦伯 吳子</p>											
己	巳	辰	卯	寅	丑	子	亥	戌	酉	申	未
十九年	十八年	十七年	十六年	十五年	十四年	十三年	十二年	十一年	十年	九年	八年
齊侯	齊侯	齊侯	齊侯	齊侯	齊侯	齊侯	齊侯	齊侯	齊侯	齊侯	齊侯
魯侯	魯侯	魯侯	魯侯	魯侯	魯侯	魯侯	魯侯	魯侯	魯侯	魯侯	魯侯
晉侯	晉侯	晉侯	晉侯	晉侯	晉侯	晉侯	晉侯	晉侯	晉侯	晉侯	晉侯
宋公	宋公	宋公	宋公	宋公	宋公	宋公	宋公	宋公	宋公	宋公	宋公
衛侯	衛侯	衛侯	衛侯	衛侯	衛侯	衛侯	衛侯	衛侯	衛侯	衛侯	衛侯
蔡侯	蔡侯	蔡侯	蔡侯	蔡侯	蔡侯	蔡侯	蔡侯	蔡侯	蔡侯	蔡侯	蔡侯
鄭伯	鄭伯	鄭伯	鄭伯	鄭伯	鄭伯	鄭伯	鄭伯	鄭伯	鄭伯	鄭伯	鄭伯
曹伯	曹伯	曹伯	曹伯	曹伯	曹伯	曹伯	曹伯	曹伯	曹伯	曹伯	曹伯
陳侯	陳侯	陳侯	陳侯	陳侯	陳侯	陳侯	陳侯	陳侯	陳侯	陳侯	陳侯
許男	許男	許男	許男	許男	許男	許男	許男	許男	許男	許男	許男
楚子	楚子	楚子	楚子	楚子	楚子	楚子	楚子	楚子	楚子	楚子	楚子
秦伯	秦伯	秦伯	秦伯	秦伯	秦伯	秦伯	秦伯	秦伯	秦伯	秦伯	秦伯
吳子	吳子	吳子	吳子	吳子	吳子	吳子	吳子	吳子	吳子	吳子	吳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p>天王使七 十五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p>	<p>乙 九伯子 九伯子 九伯子 九伯子 九伯子 九伯子 九伯子 九伯子 九伯子 九伯子 九伯子 九伯子 九伯子 九伯子 九伯子</p>	<p>丙 八 十六 三 五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p>	<p>丁 九 五 四 六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p>	<p>戊 七 八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p>	<p>己 八 十六 三 五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p>	<p>庚 九 五 四 六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p>
---	--	--	---	---	--	---

<p>子 十 七 十六 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p>	<p>丑 十 七 十六 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p>	<p>寅 十 七 十六 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p>	<p>卯 十 七 十六 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p>	<p>辰 十 七 十六 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p>	<p>巳 十 七 十六 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p>	<p>午 十 七 十六 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p>
---	---	---	---	---	---	---

二	六	廿六	二	廿	十五	傅岐	廿二	十三	十七	入	泰
華伯會	子周以	子周以	子周以	子周以	子周以	子周以	子周以	子周以	子周以	子周以	子周以
三	十五	七	城	三	廿一	十六	子周以	廿三	十四	十八	十一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四	十六	八	城	廿四	廿二	十七	子周以	廿三	十五	十九	十二
八城	八城	八城	八城	八城	八城	八城	八城	八城	八城	八城	八城
五	十七	九	城	廿五	廿三	十八	子周以	廿四	十六	二十	十三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六	十八	十	城	廿六	廿四	十九	子周以	廿五	十七	二十一	十四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七	十九	十一	城	廿七	廿五	二十	子周以	廿六	十八	二十二	十五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八	二十	十二	城	廿八	廿六	二十一	子周以	廿七	十九	二十三	十六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九	廿一	十三	城	廿九	廿七	二十二	子周以	廿八	二十	二十四	十七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十	廿二	十四	城	三十	廿八	二十三	子周以	廿九	二十一	二十五	十八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三	廿	十二	四	八	十六	廿七	十八	十九	廿三	瑞	元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四	廿一	十三	五	九	十七	廿八	十九	廿	廿四	二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五	廿二	十四	六	十	十八	廿九	二十	廿一	廿五	三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六	廿三	十五	七	十一	十九	三十	二十一	廿二	廿六	四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七	廿四	十六	八	十二	二十	三十一	二十二	廿三	廿七	五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八	廿五	十七	九	十三	二十一	三十二	二十三	廿四	廿八	六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九	廿六	十八	十	十四	二十二	三十三	二十四	廿五	廿九	七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十	廿七	十九	十一	十五	二十三	三十四	二十五	廿六	三十	八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夫人如

九	六十八	十四	元	七	五	三	廿五	廿九	四
癸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五	八	十一	十五	二	八	六	四	廿六	三十五
甲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乙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丙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丁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戊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己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庚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辛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壬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癸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三	廿九	廿一	廿五	三	十八	十六	五	廿六	四	十五
甲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乙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丙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丁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戊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己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庚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辛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壬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癸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十四	代軒取五	十四	鐵楚至廿二	八	廿五	十五	十八	廿四	廿二
十五	廿三	十六	代宗國政太子王臣	十九	廿六	十六	十一	十九	廿五
十七	廿四	十八	代宗國政太子王臣	廿一	廿七	十七	十二	二十	廿六
十八	廿五	十九	代宗國政太子王臣	廿二	廿八	十八	十三	廿一	廿七
十九	廿六	廿一	代宗國政太子王臣	廿三	廿九	十九	十四	廿二	廿八
二十	廿七	廿二	代宗國政太子王臣	廿四	三十	二十	十五	廿三	廿九
廿一	廿八	廿三	代宗國政太子王臣	廿五	三十一	廿一	十六	廿四	三十
廿二	廿九	廿四	代宗國政太子王臣	廿六	三十二	廿二	十七	廿五	三十一
廿三	三十	廿五	代宗國政太子王臣	廿七	三十三	廿三	十八	廿六	三十二
廿四	三十一	廿六	代宗國政太子王臣	廿八	三十四	廿四	十九	廿七	三十三
廿五	三十二	廿七	代宗國政太子王臣	廿九	三十五	廿五	二十	廿八	三十四
廿六	三十三	廿八	代宗國政太子王臣	三十	三十六	廿六	二十一	廿九	三十五
廿七	三十四	廿九	代宗國政太子王臣	三十一	三十七	廿七	二十二	三十	三十六
廿八	三十五	三十	代宗國政太子王臣	三十二	三十八	廿八	二十三	三十一	三十七
廿九	三十六	三十一	代宗國政太子王臣	三十三	三十九	廿九	二十四	三十二	三十八
三十	三十七	三十二	代宗國政太子王臣	三十四	四十	三十	二十五	三十三	三十九
三十一	三十八	三十三	代宗國政太子王臣	三十五	四十一	三十一	二十六	三十四	四十
三十二	三十九	三十四	代宗國政太子王臣	三十六	四十二	三十二	二十七	三十五	四十一
三十三	四十	三十五	代宗國政太子王臣	三十七	四十三	三十三	二十八	三十六	四十二
三十四	四十一	三十六	代宗國政太子王臣	三十八	四十四	三十四	二十九	三十七	四十三
三十五	四十二	三十七	代宗國政太子王臣	三十九	四十五	三十五	三十	三十八	四十四
三十六	四十三	三十八	代宗國政太子王臣	四十	四十六	三十六	三十一	三十九	四十五
三十七	四十四	三十九	代宗國政太子王臣	四十一	四十七	三十七	三十二	四十	四十六
三十八	四十五	四十	代宗國政太子王臣	四十二	四十八	三十八	三十三	四十一	四十七
三十九	四十六	四十一	代宗國政太子王臣	四十三	四十九	三十九	三十四	四十二	四十八
四十	四十七	四十二	代宗國政太子王臣	四十四	五十	四十	三十五	四十三	四十九
四十一	四十八	四十三	代宗國政太子王臣	四十五	五十一	四十一	三十六	四十四	五十
四十二	四十九	四十四	代宗國政太子王臣	四十六	五十二	四十二	三十七	四十五	五十一
四十三	五十	四十五	代宗國政太子王臣	四十七	五十三	四十三	三十八	四十六	五十二
四十四	五十一	四十六	代宗國政太子王臣	四十八	五十四	四十四	三十九	四十七	五十三
四十五	五十二	四十七	代宗國政太子王臣	四十九	五十五	四十五	四十	四十八	五十四
四十六	五十三	四十八	代宗國政太子王臣	五十	五十六	四十六	四十一	四十九	五十五
四十七	五十四	四十九	代宗國政太子王臣	五十一	五十七	四十七	四十二	五十	五十六
四十八	五十五	五十	代宗國政太子王臣	五十二	五十八	四十八	四十三	五十一	五十七
四十九	五十六	五十一	代宗國政太子王臣	五十三	五十九	四十九	四十四	五十二	五十八
五十	五十七	五十二	代宗國政太子王臣	五十四	六十	五十	四十五	五十三	五十九
五十一	五十八	五十三	代宗國政太子王臣	五十五	六十一	五十一	四十六	五十四	六十
五十二	五十九	五十四	代宗國政太子王臣	五十六	六十二	五十二	四十七	五十五	六十一
五十三	六十	五十五	代宗國政太子王臣	五十七	六十三	五十三	四十八	五十六	六十二
五十四	六十一	五十六	代宗國政太子王臣	五十八	六十四	五十四	四十九	五十七	六十三
五十五	六十二	五十七	代宗國政太子王臣	五十九	六十五	五十五	五十	五十八	六十四
五十六	六十三	五十八	代宗國政太子王臣	六十	六十六	五十六	五十一	五十九	六十五
五十七	六十四	五十九	代宗國政太子王臣	六十一	六十七	五十七	五十二	六十	六十六
五十八	六十五	六十	代宗國政太子王臣	六十二	六十八	五十八	五十三	六十一	六十七
五十九	六十六	六十一	代宗國政太子王臣	六十三	六十九	五十九	五十四	六十二	六十八
六十	六十七	六十二	代宗國政太子王臣	六十四	七十	六十	五十五	六十三	六十九
六十一	六十八	六十三	代宗國政太子王臣	六十五	七十一	六十一	五十六	六十四	七十
六十二	六十九	六十四	代宗國政太子王臣	六十六	七十二	六十二	五十七	六十五	七十一
六十三	七十	六十五	代宗國政太子王臣	六十七	七十三	六十三	五十八	六十六	七十二
六十四	七十一	六十六	代宗國政太子王臣	六十八	七十四	六十四	五十九	六十七	七十三
六十五	七十二	六十七	代宗國政太子王臣	六十九	七十五	六十五	六十	六十八	七十四
六十六	七十三	六十八	代宗國政太子王臣	七十	七十六	六十六	六十一	六十九	七十五
六十七	七十四	六十九	代宗國政太子王臣	七十一	七十七	六十七	六十二	七十	七十六
六十八	七十五	七十	代宗國政太子王臣	七十二	七十八	六十八	六十三	七十一	七十七
六十九	七十六	七十一	代宗國政太子王臣	七十三	七十九	六十九	六十四	七十二	七十八
七十	七十七	七十二	代宗國政太子王臣	七十四	八十	七十	六十五	七十三	七十九
七十一	七十八	七十三	代宗國政太子王臣	七十五	八十一	七十一	六十六	七十四	八十
七十二	七十九	七十四	代宗國政太子王臣	七十六	八十二	七十二	六十七	七十五	八十一
七十三	八十	七十五	代宗國政太子王臣	七十七	八十三	七十三	六十八	七十六	八十二
七十四	八十一	七十六	代宗國政太子王臣	七十八	八十四	七十四	六十九	七十七	八十三
七十五	八十二	七十七	代宗國政太子王臣	七十九	八十五	七十五	七十	七十八	八十四
七十六	八十三	七十八	代宗國政太子王臣	八十	八十六	七十六	七十一	七十九	八十五
七十七	八十四	七十九	代宗國政太子王臣	八十一	八十七	七十七	七十二	八十	八十六
七十八	八十五	八十	代宗國政太子王臣	八十二	八十八	七十八	七十三	八十一	八十七
七十九	八十六	八十一	代宗國政太子王臣	八十三	八十九	七十九	七十四	八十二	八十八
八十	八十七	八十二	代宗國政太子王臣	八十四	九十	八十	七十五	八十三	八十九
八十一	八十八	八十三	代宗國政太子王臣	八十五	九十一	八十一	七十六	八十四	九十
八十二	八十九	八十四	代宗國政太子王臣	八十六	九十二	八十二	七十七	八十五	九十一
八十三	九十	八十五	代宗國政太子王臣	八十七	九十三	八十三	七十八	八十六	九十二
八十四	九十一	八十六	代宗國政太子王臣	八十八	九十四	八十四	七十九	八十七	九十三
八十五	九十二	八十七	代宗國政太子王臣	八十九	九十五	八十五	八十	八十八	九十四
八十六	九十三	八十八	代宗國政太子王臣	九十	九十六	八十六	八十一	八十九	九十五
八十七	九十四	八十九	代宗國政太子王臣	九十一	九十七	八十七	八十二	九十	九十六
八十八	九十五	九十	代宗國政太子王臣	九十二	九十八	八十八	八十三	九十一	九十七
八十九	九十六	九十一	代宗國政太子王臣	九十三	九十九	八十九	八十四	九十二	九十八
九十	九十七	九十二	代宗國政太子王臣	九十四	一百	九十	八十五	九十三	九十九

<p>年 甲 巳 辰 戌</p> <p>廿五 廿三 廿二 廿一</p> <p>元 十 八 十九 元 廿六 五 廿九</p> <p>廿五 廿三 廿二 廿一</p> <p>元 十 八 十九 元 廿六 五 廿九</p>	<p>年 甲 巳 辰 戌</p> <p>廿五 廿三 廿二 廿一</p> <p>元 十 八 十九 元 廿六 五 廿九</p> <p>廿五 廿三 廿二 廿一</p> <p>元 十 八 十九 元 廿六 五 廿九</p>	<p>年 甲 巳 辰 戌</p> <p>廿五 廿三 廿二 廿一</p> <p>元 十 八 十九 元 廿六 五 廿九</p> <p>廿五 廿三 廿二 廿一</p> <p>元 十 八 十九 元 廿六 五 廿九</p>
--	--	--

<p>子 庚 巳 辰 戌</p> <p>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p> <p>元 十 八 十九 元 廿六 五 廿九</p> <p>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p> <p>元 十 八 十九 元 廿六 五 廿九</p>	<p>子 庚 巳 辰 戌</p> <p>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p> <p>元 十 八 十九 元 廿六 五 廿九</p> <p>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p> <p>元 十 八 十九 元 廿六 五 廿九</p>	<p>子 庚 巳 辰 戌</p> <p>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p> <p>元 十 八 十九 元 廿六 五 廿九</p> <p>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p> <p>元 十 八 十九 元 廿六 五 廿九</p>
--	--	--

[illegible]

年 甲 巳 辰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年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illegible]

<p>午 庚 十四 天八庚十七 元 元 四 庚辰戌廿五 廿四 十六 庚辰戌廿六 廿三 十二</p>	<p>巳 巳 十三 庚辰戌廿五 廿四 十六 庚辰戌廿六 廿三 十二</p>	<p>辰 戌 十二 庚辰戌廿五 廿四 十六 庚辰戌廿六 廿三 十二</p>	<p>卯 丁 十一 庚辰戌廿五 廿四 十六 庚辰戌廿六 廿三 十二</p>	<p>寅 丙 十 庚辰戌廿五 廿四 十六 庚辰戌廿六 廿三 十二</p>	<p>丑 乙 九 庚辰戌廿五 廿四 十六 庚辰戌廿六 廿三 十二</p>
---	---------------------------------------	---------------------------------------	---------------------------------------	--------------------------------------	--------------------------------------

<p>子 丙 二十 十七 廿三 元 元 七 十五 五 五 廿二 四 十二 二</p>	<p>丑 乙 十九 十六 廿二 元 元 六 十四 四 二 廿一 三 十一 元</p>	<p>寅 甲 十八 十五 廿一 元 元 五 十三 三 元 廿 十</p>	<p>卯 癸 十七 十四 廿 元 元 四 十二 二 十九 九 十六</p>	<p>辰 壬 十六 十三 十九 元 元 三 十一 一 十八 八 十五</p>	<p>巳 辛 十五 十二 十八 元 元 二 十 十 十七 七 十四</p>
--	--	--------------------------------------	---------------------------------------	--	---------------------------------------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十一	十八	廿四	二	廿三	十九	廿五	三	廿四	二十	廿六	四	廿四	二十	廿六	五	廿四	二十	廿六	六	廿四	二十	廿六	七
八	十一	十六	六	九	十二	十七	七	十二	十五	二十	八	十一	十六	六	十一	十六	六	十一	十六	六	十一	十六	七
四	六	十三	五	元	七	十四	四	元	七	十四	四	元	七	十四	四	元	七	十四	四	元	七	十四	四
十三	十五	廿二	三	廿四	二十	廿六	五	廿四	二十	廿六	五	廿四	二十	廿六	五	廿四	二十	廿六	五	廿四	二十	廿六	五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二	十四	廿	八	三	十五	廿一	九	四	十六	廿二	十	五	十七	廿三	十一	六	十八	廿四	十二	七	十九	廿五	十三
八	十一	十六	六	九	十二	十七	七	十二	十五	二十	八	十一	十六	六	十一	十六	六	十一	十六	六	十一	十六	七
元	七	十四	四	元	七	十四	四	元	七	十四	四	元	七	十四	四	元	七	十四	四	元	七	十四	四
十二	十五	廿二	三	十三	十六	廿三	四	十四	十七	廿四	五	十五	十八	廿五	六	十六	十九	廿六	七	十七	廿	廿七	八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廿三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		廿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廿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		廿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元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		廿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p>午 丙</p> <p>十五 五十三 五十九 四十四 六六 七九 十一 六元 大差五</p>	<p>巳</p> <p>十五 五十三 五十九 四十四 六六 七九 十一 六元 大差五</p>	<p>辰 甲</p> <p>十五 五十三 五十九 四十四 六六 七九 十一 六元 大差五</p>	<p>卯 癸</p> <p>十五 五十三 五十九 四十四 六六 七九 十一 六元 大差五</p>	<p>寅 壬</p> <p>十五 五十三 五十九 四十四 六六 七九 十一 六元 大差五</p>	<p>丑 辛</p> <p>十五 五十三 五十九 四十四 六六 七九 十一 六元 大差五</p>
--	--	--	--	--	--

<p>子 壬</p> <p>十五 五十三 五十九 四十四 六六 七九 十一 六元 大差五</p>	<p>亥 辛</p> <p>十五 五十三 五十九 四十四 六六 七九 十一 六元 大差五</p>	<p>戌 庚</p> <p>十五 五十三 五十九 四十四 六六 七九 十一 六元 大差五</p>	<p>酉 己</p> <p>十五 五十三 五十九 四十四 六六 七九 十一 六元 大差五</p>	<p>申 戊</p> <p>十五 五十三 五十九 四十四 六六 七九 十一 六元 大差五</p>	<p>未 丁</p> <p>十五 五十三 五十九 四十四 六六 七九 十一 六元 大差五</p>
--	--	--	--	--	--

[illegible]

春秋年考一卷

浙江巡撫
孫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後有自跋稱初成於天啟甲子重訂於崇禎辛未自署曰天崎人有三小印一曰三峩一曰仲先一曰且止菴居不知爲何許人也其書仿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之例以年爲經以國爲緯各書大事於年下然體例頗爲叢雜如周爲第一格平王四十九年稱宰咺來賄仲子此內魯之詞當繫之魯不當繫之周也至五十九年稱武氏子來魯求賻則稱來似內魯稱魯又似外魯更無體例矣又瓦屋之盟列之於晉則排纂有訛晉獲秦謀增晉伐秦字則事實或誤均不足以爲據

春秋程傳補二十卷

〔清〕孫承澤撰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程傳

補二十卷》提要

春秋程傳補序

春秋一經出於夫子手筆蓋窮理盡性之書也自漢以來諸儒誤以傳爲經專門學習紛紛互袒三傳明而經愈晦又自類例之說盛舉一事立一例執例以求經甚且屈經以就例某褒某貶拘拘於一字之間使夫子大道爲公之心流爲意必固我之私豈善讀經者哉近世甘泉湛氏乃謂春秋魯史舊文列國之報也夫子特筆而書之云爾審如其言則竊取之義謂何游夏何以不能贊一詞此又矯妄之過也自伊川程子之傳

序一

出而春秋之旨始明胡氏傳之所本也
其書考事不盡憑三傳而不盡離三傳
取義不盡拘類例而不盡屏類例隨事
窮理因理正性當日之功罪見矣邵子
以春秋爲盡性之書讀此不益信哉但
其書未竟而黨論興至桓公九年閣筆

序二

門人間取經說續其後然終非完編而
又詞義高簡後學未能盡窺余於是廣
集諸儒之說妄爲補之其高簡者重復
申明缺畧者細爲繕補然一採諸儒之
長不敢輕據一得至於揆微索隱刪煩
芟蕪頗費苦心歷寒暑而書成或曰胡

傳既本程子固有完書何事復補曰胡
氏當王氏罷春秋之後宋室已微感時
觸事別具深情視程傳稍有煩詞矣或
曰程子以傳爲案經爲斷胡謂程傳不
盡憑三傳曰此非程子之言記者之誤
尹和靖已力辯之三傳乃解經之文春

序三

秋乃魯史之綱夫子之所手裁寧以三
傳爲案哉朱子因程子有傳不復註春
秋其推尊者至矣學者而欲明是經也
豈可以程傳爲未完之書而忽之哉
康熙九年庚戌春閏二月退谷孫承澤
識時年七十有八



伊川程子春秋傳序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
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
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
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
立政豈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
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
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為而
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為正道之悖漢專以智

原序四

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
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
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以考諸三王而
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
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論曰游夏不能
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
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
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
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

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
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
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
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
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
聚眾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
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
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
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

原序五

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
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
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
未能極聖人之蘊與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有宋崇寧二年四月乙亥伊川程 序

伊川程子經說

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

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

由堯舜至於周文質損益其變極矣其法詳矣仲尼參酌其宜為萬世王制之所折衷此作春秋之本意也觀其告穎子為邦之道可見

經說六

春秋一句即一事是非便見於此乃窮理之要學者只觀春秋亦可以盡道矣

他經非不可以窮理也但論其義耳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為要春秋以何為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何物為權義也時也春秋已前既已立例到近後來書得全別一般事便書得別有意思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之也春秋大率所書事同則辭同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辭異者蓋各有義非可例拘也

或問左氏可信否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問公穀如何曰又次於左氏問左氏即是丘明否曰傳中無丘明字不可考

胡氏安國曰程氏嘗為春秋傳然其說甚略於意則引而不發欲使後學慎思明辨自得於耳目見聞之外者也故今所傳事按左氏義採公羊穀梁之精者大綱本孟子而微辭多以程氏之說為證

汪氏克寬曰春秋傳註無慮數十百家至子程經說

子始求天理於遺經作傳以明聖人之志俾大義炳如日星微辭與旨瞭然若視諸掌胡文定公又推廣程子之說著書十餘萬言然後聖人存天理遏人欲之本意遂昭焯於後世

按胡氏汪氏皆宗子程子胡氏之傳自元人已列於學宮以之取士家傳戶誦而汪氏之纂疏明永樂間全用之改名為春秋大全人竟不知有纂疏矣汪氏字德輔新安人元末教授鄉里洪武元年聘脩元史史成辭歸

春秋程傳補目

第一卷

第二卷

隱公

桓公

第三卷

第四卷

莊公上

莊公下

閔公

第五卷

第六卷

僖公上

僖公下

第七卷

第八卷

僖公下

文公上

目錄八

第九卷

第十卷

文公下

宣公上

第十一卷

第十二卷

宣公下

成公上

第十三卷

第十四卷

成公下

襄公上

第十五卷

第十六卷

襄公下

襄公下

第十七卷

第十八卷

昭公上

昭公下

第十九卷

第二十卷

定公

哀公

孫煒較

目錄九

春秋程傳補卷之一

北平孫承澤學

隱公

春秋魯史記之名也夫子之道既不行於天下於是因魯史立百王不易之大法平王東遷在位五十一年卒不能復興先王之業王道絕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適當隱公之初故始於隱公

啖助纂例曰始於隱公者以爲幽厲雖衰雅未爲風平王之初人習餘化苟有過惡當以王法

春秋程傳補卷之一

一

正之及代變風移陵遲久矣若格以太平之政則此屋可誅無復善惡故斷自平王之末而以隱公爲始所以拯薄俗勉善行革禮之失爲後王法也
鄧元錫經釋曰春秋之始魯隱何也曰魯隱平王之所終也周之不競自平王東遷始矣蓋昔者周公建東都崇文德蒞殷焉而周復都豐鎬詩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傷周之遂東也孔子曰吾其爲東周乎冀周之復西也經書城成周不書城京師之不於東也故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自諸侯天子之重去矣宗周之功基於豐鎬而東遷維邑宗周之重失矣唯然則始於平王之初年可也而遲之其終何也君子之於王統也閔閔乎如農夫之望歲也汲汲乎拭目以視傾耳以聽并心一氣跂而待也周雖東庸不冀其反於西乎此下泉之所以爲寤寐黍離之所爲靡靡搖搖也故遲之以歲時至平王之終曰無莫矣王統莫屬矣故托始於隱以天道

正王統屬六文著敘焉正次王王次春而繫之元元大也一大之謂天謂一爲元明王道一天也春天時月王正天人之合也

元年春王正月

春天時正月王正書春王正月示人君當上奉天時下承王正云爾董仲舒所謂道之大原出于天求端于天是也堯之大政所先者欽若昊天茲可見矣王者所行必本于天以正天下而下之奉王政者乃所以事天也明此義則知王與天同大而人道立矣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

春秋程傳補卷之一

二

以立義爾平王之時王道絕矣春秋假周以正王法故書曰春王正月然後是非褒貶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天理也隱不書即位明大法于始也諸侯之立必由王命隱公自立故不書即位不與其爲君也法既立矣諸公或書或不書義各不同既不受命于天子以先君之命而繼世者則正其始文成襄昭哀是也繼世既非王命又非先君之命不書即位不正其始也莊閔僖是也桓宣定之書即位桓弑君而立宣受弑

賊之立定爲逐君者所立皆無王無君何命之

受故書其自卽位也定之比宜則又有間矣

胡安國傳曰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卽位者以隱公內不承國于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也

朱子曰春秋正朔事凡以書考之皆著月不著

時疑古史記事例只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後以天時加王月以明上奉天時下承王朔之義

而加春於建子之月則行夏時之意亦在其中呂祖謙集解曰夫子因魯史而作春秋昔無今

有者皆夫子所筆昔有今無者皆春秋所削也夫子之筆始於書王夫子之削始於不書卽位

始筆始削蓋有大義存焉經釋曰時夏時月夏正三代所共曰百王不能

易也書稱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商不易月也秦史稱元年冬十月則知秦亦不易月也夏以

春秋程傳補卷之一

三

寅正商以丑正周以子正以正迭用亦各以其時所尚爲歲首行朝饗頒政教焉示不相沿已

也乃時月日壹稟於天行夫安可得易哉故周禮稱正歲亦稱正月其正歲建子月也其正月

建寅月也時月不易之大效也邵寶簡端錄曰先儒謂春秋以夏時冠周月愚

謂春秋以天時正周月吾從周乎吾從天乎從周周之諸侯之分也爲萬世計者不從天而奚

從愚按詩經如七月流火諸篇又如僖公三年春正月不雨夏四月

不雨皆用夏時也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盟誓以結信出於人情先王所不禁也後世屢

盟而不信則臯也諸侯交相盟誓亂世之事也

盟而不信則臯也諸侯交相盟誓亂世之事也

凡盟內爲主稱及外爲主稱會在魯地雖外爲

主亦稱及彼來而及之也兩國以上則稱會彼

盟而往會之也邾附庸國邾子克字儀父附庸

之君稱字同王臣也

劉敞權衡曰凡記會盟于王法所不得爲者皆

貶也若以初入春秋結信於魯故得貴之則桓十七年盟趙

又何爲乎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愛段

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弗許及莊公卽位請京使

春秋程傳補卷之一

四

居之謂之京城大叔段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

而公弗聽故詩人譏其小不忍以致大亂也段

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

其期命子封伐京京叛段段入於鄢公伐諸鄢

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於鄢鄭伯失爲君

之道無兄弟之義故稱伯而不言弟克勝也言

勝段之彊使之彊所以致其惡也不書奔義不

繫於奔也

啖氏纂例曰不言段奔乃夫子譏其志在於殺若言奔則鄭伯但有逐弟之惡無殺弟之罪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王者奉若天道故稱天王其命曰天命其討曰天討盡此道者王道也後世以智力把持天下者霸道也春秋因王命以正王法稱天王以奉天命夫婦人倫之本故當先正春秋之時嫡妾僭亂聖人尤謹其名分男女之配終身不變者也故無再配之禮大夫而下內無主則家道不立故不得已而有再娶之禮天子諸侯內職具脩后夫人已可以攝治無再娶之禮春秋之始

春秋程傳補卷之一

五

尚有疑焉故仲子羽數特降僖公而後無復辯矣春秋因其竊號而書之以志僭亂仲子繫惠公而言故正其名不曰夫人曰惠公仲子謂惠公仲子妾稱也以夫人禮賄人之妾不天亂倫之甚也然春秋之始天王之義未見故不可去天而名咺以見其不王王臣雖微不名況於宰乎

趙匡纂例曰天子而賄妾母是啓僭也家鉉翁傳曰春秋之義君有過先責其宰名咺所以責也責宰所以責王也簡端錄曰昔者夫子序書夏商周稱王春秋周

世也繫王于天則何以異於書或曰為萬世立法也或曰不然於是有僭王者不天之繫則無以著無二之義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盟于宿魯志也稱及稱人皆非卿也

趙氏纂例曰盟者刑牲而徵嚴于神明者也王網壞則諸侯恣而仇黨行故干戈以數仇盟誓以固黨天下行之遂為常焉若王政舉則諸侯莫敢相害盟何為焉賢君立則信著而義達盟可息焉觀春秋之盟有以見王政不行而天下無賢侯也

蔡汝楠劄記曰及宋人盟于宿隱公之私也隱公之初魯猶強間于齊宋鄭之間相為依附然

春秋程傳補卷之一

六

宋鄭不兩合而皆以齊為王齊為宋則附齊而援宋齊為鄭則附齊而援鄭既盟宋矣石門與艾之盟與齊鄭成而渝宋之盟隱公之私甚矣易曰志在隨人所執下也蓋隱公之謂矣張溥傳斷曰經惡私盟始於蔑處參盟始於宿公七年伐邾十年伐宋二盟尋叛坎牲加書宰足信哉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畿內諸侯為王卿士來朝魯不言朝不與朝也當時諸侯不修朝覲之禮失人臣之義王所當治也祭伯為王臣不能輔王正典刑而反與之交又來朝之故不與其朝以明其罪先儒

有王臣無外交之說甚非也若天下有道諸侯
順軌豈有內外之限其相交好乃常禮也然委
官守而遠相朝無是道也周禮所謂世相朝謂
鄰國爾

劉敞意林曰有不可朝而不與朝祭伯來是也
有不能朝而不與朝介葛盧是也

公子益師卒

諸侯之卿必受命於天子當時不復請命故諸
侯之卿皆不書官不與其爲卿也稱公子以公
子故使爲卿也惟宋王者後得命官故獨宋卿

春秋程傳補卷之一

七

書官卿者佐君以治國其卒國之重大事故書於
此見君臣之義矣或曰或不日因舊史也古之
史記事簡畧日月或不備春秋因舊史有可損
而不能益也

公子益師孝公之子惠公之弟也不日者諸說
不一以史闕爲是

朱子曰春秋一發首不書卽位卽君臣之事也
書仲子嫡庶之分卽夫婦之事也書及邾盟朋
友之事也書鄭伯克段卽兄弟
之事也一開首人倫便盡在

二年

春公會戎于潛

春秋華戎之辨尤謹居其地而親中國與盟會
者則與之公之會戎非義也

孫復發微曰諸侯非有天子之事不得出會諸
侯況會戎哉

夏五月莒人入向

莒子娶於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
氏還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之時
諸侯擅相侵伐舉兵以侵伐人其罪著矣春秋
直書其事而責常在彼侵伐者蓋彼加兵於已
則當引咎或自辨喻之以禮義不得免焉則固

春秋程傳補卷之一

八

其封疆告于天子方伯若忿而與戰則以與戰
者爲主處已絕亂之道也書莒人微者也凡將
尊師衆曰某帥師將尊師少曰某伐某將卑師
衆曰某師將卑師少曰某人不知衆寡將帥名
氏亦曰某人書入入其國也侵人之境固爲暴
况入人之國乎

胡傳曰以事言之入者造其國都以義言之入
者逆而不順

無駭帥師入極

古者卿皆受命於天子春秋之時諸侯自命也

賜族者則書族不書族者未賜也賜族者皆命之世爲卿也

胡傳曰非王命而人人國邑逞其私意見諸侯之不臣也擅興而征討不加焉見天王之不君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戎猾夏而與之盟非義也

胡傳曰韓愈氏言春秋謹嚴君子以爲深得其肯何謹乎盟于唐而書日謹之也

九月紀履緌來逆女

非命卿皆書名以君命來逆夫人也在魯故稱

春秋釋傳

卷之一

九

女內女嫁爲諸侯夫人則書逆書歸明重事也來逆非卿則書歸而已見其禮之薄也先儒皆謂諸侯當親迎親迎者迎於所館故有親御授綏之禮豈有委宗廟社稷遠適他國以逆婦者乎非惟諸侯卿大夫而下皆然詩稱文王親迎於渭未嘗出疆也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送之者雖公子公孫非卿則不書

伯姬惠公之女也通旨曰內女出嫁多不書常事故也書者皆記禮之失伯姬歸於紀爲不親

迎而來迎非卿又爲叔姬待年而書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闕文也當云紀侯某伯莒子盟于密左氏附會作帛杜預以爲裂繻之字春秋無大夫在諸侯

上者公羊穀梁皆作伯

季本私考曰此必紀侯莒子也子伯當是侯字之誤紀近于齊爲其所迫而於莒有唇齒之勢故相要盟蓋衰世不得已之事也書此以見天下無主則小國不安而齊人滅紀之端見矣此有關於天下之故者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春秋釋傳

卷之一

十

隱公夫人也薨上墜之聲諸侯國內稱之小君同婦人從夫者也公在故不書葬於此見夫婦之義矣

范甯穀梁註曰婦人無外事薨有常處故不書地

胡氏安國曰小君卒則書薨以明齊也先卒則不書葬以明順也

鄭人伐衛

聲其罪曰伐衛服故不戰衛服可免矣鄭之擅

興戎王法所不容也

朱子曰書伐國惡諸侯之擅興汪克寬纂疏曰凡伐而不言戰皆受伐之國自

服而不待戰也故
受伐者可免於罪

三年

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月王月也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在三月則書
王三月無事則書時書首月蓋有事則道在事
無事則存天時天時脩則歲功成王道存則人
理立春秋之大義也日有食之有食之者也更
不推求者何也太陽君也而被侵食君道所忌
然有常度災而非異也星辰陵歷亦然

春秋程傳補卷之一

十一

胡寧通旨曰春秋正人主心術之大法也故不
書祥瑞而災異則書譬諸疾疫天時之戾氣也
知其可畏而加慎焉則免况日者衆陽之宗至
尊之象乎日有食之春秋所以存而弗削也然
災與異不同日有食之常度也故程氏以爲災
而先儒以爲異春秋日食三十六精曆筭者得
之幾盡其有常度審矣謂之異非也雖有常度
則數不可免然或食於朔或食於夜或食於前
或食於後或當食而有陰雲之祥此則人爲所
感之不同者也故春秋或書日或書朔或書日
不書朔或書朔不書日或曰朔皆不書或書日
有食之既者於以見雖常度不可免而人爲所
感之不同如此則其應亦隨之不可專
歸之數而無恐懼修省以答天災矣

三月庚戌天王崩

崩上墜之形四海之內皆當奔赴魯君不往極

惡大罪不可勝誅不書而自見也

楊時經解曰王崩國之大事故書之不書葬魯
不會葬故也新王即位不書魯不朝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尹氏王之世卿古者位以德爵以功世祿而不
世官是以俊傑在位庶績咸熙及周之衰士皆
世官政由是敗尹氏世爲王官故於其卒書曰
尹氏見其世繼也

程傳本之公羊公羊傳曰尹氏者天子之大夫
也其稱尹氏何貶之也曷爲貶譏世卿世卿非
禮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
也左氏以尹氏爲君氏隱公之母聲子何據

春秋程傳補卷之一

十二

秋武氏子來求聘

武氏王之卿士稱武氏見其世官天王崩諸侯
不供其喪故武氏遣其子徵求於四國書之以
見天子失道諸侯不臣之甚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吉凶慶弔講好修睦鄰國之常禮人情所當然
諸侯之卒與國之大故來告則書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天下無王諸侯不守信義數相盟誓所以長亂

也故外諸侯盟來告者則書之

陳傳良後傳曰外特相盟不書必關於天下之故而後書昔紀無足道也齊鄭合天下始多故矣天下之無王鄭爲之也天下之無伯齊爲之也是故書齊鄭盟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齊鄭盟于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終始也春秋於隱桓莊之際唯鄭多特筆於襄昭定哀之際特筆焉

癸未葬宋穆公

諸侯告喪魯往會葬則書春秋之時皆不請而私謚稱私謚所以罪其臣子

經翼曰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隱公于宋弔送燕至河不期善雖乎乃三月天王崩秋武氏子

春秋程傳

卷之一

主

來求聘是計而不平也不書葬是葬而不會也厚於與國忍於無君公之罪在不宥矣

四年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諸侯土地有所受伐之其罪大矣而奪取其土

惡又甚焉王法所當誅也

胡傳曰取者收奪之名聲罪伐人而強奪其土故特書曰取以著其惡上二年莒人擅輿入向而天討不加焉至是伐國取邑其暴益肆矣按胡傳本之趙氏纂例及孫氏發微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衛莊公娶于齊曰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桓公

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

好兵公弗禁石碻諫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

之不可桓公立乃老州吁弑桓公而立自古篡

弑多公族蓋謂先君子孫可以爲君國人亦以

爲然而奉之春秋於此明大義以示萬世故春

秋之初弑君者皆不稱公子公孫蓋身爲大惡

自絕於先君矣豈復得爲先君子孫也古者公

族刑死則無服况弑君乎大義既明於初矣其

後弑立者則皆以屬稱或見其以親而寵之太

春秋程傳

卷之一

古

過任之太重以至於亂或見其天屬之親而爲

寇讐立義各不同也春秋大率所書事同則辭

同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辭異者蓋各有

義非可例拘也

胡傳曰削公子而以國氏者罪莊公不待之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汪氏纂疏曰程子胡文定二義蓋互相發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諸侯相見而不行朝會之禮如道路之相遇故

書曰遇非周禮冬見曰遇之遇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宋殤以公子馮在鄭故與諸侯伐之也日樓諸

侯以伐鄭固爲臯矣而衛弑其君天下所當誅

也乃與修好而同伐人其惡甚矣

胡傳曰首謀在衛而以宋主兵治亂賊之黨與也

秋鞏帥師

以宋虐用其民衛當誅之賊而與之同伐人其

臯大矣二國構怨而他國與之同伐其臯均也

鞏不稱公子弑逆之人積其強惡非一朝一夕

春秋程傳補卷之一

五

辨之宜早故去其公子隱公不能辨是以及禍

傳斷曰州吁修怨于鄭宋殤公伐之陳蔡從焉不討賊而黨逆宋之罪也宋公來乞師公從衆

仲之言辭之正矣鞏固請而不能禁帥師往會宋之罪移而之魯矣鞏與弑隱公于帥師先去其公子宣公新莖亂衛于始立亦先去其公子春秋之微也

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再序四國重言其罪左氏以爲再伐妄也

胡傳曰言之不足而再言聖人之情見矣趙氏訪以爲實是再舉祖左氏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

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侯方有寵于王若朝

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碯使告于

陳曰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

而請蒞于衛衛人使右宰醜蒞殺州吁于濮石

碯使其宰孺羊肩蒞殺石厚于陳稱衛人衆辭

也衆國殺之也

胡傳曰以討賊許衆人以失賊罪鄰國傳斷曰吁二月弑君九月方討爲期也久傳者

猶有不足之辭焉其得从者由宋魯陳蔡邾之伐鄭欲定其位也胡傳罪鄰國有以哉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春秋程傳補卷之一

六

衛人逆公子晉于邢而立之書曰衛人立晉衛

人立之也諸侯之立必受命于天子當時雖不

受命于天子猶受命于先君衛人以晉公子也

可以立故立之春秋所不與也雖先君子孫不

由天子先君之命不可立也故去其公子

胡傳用穀梁語人衆辭立者不宜立也傳斷曰衛人立晉晉能得衆傳並有譏爲無王

命也州吁弑君其宜殺也天下知之衛宣得衆其不宜立也天下不知也春秋辨焉天下之君

臣父子定矣

五年

春公觀魚于棠

諸侯非王事民事不遠出遠出觀魚非道也

胡傳曰是縱欲而不能自克之以禮也能無鍾巫之及乎特書觀魚議之也

簡端錄曰魚者漁也故比于狩而加觀焉狩者人君之所有事也狩之過則有書焚咸丘者矣

夏四月葬衛桓公

衛亂是以緩稱桓公見國人私謚也魯往會故

書送終大事也必就正寢不沒于婦人之手曾

子易簀而沒豈苟然乎死而加之不正之謚知

忠孝者肯爲乎

春秋程傳補卷之一

七

陸淳纂例曰侯伯子男之國稱其君曰公臣子之辭也謚不得云公者謚王所賜也

秋衛師入邠

晉乘亂得立不思安國保民之道以尊王爲先

居喪爲重乃興戎修怨入人之國書失其道也

經異曰邠居魯衛間春秋以紀魯事維王室爲主故凡外事而有係于周魯者則書魯衛邠本

兄弟之國衛晉乘亂得立不知尊王之義居喪之禮而壽衆臨戎侵陵同姓魯爲諸姬望國隱

公不能講信恤睦故春秋特書罪衛且譏魯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諸侯無再娶仲子不得爲夫人春秋之初尚以

爲疑故別宮以祀之考始成而祀也書以見非

禮成王賜魯用天子禮樂祀周公後世遂群廟

皆用仲子別宮故不敢同群廟而用六羽也書

初獻見前此用八之僭也仲尼以魯之郊禘爲

周公之道衰用天子之禮祀周公成王之過也

胡傳曰因其來賙而正名之曰仲子之廟因其考宮而正名之曰仲子之宮而夫人衆妾之分

定矣簡端錄曰考者何始成而祀也仲子何以有宮

隱公以孟子入惠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別立宮以祀之祀之禮與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

公子主其祭于子祭于孫止禮也而隱公爲宮以祀庶弟之母適足以召亂而已矣豈禮也哉

春秋程傳補卷之一

太

獻六羽何以書初明前此用八之僭也然則仲子而用六羽可乎臣擬君妾擬嫡其僭一也

邠人鄭人伐宋

宋人取邠田邠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

邑爲道邠人鄭人伐宋先邠人爲主也

螟

書螟書螽皆爲災也國之大事故書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

程子無傳

書日見恩禮之厚明矣公將如棠觀魚者僖伯

諫而不聽則稱疾不從可謂忠臣矣葬之加一

等夫是之謂稱補

傳斷曰春公觀魚冬彊卒前錄其諫後傷其死一歲之中魯君臣可以觀矣

宋人伐鄭圍長葛

伐國而圍邑肆其暴也

高閼集註曰圍人城邑者其兵必衆而稱人者臣之也

私考曰此報九月之伐也夫邾人主兵與鄭伐宋而宋獨報鄭者可見伐宋之兵起于鄭莊而剪焉之志本宋殤之所急也長葛屬鄭而近許宋因而利之非恃許何以能越境而有其地乎然則十一年鄭莊會魯入許之端已見于此矣

六年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

九

春鄭人來輪平

魯與鄭舊修好既而迫於宋衛遂與之同伐鄭

故鄭來絕交輪平變其平也匹夫且不肯失信

於人爲國君而負約可羞之甚也

程傳依左氏輪左作淪更成也

胡傳曰輪者納也平者成也鄭人曷爲納成於魯以利相結解怨釋仇離宋魯之黨也胡與程傳不同

李應諸傳會通曰胡氏魯與鄭有舊怨之說本杜氏納成之說本臨江劉氏蓋鄭莊之納成非有講信修睦之心而深爲合黨敵宋之計是以不憚屈已求和於魯魯亦溺於利欲之私隨其術中而不悟是以盟宿遇清之好一變而爲取取防之仇矣

蔡氏劄記曰鄭人來輪平輩伐鄭未久也而遽來輪平鄭伯之謀也鄭既輸平魯可以違宋矣夏五月公會齊侯盟于艾亦鄭謀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始平于齊也

吳澂纂言曰前此魯未嘗與齊交因鄭輸平之後而公始與齊盟蓋皆鄭莊之謀也艾魯地盟爲鄭結魯也

秋七月

無事書首月天時王月脩而後成歲也

胡傳曰既書時又書月者時天時也月王月也書時又書月見天人之理合也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

十

冬宋人取長葛

宋之圍長葛歲且周矣其虐民無道之甚而天子弗治方伯弗征鄭視其民之危困而不能保

其赴訴卒喪其邑皆罪也宋之彊取不可勝誅

矣

傳斷曰宋人取長葛經以爲冬傳以爲秋劉氏權衡謂左氏雜取諸侯史策有用夏正者有用周正者

七年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伯姬爲紀夫人叔姬其姊也待年於家今始歸
姊歸不書閔其無終也

叔姬意公之女伯姬之姊蘇氏轍曰書叔姬賢
之也

滕侯卒

不名史闕也

胡傳曰滕侯書卒不書葬者魯忘於禮而不往
弔其君而不會也

夏城中丘

爲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
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

春秋程傳補

卷之一

圭

爲政以民力爲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
作與不時害義固爲罪也雖時且義必書見勞
民爲重事也後之人君知此義則知慎重於用
民力矣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爲教之意
深矣僖公脩泮宮復闕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
不書二者興廢復古之大事爲國之先務如是
而用民力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則知爲政
之先後輕重矣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
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用心也

啖氏纂例曰凡興作必書重民力也觀其時而
是非昭矣私考曰中丘近魯爲城以脩之且爲
向之外
應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凡不稱公子而稱弟者或責失兄弟之義或罪
其以弟之愛而寵任之過左氏公羊傳皆曰年
齊僖公之母弟先儒母弟之說蓋緣禮文有立
嫡子同母弟之說其曰同母弟蓋謂嫡爾非以
同母爲加親也若以同母爲加親是不知人理
近於禽道也天下不明斯義也久矣僖公愛年

春秋程傳補

卷之一

圭

其子尚禮秩如嫡卒致篡弑之禍書弟見其以
弟之愛而寵任之過也桓三年同

春秋權衡曰齊侯使其弟年來聘齊侯非不愛
其弟也迷於其義故以愛爲害矣

秋公伐邾

左氏傳爲宋討也擅興甲兵爲人而伐人非義
之甚也

王樵輯傳曰鄭人輸平宋魯之交離矣至是鄭
又平宋魯慚於宋而忘鄭之合乃爲宋伐邾以
悅
宋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周禮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諸侯不修臣職而聘之非王體也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初戎朝于王發幣於公卿凡伯弗賓王使凡伯來聘戎伐之于楚丘以歸楚丘衛地伐見其以衆天子之使道由於衛而戎得以衆伐之衛不能衛其罪可知言以歸則深非凡伯有失節之舉

八年

春秋程傳補卷之一

圭

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齊侯將平宋衛於鄭有會期宋公以幣請于衛請先相見故遇于垂宋忌鄭之深故與鄭卒不成好無諸侯相見之禮故書曰遇

張洽集註曰垂衛地近于魯私交以極黨無諸侯相見之禮春秋之所惡也
高氏集註曰是時齊將平宋衛于鄭故宋衛遇垂以謀鄭十年入鄭蓋垂之謀也謀人之國不以禮見而陽若相遇春秋因實書之而貶寓焉
經翼曰宋衛本仇鄭而黨魯者也一旦魯許鄭平則宋衛衛魯而親齊故遇垂不惟謀鄭亦以謀魯自是齊黨日盛魯勢日衰實自隱公始

三月鄭伯使死來歸祔

魯有朝宿之邑在王畿之內曰許鄭有朝宿之

邑近於魯曰祔時王政不修天子不巡守魯亦不朝故欲以祔易許各取其近者故使宛來歸祔歸魯未言易也朝宿之邑先祖受之於先王豈可相易也鄭來歸而魯受之其罪均也

私考曰前年鄭雖納平于魯而交猶未固不足以離宋黨故復以祔結之祔田近魯魯所欲得而鄭遠控制為難則棄以與魯以利餌魯之術也然度其時猶恐魯人不欲當未遽言易許也不然則許田何待四年之後始加璧以假乎左氏謂鄭伯請以泰山之祔易許田蓋因其終而逆探鄭志耳
呂氏大圭曰左氏言以祔易許經文未見以祔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

圭

易許之事是時鄭結魯非魯結鄭也

庚寅我入祔

入者內弗受也用穀義不可而強入之也

趙氏纂例曰我入祔義與歸入之入同言不當入也與用兵之入不同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程子無傳

蔡宣公也蔡自春秋以來未與魯盟疑與惠公同盟故以名赴隱猶杞桓公與成公同盟而以名赴襄公也 補

辛亥宿男卒

程子無傳

赴不以名而書其名者與魯通也已通而不名

者舊史失之爾補

卒書曰赴也隱公元年宿衛與魯盟故來赴魯往平故書卒則稱名乃策書常體凡不書名皆闕文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宋為王也盟與鄭絕也

穀梁曰外盟不日此何以日諸侯之參盟於是始呂氏大圭曰瓦屋周地也三國會于此既不入觀於王而刑牲歃血私相要結于幾甸之近境其義視王室之罪可勝誅哉是盟也關於世道升降之機尤不細也

春秋經傳補注卷之十一

重

私考曰是時宋衛一黨也齊鄭亦一黨也宋衛欲致齊以絕鄭故為此盟然齊方雄長山東不為宋下陽示腹心而已不逾年而即會防以謀伐宋要盟何益哉陳氏後傳曰有參盟然後有王盟然則王盟之與其亦有感于私黨分而約劑亂也其後盟王不作而諸侯之王復相參錯矣故參盟者無王之盟也非以三國為限也但始于宋齊衛之三國故相仍以為參耳

八月葬蔡宣公

速也諸侯五月而葬不及期簡也

趙氏纂例曰葬不名者葬時舉諡不須重言名史體當然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鄰國之交講信修睦可也安用盟為公屈已與

臣盟義非安也

趙氏纂例曰莒小國若不書公則嫌乎非公也凡經書公及大夫皆譏公屈禮而與之盟其書外大夫名則是罪外大夫及處父盟是也陸淳纂例曰非大夫敢盟公公自欲與之盟爾特書公所以譏公之失禮明非大夫之罪也蔡氏劄記曰莒小國也與之盟將有事于鄭矣而固藩籬

螟

為災也民以食為命故有災必書

經翼曰三年之中兩書螟災國事可知矣隱公徒往來於宋鄭間反復詛盟何為哉

春秋經傳補注卷之十一

美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未賜族書名而已

胡傳曰書名未賜族也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未賜族而身為大夫則稱名無駭挾之類是也已賜族而使之世為大夫則稱族如仲孫叔孫季孫之類是也

九年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周禮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王法之行時加聘問以懷撫諸侯乃常禮也春秋之時諸侯不修臣職朝覲之禮廢絕王法所當治也不能

正典刑而反聘之又不見答失道甚矣

張氏傳斷曰南季來聘天王之使至魯者於此而三魯無一答是故詳王使所以著隱罪也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皆人爲感之

也故春秋災異必書漢儒傳其說而不達其理

故所言多妄三月大雨震電不時災也大雨雪

非常爲大亦災也

挾卒程子無傳

未賜族補

春秋程傳卷之一

毛

夏城卽

書不時也

張氏傳斷曰公七年城中丘後伐邾今城卽後伐宋大衆將動土功再興魯固無能也而恃城

春秋知其不振矣

秋七月程子胡氏俱無傳

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補

冬公會齊侯于防

謀伐宋也

家氏傳曰魯與宋未嘗有怨齊於宋又爲同盟今魯囑于歸防之利齊背瓦屋之盟將連兵以

伐宋內揣有愧故相與假王命以興師春秋書會于防誅始謀也霸者挾天子以令諸侯實防于此

張氏傳斷曰防之會左云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來告伐宋此亦從鄭人來告之辭書之要觀

周鄭交惡祭足帥師宋殤卽不共王職無禮未若鄭莊甚也隱公五年邾人伐宋鄭以王師會

之今伐宋亦稱王命鄭實叛王其伐人也必以王爲辭彼得自解于諸侯者惟在六年之一朝

而卽挾王以名兵何其詐也魯望國也與中國諸侯會自防始從齊以基中國之霸終從吳

以開戰國之爭春秋于公會尤兢兢夫

十年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爲師期也

春秋程傳卷之一

毛

汪氏纂疏曰防之會魯始與齊謀伐宋之舉至中丘之會復偕鄭合謀而夾出師之期經傳錄

之著伐宋之兵所由合也此乃直書而義自見私考曰羣之伐宋由東道入正兵也公之敗宋

由西道入奇兵也蓋謀定于此而其事則責成於魯也

夏羣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三國先遣將致伐齊鄭稱人非卿也羣不稱公

子與四年同

張氏傳斷曰羣不待公命先會齊鄭無君之志見矣賊在內而爭于遠昧小利而忘大憂明年

弑于爲氏宜哉春秋于羣去其族齊侯鄭伯與羣會則貶稱人直治魯賊兼爲二國遠嫌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菅音奸

不言戰而言敗敗者為王彼與戰而此敗之也

左氏計曰齊鄭後期故公獨敗宋師書敗宋未陳也

辛未取郕辛巳取防

取二邑而有之盜也

家氏傳曰魯於宋本無纖芥之隙徒以歸防之故為鄭所役暈既帥師會二國公復自出奇兵以襲人之虛而取其二邑一月再取春秋書日所以著其暴辭婉而義見者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

鄭勞民以務外而不知守其國故二國入之

高氏集註曰宋又連衛以報鄭鄭幸嘗之敗而不脩故師還及鄭宋衛已乘其虛而入之矣春秋

春秋程傳

卷之一

夫

秋無義戰未有奇譎輕疾如宋衛之入鄭者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鄭伯圍戴克之

取三師焉戴鄭所與也故三國伐之鄭戴合攻

取三國之衆其殘民也甚矣

會通曰程子以為鄭戴合攻盡取三國之衆此說為當胡氏以為一舉而蕪四國恐過戴鄭所與之微國伐之所以報鄭也鄭伺三國之便伐而取之取者盡虜而俘之非取戴也戴方見伐未為所得鄭何取戴之有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討不會伐宋也宋以公子馮在鄭故二國交惡

左氏傳云宋公以王命討之於春秋不見其為

王討也王臣不行王師不出矯假以逞私忿耳

高氏集註曰戴鄭所與也而三國伐之鄭衛所與也而齊鄭入之是效尤也故謹而日而又人

十有一年

春滕侯薛侯來朝

諸侯雖有相朝之禮而當時諸侯於天子未嘗

朝覲獨相率以朝魯得為禮乎

春秋程傳

卷之一

幸

胡傳曰凡大國來聘小國來朝一切書而不削皆所以示譏滕薛二君不特言者又譏旅見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偃然受之而不辭亦以見隱公之志荒矣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謀伐許也

吳澂纂言曰鄭莊以小利餌魯隱既與之伐宋為鄭報怨矣又將與之同伐許為鄭益地許與鄭接壤鄭之所利齊魯無與焉者也鄭伯以計釣致齊魯之君而借其兵力吞併小國以利益于已甚哉鄭之不仁而齊魯之不智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書及內為主非內為主則先書會伐後書入也

趙氏纂例曰諸侯無王命入人之國罪已大矣又使大夫守之不容誅矣而左氏以為有禮是長亂階也
劉氏意林曰伐宋敗宋取防滕侯薛侯來朝入許隱公之所以弑也德薄而多大功慮淺而數得意也備其四境禍反在內可不哀與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不在顯史而在蕭牆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弔諸于桓公而請弑之公祭鍾巫館于寯氏羣使賊弑公于寯氏立桓公而討寯氏有死者人君終于路寯見卿大夫而終乃正終也薨于燕寯不正其終也薨不書地弑也賊不討不書葬

春秋程傳補卷之一

圭

無臣子也

胡氏傳不書弑示臣子於君父有隱避其惡之禮不書地示臣子於君父有不沒其實之忠不書葬示臣子於君父有討賊復仇之義
簡端錄曰隱公見弑魯史舊文必以實書今日公薨不地不葬者何文定之論允矣桓則惡矣隱於何有隱雖非嫡而在庶為長惠欲立桓私心也然未有成命也隱于此能以從道而不從父從義而不從君之義自處具列事理告諸天工繼與及與聽自上簡已無與焉夫何不可既不當然則當辨之于早卒成讓國之節亦庶幾能免于難今也依違于攝讓之間遂疑于授受之際此為人君父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實弑而書薨何實乎君終于路寯正也餘皆非正然而必書焉以著之今皆不書公穀所謂不忍者是也討之復之何與於葬以不葬為義義安在乎縱賊不討視仇不復而甘心事之一時臣子是

皆與乎弑者也皆與乎弑則葬之者誰與故雖葬猶不葬也必魯有臣子討焉復焉而後葬焉是謂成葬
歐陽文忠僭曰魯隱公南面而治其國君其吏民者十餘年死而入廟立謚稱公則當時魯人孰謂息姑不為君也孔子修春秋凡與諸侯盟會行師命將一以公書之於其卒也書曰公薨則聖人何嘗異隱於他公也按經隱公立十一年而薨則左氏何從而知其攝耶

春秋程傳補卷之一

圭

春秋程傳補卷之一終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

北平孫承澤學

桓公

元年

胡傳曰即位之始年也自是累數雖久而不易此
前古人君記事之例春秋祖述為編年法

春王正月公即位

桓公弑君而立不天無王之極也而書春王正月公即位以天道王法正其罪也桓實與聞乎弑然聖人如其意而書即位與僖文等同辭則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

其惡自見乃所以深責之也

程傳用公羊穀梁公羊曰繼弑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穀梁曰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繼故不言即位正也繼故不言即位之為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也繼故而言即位則是與聞乎弑也家氏傳曰桓以臣弑君以弟篡兄罪大惡極而魯之先君也夫子修春秋雖以誅討亂賊為事而於魯之先君不容直正其罪故特立法以垂示萬世書王書正書即位皆所以討也三年以後不書王著桓無王與王不能以王法正天下也諒魯也亦責王也或者以不書王為簡編之脫誤春秋無深意不亦鹵乎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壁假許田

隱公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祔蓋欲易許田魯受

祔而未與許及桓弑立故為會以求之復加以壁朝宿之邑先祖受之於先王豈可相易也故諱之曰假諱國惡禮也

黃澤補註曰歸祔後復書我入祔重取地假許後不書以許歸鄭重失地為內諱也簡端錄曰加壁焉鄭伯必得之計也非祔薄於許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故既與許田又為盟也弑君之人凡民罔不懟而鄭與之盟以定之其罪大矣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

胡傳曰番之會鄭為主也故稱會越之盟魯志也故稱及夫弑逆之人鄭與之盟以定其位無俟貶絕而惡自見王氏箋義曰上書會所以惡鄭此書及所以惡魯

秋大水

君德修則和氣應而雨暘若桓行逆德而致陰

沴乃其宜也

汪氏纂疏曰書時不書月則水之汎溢為害甚歷時而未平也

冬十月 程無傳

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春秋編年四時具而

後爲年補

二年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桓公無王而書王正月正宋督之罪也弑逆之
罪不以王法正之天理滅矣督雖無王而天理
未嘗亡也人臣死君難書及以著其節父名也
稱大夫不失其官也

胡氏通旨曰桓無王而元年書王所以治桓弑
隱公而自立也桓無王而二年書王所以治桓
會於稷以成宋亂也自是而後不書王者見天
王之不王故桓亦不之王也十年復書王者天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

三

道人事十年一變而篡弑之惡則不可滌故復
書王者所以治桓罪垂世法也十八年桓已死
矣後書王者明弑君之罪雖其身已沒而王法
不得赦也

簡端錄曰督將弑而憚孔父於是乎先攻孔
父而後及其君今先弑以及孔父之死爲君故
也及以上下

不以先後
黃氏春秋翼曰宋殤公既立日慮鄭莊納焉與
兵構怨無有寧歲孔父爲國大臣不能勸導以
義坐視其疲民以逞於是國人怨殤公併惡孔
父矣華督宋之強族實爲馮黨遂先殺孔父而
弑殤公召公子馮於鄭而立之孔父先死而日
及書尊及卑也書大夫死其官也

滕子來朝

滕本侯爵後服屬於楚故降稱子外之也首朝

桓公之罪自見矣

胡傳曰桓公篡弑滕先降國而朝之故降稱子
以正其罪

朱子語錄曰杞國最小春秋所書初稱侯已而
稱伯已而稱子蓋其朝覲貢賦之屬率以子男
之禮從事聖人因其實而書之非貶之也滕國
亦小初書侯已而書子解者以爲桓公弑君之
賊不合朝之故貶稱子然自此以後一向書子
使聖人實惡其黨惡則當止貶其一身其子孫
何罪一例貶之豈所
謂惡惡止其身耶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宋弑其君而四國共成定之天下之大惡也

何休公羊註曰宋公馮與督共弑君而立諸侯
會於稷欲共誅之受賂便運令宋亂遂成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

四

胡傳曰春秋列會未有言其所爲者獨此與襄
公末年會於澶淵各書其事者桓弑隱督弑殤
絞弑景皆天下大惡聖人
所爲懼春秋所以作也
徐氏邈曰宋雖已亂諸侯討之則有撥亂之功
否則受成亂之責

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四國既成宋亂而宋以鼎賂魯齊陳鄭皆有賂

魯以爲功而受之故書取以成亂之賂器置于

周公之廟周公其饗之乎故書納納者弗受而

強致之也

胡傳曰取者得非其有之稱納者不受而強致
之謂

家氏傳曰前書成宋亂兼責四國也此書取部鼎納於太廟專責魯也聖人秉筆誅奸曰成宋亂曰取部鼎曰納於太廟所以明刑書示後世皆特筆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

凡杞稱侯者皆當爲紀杞壽非侯文誤也及紀

侯大去其國之後杞不復稱侯矣

胡傳曰紀侯來朝無貶者時齊欲滅紀紀侯求魯爲主非爲桓立而朝也

蔡侯鄭伯會于鄧

始懼楚也用左氏

胡傳曰楚僭稱王憑陵江漢三國地與之鄰是以懼也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

五

纂疏曰于鄧乃外諸侯相會之始而實楚患之萌葉北杏乃外諸侯列會之始而實霸者之濫觴其關於天下

之故不小矣

簡端錄曰春秋之初諸侯盟尚少也自是而後則漸衆矣伯與而世道降其可見於是乎是故有不告則書之有不聞則書之有不書書則春秋存之史實錄也春秋有王道焉

九月入杞

將卑師少外則稱人內則止云入某伐某

高氏集註曰桓狄君莫入莫伐乃反入杞伐邾是使天下共蒙其恥也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君出而書至者有三告廟也過時也危之也桓

公弑立嘗與鄭齊陳會矣皆同爲不義及遠與

戎盟故危之而書至戎若不如三國之黨惡則

討之矣居夷浮海之意也中國既不知義戎或

能知也

張氏集註曰春秋王魯何乃欲戎之討魯君乎蓋聖人初未嘗以王魯而廢極救三綱之心也程子之傳精矣

三年

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贏

桓公弑君而立元年書王以王法正其罪也二

春秋程傳補卷之三

本

年宋督弑君以王法正其罪也三年不書王見

桓之無王也會齊侯于贏成昏于齊也

胡傳曰不書王者見桓公無王與天王之失政而不王也

杜氏左註曰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婚非禮也

夏齊侯衛侯晉命于蒲

二國爲會約言相命而不爲盟詛近於理也故

善之

程傳胡傳俱從公羊公羊曰近正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杞作紀

自桓公篡立無歲不與諸侯盟會結外援以自

固也

張氏集註曰紀與魯親而求援於魯以抗齊鄭故桓公因其來朝與之會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既盡也食盡為異大也

胡傳曰先儒以為荆楚僭號鄭拒王師之應

公子翬如齊逆女

翬於隱世不稱公子隱之賊也於桓世稱公子

桓之黨也卿逆夫人於禮為稱翬雖尊屬當官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

七

而行亦無嫌也

王氏箋義曰書公子翬逆女而公不親迎與寵任賊臣之罪皆著矣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譚公會齊侯于譚

齊侯出疆送女公遣會之皆非義也

胡傳曰以公子翬往逆既輕矣為齊侯來乃逆而會之於譚是公之行重在齊侯不在姜氏豈

禮哉

夫人姜氏至自齊

告於廟也

胡傳曰不言以至者既得見乎公也不能防閑於是乎在微荷之刺光矣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致夫人也稱弟義見隱七年

傳斷曰昏姻國之大事亦常事也獨桓娶夫人書之者數會羸匪媒昏也逆女不親迎而使大夫也會譚為齊侯而出也夫人至公受姜氏于譚也非獨于魯數書即僖公送女女既嫁使大夫聘問咸具志焉春秋惡文姜之終不得詳其始僖公愛女無固關之教桓公失禮光微荷之刺皆於是見之桓既篡弑速成宋亂求昏於齊翬為之逆齊侯至譚桓親會之而受夫人魯君臣之結援大國至矣卒喪桓者姜氏也豈非天哉

有年

書有年紀異也人事順於下則天氣和於上桓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

八

弑君而立逆天理亂人倫天地之氣為之謬戾

水旱凶災乃其宜也今乃有年故書其異宣公

為弑君者所立其惡有聞故大有年則書之

胡傳曰有年大有年自先儒說經者多列於慶瑞之門至程氏發明與肯然後以為記異此得於言意之表者也

四年

春正月公狩于郎

公出動眾皆當書于郎遠也

胡傳曰狩之地如鄭有原圖秦有具圖皆常所也違其常所犯害民物可不謹乎以非其地而

必書是春秋謹於微之意也本劉氏意林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桓公弑君而立天子不能治天下莫能討而王使其宰聘之示加尊寵天理滅矣人道無矣書天王言當奉天也而其為如此名糾尊卑貴賤之義亡也人理既滅天運乖矣陰陽失序歲功不能成矣故不具四時

胡傳曰宰渠率也渠氏伯糾糾其名也太宰聘就君之賊特貶而書名春秋責相之意何氏公羊註曰桓無王而行天子不能諫反下聘之故去二時以見貶程傳本此左氏疏曰春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

九

秋編年之書四時畢具乃得為年此無秋冬史闕文也

五年

春正月甲戌

下文闕

穀梁曰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

己丑陳侯鮑卒

未同盟而書名者來赴以名故也補

夏齊侯鄭伯如紀

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齊為諸

侯而欲為賊於鄰國不道之甚鄭伯助之其罪均矣

左氏註曰外相朝皆言如齊欲滅紀紀人懼而來告故書時紀不與會故畧言如也劉氏意林曰春秋惡其懷不義之心雖卒不能害而疾之與襲侵人之國無異此聖人誅意之效也故云兵無借於志鎮鄒為下矣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古之授任稱其才德故仕無世官周衰官人以世故卿大夫之子代其父任事仍叔受命來聘而使其子代行也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

十

胡傳曰成後世人主徇大臣私意而用其子弟之弱者以害公選家氏傳曰書仍叔之子譏其以父及子也去年宰糾聘名之所以更也今仍叔子聘不名亦所以貶也貴者以名為貶少且賤者以不名為貶桓負大惡王不能討以一聘為未足復再聘焉故春秋於貴者則名之於賤者則微之以深致其意

高氏集註曰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欲謀婚而諸侯莫從桓以篡立懼諸侯討已因紀之故而為王謀焉故桓王三遣使來聘也春秋書此見桓公以紀之婚姻結好於王以掩大惡其日使仍叔之子者見王綱不舉以大夫之子參與國事不稱氏者世權不重於尹武也

莖陳桓公

不書月史失之耳補

城視丘

齊將襲紀公欲助紀而畏齊故非時城此以脩之補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於繻葛王卒大敗王師於諸侯不書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繻狄不書戰繻狄不能抗王

也此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

胡傳曰王不伐魯宋而伐鄭非天討也三國言從王者明君臣之義王卒不書敗者存天下之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

十一

助

簡端錄曰天子討而不伐今桓王於鄭乃自伐焉失王體矣鄭可討乎曰可抑尤有甚焉者魯宋是也鄭蓋次之舍魯宋而獨鄭焉事失王道矣故不以王討書雖然王不可以不尊若曰王以諸侯伐鄭不太夷乎故曰從王伐鄭所以存君臣之分也而不從者之罪亦著矣若夫伐之是非則固在王不在諸侯也

大雩

成王尊周公故賜魯重祭得郊禘大雩大雩雩於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於境內之山川耳成王之賜魯公之受皆失道也故夫子曰魯之郊

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大雩歲之常祀不能皆

書也故因其非時則書之遇旱災則非時而雩

書之所以見其非禮且志旱也郊禘亦因事而

書

簡端錄曰凡王所建皆曰太廟太學之類是也凡王所舉皆曰大大蒐大閱之類是也魯謂書責之也

螽

蝗也既旱又蝗饑不在書也

冬州公如曹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

十二

州公嘗爲王三公故稱公不能保其國去如曹

遂不復

六年

春正月實來

五年冬如曹尚爲君也故以諸侯書之今不能

反國則匹夫也故名之來來魯也忽稱鄭忽明

其正也實不稱州亡其國也

家氏傳曰夫以外諸侯入魯王室之大臣外侮侵陵不能自存當請於王思所以爲國存之計勢窮理極死之可也今奔曹適魯去其封守託身於諸侯之國春秋書公書如曹書實來皆所

以責州公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謀齊難也

家氏傳曰前年齊鄭以盜竊之兵襲紀而弗遂因是啟釁且將大加兵於其國紀睦於魯越境而謀公往會之義之不容已者春秋無譏也至冬而復來則不能無譏矣

秋八月壬午大閱

爲國之道武備不可廢必於農隙講肄保民守國之道也盛夏大閱妨農害人失政之甚無事而爲之妄動也有警而爲之教之不素何以保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

主

其國乎

下蔭集傳曰大閱天子之禮僭制妨民故聖人謹而日之春秋翼曰是時齊鄭合黨志欲吞紀紀求魯援魯人患之故不因田狩而大閱兵車盛暑妨農其失政甚矣

蔡人殺陳佗

佗弑世子而竊位不能有其國故書曰陳佗陳厲公蔡出也故蔡桓侯殺佗而立之佗天下之大惡人皆得誅之蔡侯殺之實以私也故書蔡人見殺賊者衆人之公也

李氏會通曰程子以蔡人雖以私殺之而春秋與以討賊者廣爲義之塗也此善發明聖經者矣

九月丁卯子同生

冢嫡之生國之大事故書

劉氏權衡曰公羊以爲感隱桓之禍故以喜書不亦淺近乎穀梁曰疑故志之若聖人疑之誰復不疑之乎齊詩云展我甥兮展者信也詩人信魯莊爲齊侯之甥何有仲尼反疑其先君爲齊侯之子乎蔡氏劉記曰十二公惟莊公適且長書子同生詳闕也

冬紀侯來朝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

古

紀侯懼齊來朝以求助不能上訴於天子近赴於諸侯和輯其民人効死以守而欲求援於魯桓不能保其國宜矣

黃氏經翼曰郕之會謀齊難也公既不能故今來朝謀王命也公又不爲請則紀亦何賴於魯而昏姻之約無乃泰越之視乎然魯之不敢遽爲紀請者以魯之有藉於齊猶紀之有藉於魯紀密則齊疎是以掣肘而未敢輕動於是謀昏王室之議起矣則不獨紀有所庇而魯亦將以日結于周矣乎

七年

春一月己亥焚咸丘

古者昆蟲蟄而後火田去莽翳以逐禽獸非竭山林而焚之也咸丘地各云焚咸丘如盡焚其地見其廣之甚也

劉氏意林曰淫獵之過也古者誅不廷奔迫不越防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臣而弑君天理滅矣宜天下所不容也而天子累聘之諸侯相繼而朝之逆亂天道歲功不能成矣故不書秋冬與四年同或曰然則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來朝何以書秋冬曰四年與此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

五

明其義矣三國之來別立義也

蔡疏曰經文創秋冬必有深意程子之說得其旨
春秋翼曰穀鄧皆近楚之國迫於荆楚故不遠千里而來附自是曹邾牟葛等國相繼來朝皆穀鄧爲之招耳使魯亦能率諸小國以朝天王又焉知齊晉鄭衛諸侯不相繼以朝周耶奈何晏然受穀鄧等國之朝而視周天子竟如弁髦也卒之漢東諸侯楚實盡之而魯亦爲楚考王所滅惜哉

八年

春正月己卯烝

冬烝非過也書之以見五月又烝爲非禮之甚

也

胡傳曰春秋非以不時志也爲再烝見續書也此從左氏註左訂曰此夏之仲冬非爲過而書者爲下五月復烝見續也
劉氏意林曰顏淵問爲邾子曰行夏之時謂若此者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

魯桓公弑立未嘗朝覲而王屢聘之失道之甚也

胡傳曰下聘弑逆之人而不加貶何也既名冢宰於前其餘無責焉乃同則書重之義

夏五月丁丑烝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

六

正月既烝矣而非時復烝者必以前烝爲不脩也其瀆亂甚矣

秋伐邾

邾以小國鄰魯卽隱公與儀父盟於箴者也時杞穀鄧俱朝而邾不至故有此伐

補
孫氏發微曰桓大惡諸侯宜討之反以兵伐人之國故直稱伐邾

冬十月雨雪

建酉之月未霜而雪書異也

杜氏左註曰今八月書時失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祭公受命逆后而至魯先行私禮故書來而已
逆后爲遂事責其不虔王命而輕天下之母也
王姬下嫁則同姓諸侯爲主逆王后無使諸侯
爲主之理諸儒皆云桓王娶后于紀命魯王之
故祭公來謀逆后之期既謀之則當復命天子
天子命之逆則逆之不可專也祭公不復命于
王專逆后于紀故曰遂

陳氏後傳曰書遂始於此凡遂議也莫甚于逆后后妃母儀天下而以遂專之罪祭公且罪魯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一

也

左

劉氏意林曰祭公之來命魯以昏姻之事者也若是則大夫可矣何待于三公三公大任也非所當輕使也任之大而使之輕使祭公得緣其義專命不報遂行如紀由輕重不相副也故王以輕使爲失而祭公以遂行爲專君令過則臣事放矣

九年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書王國之事不可用無王之月故書時而已或曰借如正月日食則如何書之曰書春日食則其義尤明也王后之歸天下當有其禮諸侯莫

至是不能母天下也故書紀女歸而已

胡傳曰往逆則稱王后既歸何以書季姜自逆者而言從天王所命而稱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自歸者而言從父母所子

而稱季姜化天下以婦道也
劉氏意林曰逆也稱王后歸也稱季姜此言禮之上下取子進退先後各有所宜而不相悖也公卿謀之諸侯主之龜筮諷之天子命之是王后矣然而未見宗廟也未觀君子也未覲羣臣也則不敢居其位其詞順以聽此正始之道王化之本也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愴愴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周召之風也

夏四月

秋七月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一

左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曹伯有疾不能親行故使其世子來朝春秋之時君疾而使世子出取危亂之道也

意林曰古者爲人子三賜不及車馬立不中門坐不主與享食不爲祭祭和不爲尸不敢乘父之車不敢衣其衣所以示民有親也如之何以諸侯朝哉此後世所以多子亂也
張氏傳斷曰曹世子來朝書名書使朝諸侯不惡於朝京師曹伯有疾而使世子攝非禮也

程傳至此而終後以經說補之經說不多再集諸儒之說以補之視原文稍有芟改故不註姓氏

十年

春王正月

十年有王者數之終也

補

胡傳曰十者盈數也傳論遠惡者十年而必棄桓公至是其數已盈宜見誅于天人矣十年書王紀常理也

意林曰春秋尊尊親親者也其於禮義刑政無所不為法非專為魯而已今桓公不受命當是時天子莫討諸侯莫非也獨春秋貶之弱故謂之無王春秋貶之謂之無王以此明天下則無乃傷于親親尊尊之意歟故于其甚極也諱而存之無甚乎六師移之之可諱矣

庚申曹伯終生卒

春秋程傳補

卷之二

无

未同盟而赴以名

補

夏五月莒曹桓公

小國始卒當卒月莒時而卒日莒月者曹伯年

老使世子來朝春秋敬老重恩故為魯恩錄之

允深

補

按左傳云曹太子來朝待以上卿之禮享之樂奏而數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夫攝君之事不為不尊上卿之禮不為不隆射姑之意念深矣莒不愆期知禮哉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衛侯與公為會期中背公更與齊鄭故公獨往

而不遇也

補

張氏集註曰下書三國來戰衛亦與焉則背信在衛直不告魯誤桓公至桃丘耳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左氏載其事曰我有辭也我則有禮彼悖道縱

慾而以興戎故特曰來戰以三國為主甚其惡

也

伊川經說

意林曰戰者仁人之所惡也有不得已而應者矣未嘗有得已而先之者也

傳曰魯桓公弑齊則成之且與之昏鄭忽爭班魯未為失齊則伐之且為之首罪不待貶而見

經翼曰齊之仇魯以魯庇紀也

春秋程傳補

卷之三

丰

十有一年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三國之君既不以道與師為郎之戰又結怨固

黨為惡曹之盟故前書其爵而以來戰著罪後

書此盟而以奪爵示貶

補

春秋翼曰郎西近曹三國合兵至郎必假道于曹故歸復盟其地以堅後約耳戰稱爵者三君歷境有畏懼之意焉盟稱人者鄭衛係同姓之邦齊係舅甥之國無故而來無功而去輕忽而貶之也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同盟於元年起以名補

傳斷曰隱公元年鄭伯克段于鄆時莊公成君已二十二年矣桓公十一年卒凡在位四十三年強且久諸侯莫若也身方沒而公子互爭昭公忽鄭曼之子厲公突雍姑之子祭仲有寵於鄭莊公而立忽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則誘執仲而立突突立忽奔鄭乃不靖

秋七月葬鄭莊公

鄭忽既立不待五月而葬其父是生亂階補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祭氏仲名不稱行人聽鄭莊公之迫脅以逐君

罪之也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

圭

高氏集註曰仲就執而突歸忽出則是仲納突而逐忽矣詩刺祭仲謂之權臣而公羊因以為可與權豈不異哉

突歸于鄭

突不稱公子不可以有國也伊川經說

劉氏意林曰突內因強臣之力赤外援戎狄之衆以奪其嫡而禍其宗皆有不仁之心姦桀之才春秋所惡也專治突則祭仲不明專治赤則戎不見故挈其上而易其下其罪一施之所以絕禍本禁首惡也

鄭忽出奔衛

忽以國氏正也不能有其位故不爵伊川經說

張氏集註曰忽不能有其位而制于權臣其立其奔皆不由已是以不爵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柔者何以大夫會諸侯盟於是始也故貶之補

呂大圭春秋或問曰以大夫與諸侯盟此不待貶絕而自見者也故內大夫帥師自無駭始內大夫與諸侯盟自柔始

公會宋公子夫鍾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子闕

屢盟長亂數會厚疑聖人皆存而不削補

高氏集註曰公委宗社人民而六出與宋會益憾鄭忽而欲定突是以不憚屈辱力為鄭請宋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

圭

亦製與公會皆非為國為民其罪均耳

十有二年

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杞侯皆當作紀隱二年紀莒盟于密是時紀謀

齊難故魯桓與之盟莒以援之耳伊川經說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穀丘之盟為平宋也補

經異曰去年宋與魯陳蔡為盟今又與燕盟將以斷齊鄭之道也但宋屢求于魯左氏乃云公

欲平宋鄭何也蓋是時齊鄭為黨齊謀吞紀桓公欲援之而不可得因計魯與宋合則宋無魯規而鄭受其害故其欲平鄭于宋者意圖鄭背齊合魯而陰援紀也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不書葬魯不會補

公會宋公于虛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宋納突于鄭求賂而後使之入及突入國之後

不能償其責言遂成釁隙桓公欲平宋之惡屈

已往來宋地與之會春秋詳書以譏之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

三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宋公貪鄭賂故與公三會而卒辭不與鄭平故

公與鄭伯盟而謀伐之十二月伐宋戰于宋罪

在魯矣補

丙戌衛侯晉卒

再書丙戌美文也補

簡端錄曰日同而地異故兩書焉即書者紀事之職追書者承赴之體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來戰者罪在彼戰于郎是也往戰者罪在內戰

于宋是也補

陳氏後傳曰前稱公後稱及前稱鄭伯後稱師畧之也于是欲平宋鄭朴成之間于折于夫鍾于闕于穀丘于虛于龜而宋辭平遂舍宋而會鄭師以伐宋戰焉戰不言伐有不與戰則言伐如僖十八年宋曹衛邾伐齊而宋及齊戰是也宋始有不與戰者而亦言伐則甚伐者也曰戰于宋薄宋之罪也

十有三年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

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左氏以為鄭與宋戰公羊以為宋與魯戰穀梁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

五

以為紀與齊戰趙匡考據經文內兵則以紀為主而先于鄭外兵則以齊為主而先于宋獨取

穀梁之說蓋齊紀者世仇也齊人合三國以攻

紀魯鄭援紀而與戰補

趙氏纂例曰據經文內兵以紀為主外兵以齊為主若實為宋鄭戰何得主齊紀乎蓋齊以三

國之師伐紀欲滅之公與鄭救之而勝也不然紀懼滅之不暇豈敢主兵而助鄭乎

呂氏或問曰紀以番亡之國而獲戰勝之功此可喜也齊以大國之威而蓄必報之憾甚可懼也桓公之所以為紀謀者既無以為保紀之道而徒挾鄭以戰幸而勝齊彼將謂可固紀矣而不知所以促紀之亡者在此役也迨夫紀懼亡之不給然後為黃之盟求以安紀亦晚矣

意林曰燕入春秋來未嘗與諸侯之會也又未嘗交王帛之使也其孤特解陋之效可見於此矣殆不能守其國家幸而為穀之盟與中國通會未旋踵也而反伐所與盟之國是慢於信而薄於義甚矣而不知惡者終於侵奪滅亡而不復序是以春秋貶而賤之

三月莖衛宣公

既與衛人戰曷為莖宣公怨不棄義怒不廢禮

古人以莖為重也衛宣未莖朔乃即戎又不稱

子是以吉服從金革之事其為惡大矣補

趙氏纂例曰凡諸侯在喪而有境外之事以喪行者稱子以吉行者稱齊志惡之淺深也

夏大水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

章

陰盛之災補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前年魯鄭同救紀而敗齊衛之師蓋虞齊衛之

報怨也補

無冰

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法當堅冰無冰者溫也

補

夏五

闕疑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使來盟盟前定矣與高子不同伊川經說

張氏傳斷曰公會鄭伯于曹修武父之盟也鄭使弟語來盟修曹之會也桓執厲墓同惡屢盟春秋無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御廩者粢盛之所藏也御廩災何以書記災也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

圭

補

乙亥嘗

嘗秋祭也周八月夏六月也不時而嘗與以災

之餘而嘗不恭甚矣補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宋公以私忿而用四國之兵四國合黨而惟宋

公之用諸侯之兵聽命於一國昉于此故五國

之君皆貶人之補

春秋翼曰蔡陳與宋盟折者也齊衛與鄭盟惡曹者也今鄭既背齊黨魯則齊亦背鄭黨宋相持之勢也以者左提右挈之謂夫齊強于宋何亦聽其節制深仇鄭也仇鄭則嫉魯可知而紀之後患亦匪胎於此矣

十有五年

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非禮也

三月乙未天王崩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桓負大惡王非唯不討而八年之間三遣使來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

老

聘恩禮厚矣今王崩來赴魯無奔喪會葬之事

齊僖之存干戈歲尋卒則會葬如禮比事以觀

不貶而惡自見

補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避祭仲而出非國人出之也

伊川經說

春秋翼曰祭仲以被執立突則思逐突而復忽者未嘗一日忘也然非離突馮之好則勢有掣肘而計無所施故立突之後即制其權柄而日為突畫絕宋之策突亦從其謀畫而日稱兵以伐宋及宋受毒已深而有渠門大達之報則宋鄭之好絕輔車之勢分仲固得以遂其謀突亦自此悔其禍矣此雍糾之所以遣也然不能誅之于宋莊輔立之時而欲誅之于宋援既絕之

後亦晚矣易曰幾事不密則害成此之謂乎稱爵稱名見突已成爲君而仲擅逐之罪仲也不日逐而曰奔見信任權奸竟成噬臍罪突也蔡氏劉記曰祭仲逐突不書所謂出君之臣其罪易知也忽曰復歸曰世子微意亦可見矣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稱世子本當立者不能保其位故不稱爵鄭人

謂之狡童又曰狂童恣行其不肖可知

伊川經說

張氏集註曰忽自十一年五月莊公卒而立至九月奔衛五年于外乃得復歸不從衛侯朔衍之例稱爵乃稱世子者忽之所以得歸者以其嘗爲世子也所以不稱鄭伯者以其不能君也劉氏意林曰忽之出無鄭者也而又不稱子則忽之可以君國者無幾矣春秋別嫌疑明是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

夫

非以謂忽雖失道乎固君之世子矣世子者必命于天子者也若側庶因亂得逐而奪之則天下之姦臣縱矣故正其名于之繼世深惡亂臣賊子之意也

許叔入于許

許國之貴莫過許叔叔之宜立又無與二而進

無王命退非父授故不書曰歸同之惡入

補

按隱公十一年魯及齊鄭入許許莊公奔衛鄭悉有許之土地而使許莊公之弟許叔居許東偏以奉其祭祀是年鄭亂許叔度鄭之力不能與已爭故自入其國而君之也

公會齊侯于艾

謀定許也

補

張氏傳斷曰齊魯不睦久僖公薨襄公新立魯復與通而夫人亂與公薨於齊也其斯會為之

平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天王崩魯與三國未嘗奔問弔賻修臣子之職而方沛然以朝禮自處其義上僭是所以責之重也

杜氏謂曰聖人不與諸侯之朝桓獨來則損其爵二國則貶而名三國則人而賤之蓋三國班見所以人之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

无

突非正也忽既恣行故國人君之諸侯助之書

壽所以戒居正者已不能保則人取之矣書入

以見義不容也

伊川經說

家氏傳曰鄭有君而突自外竊入亦書鄭伯此因舊史之已書而存之以示戒魯桓與突同惡相濟出師輔篡至於再三故魯史崇突而卑忽以鄭伯書春秋因之以示戒程子所謂以戒居

正之不

簡端錄曰突出奔蔡入于櫟稱鄭伯者於是突既君其國矣不曰鄭伯而何以哉忽復歸鄭曰鄭世子忽忽困世子也此春秋之名實也然忽之出口鄭忽突之歸曰突忽復歸曰復歸突後歸曰入于櫟此春秋之權衡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

將納厲公也

補

張氏傳斷曰艾之會謀定許也袤之會將納鄭厲公而伐昭公也鄭莊入許實合齊魯許叔若許東偏乘鄭國以入齊魯又會艾以定之從莊于生昔莊于虎魯誠不義抑其名猶曰定人之國也昭公而厲庶昭正而厲篡祭仲殺雍糾厲出奔蔡昭得反國率諸侯以定之魯之責也厲據櫟逼鄭大都為害昭不能堪魯遂助強使弱果于不義覆之會成宋亂袤之會輔鄭通桓公亂賊之首宜相濟也

春秋異曰鄭莊納焉以亂宋宋莊納突以亂鄭出爾反爾間不容髮天道好還可畏哉

十有六年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

手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謀伐鄭也

補

孫氏發微曰宋能納突故復會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突善結諸侯故皆為之致力屢伐鄭也

伊川經說

張氏傳斷曰十五年冬十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矣今又會于曹而伐鄭蔡亦與焉伐鄭者何納厲公也厲公不義魯再助之兩書伐鄭皆先會而後伐為魯詳也高氏集註曰宋初伐突期于服突而已不期忽之歸也突奔而忽歸則不利於宋故宋又連年伐忽而納突鄭之亂宋實為之故以宋首惡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不惟告廟又以見勤勞於鄭突也

伊川經說

胡傳曰伐鄭則致罪之也曷為罪之以納突也

冬城向

城向言冬通後月之辭雖不失時亦見桓公勞

民於所不當爭之地

補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朔讒搆取國故不言二公子逐罪之也

補

衛侯朔之奔左傳以為二公子逐之公殺以為得罪天子以左為正左傳曰初衛宣公烝于夷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

圭

姜生惡子屬諸右公子為之娶于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宜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日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惡子至日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于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十有七年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桓公為紀求平於齊也

補

張氏集註曰公十三年會紀敗齊以益其怨今乃盟之豈足以釋憾
汪氏纂疏曰紀魯之姻國而衛朔在齊故齊欲納朔而魯欲平紀也然二年之後齊迹遷紀二

邑六年之後魯卒會齊納朔則非紀之例弱盟不足恃而齊魯之強弱亦具見矣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趙

尋蔑之盟也

補

吳氏纂言曰隱元年及邾盟蔑七年而隱公誅盟伐邾桓公八年又伐邾魯邾不通好十有餘年至桓十五年邾同年苟朝魯既朝之後二國欲尋蔑盟而平其再伐之怨故邾來魯地受盟而公與之盟也

汪氏纂疏曰下書伐邾則趙盟不待貶而惡自見矣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內稱及微者也齊稱師大眾也戰不言敗勝負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

圭

敵也

補

私考曰左氏言疆事也蓋齊襄以魯助紀欲示聲威故遣大眾壓於魯境疆吏得公命而遂與期戰也不書侵實未嘗侵掠也左氏以為齊人侵魯蓋民俗之恒稱耳吳氏敵曰盟黃未幾而齊來侵境平紀之信豈可恃乎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季字也歸順詞公子不去國季何以去權也既

歸何以不有國獻舞立矣

補

何氏公羊註曰蔡侯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季季辟之陳封人卒反歸奔喪

無怨心故
賢而字之
劉氏意林曰蔡季之去其國與秦伯之弟鍼無異鍼以富懼諫季以賢見疑俱不得安其身而季為顯矣

癸巳葬蔡桓侯

告王請謚故特書之明得禮也補

胡傳從啖助曰蔡桓何以稱侯蓋蔡季之賢知請謚也
張氏傳斷曰桓侯之卒葬無足重於春秋能重蔡者季也季之讓賢於獻舞之立矣是故獻舞立不書季
歸則書

及宋人衛人伐邾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

三

邾宋爭疆魯從宋志背楚之盟補

許翰春秋解曰正月與齊為黃之盟而五月戰焉二月與邾為楚之盟而八月伐之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不書日官失之也補

私考曰以杜元凱長曆推之此庚午日也然而不書蓋闕文耳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

此年書王以王法終治桓之事補

簡端錄曰桓公之世月或稱王或不稱王者何蓋謂王綱不張王法不行若無王也而王號猶

建王澤猶存或或書焉望之也或不書焉責之也王之稱天不稱天其義亦然說者必以始終存歿久近為詞則失之鑿矣

公會齊侯于濼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于禽獸矣伊川經說

杜氏預左傳註曰公本與夫人俱行至濼公與齊侯行會禮故先書會濼既會而相隨至齊故曰遂
胡傳曰與者罪在公也
春秋翼曰桓公此行專為黃之盟不足以庇紀故又為濼之會以姜氏之言足以取信于襄公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

三

而平紀難故與偕行即有申繻之諫而不聽及會于濼或襄公一一如約桓公深有德于姜氏遂與如齊豈料有意外之變哉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曰薨于齊則不得終正寢矣曰喪至自齊則不能成喪禮矣此直著其失也不曰弑而曰薨者不敢斥君之惡不忍言君之慘也此微以全其義也補

義也補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賊在異國故可葬補

公羊曰賊未討何以書葬在外也
劉氏意林曰賊未討也而書葬春秋豈忘其君乎夫春秋之道將以爲天下教後世必不忘其君苟不忘其君則桓公之書葬者賊既討也當是之時魯人却尸以讓于齊口請得彭生除君之惡亦徒知彭生之賊云爾齊強而魯弱故君子以爲討矣若使魯人知彭生之賊賊由齊侯齊侯之賊賊由夫人則必不以誅彭生除君惡而春秋亦必不以殺彭生葬桓公矣知之有詳畧故怨亦有深淺文應其事如其理決獄聽訟之法也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

蓋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終

春秋程傳補卷之三

北平孫承澤學

莊公上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補

穀梁曰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
高氏集註曰公上不受於天子而父以弑逆得位又不以其道終無所受之故不書即位不正其始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

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不言氏姓貶之也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三

一

補用穀梁李蕙氏曰此條公穀之說皆佳而穀梁尤精
意林曰母子至親而不得不絕者義也春秋爲人之不明於義而私其親有不忍也故示之以絕之之文

夏單伯逆王姬

天子命莊公主補警昏而公不辭故交譏之

張氏傳斷曰單伯魯大夫也逆王姬魯主昏也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謂之同姓魯其首也然齊魯魯也曰斬衰而接父魯天子命之諸侯受之上下交譏矣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築王姬館于外者穀梁子以爲仇讐之人非所

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知其不可

故特築之于外然不若辭而弗王之爲正也補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諸侯日卒正也補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不言天王者桓行實惡而乃追錫之尤悖天道

故云爾補

意林曰王者之義必純法天道予善奪惡而無私者也今桓公篡君取國終不受命而王不能誅反追命之此無法甚矣高氏集註曰禮諸侯嗣位三年喪畢以士服朝

春秋經傳補卷之三

二

天子天子錫之數冕圭璧然後歸以歸其民謂之受命桓篡弒未嘗入朝受命王命魯王昏故追錫桓公以寵之魯桓已葬矣因其私謚而錫之尤爲非禮

王姬歸于齊

書歸于齊而後忘親釋怨之罪著矣補

陳氏後傳曰王姬不書唯莊公之篇再書之曷爲再書以莊公之于齊不可與相爲禮也

齊師遷紀邢鄆郛

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補

二年春王二月

莒陳莊公

魯往會之故書補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莊公初立捨同仇之齊而先有事於無罪之小

國又以尊屬王兵以成異日子般閔公之禍春

秋所以譏也補

秋七月齊王姬卒

外夫人卒不志此何以志我主之故比之內女

也桓弓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是

服姊妹之服也周禮有爲王后齊衰不杖期之

春秋經傳補卷之三

三

文未聞有主昏王女之服莊公昧禮甚矣補

吳氏纂言曰禮經本無爲王姬服之禮莊公因齊之告喪特爲之服以媚齊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會非夫人之事顯然書之比年出會其義皆同

夫人行不以禮故還皆不書補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

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不稱公子惡其會仇讐而伐同姓故貶而名之

也補

高氏集註曰衛朔奔齊齊欲納之然天王已絕朔而立公子黔牟爲衛侯魯輒與兵會仇鸞之人抗天子之命納不義之君其罪大矣

夏四月莖宋莊公

五月莖桓王

七年而莖閔王室之無臣子也補

胡傳曰先儒或言天子不志莖又以爲不言莖者常也夫事孰有大於莖天子者而可以不言志乎此生終始之際人道之大變豈以是爲常事而不書也

秋紀季以鄆入于齊

春秋程傳補卷之三

申

齊欲滅紀故季以邑入齊爲附庸先祀不廢故

書字貴之補

胡傳曰紀季不書奔者有紀侯之命矣不書名者不得已而爲之非其罪也入云者難詞也

冬公次于滑

公次于滑齊滅紀魯欲救之而不能也齊爲魯

讎魯爲紀王魯但從齊不能救紀無爲貴魯矣

補

胡傳曰春秋紀兵伐而書次以次爲善救而書次以次爲譏

四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享兩君相見之禮非夫人所用直書以見其失

補

家氏傳曰書孫則去其族書會書享揭其姓氏蓋示之有別亦所以討其亂倫之罪

三月紀伯姬卒

伯姬惠公之女隱二年紀裂繻所逆者內女嫁

國君則服大功常事也此卒者爲下紀侯去國

齊莖伯姬起也補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春秋程傳補卷之三

五

齊與陳鄭遇垂蓋謀取紀是以紀侯見難而去

也補

鄭伯蘇子由以爲子儀胡傳以爲突諸儒辯之以胡傳爲正

紀侯大去其國

紀侯去國不守則是奔也失死不反則宜名也

不書其奔而曰大去不書其名而曰紀侯者所

以罪齊而閔紀也補

胡氏通旨曰大去者土地人民儀章器物悉棄之而不顧也使其次以邑入齊請後立廟已則去國而去免民於死故不書名非賢之也以其與敗北出奔者異耳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滅人之國逐人之君而徒葬其夫人所謂似禮

而非者也補

伯姬適以嫁於齊則不得正其始葬以齊喪則不得正其終所遭亦甚色矣故春秋特錄之曰內女之葬不書書者皆非常也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齊侯書人隱辭也不忍公之與讎會獵也補

五年

春秋程傳補卷之三

木

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齊侯疆理紀地有師在紀故稱齊師如者往其

軍內不行會享之禮羞恥之心亡矣載驅之詩

所刺其在茲乎補

秋鄭黎來來朝

鄭曹姓黎來各也上世出于邾國以其近宋為

宋所侵故朝魯以求庇僖七年齊桓為請於王

進命為小邾子聽其服魯終春秋之世不敢貳

焉書來朝與其能進於禮也補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諸國稱人違抗王命也貶諸侯則魯在其中矣

伊川經說

程子用穀梁穀梁傳曰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也

吳氏纂言曰三年齊師會魯伐衛以納朔而不克納故今又會四國之兵以納之也

六年

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春秋程傳補卷之三

七

王人微者例不書字子突救衛而字之善之也

善子突則善王命也伊川經說

張氏集註曰救衛者奉天王之命以存黔牟而拒朔也朔搆兄篡國天討之所當加而子突能奉王命以救之春秋一經王旅之出而合司馬九伐之法者惟此一事所以雖微者帥師而書字以褒之也

劉氏意林曰子突討則不能服救則不能定春秋曷為貴之曰天下方無道賤奪貴少凌長天子不能禁者凡以紀綱失而賞罰不明也幸而發憤赫然以誅衛為事故後託正於子突子突正則王正矣

夏六月

衛侯朔入于衛

夏六月

衛侯朔入于衛

朔搆其兄而使至於死其罪大矣然父立之諸侯莫得而治也王治其舊惡而廢之宜也故書

名書入 伊川經說

意林曰朔故嘗有國矣入而不言復者不與復之意也為諸侯受之君君所不命而自取之雖有鄰國之助大亂之道也為此乃非所以復也
張氏傳斷曰子突周之下士貴而書字朔衛之故召貶而書名王人書救不書敗衛侯書入不書復權
衛定矣

秋公至自伐衛

魯莊抗王命而納朔不與其至也 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主

驥

冬齊人來歸衛俘 俘公穀作寶

以齊首之分惡于齊也 補

高氏集註曰朔之奔齊侯容之其入也齊侯連諸侯納之故以寶賂齊而齊以分于三國焉故主齊言之而曰來歸衛寶則同
黨之罪各有所歸而齊為首惡

七年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會于稊傳稱書姦夫人入齊地也會于防傳稱

齊志齊侯入魯地也 補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恒星星之常見者常見而不見此異之大者也

隕墜也如雨言隕墜者眾也 補

朱子曰日見於晝星明於夜天道常理今夜有日光恒星不見此陰不陰陽不陽君不君臣不應也

秋大水無麥苗

書大水畏天災也無麥苗重民命也 補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一歲再會為惡益遠是故明年冬齊侯有無知

春秋程傳補卷之三

之難 補

八年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甲午治兵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秋師還

次郎以俟陳蔡陳蔡不至而治兵為伐郕也郕

魯之同姓未嘗有讐魯急伐之者迫於齊人之

命也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於齊師郕畏齊不

畏魯也二國同討齊獨納郕齊役而食魯可以
逞公反託慕臯陶欲務修德以待抽師而還懼
齊深矣夫暴師露衆贏糧景從功成而不與歷
三時而後還魯莊亦愚矣故書次書及書還皆
譏也補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齊襄公見弑于無知天之禍淫也補

胡傳曰無知不稱公孫而以國氏罪倍公不以公孫之道待之使恃寵而當國也
汪氏纂疏曰齊襄之弑石之紛如殉難而先春秋不書胡傳責其從君于昏不以先節許之此

春秋程傳補卷之三

十

千古定案

九年

春齊人殺無知

殺無知者雍廩而曰齊人者衆討之辭也蓋無知暴虐國人怨之非特雍廩一人而已不稱君者已不能君齊人亦莫之君也補

公及齊大夫盟于莒

小白子糾襄公之子小白長當立齊大夫奉子糾非正也公及齊大夫盟于莒伐齊納糾也補

趙氏纂例曰納讐人之子損禮而盟大夫故盟書公及言大夫以明非大夫之罪也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桓公子糾襄公之二子也桓公兄而子糾弟襄公死則桓公當立春秋書桓公則曰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于子糾則止曰糾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不言子非君之嗣子也公穀并注四家皆書納糾左傳獨言子糾誤也然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齊大夫嘗與魯盟于莒既納糾以爲君又殺之故書子是二罪也伊川經說

春秋程傳補卷之三

十一

朱子曰程子以小白爲兄以薄昭之言爲證也聖人之於人功罪不相掩今但稱管仲之功而不言其罪則可見管仲不處無害於義而小白糾之長少亦從以明矣

秋七月丁酉莒齊襄公

無知已誅故可以莒補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及其師非卿也公戰諱敗凡言敗績大敗也小

小勝負不書伊川經說

左氏疏曰公以夏伐齊已出小白之後齊人得莒襄公便是國寧位定公可退而不退戰而敗績是公之罪時史書策不稱公戰公敗爲公諱也

九月齊人取于糾殺之

桓公殺子糾書齊人者并其國人罪之也書曰

取殺之重之也補

張氏傳斷曰小白已先入齊乾時之戰公喪戎路齊諸魯討糾殺於生賓鄭莊公之克段也使桓其口於四方而已春秋猶惡其志存於殺齊襄公未止世子小白子糾先入者勝小白既為君矣糾避焉可也必取而殺之是糾罪薄于太叔而小白忍于鄭莊也蔑之盟魯許納糾敗于乾時即聽小白而殺糾其初盟也

冬浚洙

浚者深之也曷為深之畏齊也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三

士

十年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長勺之戰傳稱齊師敗績而春秋書敗齊師敗

之云者以詐戰之法施之也補

汪氏纂疏曰或謂莊公與魯國為敵聖人幸其勝而忘之也嗟乎使莊公于即位之初悉索敝賦以問罪于齊而有再戰再勝之功則為善矣今乃挾不能納糾之憤而逞志狙詐何有于敵警苟以為敵警則侵宋再敗宋師非敵警也

二月公侵宋

潛師掠地曰侵時魯與齊仇宋與齊合故有此

舉况宋閔以莊二年嗣位未嘗有隙於魯徒為

齊故乘勝以侵其疆是滋怒于齊而樹敵于宋

也豈謀國之道哉補

三月宋人遷宿

宿介于宋魯之間屬于宋而親魯宋人以爲貳

于魯而遷之補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齊宋書師著兵力之強也書次見其師出之無

名也魯書公書敗見其以千乘之君而勝人不

春秋程傳補卷之三

士

以其道也記稱戰于乘丘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綬則雖能勝宋魯亦殆矣此春秋所以目公而譏之也歟補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荆者楚之本號夫為國以禮禮以別嫌明微蔡

哀公不賓于息媯息侯怒告楚故楚伐之實憑

陵中夏之始也莘蔡地獻舞出降春秋書此罪

獻舞之不能死守社稷楚人之罪不待言矣補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齊桓欲伯中國譚與宋衛諸國鄰近將立威于
譚以殷勢震懾中夏耳然立國之始不修德禮
以輯睦與國而勞民動衆虐小侮弱識者已知
無遠大之圖矣書滅惡齊也補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

宋與齊爲黨乘丘之敗齊固不能釋恨于魯但
方滅譚立威將圖會盟中原故遣宋人侵魯且

春秋程傳補卷之三

十四

防魯之躡其後也補

秋宋大水

公使吊之故書補

春秋翼曰水陰也宋屢興師所以有大水之災
也魯莊數敗宋師災則遣吊雖意未必誠亦可
謂知禮矣

冬王姬歸于齊

王姬乃桓王之季女伯歸齊襄季歸齊桓皆不
書親迎說者謂得禮不書夫婚姻人道之始親
逆所以別嫌明微也以天子之女下嫁諸侯可

以常事例之乎於此見王室衰微諸侯強盛君
臣夫婦之倫俱失矣補

王氏集傳曰王義公之昏其罪大故書之許王
桓公之昏其罪小故書之畧

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

紀下矣曷爲謂之紀叔姬存紀也歸于鄆者紀
之宗廟在焉義當歸也補

劉氏意林曰紀侯之歿不書叔姬何以得書春
秋因叔姬之行以明紀季之以鄆入齊非利之
也凡欲存國耳試使紀季見宗國之危析地以
求利此與和庶其肯卒夷何異春秋當絕之矣

春秋程傳補卷之三

十五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宋萬之弑閔公據左氏與公羊爲君臣相虐也
此可戒矣仇牧殺于門太宰督殺于東宮之西
死難同而獨書牧者督于桓公二年春弑殤公
至今始見殺其逃死也久矣削太宰督而後仇
牧之賢著春秋筆削之旨也補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書萬出奔陳而閔公不莖著陳人與賊之罪補

簡端錄曰八月弑十月奔有臣子知討賊者如是乎故雖得賊猶不得也

十有三年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宋有弑君之亂齊桓欲修伯業故會于北杏以平之補

家氏傳曰齊桓創伯以平宋亂春秋與之齊侯書討襲之也諸侯書人若衆望之所同屬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

會于北杏遂人不至齊人滅遂而戍之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三

其

金仁山氏曰遂在濟北必魯之附庸也齊未得魯必有來伐之師伐遂而卒滅之以威魯也是以魯忍而與齊

平爲柯之盟

張氏傳斷曰滅遂之師雖以不魯北杏爲名抑滅則甚矣十年滅譚十三年滅遂齊桓欲霸先

滅二小國春秋推與霸豈得已哉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盟于柯魯始及齊平也齊桓修霸必先以義動

諸侯欲重於諸侯必先得魯北杏之會宋陳蔡

邾皆至猶未有魯也至公與盟而齊霸成矣反

覆之會而爲北杏忘長勺之敗而爲柯盟桓之所以能爲諸侯主也補

十有四年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春秋之法將尊師衆曰某帥師將卑師衆曰某師將卑師少曰某人將尊師少曰某伐某齊自管仲爲政莊十一年而後未嘗興大衆也其賦於諸侯亦寡矣終管仲之身四十年息養天下厚矣惟救邢稱師譏其次也至於秦晉使之不

春秋程傳補卷之三

七

競而已不強致也是以其功卑而易成伊川經說

伐宋者以宋人背北杏之會也補

胡傳曰其稱人者將卑師少也齊自管仲得政滅譚之後二十年間未嘗遣大夫爲主將亦未嘗動大衆出侵伐或

以爲貶齊稱人誤矣

夏單伯會伐宋

桓以諸侯伐宋本不期魯魯自畏桓故使單伯

會伐補

秋七月荆入蔡

蔡哀侯自會鄧懼楚之後非但不爲桑土牖戶

之謀而以婦人之故再召楚師始則身據繼以國破楚熊貲興兵以悅婦人是時齊桓霸業未成遂致其橫行淮漢浸及中國也補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

宋與齊成也雖冬會鄆宋之成已在單伯會伐之時桓公之伐宋也不動大衆但修文告示薄伐踰時而服則已焉此宋桓公所以從齊獨固也補

十有五年

春秋程傳補卷之三

太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十三年十四年會至是又會三合諸侯而不盟以示重慎是以盟則衆信莫敢渝也補

夏夫人姜氏如齊

文姜不如齊八年矣至此復如齊桓公欲求魯好以定霸業而不之拒也補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鄆

鄆附庸屬宋而叛故齊桓爲之伐鄆補

鄭人侵宋

桓十四年冬左傳載宋人伐鄭焚渠門及大逵

報宋之戰也鄭厲公處櫟二十年心豈忘之故

一旦復國遽興修怨之師是忘宋舊恩而背齊

新約也三國有辭於伐矣補

齊初霸亟平魯宋以魯爲宗國宋爲王者之後也加意於二國爲圖霸之始故伐鄆之後而隨伐鄭結宋也姜氏再如結魯也

冬十月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

春秋程傳補卷之三

尤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鄭背鄆之兩會侵宋故齊桓帥諸侯伐之補

杜氏左註曰爲宋伐鄭仍使宋自報怨故宋王兵序於齊上也

家氏傳曰鄭突以庶篡嫡昭得逐國突復據櫟以逼之昭以弑死突之爲也齊桓當請於王以正其罪今爲宋而伐之非名也

秋荆伐鄭

齊方圖霸楚亦浸強鄭者齊楚必爭之地也荆

十年敗蔡師十四年又入蔡而桓公不能討聖

人詳書之以累桓也補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齊桓始霸仗義以盟而魯首叛盟故諱不稱公上無明王下無方伯諸侯交爭齊桓始霸天下與之故書同伊川經說

胡傳宗程子曰會者公也不書公諱也其諱何也魯首叛盟惡失信也同盟志同欲也吳澂纂言曰齊自北杏以後有會無盟至此而鄭服始令九國之君而爲此盟此桓公糾合諸侯一匡天下之始

邾子克卒

春秋程傳補卷之三 丰

隱公元年公及邾儀父盟於蔑桓公十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越凡再同盟皆書字今卒稱子者北杏之會邾人在焉齊桓請王命以爲諸侯也知春秋所以進邾卽知春秋所以狄荆矣補十有七年

春齊人執鄭詹

詹爲鄭用事之臣齊以不朝責鄭鄭令詹詰齊謝罪齊人執之補

按左傳曰鄭不朝也公穀曰書甚倭也李氏曰左氏是甚倭之言無据

夏齊人殲于遂

十三年齊滅遂使人戍之遂之餘民飲戍者酒而殺之不曰遂人殺之齊自取也補

許翰春秋解曰齊師滅譚譚子奔莒著其君不謂也齊人滅遂齊人殲於遂著其民不歸也孟于謂霸者以力服人非心服也力不贈也

秋鄭詹自齊逃來

詹特書逃著其幸免而不知命之罪魯首叛盟受其通逃自齊逃來又以罪魯也補

冬多麋

春秋程傳補卷之三 丰

麋是澤獸魯所常有是年暴多多則害五稼故言多以災書也補

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穀梁以爲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補

夏公追戎于濟西

戎之入魯魯人不知去而追追又無其獲邊境不脩候不在疆所以爲諱補

意林曰此無愛民之意而有不仁之心任詐謀而尚奇功勝固不足多也况又不勝乎凡君之

於其民也固猶父母之於子子陷水火父母不
避焦溺而救之矣豈坐視之待其然且沒而施
哉

秋有畝

螟螣與蜚害禾稼貳則害人補

冬十月

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春秋程傳補

卷之三

圭

鄆之巨室嫁女於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因與

齊宋盟摯之以往結好大國所以安國息民乃

以私事之小取怒大國故深罪之書其爲媵而

往盟爲遂事伊川經說

經翼曰公子結惠公之子桓公之弟也魯與陳未聞有婚姻之約何以爲媵此必結之族女嫁于陳而結私往媵者鄆衛地適陳所經之道結于鄆偶聞齊宋之謀乃去其媵事遽自擅盟故書曰媵陳人之婦著私交也曰遂與盟著專擅也

夫人姜氏如莒

姜氏肆淫于父母之國而復之莒惡益甚矣補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齊桓始霸責魯不恭其事故來伐也伊川經說

經翼曰齊合宋來伐爲納鄭詹故是其本謀陳人爲結失媵故亦與焉則公子結匿謀誤國之罪莊公納于啟釁之尤均著之矣

二十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莊公失子之道不能防閑其母補

夏齊大災

來告以大故書天火曰災補

春秋程傳補

卷之三

圭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我

戎在徐州之域最近齊魯故先治之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三終

春秋程傳補卷之四

北平孫承澤學

莊公下

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突篡弑竊國而春秋始終君之且復書其卒葬

何也所以著小人肆志亂賊得終王法不行而

世之所由亂也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四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薨寢祔姑赴於諸侯故具小君禮書之補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鄭突與忽爭國忽正而突不正突始終書爵卒

日葬月者左氏以其有納惠王之功也然謚之

曰厲鄭人不能諱其篡奔之實也補

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肆大眚

大眚而肆之其失可知凡赦何嘗及得善人諸

葛亮在蜀十年不赦審此爾伊川經說

簡端錄曰肆大眚議失刑也議擅命也天子有罪五刑五用哉用自天子肆自天子失刑非君擅命非臣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夫人姜氏行惡賊殺桓公薨葬脩禮又謚曰文

莊公念母而過魯人不能正也是不如鄭人之

謚厲公矣補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陳人殺公子御寇傳不著其罪是殺無罪也稱

春秋程傳補卷之四

人以惡專殺也補

簡端錄曰禦寇陳世子也未命于王故曰公子何以殺之欲立嬖姬子款也殺者宣公而歸之陳人者何陳人之志猶公之志也是以與申生異詞

夏五月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

高侯上卿魯無使微者與盟之理蓋諱公盟始

與仇為昏惡之大也伊川經說

冬公如齊納幣

齊疑昏議故公自行納幣後二年方逆齊難之

也 伊川經說

吳氏纂言曰莊公受制於母年長而不得娶母既死急於娶故於喪制中屈已與齊大夫盟而求昏焉齊之許未堅而公自如齊納幣納幣非公所當自行也家氏傳曰莊公可以釋齊桓之仇而不可以娶襄公之女狗母意而忘父仇何以奉萊盛入先君之廟乎

二十有三年

春公至自齊

二十二年冬如齊納幣二十三年春公至自齊逾年而還爲求昏也

春秋程傳補卷之四

三

祭叔來聘

不曰使曰來見其假王命而私交也

補

陳氏後傳曰聘不稱使私相爲好也自桓之中年王室無聘魯者王命不行於天下莊僖崩塋蓋不見於經矣是故春秋之初亟書王人於是祭叔私相爲好君子蓋有感於此而非徒以爲譏也

夏公如齊觀社 公至自齊

昏議尚疑故公以觀社爲名再往請議後一年

方逆蓋齊難之 伊川經說

意林曰觀社與觀漁一也觀社稱如觀漁不稱如內外之辨也諸侯於其境外可以言如於其

境內不可
以言如

荆人來聘

春秋王魯因其始來聘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

補

陳氏後傳曰荆楚稱人於是始盛進之也隱桓之春秋舍王室若姻鄰無聘魯者矣而荆人先諸夏修聘於上國進之也者憂之也

公及齊侯遇于穀

莊公欲速成昏故觀社未幾而又如齊然齊桓以昏姻之國兩君相見禮多而費繁于是至穀

春秋程傳補卷之四

四

以遇禮見若邂逅者然蓋以簡省便民不無厭魯之情矣

補

蕭叔朝公

蕭子姓國宋之附庸叔本朝齊因公穀自不得不見小國不敢與大國抗禮况前此未嘗相

見故行朝禮蕭之朝魯之受皆非禮也

補

意林曰爲禮非其時猶非其禮也爲禮非其處猶非其禮也爲禮非其義猶非其禮也九月郊五月烝此之謂非其時蕭叔朝公此之謂非其處祭叔來聘齊侯來獻捷此之謂非其義雖有肅敬之心繁飾之容而君子不受也故禮非其禮而猶不受必歸之正而止又况乎未始有正

者乎

秋丹桓宮楹

楹柱也丹之者為將娶齊女欲以誇大示之補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未同盟而赴以名補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莊公生三十有六年矣制于文姜使必娶于母

家而齊女待年未及故莊公越禮不顧如此其

惡齊人有疑如此其緩而遇于穀盟于扈要結

春秋程傳補卷之四

五

之也補

二十有四年

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取非禮之制加于宗廟以飾夫人故斥言桓宮

惡莊也補

莖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親迎恒事也書之者不正其親迎于齊也補

秋公至自齊

親迎先至非正也補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昏義以正始為先而公不與夫人皆至姜氏不

從公而入已失夫婦之正弑閔孫邾之亂兆矣

補

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男女同見非禮也何以見其同見贊同則見同

矣男女之別國人之大節也補

張氏集註曰夫人至大夫見於宗廟婦見於內禮也並覲同贊是失男女之別

春秋程傳補卷之四

六

大水

陰盛所致補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戎侵曹而羈出赤歸是逐羈納赤者戎也戎在

曹南界曹莊公卒赤奔于戎羈不能君戎挾赤

侵曹羈奔赤歸非獨戎罪亦曹臣罪也補

郭公

郭公之疑公穀以為曹赤杜氏云闕文近是補

郭公先儒以為郭亡胡傳從之以管子為據劉氏改意同胡傳其說曰郭亡亡國之亡也未嘗

不以其取于亡之也而獨謂郭子何哉郭之所
以亡者與他國異他國之亡者所善不善所惡
不惡也而郭之亡善善而惡惡善善而惡惡則
賢賢而亡此天下之所疑故聖人慎之也善善
而不能無貴於知善矣惡惡而不能去無貴
於知惡矣不能用之蔽至於怨不能去之蔽至
於亂怨亂之興焉有不亡者乎故五穀之種非
不美也其為不熟不如稗莠治國亦猶五穀五
穀不成何處而善哉

二十有五年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季友相魯原仲相陳二人有舊故女叔來聘季
友冬亦報聘卿以字為嘉則稱名其常也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四

七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朔犯逆天子命故去堊補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日食天下之變也諸侯救日禮也然鼓當于朝
而此鼓于社非其處也社應用幣而于社用牲

非所用也一舉而有三失故譏之補

杜氏左註曰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而自
責以明陰不宜侵陽臣不宜掩君以示大義

伯姬歸于杞

其不言逆以逆者非卿其名姓不登於史策則

書歸以志禮之失也補

杜氏左註曰伯姬莊公女穀梁曰其不言逆逆
之道彼無足道焉爾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傳稱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皆不鼓則鼓與

牲二事皆失故譏之補

高氏集註曰古人遇水旱雖有雩祭祈禱之禮
然神不舉靡愛斯牲宜王必以側身修行為
之本況于社于門非所以致水災者也
自古豈有伐鼓用牲救水災之禮乎

冬公子友如陳

報女叔之聘也友為莊公母弟桓公之子故後

春秋程傳補卷之四

八

世列為三桓此內大夫出聘之始而亦季氏之

始事也補

二十有六年

春公伐戎

為追于濟西之恥報怨也補

夏公至自伐戎

公出師于外踰時而返故書至以危之補

曹殺其大夫

罪在於專殺故止書其官而不錄其名氏補

按殺之故言者不一大抵亦以庶孽奪嫡故殺其不附已者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春公伐戎秋又伐徐者必戎與徐合為魯患也

補

張氏傳斷曰伐徐治戎黨也宋序齊上者國近徐亦志於伐者也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伯姬莊公之女非事而特會于洮愛其女之過

春秋程傳補卷之四

九

而不能節之以禮此春秋之所禁也

補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同志而盟非率之也

伊川經說

張氏集註曰再舉同盟之禮以申伯令而一諸侯之心也魯宋陳鄭皆至而衛獨不來故明年

衛

秋公子友如陳塋原仲

外大夫未有書塋者原仲所以書者季友與原

仲有舊已為大夫不由君命而以私舊之故特

往塋之大夫非君命不越境况適他國而塋大

夫子

補

春秋翼曰慶父專權于牙黨惡友必有大不相謀者故與政未幾棄官而去可謂明哲保身矣但是時莊公無恙內難未萌乃遂託送葬之私交忘宗國之遠慮可乎且與其應君於疾革問後之時而卒無救於子殺之難孰若高辟於與聞國政之日而觀變以定奉殺之策乎若友者亦明於潔身而短於謀國者也故直書公子友如陳塋原仲不待更而義自見矣

冬杞伯姬來

志其來往之數非歲一歸寧之義所以厚男女

之別也

補

季氏私考曰伯姬何以來乎以其國弱求與魯親故先通杞伯將朝之意耳不然事本同時伯

春秋程傳補卷之四

十

姬何以先夫而至邪夫春之會洮必亦為此之故也而冬又來魯其往來頻數如此伯姬非能以禮自防者矣

莒慶來逆叔姬

諸侯之嫁子於大夫至大夫以與之而公自主

焉非禮也

補

劉氏意林曰莒慶非有君命也叔姬非適諸侯也何以得書乎以公之自主之公之自主之則敬敵則書矣

杞伯來朝

杞伯朝魯者以其為甥舅之國然伯姬先通而

後來朝則杞伯之不能自強伯姬之預聞國政具見之矣補

公會齊侯于城濮

齊欲討衛而會魯于此定其交而後加兵于人所以見其謀之審也補

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莊十六年同盟于幽衛侯與焉二十七年再舉

春秋程傳補卷之四

十一

幽盟衛獨不至即恕衛者謂惠公朔卒懿公服

喪未終顧其立已二年矣同盟尊周而不至能

無疑有異志乎齊魯會于城濮將謀伐衛衛若

不聞齊侯師至是日即戰無服罪之心而敢於

拒霸是故戰不言伐而書伐伐不言日而書日

被伐不言及而書及敗績不言人而書人皆罪

衛也補

夏四月丁未邾子貜卒

秋荆伐鄭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齊桓霸主魯望國宋王者之後此救鄭制楚之

始蓋天下大勢所在伊川經說

傳斷曰楚令尹子元振萬以蠱息嬀既感尋仇之言無名而伐鄭經州舉之惡伐中國且不成功帥師也齊桓救鄭制楚是役焉始書公會者兼美魯侯不顧荆人之聘而善相齊桓也

冬築郿

其志不視歲之豐凶而輕用民力于其所不必

爲也則非君人之心矣補

大無麥禾

冬既見無麥禾矣曷爲先言築郿而後言無麥

春秋程傳補卷之四

十二

禾諱以凶年造邑也補

劉氏意林曰此言爲國者之不可以無九年之蓄也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三九二十七年則餘九年之食百官之奉賓客之禮不外求而足雖有水旱如堯湯之久而上下不憂今莊公在位二十八年矣而麥禾曾不足以待國用所謂寄生之君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議臧孫爲政無蓄也故以自行爲文補

劉氏意林曰此言大臣任國事治名而不治實之蔽也務農重穀節用而愛人則倉廩實不知爲此事至而憂之何其未歟魯人悅其名而以急病糴夷爲功君子責其實而以不能節用爲罪此王政之務本也

二十有九年

春新延廐

書新延廐者為大無麥禾民勤于食則仍舊可

也補

意林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所興作修舊多矣
不必書也延廐南門益微焉耳何獨書哉新官
災大室屋壞不能不修而經不書雉門兩觀災
記新作焉以此泰之修舊不足書其書者皆非
禮之制不務
公室者也

意林又曰人問劉子曰昔僖公修泮宮詩人頌
之而春秋不書何哉劉子曰泮宮者諸侯之學
也僖公修之得其時制則諸侯之事也不可勝
書故春秋不書也春秋以制度弼其上為法而

春秋程傳補卷之四

三

詩人以恩厚愛其君為事詩有過厚而春秋無
虛美此其所以異也然則其書延廐南門何哉
劉子曰延廐者天子之廐非諸侯之廐也南門
者天子之門非諸侯之門也所謂庫門天子卑
門雉門天子應門矣延廐之僭非莊公也過在
可幸而不幸故曰新南門之僭自僖公始罪在
不可為而為故曰新作夫春秋之記略常事簡
小事謹大事所以經後世非史官之任也

夏鄭人侵許

許鄭世讐也然許自盟幽之後不與齊桓之會

鄭人侵之或齊之命歟自後許始從中國

傳斷曰鄭與許鄰許與幽盟侵之者何罪在鄭
也

秋有蜚

記異也補

劉氏意林曰蜚之為物狀若牛而白首一日地
足行水則竭行草則死見則其國大疫非中國
之禽也故曰有有者所以明其無也鴛鴦不逾
濟而蜚非中國之物暫而一至故不言多而言
有蜚中國所有也有之不足異而多則為異故
不言有而言多益蜚中國所多也多不足怪而
為災則害故不言多而言災
此制言之體也無所苟矣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叔姬於十二年守節歸鄒至此歷十八年而卒

則事定而節完可以為賢矣故春秋不卒紀侯

而特書叔姬之卒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四

古

城諸及防

凡城之志皆識此之可城者得土功之節則識
之淺失土功之時則責之深不謂作城無議也

補

三十年

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將卑師少故直言次以齊將降鄭故設備補

秋七月齊人降鄭

郭紀附庸國小國孤危不能自固蓋齊遙以兵

威脅使降附

胡傳曰前書鄭降于齊師意責魯也此言齊人降鄭專罪齊也

八月癸亥莒紀叔姬

娣滕不莒此以賢叔姬故與伯姬俱得姪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救日用牲既失之矣非正陽之月而又伐鼓亦

非禮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春秋程傳補卷之四

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張氏集註曰遇者簡禮以議軍旅之事

齊人伐山戎

特貶稱人爲好武功不修文德者之戒

傳斷曰山戎在齊之管州古孤竹國之地東距遠北距燕擾阻職貢使隔周室史記云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齊齊實負罪齊可無伐乎

三十有一年

春築臺于郎

董子繁露言譏驕溢不恤下也

夏四月薛伯卒 築臺于薛

薛附屬於宋故自齊桓倡霸以來凡會盟皆不

與卒而不日不訃也夫薛既屬宋與魯無交而

魯弔之者謂將築臺於薛欲因弔示恩而求薛

割近魯南界之地耳所以上書伯卒下卽書築

臺也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諸侯有四裔之功則獻於王王以警於諸諸侯

不相遺俘捷囚俘也獻者下奉上之辭齊大國

春秋程傳補卷之四

且伯王安得自屈於魯哉蓋有倖勝威服之意

焉

張氏集註曰齊桓恃功而不知禮魯不當納而輕受之皆罪也

秋築臺于秦

秦在魯西境蓋濟西地也一年之中三臺並築

則民力無一時之暇矣

冬不雨

一歲三築臺明年春城小穀故冬書不雨閔之

深也

三十有二年

春城小穀

魯因齊來獻捷有威脅之意故城此以脩之耳

補

孫氏發微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按杜元凱以小穀為齊邑為管仲城之則何為不係之齊而以內辭書耶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齊侯不以霸王自居以梁丘近宋而先之也

補

蔡氏簡記曰梁丘之遇左氏曰為楚伐鄭之故諸會諸侯恩觀當桓公首霸之時與齊並強者

春秋程傳補卷之四

七

晉魯宋三國而已晉終不與齊魯本結於齊桓公所以卜從違者惟宋而已故北杏以後伐宋者求其服會鄭者定其交伐鄭者從其欲盟幽之後復窺之以梁丘之遇則宋服而可以倡諸侯矣此齊桓之志也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季子誅牙不曰刺者事適於權故以諱為善周

公誅管蔡則暴其罪季友酖叔牙則微其跡二

叔之罪已彰倍叔之罪尚隱而不可知也故以

自卒為文也

補

劉氏意林曰公子牙殺也而卒之殺之當其罪故遂其隱之之義也當是時魯人知牙之罪而

莫知季友之謀也聞牙之死而莫謂季友之謀也使季子謀不緣君誅不當罪則春秋猶將探其專誅之惡以示後世矣聖人原情議獄以季子之為忠於國而適於權內得親親之理外得尊尊之義故平其文使若自死然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路寢者正寢也啖氏纂例言凡公薨必書其所

補

詳內事重凶變也若遇弒則不地

啖氏纂例曰莊公正終而嗣嗣分位不明而閏闕不修也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弒而書卒般不宜立且立而未逾年也書弒則

春秋程傳補卷之四

太

成其為君矣此春秋之微意

補

黃氏經翼曰莊公踰年不娶哀姜歸纔九年且無所出子般出於孟任其名不正閏公幼而非嫡獨倍公生在哀姜未娶之前其母成風雖賤亦非孟任之流當哀公疾革問後季友何不立長之說據戴信公乃逢迎諛合為以死奉般之議於是子般得立在國人尚且不服况慶父乎是子般之弒莊公自貽其禍而實成於季友之一言也慶父之罪奚待言哉

公子慶父如齊

子般之卒慶父弒也宜書出奔其曰如齊見慶

父主兵自恣國人不能制也

補

張氏集註曰春秋書慶父如齊者著莊公不君養成其惡使得以出入自如而齊桓失方伯連

率之
職也

狄伐邢

此狄入伐之始補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

內無所承上不請命故不書即位補

齊人救邢

救邢狄患也范甯謂齊桓善得霸之道補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春秋程傳補卷之四 尤

莊公之薨至是十有一月而始克葬蓋以國亂

子弑嗣君幼弱危不得葬也補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季子來歸

莊公既薨子般被弑國人方危而慶父未討公

子友賢而在外國人思得以安社稷故公爲落

姑之盟以請復之來歸書曰季子而不名異其

文以嘉之也 伊川經說

陸氏纂例曰季友之出不書者慶父之難季子力不能正違而去之權也君立見召而來義也

故聖人善其歸不譏其去以明變而得中進退不違道也

冬齊仲孫來

不稱齊侯使仲孫又書曰來譏之也問魯可取

者齊侯之心俟其自斃者仲孫之策故兩譏之

以其猶曰務寧魯難而親之是以書字補

意林曰桓公不務修伯王之義討其罪扶微國而更使智計之士規伺虛實令慶父極惡魯君再欲此由桓公仲孫不滅之蔽也故奪其君臣之帝辭以見君使臣不以禮臣事君不以忠聖人法之所禁也故田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請討之夫事君之義捨孔子無可爲者矣豈常沮其君以齊人尚強待其自斃哉

春秋程傳補卷之四 丰

二年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陽小國齊人遷之取其地也補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魯之郊禘非禮也禘言吉者喪未三年行之太

早也于莊公者方祀于寢非官廟也一舉而三

失禮焉補

意林曰說者以禘爲諸侯之禮也何謬歟不王不禘禘之爲王禮明矣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虞之所自出黃帝也而祖顓頊夏之所自出黃帝也而祖禹商之所自出稷也而

祖葬周之所自出魯也而祖文王今魯既用天子禮樂而祖周公故其禘也則主文王矣禘者帝也帝者天子之號也諸侯不得祖天子故禘不及諸侯也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庶人薦此上下之殺也言禘郊者皆先禘後郊此以祖考之遠近爲次禘之先郊猶祖之先宗也非以禘祭天而郊享地也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言魯之郊禘則先郊而後禘此魯之郊主后稷而禘主文王駿也左氏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禘非諸侯禮又明矣

秋八月辛丑公薨

弑閔公者慶父也書曰公薨諱之也弑君大哀也則何忍言之是故書薨而不地且不葬薨十二公所同也不地不葬隱閔所獨也然則雖諱

春秋程傳補卷之四

主

而亂臣賊子之獄具矣補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此哀姜也姜氏不絕于夫人以魯人猶未正名其罪也補

纂言曰哀姜不奔齊而奔邾者蓋有淫行與弑謀身負二惡自歎於心而畏齊桓故不敢歸齊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慶父弑君本欲代立其出奔莒爲魯人所逼也逃于莒蓋畏齊桓之討也齊桓霸王威震諸侯

於此亦可見矣補

傳斷曰子般之亂季友奔陳閔公立盟於齊而請立之國人喜其來歸謂必討亂定魯逾年閔公復弑友再失賊矣宋人不能討宋萬則萬誅而書奔魯人不能討慶父則慶父誅而書奔失賊同其義同也

冬齊高子來盟

高子來省難然後盟盟未前定也稱高子善其能恤魯程子經說

意林曰魯君弑國亂夫人出奔上下莫相安齊桓公爲然有取魯之心使高子將南陽之甲而至者非伐之也非正之也非聘平之也高子能深執忠臣之義勉其君於霸因事制宜立僖公

春秋程傳補卷之四

主

而盟之魯國遂安以此見權在高子高子之爲人臣忠也從義不從命矣

十有二月狄入衛

狄之入衛也懿公失政也夫霸令行於諸侯諸侯奉之則自治交鄰政事修舉外患莫能加焉此霸者所以有功於世也歟懿公不肯服齊非所謂畏天保國矣狄禍之及也宜哉補

楊時經解曰衛之淫慾醜惡乃禍亂之所從始肇於晉而成於朔其禮先亡而國隨之矣

鄭棄其師

高克帥師次于河上師潰而歸高克奔陳春秋

書棄師責在上也

書考曰是時侯方入衛而鄭與衛鄰其地以河
為界故使高克將兵禦其久不退故鄭師亦
久不還則未免進而潰散矣春秋書鄭魚其師
以見其輕用大衆之失也左氏以為鄭惡高克
久而不召公穀亦謂棄鄭為惡其將則不探其
本矣夫高克將兵而使衆不進誠非善撫衆者
然鄭之使將此師豈為欲遠克哉
今觀清人之詩未見其為惡克也

春秋程傳補

卷之四

三

春秋程傳補卷之四終

春秋程傳補卷之五

北平孫承澤學

僖公上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

補

傳斷曰僖公閔公之庶兄閔公遇弒其次當立
季友奉之適邾慶父奔莒乃入立之正也傳云
季友將生桓公卜之吉成風聞其繇事之而屬
僖公焉若是則成季之立僖公私矣何以服國
其事謬不足信也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春秋程傳補

卷之五

一

齊未嘗與大衆此稱師責其衆可救而徒次以
為聲援致邢之不保其國也

伊川經說

陳氏後傳曰救不言次言次無意於救也狄伐
邢於是三歲矣桓公足以養狄而宿師聶北玩
寇以待其斃故
言次譏之也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書邢遷于夷儀見齊師次止緩不及事也宋師
曹師城邢者美桓公志義卒有救患之功也

補

高氏集註曰始緩于救邢過也卒能城邢功也
聖人不以功掩過亦不以過掩功功過不相掩

是之謂王法

經翼曰吳臨川謂那即夷儀故不曰城夷儀而曰城那則混矣然夷儀必與邲北相近三國之師在邲故就之以自托防不虞也再敘三師見春秋以來悉力存亡惟有此舉得南仲城朔方山南城東方之遺意美齊桓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夫人之薨公羊以爲桓公召而縊殺之是也夫人知慶父在莒故亦往從而莒送避于夷爾薨於外而言地恒詞也承薨之日而言齊人以歸焉見因齊人至而薨也以歸者以其喪歸齊也

春秋程傳補卷之五

二

書夫人書姜氏書薨詞不異者桓以夫人既死今已伏辜於法已正則以親親之故使魯爲國諱恥若無其事然者其喪既歸而魯不得不以夫人禮成矣補

楚人伐鄭

楚荆也今始稱楚者先儒謂楚至成王令尹子文得政國益強改稱楚以交於中國從其自稱非春秋改之也然而聖人之慮深矣補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榿

榿之會謀攘楚也補

私考曰齊桓以楚伐鄭至再而欲攘之故即宋地謀合諸侯也左氏以爲謀救鄭則楚兵已退鄭既與會矣何救之有乎是時魯以齊能定難乃始服從而大國如陳衛許尚皆未至則人心猶未盡一可知故爲此會而諸侯自此潛孚不待再會矣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魯方從齊會榿而尋敗邾師亦可見其未深畏齊矣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五

三

按榿之會邾人在焉方盟而即敗其師何若傳者各以意言有邾謀侵魯虛丘成歸之說甚而云爲哀姜後讐益荒矣蓋前此北杏之會邾專附宋背魯及夫人孫知事多不遵此其所以有偃之敗也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挈

莒既不能爲魯討慶父受魯之賂而又重來其求無厭故嘉季友之獲而書之補

春秋翼曰莒納慶父又以求賂不遂而加兵於魯則成季帥師敗之亦以雪先君之恥即殺莒君之窮挈不爲太甚胡傳以友主此戰而責之不然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夫人者姜氏也不稱姜先儒以爲絕之于齊也審如是則何以不于薨夷時絕乎杜氏註以爲

不稱姜闚文其說是已補

意林曰哀姜與乎亂殺二子幾亡國齊桓討而誅之是也此上之所以行乎下君之所以行乎臣伯者之所以行乎諸侯之義且哀姜安可復配宗廟復臨羣臣哉魯以臣子不得討而齊以伯主得奉法故臣子可緣伯主之命以尊宗廟伯主亦可緣天子之法以絕魯私請今齊以公議誅之而魯以私意請之是魯之不忍也而不可通於春秋故去姜氏以見焉異乎文姜文姜殺夫雖臣子得絕之矣哀姜殺子終不可以子故魯母唯伯主得行焉耳

二年

春王正月城楚丘

據詩小序衛爲秋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曹邑齊

春秋程傳補卷之五

四

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

而營宮室百姓說之然經不言桓公不與諸侯

專封也補

意林曰桓公之封衛德莫大焉雖衛人亦自以謂桓公之於我德莫大焉春秋書之曾無以異於常諸侯爾彼衛已滅矣無王命而擅封之是擅王命也擅王命諸侯之大罪也故以小惠諱之則桓公爲有德以大法論之則諸侯無專封孟子曰五伯三王之罪人此之謂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書薨書葬如文姜焉亦諱國惡之禮也補

虞師晉師滅下陽

虞假道而助晉伐虢虢之亡虞實致之故以虞

爲主下陽邑也虢之亡由此故卽書滅伊川經說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齊桓謀楚先服此二國皆迫近楚之境者所以

遠交而孤楚之勢此桓公服楚之規模也唯宋

與盟不煩諸侯也補

冬十月不雨

一月不雨雖未爲旱災然恒暘之變亦天道之

不和也故僖公三不雨公羊皆以爲記異得之

春秋程傳補卷之五

五

矣補

楚人侵鄭

時子文爲令尹楚勢駁強故比年侵鄭補

三年

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此正月四月乃寅巳之月周禮有正歲正月其

正月與夏時不異當春初夏始需雨之月乃見

爲災故書之補

徐人取舒

舒者楚之黨徐人取舒為齊桓通伐楚之徑也

補

家氏傳曰魯頌曰荆舒是懲舒與荆比而為中國患其來久矣徐人伐舒為中國撓楚也十五年楚伐徐齊桓帥諸侯之師救之是以知徐蓋受命於齊

六月雨

自冬至六月始雨見久旱而災甚今日雨可喜而前此之災可憂也

補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去年盟江黃定其交矣今歲再會申伐楚之約

春秋程傳補卷之五

木

也

補

私考曰陽穀在齊之西鄙非江黃之便道也宋公致江黃遠至於此蓋就齊桓所在而為謀亦欲密其跡耳陽穀會而伐楚之謀定矣江黃各守其境按兵不動以為聲援此其謀也是會也所托惟在宋公諸侯不預焉亦猶貫之盟耳

冬公子友如齊蒞盟

蒞臨也齊侯自陽穀遣人詣魯來尋盟魯使上

卿詣齊受盟

補

發微曰凡言蒞盟者受盟於彼也來盟者受盟於我也經翼曰友之如齊蒞盟趙鵬飛以為聽伐楚之期是也

楚人伐鄭

楚抗伯豈能忘鄭於是乎伐鄭自莊十六年以來楚五加兵於鄭矣桓公于櫟于貫陽穀之會皆為伐楚救鄭之謀也

補

四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侵蔡者蔡自莘之敗遂事楚故先伐蔡遂次陘以致屈完之盟

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五

七

經翼曰齊桓次陘之役可謂算無遺策矣方其與江黃盟貫已啟入楚門戶而蔡自哀侯折入於楚不通中國者二十餘載是尤楚之東藩也齊不得蔡何由深入楚哉然當是時以九國勦師何難蹂躪剪除而顧為潛師侵掠之計蓋侵蔡本非齊意侵蔡者所以震楚也及蔡潰而楚落膽矣於是整兵疾進而次于陘焉既以潰蔡先聲奪其氣又宿重兵據上游以示必勝之勢所謂以我而致人者也於是楚人使屈完如師則退師召陵載書盟誓蓋不待血刃而攘楚之功成矣

夏許男新臣卒

許國與楚近蓋許男遇疾而歸卒于國故不言卒于師

意林曰以許男卒於師乎當日卒於師卒於會乎當日卒於會今一無稱焉者此去其師與會而後其國之驗也春秋褒不失實貶不違理新臣之為人君不知命者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書于師則知屈完就師志服楚書于召陵則知桓公師退不盟于陘志不以戰服楚也書名氏完服義也不書大夫楚無大夫且諸侯與大夫

盟爲霸諱也

意林曰桓公之威可謂盛矣責楚之包茅則諸國之王之不復則離然而不以已力之有餘而加人此雖蓋贊于禹班師振旅之義何異凡人之情強則暴服則憊今齊強而不暴楚服而不

春秋程傳補卷之五

桓公不多齊之有功而多楚之服罪不貴楚之能拒敵而貴齊之能不遂也

齊人執陳轅濤

桓潰蔡盟楚其志侈矣師歸乃執陳轅濤塗尋轅濤塗之罪辟軍道爾轅濤塗事陳能憂其國原情者所恕既執其身後役諸侯伐其國且命大夫合諸侯大夫侵其國怒未赫于楚而逞之與國伯業之衰見諸其盛君子賤之故不書齊侯而曰齊人惟齊人執轅濤塗則秋伐陳冬侵陳不言齊人皆齊人矣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齊命也

伊川經說
吳氏纂言曰江黃國近於陳故令伐陳也必使魯人及之者江黃遠國不可無魯王兵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公與齊桓他會多不致此獨致者以伐楚事大也

葬許穆公

許男實不卒于師而葬禮以侯者重其從伐楚也

春秋程傳補卷之五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

許人曹人侵陳

公孫茲叔牙之子魯卿也魯以卿出六國皆以人行統在卿矣齊于陳既執其臣秋伐之冬侵之凌虐無已則過矣此夫子所以大桓公之功而小管仲之器也

五年

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申生繼自殺也斥晉侯殺者成晉侯之殺其世

子也書晉侯罪不君書殺其世子罪不父書世

子申生明無罪也

補

杞伯姬來朝其子

言與其子俱來朝也

直書以示譏

補

經異曰先王之制諸侯未冠而即位謂之童子侯不朝不可以成人之禮接也曹伯有疾遣世子射始代父朝魯春秋譏之况伯姬歸杞方十三年其子尚幼未承命為世子何以朝乎疑杞惠公時亦有疾伯姬以其子為魯甥令攝父行禮以托於魯故係母而曰朝其子然朝而泰以婦人益非禮矣惠公是年卒其子立是為成公

夏公孫茲如牟

春秋程傳補卷之五

十

牟小國也公孫茲益以私事行而有請於公托

君命以往故書以譏之

補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

子于首止

世子王之貳不可與諸侯列世子出諸侯會之

故其辭異

伊川經說

陳氏後傳曰王世子危不得立齊桓公率天下之諸侯而為會以定之禮之變者也殊會世子而不以世子吏於諸

侯所以定世子也

傳斷曰書會王世子猶曰王世子在首止公及諸侯往會焉爾齊不敢當會王故不書會齊侯

尊王世子也王世子尊而王世子定矣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首止之盟欲諸侯翼戴王世子也

補

傳斷曰諸侯盟于首止者盟諸侯則謹信盟王世子則下防上故復舉諸侯明王世子不與諸侯自盟焉再言首止明所盟之地即會王世子之地則知諸侯盟為王世子也

鄭伯逃歸不盟

凡言逃皆謂義當留而竊去也

補

傳斷曰鄭伯逃歸不盟誅鄭伯也逃者匹夫之行即有王命焉審諸義今日孔叔以失親諫不知前三年楚伐鄭鄭伯即欲成孔叔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則是桓十餘年勤諸侯以固鄭鄭

春秋程傳補卷之五

十一

無日無外志首止逃盟於王世子無損然鄭貳楚生心即滅弦楚敢背召陵之盟者鄭伯致之二十餘年伯事害於匹夫則匹夫之故曰逃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鄭伯竊與楚通楚人遂滅弦以為寇中國之兆

也

補

張氏集註曰黃弦同壤而受弦子之奔楚之滅黃亦自此始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書執而不書滅自取也

伊川經說

意林曰春秋記事原始要終不失其實故虞之滅自夏陽始夏陽滅則虞亡矣宮之奇舟之僑之徒皆知獨其君不知故春秋因大見其繫于滅夏陽而深設其述于執虞公使天下之爲人君者從而省之可以戒矣

六年

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齊以諸侯伐鄭討其逃首止之盟也伐而不服

故圍新城以待其服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春秋程傳補卷之五

十三

伐鄭義也救許亦義也移伐鄭之師而救許所

謂權時之宜而合乎義者也

冬公至自伐鄭

伐鄭遂救許而獨書公至自伐鄭者伐鄭其本

謀也

七年

春齊人伐鄭

鄭未服故復伐齊力足以制之不煩諸侯也

夏小邾子來朝

小邾子邾黎來也桓請爵於天子以爵通故稱小邾子附庸魯故來朝禮也

鄭殺其大夫申侯

申本國名而邑于楚以國爲氏者也侯者名也

申侯由楚而仕鄭故鄭以從楚之故歸罪於申

侯而殺之以說於齊不罪已而責其臣失道甚

矣故書殺大夫以見其殺非正刑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欸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甯母

春秋程傳補卷之五

三

桓公會四國而二世子在會桓公之德漸見衰

矣然因管仲之言不受鄭世子爲內臣之請見

管仲救正之功大也

曹伯班卒

曹伯班卒不日未討也曹何以不討嗣君未立

不暇討也春秋外諸侯卒雖不討我往弔則書

爾

公子友如齊

公與友同心事齊故甫盟甯母又往脩聘禮諸

侯不相朝聘故止言如而霸好勤矣補

冬葬曹昭公

八年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王室有叔帶之難世子之位猶未定蓋惠王疾

惠后王叔帶故王人使齊求援而齊會諸侯以謀之鄭世子華雖受盟甯毋鄭伯猶懼見討故

自乞盟於此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五

十四

傳斷曰鄭伯初迎惠后之意則肯首止既知襄王將立則請盟洮前書逃後書乞皆賤之也

夏狄伐晉

狄伐晉報采桑之敗晉猶遠與齊未通也補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禘天子大祭夫人成風也不言風氏者成風僖

公妾母嫁非廟見不得與祭僖公既君欲尊其

母故因此秋禘祭用夫人之禮致于太廟使之

與祭也妾母稱夫人僭之大者故不言風氏以

貶之補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九年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宋桓賢君也齊桓始霸同心仗義其卒也魯必往會葬不書者或以襄公在喪與會簡父葬禮

不及致諸侯也補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天子之宰與世子禮異故不殊會伊川經說

春秋程傳補卷之五

十五

傳斷曰周襄王之位齊桓公所定也既立而錫命焉史記所云襄王使宰孔賜桓公彤弓矢大路是也宰孔來而有葵丘之會桓公合諸侯以重王命也王世子則殊會宰周公則不殊會王人下土也序於諸侯之上而同盟宰周公冢宰兼三公者也序於諸侯之上而不敢同盟辨上下明尊卑桓公誠知節哉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伯姬僖公長女許嫁未適人而卒啖氏曰內女

為夫人書卒許嫁為夫人亦然補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云諸侯盟見宰不與伊川經說

傳斷曰諸侯復盟者宰孔已還桓公大明王禁於諸侯也桓盟不日此日者桓以天子之命行於諸侯期會急矣公羊氏所以疑其震穆也

甲子晉侯詭諸卒

詭諸晉獻公也始來計而魯往弔故書其日補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不曰弑君而曰殺君之子以獻公殺適立庶雖

立為君春秋不成其為君也補

張傳別國論曰昔桓叔莊伯武公之君曲沃也日弱文侯之子孫惟恐不盡獻公立又患桓莊之族偏謀於士為諸富子殺游氏羣公子於滅無遺彼惟恐人之害其子也是以不辭殘賊孰

春秋程傳補卷之五

十

知驪姬一人殺其子者即獻公也董生云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於晉明微夫

十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自莊公後魯不朝齊幾二十年今僖公始朝齊

見於葵丘之後見霸者日驕而王室日微矣補

狄滅溫溫子奔衛

溫周畿內國成王時司寇蘇忿生之邑畿內諸

侯狄得滅之不獨周之恥也補

晉里克弑其君卓

驪姬譖殺申生奚齊即不當立固君之子非賊

也卓則驪姬婦子奚齊死荀息立焉母既無罪

次又當立國人皆曰吾君也君之子不可殺况

吾君乎故正名其弑君之罪補

傳斷曰殺奚齊書殺其君之子者獻公未葬奚齊未成君也殺卓書弑其君者獻公既葬卓免喪稱君也此左氏例也胡氏則本穀梁而為之說曰奚齊書其君之子者國人不子也其君卓者里克

及其大夫荀息

春秋程傳補卷之五

十

書及其大夫者息不食言也且息不以奚齊死

而以卓死晉既君卓能無義息乎即從君子昏

君子恕之補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狄滅溫溫子奔衛齊不能救北戎距齊遣反役

許伐之豈欲服戎以威狄歟宰孔有言齊侯不

務德而勤遠畧然乎補

晉殺其大夫里克

書晉殺其大夫不以弑君之罪討之也補

張氏集註曰里克在獻公父子則爲賊而惠公幸奚齊卓子之死而得立初未嘗有討里克之心獨以其志在重耳而不在已是以殺之蓋其事與專殺大夫者無異故不以討賊之辭書之也

秋七月

冬大雨雪

春秋程傳補卷之五

大

春秋程傳補卷之五終

春秋程傳補卷之六

北平孫承澤學

僖公中

十有一年

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惠公以私意殺里克故其黨皆懼鄭之有此謀由殺里克致之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夫人齊侯之女也歸寧可也爲會而從夫於外

春秋程傳補卷之六

一

非禮也公與齊侯俱有失矣

秋八月大雩

雩月正也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

冬楚人伐黃

楚滅弦滅溫皆不書伐滅黃而書伐者罪桓公

既與會盟而又不能救也

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不書朔官失之

夏楚人滅黃

書滅者責方伯連帥之不修其職補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

春秋侵衛

齊桓公行荒業怠然後狄人輕於窺衛補

夏四月莖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春秋程傳補卷之六

會于鹹淮裔病杞故且謀王室也補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十年春正月公如齊說者曰魯始朝齊也十三

年冬公子友如齊則大夫聘問之常矣補

十有四年

春諸侯城緣陵

淮裔病杞諸侯會於鹹城緣陵而遷杞補

張氏集註曰城緣陵之事蓋與楚丘同而當是時齊桓極救諸夏之志怠矣故經書詳不如城

邢畧不如楚丘亦輕重之權衡也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魯女無故違會諸侯遂得淫通此亦事之不然

左傳曰鄆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鄆子不朝遇

于防而使來朝此近合人情補

傳斷曰此條說者紛紛當以左氏爲正公羊穀梁則云季姬使鄆子來請娶已以爲夫人胡氏疑其說乃云僖公鍾愛其女使自擇配故得與鄆子遇于防遂以季姬歸之或又曰季姬莊公女必成風所出稱字者蓋已許嫁于鄆矣故遇之而使來請已由僖公溺母愛也然請已之說范甯致疑謂左氏近情則儒者可無舍左而訟也

春秋程傳補卷之六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書沙鹿崩于前書獲晉侯于後雖不指其事應

而事應具存補

狄侵鄭

狄數犯畿內之諸侯而齊桓不能治自入衛伐

邢滅溫而至此霸圖弱而王室卑矣補

冬蔡侯肸卒

穆公也蔡從楚者也故不計喪而魯亦往弔不

計故無日月也補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公十年朝齊此又朝齊純用五年一朝之制同

於事天子之禮僭矣補

楚人伐徐

徐自僖公三年為齊取舒以開入楚之路楚人

患之今齊桓伯業駿衰故一旦伐之目已無齊

矣補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

春秋程傳補卷之六

四

于杜丘 遂次于匡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

夫救徐

杜丘之會謀救徐也言次言救者惡諸侯緩於

救患也諸侯既約救徐而遣大夫往此緩於救

患可知也補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厲者屬楚之微國也桓公合七國之君盟于杜

丘而不自將使大夫救徐不力而分兵以伐其

與國之微者齊為不競矣補

八月螽

九月公至自會

暴師於外已踰三時而以會致見救徐之無功

也補

季姬歸于鄆

來寧不書此書者以明中絕補

經黃曰鄆子既成禮而朝夫婦可以寧居矣非于歸之歸也

已卯晦震夷伯之廟

春秋程傳補卷之六

五

晦者晦朔之晦非晦冥也震者雷擊之名夷伯

猶言共仲僖叔成季云爾震而至於壞廟天怒

甚矣欲人君敬天之怒也豈必謂夷伯哉補

冬宋人伐曹

同盟始自相攻桓不能已矣補

楚人敗徐于婁林

何以書病齊也補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秦始見經

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獲晉侯以歸

而經不書歸免秦伯也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於師也補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是月六鵠退飛

過宋都

隕石于宋自空凝結而隕六鵠退飛倒逆飛也

倒逆飛必有氣驅之也春秋所書災異皆天人

響應有致之之道故石隕於宋而言隕石夷伯

之廟震而言震夷伯之廟此天應之也伊川經說

春秋程傳補卷之六

六

意林曰人君遇性異非常之變者當內自省而已非所以告同盟也同盟有分災救患之義故水火兵戎之爲害則告則赴之赴則弔之此所待於外者也奇物妖變之至則天之所以警人君雖有堯湯之智反而責其躬此無待於外者也無待於外者何赴告之有春秋書之以見人君之莫能畏天命乃反以責於已者望於人也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大夫卒而稱字蓋春秋時魯卿有生而賜氏者

季友仲遂是也生而賜氏者命之爲世卿也補

意林曰春秋譏世卿莫甚於魯魯之大夫皆世卿莫強季氏仲氏季氏出昭公而仲氏弑子赤此皆世卿能成其禍者也是以春秋異而書之

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

季姬卒而不葬史闕文補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日者以僖公有恩禮於大夫也補

傳斷曰僖公元年以來季友見書於經者五公孫茲見書者三鄆季姬見書者三生而禮之死而隱之於常卒有加矣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鄆爲淮裔所病會謀鄆也然兵聯七國遠巡不

春秋程傳補卷之六

七

果桓公安攘之志至會淮而愈怠矣補

十有七年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桓公爲徐謀楚以報婁林之役而徒伐其與國

之小者桓之霸業微矣補

夏滅項

滅項魯君臣之謀也僖公在淮兵忽及項意亦

效齊桓之滅譚遂乎無王命而滅小國魯首犯

禁矣齊人以爲討而止公也補

明宗正西亭辯疑云英項皆是與國齊桓伐英滅項以報姜休之役承上文故不再舉齊也與四年及江黃伐陳同先儒以項為魯滅僖公在會季孫所為者非也夫季孫行父當祖友卒其父無佚早亡時尚推年况當是時祿未去公室政未逮大夫終僖公朝未專國政焉得擅為此事乎附此備考暖氏謂按其文義乃是魯滅或僖公在會密遣兵以詐道滅之未必出於季孫耳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卞魯邑書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譏失禮也補

據左氏言聲姜之會以公故解齊桓止公也高閏集註口論其情則可矣而禮則不可也

九月公至自會

春秋程傳補卷之六

僖公去國日久又以爲齊所止而歸文之曰至

自會也危哉補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紀霸王之大故也赴至則書之補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譏伐喪也補

夏師救齊

善救齊也補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靡齊師敗績

書宋及曲在宋也奉少以奪長其罪大矣齊師

敗績書敗責齊臣也伊川經說

意林曰宋襄公有憂中國之心伯天下之意而道不足也故合諸侯舉大衆不務率義而先爲

不正以矜其力此所以無功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不曰納公子昭于齊不與納也召爲

不與納公子昭非正也

狄救齊

善救齊也至於書狄救而聖人惡宋襄之心蓋

滋戚矣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六

九

傳斷曰靡之戰宋敗齊師立孝公能定亂矣春秋奪之又褒魯進狄以示譏焉曰無虧長也孝

公少也立君以長不以少賞伯以實不以名是故舍易牙豎刀而專治宋襄也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恤喪之爲義後葬之非禮並見矣夫諸侯五月

而葬禮也桓公之卒至此九月以生時不勝其

嬖愛之私遺命不正遂致五公子爭立而齊大

亂幾不能葬僅乃葬之其失禮甚矣補

冬邢人狄人伐衛

紀其伐之善也夫衛人不念桓之舊德嘗同宋

曹邾人伐之矣今邢狄伐衛所以救齊也故春

秋善之補

十有九年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宋襄執滕子以威求伯也補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曹邾皆從宋之國去年同與伐齊此何以盟蓋

宋襄圖霸故又盟以堅其志曷爲不貶宋而貶

曹邾然貶曹邾卽所以貶宋襄也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六

鄆子會盟于邾

曹南之盟諸侯既罷鄆子乃會之于邾是後時

也是以取罪焉補

已酉邾人執鄆子用之

用之者以之祭社也書之見宋襄之暴盟也夫

要盟且不可况暴盟乎補

用之公羊以爲叩其鼻以血社也經不書所用

之跡所不忍言也惡之故謹而日之

秋宋人圍曹

譏矣動也未有罪而伐之者於與盟而伐之者

皆矣動也補

傳斷曰宋襄公之求伯急也伐齊之役滕子不與則執之曹南之盟鄆子後會則使邾人執而用之曹伯雖盟而不修地王之禮則圍之執之圍之暴矣用則取國君之血若畜牲然是桀宋也

衛人伐邢

伐人者爲曲春秋書之罪衛也補

左傳衛人伐邢以報菟園之役張洽集註曰衛不自省其從宋代喪之罪而以報復爲事故人而受之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春秋程傳補卷之六

諸侯惡宋襄之虐則思齊桓之德陳蔡爲楚致

魯乃盟於齊是故齊之盟魯及諸侯盟楚之始

也補

家氏傳曰序陳人爲首陳倡盟也序鄭於下鄭

首叛也此楚人始會故諱公畧齊侯書法特爲

嚴謹

梁伯昏亂秦因取之以滅其國春秋書梁亡則

自亡者與亡之者交罪之矣補

按梁人隆刑峻法一家犯罪四家坐之百姓相率俱去故曰魚爛而亡以魚爛從內發也

二十年

春新作南門

書不時也補

夏郕子來朝

郕姬姓國書郕子來朝著事大之義也補

五月乙巳西宮災

西宮三宮之一禮夫人居中宮西宮者妾勝之

居其書做房室也補

鄭人入滑

春秋程傳補卷之六

主

鄭人入滑甚鄭之無忌也幽之盟鄭與滑實同

桓沒未幾鄭首從楚造二卿稱兵故人之賤鄭

伯也書入志鄭陵滑著暴也補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譏失盟也蓋前年衛從宋伐齊邢狄同救而去

年衛遂伐邢此齊狄所以至邢而為盟也大桓

公征楚攘狄孝公既與楚盟于境復與狄盟于

邢故曰譏失盟也補

冬楚人伐隨

隨漢東諸國之大者姬姓書楚人伐隨罪楚之

憑陵傷中國之不競也補

二十有一年

春秋侵衛

去年齊狄盟邢今年侵衛為邢故也齊桓沒後

書伐邢入滑伐隨侵衛著無霸之患也補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書盟于鹿上譏要盟也宋人求諸侯於楚楚不

自來而宋求於楚是要盟也宜乎其見執也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六

主

夏大旱

紀災也補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

宋公以伐宋

宋率諸侯為會而蠻裔執會王諸侯莫違故以

同執書之伊川經說

傳斷曰盟于鹿上齊人在焉宋猶有恃會于孟

齊人疑而不至宋公獨往陳蔡鄭許皆楚之黨

冬公伐邾

邾久附宋魯因宋為楚執故乘間伐之書之譏

不義也補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書獻捷執宋公之捷將以威魯也補

湛氏正傳曰言獻捷則宋捷也不言宋捷公羊以為為宋襄諱胡氏以為為僖公諱皆非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書此見楚之狡而魯僇不能上告天子以正其

罪乃會之以求釋於楚為中夏之辱也補

傳斷曰僖公會諸侯于薄釋宋公魯豈能釋宋公釋宋公者亦楚謀也宋當東諸侯之中天下

春秋程傳補卷之六

古

之要處也楚得宋而天下可圖矣既執宋公而後釋者何蓋楚方會中國諸侯未盡服從即殺宋公宋未可即滅姑假魯以釋之是楚之狡也楚之於宋公也欲執則執之欲釋則釋之魯共命而已春秋分惡於五國而重諱於我公非薄楚罪哀無霸也

二十有二年

春公伐邾取須句

須句風姓邾人滅之以其國為邑魯人往伐而

取之取者收奪之名非以存其祀實貪其土耳

故直書之補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鄭伯叛中夏而先朝楚啟孟盟以執宋公罪固

可伐矣但此伐出於諸侯則為聲討之舉主于

宋襄則為報復之私不自反而徒責人祇為啟

釁耳泓之敗績將誰咎哉補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公戰也伊川經說

張氏集註曰書及公戰也不言敗諱耻也觀此則知春秋取須句非有存亡繼絕之公心審矣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

績

春秋程傳補卷之六

五

宋襄被執見釋而猶爭諸侯楚以裔而于中夏

故泓之戰雖曲在宋而春秋詞無所予補

傳斷曰宋司馬子魚於襄公之執滕子用鄆子也曰一會而虐二國之君求伯難乎於國曹也

曰君德有闕而伐人若何于盟鹿上也曰小國爭盟禍也于會孟也曰禍在此乎于薄之釋也

曰禍猶未也于伐鄭也曰禍在此矣襄公之行皆敗道也泓之戰則曰不鼓不成列又違子魚之言而敗子魚仁而智襄公不仁而愚胡氏責其三罪穀梁子先言之矣鄭附楚楚伐宋義皆

當貶春秋後之者以與兵自宋也

二十有三年

春齊侯伐宋圍緡

著其伐之非也乘人之敗也宋王者之後一敗

于楚乃因宋之敗而伐之不義甚矣故春秋書

以譏之補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僖公有志附楚不會宋葬故卒而不葬補

秋楚人伐陳

著蠻裔猾夏也補

張氏集註曰成得臣敗於猾夏而闕敘於蒐賞以貴仕春秋人之意可見矣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春秋程傳補卷之六

六

杞二王後而伯爵疑前世黜之也中間從裔故

子之後復稱伯爵伊川經說

二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著狄之亂中國也見中國之亂天王亂之也補

傳斷曰王啟狄師不言王以爲天王諱也鄭執

王使豈有怨離然時雖無霸聲罪於諸侯可張

天討乃使狄得志是無中國也故書狄伐鄭見

鄭無王狄得伐之亦見王自無中國不以王加

者狄耳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天子無外不言出茲天王以內亂播越故書補

傳斷曰周襄王崇姦卽禍富辰一再諫王終弗

聽方召狄伐鄭叔帶卽以狄攻王王實階亂又

將誰慰則奪其無外而書出王者至尊故出不

晉侯夷吾卒

惠公卒在去年九月此乃書文公位定始告從

告史法也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六

七

二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書滅邢則其滅同姓之罪不可掩矣不待乎名

之而後見也補

傳斷曰春秋罪衛者齊桓與伯叔邢存衛爲德

於中國之大者也桓公方卒衛從宋伐齊爲負

德首邢助狄伐之邢小國也誠不自量其力抑

以救齊爲名近知義矣衛不自省過舍狄伐邢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又使禮主昆弟往仕以寬其間殺國子爲遂

滅邢春秋惡滅同姓未有如衛滅邢之謫且忍

者也故書名

以著罪焉

宋蕩伯姬來逆婦

伯姬配蕩氏其往嫁不見于經者國君不與大

夫敵也今來逆婦而史策書之見公失禮下主

大夫之昏補

宋殺其大夫

罪宋公之擅殺也其不名者史佚之耳然亦不

必名而義自見矣補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頓迫于陳而出奔楚故楚圍陳以納頓子書此

春秋程傳補卷之六

十人

者紀蠻裔正中國以譏中國之諸侯也補

莖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莖慶盟于洮

莖以元年鄭之役怨魯衛文公將平之未及而

卒成公追成父志書者著修好之義也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六終

春秋程傳補卷之七

北平孫承澤學

僖公下

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向莒地書盟于向者著數盟之非也補

傳斷曰僖公元年公子友敗莒師于鄆獲莒挐
自是莒未嘗與魯盟衛文公欲平之未及而卒
成公斬然衰經之中為洮之盟平莒於我追成
父志也然莒子不至以慶如會明年盟于向始
自至以尋洮之盟也盟洮言衛子者成公親與
盟也盟向言衛甯速者成公在喪不再行而使

春秋程傳補卷之七

一

大夫

張氏集註曰十二月己盟今又要盟所以召齊
之討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

潛師入境曰侵彼兵已退而逐之曰追西鄙者

魯之邊境也鄙者齊之地書齊人侵我西鄙者

齊無名之兵也書公追師至鄆弗及著魯窮追

之兵也交譏之也補

夏齊人伐我北鄙

春伐西鄙夏伐北鄙甚其非義之罪也補

衛人伐齊

衛之伐齊爲魯伐也補

公子遂如楚乞師

乞云者卑詞也書公子遂如楚乞師著不義也

齊侯已還襄仲復出反乞師于楚背夏卽裔魯

爲禍首罪莫大焉補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夔小國書楚人滅夔以夔子歸著楚滅同姓之

罪也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七

二

傳斷曰楚滅同姓又爲之辭曰責其不祀祝融與鬻熊夫夔祖熊摯體無違祀而傳者不詳遂以楚爲正楚納頓子實侵陳也而有存亡之名滅夔實滅同姓也而反加人以不祀之罪其操術詭矣

冬楚人伐宋圍緡

楚人出師爲魯伐齊而中道以伐宋故伐圍緡

書所以責楚補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書之著不義也用裔伐華因而取其地不義甚

矣補

公至自伐齊

僖公借兵蠻裔取非所有失義甚矣猶歸而飲

至危乎其至也補

傳斷曰一僖公也先任公子友而智晚任公子遂而愚其始也從齊伐楚頌於詩曰公車千乘

公徒三萬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其終也以楚伐齊春秋書曰公子遂如楚乞師悲哉

二十有七年

春杞子來朝

著違禮也魯秉周禮朝覲會同有周公之遺焉

春秋書之則其不循禮可見矣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七

三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孝公之卒魯有深怨不廢弔喪會葬之紀禮也

補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杞以小弱而朝于魯縱使禮有不備自當以甥

舅親之乃朝禮甫畢以上卿帥重師入其國其

志在於取之也春秋惡之故入杞書曰補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楚稱人貶之爲其合諸侯以圍宋也 伊川經說

傳斷曰楚人爭伯魯與曹衛陳蔡鄭許皆從宋懷厥父仇弗南服楚遂合諸侯圍宋然獨陳蔡鄭許者楚道所由且弱曹衛以退晉魯魯以退齊其困宋云狡矣穀梁子曰人楚子所以人諸侯然得人不諸侯惟曰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實從楚人圍宋則益著

家氏傳曰春秋之法盟主爵而諸侯人者有矣未有盟主而人而諸侯爵者也人楚子而爵諸侯不與楚子以主夏之盟也亦以正諸侯從裔之罪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諸侯者即前圍宋之諸侯也書公會諸侯盟于

宋譏失盟也圍宋之舉魯未與也公乃就圍之

春秋程傳補卷之七

四

宋地而會盟焉公之罪著矣 補

傳斷曰公會諸侯盟于宋不言會楚人此固圍宋之諸侯則已會楚人矣詩稱公荆舒是懲齊桓既沒惟楚之勤安在其能懲乎宋不與盟及乎其殆此天所以開晉文也

二十有八年

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曹衛並有宿怨於晉君子不念舊惡故兩稱晉

侯以刺之 補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公與楚故使公子買戍衛晉之兵力非買所能

抗也故買不卒戍而歸及聞楚人救衛公懼楚

之見討也乃殺買以說焉內殘骨肉苟悅強裔

書以著其惡 補

楚人救衛

楚人分圍宋之師以救衛也 補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鼻宋人

自晉侯侵曹至此皆春秋著文公致楚與戰之

由也 補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

春秋程傳補卷之七

五

濮

楚師敗績

善晉合諸侯以攘楚也楚人圍宋是以裔陵夏

矣晉爲盟主合中國諸侯以伐之得崇夏攘裔

之義其餘在所略矣 補

傳斷曰晉欲救宋則先伐曹衛欲與楚戰則先激齊秦楚怒益甚晉謀方老于王徒恃西虜東

官與若敖六卒以戰三大國之師能無敗乎

意林曰當是之時晉辟三舍欲戰者得臣也而春秋書晉焉得臣雖有必戰之意由先軫則激

之是以書晉也

楚殺其大夫得臣

譏楚之棄其將也補

權衡曰此殺有罪而以累土之辭言之惡楚子也楚子知其不可使也而不能勿使知其不可敵也而不能使之勿敵是亦棄其帥之道也

衛侯出奔楚

衛侯當楚而畏晉一聞楚敗惟恐晉害已而出奔于楚其從裔之罪不待言矣然逼之奔楚者

晉也故有遺譏焉補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

春秋程傳補卷之七

木

子盟于踐土

書公會晉侯與諸侯盟于踐土著晉侯尊王之

義也王盟者晉侯而云公會者內史之詞也補

私考曰襄王自出居于鄭之後至是尚未復晉文以楚患方急未暇納王今既敗楚城濮於是會諸侯于踐土先定盟焉將以謀王復辟也趙鵬飛氏曰踐土之盟三傳有天王下勞晉侯之說此不可信經于傳二十四年書天王出居于鄭自後未嘗書歸于成周踐土即鄭地也則天王蓋居於是久矣何下勞之有此說是也杜元凱以為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則亦因左氏之誤耳天王下勞晉侯乃事之大者而春秋不書則其實非下勞矣故諸侯自盟何預於上而盟諸侯于王庭耶

湛氏正傳曰據左傳甲午至於衡雍作王官于踐土鄉役之三月則是晉侯作王官以俟天子巡狩而與諸侯先為此會盟以尊周室此時王未會也蓋諸侯之會盟為王也而公穀諸儒謂王亦會盟有何義乎蓋諸侯會盟此一事也王以巡狩而出居于王官以臨諸侯享醴命晉侯為伯此又一事也復兩言公朝于王所者即此也但經有諸侯會盟而無天王同會又不見策命之文則公穀左氏所載策命之事及晉侯召王致王會王之事則知諸傳皆未可信也所謂以經證傳之真偽也

陳侯如會

補

陳本與楚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

春秋程傳補卷之七

七

公朝于王所

王所者即作王官于踐土者也書公朝于王所

著尊王之義也臣之于君惟其所在而朝覲焉

所以尊尊也公穀乃有非其所之論又有不與

致天子之論皆非也補

陳氏後傳曰此踐土之諸侯也書魯以見其餘矣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衛侯失國出奔則不名復歸得國何以名殺叔

武也補

意林曰衛侯以殺叔武名曹伯以賂得國名其惡不同其貶一也此正性命之理也

衛元咺出奔晉

著非義也衛侯鄭入而殺叔武亂國敗倫因為

有罪乃元咺奔晉以訟其君可謂義乎直書而

義白見補

陳侯款卒

秋杞伯姬來

杞桓公伯姬之次子繼其兄成公而立即來朝

魯而為魯所卑又使卿帥師入其國魯之待杞

春秋程傳補卷之七

八

可謂無恩矣故伯姬又來謝過而求平也補

公子遂如齊

紀平齊也補

吳氏纂言曰魯以楚師伐齊取穀幸而孝公遣

卒未及報怨晉文既伯齊魯均為受盟之國齊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

秦人于溫

溫本畿內地為狄所滅者會諸侯於溫左氏曰

討不服也補

甚氏正傳曰此書會在天王狩于河陽之上則

知天王狩出狩諸侯會以朝之所以尊王也且

議討衛許所以服有罪也穀梁曰諱會天王非

也夫溫會將以朝王討罪而天王亦會有何義

天王狩于河陽 壬申公朝于王所

晉文公欲率諸侯以朝王正也懼其不能故諱

以行之召王以就焉人獨見其召王之非而不

見其欲朝之本心是以諱而掩其正也伊川經

傳斷曰踐土之盟天王下勞晉侯削而不書天

春秋程傳補卷之七

九

狩于河陽為天王諱亦尊天王也杜氏曰周室

既衰天子微弱晉忽帥九國之師入京師臨天

子嬖於篡奪因令王就會受朝事未必然抑其

時朝親會同其禮久廢王室之力不足以待諸

侯也王寵晉過禮親至踐土晉侯稽首受策出

侯之來而重其入也狩于河陽而就見之諸侯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

衛

歸于者順易之辭歸之于者強歸之辭君臣無

獄而文公惡衛侯使與元咺辨曲直衛侯不勝

遂刑其大夫執其君其聽頗矣雖歸于王而實

強致之故曰歸之于京師

伊川經說

高氏集註曰晉文聽其臣子之訟而執其君非伯者所以靖亂之義也書曰自晉晉侯之罪亦已明矣

諸侯遂圍許

會溫諸侯也許比再會不至故因會共伐之

補

胡傳曰許距河陽踐土近矣而可以不會乎其稱遂繼事之辭也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春秋經傳補卷之七

十

晉侯專執而罪之又專釋而歸之且逼使遂會

諸侯圍許制服出於晉侯以見晉侯專之之甚

也

補

傳斷曰書曰諸侯遂圍許會溫之諸侯討許也又書曰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曹方得復遂從伐許也四國之師能勝楚十一國之師不能服許雖晉之伯威幾以楚屈在許寧獨無罪乎一年之內晉大敗楚師再致天王執曹伯復曹伯復衛侯執衛侯威福咸自出也其伯功震其用兵請春秋詳之而難乎為繼也

二十有九年

春介葛盧來

紀裔之歸夏也

補

公至自圍許

公初往會盟意在朝王不在圍許仍書公至自

圍許者本公志也

補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

于翟泉

晉文連年會盟皆在王畿之側而此盟復迫王

城又與王人盟強逼甚矣故諱公諸侯貶稱人

惡之大也

伊川經說

春秋經傳補卷之七

十一

秋大雨雹

紀災也

補

冬介葛盧來

春之來公圍許未至未見公也故冬再來其事

魯勤矣然明年遂侵蕭其兩來乃有所窺也

補

三十年

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志外狄之陵中夏也晉侯霸圖之不競可知矣

補

胡傳曰晉文若移圍鄭之師以伐狄則方伯之職備矣上書狄侵齊下書圍鄭此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及猶井也書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紀專殺大夫及同氣之罪也

補

傳斷曰責咺者曰以臣訟君可以死矣然取則何罪衛侯始聞叔武之立則殺元角既復則殺叔武殺叔武者雖敵大實緣侯意也元咺不怨衛侯殺其子而怨其殺叔武其志哀其辭直矣衛侯再入咺與瑕未嘗稱兵以拒必賂周治殺之而後入臣之罪未甚於里克而君之忌深于

春秋程傳補卷之七

主

晉惠弟之心不同于叔段而兄之忍過于鄭伯受殺者大夫元咺也因咺而及者公子瑕也君子曰公子瑕之死又一叔武也

衛侯鄭歸于衛

衛侯以行賂獲免若逃歸者然故不曰歸自京

師而書歸于衛也

補

意林曰鄭之初歸也得言復當是之時叔武在內鄭雖無國固其國也及其又歸也殺叔武矣執之歸于京師矣殺元咺及公子瑕矣鄭雖得國固非其國也故不言復春秋之褒善罰惡豈不至明至察哉

晉人秦人圍鄭

翟泉之盟本謀王室而鄭不預有貳心焉此晉

所以加兵為討翟泉之不會也鄭誠有罪矣然

諸侯不見德而不能自脩何遽至于圍不亦甚

乎

補

經翼曰秦西州強國齊桓所不能致而晉以舅甥之好得其同力以挫強楚此天之所以資晉霸也謂宜乘此一勝永與偕好共圖滅楚乃釋楚而圍鄭秦繆已知晉文失計矣故蜀之武一言秦師遂返豈非薄晉之背施忘德耶及襄公逞其詐力掩襲殺面人但知秦遭一厄而不知晉失一強援也卒之秦晉構兵迄無寧歲而楚氛日熾晉伯頤衰豈非自圍鄭一役敗之哉

介人侵蕭

春秋程傳補卷之七

主

來朝稱各此稱人者退之也

補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魯與諸侯未有朝聘之禮而王乃使宰下聘焉

君先于臣非禮之正也

補

簡端錄曰王之卿士何以或公之或子之兼三公者曰公不兼者曰子劉恭卒何以稱公外既帶矣內何以不帶此王室之衰也

正外者自內始正遠者自近始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遂者繼事之詞書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著魯

之貳于敬君也

補

陳氏後傳曰以其如京師不敢不如晉是夷周于晉也

三十有一年

春取濟西田

著取之非義也濟西者曹田也晉侯執曹子而

分其田與諸侯非義矣諸侯受之豈義乎補

左傳公羊皆以為取曹田至孫明後始云濟西田下魯地胡傳因之至季氏私考以為濟西齊魯界上互爭之田蓋無所據從左氏公羊為正

公子遂如晉

襄仲如晉拜曹田也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七

十四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魯之郊禘本為僭禮况周人以建子為正則郊

宜在子月禮之常也常則不卜今周之四月建

卯郊不以時故卜而不從求吉之道三四卜非

禮也免牲者穀梁所謂為之緇衣熏裳有司立

端奉送至于南郊是也不郊故免之也望郊之

屬也天子有方望無所不通諸侯但祭其封內

山川則泰山魯所宜祭而云三望者燕河海而

言非其分矣不郊亦宜無望故曰猶謂其可已

也補

胡傳曰諸侯祀天其僭極矣春秋或以卜或以時或以望或以牲或以牛於變之中又有變焉者悉書其事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母為子求婦經文直書之以志其非禮爾補

狄圍衛

書狄圍衛見晉文之志衰矣補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春秋程傳補卷之七

十五

遷者避狄難也衛侯不能自強於政治晉文無

安攘之功補

三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衛人侵狄 秋衛人及狄盟

時狄有難衛侵之偏師入其郛就廬帳而盟兩

晉人稱及貶衛所以嚴中國也補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紀伯主之大故也來告故書補

三十有三年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秦師之出本欲圖鄭也鄭有備遂移兵以入滑

何義乎春秋書以罪之也補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齊亟朝以自托夫齊與我有殺怨二十八年因

晉文霸公子遂聘齊以解越六年國歸父始來

乃彼以大夫聘我親往報損威棄禮甚矣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七

七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晉不稱君居喪未葬不可從戎也忘親背惠其

惡甚矣秦爲無道越晉踰周以襲人衆所共憤

故書晉人其稱及姜戎亦然伊川經說

胡傳曰書序專取穆公悔過自誓之言止於勸善其詞恕春秋備書秦晉無道用兵之失兼於

懲惡其法嚴

簡端錄曰宋志於霸而不量力卒於辱華之成乎霸而不率義卒于猾夏故得罪于春秋秦宛

中國惟鄭之役爲大敗而亟悔猶無寃也故予之

癸巳葬晉文公

赴之詳故日以詳書之也補

狄侵齊

因晉喪也見狄未始不畏晉文而不能蚤攘之

也補

公伐邾取訾婁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此報升陘之後以晉文方霸而未敢動今晉文

方沒遂有是舉夏取其邑秋伐其國君臣交逞

不義甚矣直書其事而罪自見補

晉人收狄于箕

春秋程傳補卷之七

七

狄自伐邢之後垂四十年齊衛交受其毒今又

伐晉而深入至箕則狄惡肆矣晉敗其師獲其

子可稱幹蠱之子然不能遣將帥而以墨衰從

事故稱人補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書如齊議不宜親報大夫之聘也如至書日議

在齊之久也補

乙巳公薨于小寢

于小寢臆也補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君權下移天則恒燠十年之間政逮襄仲則其

應也且季友受費公孫茲公孫敖帥師三桓皆

肇自公故於公薨著變補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伐許討其貳于楚也許之從楚晉文溫之會翟

泉之盟皆不能致其來晉襄父喪未葬而以墨

衰從戎會衆非義甚矣故人之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七

大

春秋程傳補卷之七終

春秋程傳補卷之八

北平孫承澤學

文公上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正始也補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會葬禮也補

家氏傳曰僖公魯之賢君書天王使叔服來會葬無貶也

春秋程傳補卷之八

十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書來錫命則非禮自見矣補

權衡曰錫命者命爲諸侯也諸侯在喪稱子踰年卽位喪畢以士服見於王王乃於廟命之喪未畢而命之非禮也既喪畢而不受命於天子亦非禮也

晉侯伐衛

晉襄初嗣立衰墨從戎不宜伐也衛成公復國

用甯俞爲政任人自強未可伐也補

叔孫得臣如京師

如周拜錫命也然不親往而遣得臣失臣禮矣

補

衛人伐晉

晉侯親自伐衛而衛使孔達報伐示輕晉也晉

襄輕動以取侮衛成伐伯以怙強中國相爭楚

氛日橫職此之由矣補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禮卿不得會公侯放以大夫會晉侯非禮也補

春秋曰戚衛地戚之會魯欲為晉說衛而衛尚不服也不然則衛人乃地主而何以不預乎晉

春秋經傳補卷之八

二

侯親至于戚其不振甚矣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頤

商臣稱世子以見其有父之親頤稱君以見其

有君之尊商臣無父無君以著其大逆無道補

啖氏纂例曰楚僭號已久世子必不誓於天子今以商臣之逆故特書世子以明其罪

公孫敖如齊

若如齊之非禮以居喪而行聘也補

二年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收績

越國襲人秦罪也忘親背惠晉惡也秦經人之

國以襲人雖憤無以為辭矣故其來不稱伐晉

不論秦而與戰故書晉及忿以取敗故書敗績

伊川經說

私考曰彭衙秦地秦師之出尚在境中未至晉地故不書伐晉侯問之即與期戰故書及秦

懷敗殺之然而與師欲以襲晉取敗之道也然

自晉言之則敵猶在外宜嚴以待之彼知有備

或自引去何必以墨衰急于一戰哉

丁丑作僖公主

僖公元年四月薨今乃作王慢而違禮甚矣補

春秋經傳補卷之八

三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其盟也左氏以為晉欲討公之不朝也然盟于

晉之都而君不出辱甚矣補

正傳曰其及不言公處父不稱氏公穀諸儒皆以為諱非也言及則公可知矣言處父則陽氏

可知矣不言地而言晉則于晉越國可知矣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

隴

垂隴之會左氏以晉討衛故也晉以士穀主盟

魯以公孫敖仇三國之君皆非禮也陳侯執衛

人孔達以謝晉而士殺竟罷兵則大夫專執國

命具見矣補

大全曰晉隲之會士穀始專晉國之事也桓文沒大夫擅專諸侯之會盟自公孫放士穀始也其臣固有罪也使之者亦非也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紀災之甚也補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大事者大合食祫祭也五年一祫毀廟與羣廟之王皆合祭于太廟之室太祖東向其餘皆以

春秋程傳補卷之八

四

南北相向以爲昭穆父子異昭穆兄弟同昭穆躋僖公者至合食之時見僖與閔同昭穆而僖兄閔弟遂躋其主于閔之上蓋于時夏父弗忌爲宗伯主之且曰吾見新鬼大舊鬼小而不知閔雖弟先爲君而僖雖兄時已爲臣君臣之義已前定今升而上之非禮矣如僖公者但當以兄弟相及之義及於閔之次昭則同昭位在昭之左次穆則同穆位在穆之右次可也三傳皆以閔爲祖僖爲禰先禰而後祖爲逆祀誤矣補

家氏傳曰此一書而再譏也大事于太廟未當祫而祫也躋僖公非所當躋而躋也

王樵輯傳曰躋僖公以僖兄而閔弟也而僖當臣閔矣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兄弟之不失于君臣禮也故以爲逆祀謂臣不可以先君也公羊穀梁以臣不先君猶子不先父故以昭穆父祖爲喻非實以閔僖卽當以傳位爲父子也春秋之義止于此至于宗廟世及昭穆之序又當別論禮父子異昭穆兄弟同昭穆故僖閔不得爲父子同爲穆耳今升僖先閔二公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秦以憤取敗晉可以已矣而復伐秦報復無已

殘民結怨故貶稱人伊川經說

春秋程傳補卷之八

五

公子遂如齊納幣

婚姻常事不書其書納幣者喪未終而圖婚也

補

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

伐沈沈潰

伐沈之舉爲其服於楚也沈固有罪然魯於沈

爲同姓會兵伐之使其民人逃散非義舉也補

王氏曰霸國大夫會諸大夫伐國自伐沈始會諸大夫救患自救鄭始春秋皆貶人之不與大

大之專
政也

夏五月王子虎卒

諸侯卒而赴於諸侯禮也大夫卒而赴於諸侯

非禮也補

秦人伐晉

搆怨連禍殘民以逞晉人畏之而不敢出秦人

極其忿而後悔過聖人取其終能悔耳

伊川經說

茅堂胡氏曰濟河焚舟之師非義舉也自是而

悔不復報晉聖人取其終能悔而改耳仲尼以

春秋程傳補卷之八

六

秋楚人圍江

江近楚自齊桓貫澤之盟江從中國今楚有窺

中國之心故先圍江補

雨螽于宋

自上而墮有似于雨來告故書補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公之如晉蓋朝也非為盟也晉人於是請改盟

夫盟已定矣又何改為公宜固辭乃復與盟皆

非禮也補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先言伐楚而後言救江者惡不能救也楚人圍

江陽處父帥師不憚赴之乃先伐楚欲其引兵

自救而江圍解非救患之師也故明年楚人滅

江補

胡傳曰獨遣一軍遠攻強國豈能濟乎故書伐楚以救江言救江雖善而所以救之者非其道矣

四年

春公至自晉

春秋程傳補卷之八

七

夏逆婦姜于齊

納幣在喪中與喪昏同也稱婦姜已成婦也不

稱夫人不可為小君奉宗廟也不書逆者雖卿

亦失其職矣伊川經說

意林曰正始之道也待之不以夫人之禮故夫人不以其位終國亂于獄強臣擅命幾亡之矣夫婦之際人倫之首文公開弱情慢不能率禮而行故夫人不安其位終卒至於禍又非獨文公之罪雖夫人預有罪矣夫人不能早避喪娶之辱且大禮以往國人皆賤之遂無所據依以危其身而亡其子由本不正故也殆而呼天不亦晚乎文公之不能保其後嗣者由無以刑其妻夫人之不能安其位由無以謹於禮也

狄侵齊

狄自箕之敗至是始復侵齊以時無霸也

補

秋楚人滅江

陽處父之救不力適速其亡耳

補

晉侯伐秦

秦逞忿以伐晉晉畏而避之其見報乃常情也

秦至此能悔過矣故不復報晉聖人取其遷善

悔過乃其善也

伊川經說

宋氏傳曰春秋書楚人滅江晉侯伐秦責其當救而不救不當伐而伐罪晉深矣書晉侯非善

春秋程傳補卷之八

八

之以其狗私報怨之過甚故曰其人而責之

衛侯使甯俞來聘

甯俞武子之名來聘于魯事大睦鄰善道也

補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自成風以後妾母稱夫人嫡妾亂矣仲子始僭

尚未敢同嫡也

伊川經說

杜氏左註曰莊公妾僖公母風姓也赴同附始故稱夫人胡傳曰春秋于成風記其卒葬各以實書不為異辭者謹禮之所由變也

五年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天子成妾母為夫人亂倫之甚失天理矣不稱

天義已明稱叔存禮也

伊川經說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成風書葬乃有二夫人祔廟而亂倫易紀無復

辨矣故禮之失自成風始也

補

王使召伯來會葬

天子以妾母同嫡亂天理也故不稱天聖人於

此尤謹其戒

伊川經說

春秋程傳補卷之八

九

夏公孫敖如晉

王舍且賵又來會葬矣捨天王而謹事晉不待

貶而惡見也

補

秦人入郛

郛小國名書秦人入郛譏非霸討也而其擅興

陵虐之罪見矣

補

秋楚人滅六

六小國書楚人滅六者蠻裔之猾夏而霸業之

不競也

補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

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著其如之非禮也此行父之私行陳衛非魯之所畏陳又未先聘于魯魯何遽遠求好乎季友

嘗再如陳行父蓋結先世之私好耳補

秋季孫行父如晉

著其聘之非禮也古者朝聘以時五年夏公孫

春秋程傳補卷之八

十

敖如晉矣今踰年而行父再聘焉是知有霸王

而不知有天王也補

八月乙亥晉侯驪卒

以魯會葬故書補

正傳曰晉襄公紹霸業以威諸侯身死未久而冢嗣不立假于強臣之手六卿分晉有自來矣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紀會葬之禮也三月而葬速也以趙盾患秦之

送公子雍欲禦秦師故急於襄事也補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殺陽處父乃趙盾專權之始事也陽處父在襄

公時得君專寵久矣而兵權又為所掌此趙盾

之所忌也襄公既沒欲立長君陽處父實主其

謀則襄夫人豈不銜怒哉乘襄夫人之怒而以

國法治之故稱國以殺殺非正刑故不去其大

夫狐射姑必處父之黨也安得不奔奔狄則遣

去以避禍矣補

經翼曰左傳謂狐射姑怨處父易已班使續鞠若殺之則何不直書射姑殺而乃稱國耶公殺又以襄公漏言射姑出刺處父于朝又何以書殺于襄公既葬之後乎蓋射姑本以中軍將易

春秋程傳補卷之八

十一

班在趙盾之下居常必懼寒忿怒而不相能始又主謀立公子樂見處父既殺故不自安而出奔狄盾遣史驛送帑釋其憤且利其去也三家見殺奔俱出一時故以往事附會立傳與書法實相

去矣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文公怠慢政事以閏非

常月故不告朔非禮也然猶朝于廟是朔雖不

告而朝廟不廢則告朔之禮猶有存者所謂我

愛其禮也補

朱子曰閏者所以定四時成歲天子以爲月而

須之爲諸侯而不奉以告是輕正朔而慢時令

也公蒙以爲附月之餘日又曰天子不以告朔此說已非而猶字之義諸傳皆以爲可止之詞大率皆說其舍大政而謹小禮獨胡氏以爲幸其不已之詞以我愛其禮證之則此義精矣

七年

春公伐邾

書伐邾見其陵弱也補

杜氏左註曰公因晉霸國有難而侵小

三月甲戌取須句

須句本邾邑爲魯所取而不服故復伐而取之

時邾文公子叛邾在魯左氏以爲寘文公子焉

春秋程傳補卷之八

主

貪而納叛兩失之矣補

遂成部

部魯邑城部所以控制須句也補

殺梁傳遂繼事也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以國亂故不日不葬補

宋人殺其大夫

書宋人者國亂無政非君命而衆人擅殺之也

大夫不名義繫于殺大夫而其名不足紀也補

汪氏纂疏曰宋昭方居諒陰而欲去羣公子以啟亂階致公族之悖逆而大夫受其咎明年復殺司馬而逐司城宋司城來奔以見嗣君之無政先君在殯而國人作亂皆書宋人而昭公之爲君可知矣曾未十年而有帥甸之弑經以大惡係之宋人所以備責昭公不足爲宋人之君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晉始逆立公子雍旣而悔之故秦與兵以納之

晉不謝秦秦納不正皆罪故稱人晉懼秦之不

肯已而擊之故書晉及伊川經說

經異曰趙盾立靈公其失有五父虎子立禮之常也襄公有適嗣而外求君失一旣爲難故而

春秋程傳補卷之八

主

欲立長君則當善謀之穆嬴以定其計庶可無後悔乃不謀而遽遣先蔑迎雍失二旣議迎雍又忠穆嬴之言畏國人之偏遂背蔑而立靈公自相矛盾失三君位旣定胡不遣使之秦告以穆嬴所託國人相偏之故亟止公子乃泄泄然不相期會以釀戰爭之患失四秦不失約送公子于令狐當是時猶可告以不得已之情退秦師而善爲公子計乃竟與師禦秦潛起以敗之信義何在失五故書及者深罪之也然襄公卒已九月葬亦久矣靈公之位旣定秦康公卒不知之乃不一顧慮而竟送公子來是欲導之爭鬪而亂文公之業也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不先蔑時逆雍在秦與秦師至令狐故後歸秦而日奔左傳言將下軍則是旣歸而後將與經不合令狐晉地

狄侵我西鄙

時狄以晉秦交兵故敢于見侵也補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文公怠政事多廢緩既約晉盟而後後至故書

往會而隱其不及不序諸侯以見其不在故明

年公子遂再往與晉盟也伊川經說

程子之說從左傳胡傳因之曰諸侯不序見公之不及於會劉氏權衡曰按經公與盟矣何謂後會乎會盟同地會所以爲盟也今及其盟不得云後會穀梁曰其曰諸侯略之也近是

春秋程傳補卷之八
君盟而與趙盾盟焉是置立在盾蓋盾之強而秦君臣之分非禮矣

冬徐伐莒

徐本戎也今伐莒以中國無盟主補

公孫敖如莒洫盟

莒爲徐所伐故來求援莒近于魯亦魯之患也

公孫敖於是往盟于莒修僖公洮向之好協謀

以爲備也補

私考曰按左傳載敖爲仲遂逆已氏見其美而自娶事語近於誕不足據也

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衡雍衛地晉文公會諸侯朝王之處也天王崩

諸侯不奔喪而盾遂皆國之正卿乃自相會盟

于王畿之內惡莫大焉春秋直書其罪自見矣補

私考曰魯本事晉而公子遂如晉莒襄公因與趙盾相結此奸臣之黨也故今年公子遂復往

春秋程傳補卷之八
與趙盾盟而爲之要難戎以爲援趙盾之惡魯成之也

乙酉公子遂會雜戎盟于暴

魯距雜戎甚遠又素無交焉公子遂何爲而與

之盟耶其陰爲趙盾植黨明矣補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是時列國視周天子如弁髦故公孫敖外結強

援蔑視公室受命如京師不至而飾詞以復君

命魯不能罪之而令其奔莒並責魯也其奔莒

者以去年洫盟與莒有舊耳左氏從已氏之說

未可據補

朱子曰只不至而後便是大不恭魯亦不再使人往皆罪也文定只貶他從已氏之過經文元不及此事

各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大夫司馬者公子邛也司城者蕩意諸也書殺

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紀宋之亂也有來報

故書之以示戒焉補列國大夫未有書官者

宋卿何以書程子曰宋王者之後得自命官故

春秋程傳補卷之八

夫

獨書爾不備書者省詞也因公子邛蕩意諸不

任二官之職華孫以逆族而王兵權所謂因事

之變而書之亦猶魯之郊禘云爾此條程子經說不載

意林曰宋君幼司馬惡故使華孫得因隙乘眾託下義而為利春秋並疾之故貶司馬於前宜

其誅死而斥華孫於後以禁暴亂也

九年

春毛伯來求金

家父致命以徵車故書使來求毛伯風魯以求

金故不云王使伊川經說

夫人姜氏如齊

姜氏即出姜齊昭公女書如齊紀歸寧也補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

大夫往會葬也公不親奔使臣往焉非禮也補

辛丑葬襄王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著擅殺之罪也而晉之亂可見矣補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夫人之禮與君同書如書至出告反面之義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八

夫

發微曰夫人行不至此至者孔子傷文姜之亂出姜又不安魯終以子弑而去十八年歸於齊

是也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先都士穀箕鄭父三大夫皆強家也求專晉不得挾私怨以作亂而使賊殺其中軍佐是時晉

靈初立主幼不君政在趙盾而中軍佐者盾之

黨也而皆殺之是大夫專生殺而政不自人主

出也故不稱國討不去其官而箕鄭父書及則

專殺之罪自見矣補

專殺之罪自見矣

經翼曰春秋殺稱人以見非若意不得以累上之辭書死者不去其官見殺非其罪而非國討也或曰諸臣之死既出於君夫子何不直書趙盾殺哉大抵晉史畏盾不敢直斥其罪故舍趙於晉人二字之中夫子以他國之事非得於目擊但仍其舊如趙盾弑君明出於董狐直筆夫子即良史贊之矣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楚子因晉靈初立國亂遂師于狼淵以伐鄭因

公子堅公子能及樂耳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

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

不書緩也以懲不恪觀此則楚有猾夏貪暴之

春秋程傳補卷之八

丈

罪而諸侯雖有安攘之名而緩兵逸賊之罪不

能辭矣

補

書楚伐鄭見晉伯之衰公子遂不奉命而會四國晉專擅無君之罪

夏狄侵齊

狄不侵齊五年矣今復肆其強以中國無伯也

補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前此未有書地震者自此年始宜靜而動異也

補

冬楚子使椒來聘

自孟之會楚復稱人此稱楚子者以其慕義修

聘進之也

補

意林曰楚成王以力為強執宋襄公戰勝天下威脅諸侯雖書春秋而不得以其爵通今使椒來聘常事耳自平貶其名修下人之義而得編于諸侯君臣俱榮以此見德為貴力為下矣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祿

過時始至故云來歸雖子母先君後夫人體當

然也書秦人不云君使以失禮裔之也言其尚

春秋程傳補卷之八

主

裔也蓋嫡妾之亂自茲而始

伊川經說

莖曹共公

春秋程傳補卷之八終

春秋程傳補卷之九

北平孫承澤學

文公下

十年

春王三月辛卯滅孫辰卒

文仲自莊公末已與聞國政四十餘年而魯政

益衰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夫子以爲竊位

其人可知矣補

夏秦伐晉

春秋程傳補卷之九

一

晉舍嫡嗣而外求君罪也既而悔之正也秦不

顧義理之是非惟以報復爲事裔道也故裔之

伊川經說

孫覺傳曰以其易世相讐交攻不已故不稱其人但曰秦者狄之也

楚殺其大夫宜申

楚穆公商臣弑君父天下所不容宜申爲工尹

事商臣越十年而乃謀弑其義不足稱也然其

謀不遂而身見戮聖人不以其當受今將之誅

而以國殺大夫爲文其意深矣補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紀大災也補

及蘇子盟于女栗

蘇子周之卿士及者魯公及之也書及蘇子盟

于女栗譏諸侯與王人盟是上失天子之尊下

無人臣之禮矣補

冬狄侵宋

書狄侵宋紀狄之陵中國也補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春秋程傳補卷之九

二

書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則蔡從裔楚陵夏之罪

並見矣補

次者遲疑不前之意昔楚子包藏禍心欲憑陵諸夏而未敢遽前也蔡背華即裔已久故獨同次厥貉說者泥左氏宋公爲右孟鄭伯爲左孟之說疑陳侯亦同事遂有失位降爵之說誤矣至於麋子逃歸左氏因下伐麋而附會者亦豈足據乎

十有一年

春楚子伐麋

麋小國近楚書楚子伐麋則荆蠻陵暴之罪見

矣補

夏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

此會謀諸侯之從楚者未為非義然大夫交為

會禮以謀國事諸侯之政大夫擅之矣補

叔仲惠伯也各彭生卻缺即冀缺是為成子汪氏纂疏曰晉欲謀或國而使次卿為會魯亦不遣執政而使惠伯往其謀之不遠而不足以却楚人方張之勢也審矣

秋曹伯來朝

因即位而來見也補

公子遂如宋

紀聘問鄰國之禮也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九

據左氏謂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于鄰國相恤之禮得矣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紀攘裔之兵也補

狄鄭驪侵齊遂伐我得臣設伏于鹹以誘敗之獲長狄僑如春秋書以嘉之魯之諸卿能立岡威如此政速大

夫有由然哉按穀梁載長狄弟見三人佚宕中國危石不能害叔孫得臣則其目身橫九敵斷其首而載之

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邾伯來奔

邾伯卒太子可以繼世為邾伯而不能自立以

其邑奔人之國是自棄其爵而不能守其國矣

故春秋書以譏之補

發微曰諸侯失地皆名此不名者非自失國也莊八年邾降於齊師自是入齊為附庸此又來奔為齊所偏爾故不名也

杞伯來朝

據左氏曰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則杞伯之來為絕叔姬而求

春秋程傳補卷之九

再昏也於禮無據矣補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據左氏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

何以書叔姬見出于夫家卒于魯而無所歸則

魯喪葬之是以書焉補

按氏纂例曰按此傳大誤當在成八年誤置此

夏楚人圍巢

紀楚之憑陵虐及小國也補

秋滕子來朝

紀朝聘之禮也補

秦伯使術來聘

前此來歸僖公成風之祿蓋將來聘而以此先之也補

據左氏來聘且言將伐晉也張洽集註曰秦人以貽結魯而魯亦以厚賄答之賓王相與以貨此非以書而自見矣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凡戰皆以主人及客秦曲故不云晉及伊川經說

洪氏正傳曰秦人以令狐之役以伐晉取羈馬是貪憤之兵也晉人不薄人于險則曲在秦矣

春秋程傳補卷之九

五

聖人書之使考跡據事而其是非見矣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諸在莒東鄆在莒西由魯言是爲東鄆成四年

所城則西鄆也諸服魯已久鄆則新附是時三

桓擅國季氏尤專其食邑在費自費以東皆從

其經略而諸鄆則皆近于費者故行父親帥師

先城諸以及鄆魯自此與莒有仇由鄆始補

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邾子遫蔭卒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紀甚災也補

世室屋壞

觀春秋中文公事宗廟最爲不謹遂有世室屋壞之變天人之際可不畏哉伊川經說

簡端錄曰春秋曰世室屋壞左氏曰太室之屋壞公羊曰魯公稱世室胡氏取公羊焉蓋魯公實魯始封之祖故魯人以其廟爲太室而左氏稱之實世室云

春秋程傳補卷之九

六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公往朝晉衛侯要之于路而與公會于沓欲因

公以請平于晉補

狄侵衛

紀陵夏也補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

于棐

據左氏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

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

成之此與前一事也始終書之見文公睦鄰恤

難之義春秋之所予也補

李應會通曰齊棠之會乃衛鄭不忘晉伯而介魯以求通親鳴雁載馳之賦其情可見矣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

是年春頃王崩左氏以爲不赴故不書簡端錄曰天王之不諱天下莫不聞以不諱而不書謹日也曰莫重於是矣而可以不諱乎追不諱之故則罪必有所歸矣此又一義也季本私考以爲頃王實未嘗立左氏謬存其世次據史稱頃王在位六年何以云未立天王之崩天下其聞卽不赴春秋豈不書疑闕文耳

春秋程傳補卷之九

七

公至自晉

文公卽位至是十有三年而朝晉者三過於事

天子之禮故聖人於此一簡書之特詳補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此邾人報七年取須句之後故惠伯策兵伐之

所謂應敵之兵義也補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

癸酉同盟于新城

諸侯始會議合而後盟盟者志同故書同同懼

楚也伊川經說

胡傳曰同盟于新城同外楚也其曰同者志諸侯同欲非強之也高氏集註曰去冬衛鄭皆因公而請平于晉至是諸侯之從楚者復附晉也夫天王崩葬諸侯皆若不聞而相與同盟可乎不待貶而自見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孛與彗同光直上如帚者爲彗光芒四散者爲

孛書有星孛入于北斗紀變異也天象人事一

氣相符者故聖人記之示謹天戒也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九

八

簡端錄曰志有之斗爲帝車又曰天之璣衡七政所出於此而孛且入焉蓋將有僭行天子之事者南伯達與七雉並起而先王之制大壞於秦其兆於斯乎叔服之言何其狹也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書此者紀悔過之義也補

胡傳曰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獲且長宜于日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善之而書曰弗克納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書公孫敖卒于齊不正其卒也外之也

補

經異曰公孫敖廢命奔莒義絕于魯安雖哀難哀請文公許復將歸而卒竟不得終於父母之邦故書此以爲不忠者之戒陸氏纂例云既許其歸卽我臣故書卒以明君臣之義死生一也

戰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直書之以著弑逆之罪也

補

經異曰左傳云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多聚上因弑舍而自立是爲懿公夫商人桓公密姬子昭公之弟也昭公殺考公之子天道好還何足恃哉然皆起於桓公舍無虧而托昭於宋宋殺無虧而立考公也國君之責誰不覲覲彼見凡可殺

春秋程傳補卷之九

九

而奪之位又何有於兄之子哉故稱公子商人所以著五公子爭立之慘禍生有胎未逾年而稱君所以著商人弑逆之惡無可末滅胡傳以國氏者累及乎上稱公子者誅止其身似非確論

宋子哀來奔

子哀高子字書宋子哀來奔義其來也

補

陸氏纂例曰奔者皆有罪而子哀獨以宋公不義不貪其祿而去之出奔之美者春秋所未有故書字以褒之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著齊人之不義也

補

胡傳曰齊君舍魯之甥也商人弑舍固忌魯矣魯使單伯如齊齊人意欲厚魯故執單伯并子叔姬而誣之以罪高氏集註曰齊人誣單伯以淫子叔姬而誣之不言及者不可及也兩書齊人執者以明單伯子叔姬之無是事也別而言之若二事焉所以重齊人之罪也明年書單伯至自齊又書齊人來歸子叔姬則知齊人執之者誣也

齊人執子叔姬

商人弑君之惡已顯而執叔姬之事聖人不獨罪商人也齊人不討賊俱北面事之又敢執其君母齊之人均有罪焉故曰齊人

伊川經說

十有五年

春秋程傳補卷之九

十

春季孫行父如晉

齊人既弑其君又執君母與天子之命大夫其弑逆之罪暴橫之惡極矣行父以國上卿不能

請討於天王約與國以正其罪惡反因晉以求

釋焉晉爲盟主不能奉天討於商人皆罪也

補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不由君命擅來求盟故直書以罪之

補

家氏傳曰穆襄之族連歲爲亂剪君之羽翼義諸送奉公子鮑因襄夫夫人樹黨與爲篡奪之計昭公僅據虛器而已華刺益公子鮑之黨豫自結於諸侯以免討其不稱使言不以君命主

也

夏曹伯來朝

凡書來朝皆譏議其不朝天子而相朝失其正也補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敖實魯國之罪人喪無可歸之義而惠叔哀毀以請懇切之至遂許以歸葬聖人紀之于春秋一以閔其子之孝一以著三桓漸強之由雖有罪而獲赦也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九

十一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莊公兩以日食鼓用牲于社其非禮妄作義已著矣今文公亦復如此必以為先朝故事可舉而行之也後世人君有舉行先朝故事不顧義之可否皆因陋承誤不知春秋之義者也補

單伯至自齊

單伯之見執于齊非單伯之罪也齊之罪也故書至自齊則齊人之罪大矣補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蔡侯既與楚子次于厥貉故不與新城之盟晉

卻缺伐之斯有名矣凡伐不言入伐之不服然

後入焉此雖蔡人自取之亦所以甚晉也然晉

曾不修所以服楚而暴小國以爭諸侯欲使區

區之蔡捍楚之強而不貳則亦難矣故言伐言

入甚之也補

秋齊人侵我西鄙

齊商人篡弑又執我命大夫罪不勝誅而反加兵于我故貶而人之也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九

十一

季孫行父如晉

此為西鄙之侵也補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此盟為齊亂也魯以備齊不在會故不序又稱

諸侯者眾辭見眾國無能為也伊川經說

意林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道莫先焉晉為伯主齊弑其君與諸侯而莫能正晉則固有罪矣諸侯又莫之討不亦病乎夫諸侯不專征者也田恒弑簡公而孔子請討焉是豈非義而孔子行之哉固以謂天地之道君臣之義是乃其宜者也從此觀之盟于扈之意晉則固有罪而諸侯亦病矣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執之書之來歸不得不書伊川經說

意林曰出夫人者未嘗不使大夫將命杞叔姬鄭伯姬日來歸此其日齊人來歸子叔姬春秋正名別賢治不肖子叔姬以禍亂逐非得罪於先君魯雖受之其義固可以自直故謂之齊人來歸明罪之有在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商人弑君自立諸侯會于扈謀伐之晉取賂而

還商人遂無顧忌恚魯使晉以謀已故一歲而

再侵魯惡魯而及曹非理甚矣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九

十有六年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魯齊既先約盟而公稱疾不往乃使季孫行父

會故齊侯不及盟伊川經說

趙氏纂例曰大夫求盟諸侯宜弗盟也義公不親往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天子班朔于諸侯諸侯每月奉以告廟出視朝

政文公四不視朔公羊以爲有疾也不言疾自

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此見聖人所書之意補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丘

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鄆丘補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姜氏嚴姜僖公夫人文公母也補

毀泉臺

築之蓋勞人也又勞人毀之以彰爲者之非是

益非也補

左氏泉宮蛇出之言誕甚不足憑經翼曰臺築何年毀因何事是年夫人薨適有毀臺之事紀之不必求其實以穿鑿也

春秋程傳補卷之九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庸人據險自強不爲楚下楚乃北連秦南連巴

三面夾攻以滅其國楚之滅庸本爲吞併之計

乘其有隙而動耳或以滅庸爲爲賈善謀功利

之說也補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杵臼之死襄夫人爲之也若專歸罪於夫人則

杵臼無道失衆之惡無自而見惟以衆言之則

夫人之罪在其中矣補

梓自之就左氏坐襄夫人以淫殺事未可信汪克寬曰急昭公無道久失衆心故襄夫人密使人因衆惡而殘之既殘之而猶加以美諡則將掩其殺國君之惡也春秋雖見至隱書曰宋人弑其君既足以著昭公無道之實又斥宋人大惡之罪而襄夫人以君祖母縱國人之就其君其與就之罪不書而自見矣

十有七年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行天討而成其亂失天職也故不卿之

伊川經

伊川據左氏之說也左氏謂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是討之不果而反成其亂矣

春秋程傳補卷之九

主

高氏集註曰春秋之謀亂賊如魯宣公者與謀也如楚公子比者與事也若宋文公始無弑君之謀終無弑君之逆而以爲弑君者有其情也今諸國之師不探其情而無所委罪焉貶而人宜乎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文公怠於政事是以緩葬其母且不稱僖姜而

別爲之謚非禮甚矣

補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鄭丘之盟商人得利于魯故又侵西鄙貪得無

厭也文公又親往盟自後遂專於事齊矣

補

諸侯會于扈

此卽春伐宋之四國也聲罪而往受賂而還各

將歸國至扈而再會

補

胡傳曰大夫無沐浴之請則貶而稱人諸侯無討賊之功則畧而不序

秋公至自穀

齊商人不足與會書至危之

補

冬公子遂如齊

魯於齊秋則君往冬又臣往非禮矣

補

高氏集註曰公已與齊侯盟而遂復往者政在遂故也

春秋程傳補卷之九

其

十有八年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書公薨于臺下非正終也

補

秦伯瑩卒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云齊人者歆與職也何以書正弑君之賊也若

二人舉報私怨也非仗大義爲君報仇者也且

已事之爲君矣是以書弑

補

胡氏茅堂曰閔職弑君不書盜而曰齊人須臾看傳文思聖人之意使弑君則書弑君夫人而

能為春
秋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則二子之邪謀可考

見矣夫先君之喪甫葬二子何為而如齊乎為

舍子赤之嫡而謀立宣公之庶長故請於齊也

補

胡傳曰子赤夫人之子卒於弑不著其實實是為國諱惡無以傳信於將來而春秋之大義隱矣故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夫人歸於齊中曰子卒則見禍亂邪謀發於奉使之日而公子遂弑

春秋程傳補卷之九

七

立其君之
罪著矣

冬十月卒

子謂子赤即惡也二卿如齊但謀廢立耳及齊

侯既許廢黜仲遂因而弑之然宣公受之而不

討賊亦難免於與聞矣

補

意林曰春秋之文有常有變變之甚微讀者難知也則以為史耳乃春秋則欲起問者見善惡也仲遂將弑君謀之齊而後決經書子卒其實尚隱故原其禍亂之始邪謀之發著之奉使之日以見非常也齊與人之大臣謀弑其君春秋所以異而惡之也

時惠伯虎難經不書張洽集註曰叔彭生身為大臣既無以救文公之失政又不能撓仲遂之

邪謀有公冉務人之忠言不能用甘心就死無一毫扶持之實沒而不書有以也哉

夫人姜氏歸于齊

夫人姜氏子赤之母也子赤見弑故歸于齊春

秋書之重弑君之罪也

補

左傳曰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胡傳曰書夫人則知其正書姜氏則知其非見絕於先君書歸于齊則知其無罪異於孫於邪者

季孫行父如齊

遂得臣行父三人皆與謀以其前後如齊而知

之也

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九

七

高氏集註曰前乎子卒書如齊後乎子卒書如齊實聞乎故所以惡齊也惡齊之甥恐齊人聽夫人之訴來討於是議納賂而請平焉行父之罪不可掩矣不容諱矣

莒弑其君庶其

稱國以弑自大臣也不書大夫君無道也

補

私考曰庶其之弑稱國者大臣假國法以廢其君而因以誅之之辭也莒自莊僖以來制在權臣如莒慶是也至於文宣國勢不振而當其時隣國強臣弑君相望則莒諸臣故亦踵而為之也按左氏以僕弑父春秋何以書國弑且僕與國人同弑則當自立矣又何以奔魯蓋僕懼并及禍而來奔也况是時行父已如齊安得命司寇出莒僕左氏之說或未盡實也

卷之九終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

北平孫承澤學

宣公上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繼故而言即位與聞乎故也補

公子遂如齊逆女

赤齊之甥也憂齊之有所黨故欲急昏于齊也
公穀謂譏喪娶而不知更可罪者喪娶之故也

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

一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脫氏字伊川經說

正傳曰姜不言氏程子曰脫氏字是也稱夫人以國君言之也稱婦以敬嚴言之也稱以以仲遂言之也書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參議之也而其昏禮之失公不當成昏敬嚴不當主昏仲遂不當為邪謀以將命皆可見矣夫在喪而娶娶之非禮矣非仲遂謀之敬嚴王之公從之何以共成此失哉故

春秋並書而參議之

經翼曰婦以嫡為姑出姜文公之嫡配齊姜之姑也出姜在齊姑在則稱婦故曰婦姜至自齊

見敬嚴不得婦之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宣公篡立未列於會故以賂請之補

朱子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而宣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計反為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私意起而反惑與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著擅放之罪也大夫不請於天子而自命又以

其有罪不告於司寇而擅放皆罪也補

胡傳曰秦晉戰于河曲撓史驛之謀者趙穿也若討其不用命則當以穿為首止治軍門之呼借貶可也而獨放胥甲父則以趙盾當國穿其族子而看庇之也桃園之罪其志固形於此矣

公會齊侯于平州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

二

曰會則魯援強齊黨惡之罪俱見矣補

公子遂如齊

以拜成也如齊拜成再書于策者以明其始終

成就弑立之罪也補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宣公不義得國賂齊以求助齊受之以助不義

故書取不義不能保其土故不云我非謂彼疆

取故不諱不能有而失者皆諱伊川經說

何休公羊註曰魯人篡弑以地賂人齊人失所取篡者之賂皆公稱人

秋邾子來朝

宣公篡立邾乃首來朝之不必加貶直書之而其罪自見矣補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著鄭人黨裔侵華之罪也並稱楚子鄭人者著同惡裔之也補

冊傳曰鄭伯以宋人弑君晉不能討受賂而還以此罪晉為不足與也遂受盟於楚今乃附楚以亟病中國何義乎書侵陳遂侵宋者以見晉師掠境肆為侵暴非能聲宋罪而討之也陳氏後傳曰南北之勢於是始也後十五年而宋楚平後五十年而晉趙武楚屈建同盟于宋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

王

諸夏之君分為晉楚之從矣

晉趙盾帥師救陳

善救陳也補

張氏集註曰陳無罪而蒙伐當救也宋有弑君之罪不當救故略之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棠林伐鄭

鄭以畿內諸侯而外附于楚與之同惡諸侯會

晉師伐之見其伐之善也補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崇乃秦所與也晉欲求成於秦趙穿謀侵崇侯

秦之救因而求成此謬計也蓋穿志在作難託

伐崇以專兵書之誅其心也補

晉人宋人伐鄭

棠林之會晉合四國以伐鄭而無功故至於再

伐不復可致三國伐鄭者為宋也鄭背華而即

裔諸侯會晉而討之公也晉受宋賂而輔之以

篡今復偕宋伐鄭私也蓋鄭可伐也為宋而伐

鄭則不可也補

二年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

四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

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宋文公以秋與四國伐鄭冬與晉人伐鄭俱未

得逞故特遣華元為將帥大眾以往伐未出境

適遇歸生亦帥師來伐兩軍相當遂戰而致敗

然當日因華元獲呂樂而經不書樂者元大將

而樂偏裨也補

秦師伐晉

此報侵崇之役趙穿之啟釁也補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鄭爲楚伐宋獲其大夫晉趙盾與諸侯之師將

爲宋報耻畏楚而還失霸者之義故貶稱人

補趙鵬飛氏曰趙盾塞宋之請姑爲罷勉之行侵鄭而已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趙穿弑君人誰不知若趙盾之罪非春秋書之

更無人知之也

伊川經說

簡端錄曰趙盾之弑君孰書之與仲尼因董狐之所書書之也董狐在當時身親其事知其謀出於盾故以律所謂造意者當之如此其曰不趙竟反不討賊云者蓋折盾之詞非以二端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

五

故而輒加以大惡之名也不然則何以謂之良史左氏稱仲尼曰趙竟乃免云者則加之文而不知其失於誣也說者謂非聖人之言有見矣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

望

魯郊本非禮况文公之虎尚在三年內天王崩

于去年冬十月忘君父之喪行非分之禮故郊

牛未卜而先傷改卜而稷牛死上天譴告之意

豈止如僖公四卜不從而已哉乃猶行三望之

禮逆天甚矣

補

葬匡王

四月而葬簡也著王室之微罪諸侯之不王也

補

楚子伐陸渾之戎

楚伐陸渾渾陸渾在王畿之側窺周室也雖王孫

滿問鼎之對足以陰折其心然無王之罪著矣

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

六

夏楚人侵鄭

鄭人背楚即晉與鄭伯之能反正也曰侵著楚

人侵掠之罪也

補

秋赤狄侵齊

紀之見時無霸主也

補

宋師圍曹

宋圍曹報武氏之亂也然武氏之亂非曹人所

致宋不能內睦九族而興兵以圍人國計之左

也

補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葬鄭穆公

穆公之子長曰夷次曰堅公子歸生屬意於堅

故穆公卒未餘月而葬者夷欲定其位汲汲於

治喪也補

四年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

取向

莒邾相怨而邾乃魯昏姻之國公欲為邾平莒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

七

而挾齊以為重公之義不足以服莒之心莒所

以不肯也不知自反而取邑於人亦已甚矣補

意林曰兩怨相仇能辨其曲直使人信之者唯

已有道也小邾射以邑歸魯魯使大夫盟之辭

曰使子路約我無所用盟千乘之國不信其盟

而信子路之一言子路可謂能以言信矣推子

路之心居邾莒之間安有不聽者哉使子路動

而達義言而廢信不可以決邾黨之平况千乘

之國乎

秦伯稻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有欲亂之人而無與亂者則雖有強力弗能為

也今有劫人以殺人者則先治劫者而殺者次

之將以垂訓於後世則先殺者而後劫者春秋

書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是也伊川經說

纂例曰子宋弑君之賊也其惡易知子家縱其

為逆罪莫大焉書之以為首惡所以教天下之

為人臣者也春秋之作聖人本以明

微蓋謂此也與書趙盾之弑義同

胡傳曰歸生據殺生之柄何畏于人懼其見殺

而從之故春秋拾公于宋而以弑君之罪歸之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

本

矣補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宣公比年如齊而皆致者危之也補

冬楚子伐鄭

前年楚人侵鄭不服故復伐之其君親行故稱

子聲罪致討故稱伐然楚師之來為鄭未服非

為討罪也若使楚子仗義以問鄭弑君之罪則

楚其為中夏矣補

五年

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故去秋之書為公危也今春之書為公恥也補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宣公以魯國周公之後逼於高固請婚其女強委禽焉而不能止惟不知以禮為守身之幹是以得此辱也補

叔孫得臣卒

不日者知公子遂欲弑君為人臣知賊而不言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

九

明當誅補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叔姬初歸未合歸寧亟來非禮也大夫非君命

不越境擅同姬來尤非禮也補

左氏曰反馬也註云禮送女留其送馬謹不敢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蓋女子有行終遠父母不違敗處故留送馬以示相依之念廟見之後既成婦道則遣使反馬以示不復歸之義故曰留車妻之道也反馬婿之義也儀禮昏禮者士之禮也其禮無反馬故何休氏據之作宵言以難左氏言禮無反馬之法今後世亦莫之行矣家鉉翁曰反馬不躬至歸寧無並行

楚人伐鄭

稱人罪其數犯中國補

六年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據左氏曰春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夫晉與衛侵陳必假其以夏從晉之名於義似矣然以左氏之言觀之乃惡陳即楚而不附已耳不義之兵也補

傳斷曰晉靈狄晉成立楚師至而不能禦鄭國亂而不能討陳何所持而責其屬已甚矣晉之不恕也且趙盾弑君書名國史而儼然帥師亦春秋之所惡也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

十

夏四月

秋八月螽

螽蝗也伊川經說劉歆曰貪虐取民則螽補

冬十月

七年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是時魯專事齊衛久睦晉晉成公將為黑壤之盟故俾衛求魯結盟以示信來盟者前定之約也補

夏公會齊侯伐萊

著陵弱之師萊無罪而伐也補

秋公至自伐萊

萊微國也特書至者兵出踰時煩民毒衆危之也補

胡傳曰平昔及鄭公所欲也故書及繼以取同即所欲者可知矣伐萊齊志也故書會繼以伐危亦可知矣

大旱

書大旱不雩也無恤民憂國之心也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

十一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衛侯使孫良夫來盟謀會晉也宣公從之晉人

止公子會公不與盟以賂免是故黑壤之盟春

秋深爲國諱盟之無貴也二國其交有責乎補

傳斷曰宣公篡弒援齊爲助上不知周之有王下不知晉之有霸在位七年朝聘不通衛成公爲晉致魯公始與會晉人怒其殺齊而簡已也執而辱之僅取賂而免公公復歸而告廟飲至一無禮一無耻

故交有責也

經翼曰在會六侯而以篡弒得國者居其四魯以仲遂殺惡而宣公立晉以趙盾弒夷卒而成公立宋以鮑叔弒杵臼而文公立鄭以歸生弒夷而襄公立何以薦信于神明哉

八年

春公至自會

紀危也補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禮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未致事而

死以尸將事夫親喪身死者且然遂將命而以

疾還越禮無君矣補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

書有事于太廟紀時祭也禮之常也書仲氏卒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

主

于垂紀大夫卒也事之變也而遂以弒逆之賊

得以善終春秋感慨之情見矣補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不告

者盡肅敬之誠于宗廟不繹者全始終之恩于

臣子今仲遂國卿也卒而猶繹非禮也萬入非

禮也雖去籥亦非禮也補

經翼曰繹者祭明日又祭之名所以實尸也萬者文武二舞之總各文執羽籥武執干戚凡舞入廟必先文後武舞則必先吹籥然後樂大合而以舞終焉去籥不作樂也檀弓下篇云仲遂

卒于垂壬午猶釋萬人去荼
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釋

戊子夫人麤氏薨

成風之後妾母皆僭用夫人禮故亦書薨以著其非

晉師白狄伐秦

著援裔猾夏之罪也經不書及偶晉于狄亦狄晉也

楚人滅舒蓼

楚自文公以來吞併近鄰小國殆盡至是又滅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

三

舒蓼其勢益強然後入陳圍鄭滅蕭伐宋恣行而莫能禦矣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春秋日食三十六而食之既者三紀天變也遇

變修省所以應天也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夫邦君之妻稱曰小君敬嬴妾也而稱焉則僭

禮矣因葬而書聖人正名之義見矣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譏無備也

補

經翼曰左氏以雨不克葬為禮殺梁以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為禮惟孫明復以雨不克葬譏無備也得之矣蓋有備則當從穀梁之說無備則當從左氏之說孝子之心必誠必信弗之有悔焉

傳斷曰孝子事親莫大乎葬禮庶人懸封葬不為雨止士喪禮有涼車載養豈豈因君而獨無乎

城平陽

懼晉故也方舉大喪又城平陽重困民力也

楚師伐陳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

十四

前年晉衛侵陳以陳之即楚也今楚伐陳以陳與晉平也一見楚之暴一見晉之不能救也

九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公有母喪而遠朝強齊無哀甚矣

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宣公享國九年於周纔一往聘其在齊則又再

朝矣

補

齊侯伐萊

紀陵弱之兵也補

秋取根牟

書之則公忘哀貪殘之罪自見補

八月滕子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

帥師伐陳

何以書先言會而後言伐見陳不會然後以諸

侯之師伐之近于義也補

春秋經傳集解卷之十

五

胡傳曰按左氏討不睦也陳侯不會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乃還則知經所書者與晉罪陳之詞也不書諸侯之師而曰林父帥師者在會諸侯皆以師聽命而林父燕喜之也晉王夏盟又嘗救陳所宜與也而惟楚之師夫豈義乎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扈鄭地卒于境外故書地補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晉成公何以不葬魯不會也衛成公何以不葬

亦魯不會也補

宋人圍滕

文十二年滕昭公背宋朝魯時宋內有國亂外被楚兵故未暇伐今昭公方卒宋伐喪不仁甚矣補

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

左傳楚子為厲之役杜預註云六年楚伐鄭取

成于厲既成鄭伯逃歸故不以黑壤與戎而遠

稱厲之役者志恨也是時晉景方立未修霸業

卻缺雖救之而不能定然書救者與之也補

汪氏纂疏曰救者善則伐者之罪著矣

春秋經傳集解卷之十

六

陳殺其大夫洩冶

洩冶以靈公宣淫直諫而死故稱國稱大夫殺

無罪也補

意林曰洩冶則信能諫其君然而非大臣之操也所謂大臣者必潔其身於進退之始不可入焉則止矣今陳侯君臣之淫非一歲之積洩冶猶安其朝至不勝其欲而大亂廢男女之節然後言之則其從君於昏多矣夫謂之從則具臣也居大臣之位而為具臣之操過而見殺未為不幸也且陳侯之淫舉國皆惡之不獨洩冶而後知之也然則非能知君淫之為賢以能止君淫之為賢也非能言國亂之為賢以能去國亂之為賢也此兩者紮矩之道也春秋責賢者備此之謂也

卷之十終

特書徵舒之名氏以見洩治忠言之驗靈公見

弑之由補

家氏傳曰君無道稱國以弑陳靈公淫殺諫而弑者以氏名書蓋不著徵舒氏名無以見禍亂之所從生討徵舒亦所以治平國也

六月宋師伐滕

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宋伐之私忿之師也補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宣公深德齊侯生則傾身事之沒則親往奔喪

使責卿會葬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一

十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補

胡傳曰鄭居大國之間從於彊令豈其罪乎不能以德鎮撫而用力爭之自是責楚益輕罪在晉矣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宣公享國十年天王之覲禮不修弔葬不赴罪

也僅一使聘而即報王靈益下王聘益輕春秋

不復錄矣補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陳有弑君之亂曾不是圖而有事於邾不亦慎

乎故四國伐鄭貶而稱人魯人伐邾特書取繹

以罪之也補

大水

紀災異也補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

行父以當國正卿聘賀嗣君則伐邾之故當以

致命歸父何必繼往蓋取繹之謀成于歸父恐

齊罪之自往解釋耳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七

三

齊侯使國佐來聘

報季孫行父之聘也齊侯在喪而亟行聘是忘

哀也補

饑

重民食也大水之後見魯不恤災也補

楚子伐鄭

鄭從晉故楚子伐之左氏以爲晉士會救鄭經

無其文附會之說也補

呂祖謙集解曰自宣四年以後鄭遂南北兩屬子良曰與其來者可也鄭始終謀策只出於此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陳鄭背晉從楚盟于辰陵傷中夏之無霸也補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稱齊人以示貶人齊亦以人魯也必書公孫歸

父亦以志大夫之專也補

秋晉侯會狄于欒函

晉侯往會之故以狄爲會主內外之防亂矣補

春秋經傳補卷之十一

四

王氏經世曰比事而觀上則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成乎伯主矣下則楚人殺陳夏徵舒行于欒函其言外之意豈不深切者明哉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人衆辭大惡衆所欲誅也

伊川經說

丁亥楚子入陳

誅其罪義也取其國惡也入者不受而彊之也

伊川經說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致亂之臣國所不容也故書納伊川經說

經翼曰或謂陳成公方與盟辰陵楚子卽入陳殺徵舒此成公所請非也蓋寧父在楚欲除徵舒以爲歸國之計故以入陳說楚子楚子因遣衆殺徵舒故書法先殺而後入也觀楚子入陳卽納寧父則知謀出兩人也夫除奸不告司寇無法也殺而後入不仁也納其亂臣容姦也故書曰人曰入口納蓋痛楚不道而傷中國無伯也

十有二年

春莖陳靈公

賊討國復二十二月然後得莖補

楚子圍鄭

楚之圍鄭意在服鄭以憑陵中夏非討鄭篡逆

春秋經傳補卷之十一

五

之罪也觀鄭肉袒哭臨之辱春秋憾之補

正傳曰書楚子圍鄭紀以力服人之師也而荆蠻之陵中國與王政之不行霸圖之不振具可見矣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此聖人之心也胡氏取楚之能討亂賊者非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

敗績

言及者並者不義之兵也夫楚之伐鄭非討罪之師也晉之救鄭非恤鄰之舉也二國要皆爭服鄭而已也孟子曰春秋無義戰非此之謂乎當晉師之出苟爲鄭也而鄭已與楚平則亦可

以已矣而又與楚戰其至於敗績非自取乎春

秋直書之而罪自見矣補

私考曰及者兩相欲之詞而及之者為主蓋晉不濟河則無此戰故書及在晉也當時楚勢橫行入陳圍鄭晉雖救鄭而師出後期鄭既服楚無及於事經不書救可以見晉弱之急矣及至於河泉皆欲先殺懼晉失霸奮欲濟師雖或失於觀變亦以効師武臣力之忠夫豈畏敵為身謀哉林父當元帥之任專閫外之權果知無及於鄭焉用勦民則下令三軍退而修德雖先殺欲濟必不從也既不能違師皆同濟則當與衆一心焚舟在戰况師據敖鄆地利何憂於敗乃從韓獻子分惡之言以避失屬亡師之罪謀之不忠孰大於是紀律不嚴師無成命人懷退志先備歸舟故楚師一薄而林父已不知所為矣然則致此敗者豈可專諉於先殺哉春秋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一

大

以林父至此戰而責有所歸矣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楚滅無罪之國雖欲赦之不得也故傳稱蕭潰

經以滅書斷其罪也補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晉為楚敗諸侯懼而同盟既而皆渝故書人以

貶之伊川經說

經翼曰楚子滅蕭偏宋宋與衛國相唇齒求援於晉故有此盟然晉已為楚敗何可恃也况原

殺違命喪師又可使為盟主乎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宋因清丘之盟故為晉討陳衛乃叛盟而救之輪情以悅楚也故一則稱師以責其輕動一則稱人以貶其媚楚補

十有三年

春齊師伐莒

齊以強陵弱而伐莒十一年之伐稱齊人此稱齊師者甚其動大衆而伐小國也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一

七

夏楚子伐宋

據左氏以其救蕭也宋之救蕭恤小攘裔未見其失楚乃以救蕭而伐之橫肆甚矣補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晉之敗績也非師之咎而帥師者之責春秋以林父主戰書其實也晉殺先穀討鄙敗也舍將而殺佐晉失刑矣補

傳斷曰穀佐中軍債師當誅然鄙敗師歸林父請死士貞子以楚殺得臣諫晉侯復其位舍將

而殺佐殺不服也又加以召狄之罪族而後快
豈先軫之勳獨不可使有後於晉乎晉文公敗
楚于城濮其能刑也殺顛頤祁瞞舟之僞三罪
而民服今鄆戰踰年而族先殺殺之死不以軍
政而以君大夫之喜怒春
秋又何忍復去其官乎

十有四年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宋無故而伐陳以挑楚禍孔達主謀令衛往救
本為與宋同盟懼於楚討其策未為盡失衛穆
懼晉而殺達以說焉此何義乎故不去其大夫
補

春秋經傳補卷之十一

八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據左氏為鄭故也夫晉之救鄭緩故師未及而
鄭已從楚若林父以勦民為慮而即還師則鄭
可無敗矣君不擇將故以卒于敵乃不知自咎
釋楚怨而嫁禍于鄭不智甚矣
補

秋九月楚子圍宋

書楚子圍宋則蠻裔猾夏之罪與宋人殺其使
以啟釁之罪皆可見矣
補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魯素事齊而宣公之立公子遂王之故其父子
常親于齊而齊亦不復計等列之不班從而與
之會也非禮甚矣
補

十有五年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楚方圍宋諸侯宜糾合以控御之而不能曾為
望國謀其不免至於薦賄可恥甚矣
補

春秋經傳補卷之十一

九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及者兩相欲之詞宋人為王故以宋及楚
補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據左氏潞子與晉婚姻也其相鄆舒傷君目弑
君夫人而君不能討晉為討之則執鄆舒而誅
之可也其君民無罪乃滅其國而以其君歸何

義乎
補

呂氏或問曰楚之圍宋歷三時而不解晉不能
與兵往救而徒加兵于狄今年書晉師滅赤狄
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明年書晉人滅赤狄甲氏
及衛吁是誠何心哉備書而義自見矣

秦人伐晉

報八年晉與白狄伐秦之役也補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王札子者王子札也天子之庶兄也一朝殺二大夫而政法不行焉此周之所以日替也補

秋螽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諸侯非時私會已非禮矣况大夫私會乎補

胡傳曰禮之始失也諸侯非王事而自相會也無以正之不自天子出矣然後諸侯與大夫會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一

十

又無以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禮亦不自諸侯出矣田氏篡齊六卿分晉三家專魯理固然也不能辨於早雖欲正之其將能乎

初稅畝

議宣公廢助法而用稅初稅十二自此始也補

經翼曰按公羊傳曰稅畝者優畝而稅也穀梁傳曰非公之去公田而優畝十取一也蓋于公田租外又步其畝十取其一是公私兼取也哀公云二吾猶不足正謂稅畝耳後世賦法口重皆是苛虐起科則皆宜公之作備也

冬螽生

螽螽之子也一年兩見爲災甚矣補

饑

饑書于經者三宣公獨有其二補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晉自不得志於楚而一意用武於狄兼并其地書人者貶士會亦貶晉侯也補

夏成周宣榭火

宣王之廟謂之榭者其廟制如榭也宣榭火何以書以宗廟之重書之也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一

十二

秋郟伯姬來歸

郟伯姬文公長女嫁在宣公時來歸者出也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春秋內女出夫人歸凡男女之際詳書於策所以正人倫之本也補

冬大有年

大饑之後復遇豐年書以志幸也補

簡端錄曰有年則有之大大有年則大有之聖人何心哉以爲記異者天下後世之論也

十有七年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莖許昭公莖蔡文公

是時許蔡從楚而魯亦與楚通二國皆來討魯

俱住弔故書曰書莖補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已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緡道

諸國同心欲伐齊故書同盟伊川經說

胡傳曰斷道之盟諸侯同謀欲伐齊釋其憤怒非有不得已而要之者也按胡傳從程從左氏至穀梁氏以爲同外楚此時魯已附楚會盟外之恐未然耳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一

主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公弟公母弟也叔肸其字書公弟叔肸卒紀賢

者之正終也補

王氏集傳曰叔肸之生不名於策書非卿矣虎不目爲公子則未仕夫變文曰公弟合各與字卒之者知其賢而得書也

十有八年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齊自翟泉以來恃強輕晉曾會無婁因晉徵會

也而竟置不報故斷道之盟亦不與焉此晉之

所以不圖楚而謀齊非專以婦人笑客之故也

補

公伐杞

杞自文十六年來朝不復至故伐之已不修德

而欲人朝已亦不思之甚矣補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鄆子于鄆

邾與鄆人有仇鄆服魯而邾不敢問今魯與邾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一

主

同盟斷道故邾乘間而殺鄆子書曰戕于鄆痛

責其臣不救也邾之殘暴不待貶矣補

甲戌楚子旅卒

楚僭王而稱子者仲尼筆之補

公孫歸父如晉

歸父如晉據左氏以爲歸父與公謀欲去三桓

以張公室事之有無不可知然魯素事齊一旦

捨而附晉驟以大事決於新交晉方趙盾諸卿

用事豈計之得哉補

私考曰歸父以父仲遂之故素謹事齊今魯自斷道之盟已改從晉特令歸父如晉始聽晉命蓋季孫行父當國實主此謀左氏以爲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主之殊不知魯之于晉初交未固此豈遽與謀廢心時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正寢也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書曰歸父還自晉已畢事之詞也至笙遂奔齊

罪成公及季氏死君而忘父逐之亟也

高氏集註曰夫先君未殯而逐其臣是死其君而忘其父也歸父既畢使事盡哀而奔是知死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一

十四

亡之不免而能不夫度于顛沛造次之時異乎他大夫之奔矣故左氏曰善之也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一終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二

北平孫承澤學

成公上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寒極而無冰者常燠也是陽不開而常燠則爲

災異矣

三月作丘甲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二

一

爲齊難作丘甲紀重賦也

按古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賦車一乘步卒七十人甲士三人每甲士統二十四人卽五伍爲兩也甲士爲之長故亦名兩爲甲蓋每丘出十有八人每甸四丘共出三甲是爲兵車一乘之數也作丘甲則一丘作一甲其于賦增三之一約一甸共百

人爲兵矣

意林曰魯不務廣德而務廣力不務益義而務益兵以王者之制論之則作丘甲之罪大矣王者之制諸侯不得擅賦其民擅稅其民稅爲足食也賦爲足兵也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然而不得擅者先王之稅既足以食矣先王之賦既足以用矣今不循先王而以意爲準必亂之道也是以聖人禁之

夏滅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許曷爲及晉侯盟齊怨成矣晉援不可緩也故

汲汲焉求爲此盟

補

胡傳曰季孫當國恨齊人之立宣公納歸父又懼晉侯之或見討也故往結此盟赤棘晉地也其稱及魯所欲也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夫征伐自天子出諸侯承天子之命而正其罪

者乃王道也故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

討討者出令也伐者行兵也今天子自行兵而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二

二

致敗失王道矣故書以見之

補

意林曰不言戰而言敗此王術也以謂天下莫之敢亢故不可言戰而有天下者一失其道則人能奪之故不耻言敗是以王者修己而不責于人也

冬十月

二年

春齊侯伐我北鄙

初魯事齊謹甚雖易世而聘會不絕也及與晉

侯盟于斷道而後怨隙成再盟于赤棘而後伐

我北鄙

補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衛以齊師在魯故乘其虛而侵擊之不期相遇

于道此石稷所以欲還良夫不從倉卒進戰遂

致喪師辱國春秋專罪良夫故以之主是戰也

補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滅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

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

鞏齊師敗績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二

三

晉爲盟主與師討齊非有救亂誅暴之名而起

於郤克一怒之憤故春秋不以齊爲主見晉魯

衛曹之大夫爲志乎是戰雖得一朝之勝爲不

足道

補

意林曰魯次國耳三軍而四卿大夫安得不憚公陪臣安得不執國命此乃春秋所由作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齊師旣敗于鞏使國佐來納賂以求成晉之義

旣不足以服齊之心故國佐徑去四國進師追

及國佐近偏齊都而與盟袁婁書曰齊侯使國

佐如師言齊非有誠服之心也曰父國佐盟于

袁婁言汲汲在晉齊不得已而盟也補

意林曰卻克一戰勝齊反魯衛之侵地功大矣而春秋惡之以爲失上下之節凡功者爲之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間則安以榮反是則危以辱人皆多卻子之能伸其意而春秋細之爲其先力而後禮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衛侯速卒

取汶陽田

汶陽魯侵疆也不曰歸而曰取蓋以借霸國之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二

甲

兵力而得也補

冬楚師鄭師侵衛

鄭以中國從楚首伐衛喪罪不勝誅矣列鄭于

下所以深罪鄭也補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魯以望國之君而屈於楚之公子魯之辱也春

秋責之深矣補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

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楚爲強盛凌轅中國諸侯苟能保固疆圉要結

鄰好豈有不能自存之理乃懼而服從與之約

盟故皆稱人以見其衰弱責諸侯則魯可知矣

伊川經說

意林曰盟于蜀是要齊也其以力爲功薄于義而陋于禮與卻克一耳卻克不得稱諸侯之大夫故嬰齊亦不得以其名通也此文異而意等也

三年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鄭罪當討故春秋正諸國之爵以示義鄭敗晉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二

五

游兵于丘與使皇戌如楚獻捷終鄭襄公之身

不復從晉矣補

趙氏鵬飛曰諸侯冬從楚而春從晉冬盟鄭而春伐鄭何諸侯之不自安不自信也霸主之不作也鄭之從楚也久矣使晉有志於抗楚而服鄭曷若移牽之役於今日乎今兵力既盡於齊諸侯既屬於楚而區區援諸侯於從楚之餘以伐鄭宜其不得鄭也

辛亥莖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新宮者宣宮也不曰宣宮者神主未遷也官成

而王未入遇災而哭何禮哉補

胡傳取劉絢春秋傳之說
斥公穀以哭為禮之非

乙亥葬宋文公

夏公如晉

拜汶陽之田補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據左氏謂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夫晉

患方殷乃遽責許鄭許同附楚鄭以已大於許

故凌弱也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一

六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魯能使齊歸之汶陽之田而不能服其田間之

小邑蓋歸田者晉之威力也其不能服小邑者

魯成之德不足以服之必待威力圍之然後可

也補

意林曰不察已之所以失而疾人之不義服強
國之行若五霸之事則有之非王道也

大雩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麇咎如

晉滅赤狄潞氏甲氏留吁其餘黨散入麇咎如

又欲盡殄滅之豈仁人之心哉故咎如雖潰削

而不書聖人之情見矣補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衛侯使孫良夫

來聘丙午及荀庚盟 丁未及孫良夫盟

書聘志禮也書盟志非禮也聘者諸侯邦交之

禮禮也盟者歃血以要鬼神非先王之禮非禮

也且聘且盟非禮也補

發微曰此公及庶良夫盟也不書公者二子抗
也二子來聘不能以信相親反要公以盟非抗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一

七

而何故言聘
言盟以惡之

鄭伐許

鄭附於楚一年而再伐許故裔之伊川經說

四年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據左氏來聘通嗣君也此則聘為有詞蓋庶乎

得禮矣補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將出叔姬來朝言其故補

夏四月甲寅滅孫許卒

公如晉

據左氏云晉侯見公不敬夫魯與晉為與國汶

田則朝來聘則報其見侮亦公自取之也補

葬鄭襄公

葬未五月葬之速也大不懷也補

秋公至自晉

冬城鄆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二 人

魯有二鄆此西鄆也城之見魯人輕用民力也

補

鄭伯伐許

稱鄭伯見其不復為喪以吉禮從戎伊川經說

胡傳曰前此鄭襄公伐許既狄之矣今悼公又伐許乃復稱爵何也喪未踰年以吉禮從金華之事則忘親矣稱爵非美詞所以著其惡也

五年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杞叔姬之歸雖非有他故然以公女也故書之

補

汪氏纂疏曰鄭伯姬杞叔姬皆出而來歸然叔姬書卒書杞伯逆喪以歸而鄭伯來歸之後不復見于經則其善惡優劣不可以槩觀矣

仲孫蔑如宋

孟獻子如宋報前年華元之聘也補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據左氏曰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會諸穀夫

人臣無私交荀首之如齊非有君命於魯僑如

之會穀非有君命於晉二卿私相交會非禮矣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二 九

補

梁山崩

梁山崩記異也外異不書為天下記異也補

秋大水

山崩大水陰盛之徵補

冬十有一月巳酉天王崩

十有二月巳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天王崩而會盟不廢書同見其皆不臣伊川經說

六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天王初崩憾公不至自京師而至自會也補

二月辛巳立武宮

武宮武公之宮也至是以歷十一世其毀已久

特書曰立立者不宜立也補

取鄆

鄆微國書取魯君滅國絕世之罪見矣補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二

十

晉以宋之辭會命衛還與大眾以伐中國帝王

之裔其罪自見矣補

夏六月邾子來朝

蓋成公即位而始朝也補

公孫嬰齊如晉

據左氏云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夫以天王之

喪不奔而汲汲於謀伐宋以如晉非禮甚矣補

壬申鄭伯費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使魯伐宋者雖晉之命而魯不以大義論之遽

為興師則罪專在魯矣故書曰侵補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蟲牢之會鄭從晉盟故有此伐此楚書大夫帥

師之始也補

冬季孫行父如晉

據左氏季文子如晉賀遷也夫遷都大事也以

賀遷而聘禮也補

晉欒書帥師救鄭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二

十一

善其救也鄭舍楚從晉正也楚伐之而晉救焉

義舉也書以與之補

七年

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

乃免牛

何以書志異也夫牛祀天之大牲也鼯鼠再食

其角異之大者也書之既以志異免牛則不郊

矣補

家氏傳曰春秋於魯郊或誤失禮或以記異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四書牛傷皆記

也異

吳伐邾

紀荆蠻侵中國之始

補

夏五月曹伯來朝

成公嗣位而始來朝也

補

不郊猶三望

書不郊猶三望則非禮自見矣

補

朱長文春秋通志曰禮天子有四望諸侯則祭境內山川而已魯當祭泰山魯之境也禮所當祭故不書三望

借天子禮是以書之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二

十一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

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

陵

諸侯同心病楚

伊川經說

胡傳曰書帥師書伐而無貶詞者所謂不待貶絕而罪自見者也晉合八國之君親往救鄭則攘楚安中國之師也欲著其善故特書救鄭以美之盟于馬陵而書同盟者同病楚也

家氏傳曰此合諸侯救鄭因以同盟幸諸侯之猶同也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州來屬楚吳以兵入之吳楚爭強始見於此

補

冬大雩

凡非六月龍見而雩皆為旱也雩而舉時則歷

三月矣三月皆雩是大旱也

補

衛孫林父出奔晉

著叛君之罪也

補

高氏集註曰衛定公惡孫林父故逐之林父已七年而特晉反衛後專衛政又十九年遂逐其君卒以邑叛則定公可謂知所惡矣

八年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二

十二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汶陽魯田自齊歸魯曰歸可也自魯歸齊安得

謂之歸曰歸之者強歸之詞蓋以明晉之失言

也

補

晉樂書帥師侵蔡

蔡畏楚不與晉盟會至是樂書復加兵然非執

詞討罪之舉故書侵

補

公孫嬰齊如莒

大夫非君命不出境故聘禮也託而逆婦非禮

也補

私考曰昔自文宣以來與魯交好久絕至是魯人從晉而昔亦同盟於是娶齊如昔以求通好先儒以爲託聘而自逆婦蓋本於左氏

宋公使華元來聘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宋魯前未有婚姻之好今來聘蓋聞伯姬之賢欲圖昏先行聘以通其情也故納聘未有使卿而特使貴戚之卿重伯姬因重其禮補

正傳曰左氏曰禮也公羊子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合二氏之言而觀之則納幣爲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二

古

昏禮之常而亦書者以伯姬之賢而表異之耳胡氏以使卿爲非禮似應從傳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同括以譖見殺書之著專殺之罪故稱國以殺

而不去其官補

汪氏纂疏曰或謂晉景因莊姬之譖追論趙盾弑君之罪而殺同括觀鄭人新歸生之棺而滅其族則其事容或有之然史記稱晉岸賈誅趙氏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皆滅其族而春秋止書殺同括不書殺朔及嬰則不惟與傳抵牾亦且與經相戾蓋不足信也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補

簡端錄曰春秋書天子惟此父天母地而爲之子此有天下者之號也故一書爲萬世法其他書王者蓋周之稱於天下久矣係之天尊之也其不天者君子則有說云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杞叔姬之歸出叔姬之意非杞歸之故書國魯君爲之服而喪以夫人之禮故書卒杞伯來逆喪以歸而不書葬者或魯不會補

此段採屬詞而杞姬之來去生死始明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僞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邾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二

古

邾與魯爲昏姻之國吳伐邾魯不能救今晉以其服吳欲伐之而先來聘言伐邾也魯乃賂之以緩師及文子不可而師出矣書曰來聘曰會伐一見晉之陵暴一見魯之依違不自振也補

衛人來勝

勝小事不書伯姬之嫁諸侯皆來勝之故書以見其一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况君子乎伊川經說

春秋程傳卷之十二終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三

北平孫承澤學

成公下

九年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叔姬之歸傳不言其故而自始歸至逆喪皆繫

之杞春秋與之歸而爲之書補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

盟于蒲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三

一

諸國患楚之疆同盟以相保鄭既盟復叛深罪

其反覆

伊川經說

高氏集註曰晉不足以宗諸侯既爲此盟而諸侯皆貳於是鄭叛不服莒潰莫救故書同盟以著其惡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歸不言卿逆者君自逆也補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女既嫁父母使人安之謂之致女古者三月而

廟見始成婦也伯姬賢魯國重之故使卿致也

伊川經說

晉人來媵

著伯姬之賢也或曰魯女雖賢豈能聞於遠乎

曰古者庶女與非敵者則求爲媵固爲之擇賢

小君則諸侯之賢女自當聞矣補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鄭貪楚之賂而與楚公子成背華從裔罪也然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三

二

悔而來晉當以禮接之胡爲見執而又使帥師

乘虛伐之直書其事不待人晉而罪自見矣傳

載晉殺鄭行成之使而經不書重在君也傳載

楚子侵陳救鄭經不書薄楚不足錄也補

冬十有一月莖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楚之伐莒以救鄭也莒同盟馬陵及蒲晉坐視

其危亡而莫之恤春秋所惡也補

秦人白狄伐晉

晉爲盟主既執鄭伯又不救莒故諸侯携貳而

秦人連白狄伐之見景公不能霸矣補

鄭人圍許

鄭以晉人執其君故追咎于許而圍之補

據左氏曰示晉不憚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
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而紆晉使晉必
歸君信斯言也是
詭謀以圖全也

城中城

中城者郭之內而官之外也不能自治而夾城

重險故穀梁氏謂之外民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三

三

十年

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與師動衆不揆之義而惟晉命是從以陷於不

義故直譏之曰侵補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夏四月不時也五卜強也不從者不從人謀也

補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鄭已立君故晉會諸侯伐鄭而歸鄭伯因與之

成爲晉既敗人之國使其君臣變亂然後伐之

而歸其君春秋惡其首亂不以舍服與之也補

劉氏權衡曰左氏謂晉人立太子州蒲以爲君
按經但言晉侯也無以明其是州蒲若欲貶晉
書其名乃可明耳此大事也仲尼豈忘之哉信
經足矣經翼口晉景未亡而先立君春秋又從
而書曰晉侯有是
理乎見左傳之妄

齊人來媵

伯姬嫁已久諸侯以其賢猶來媵之非禮也補

丙午晉侯孺卒

秋七月公如晉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三

四

公昔不奔天王之喪今乃奔晉侯之喪又爲晉
人所執使之送葬故聖人于景公之葬沒而不
書補

冬十月

十有一年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成公適晉至是九月矣故至者譏之也補

晉侯使卻犇來聘已丑及卻犇盟

公留于晉者九月及歸而蒞盟之使至矣晉之

無道如此無惑乎諸侯之不服也已補

夏季孫行父如晉

報犇之聘也補

秋叔孫僑如如齊

僑如之聘蓋謝戰鞏之師捐歸汶陽之忿而行之迫于晉之辱也補

冬十月

十有二年

春周公出奔晉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三

五

據左氏載周公與伯與爭政怒而出王使劉子復之三日復出奔晉夫政出一人豈容私競復由王命何可再奸伯與之曲直固無實證而周公之罪自大矣補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晉厲初立為會實始於此略諸國而致魯衛則

以見厲公之德不能謹始諸侯多解體矣補

考左傳事實與經不合春秋權衡曰瑣澤之會本以合楚鄭也今楚鄭不至魯衛是會何耶且合晉楚者宋也宋亦不與又何耶凡晉楚為平則應大合諸侯以申成好今三國會而已又何

耶然則傳之言未足信也此言是矣余故取高氏集註以補程傳庶與經合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交剛狄地在瑣澤之北既會瑣澤遂誘狄師以敗之補

高氏集註曰此狄蓋白狄也九年秦人白狄伐晉此先敗狄而後伐秦是知報九年之役也

冬十月

十有三年

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

不以王命與諸侯師故書乞伊川經說

六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三

三月公如京師

不書朝王因會伐而行也故不成其朝伊川經說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以伐秦為遂事明朝為重伊川經說

胡傳曰四國會而行矣又書公自京師以伐秦為遂事者此仲尼親筆明朝王為重有人臣之禮也
正傳曰在京師可以請王命與諸侯奉討矣而遂私會諸侯以伐秦焉蔑王擅伐之罪見矣

曹伯廬卒于師

死于行故不言也補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不以如京師致而以伐秦致究其心也補

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晉受衛國逋逃罪戾之臣又強歸之故書自晉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三

七

歸補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此女乃齊姜也成公即位十有四年迄今始娶

又使同姓之親逆之非禮也補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許鄭之怨久矣鄭伯從晉伐秦歸遂移師以伐

許一伐再伐卒入其郛其虐甚矣補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僑如以卿往逆未為失禮至不待君迎而即以

至國則非禮甚矣補

張氏集註曰稱婦宣公夫人穆姜尚存

冬十月庚寅衛侯滅卒

秦伯卒

十有五年

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嬰齊乃公子遂之子當稱公孫今魯人以後

歸父書曰仲見其以父字為氏可謂亂昭穆之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三

八

序矣補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

邾人同盟于戚

十三年曹伯卒于師負芻殺太子自立既三年

諸侯與之盟矣方執之稽天討也故書同盟見

其既同矣伊川經說

高氏集註曰戚之會將討曹伯也若將討之勿與之盟可也假他事相會而與之盟既盟而執之故特書同盟以譏之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春秋爵厲公而執曹伯與其討也然猶不捨曹

伯之與盟者以爲先執曹伯以令諸侯然後盟

之乃盡善也補

簡端錄曰君子曰伯討諒哉乃若先盟後執則文之故諱也於厲何尤使能先令於會執而盟焉召陵將斯下矣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鄭既從晉伐秦又同盟于戚故楚伐之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三

九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

山宋魚石出奔楚

山去族害公族也伊川經說

蘇轍春秋傳曰元將討山而力不能討故出奔奔而國人許之討然後歸故其討之也族人莫救書法如此言其出入之正足以能討山也使元懷祿顧寵重于出奔必不能討矣李蘆諸傳會通曰言歸者明出入無惡魚石與山有親恐見及故奔楚也簡端錄曰宋四告故四書之實一事也元曷爲先奔而後討哉先奔而後討討賊之法也忘寵而後能奔得人而後能討又曰華元出未至晉而書奔晉志其志也河上非晉地曰還自晉何

也奔所宜奔而有益於國故成其奔焉河上非晉之地也之晉之道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

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鮪邾人會吳于鍾離

吳益強大求會于諸侯諸侯之衆往而從之故

書諸侯往與之會以見蠻裔盛而中國衰也時

中國病楚故與吳親襄十年相之會十四年向

之會與此同伊川經說

杜氏左註曰吳未嘗與中國會今始來通晉帥諸侯大夫而會之故殊會意林曰春秋之外吳也在於稱其君以國稱其大夫以人而不在會又會也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三

十

許遷于葉

葉近楚許遷于葉以避鄭也補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雨水冰

公羊言雨水冰者何雨而水冰也何以書記異

也補

春秋所書災異皆天人響應但人以淺狹之見以爲無應其實皆應之然漢儒言災異皆牽合不足信儒者見此因盡廢之程子語錄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鄭服中國五年矣至是附楚爲楚加兵于宋故

書侵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時以穆姜叔孫僑如將作難故師出後期

伊川經說

高氏集註曰晉失霸主之義不足以令諸侯恐諸侯厭惡伐鄭之後特使鄭來乞師實欲公親行耳按傳稱晉侯將伐鄭范文子諫而不聽遣欒黶如齊衛乞師欒黶來乞師非示弱也知楚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三

十一

必救鄭也然自丙寅至甲午幾越月矣三國之師豈無一至者而鄢陵之戰晉獨以偏師濟耶則晉之號令不取重於諸侯可知矣而沙隨之會獨不見公何哉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

績

晉將伐鄭鄭告于楚楚子遽引師而來於是晉

不暇俟諸侯之兵先與之合戰而敗之我既未

致伐於彼彼志非來伐於我故直言戰而已

補

按晉楚對壘未及交戰而其王被矢中目及欲戰則子反又爲酒困故書曰楚子敗績然則晉之捷亦幸焉耳范文子所以立于軍門有聖人能內外無患盡釋楚以爲外懼之戒乎卒有樂

氏之譜而謀三郤國內大亂文子之見遠矣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嬰齊身爲令尹以將左軍與側相惡使敵國謀

臣知其莫有關心而委罪于側何耶春秋稱國

以殺不去其官著楚君大臣之失也書法與殺

得臣同

補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

公

晉怒公之後期故不見公君子正已而無恤乎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三

十二

人魯之後期國難故也晉不見爲非矣彼曲我

直故不足恥也

伊川經說

私考曰鄢陵之戰魯與齊衛宋邾之師皆不至而獨不見公何耶蓋當晉使乞師之時專責於魯故齊衛宋邾皆以魯爲望魯公後期則罪有所歸矣夫沙隨之不見公叔孫僑如爲之也是時季孫行父當國而仲孫蔑以賢輔之故二卿皆以賢稱僑如思之欲使得罪於晉故攝於君毋將爲內難以致師出後期因而譖之耳魯侯自反非有大咎晉聽僑如之譖不明甚矣春秋直書不見公以明曲之不在公也

公至自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尹子王之卿士自此以後厲公凡三伐鄭而皆有王臣與焉以鄢陵之役徵兵不至故假王臣爲重以脅諸侯耳楚鄭已敗肆伐不已此則晉厲之驕志也補

曹伯歸自京師

曹伯不名不稱復歸王未嘗絕其位也自京師

王命也

伊川經說

胡傳曰負芻殺世子而自立不能因晉之執寘諸刑典而使復國則無以爲天下之共主矣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荏丘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三

三

寘之于荏丘也

伊川經說

意林曰稱人以執非伯討也此其爲非伯討奈何晉侯用叔孫僑如之譖不見公執季孫行父執之者以歸也執而未至故不可言以歸而著舍之于荏丘焉此春秋別嫌明微慎用獄之意也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季孫得釋將與公偕歸故僑如懼罪而出奔齊

人立其弟豹以爲叔孫後夫將作難以亂魯國

者僑如也故書以黜之立其弟以絕之補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曄盟于扈

晉釋行父行父自荏丘與卻曄爲此盟也今按季孫及卻曄盟則卻曄之心亦明矣補

公至自會

君臣同出以君致也伐鄭不致而致以會者公之危不在於伐而在於會也補

乙酉刺公子偃

公子偃宣公之子成公之弟也未必僑如之黨但穆姜之言曰是皆君也似有廢立之意則成公行父皆卿之矣故歸而卽刺之先刺後名不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三

四

言其事見偃爲無罪而成公之恐戕同氣也補

十有七年

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晉命也凡爲他人興師者皆書侵以譏之補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

伐鄭

晉假王命討鄭重以王之二卿士晉王兵先尹單以王命爲重也夫晉厲之失道而能數合諸侯力捍強楚者由假王靈扶義以令天下也補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諸侯同病楚也伊川經說

正傳曰鄭從楚以背中國人所同惡然連兵構怨相尋無已且與王臣同盟失正甚矣

秋公至自會

方欲聲鄭之罪以致伐而楚救已至諸侯畏楚

而還未嘗得致伐也故不以伐致而以會致補

齊高無咎出奔莒

無咎身為卿佐而不能謀國正君以致疑間至

於見逐亦不為無罪矣故書奔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三

十五

經翼曰高國既去崔氏則事權已自已出然慶克崔氏之黨也而使得私通官禁蒙衣乘輦是誰之過歟及聲孟諸高無咎鮑牽武子又不加察而刑牽逐咎反縱淫人之志此國佐卒不能自保而崔氏復進以釀成弑逆之禍

九月辛丑用郊

九月非郊之時也不卜日不卜牲而漫然舉之

非禮甚矣補

晉侯使荀瑩來乞師

以盟主而乞師已為卑辱况以王之卿士主兵

乃言乞師且蔑王矣豈勝兵乎補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鄭與楚比周晉厲三假王命合諸侯以伐之而

不能服中國不振可知也補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不書圍畏楚救不成圍而還補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脰

從公伐鄭還而道卒補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貍且卒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三

十六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

卻氏雖多怨既為大夫則君之股肱也厲公用

嬖幸胥童長魚矯之計一朝殺三卿又劫樂書

中行偃能無及乎此春秋所以列書而深罪之

也補

私考口樂卻自傾危趙氏之後權勢日張而卻氏一族三卿尤為強盛不惟胥童惡之雖樂氏素為黨者亦忌之矣况厲公以寡恩輕聽之君讒言安得不易入哉故諫言一至而胥童等遂奉君命以攻卻氏蓋執之而治以國法也故稱國然卻氏雖多怨而未有必誅之罪也故不去其大夫

楚人滅舒庸

楚敗鄢陵之後舒庸有異志於吳故楚滅之以

振威於與國也補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胥童既致三卻於死又欲併害書偃於是書偃

以私怨執國法殺之故以國書何以不去其大

夫蓋因厲公之弑而重書偃之罪也補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三

七

弑厲公者樂書中行偃也而春秋誅之乃不以

名而以國穀梁謂君惡甚矣弑之者雖書偃之

爲乃國人之所同志也故書晉人使人考跡而

觀同欲之者晉民而爲之者書偃也補

簡端錄曰晉弑其君州蒲與趙盾書法略同各誅意之所在也若律所謂主謀者若夫穿也書

也乃從而加功者耳夫誰不知之而必待書哉

齊殺其大夫國佐

左氏謂齊爲慶氏之難故靈公使華元以戈殺

國佐于內宮之朝夫慶克通于聲孟武子殺之

雖曰棄命專殺不能無罪實爲靈公正法也乃

反殺佐爲慶克復仇何哉故稱國以殺罪累上

也稱大夫明其無罪也補

李氏諸傳會通曰此爲齊崔慶專國之始事也愚謂國佐之死固爲靈公之無道然慶克濁亂中聞國佐不能見後而主及殺慶克以邑叛君與之盟而反仍依違於危亂之朝寧能全其身哉又不能不爲佐咎也

公如晉

朝嗣君也補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三

本

據左氏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

伐宋彭城納魚石書曰復入志納惡之罪也補

經翼曰傳稱楚納魚石而經書復入者何蓋納者雖強其所不容然惡藉歸國猶是順辭至於入則乘勢逞強直據之而已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

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志禮也補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

築鹿囿

成公自晉歸士句來聘杞邾來朝有侈心焉鹿

圍之築春秋前此未有書者

補

巳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宋爲中國要樞楚所欲得而鄭附之兩國侵暴

之罪著矣

補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左傳載華元告急于晉晉侯師于魚台以救宋

遇楚于靡角楚師遂還而士魴又來乞師可見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三

九

晉悼之急于恤鄰而慎於師旅矣

補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

同盟于虛打

晉悼初立救災恤鄰親魯以圖復霸蔑以賢大

夫輔翼霸王故乘喪盟會而不以爲嫌諸侯盟

大夫而不以爲屈春秋子之也

補

丁未葬我君成公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三終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四

北平孫承澤學

襄公上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卽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

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彭城宋邑也魚石宋叛臣也楚取宋邑使宋叛

臣守之故雖入于楚經還係之于宋所以抑強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四

一

晉而黜叛臣也

補

胡傳曰書圍彭城者魯史舊文也曰圍宋彭城者仲尼親筆也劉氏意林曰楚爲不道使臣叛

君雖得其地春秋不與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

杞人次于鄆

晉以韓厥已足以當鄭不欲重勤東諸侯之師

故使次于鄆以震鄭心且備楚師之出可謂放

於義合於節制之師矣

補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侵宋者攻其所必救所以救鄭也而諸卿次于

鄆楚不敢肆矣補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瑩來聘

襄公卽位則邾子來朝晉衛來聘簡王崩而諸

侯無奔喪之事靈王立而諸侯無始見之文當

時徂習流俗不復知有京師矣此春秋直書之

而罪自見也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四

二

二年

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

此報彭城之役鄭奉楚令以伐宋其罪大矣故

春秋惡之補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姜氏成公之夫人襄公之嫡母書薨禮也補

六月庚辰鄭伯踰卒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鄭雖有叛中國之罪而伐其喪非禮也補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瑩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

邾人于戚

諸侯之大夫專會以謀鄭政在大夫也補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叔孫豹如宋

魯宋本姻國國君嗣位而使大夫通聘問焉禮

也補

冬仲孫蔑會晉荀瑩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四

三

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設險所以固國也有虎牢之險而不能守故不

繫於鄭責其不能有也伊川經說

程子責鄭之說胡傳因之然鄭附楚屢爲中國

之患恃者險也今合兵城其巖邑鄭人乃成其

地非鄭可有也故削鄭不書經旨似如此

經翼曰城虎牢天下之大計也爲天下之計而

城之故不繫之鄭非聖人有意削之也彭城爲

宋之叛臣所據諸侯圍彭城爲宋也故可曰宋

彭城若虎牢方爲伐鄭不服而城其巖邑以制

之又豈可曰

城鄭虎牢耶

公子申楚司馬也楚兵不得于宋而諸侯又城虎牢故殺其司馬然左傳載其多受小國之賂或借辭以殺而不去其官見罪不至於殺補

三年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楚伐吳以吳與鍾離之會故使子重伐之以張其勢兵出不義宜子重喪師喪心以死也補

公如晉

童子侯不朝王反朝同列失義矣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四

申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檣

公至自晉

長檣近城之地晉悼公謙以待人不敢使國君

就已出盟于外故公歸書曰公至自晉補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

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鷄澤

楚強諸侯皆畏之而修盟故書同伊川經說

高氏集註曰此因城虎牢之故鄭服而同盟又諸侯同心病楚而王臣亦與焉故書同單子王臣而下與諸侯盟故特書日以間之

此會專欲援吳以威楚而左氏載晉侯使荀會逆吳于淮上吳子不至則其輕視中國之心已萌蓋於此趙氏鵬飛曰自是天

下之勢遂成鼎足晉吳楚是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

陳自從楚盟于辰陵至是二十有八年今鄭已

同盟鷄澤陳成公苦于楚之侵欲使袁僑如會

求成肯裔向華春秋之所與也補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諸侯既盟袁僑乃至故使大夫別與之盟言諸

侯之大夫則鷄澤之諸侯也殊袁僑者明諸侯

五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四

補

之大夫所以盟袁僑也補

意林曰春秋褒善貶惡不失其實者也諸侯皆在是又稱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大夫受命於其君之詞也異乎漢梁漢梁者諸侯皆在是而大夫盟其非受命而專之也明矣諸侯之失其政奪於其臣不亦宜乎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瑩帥師伐許

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鷄澤乃伐之許固有罪然

晉失懷小之義故許終不服並陳而失之也補

四年

春王三月巳酉陳侯午卒

魯襄公名午夫子作春秋不諱按禮不諱嫌名

二名不偏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古制也補

夏叔孫豹如晉

報知武子之聘也補

秋七月戊子夫人妣氏薨

成公妾襄公母襄公以夫人之禮卒之補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四

六

定謚也喪以正夫人禮僅二十三日而葬速也

補

冬公如晉

公有母喪復如晉朝補

陳人圍頓

頓近于陳陳所侮也特自僖二十五年楚人納

頓以後頓爲楚與今楚勢少衰陳遂恃晉以圍

頓補

五年

春公至自晉

時公甫七歲書至危之也補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鄭背華從楚久矣今來聘通嗣君聖人書以善之補

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

是時莒欲偪鄆鄆以魯爲婚姻之國故世子特來求援魯乃遣豹助巫以託于晉與莒同會于戚焉然不越兩載而卒爲莒滅亦魯晉之羞也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四

七

補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左氏言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鷄澤之故

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衛魯

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

道然告以會戚之期聽其自來可也至使魯衛

特往會之過矣補

秋大雩

因早祭志僭也補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楚忿陳之復歸于晉也咎令尹子辛之侵故殺之補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吳來會非為主也伊川經說

胡傳曰來會諸侯而不為主則進而稱人諸侯往與之會而王吳則貶而稱國

私考曰晉悼欲與霸業而亦與吳會何歟齊魯方強懼與楚合與吳通好使為楚憂此悼公遠交之計也蓋欲紓楚患不得已而然耳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四

公至自會

冬戍陳

非王命而勤民遠戍罪也而善於戍陳何哉蓋

陳附中國而楚爭之則戍之者在於助陳而距

楚與之可也伊川經說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齊世子光救陳

子貞為令尹伐陳以其從晉也晉悼即合五國

救之勤於義矣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四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辛未季孫行父卒

其子宿嗣是為武子季氏之強萌於僖公大於

成公熾於襄昭極於定哀補

六年

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華弱來奔

華弱本平公逐之而曰奔者朝廷尚敬而弱潰

慢如此所以罪弱也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四

私考曰華氏宋之強族世掌兵權然其專恣則自華元奔晉之時已見疑於君矣至是華元方卒樂喜為政而華閱時猶未為右師也又當晉悼公討魚石之後羣臣方有畏心華氏勢稍殺矣故因弱不勝樂喜之枯而遂逐之為其勇力不足以致兵也雖云退不肖貴以漸抑其權耳

秋莖杞桓公

滕子來朝

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補

莒人滅鄆

鄆恃賂而不修備故莒得而滅之補

諸傳會通曰據趙氏纂例以為莒人以兵破鄆立其子使守之而為附庸其子又鄆之外甥令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四

經 130—625

奉節祀然神不歆非類
是使節絕祀故書滅

冬叔孫豹如邾

公初即位邾子來朝四年有狐駘之戰至是往
聘修平以無忘舊好也補

季孫宿如晉

據左氏謂晉人以節滅來討故宿如晉此季孫
宿如晉之由也然宿以父喪未周而遽如晉則
其如之非禮可見矣補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四

十

齊國萊久矣自宣七年伐萊至是而遂滅之恃
強陵弱以滅同姓之國其罪著矣補

七年

春邾子來朝

成七年吳伐邾邾既從吳魯又嘗會晉伐之至
是吳與晉通好而邾遂來朝魯以修舊好補

夏四月三卜邾不從乃免牲

三卜雖禮然卜郊止於三月今書四月則過時
不敬矣此孟獻子所以云吾乃今而後知有卜

筮也補

小邾子來朝

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補

城費

費季氏私邑也界于邾莒季孫宿初嗣位而卽
城之不言季孫宿城者當時大夫食邑猶屬于
公城以國事舉也然私邑自專之禍於此實造
端矣補

秋季孫宿如衛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四

十一

此書滕邾小邾來朝而志大夫如晉如衛著邦
交之煩而畏大慢小之情見矣補

纂例曰左氏日報于叔之聘豈有鄰國經七年
始報乎但其間聘者已多非卿故不書耳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孫林父來聘報季孫宿之聘其盟尋孫良夫之

盟也補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

子于鄆

前五年子囊伐陳范宣子卽有喪陳之慮知晉不能終庇陳也今子囊復用大衆以圍陳其勢盛于伐矣而晉悼公遷延三月始會諸侯于鄆實有緩師畏敵之心故不書救陳罪之也補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諸侯已至于鄆越鄭都矣而鄭伯不會則有疾可知如會而卒于鄆以疾卒也三傳皆以弑言不經之說也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四

十一

趙氏鵬飛曰若實弑而書卒是春秋庇逆賊也

陳侯逃歸

夫陳之所以從晉恃其能庇已耳楚患日迫遂倉惶而效匹夫之逃陳不足責亦晉之羞也補

八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襄公立八年而三朝于晉此魯所以日卑也補

夏莖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燹

鄭人恃晉故侵蔡蔡楚之與國也而獲其公子子產所謂小國不修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者也能無致楚之討乎補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邢丘之會魯君在晉而季孫宿會見魯之失政也補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莒人滅鄆而魯不敢爭伯主不討所以興伐魯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四

十二

疆鄆田之師補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鄭人無故侵蔡虐其與國則楚有詞於伐矣故前書侵蔡以罪之而公子貞來伐鄭及楚平不復書矣平而不書以見鄭之屈服于楚而不信也補

晉侯使士句來聘

來聘者拜公之辱告將用師於鄭補

九年

春宋災

來告故書補

夏季孫宿如晉

報宣子之聘也補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姜氏穆姜成公母也補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別爲之謚用文姜之例也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四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

于戲

上言伐鄭下言同盟自是鄭伯與盟也伐時止

許鄭成故未言盟既受成則盟故書同盟鄭有

罪伐之既服而盟而舍之非窮蹙之師聖人之

所與也補

胡傳曰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知武子明於善陣之法以佐晉悼公屢與諸侯伐鄭楚輒救之而不與之戰楚師遂屈得善勝之道矣故下書蕭魚之會以美之

楚子伐鄭

書楚子者憑陵中國之稱也不書鄭及楚平不

書盟不與鄭之從楚也補

十年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吳子在柤晉以諸侯往會之故曰會吳柤楚地

補

悼公蓋欲資吳以困楚然晉之霸業方盛乃合中華十二國君世子主吳以爲會則是舉天下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四

之諸侯皆宗吳矣非計之得也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

晉率諸侯滅楚會吳而因道用師滅人之國非

義舉也故日而志之補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以宋公受偃陽故也鄭背中國卽楚又與楚同

伐中國罪不容誅也補

晉師伐秦

據左氏報其侵也補

家氏傳曰諸侯惟宋事晉最謹今宋受兵不速救乃更出師伐秦不書大夫帥師畧之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

莒屢同晉悼之盟而乘間加兵於魯其無忌憚

亦甚矣補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此因鄭人從楚伐宋而伐之所以爭虎牢矣自

此晉人凡三伐鄭皆因楚鄭加兵於宋而後動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四

七

則亦不得已而應之者也補

黃氏震曰齊世子光人臣也而今位滕薛之上以其先至而躋之也非禮矣

冬盜殺鄭公子驂公子發公孫輒

不稱大夫失卿職也伊川經說

張氏集註曰鄭之從楚以勞中剛皆公子驂之罪也楚子囊伐鄭子展欲堅守以待晉而驂請從楚故驂者從晉之人也而發輒惟驂是從惡積而不可掩鄭不討而盜得殺之此所以不稱殺其大夫也歟

戊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虎牢本鄭地自二年晉會諸侯于成而城之專

以偏鄭鄭既從會鷄澤乃復與鄭鄭得虎牢之

後子驂主謀從楚則負固不服而晉患之矣今

復駐師戍守以偏之楚於是救鄭非爭虎牢也

止欲堅鄭之從耳故晉不與戰而楚師退補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作三軍

書作三軍志三家之分公室也補

胡傳曰三軍魯之舊也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侯封于曲阜地方數百里天下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四

七

莫強焉故知三軍魯之舊耳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從而謂之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于朝車復于甸甲散于丘卒還于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衆不相繫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之三軍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魯不當郊郊非禮也今不郊者非知其非禮故

也乃卜不從故耳直書不郊則不復免牲矣補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此因去年伐鄭而侵宋以報之補

私考曰是時鄭人從楚左氏以爲子展欲使晉師致死而後固與也爲謀迂拙不近事情蓋晉北之盟鄭不與盟則無以見鄭取楚怒之實蕭魚之會鄭不與會則無以見鄭及晉平之誠其與子展之謀皆未合也不若直謂之報復忿兵庶乎得情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以前伐未得志而鄭復來侵宋故也補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鄭服而同盟也隨復從楚伐宋云同見其反覆

伊川經說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四 六

經翼曰同盟者以鄭伯在會與盟而言也杜氏云亳城鄭地則豈有地主不與盟而可言同者乎此時諸侯一心所慮叛盟者唯鄭故以十二國明神震懾之實非以鄭不在盟也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據左傳楚子囊乞旅于秦將以伐鄭鄭伯逆之

伐宋補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諸侯數月之間再伐鄭鄭之反復可知鄭又服

而請會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也而晉悼公推

至誠以待人信之不疑信哉誠之能感人也自

此鄭不肯晉者二十四年伊川經說

公至自會

兵不加鄭故書至自會伊川經說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鄭既服晉而使良霄告絕于楚故楚人執之行

人無罪焉故卽釋之補

冬秦人伐晉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四 九

秦景公妹爲楚共王夫人於是爲楚伐晉報去

年之役補

家氏傳曰晉爲秦所敗春秋略敗而不書不與秦人之爲楚而救鄭也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四終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五

北平孫承澤學

襄公中

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莒人間歲伐我公五與莒子會宜其釋怨同好

矣而見伐不已則魯弱可知補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鄆莒邑也遂者生事也入者逆詞也大夫無遂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五

一

事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之擅

權使公不得有爲於其國也補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謝前年伐鄭師晉悼服鄭抑楚而聘魯善持勝

也補

秋九月吳子乘卒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秦人與焉而削之者楚人率秦故專罪楚也書

侵貶之也補

公如晉

謝士魴之聘也臣來而公親往非禮也補

十有三年

春公至自晉

夏取郛郛音詩公羊作詩

魯乘亂滅之以爲附庸不言滅者內大惡故婉

其辭也補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冬城防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五

二

防滅氏之邑也厥後齊高厚伐我北鄙圍防則

城防者畏齊也補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

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杞人小邾人

會吳于向

吳來在向諸侯之大夫往會之夫楚結秦以病

晉而晉又交吳以害楚亦相激而然耳重言會

與會鍾離同補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薑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晉以十三國之卿大夫帥重兵以壓秦境將帥不和晉侯待于境上視若贅旒悼公之政衰矣

補

已未衛侯出奔齊

孫林父甯殖出其君春秋以其自取奔亡之禍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五

三

故諸侯失國者皆不書逐君之賊也

補

意林曰奔而名者兩君之辭則已立矣而衍不名何耶劉以公孫爲貴卿交於諸侯逐其君而自取之惡有甚焉故絕其兩君之稱以見所惡也叔武攝位而鄭不名劉纂國而衍不名其不名也同而所以不名者異叔武稱子而劉稱侯稱子者讓之意也稱侯者篡之實也美惡不嫌

同

莒人侵我東鄙

報入鄆也

補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楚既不得志於中國故致怨於吳

補

冬季孫宿會晉士句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薑莒人邾人于戚

定立剽也立剽非正也不能討逐君之賊而反與會以定其所不宜定此春秋之所甚惡也

補

高氏集註曰諸國書卿明皆林父之儔也

十有五年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諸侯有聘無盟聘禮也盟非禮也不繫國者向

戌遂事之專不言公見其仇也

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五

四

劉夏逆王后于齊

天子不親迎卿往逆而公監之禮也劉夏士也使之逆后是不重人倫之本而輕天下之母矣非禮則書也

補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衛侯在齊季孫宿爲戚之會以定衛而齊不與

焉齊固有憾於諸侯矣伐我北鄙以此之故魯

於是時三分其民而公室卑弱已不足以當敵

故書公救成至遇力不能進也

補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此孟孫之邑而季孫叔孫帥師以城之者見三

家相黨以備齊爲名而興役之衆故其城堅固

可守卒爲魯患而不可墮也郭蓋外城也補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邾貳于晉以與齊黨于莒故來伐補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悼公之霸功亞桓文平公受之遺烈猶在祝柯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五

澶淵之盟是已自是則晉日替矣補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

爲討邾莒也邾莒連伐魯魯使告於晉悼公將

爲會以討之遇疾乃止平公卽位遂成父志補

戊寅大夫盟

凡大夫與於兵好皆曰諸侯之大夫如公孫敖

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叔孫豹及諸侯之大

夫及陳袁僑盟是也今曰大夫盟而不係之諸

侯何哉大夫自盟不由諸侯之命也補

張氏集註曰春秋莊十三年以前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權未一也自桓文繼霸中國之政齊晉專之然猶在諸侯也至今年以後則皆自大夫出矣故於此書大夫盟著世變之益降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莒邾數加侵魯以小犯大誠爲有罪晉爲霸王

宜告於天子聲罪致討可也於其來會盟而許

之乃又執之於盟會又以歸焉刑政素矣其可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五

乎故春秋非之補

意林曰晉人知莒子邾子之可以討矣而未知已之不可討也用亂治亂用不肖治不肖禍乃始作正本之意也

齊侯伐我北鄙

齊旣叛晉聞公在會將討邾莒故復來伐前年

北鄙之伐爲莒伐我邾實附齊故亦伐我南鄙

晉會溴梁以討貳莒邾畏晉往會而齊獨不至

晉執二君以歸齊乃益復伐我三年之間齊師

五至于魯矣補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許欲棄楚請遷于晉既而不果故晉會諸侯大

夫同伐之鄭與許有宿怨故君親行卿不先諸

侯先國君也宋稱人蓋微者補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齊叛晉而屢以師伐魯欲致晉而與之戰其志

在於爭霸也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五

七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齊以魯服晉而伐之伐魯所以貳晉也故穆叔

往晉告急補

十有七年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

宋人伐陳

七年鄭之會陳侯逃歸自是不復與諸侯會而

楚鄭連年侵宋宋於是請於晉而伐之書伐許

伐陳皆著楚之誅也補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孫蒯犯上之臣越境田獵而遭曹人之辱乃挾

貴卿將重兵以攻其國春秋之所惡也補

按左氏衛孫蒯田於曹隨飲馬于重丘毀其甕

重丘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是

之不憂而何以田為林父逐君而立蒯諸侯無

倡大義以執言者乃自重丘人發之所謂三代

防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五

八

齊之君臣同來伐我分兵以圍吾二邑其特衆

暴寡如此齊魯世姻之國而數年之間見伐不

已齊之不道可知也補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華臣暴其宗室而亂宋政不有國討失政刑矣

君子違不適讐國陳乃宋讐而奔焉尤可誅也

補

冬邾人伐我南鄙

邾之先君以伐魯而為晉所執既歸而卒嗣子

在喪而復興師伐我者叛晉與齊齊人使之修

先君之怨也此祝柯之會所以復執也補

十有八年

春曰狄來

書曰狄來而不書朝者實以彼不當朝魯亦不

當受其朝也補

意林曰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相朝者考禮正刑一德以尊王室為之也是以春秋亦于其朝夫商瞿於中國無事焉其於天子世一見則諸侯雖善其交際不得而通也是以春秋亦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五

九

不予其朝不予其朝者懲淫慝一內外也周公致太平邾蒙氏重九澤而獻其白雉周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贊此乃天子而讓也况列國之君守藩之臣乎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石買之伐曹也不告於晉而晉謂曹已嘗同會

渙梁雖不與立剽不必復治也故因其使晉而

執之補

意林曰石買以君命聘於晉晉人執之晉能知買伐曹之為惡矣而未能知孫氏逐君之為惡也假晉欲明天子之禁修方伯之義莫如正孫蒯之惡諸侯服矣今置所先而敗所後急所輕而緩所重伯者之討固若是乎

秋齊師伐我北鄙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書同圍見諸侯之惡齊伊川經說

家氏傳曰齊靈昔盟好歲以兵加于魯魯為之合諸侯以問齊人憑陵與國之罪從衆欲而出師非為其私也故書同圍齊此出於聖人特筆非因乎舊史者也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楚公子午之伐間鄭伯之出也乘人不備而迄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五

十

無成功黷武而已矣補

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祝柯之盟謀齊之不服也其後衛伐晉侵更相

為害則祝柯之謀也補

參微曰諸侯不序前日後凡也

晉人執邾子

執之以其伐我故既來同會又與同盟而乃執

之非伯討也故稱人補

意林曰此其非伯討奈何邾人伐魯晉人疾之
執其君以劫其地不言以歸釋之也未得其地
故劫之已得其地故釋之執君取地不以王命
而皆出於大夫何以服人心而正其罪乎

公至自伐齊

圍卽伐不必起義補

權衡曰公羊云未圍齊非也春秋記事之書而
非記意之書若實未嘗圍齊何得書之乎穀梁
云何爲以伐致與人同事或執其君或取其地
非也執君取地物事也以伐致齊事也書執邾
子貶晉已明矣書取邾田刺
魯已明矣又何以齊起邾乎

取邾田自瀨水

書田于至自伐齊之後明公獨取之專罪公也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五

十一

自瀨水者隨瀨水以爲界著其取之多也補

季孫宿如晉

謝討齊且取邾田也補

莖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林父以獻公在齊故乘圍齊之後請伐于晉平

公遣欒魴帥師從之經獨書林父深著其罪惡

也補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春秋之時侵伐四出或背殯帥師或冒喪伐人

而士句奉命出征既至齊地聞喪而還善矣補

權衡曰公羊云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
非也若兵未出境豈得擅還書至穀乃所以明
境外得專之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據左傳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蓋崔

杼既迎立莊公欲招權擅政故誅牙餘黨而殺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五

十二

之不去其大夫見殺無罪也杼之奸惡著于此

矣補

張氏集註曰殺高厚者崔杼也杼雖擅專殺之
柄亦莊公之所欲也故以累上之詞言之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傳稱嘉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子展子西率國

人殺之而分其室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大夫見

其非必誅不赦之罪也補

按嘉既殺後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爲卿
子產既與國政自是鄭治漸可觀矣

冬莖齊靈公

城西郭

魯備齊難城其國之郭補

叔孫豹會晉士句于柯城武城

魯猶懼齊故爲柯之會以自固更城武城以備之補

按齊與晉平魯恐齊修同圍之恐而晉不救援也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賦載馳之四章以感動叔向而向曰敢不承命則晉終不能保齊之不侵魯矣故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二十年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五 十一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向本莒邑宣四年取之者也莒魯結好自是十

五年不交兵速代父爲卿未練而從政無復三

年之喪也補

汪氏纂疏曰孟獻子禪縣而不樂則始不三年其助于速與獨與夫子稱孟莊子之孝其他可能也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齊成故也蓋自晉桓公卒齊與晉絕至是齊靈

公卒而莊公始與晉盟預盟之國皆晉之舊人

也而齊獨先焉以其始服故尊之耳陳蔡不預

時皆從楚也補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祝柯之會既執邾子又取邾田報亦足矣而復伐之議已甚矣且澶淵在彼何以盟爲補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公子履出奔楚

公子燮蓋嘗爲鄭所獲者欲舍楚而之中國正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五 十二

也追先君之志而成之順也楚政無常求寬其

民利也而用事者安楚弗欲懼燮之起晉爭也

而殺之非其罪矣公子履同母弟乃遠害懼禍

而奔楚書之者罪之也補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黃以公弟寵任太過權逼其卿慶氏譖之懼禍

奔楚直書之陳侯之不明慶氏之專擅黃之從

裔其罪俱見矣補

叔老如齊

齊屢陵魯及澶淵而始平今叔老之修聘欲周

齊好也補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魯始平于齊遂交好鄰國以尋舊好補

二十有一年

春上正月公如晉

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補

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五 五

以地來即叛也不言叛爲內諱也諱受叛臣也

時公在晉季孫宿納之魯之無政甚矣補

夏公至自晉

秋晉樂盈出奔楚

盈乃書之孫驪之子也擅政而汰久爲晉人側目及驪娶於范匄之女生盈匄之子鞅常爲驪所逐故與盈不相能盈母樂初通於州賓懼盈見討遂譖於范匄而鞅爲之徵乃使盈城著而奔楚盈不能防閑其母以取奔亡而又奔強國

以爲復歸之計盈不得無罪矣補

意林曰不以范匄逐之爲文而書盈之自出使盈無可逐之舉則匄不得逐矢匄之罪易見盈之失難知此春秋所以深探其情而大正其本也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越月之間日食者再焉志天變也補

家氏傳曰日月行天各自有道雖云朔相遇而道有表裏若月光在裏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光在表雖依限而食者少自漢以來曆家每以百七十三日爲一交會未有頻月交會者而襄漢高祖卽位之三年十月十一月頻食以後至今千有餘年未有頻月頻食者故知天度有時而變其常茲所以爲異也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五 其

曹伯來朝

以魯與晉睦故朝於魯將附大國以通於晉補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

商任

據左氏會于商任錮樂氏也樂氏之出非有他罪徒以權門私相忌怨何有于國而平公勤動諸侯以逞范鞅之積憾必欲使盈無所容于世故盈發憤卒與禍亂是時中國無事晉無所發政以亟會諸侯則知徒以樂氏信不誣也補

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晉以一樂盈之故期年之盟再合諸侯見大夫

之強而晉失霸者之義不足以令諸侯矣齊人

終保盈是令不行也令不行者盈之譖爲可憫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五

十七

者也諸侯皆知之而平公不知也故齊侯背此

盟而明年伐衛遂伐晉也補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追舒寵近小人故及於難然以楚國之力除一

寵嬖之大夫顧豈難哉而康王始則與人之子

圖其父終則殺之輟其黨于四境由威柄失于

上故刑不足以馭下也補

二十有三年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旬卒

夏邾界我來奔

書界我來奔惡內也惡鄉受邾叛人邑今又納

邾叛人也故是年冬滅紇出奔邾亦受之補

莒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導陳侯以叛晉卽楚者二慶也奔母弟黃于楚

者亦二慶也楚人討而殺之納黃于陳二慶之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五

十八

誅黃之復楚皆專之春秋書法如此若陳人之

自殺之自復之不與楚以專制中國也補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二慶死則黃歸自楚者因楚力也黃之歸自此

當國用事矣補

晉樂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樂盈自齊入晉不言自齊何也潛至也曲沃樂

氏私邑曲沃大夫不由君命而擅納盈盈帥曲

沃之甲以入晉不勝而反入曲沃焉故書入于

曲沃見盈有叛心又見曲沃知有盈而不知有

晉君也補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此齊侯背澶淵商任沙隨之盟因晉有欒氏之亂而助之以報十八年之役也十八年諸侯同圍齊者魯之故也齊之所以數伐魯者衛之故也故先伐衛以試之晉不之問於是遂伐晉齊莊既伐同盟又伐盟主禍亂之成著於此矣補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五 九

救者救其患難凡救當奔命以往救次失救道也故先書救晉明晉君之命也下言次于雍榆罪叔孫也補

已卯仲孫速卒

此孟莊子也幼子羯奪其兄秩而嗣立是爲孟孝伯夫魯自仲遂殺適立庶公室於是乎失政魯卿自季孫宿以私意廢長立幼於是家臣效尤孟氏之豐點廢秩立羯叔孫氏之豎牛殺孟丙而立舍皆託廢立以擅其權而三桓微矣作

誦之禍其流弊可勝言哉補

冬十月乙亥滅孫紇出奔邾

紇之出奔以阿季氏廢長立少爲之也邾爲世讎而奔就之是與讎也故書以罪之補

私考曰滅孫紇奔邾之後自邾如防以求爲後孔子謂其要君罪之大者也然魯人不立其子而立其兄滅爲紇既不得所請則遂致防奔齊魯之處此於國體未失也故自防奔齊畧而不錄

晉人殺欒盈

盈之入晉王不由君况既入曲沃則專祿阻兵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五 丰

無人臣禮故韓趙荀范之族卽羣聚而攻之國亂無政衆人乘勝共殺非以國法治也故稱人殺欒盈不稱大夫討賊之辭也故但稱其名補

齊侯襲莒

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因伐晉還襲莒補

二十有四年

春叔孫豹如晉

據杜氏賀克欒氏也補

仲孫羯帥師侵齊

齊之伐晉也魯使叔孫豹救之次于雍榆無功

於晉故孝伯至此復帥師侵齊為晉報焉蓋懼

晉之疑也補

夏楚子伐吳

據左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

還於是見楚弱而吳之張也補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前齊襲莒實無所得故崔杼因復伐莒成君之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五

主

惡而已補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此年七月八月日連食非常理也補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晉會諸侯欲伐齊而不能伐故書會而不書伐

以著其大合十二國之君而無所事也蓋進則

憚齊之強退又憂楚之伐鄭是以一會而往返

耳晉霸之衰亦可知矣補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楚子伐吳還復伐鄭蔡陳許皆從楚之國也楚

率三國伐鄭瞰晉霸之衰而諸侯之貳也然子

產用事有備而楚亦無功矣補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據左氏言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是鍼宜咎慶氏之黨也又不擇所從而奔楚罪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五

主

更甚矣補

叔孫豹如京師

自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其後五十餘年乃始

有叔孫豹之聘蓋自是不聘王矣補

大饑

民有殍為大饑國無凶荒之備一大水而民有

殍無政也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五終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六

北平孫承澤學

襄公下

二十有五年

春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據左氏傳以爲報孟孝伯之師也補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崔杼不能防閑其妻以淫于家反不絕其妻而

行大逆於君齊莊背諸侯之盟數行侵伐崔杼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六

因民之忿遂以宣淫之故弑之補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晉本爲報朝歌之役來討及會夷儀既聞崔杼

之弑則宜聲於齊人問莊公之故執崔杼以戮

之謀於齊衆置君以定其國示天討之義則方

伯連帥之職修矣今乃知賊不討而受其賂則

是與之同情也故春秋治之補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去秋夷儀之會楚與陳蔡許三國同伐鄭今歲

復會于夷儀鄭慮楚之復來也故先帥師入陳

以奪其心觀左氏所載入人之國未有若子展

子產之有禮者也故春秋無貶辭補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崔杼既弑其君矣晉侯受其賂而許之成故盟

于重丘特書曰同補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六

獻公君道雖或有虧然爲林父所逐則義猶未

絕故聖人亦不絕其位而稱衛侯補

呂氏後傳曰夏五月會夷儀之衛侯剽也此入

于夷儀之衛侯衛也不嫌兩君名實相亂乎曰

衍雖無道非臣當逐剽亦非臣下所得立故行

入不名鄭伯突入于櫟何以名曰突不當立者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楚不能制吳而殘暴小國以逞其敗衄之憾春

秋惡之是故國雖小而必紀其亡以著楚人滅

國之罪補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陳叛華從楚幾年於茲晉人置而不問鄭從晉

既久至是又能一歲再出師伐陳以撓楚春秋

書之無貶辭與之也補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吳子本欲伐楚以報舟師之役乃先事侵巢竟

為牛臣射殲書之責其自輕而見殺也補

二十有六年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六

三

衍入夷儀則書曰衛侯甯喜弑剽則書曰其君

何也蓋衍為林父所逐人心尚繫位望未絕故

入稱侯不然是與林父以逐君之權矣剽雖非

正臣民共主盟會久列故弑稱君不然是與甯

喜以弑君之權矣扶綱常正名分非聖人孰能

定其衡哉補

意林曰不與剽之立則其曰甯喜弑其君剽何甯氏君之甯氏殺之是以稱弑焉出衛君而立剽者甯喜也則何為于喜加弑焉見喜之受命于殖而殺剽也然則為甯喜者宜若何宜乎效此勿聽耳夫豫國之位而享其祿禍不此聞難不圖偷得自全之計使篡弑因已而立後雖

悔之不可及也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林父專權逐王及獻公反正之日又據邑以叛

其罪大矣戚本林父私邑何以言入意是時林

父恐邑人未必相容遂逞兇以入故書入書叛

深著其奸雄跋扈之罪狀也補

甲午衛侯衍復歸于衛

書歸易辭也喜弑剽則其歸無難矣書復歸其

位未絕也書名著其不足以有國也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六

四

春秋發微曰先言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後言甲午衛侯衍復歸于衛以見衍待弑而歸也十四年衍出奔前年入夷儀今喜弑剽四日而復歸此待弑而歸可知也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據左氏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以討衛然則荀

吳之來非聘也召公以討衛也夫衛林父據戚

以叛而晉人戍之黨逆也至於衛伐戚戍卒見

殺者三百乃召諸侯伐衛其不直甚矣補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晉以黨叛戍戚而見敗于衛乃其自取猶為此

會以勤列國之衆而不知自咎春秋所深惡也

補

家氏傳曰晉平公此會各大夫之意也林父據邑叛君平公反取衛田以益林父晉平雖愚何利爲此由晉之諸臣各爲私計諸侯之大夫互爲羽翼平固無如之何也故當時會者四國之大夫惟齊公爲季氏所驅而出春秋晉卿不書氏各卑晉之用事者貶之也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宋寺人伊戾內援外黨共造讒而殺太子宋平尋知其子之無罪僅烹一伊戾而芮棄之寵愛向戾之權任不爲之衰更立棄之子爲太子此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六

五

人道之大變春秋謹而識之穀梁所謂目君以

著其惡者也

補

私考曰左氏載宋芮司徒女子曰棄長而美平公納諸御嬖生佐太子痤美而狼向戾畏而惡之寺人伊戾事痤無寵誣痤與楚客盟將爲亂向戾曰固聞之求其弟佐爲請向戾詎而與佐語故使失期遂無救乃繼已而公知其冤烹伊戾黃震氏以此爲向戾之罪也然凡殺世子皆獲寵庶孽而先有奪嫡之意然後小人乘間與譏以爲之助寺人伊戾之誣太子痤與向戾之得證之由平公嬖佐之母也公因太子使無以自明則太子不得不白繼耳是宋公有欲殺太子之心者也故專目宋公而斥殺與晉侯殺世子申生義同夫向戾小人不足論矣是時樂喜爲政殺太子乃事之大者而獨不能救則不免於全身固寵矣

晉人執衛甯喜

不以討賊之辭書者甯喜如晉晉人執之曰爾

曷爲納君而伐孫氏云耳非伯討也

補

高氏集註曰弑君之賊人人皆得討之晉人執之非討其弑君也討其伐戚而殺晉戍也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許甯請楚師伐鄭而死于楚死非其所矣

補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蕭魚而後楚不敢與晉抗雖嘗伐鄭諸侯猶知

救援故不能得志于鄭是時晉平昏庸大夫專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六

大

恣霸業已怠楚是以復爲侵陵之舉也鄭雖未

服于楚明年晉楚爲成而中國諸侯皆朝楚此

春秋之所慨也

補

莖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

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自齊人媵伯姬僑如逆婦姜二國不通好者三

十年今景公不事侵伐先遣貴卿聘于魯亦云

賢矣

補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

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此會楚意也楚人患吳而結諸夏也諸侯之大
夫遂會于宋而與之盟自是華夏蠻貊莫辨桓
文數十年之功業一朝而壞之昭定哀之春秋
將以終於吳越焉爾矣補

孫氏發微曰隱桓之際天子失道諸侯擅權宜
成之間諸侯僭命大夫專國至宋之會諸侯日
微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大夫專持之故二十
九年城杞三十年會濮淵昭元年會訖諸侯莫
有見者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六

七

衛殺其大夫甯喜

喜弑剽而納衍衍反國而復用之既而以其私
殺之喜雖有罪而衛侯殺之不以其罪矣故春
秋皆曰殺其大夫補

衛侯之弟鱣出奔晉

鱣始銜其君兄之命以與甯喜約今以其專而
殺之在衛獻為食言逃其兄而去之鱣衛獻之
母弟也獻非鱣不得返國今甫奠於位而不能
安鱣之身獻之不友甚矣書衛侯之弟譏不友

也補

意林曰衛侯忌小忿以誅有功捐大信以疑至
親使鱣至於去國逃死若無人君之道故也當
此之時鱣以全身不罹於惡名為智以母使其
兄有誅弟之惡為義以不越世以自潔為忠以
不仕而能矯國之失為廉可為
重已乎是乃君子之所貴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諸侯之大夫即前晉楚蔡衛陳鄭許曹之大夫
也書叔孫豹再盟著其盟之非也何非也潰也
夏既會于宋趙孟既以楚氛之惡是懼矣今又
盟焉宜中國之不兢也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六

八

正傳曰此會蓋合諸侯大夫以弭兵其名則善
矣而楚表甲以會而又爭先焉其信安在晉既
以遜讓而楚勢益張故晉之不足以主
夏盟自宋始也宋之盟叔孫豹之倫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

春無冰

時煥也補

夏衛石惡出奔晉

據左氏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書之
者志惡黨之逸罪也補

邾子來朝

邾自晉執其君魯取其田益微弱矣至是悼公

來朝補

秋八月大雩

旱也補

仲孫羯如晉

據左氏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

書之者譏失如也補

冬齊慶封來奔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六

九

慶封者崔杼之黨負惡逆之罪卿士大夫不能

去盧蒲葵王何莊公之倖臣也乘亂去奸期年

之內二族皆下乃得之於倖臣卿士大夫之恥

也魯為望國首納齊之凶人何以示諸侯宜齊

人來讓奔也春秋書之所以病魯也補

汪氏纂疏曰齊殺崔杼

不書蓋非以討賊也

十有一月公如楚

朝楚也屈亦甚矣書曰如猶為諱其恥也補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乙未楚子昭卒

二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公在楚

書公在楚者外為楚所制以俟其莖而不得歸

內為強臣所逼欲擅其國而不敢入故特書所

在以存君也補

齊氏廢諱曰季氏無君故正月必存君以示義

是也

夏五月公至自楚

庚午衛侯衎卒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六

十

闕弑吳子餘祭

闕門者也刑人也禮刑人不在君側吳子近刑

人則輕死之道也補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

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晉平公杞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昔齊

桓城衛而諸侯歸心者桓公之志公天下也晉

平城杞而人疾其役其志私也動又不時能無

攜乎補

晉侯使士鞅來聘

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補

杞子來盟

晉使魯歸前所侵杞田故書杞子來盟于士鞅

來聘之下補

吳子使札來聘

吳子聘魯始此春秋書之喜其來而著其善也

補

私考曰來聘不稱公子者未為卿也其稱名者大夫之恒辭耳胡傳乃謂因其辭國生亂而貶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大

士

之則過矣夫札之辭國在聘魯二十九年之後而貶之於二十九年之前無乃加非其罪而輕人歟

秋七月莖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止本惡族也崔杼死而止始與政事不知以臣

道自處好事自專至於身不見容宗祧不守是

其罪也至於公孫蠆公孫竈擅放大夫是無上

蔑君其罪均矣補

按北燕燕國薊縣即今京師地自高止奔之而燕以亂燕伯奔齊齊侯伐燕皆基於高止

冬仲孫羯如晉

報士鞅之聘也補

三十年

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魯以君行而楚以大夫聘楚之無禮見矣補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蔡本姬姓之國迫於荆楚遂叛華即楚則其父

淫子惡有自來矣補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大

主

上書災下書卒見卒于災也伯姬之婦道盡矣

詳其事賢之也補

天王殺其弟倭夫

言殺其弟無親親之恩也補

張氏集註曰王者之道親親而及天下則治有序別嫌疑以明賞罰則政有經周景王初立僭括謀亂而免倭夫不知而死所厚者薄本心亡矣所以終欲黜嫡立庶而致子朝之亂也

王子瑕奔晉

瑕蓋亦與聞平僭括之謀括事敗而倭夫見殺

瑕懼及禍而奔晉景王不能庇其同氣使倭夫

見殺於尹劉之黨而瑕懼以出奔則瑕固有罪矣王獨無罪乎春秋書之譏及王也補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叔弓叔老之子共姬從夫謚也書叔弓如宋葬

宋共姬親之也賢之也補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按左氏良霄汰侈嗜酒諸大夫皆惡之而與公

孫黑爭黑因其醉伐之良霄奔許自許襲鄭以

伐公門弗勝死于羊肆不言復入者其位未絕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六

主

也補

張氏集註曰良霄之出公孫黑蓋有罪焉春秋舍黑專伐之罪而罪良霄何也伯有之所為有喪家亡身之道焉雖微公孫黑其能免於死乎既亡而不自省又入伐君而大亂其國此春秋所以正各以討賊之辭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志葬者因會而書也鄰國不討弑君之賊公然

會葬人倫廢天理滅矣補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

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左氏傳叔孫豹會晉趙武而下諸國之卿既貶

魯卿諱而不書伊川經說

胡寧通旨曰澶淵之會書宋災故此乃春秋諱亂臣討賊于例中之變例其尤大者也蔡景公賊不討鄧書葬與正卒者同其義則內貶魯君通刺天下諸侯誅其黨附惡逆之罪也火之為災亦常變耳為是故會十二國大夫謀歸其財而不謀蔡人獄父與君之大變以欲逆則不恤以火災則恤之可謂倒置矣書宋災故而諸國之卿皆貶魯卿諱而不書通刺天下之大夫也意林曰宋災故天下之事不一也君子慮所遠而小人恒所近天災雖諸侯所當救然而一時之變一國之禍也財足以周其乏粟足以濟其用則已矣非所以為天下之憂也彼天下之憂者臣弑君一子獄父二如是則戎翟矣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故孔子論天下之信則曰寧去食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六

十

論陳恒之變則曰請討之其察於道之輕重緩急大小先後也審矣豈以姑息愛人哉

三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公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不居先君之路寢而

安所樂失其所也補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子野襄公太子未踰年之君也各未葬也不薨

不地降成君也補

汪氏纂疏曰居喪毀瘠不形者先王之禮也毀不滅性者先王之教也故不勝喪者比於不慈不孝野過哀毀瘠以致滅性亦不予矣

已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滕子會葬非禮也補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莒子虐國人弑之而立展與展與非親弑也故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六

主

書國人伊川經說

胡傳曰左氏稱莒子生去疾及展與既立展與又廢之莒子虐國人患焉展與因國人以攻莒子秋之乃立信斯言則于弑其父也而春秋有不書乎振經之所言以證傳之謬誤可也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六終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七

北平孫承澤學

昭公上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號

會于號尋宋之盟于經何以不書在宋之盟楚

人先歆若曰狎主諸侯則懼晉之先也故圍請

讀舊書加於牲上而晉人許之觀其事雖若楚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七

一

重得志晉少懦矣然春秋不貴修盟晉人以信

爲本故每書必先趙武補

高氏集註曰此會乃楚公子圍帥諸侯之大夫尋宋之盟也經先趙武所以抑楚而存中國也

宋之盟齊人不預焉今齊又從楚矣中國微弱可知也

三月取鄆

乘莒之亂而取之故隱避其辭伊川經說

胡氏通旨曰鄆莒邑也伐國而奪其地者王法所當誅魯乘莒亂奪其邑故隱避其辭特書取鄆耳與書外事詞固異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鍼秦公子名卽所謂后子書曰秦伯之弟鍼出

奔晉罪秦伯也夫后子出奔其父貽禍而罪秦

伯何也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不曰

公子出奔而特稱秦伯之弟出奔也補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大鹵晉地卽太原也書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

鹵善禦侮也補

按左傳狄來侵太原而晉禦之于境得禦侮之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七

過矣春秋書之蓋取之也非讓之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去疾假齊之力以入莒討展與之罪正也故稱

莒遂自立無所稟命故不稱公子自以爲公子

可立也伊川經說

陳氏後傳曰前言齊無知弑其君後言小白入

于齊前言莒人弑其君後言去疾入于莒則不

與弑之辭也前言衛侯入于夷儀後言衛甯喜

莒展與出奔吳

爲弑君者所立而以國民者罪諸侯也號之會

雖國亂未預然諸侯與其立矣故欲執叔孫也

稱莒展與見諸侯之與其立也伊川經說

高氏集註曰莒人弑君諸侯不共討之是時楚

人方聽莒人之諂而徵執魯大夫是不以莒人

爲可討也展不稱子

叔弓帥師疆鄆田

因莒亂也補

高氏集註曰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嘗帥師而城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七

也

莒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楚子之卒據其赴而書之外之也補

胡氏通旨曰國弑其君虞而以卒書者雖承其

僞赴而下書公子比出奔晉又申之以會不殊

楚公子比出奔晉

靈王既殺其君之子而自立比爲右尹力不能

制是以出奔春秋書之爲十三年乾谿事起也補

二年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韓起是為宣子代趙武為政欲致諸侯故親來

聘魯起可謂有志於治者矣補

夏叔弓如晉

報宣子之來聘也補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書鄭殺其大夫公孫黑不待去其官而誅罪弭

亂之義見矣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廿七

四

意林曰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黑有罪其以累上言何惡鄭伯也何惡乎鄭伯言不能討有罪以放乎亂也其放乎亂奈何黑伐良霄而逐之君弗誅也以爲大夫又與公孫楚爭娶徐吾氏徐吾氏歸于楚君放楚也而盟諸大夫黑於是自以爲卿又將爲亂疾作而國子產使吏數諸其家則幸而勝之耳夫君專殺大夫非王法所得爲者也然而春秋或予之所以見君臣之禮共上而抑下也聖王之訓不誅不教不誣無罪及其惡成而罪見誅之猶鷹鷂之發也無留獄矣豈幸而勝之哉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公輕身而遠弔鄰國之妾不以禮自居矣不待

至河見拒而始爲可耻也君拒臣納是昭公會

陪臣之不若也補

三年

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夏叔弓如滕五月莖滕成公

卿共小國之莖禮過厚莖襄公滕子來會故魯

厚報之補

秋小邾子來朝

小邾子來朝修事大之禮故能使大國不卑而

禮之春秋與之也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七

五

八月大雩

志旱也補

冬大雨雹

志災異也補

北燕伯欵出奔齊

據左氏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

人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不書大

夫逐之而言奔罪之也補

四年

春王正月大雨雹

雹戾氣也去冬大雨雹今又大雨雹災之甚也

補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

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晉平公不在諸侯楚於是強為伯者之事

伊川經說

胡氏通旨曰申之會不殊淮裔者在會諸侯皆裔也其臣舉六王二公之事其君用齊桓召陵之禮於是天下之政中國之事制在蠻裔聖人哀人倫之滅傷中夏之衰故其詞變而楚麋書卒略其狀而不見此變者道之中惟可與權者其知之矣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七

六

楚人執徐子

執之非道也蓋欲效桓文之舉以示威諸侯耳

不言以歸者申楚地且因以伐吳故也

補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

伐吳

楚與諸侯伐吳為齊討慶封也慶封負弒逆之

罪而奔吳封之鍾離故為齊討之討之誠是也

然楚圍負簒弒之罪是以逆伐逆也

補

執齊慶封殺之

慶封固有罪然圍同負弒君之罪而殺之宜慶

封反唇以相稽矣

補

趙氏纂例曰慶封時已非齊臣夫子以其與弒君之賊所當討故係之齊焉

張氏集註曰慶封有與弒其君之罪楚子殺之宜也不曰殺齊慶封而曰執齊慶封殺之者楚

靈有諸已而非諸人是以慶封不服而春秋亦不得純以討賊之法書之也

遂滅賴

賴小國遂者繼事之詞言既伐吳又滅賴著暴

虐之罪也

補

九月取郕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七

七

莒滅鄆以為附庸今魯取之也

補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

春王正月舍中軍

舍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

其一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子各

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然則三軍作舍皆自三

家公乃不與焉公室益卑而魯國之兵權悉歸

于季氏矣

補

家氏傳曰前作三軍者非公作也三家之作也此言舍中軍者非公舍也三家舍也作之非公舍之又非公國人盡屬於三家矣
簡端錄曰舍三軍毀三而為四也不曰作四軍而曰舍中軍蓋中軍既舍則勢不得不二不得罪著矣

楚殺其大夫屈申

據左氏楚子以屈申為貳于吳乃殺之然稱國以殺又稱其官則必殺之非罪而為累上之辭耳補

公如晉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七

人

諸侯朝覲會同自有其時違時犯先王之禁而忘宗社之重其為卑屈危辱甚矣宜其取譏於女叔齊乎補

經翼曰當公初立叔叔即謂其居喪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此其人必屑屑於威儀間者故自郊勞至於贈賄舉無失禮女叔齊之言可謂切中其病矣豈必陳司敗同姓之論而後見其不知禮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卿會號方盟而伐莒取鄆公如晉未返而受莒

牟婁及防茲惡季氏之專也補

秋七月公至自晉

昭公如晉之行非禮之恭矣見懇於莒人而後見執于晉書至危之也補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兵以義勝曾納莒之叛臣而利其二邑及莒人來討叔弓帥師敗之蚡泉雖勝春秋耻之補

秦伯卒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越始見經而與徐皆得稱人何也吳以朱方處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七

九

齊慶封而富于其舊崇惡也楚圍朱方執齊慶封殺之討罪也吳不顧義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狄道也楚於是以前諸侯伐吳則比吳為善

而師亦有名其從之者進而稱人可也補

陳氏後傳曰越大夫常壽過與會得稱人越驛強也通吳以制楚者晉謀之失也通越以制吳者楚謀之失也

六年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莖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拜前年取莒牟夷叛邑也補

莒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書華合比出奔著寺人之禍也補

胡傳曰宋公寵信闍寺殺世適產而父子之恩絕逐華合比而君臣之義廢刑人之能敗國亡家亦可畏矣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七

十

敗楚師者非薳洩也而洩伏其誅故書薳罷伐

吳以正之補

冬叔弓如楚

四年公不會申已而震楚兵威將朝楚而不能

故以叔弓先聘而明年躬繼之補

齊侯伐北燕

燕伯欵自三年奔齊齊侯伐北燕將納之二月

盟于漕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瓊玉櫝耳不

克而還故但書伐而不言納見燕臣之不忠齊

侯之無義也補

七年

春王正月暨齊平

襄公之世齊數伐魯至齊景公一使慶封來聘

而不書魯報至是乃暨齊平補

按左氏謂齊求之也齊狡諛曰彼欲求成於我日輸我欲往平於彼日暨雨相欲曰及是時晏子相齊強於政治是魯求齊平也

三月公如楚

昭公屢朝于晉而不納又逼於強令而朝楚卑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七

十一

辱甚矣補

叔孫舍如齊蒞盟

始暨齊平故盟以結好補

穀梁傳曰蒞位也內之前定之辭謂之蒞外之前定之辭謂之來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有二月癸亥莒衛襄公

八年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招以叔父之親不顧宗社之重殞冢嗣以立庶

孽致楚滅陳招之由也其曰陳侯之弟親之者

所以甚招之惡也補

陳氏後傳曰哀有世子矣又屬其嬖子於二公子爲是殺世子則議不但其人也書曰陳侯斥辭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叔弓如晉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七

主

楚成章華而諸侯落之晉作虎祁而諸侯賀之

春秋書之非其往也補

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

招擅權殺偃師公子勝使人來愬冀其討也行

人何罪乃執殺之則罪在楚矣補

陳公子畱出奔鄭

楚將討陳故陳公子畱出奔鄭書之志亂也補

蘇子由傳曰留既爲君矣不曰陳留何也留立於招耳未成爲君也高氏集註曰偃師曰世子畱曰公子別嫡庶也

秋蒐于紅

春田而夏行之于紅非常處也非時之狩不於

其常地見三家之擅也舍中軍變蒐禮見兵權

之移於下且奪民時也補

意林曰奸臣之將蔽其君而奪之也未嘗不先爲非禮而動民也蒐于紅吾見其反天時矣吾見其易地利矣吾見其悖人倫矣而昭公猶未之悟也至於奔走失其社稷以處豈不哀哉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據左氏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書曰

陳人殺其大夫不與公子招殺也故以陳人殺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七

主

之爲文補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

陳孔奭

招殺世子之賊也有而放之與招之黨也執而

殺之楚子滅人之國又爲淫刑此不待貶絕而

惡見者也補

葬陳哀公

九年

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楚既滅陳威震諸夏是以無所號召而諸國之

大大夫會之補

許遷于夷

先王疆理天下分封有定而楚乃遷許于夷肆

爲繆亂其罪大矣補

夏四月陳災

陳已滅矣猶書其災者聖人與滅繼絕聞變惻

然書之以寓存陳斥楚之意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七

古

秋仲孫貜如齊

曾無故與齊平齊益輕魯叔孫蒞盟之禮兩年

不報故又遣貜往可見魯弱而事齊爲恭也補

冬築郎囿

左氏以爲書時非也夫囿之築所以厲民也叔

孫昭子之言是矣然但云焉用速耳而不言其

不宜築也夫不宜築而築者雖時亦病也補

十年

春王正月

夏齊樂施來奔

樂施與高彊以兵攻君宮欲伐君以伐陳鮑遂

與君戰不勝而來奔此罪大矣不書高彊非卿

故也魯方通聘而受其奔亡之臣非義也補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三子伐莒皆書者惡其專國而公不得爲政也

補

胡傳曰前已舍中軍矣曷爲猶以三卿並將乎

季氏段中軍四分公室擇其二三家各有其一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七

主

已私耳以爲復古則誤矣襄公以來既作三軍

地皆三家之土民皆三家之兵每一軍出各將

戊子晉侯彪卒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杜元凱曰無冬闕文

十有一年

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般弑其君諸侯與通會盟者十三年於茲以楚

子弑君之賊爲之會王也今楚已得陳又欲舉蔡乃誘而殺之是以賊討賊也春秋罪之補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滅不言圍此言圍所以病晉也韓起合八國之大夫于厥慙以謀救蔡而蔡卒滅於楚言圍所以病晉也補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襄公三十一年左傳敬歸之姊齊歸則襄公之妾也妾母稱夫人義見成風薨葬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七

其

大蒐于比蒲

蒐于紅經黜三家之盛故不言大今君有大喪三家復大蒐于比蒲故書曰大蒐補

仲孫獲會邾子盟于殺祥

季孫當昭公有喪而講蒐禮仲孫背齊歸之殯而從會盟魯之臣子於君親盡矣補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

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慙

蔡能嬰城堅不下楚此易助也厥慙合天下之

兵畏不敢救遣使請命示之不能使楚人肆焉雄行取之無忌此韓起之罪也補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四月圍而十一月方滅者世子有之力也滅國而用世子者怒其拒師之久也用之者以爲牲也聖人詳錄之深惡楚裔之暴也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七

七

謂也蓋其道之謂也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世子有守國楚師圍之八月而克之不能服於是乎虐用之古者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寢苦枕戈終身則有之爲者盡於世子矣

十有二年

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北燕伯播越於外至是十年藉齊之力僅能納於別邑蓋爲強臣所拒不能得國也燕伯出奔名而納之不名其罪未至如衛朔鄭突補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公始以卿共平公之葬故宋元公嗣位而即使

來聘也補

公如晉至河乃復

魯受莒之叛臣叛邑敗其師伐其國又取其地然皆季氏之所為明年晉人執意如亦知罪之所在而公每至晉輒為所卻穀梁所謂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補

五月莖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熊作虎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七

丈

度以猜忌信讒而殺無罪之大夫故以累上之

辭書之補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慙出奔齊

季氏之臣南蒯將去季氏而立慙不克而以費

叛慙遂奔齊是以君子譏其妄而哀其志也補

楚子伐徐

徐吳之姻國也楚人疾吳故遷怒於徐既執其

君又伐其國也補

晉伐鮮虞

晉假道于鮮虞而遂伐之見利忘義戎翟之道也伊川經說

陳氏後傳曰狄晉也其狄晉何晉之君卿無中國之志也楚虔弑君之賊也而執齊慶封放陳招殺秦侯般假討賊之名以盟諸夏而晉連年有事于狄鮮虞兵入郢於越入吳晉猶圍鮮虞也詳於狄事而不詳於楚則晉無中國之志也於是狄晉

十有三年

春秋弓帥師圍費

南蒯據費以叛故叔弓帥師圍之而不思臣之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七

丈

叛已也由已之叛君以為之倡也孔子曰陪臣

執國命三桓之子孫微矣此書圍費之意也補

劉氏意林曰使周之王必無廢文武之法無過失之道諸侯雖大國孰敢慢諸侯必無僭天子其大夫孰陵大夫必無僭其君其陪臣孰叛故南蒯雖以費入齊而春秋未以叛誅蒯非寬蒯弗誅也事有本末法有原情季氏未得以叛名蒯其不正相乘非一日之積正已而物正此之謂王者之術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先書比歸者明在外本無弑君之心也及其以棄疾之請遂有得位之心故復言弑者正比之

首惡也補

蘇氏傳曰比將爲君不曰楚比而曰公子比何也此之歸非其謀也亂始於觀從而成於棄疾以比爲名而已比迫於觀從而以身許之以致度虎則比雖不弑而弑君之名比尸之矣比之歸也虎猶在楚其不曰入何也觀從召之蔡人與之楚人不拒則比之歸無難矣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比復稱公子不以討賊之辭加之者非討賊也殺而代之也憫比墮棄疾之謀以深罪棄疾也

補

趙氏纂例曰棄疾假立爲君國人亦未服比雖立亦未如君故以兩下相殺之辭言之也不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七

丰

言棄疾之殺其兄比亦殺兄俱無骨肉之愛也

簡端錄曰度之慈非比令也而比實逼之故曰比弑比之自殺非去疾令也而棄疾實端之故曰棄疾殺度君也比臣也下殺上曰弑比棄疾皆公子兩下相殺曰殺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晉棄楚之亂大合諸侯而天子之老十三國之

君皆與焉可謂盛矣然不能討楚之亂又不能

惇信明義固結同盟徒耀兵甲示威諸侯是欲

合而反使之離也補

陳氏後傳曰晉之不自強於主盟自重丘而後皆大夫耳於是復合諸侯叔向請之劉子臨之諸夏猶有屬焉而齊人不可鄭人爭承魯不預盟列國之君大夫旅見于楚晉之合諸侯由是止鄭陵之後參盟復作晉非盟主矣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楚棄疾立諸侯懼之故同盟伊川經說

高氏集註曰晉若果能與劉子大合諸侯以討楚平弑逆之罪亦足以強中國之威矣今但同盟於此何所爲哉

公不與盟

晉罪公不使與盟雖欲辱公然得不與同盟之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七

主

罪實爲幸也伊川經說

戴氏溪曰桓文之霸先屈意交魯今昭公欲復霸業最先治魯晉之主盟止於此亦理勢然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晉人固知季氏之專魯政矣惜乎但以霸令威

魯而不能以霸政治季氏是以徒能辱魯君而

季孫得逞其討由晉之諸卿專權而比強家故

也補

經翼曰劉子在會則當以王命執之歸于京師乃私執以歸國何其恃哉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斯言實政之也故春秋人之以交責君臣之罪

公至自會

公雖不與同盟然已與平丘之會矣故以會致補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楚虔滅陳蔡而并其土地廬蔡靈之孫吳陳哀

之孫當有其國而為君者也故其復國也書國

書爵書名如失國之君歸其國然補

春秋發微曰楚平既立將矯楚靈之惡以說中國也然則善欺非善也聖王不作諸侯不振二國之命制在荆裔孔子以陳蔡二君自歸為文所以抑強而存中國也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七

圭

按書二侯之歸聖人蓋幸陳蔡而追恨楚虔也當有以守國戡身師以無寵見殺陳蔡之滅晉侯固置之不聞而廬與吳自謂處灰不復然矣今乃得復歸此雖棄疾之假義而天意存焉未嗣位而即稱侯聖人慶幸之意恍然矣

冬十月葬蔡靈公

國復乃葬凡三十有一月補

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之如晉蓋以請季孫也其失進退之義亦甚

矣宜其見辭于晉而不得入也補

吳滅州來

州來本近楚小國楚嘗取以為附庸及茲楚亂

吳遂出其不意而滅之不書帥師不書侵伐以

見其滅之之易補

十有四年

春意如至自晉

拒其君而歸其臣晉人之意本在貨財所欲未

遂則拒公歸既得賂則意如釋矣補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七

圭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此公子鐸與蒲餘侯之謀也徒以愛憎之故不

顧大義而賊殺公子以擅置立亂人之國其罪

惡大矣故春秋書而誅之補

按晉丘公之子郊公若喪不感國人弗順而欲立丘公之弟庚與意恢者亦公子之儔也蒲餘侯善庚與意恢善郊公故蒲餘侯殺殺恢公子鐸迎與于齊而立之郊公奔齊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七終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八

北平孫承澤學

昭公下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禱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祭者主於誠慤不貳事者也故當祭雖大夫之

喪不得以聞衛臣柳莊疾革其君必使以告為

之變其常也叔弓預于祭猝有疾而死則君為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八

之微樂卒事可也若叔弓自沒于其家如柳莊

之比則當待祭畢而後告不當以卑而廢尊春

秋書之記禮之變其常耳

高氏集註曰成六年立武宮非禮也此有事于武宮則知自立官之後祭之如親廟方其祭也

而叔弓蒞事禱入而卒此豈難鼎之變而已哉

夏蔡朝吳出奔鄭

朝吳之奔以無極之讒使之奔鄭然亦朝吳明

不能遠奸誠不能格物之所致也向使朝吳誠

明既立則倭人遠矣下位之言奚為而至哉均

之為有罪矣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十二年已伐鮮虞伐之又伐荀吳本以殄滅為

期者也觀十七年陸渾之滅無非拓地計所謂

不納叛不受降如左氏載圍鼓之事浮誇不足

信也

冬公如晉

公屢擯於晉而朝之不已庸懦甚矣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八

十有六年

春齊侯伐徐

徐本無罪而伐之受其甲父之鼎而與之成可

謂非義矣故春秋惡之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御戎翟之道誠信而已因其亂誘而殺之無道

甚矣以裔殘裔春秋直書而其罪惡著矣

夏公至自晉

昭公去年冬如晉今夏書至皆受制於大國踰

三時而始返雖不書晉人止公考其時則微傳

而事著矣補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以卿會葬非禮也補

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

春小邾子來朝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八

三

三年小邾穆公來朝至是十有五年再朝於昭

公也補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邾子來朝

邾子博通今古知歷代建官之義仲尼以為賢

者也故書于策表其賢也補

按左氏載昭子問官之辭仲尼見而學之曰天子失官學在四裔信矣然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而下至於論官惟曰撥岳牧伯公孤卿士等職而已若雲火龍鳥之類不少繁見何哉蓋上古時朴事簡故可因瑞紀事以名其官中古文明漸開世變事繁故必分職正名命以民事孔子

欲立萬世宜民之道是以舍遠而取近也邾子乃議顓頊以來不能紀遠而紀近則聖人固有以折衷之矣所謂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者非耶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宣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自是陸渾睦于楚而

為中國之害至是荀吳滅之補

冬有星孛于大辰

字即彗星也大辰大火也心星也書有星孛于

大辰志天變也補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八

四

是時楚勢盛強吳屢受楚兵襄二十五年吳伐

楚門于巢卒兵亦未及于楚也今闔閭始以兵

入楚境雖師徒敗衄餘皇被獲然光隨以計勝

楚則兩敗相當而吳之日張楚之日削實基於

此故春秋志之補

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記異也異其同日而俱災也補

六月邾人入郕

邾人無可聲之罪而邾人出其不意襲而入之

春秋惡之補

秋莖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楚子聽王子勝之言遷許于析實白羽自葉遷

也畏鄭而樂遷故以自遷為文補

正傳曰先王分封有定受之天子傳之先君楚十五年復遷邑許自夷還居葉今又自葉還白羽其以裔凌夏

犯先王之誅矣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八

五

十有九年

春宋公伐邾

天下無霸而宋元公於此一正入郕之亂是以

春秋錄而進之補

邾人藉稻邾襲而俘之辱及其君夫人其罪大矣胡氏以為向寧請師圍蟲取之盡歸邾俘為聲罪執言之兵是也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書許世子止弑其君買罪世子也罪其有致弑

之道也補

李氏會通曰春秋加趙盾弑君訓人以臣道也加許止弑君訓人以子道也二事相類然晉靈公不書莖而許悼公書莖者許止自責逾年而卒其心可知已趙盾力能討賊而不討春秋不得終誅之也

簡端錄曰弑者殺人之別名也凡下殺上皆曰弑其惡不係于字義也故許世子止亦書弑左氏稱許悼公飲世子止之藥而卒止非醫也其殆自以為能醫者與故不由醫而自為之藥親有疾召醫而弗擇也進藥而弗嘗也謂之不孝况不由醫而自為之藥乎飲止藥而死是死于藥也非止而誰雖然止悔而奔以死非不孝于也而不知重其親不知重其親無父之漸於是乎在故春秋謹之

已卯地震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八

六

秋齊高癸帥師伐莒

莒不事齊故補

冬莖許悼公

蔡服許止疑同故書莖

伊川經說

王氏輯傳曰君弑賊不討不書莖者非史策故不書也亦非孔子削之以為義例也必是賊自當國不肯禮莖其君不赴於列國故也間有書者或其人自隱罪逆同繼位之常禮莖其君如蔡般是也或賊已就討或出奔而他人繼莖之如禮列國往會如許止既奔而斯繼之是也公穀不知此義乃以君弑賊不討不書莖為春秋定例至於悼公書莖謂之赦止恐非經旨

二十年

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

鄭公孫會之食邑也得罪待放君無赦命是以自其所食之邑而奔他國也補

經翼曰會者子臧之子鄭者子臧之邑公孫會得罪而出猶待放於其邑也公羊氏乃以會之出奔為叛又謂經不書叛為賢者諱夫叛逆而以其祖父故諱之是管蔡不當誅於周也况春秋書大夫自其叛邑出奔者必先書叛如宋季亥向寧自南里出奔楚先書入南里以叛宋公弟辰自蕭來奔先書入蕭以叛今書自鄭出奔而不先書叛又安得舉目出奔為叛乎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八

七

以衛侯之母兄盜得殺之衛侯之無刑政也若

此故書以著其惡補

張氏集註曰縶以有疾不得列於宗而廢是以盡公得立靈公受國於有疾之兄乃聽其無禮於大夫且俾之預於政而又不能防閑其母以預制其禍亂使盜賊竊發兄死身危幾亡其國故書盜殺衛侯之兄縶以深罪之也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書三卿同日而奔不惟誅華向其君亦有責焉

耳補

私考曰華亥華合比之弟華定華弱之弟向寧向戌之子二族本宋之強家也至於華元則專

恣無君而宋昭遇害向戌則奸邪蔽主而世子座遭讒此其不忠之大者也然其才智猶足自文而于弟效尤遂成惡族矣宋元公惡之於理亦正豈可以為無信多私哉但平公在位四十餘載僅去華族三人法以漸行故無他變元公乃欲一旦併去三大夫之族則施為已無序矣安得不生亂哉君子達不遠仇國陳宋之仇也故三大夫皆往奔焉則欲依陳以為亂而宋其危矣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

春王三月莖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八

八

禮好不結而財求無度則聘義下矣蓋自是聘

不復志補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三大夫之叛宋久矣而此復書叛者以始終其

叛逆之跡以大其罪也補

私考曰自陳者因陳力也南里者宋東城南門內里名也華向初奔之時所以不即叛者以國人不能而皇樂諸族皆助公耳至是因陳而入國以叛但言自陳而其義已明矣凡叛有入於成諸晉陽朝歌者而皆不係之國以其邑在郊外也若南里則宋國城內之里名也故係之宋亦可以見叛臣逼脅其君威已甚矣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

冬蔡侯朱出奔楚

朱平侯廬之子也左氏載費無極取貨于東國

赫國人出朱而立東國東國者廬之弟朱之叔

父也夫朱曾祖靈公般爲楚所戕祖世子有爲

楚所用今廢置之權又出於無極之手朱忘其

世仇而復依於其國亦愚矣補

公如晉至河乃復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八

九

公之如晉報士鞅之聘也士鞅不遂所欲故又

爲見拒春秋蓋傷魯之削滋甚而不能以義自

強也補

二十有二年

春齊侯伐莒

十九年高發伐莒矣莒猶不服故景公親將以

伐之莒子行成而莒始服也補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前書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此書自宋南里出

奔楚必係以宋者見宋縱釋有罪不能致討也

然當是時不有楚遠越之援則華向猶有所顧

忌不有戊諸侯之請則宋人亦未必相從故凡

亂臣叛逆之事不特身犯不韙亦恃樂於亢不

表獎亂人以助成之耳春秋前書自陳此書奔

楚併罪之也補

大蒐于昌間

八年秋蒐十一年夏蒐以爲書不時也今此春

蒐時矣然書之者譏之也何譏乎公不得與也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八

十

補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叔鞅如京師

葬景王

三月而葬是天子而行大夫之禮也補

王室亂

王室卽京師也不曰京師亂而曰王室亂者蓋

京師者統一國而言王室者主王家而言景王

寵愛子朝使孽子配嫡則亂自內作非由乎外

也故曰王室亂補

按景王太子壽早夭猛與句皆其母弟子朝庶孽也猛長而貴朝幼而單王愛朝將立焉不及而崩子朝恃寵爭立諸大臣不服於是劉子單子欲附立子猛尹氏召伯毛伯欲附立子朝彼此相持皆未即位所以三月即葬景王者蓋劉單欲使王猛急成喪以行事也於是子朝作亂劉單相攻諸王子皆奔走於外而王室空矣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言劉單以王猛者猛位未定進退在二子補

意林曰大不以乎小貴不以乎賤君顧可以乎臣哉夫臣者治煩去惑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不扶君之勢以崇黨者也今劉單之爲天子臣也君昏則不諫國危則不憂禍已成矣然後挾天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八

士

子以令諸侯此則奸雄之所以冀非望者也上下舛逆是以謂之以王猛居于皇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王城東周之京師也王室既亂國內無主故不

稱京師而曰王城然是時子朝實在焉故入者

難辭也左氏載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

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而經不書者何以

猛入卽卒未成爲君無以成晉納王之功耳補

劉氏權衡曰王猛乃王矣未踰年是以不可稱天子又不可以諸侯例稱子也獨言子則似魯之子冠王于子又與他王子相亂故稱王係猛

冬十月王子猛卒

未踰年不崩不葬卒而加子者正名也補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晉雖以取邾師爲罪而執行人其實則爲士鞅

來聘以魯爲早已故也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八

主

止傳曰觀叔孫在晉夷邾大夫而不與之坐及韓宣子將以叔孫與邾則去衆與兵而朝以弭其難范獻子求貨請冠而皆隨機應之及所館者雖一日必盡其牆屋去之曰如始至跡其始末以忠信待人而於簞滯之際畧無自失可謂不辱君命矣晉乃執之于通聘之時可謂無信義之甚者也何以爲

按叔孫舍乃豹之子也豹會于訖樂王鮒求貨卒弗與舍今被執范鞅求貨亦弗與父子所守如此可謂賢大夫矣昭公不與共圖國事坐視強臣之脅制以至于亡此千秋之明鑑也舍卽昭子婿經曰舍傳曰婿一也

晉人圍郊

郊子朝邑也晉爲方伯不躬率諸侯以赴其急

直取子朝以定王位乃徐遣大夫帥偏師薄之
為援非勤王之義也書晉人圍郊而罪自見矣
補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因朝于楚而卒補

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

庚與之惡為國人所不容乃自奔也補

胡傳曰庚與入國不書而書其出奔惡之也齊人納郊公郊公出入皆不書微之也所謂以其人而微之者也

春秋經傳補卷之十八 三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

子逞滅獲陳夏齏

此見吳之強而楚人益弱夫頓胡沈蔡陳許皆

楚與國也吳伐州來楚人帥六國之師以救之

於是吳人禦之盡敗其師于雞父六國皆敗而

喪師之凶三國尤甚故特言之補

劉氏惟衡曰楚本與諸侯同救州來既而令尹卒楚軍留而諸侯之師先至公子光以詭計勝之楚師實未與吳相接故經不書楚也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敬王始立而遽稱天王者景王崩已踰年矣不可曠年無王故稱之且明正也著天下已有王子朝不可以亂之也補

經翼曰天王者敬王句也句為子猛同母弟猛卒則句於次為正使劉單當猛卒之後即迎立敬王于王城則名位一正孰敢不從乃遂疑觀望於是子朝乘間自郊而入以依尹氏尹氏遂擅立于朝至二十六年冬敬王始入于成周子朝奔楚則四載之中正統絕天下無王矣故春秋於尹氏立子朝之年即冠天王於上所以黜子朝而明正統也非聖人孰能書之至於子朝篡位尹氏擅立之罪不待貶矣

八月乙未地震

春秋經傳補卷之十八 古

經書地震魯地也南宮極為屋所壓而死周地

亦震也補

補傳曰變異不書事應然觀周魯之地震而考彼時之時事天人相與之際深可畏矣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是時叔孫舍拘囚于晉未有赦命昭公是行本

以請舍而中懼晉之不見納故托疾而返補

二十有四年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閱卒

叔孫舍至自晉

左氏謂姑至自晉尊晉非也晉無信義於聘而執其使不足為盟王矣何足尊乎書之者賢叔孫而重其至也補

劉氏權衡曰姑不忍自同於季氏而謀納公正也不忍見欺於季氏而反自殺忠也故因其可哀而哀之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

冬吳滅巢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八

吳之滅巢能復諸樊門矢之仇故錄之也補

莖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

春叔孫舍如宋

舍之如宋據左氏為意如迎昏也意如遣公室之正卿為已逆婦專恣甚矣補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

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自二十二年景王崩王室亂天王播越諸侯皆

莫奔救四年之後晉始為此會而諸侯不至但令諸大夫以謀之曰明年將納王夫王室之急如此豈可坐待明年哉是以聖人傷王室之亂而又於此著諸侯之無霸也補

有鵲鵲來巢

鵲鵲穴居北方之鳥南不踰濟濟經齊魯之界魯在汶水之南今來魯而又巢居非常故書也補

補

張氏集註曰鄒子曰天下將治則天地之氣自北而南天下將亂則天地之氣自南而北禽鳥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八

十六

之類得氣之先者也鵲鵲不踰濟而至魯豈非氣自南而北之驗哉當此之先楚雖為中國患而齊晉猶足以抑之自此之後晉伯不競吳楚越皆以南夷迭至夏盟諸侯敘祚事之舉至大亂則知鵲鵲來巢之異不特昭公出奔之兆而已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春秋書一歲而二雩一月而再雩皆黷祀也補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季氏逐君而以自孫自次為文者譏公有以自

取也補

經翼曰魯君失政已歷四公季氏專政已歷三世是時王室大亂晉伯已衰季氏何所顧忌耶

公聽譏人之計忽餘伯之言而遽然致伐則季氏得以自救為名而伐公從殺郕伯惟其所逞矣彼雖不敢刺刃於公而公不能自安其身陽州齊魯境上邑公倉皇出奔惟齊為近然不敢直入而徘徊顧慮誓止境上亦可悲矣

齊侯唁公于野井

齊不能討意如于魯國徒慰安昭公于野井譏其無救災恤患之實也補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繼公孫而書舍卒言舍之為公死也補

意林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報生以死報賜以力古之道也姑不忍自同於季氏而謀納公正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八

七

也不忍見欺於季氏而反自殺忠也然而君子以為難不以為法者昭公在外姑可以無死姑之虎畏也會哲使會參過期而不反人曰其畏乎會哲曰彼雖可畏我在必不死也此會子之所以善事父也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此顏子之所稱善事師也使姑少聞會氏顏子之說則必不以死易生矣此春秋所由不以死褒姑也姑之虎雖不可以當褒而其忠也不可忘矣故因其可褒而褒之傳曰苟志於仁無惡也此之謂也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按左氏云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諸侯卒其境內猶大夫之卒其家未有言其地者而佐卒獨

見以其有親附鄰國憂諸侯之心也補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齊侯不能討季氏以正君臣大義而獨取鄆以處公則齊景仗義之功末矣補

私考曰取鄆取之為已居公也公不能取故齊取之取邑則田在其中矣及二十九年鄆潰而鄆田遂非魯有觀定公十年齊人來歸鄆田可以見鄆田之在齊也故取係于齊而景公自利之實不可掩矣

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癸亥宋元公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八

六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入魯境故書至猶在外故書地補

夏公圍成

齊侯將納公以梁丘據一言而止鄆陵之盟將以合諸侯云爾而徒曰納公三年而無成則是

取鄆而已矣故取鄆則書齊圍成則書公補

孫氏發微曰公圍成書者見國內皆叛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

公失國而會諸侯者求入也求入不主晉而主

齊故齊侯矯爲此盟以莒邾杞皆魯之與國也

補

公至自會居于鄆

昭公會鄆陵如齊如乾侯無不書至若公之在

國春秋大義所以存君

補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平王東遷定都于王城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

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不言歸而言入者言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八

九

歸嬖與卽位於內者同故變文言入以著卽位

於外也

補

李瑾春秋指掌義曰晉人納王之善無一言及之何也罪晉不臣而哀周之衰也晉爲同姓大

國爵爲侯伯王盟於時不能卽逐子朝之黨而安定之二十三年一國郊而亟還坐視成敗踰

五年然後興師納王原情責實不忠不臣之甚者也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子朝謀亂王室兵敗而奔楚其罪不容誅矣然

由三子所黨助故書曰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

朝奔楚以者不以者也言子朝之罪由三子所

致也先書天王入于成周後書子朝奔楚大天

子之能反正然後罪人咸服也

補

二十有七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公每如齊求納而不能也故復居鄆

補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此公子光使專諸弑之而稱國何也吳子壽夢

有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末次季札光諸樊

之子也僚夷末之子也諸樊兄弟以次相及必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八

十

欲致國於季子而季子終不受則國宜之光者

也僚烏得爲君故稱國以弑而不歸獄於光其

稱國以弑者吳大臣之罪也

補

按光當立罪在僚故稱國以弑當是時爲季札者雖懷避位之貞苟有爲國之念當權受夷末

世及之序隨卽禪光以全諸樊父子之情則臣民咸服僚必不敢相競而爭豈不兩全而無害

乎此實春秋之微意隱而不發者也

楚殺其大夫郤宛

死之行實無所考據左傳但稱其直而和國人

說之蓋恃國人之悅已無見幾知人之明以立

於無道之朝至於見殺宜矣稱國以殺見楚國無政也補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扈之會列國之大夫爲成周謀納魯君也夫戊周爲勤王納公爲恤鄰皆義舉善謀也可嘉矣晉鞅以取貨爲詭言以敗之蓋晉之六卿猶魯之三家也宋衛雖固請之晉頃何能爲哉士鞅之罪不待言矣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八

圭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庶其畀我來奔季孫宿始納之今邾快又來奔意如復納之夫快邾之賤者春秋錄無所遺誅季氏之世濟其惡而無君也補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昭公不能自立而爲強臣所逐棲身于鄆爲陽虎所敗奔馳于齊晉之間可辱亦可憫矣補

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莖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公之奔齊屢往求納而景公不能公無所望矣故欲如晉以求託焉而竟莫能達也乾侯之次亦可傷矣補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六月莖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冬莖滕悼公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八

圭

公不在國凡喪莖之禮皆季氏專之也補

二十有九年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以乾侯至不得見晉侯故補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唁公至晉不見受不待稱之爲主君而已辱矣補

補

公如晉次于乾侯

書次于乾侯復不見受也補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叔詣欲納公而卒書之者惜之也補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書潰見昭公之見棄於民也補

三十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閔公鄆潰無尺土之居遠在乾侯故以存君補

意林曰居於鄆有魯也在乾侯無魯也公雖無魯魯不可以無公向日居今日在向也魯而今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八

主

也晉一民莫得使焉尺地莫得有焉人故日乾侯之君耳而春秋則以為吾君也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莖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吳子以徐子之不執二公子而使之奔也一怒

之間遂至暴其師而滅其國奔其君而絕其宗

祀虐之甚者也故春秋書而裔之補

徐子書名者業已服吳而後奔楚則既降矣安有興復之志哉故名之以著其絕也

三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唐陸氏淳以謂逐君之臣晉不之罪而反與為

會書曰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晉侯之為盟主

可見矣荀躒之為人臣可知矣此不待貶絕而

罪惡見者也補

陳氏後傳曰書適歷之會以晉之釋君而助臣也士鞅會諸侯之大夫于扈將以納公取貨于

季孫而遂不果荀躒復為此會昭公所以處于外也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八

主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晉定公本欲納公特為士鞅所阻則但唁之而

已必使荀躒者荀躒方與意如會則同情矣不

欲使他人得傳公意也補

秋莖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黑肱邾大夫濫邾之邑名邾快黑肱相繼來奔

季孫當國以類至也補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取闕

取闕不言公蒙上文也鄆潰而公寓乾侯無所
仰給故取闕公旅居久矣非有兵力可以得邑
蓋魯人以闕與公而公取之也然但收其稅而
實不得居其後薨于乾侯喪返而始得塋于闕
焉悲夫

補

夏吳伐越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八

畫

吳將報楚越楚之與也故先伐越然入郢未返
而越亦入吳矣其結怨連禍始此

補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
申鄭國參曹人莒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王城自平王東遷以來天子世居之故其城
完固子朝據王城敬王居狄泉晉師納王然後
王入于成周子朝棄王城奔楚王畏子朝餘黨
尚多故不居王城而留居成周成周乃周公遷

殷頑民之地其城圯惡故諸侯以兵戍之至此

晉率諸侯城成周之後始徹諸侯之戍

補

薛季宣經解曰成周京師之所在也王之所都
曰京師其地曰成周諸侯謂之王室其實皆京
師也事之大者莫若城京師而諸侯不至大夫
于役可見天王之失政諸侯之不臣而大夫之
專恣也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昭公在外者八年卒客死乾侯蓋季氏之專政

四世矣民知有季氏而不知有君事至此極可

悲矣

補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八

美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八終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九

北平孫承澤學

定公

元年春王

定無正月昭公薨于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制

在權臣不得正其始補

意林曰其非正始奈何定公者公子宋也昭公之弟也昭薨于乾侯季孫逆其喪廢太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焉喪至於壞墮公子宋先入以主社稷蓋受之季氏也非受之先君者也定無正不言正月微辭也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九

一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宋仲幾會城成周而不受功罪也然韓不信晉

之陪臣也非天子命執仲幾於天子之側甚矣

故曰執于京師疾之也補

李燕會通曰此條以事言之則以王事討有罪以義言之則大夫專執人於王側而不歸之王吏故春秋亦不與以伯討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定公至六月方即位以見季氏之制也伊川經說

家氏傳曰定公之立不書即位正也今書即位以其篡君之子受位於賊特書即位以正之也

定公而能執子臧季札之讓逃而去之大然後於義為盡今也受位於賊臣曾不曰先君有嫡子在我不當立儼然自以為已之所當得是與寡何遠哉春秋書即位從桓宣之例夫豈與之亦以誅之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葬必曰我君所以隆君父之恩盡忠愛之義至

於此時詳味書法然後有以大警動於其臣下

者補

據左傳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九月大雩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九

二

有三年之喪而行大雩之禮見三桓之無上也

補

立煬宮

煬公伯禽之子廟毀已久禮有其廢之莫能舉

也季平子因昭公之出乃禱諸煬公因為立宮

悖禮甚矣補

冬十月隕霜殺菽

霜殺菽陰極之徵補

二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外闕一觀書雉門及兩觀災志變也而曾以諸侯僭天子之禮亦並見矣補

經翼曰按禮天子五門雉門當中其外為庫門而庫門在庫門之外其內為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內魯有雉庫路三門明堂位曰庫門天子卑門路門天子應門則雉門之制與天子同矣兩觀在雉門外兩旁東西各置一臺作樓於上以懸法象示民觀故謂之觀其狀巍然高大又謂之象巍臺下不為門空虛洞達闕然為道故又云魏闕蓋中門惟天子出入則開而兩觀之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九

三

下則臣民往來之常路漢書所謂伏闕請闕者即此處也觀魏闕一物而三名也然大雅縣之詩稱大王曰迺立皋門皋門有仇迺立應門應門將將則諸侯止立二門而魯之雉門兩觀皆非其分子家羈所以為僭而後世陳祥道云為周公故則又為魯解耳及者災起于門也非不以微及大也推歸季氏定公無為則臨民布法之地亦為虛設故災非為僭也僭不始於今日也

秋楚人伐吳

楚自平王以來國勢漸弱至昭王不能內自修德息民務寧外患而信任囊瓦誤聽舒鳩氏之誘而遣人伐之自是大為吳困而不能復振矣

補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定公受位于賊臣天示之異災及雉門兩觀乃又從而新之有加於其舊書之者譏之也補

三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季孫意如上不請於天子下不告於方伯而立定公故晉怒而公往朝焉晉辭公而復故明年因會而請盟于臯鼫伊川經說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九

四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魯大夫而盟諸侯邾喪未期而為盟會交失之也補

四年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

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勝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楚恃其強侵陵諸侯晉上請於天子大合諸侯以伐之而不能明暴其辜以行天討無功而還故書侵以罪之

伊川經說

高氏集註曰入春秋來蔡人首叛中國至是蔡人不勝楚之陵虐乃請伐楚晉為盟主大合諸侯十八國之衆天子使大夫臨之可謂盛矣乃不能據其患而與以一國之師敗之吳子王黃池之會自此始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九

五

之

侵楚無功而僅能加誅于沈也

補

汪氏纂註曰沈子嘉微弱近楚其不會晉勢使之然非其罪也特貶其不能死位耳故書殺以著蔡昭之罪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公以不獲見于晉故因會而求盟焉則此盟公

意也故書公及

伊川經說

杞伯成卒于會

六月莖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召陵之會許男預焉楚或怒其內附故遷之容城盟會甫臨偏遷隨至許亦難乎其為國矣

補

秋七月公至自會

不致侵楚譏無功也

補

劉卷卒

召陵會罷而卒則知皐鼬之盟以疾不與也

補

陳氏後傳曰卷者王之卿士不卒有關於天下之故則卒之

莖杞悼公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九

六

楚人圍蔡

諸侯大會召陵而侵楚實蔡昭公之所為也而

又滅沈以剪楚與國楚是以有此舉然而僅以

人圍雖其心輕蔡而兵將之驕惰亦可見矣

補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謀楚而不能討盟蔡而不能救惟中山是伐書

補

卿與師著威勝不行於強暴而行於寡弱也

莖劉文公

書莖以魯特往會之也

補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柘舉
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吳能聽蔡侯之請而伐楚可以愧晉之爲霸王
不能存中國之諸侯者多矣故春秋書其伐以
與之又書楚之敗奔以褒其全功也補

庚辰吳入郢

吳子救蔡伐楚善也乘囊瓦之敗長驅入郢夷
其宗廟壞其宮室則甚矣補

五年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九

七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蔡爲楚所圍饑乏故歸之粟此邇近之事不足

其列諸侯補

胡氏通旨曰二傳皆稱諸侯歸蔡粟其畧而不
序何也蔡爲楚人所困則環視而不能救吳既
破楚入郢解蔡圍矣然後相率而歸之粟非救
災恤鄰從簡書之道也故將書魯而不序諸侯
見其事之末矣

於越入吳

吳之伐楚有安中國之意焉越乃乘其士卒罷

做掩入其國至十四年又敗吳哀十三年再入
吳若爲楚復讎者是以君子惡之補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意如何以書卒見定公不討逐君之賊以爲大
夫全始終之禮也定雖受國於季氏苟有叔孫
婁之見不賞私勞致辟意如以明君臣之義則

三綱可正公室強矣補

劉氏意林曰意如親逐其君而卒之其異於羣
何也曰以定公爲君則不得不以意如爲大夫
矣孰有大大夫卒而君不爲之變者乎夫意如之
逐昭公也明羣逐之弑君也隱而叔仲惠伯之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九

八

蔽惡也未形春秋固曰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
者此之謂也且夫意如之罪固著矣及其卒也
而絕之則其著不亦彌信乎而春秋弗爲也以
謂定不書正月適足以見定之非正而猶未足
以見其受國於季氏故於是復明意如爲定之
大夫也使定公誠能明君臣之義不賞私勞討
先君之賊致季氏之誅則意如不免矣故雖違
取而順守之猶賢乎已今一不然苟於利而忘
其辱幸於禍而忘其仇謂意如定之大夫也
不亦宜乎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晉以土地之故縱兵橫加鮮虞而不能服則又
圍之兵益忿義益不勝君子是以惡晉也補

六年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許恃楚以固其國至於四遷鄭游速偏師一出

滅其國而俘其君楚雖不能保許而鄭之肆暴

亦甚矣故謹而日之補

二月公侵鄭

魯之侵鄭以鄭之伐胥靡故為晉討之夫鄭有

罪而問之與鄭兵加於已而應之可也今乃為

晉報怨而討之又行侵暴之事春秋書以罪之

春秋程傳補補卷之十九

九

公至自侵鄭

公內有強臣不能討乃為晉討鄭內外結怨危

之道也補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左傳云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縶

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燕享之一卿將命可燕

他事豈可每事一卿乎故累數之見二卿為陽

虎所制也補

劉氏意林曰陽虎陪臣也而執國命欲蕩覆公室以自封已三世矣事不成故盜寶王大弓以逃春秋本其禍之所構自二子之使夫以二子之力專國擅君而陽虎能制之進云則進止云則止猶隸僕也而莫之戒者方復為之脅請於伯主之國此其無所忌必為亂之効也有甚之必錄之錄之故必自其禍之所起矣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犇

諸侯唯宋事晉懼討而遣使善逆以懷之猶懼

不來而大夫瀆貨賄爭權利卒使來者見執叛

者得志晉之亂政亟行霸統所由絕也補

冬城中城

春秋程傳補補卷之十九

十

三家張公之所有中城而已成九年城之矣此

復城者外有齊鄭之怨故懼而城焉補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鄆自昭二十五年齊取之以居昭公後鄆雖潰

而猶貳於齊何忌不言何史之闕文也春秋書

二卿圍鄆則見其無公室兆於此矣又按左氏

其明年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則見

其無三桓之機亦兆於此矣補

高氏集註曰二卿圍鄆蓋陽虎欲傾季氏以謀政也季氏圍而曰陽虎者虎專季氏季氏專魯

也仲何
爲哉

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齊鄭之盟叛晉也霸道廢諸侯散離盟始復志

此蓋自是中國無殷會矣補

陳氏後傳曰特相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諸侯無主盟矣是故石門志諸侯之合也于鹹志諸侯之散也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九

士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齊鄭盟于鹹微會于衛而衛不至蓋齊人讓之

而衛使行人北宮結往謝齊遂執之以侵衛稱

行人者非使人之罪也補

意林曰善爲國者親近而遠信之附內而外歸之衛侯欺其羣臣以給晉殘其百姓以奉齊齊之執結也固非伯討矣而衛之無良又甚焉從此觀之孟子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不亦信乎

齊侯衛侯盟于沙

沙之盟齊侵衛而衛服也補

李氏諸傳會通曰此齊衛合黨之始夫當晉楚衰弱之餘吳越之禍未至於中國使齊景公果能撫霸國餘業尊事王室輯寧中夏則齊桓之功獨不可復乎奈何今日之會明日之次無非以圖晉爲事此春秋之所深慨也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齊叛晉與鄭盟故爲鄭伐我且報二卿之圍鄆補

李氏會通曰齊自襄二十五年崔杼伐我之後四十餘年兵不至魯至是再見則以晉霸之不振振也國夏兩伐晉救無功於是而及齊平矣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九

士

九月大雩

一秋而兩大雩旱甚也補

冬十月

八年

春王正月公侵齊

報國夏之伐也傳言魯無軍政士無鬪志補

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

公以正月侵齊而未得志故復侵之補

三月公至自侵齊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此報公春之再侵也補

公會晉師于瓦

公因齊伐西鄙親至于瓦以待晉師之救比其

至也則齊兵已退故晉救不書補

權衡曰晉人與師救魯春秋不以救書何哉夫所謂救者仗大義以拯人之急者也魯昭栖遲乾侯之境困亦甚矣晉之諸卿惟賈是徇黨臣而抑君今齊師之來初非危急之會而晉三卿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九

主

亟以兵赴之此與齊爭霸而非為魯國宗社計也故春秋不與之以救

公至自瓦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鄭伯與齊為鹹之盟衛侯與齊為沙之盟二國

皆為齊而叛晉晉以是侵鄭侵衛所以絕齊之

與國也晉不聲其罪不能取服故兩書侵補

莖曹靖公

九月莖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衛無可聲之罪魯特以貳晉之故而為晉侵之

書侵譏之也補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去年公侵鄭今年二卿侵衛皆為晉故而士鞅

又自帥師侵之故二君同為此盟以固其謀補

從祀先公

昭公為季氏迫逐不得正其終定公不得正其

始祔廟之禮至今缺然陽虎欲殺季氏專國政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九

主

遂定昭公從祀以暴季氏之惡而取媚國人所

托於正以售其不正者也補

意林曰從事先公正也所以從祀先公則非正矣其非正奈何季氏專魯陽虎專季氏欲去三桓而代之從祀先公以說焉非能正者也從祀

為祔邪宜曰大事於太廟為祔邪宜曰祔于太廟為時享邪宜曰有事於某官所以不正言之

者其事可醜出於陽虎故也陽虎將作亂而惡不得民心故於是為小正以售其大不正立小

義以遂其大不義從祀先公其事則順矣其情則逆春秋原情情誠善而功惡弗誅也情誠惡而功善弗與也

盜竊寶玉大弓

寶玉大弓天子所錫先君之分器藏之于國子

孫世世保之不可失墜而爲盜所竊國慢無政

可知矣故言竊以志不恭之大也

補

簡端錄曰虎叛不書奔不書從祀先公竊寶玉大弓得寶玉大弓則書此所謂定哀之間多微辭也叛易知也奔易知也祀乎諸乎其于國也大矣而人或以爲小也不書其可乎且書叛書奔跡也而未若二者之書之得其情與勢也曲而中稱而隱仲尼豈得已哉又曰陽虎作亂而叛是時也魯故多矣不書書其重者曰盜竊寶玉大弓而暴橫無君之狀著矣曰從祀先公蓋發難之端也其情逆其事順改好心有由哉從祀於是乎書

九年

春王正月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九

主

夏四月戊申鄭伯蕞卒

得寶玉大弓

魯不能保守國器以致失今得而復書之不正

其得之于盜也直書曰得以明其失而復得也

補

簡端錄曰陽虎既竊寶玉大弓魯何以復得之殆虎遺于道路以爲緩追之計也追者得之以歸故府故書曰得幸之也抑有遺恨焉耳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此伐晉也不書伐而書次者晉實大國未敢輕

伐始盟于沙中次于五氏又次于垂葭又次于

蕞蔭至哀元年而後伐其欲有所逞也久矣

補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年

春王三月及齊平

前此魯數侵齊齊數伐魯至孔子爲相與齊釋怨相平而齊受之故魯及齊平平一國所願故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九

主

不稱公暨齊平者彼欲平而我與之平也及齊

平者我欲平而彼從我平也孔子之相魯也以

德親懷鄰國講信修睦而二國於此平焉能循

其道則雖天下之大可得而平也豈獨一齊國

哉

補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陽虎奔齊請師以伐魯齊侯將許之以鮑文子

之諫而止至是魯之君臣能用孔子魯國大治

齊人慕義故今年三月及齊平而爲夾谷之會

是會也聖人相禮將使兩國繼好謀闕敦於信義以從先王之典何以盟爲經言會而傳言盟足知其誣也其盟辭尤悖景公之言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裔道教寡人晏嬰之言曰小人之謝過也以文君子之謝過也以質君已知過則謝之以質耳於是齊人歸田以謝過觀此足證左氏之浮誇矣補

簡端錄曰齊既平矣何以又有夾谷之會會而歸田所以成乎平也又曰前此嘗歸我濟西田矣後此嘗歸謹及闕矣皆不云來來者齊志也誠于歸矣歸者平之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九

七

約來歸者聖人之化

晉趙鞅帥師圍衛

趙鞅復圍衛必欲其離齊黨也而卒不能服徒足以堅齊之從晉衰可知矣補

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

齊服義而求歸之故書來歸伊川經說

按書齊人來歸言齊人自以故疆來歸非假兵力智計而得之聖人道化所感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郕叔孫氏邑也侯犯以郕叛不書於策書圍郕則叛可知矣再書二卿帥師圍郕則強亦可知矣三家專魯爲日已久至是家臣爭叛二三子知傾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諫之擬其後也據事直書深切著明矣補

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景公寵用桓魋羣臣離心故聞子明譖大心將亂而遂逐之景公信讒猜忌固有罪矣而大心以國卿之重挾詐不忠亦安保其不爲亂哉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九

八

書其奔罪之也補

宋公子地出奔陳

宋景以嬖寵之私而逐庶弟則親親之恩廢公子以愛馬之故而扶寵臣則尊尊之禮忘尊尊親親國之經也而皆棄之此君臣之所以交失也大心與地辰佗彊雖非宋之賢臣然以國卿之重介弟之親而一朝以嬖佞逐之宋之非國可知補

可知補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會于安甫以衛有晉難也補

家氏傳曰前此齊與鄭衛盟鹹盟沙矣今而三國復為此會無所憚於晉矣前此魯受命于晉而以兵加衛今而盟夾谷棄晉不復顧矣然諸侯雖叛晉而齊亦不能因諸侯之從而復霸也

叔孫州仇如齊

夾谷之會歸我鄆謹龜陰田侯犯以郈奔齊齊人又致郈是以叔孫如齊謝焉謝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暨與也宋公寵向魋不聽辰請辰忿而將大臣出奔稱弟示首惡也仲佗石彊皆為國卿不能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九

匡君靖難而為辰所率出奔稱名亦罪之也補

十有一年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

以叛

辰宋景公同母弟也當其為地請而公弗聽悻

然率佗彊以出奔乃藉陳之力入邑以叛此雖

四人之同謀而因情定法辰實亂之首而罪之

魁也故書曰宋公之弟一以見景公不能制其

弟一以見辰之恐絕於君兄而三人則在末滅

之條矣故曰及補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入蕭從叛人叛可知故不書叛補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洧盟

此平六年侵鄭取匡之怨也昔魯親晉而鄭附齊今鄭睦于齊而魯與齊平矣既平然後洧盟

補

經異曰自孔子用魯講信修睦平齊之後不復與鄰國爭故鄭亦忘六年之怨而求平耳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九

而可效驗固如此家鉉翁乃云魯既背晉不得不樹黨以自固非也

十有二年

春薛伯定卒

夏莖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墮毀也是時三桓之邑皆為城以自固故其家

臣因之以叛於是墮毀之

意林曰季康子患盜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今諸侯偕天子而大夫強大夫執國命而陪臣叛事勢則然矣不務以所望乎下者事上則治奚由順哉故師行邦域之中而書之若異

國然此孔子所謂不在顓
史而在蕭牆之內之意也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此因曹不從齊而伐之是時曹伯陽在位公孫
彊當國日馳騁于田獵而不恤國事故衛乘隙
而伐之補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書叔孫墮郈季孫墮費以是爲二家之願也三
家專魯出昭公矣於是願墮其都則以孔子之
相魯也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九

主

張氏集註曰毀其所恃以爲固者所以制陪臣
抑私家而復強弱枝之勢也仲由之舉此議
蓋因南蒯侯犯之叛而爲三家忠謀使強臣不
敢恃強以叛君陪臣不能負固以跋扈而上下
皆順然南蒯侯犯皆以叛爲季孫叔孫之害故
費郈皆墮獨公飲處父方恃強以敗陽虎而孟
孫用之故成獨不服雖定公圖之而卒弗克也
聖人雖用於魯而季孫受女樂而違孔子孟孫
惑於僞不知之說陰與公飲處父比
成既方命而聖人去魯豈非天哉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黃之盟齊魯睦也蓋因孔子用魯政化大行有
所感焉然忌而沮之之意已間之矣女樂之歸

其在此盟之後歟補

汪氏纂疏曰隱六年盟于艾齊魯爲盟之始也
繼而有瓦屋之參盟于幽之同盟而齊霸遂成
此盟于黃齊魯爲盟之終也固
叛晉之交而晉不復能羈矣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叔季既墮郈費矣將墮成而孟氏之臣不服公
親圍之經書三子墮郈費而獨書公圍成著公
弱不能墮成也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九

主

陳氏後傳曰成孟孫之邑公行不越境不書至
至圍成危之也初作三軍也三分公室而各有
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
半焉三家之強孟氏爲猶有君也莫難於墮郈
費成墮易耳而公自將圍成弗克是不足與有
爲也齊人歸女樂三日不朝故孔子以微罪行
也
簡端錄曰三都之墮仲尼之志乎仲尼之志也
抑非仲尼不能與於此於是仲尼在司寇之位
驅赤效其謀而郈墮申句須樂頌效其力而費
墮仲尼無聲色焉孟子曰所存者神此之謂矣
然則成何以不卒墮也於是仲尼由司寇攝相
事未幾去魯矣不然於墮成乎何有且墮成則
齊人必至於北門其意則私其言或可聽也遲
速之機將於是乎
在仲尼亦何心哉

十有三年

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衛盂懼曹召晉出兵而與齊次以備之且以還

制曹也補

夏築蛇淵囿

謹田歸而築囿于其地見孔子去魯而君臣志

荒矣補

大蒐于比蒲

築囿蛇淵今乃蒐于比蒲魯既叛晉而三桓日

懼人之圖已故數蒐焉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九

圭

胡氏宏曰築囿大蒐絕與墮都之意不侔聖人色斯舉矣史遷載孔子言行不得其真者尤多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衛比伐曹曹不叛晉故也補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然則鞅

不叛也范中行逼之耳經何以言叛春秋原情

定罪固如此補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鞅入晉陽私邑也寅吉射入朝歌公邑也三人

之罪若有等差俱書曰叛者臣之邑君所賜也

據其私邑則目無君矣趙鞅貪憤專殘寅吉射

以午之故與兵首禍皆悖逆之大者也故三臣

之奔春秋俱以叛書之補

簡端錄曰三千同叛異情罪必有等差焉而夫子一書之則何以斷鞅之晉陽猶魯三家之卿費成衛孫林父之戚也歸我衛貢其意何如哉

乃若朝歌者宋之南里耳蕭耳寅吉射惟不知有君也遽而稱兵無已而入朝歌其跡何異於晉陽哉知此義者可以斷斯獄矣

晉趙鞅歸于晉

據左氏荀范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鞅入于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九

圭

絳盟于公宮三子之叛其罪一也鞅以有援故

得復寅吉射以無助故終叛春秋書鞅歸于晉

非與之也以罪晉侯縱失有罪無政刑耳補

薛弒其君比

稱國以弒者當國大臣之罪也補

啖氏曰稱國以弒自大臣也胡傳用之

十有四年

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靈公寵南子而為惡公叔戌以宗國之老起而

正之是也然戍怙富而驕不能正已而能正國
家之患乎宜事不克而速禍戍奔而其黨趙陽
北宮結皆奔書之著衛亂之所從始補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
子牂歸

據左氏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楚滅之
夫楚不足責陳佗人事兵助裔滅其國執其君
書之誅楚而罪陳也補

夏衛北宮結來奔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九

五

結與趙陽皆公叔戌之黨靈公以南子之讒而
棄三臣結等三臣附黨行私使身見逐宗祀不
守春秋屢書交讒之也補

五月於越敗吳于樵李吳子光卒

勾踐兵加于吳而以詐戰敗吳師闔廬因傷而
卒光即闔廬也吳雖有擅興首禍之罪而越以
詭道敗人之兵厥罪更甚矣補

公會齊侯衛侯于率公至自會

三國之會于率為謀救中行氏也補

張氏集註曰齊景公欲求霸誅晉之亂臣以正
其國可也當是時孔子已去魯故魯齊衛合謀
救范中行氏三國之君同為會而助不衷故致公以危之也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自齊景圖霸衛鄭魯既與之同盟宋猶未忍絕
晉至是始及齊為此會蓋始從于齊也補

李氏會通曰是時宋有五卿之亂勢未能定故
乘齊侯在率而來會以求援耳左氏以為范氏
故則宋豈能舍其國而急人之急哉

天王使石尚來歸服

祭肉曰脤禮諸侯朝天子助祭于宗廟然後受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九

五

俎實時魯不助祭而歸服非禮也補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世子國本也以寵南子故不能保世子而使之
去國以欲殺南子故不能安其身至於出奔春

秋兩著其罪補

胡氏通旨曰書衛世子奔宋則以罪靈公也書
趙鞅納世子蒯聵于戚則以罪蒯聵也書齊國
圍戚則以罪敬也

衛公孟彊出奔鄭

公孟衛國用事之卿靈公疑其為蒯聵之黨而

逐之屢書大夫之奔著靈公之無道也補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宋公不能容一弟既使爲奔亡之臣又使爲叛逆之臣奔而入叛叛而復奔三書宋公之弟皆以罪宋公也補

大蒐于比蒲

大蒐而不書公以軍政不屬公而專于三家則

季叔孟孫氏之所爲也補

萬孝恭春秋百問曰大蒐天子之禮也三家始也借諸侯之禮以爲蒐終也借天子之禮而爲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九

三

蒐大蒐

邾子來會公

夫小之事大當修朝禮于都受之于廟邾子偶

因比蒲之蒐而來會公于此則非禮矣補

城莒父及霄

方墮費邠矣今又城莒父及霄墮三都孔子深

謀也既墮費邠未能墮成孔子遽以女樂去此

二邑之所以復城也補

經翼曰三家分魯公室困乏安得財力以城二邑此亦三桓備齊宋而城之者也杜氏謂公叛

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則助范之事不經見未可據也

十五年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邾子以去年來會爲未成禮故復來朝補

麋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不言所食處舉死重也改卜禮也補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召陵之會頓胡之君皆在曰以侵楚也是後楚

有吳患不能報去年滅頓今年滅胡所以報召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九

天

陵之怨也補

夏五月辛亥郊

正月改卜牛若在祿三月則當以四月郊今郊

於五月蓋卜四月而不吉又卜五月而後郊也

過時慢禮不待譏矣補

壬申公薨于高寢

按諸侯三寢路寢正寢也小寢燕寢也小寢在

路寢之後高寢又在小寢之後高寢之後則後

宮矣薨于高寢非正終也補

鄭罕達帥師伐宋

鄭納宋叛人公子地又爲地伐大國欲取地以

居之蓋不待貶而罪惡見矣補

齊侯衛侯次于藁除

欲救宋則失久好之鄭欲勿救則失新附之宋

故爲是觀望之役杜氏曰不果救故書次補

邾子來奔喪

奔喪非禮也以所行於天子者行之同列故春

秋書之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九

无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姒氏哀公之母定公之妾其稱姒氏者哀公未

君定公喪在殯嫡母又未薨故定姒卒不稱夫

人葬不稱小君未備尊崇之禮也補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邾滕魯之與國近則來奔喪遠則來會葬同之

王者書非禮補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葬必有備有備無患何雨不克葬之有書雨不

克葬則是無備非禮矣葬之日日中而虞所以

安親之神也今日下昃乃克葬則是無虞祭無

虞非禮矣補

辛巳葬定姒

姒氏妾也宜與吳孟子同然孟子之卒不書葬

姒氏何以葬乎公羊曰有子則廟廟則書葬是

也補

冬城漆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九

子

漆本邾邑庶其以來奔者也今城漆謀伐邾也

於是元年伐邾二年取濞東田七年俘其君而

朝會奔喪之禮意不少加念矣此固三桓之罪

也而哀公之昏愚亦見矣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十九終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十

北平孫承澤學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入郢者吳也楚不能報之于強吳而乘中國無
霸據二一小國以釋憾于蔡謂之復讎而讎卒
不能復也前年滅頓去年滅胡今又以兵加蔡
其志在於蠶食小國以為利春秋奚取哉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十

鼫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鼫鼠食郊牛改卜牛志不敬也夏四月郊不時
也况公斬然在衰絰之中輒行天子之禮以見

上帝可乎補

秋齊侯衛侯伐晉

齊衛五氏垂葭之次本為懼晉出師之故及晉
師不出而遂伐之霸統亡矣春秋書此所以慨

中國之無霸而罪齊衛也補

許氏春秋解曰晉為霸主而諸侯至於合從以
伐之春秋特書以著中國之無霸也楚得專封

王道盡矣晉受衆伐霸統亡
矣春秋之變至是而窮矣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邾素有禮於魯何至伐之何忌魯之強臣專兵
而凌與國哀之昏庸不能制也補

二年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取潮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
邾子盟于句澤

邾近魯魯屢伐之邾人懇於晉晉人來討今晉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十

不能主盟諸侯皆叛故邾子懼比來會來朝來
奔喪魯人猶以為憾三卿帥師伐之取其賂田
而復盟以要之三子皆書不舉重者政不自公

出罪三子也補

李氏會通曰書取罪其不義也書潮東沂西田
邾之分地也書及罪其無厭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滕子來朝

滕與魯皆侯國而自隱至哀栖栖於兩觀之間

葢微弱甚矣補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其言于戚者見蒯聵爲輒所拒而不得入于衛也補

正傳曰蒯聵雖得罪於父而繼以出奔輒不可以居位而得罪於父宜不用夫人之亂命避位以讓父安社稷重宗廟可也是則輒之義得矣乃居位據國以拒父天下豈有無父之人而可以爲人君乎晉帥師納之于戚比之爲子以拒父者有間矣未爲過舉也胡氏以納爲國人不受而輒爲不知義過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

鄭師敗績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十

三

趙鞅范中行之仇也鞅師在戚則離朝歌不甚相遠范中行恐移兵襲擊必遣人求援於鄭而鄭方有窺晉之志且欺鞅以孤軍深入衛地罕達遂帥師及鐵以爲二氏聲援於是趙鞅整兵邀擊而敗之是鄭之不量力也補

汪氏纂疏曰鄭之黨叛人固罪也然鞅不思所以致亂者已實爲之苟能返國權於其君復興伯業則諸侯畏之范中行將覆亡是懼今乃納蒯聵而見拒於衛遇鄭師而震懷雖倖勝不武矣况復既勝而爭功故羣下皆自伐其不復振也固宜

冬十月莖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州來本屬楚而爲吳所滅則吳邑也蔡背楚而請遷于吳旣而中悔及吳師入而委罪於駟焉稱國以殺殺無罪也自是上下危疑遂以禍敗宜哉補

三年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戚衛邑也齊大夫主兵以圍衛邑而不繫之衛何也時衛世子蒯聵在戚輒據國以拒父而齊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十

四

卿又爲出師助衛人圍之則是齊人助子圍父也故爲惡首不繫戚于衛者以蒯聵在戚而輒不當有國父不可圍齊人不當黨逆故也是故蒯聵出入皆稱世子所以正名而於圍戚特不繫衛以異之也補

高氏集註曰曼姑爲子圍父逆亂人倫莫甚於此齊國夏帥師助之故爲惡首齊與晉爲仇若蒯聵入則衛從晉矣此齊所以助輒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諸侯之廟五親盡則遷天之道也所謂遷者主

遷而廟不遷謂之桓宮僖官則桓僖親盡而不

遷非天之道矣孔子聞災曰其桓僖乎蓋必之

以理也

按左氏載此年救火之事如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于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季桓子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下也此亦見魯爲儒書之固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

啟陽故邾國也昭十八年邾人入郕盡俘以歸

郕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則啟陽郕之別名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十

五

也二年春三卿伐邾取鄒東沂西之田則啟陽

必已屬魯故季孫欲城之以鎮沂西之田且以

備邾也

私考曰仲孫不與其事季氏以叔孫附已故與同城而啟陽之地則實季孫得之矣

宋樂髡帥師伐曹

自曹伯陽卽位公孫彊爲政已有好宋之心矣

故定十一年遂奉樂大心入蕭以叛宋伐之修

舊怨也雖宋不宜以大凌小然曹實自取之此

年樂髡伐六年向巢伐七年圍八年入而以曹

伯陽歸矣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放之者以其公子駟之黨也駟獵蓋以請遷於

吳爲非者故蔡因吳怒其貳於楚而遷其國遂

殺駟逐獵以說吳此則無政刑而陵替以亡之

漸矣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十

六

邾子已受盟於句繹今二卿踰年而圍之是自

敗其盟也雖邾政不修有以致寇然魯之棄信

亦已甚矣自是盟不足恃春秋不志也

四年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蔡昭不道上得罪於大國下無道於其民忠謀

不用無罪見殺人心已離故公孫翩之事成於

一旦春秋以盜殺書之所以見其幾於獨夫也

餘蔡稱弑上下之名猶存也蔡申稱殺君道亡

矣補

蔡公孫辰出奔吳

辰之出奔蔡人逐之也辰蓋與聞乎盜殺者故書出奔而盜人之名斯得矣補

陳氏後傳曰書公薨夫人姜氏孫于邾八子慶父出奔魯則夫人慶父與聞乎弑矣書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則辰與聞乎殺矣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宋景公以小邾子事魯而執之也稱人以執非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十

七

伯討也不稱名無罪也補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霍即盱二人翻之黨也何以書誅弑君之黨也

於是盜弑之名斯得矣補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戎蠻雖適於楚亦嘗服屬諸夏昭十六年楚乘

其亂誘其君而殺之楚實無道戎之叛之宜也

於是自按歸晉乃詐而執之以歸於楚執人而

歸之強裔是以事京師者而事楚晉之罪大矣

故書人以貶之補

城西郭

魯城西郭備晉也夫魯助晉叛臣以召怨於晉

又城西郭以備之非謀國之道矣補

六月辛丑亳社災

書曰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國既亡

則社自當遷湯存之以為後戒故但屋之則與

遷之無異既為亡國之社則自王都至國都皆

有之使為戒也記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十

八

也又曰亳社北牖使陰明也魯有亳社災屋之

故有災此制計之必始于湯也伊川經說

簡端錄曰湯作夏社為後戒也周存亳社其猶湯之志歟凡都邑皆有之蓋舊社云爾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莖蔡昭公

君弑不討賊則不莖昭公之莖或以公孫姓等

為已討也補

胡氏通旨曰蔡昭書莖謂殺其大夫公孫姓等為賊已討則當如衛人殺州吁制書之然後謂之賊今稱國已討而不去其官則不以二大夫為賊也若以為討之不去其罪故書大夫則當

從里克甯喜之例不書葬矣故知此例不通蔡昭之得書葬自別有義也

葬滕頃公

五年

春城毗

備晉也魯助晉叛人以起釁而乃屢城以自備

焉末矣補

夏齊侯伐宋

定之六年齊侯宋公爲洮之會今甫六年耳宋未有可聲之罪而齊遽興無名之師故春秋書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十

九

以惡之補

晉趙鞅帥師伐衛

伐衛者仍欲納蒯聵必求其入也輒以子拒父

齊國夏爲之圍戚逆也蒯聵以父伐子趙鞅爲

之伐衛其順矣乎然不請之天王合諸侯以明

正其罪私于蒯聵急求其入豈春秋之所許乎

况實以范氏之故而納蒯聵以爲名乎補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冬叔還如齊

使卿弔且會葬也補

閏月葬齊景公

喪事不數閏數閏則哀殺矣諸侯五月而葬以

閏月葬則數閏矣數閏則哀殺矣書之譏非禮

也補

六年

春城邾瑕

瑕邾邑魯未嘗取於邾而遽城之見魯之迫邾

也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十

十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按左傳云治范氏之亂蓋謂四年鮮虞納荀寅

於柏人故也夫旣伐衛又伐鮮虞是益仇之黨

而樹已之敵也鞅計亦左矣補

吳伐陳

陳楚與也吳之入楚使召陳侯陳侯不來吳人

怨之故元年旣侵之今復伐之修怨也陳自是

與吳成補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世子國之本也大臣國之幹也齊景公廢長立少輕其國本屬諸高國二具臣陳乞復何顧忌故先搆二子與諸大夫成讐遂帥甲入宮逐之而弑君立君皆在其手矣春秋書齊國夏高張來奔於前陳乞弑其君荼於後其爲輕國本托國非人之戒至明切矣補

張洽集註曰高國爲國世臣從君子昏受其顧命力不足以衛上委君而逃書奔以罪其不忠也

叔還會吳于相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十

士

叔還以吳在相故往會之始結吳好也魯政不修務與吳親以資其力君子知魯之將有吳患

矣補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齊陽生入于齊

稱齊陽生見景公廢長立少以啟亂也

伊川經說

按陽生齊景公庶子荼之兄也鄭康成曰陽生篡國故不言公子

齊陳乞弑其君荼

陽生入齊而陳乞弑君則是陽生與聞乎故也

不以陽生首惡者陽生之入陳乞召之荼之弑陳乞爲之加陽生以弑君之罪則乞廢立之迹不明書陽生之入而陳乞弑君則乞之惡著而陽生與有罪焉補

高氏集註曰觀從召公子比而虐死陳乞召陽生而荼死乞蒙弑君之惡而從乃委罪公子比何也從陪臣也能始禍而不能定其所立比以衆立而不顧其君是比弑之也乞大臣也齊已有君而又外求陽生陽生雖入而不能自定其位乞以強立之而不顧其君是乞弑之也從雖召比然公子有三焉比不自立可也乞召陽生固將君之矣陽生爲君則孺子荼何所置哉故春秋別嫌明微不以其跡而同其誅也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十

三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魯人必欲滅邾而後已自公卽位以來四用兵

於邾積明年入邾之亂補

宋向巢帥師伐曹

樂髡伐之猶未服且爲入曹起也補

七年

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宋景公寵任向魍故致五卿叛亂乃不知自反而加兵於所奔之國去冬伐曹今春伐鄭以報

罕達老丘之後故不曰伐鄭而曰侵補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衛輒拒其父至今六年矣猶未納也晉不以此

致討而以范中行氏加兵於衛故書侵補

夏公會吳于鄆

鄆卽舊鄆國近邾吳夫差界地至鄆故公親往

會之然邾亦吳之與也會吳甫罷而卽伐之此

邾人之所以奔告於吳而魯遂被伐矣書以見

魯無睦鄰之誠也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十

主

秋公伐邾

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無故虐小取禍之道也邾雖微弱而附於吳魯

人安可輕舉也補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曹伯好宋是以致討然宋之伐曹數矣今又圍

之亦已甚矣鄭與曹疎所以救曹非志於義也

欲報皇瑗之師也補

家氏傳曰春秋書宋圍曹罪宋也書鄭救曹與鄭也春秋與鄭之能救所以愧齊晉諸大國之不能救也

八年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去冬書鄭救曹此書宋公入曹蓋宋景惡鄭之

救遂悉賦親征攻破之曹伯陽親佞好弋不恤

國事固不足憫然宋公徒以曹奸命之故而遽

入其國擄其君何暴虐之甚哉曰入曰以歸深

罪之也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十

十四

吳伐我

左氏吳爲邾故伐我盟城下而還直書之召魯

之由城下之辱並見矣補

家氏傳曰吳伐我以救邾而書法無褒辭者春秋之責救貴義也茅成子之請救於吳也動吳

子以利吳子悅於利而動是以帥師造於魯之城下不責魯以存邾遂受盟而返何救之足言

其後吳責報於邾者不已執其君而擄亂其國存亡國者顧如是乎

夏齊人取譚及闔

內失邑不書君辱當諱也不能保其土地民人

是不君也已與之彼以非義而受則書取此與

濟西田是也魯入邾而以其君來致齊怒吳伐

故略齊以說之伊川經說

王氏箋義曰魯以兵召邾固不容無過齊以私債取非其有故稱人

歸邾子益于邾

此雖魯畏齊吳之伐而歸邾子出於有爲然而

事則正矣補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譴及闕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十

不云我田既歸邾子亦歸其田非以爲惠也伊川

經說

王氏纂疏曰不言來者齊本取譴闕魯歸邾子今既歸邾子則齊遂所欲故歸譴闕非感於義而心悅誠服故不言來歸

九年

春王二月莖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自定十五年以來宋鄭結怨久矣鄭先以兵深入宋境皇瑗禦之圍其師盡覆其軍而殺之曰

使能者勿死僅以殲張鄭羅歸宋之報之亦暴

甚矣然亦鄭有以自取之也補

夏楚人伐陳

陳屢滅於楚而僅存今而從吳亦求以自托焉

耳楚憤陳之背已今復伐之陳雖弗克自振而

楚之暴橫不道其罪大矣補

秋宋公伐鄭

鄭雖不義宋覆其師而盡取之亦云惜矣而又

君親帥師以伐其國後連年侵伐不能得志於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十

鄭而喪師于品與雍丘之役得失相當兵驕者

敗宋之謂也補

冬十月

十年

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吳人討邾奉太子爲政而後奔則非有不得已

之故失存嗣後之謀而自去其國其爲得罪於

宗社大矣故春秋惡之補

公會吳伐齊

公伐齊爲邾子益之來奔也邾方附吳而魯怨
既釋故公爲之會吳以報齊也不能講信修睦
以安靖四鄰而結黨相攻春秋之所惡也補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當時以吳師在齊而公卒不以弑訃故以卒書補

正傳曰吳之伐齊以齊初請吳師伐魯會以魯
平而辭吳師魯以歸邾子而獲免齊吳之師乃
魯役與吳怨齊而伐之齊人以悼公辭吳以召
兵而弑之其不書弑者齊以卒來赴也胡氏以
爲不著齊人弑君之罪而以卒書者不
忍以裔翟之民加中國之君似未確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十

七

簡端錄曰茶之弑歸獄於陳乞陽生之罪固在
也齊人殺之宜何如書曰弑則無以討昔之亂
賊不曰弑而曰殺是以亂討亂也春秋之法不
以亂易亂而可以亂討亂乎故因其以卒赴而
卒之此所謂時措從宜之難也

夏宋人伐鄭

既取其師伐而又伐惡其修怨不已也補

晉趙鞅帥師侵齊

齊率諸侯以貳晉可以討矣然趙鞅加兵于有
喪之國聖人弗與也故書侵補

五月公至自伐齊

三月公會吳伐齊既聞其喪猶久而不歸者公
之進退制於吳也補

莒齊悼公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孟彊蒯聵之黨挾齊歸衛衛人納之是從輒而
棄聵也故十五年春蒯聵反國而彊復奔齊補

薛伯夷卒

秋莒薛隱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十

太

楚比歲伐陳爭陳於吳也故吳救陳吳非能以
存中國爲義者利陳之私於我而已補

經翼曰陳本堅于從楚者六年吳伐陳而楚不
救則陳必背楚從吳矣故楚伐吳救自然之勢
也春秋亦直書其事耳胡傳謂救在楚則罪中
國張洽集註謂楚近於中國故免其荆夷舉號
之稱吳純於蠻裔故雖有小善而猶以號舉尤非正論

十有一年

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前年魯會吳伐齊而齊獨報魯者魯近吳遠且
畏吳也不書四鄙者師衆盛也補

蘇氏傳曰不言四鄙而直言伐我兵加于國都也家鉉翁傳曰代我云者我自有以致危也

夏陳轅頗出奔鄭

轅頗聚欽之臣附上刻下固當有罪然國不能

自討致衆怒而逐之是衆爲政也補

五月公會吳伐齊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

國書

魯再會吳伐齊招裔以戕中國爲惡大矣然公

與會不與戰吳強楚弱也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十

九

胡寧通言曰吳伐齊獲國書晉不主盟制在魯裔聖人傷之也

高氏集註曰戰不書公者汲公乃所以深貶公也且書及吳我師戰于艾陵不可也書及公吳戰于艾陵不可也先言公會吳伐齊繼書及吳戰則公與貶可知矣書獲國書與宋華元同然華元生獲而國書死獲故公使太史固歸國子之元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莒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春秋書內外大夫奔者凡六十蓋君之股肱故重而書之然春秋之末何其出奔之多也是時

政在大夫各欲自專始則相猜相忌終乃相攻

相逐也補

經翼曰世子之奔必有關於一國之故或得罪而與羣臣有不協焉則逐棄君而逃耳書奔則有罪可知矣若左氏所載孔文子之事始終顛末特常拂經似非文子所爲不足據也

十有二年

春用田賦

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

者若漢家斂民錢以田爲率矣軍賦十井不過

一乘哀公外慕強吳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補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十

十

按古者田出租里出賦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魯自宣公稅畝則公田之外又計私田之數而征之矣作丘甲則是十井一乘之外又增三之一矣此曰田賦則田不惟出租而田賦亦欲取于田較丘甲之賦不啻數倍故孔子曰丘亦足矣言丘賦亦足以供軍需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孟子者何也昭公夫人也其不言夫人何也諱

取同姓也補

簡端錄曰魯昭弱而資援於吳故娶其女吳強矣易爲許之徒欲尊貴其女而不知禮之不可也蓋禮之廢久矣然名不正則言不順故不請於君不見於廟不登於策不稱夫人而以孟子稱於國當是時國人上下莫不稱爲孟子也既而公遂顛沛淹郈伉儷俱困公薨之後然一

婦人寄跡強臣之間誰復以夫人待之生以辱生死以辱死禮之不可廢也如此哉是故春秋書孟子不薨不成葬也不葬不成塋也在當時皆紀實也春秋修之有諱之義焉而昭公之罪著矣

公會吳于橐皋

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哀公用子貢之一言而却吳人之請尋盟而與之會而信益結春秋書之善會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信哉補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

公先會吳于衛宋來會而會之故不言會也經

春秋經傳補卷之二十

幸

不書盟是不盟也以其已辭吳盟可見矣補

正傳曰子貢一言而解吳衛之難以言語稱于聖門宜哉左氏以爲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非也豈有一時之會魯與宋衛盟而不與吳盟之理乎且先已辭吳矣又許宋衛盟可乎以經辨傳知其斷不然矣

宋向巢帥師伐鄭

宋鄭之怨於是十三載矣雖其兵端起于鄭罕

達然六年之間宋四伐鄭明年鄭罕達遂取宋

師于品佳兵不祥其事好還信矣補

冬十有二月螽

十有三年

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品

報雍丘之師也二國覆師以相償報其惡如此補

家氏傳曰春秋書取師誅取者之不仁以多殺爲功也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黃池之會其言公會晉侯及吳子者王在吳子也吳自栢舉之戰勢橫中國諸侯小大皆宗於

春秋經傳補卷之二十

幸

吳晉侯不見者二十四年此不能主諸侯可知也故黃池之會吳子主焉不言公會吳子晉侯者不與蠻裔王中國也補

汪氏纂疏曰黃池之會吳子主盟而晉定公以夷世之霸魯哀公以秉禮之望皆俯伏聽命于壇坫之上故春秋先晉以存中國之名而書及以著兩伯之實則內外之分不紊而強弱之勢自見矣

簡端錄曰或曰春秋不敢進退諸侯其然乎曰然有王命則敢無王命則不敢命非時王之命也先王之命也周爵五等王之命也四裔稱于王之命也禮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名莫大于王吳王矣楚王矣春秋退而子之以從王命而天下之名分於是乎定何不敢哉若齊桓侯也

則固不敢退而伯之也晉文侯也亦固不敢退而伯之也王命故也雖然桓文皆稱公矣春秋於其葬也乃亦公之何哉存僭稱以著私諡所以爲王命削之之地也亦固所以退之也僭王者號於天下僭公者稱於國中權輕重而致法庸禮討罪一以王命而已無與焉是故春秋之進退諸侯有王命敢無王命不敢故曰春秋天子之事此之謂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十年楚公子結伐陳吳救之今吳出會黃池且有越寇故楚乘間而伐陳也

於越入吳

吳子出會黃池乘其無備而伐之也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十

五

胡傳曰吳自柏舉以來憑陵中國黃池之會遂及夏盟可謂強矣而春秋繼書於越入吳所謂因事屬辭審戒後世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經翼曰書於越入吳聖人蓋傷諸夏之失策使天下之勢竟歸裔秋而不可復返也蓋春秋之始爲中國慮者惟楚自齊桓倡伯稍能服楚乃其子孫弗率則楚氣復熾而不可撲滅浸淫至於晉文繼伯功封齊桓其子亦弗克自振則當時諸侯往來於晉楚間而勢不歸一故晉不能有加於楚而楚之強自若也逮悼公援吳制楚楚日削弱矣而平定之際懦弱不振則威楚之功竟讓於吳而天下之勢亦歸於吳中國諸侯但知自相攻伐而於吳則不敢迫視也魯哀公欲息裔吳之爭故爲黃池之會而於越入吳則天下之勢又不在吳而在越矣裔秋代典中華矢勢此聖人之所甚傷者也豈徒爲吳越之故而書以示後世哉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師雖數出能侵而已益玩而頓矣此王霸道盡之時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周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房心房心天子明堂布

政之庭也文十四年星孛北斗昭十七年星孛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十

五

大辰皆言字之所加今不言所加者蓋旦見東

方與日爭明不可以宿言也夫孛屬水陰氣東

方陽位太陽初升而陰慝互見諸侯代王治典

法滅絕之象

盜殺陳夏區夫

區夫徵舒之後徵舒弑逆楚人殺之而陳猶使

世執國政何以書盜殺見區夫之自取而陳國

之無政矣

十有二月螽

春秋書魯人事至用田賦書魯天災至於二年

三益見其重賦害民傷和致異民力已窮天命

已去君子之心於魯已矣補

十有四年

春西狩獲麟

始隱周之衰也終麟感之始也世衰道不行有述作之意舊矣但因麟而發耳麟不出春秋亦必作也春秋之作不過因魯國之史而天地四時之無窮所以察其遷變而紀其差忒者無一

春秋程傳補

卷之二十

孟

畧也中國四裔之廣莫所以錄其交際而別其典禮者無一遺也故曰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夫子之贊易者即其所以修春秋也以區區一魯國之史而兼紀周齊晉宋諸國之事其尊卑大小統屬之序秩然無毫髮之不順盡書治忽失得陵僭亂賊之變森然一循乎條理而無一之非法故曰非聖人誰能修之觀西狩之獲而知天瑞之類應聖人先天後天而天且不違而春秋之終不

外乎此也

伊川經說

獲麟之傳公羊最佳傳曰孰狩之薪采之微者也曷為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為大之為獲麟大之也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麋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春秋何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簡端錄曰春秋非感麟而作感麟而止也書至魯哀以言乎時則久矣以言乎事則多矣以言乎典禮命討則庶幾乎備矣聖筆將絕而麟出且踞焉故以是歲止卦時以圖書作春秋以麟止亦以天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十終

春秋程傳補

卷之二十

孟

附錄

春秋終於哀公十四年春獲麟舊續載二十五

條杜氏曰弟子欲存孔子卒故錄以續脩經之

後或魯史舊文也謹附錄之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

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

庚戌叔還卒

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附錄

卷之二十

七

陳宗堅出奔楚

宋向魋入于曹以叛

莒子狂卒

六月齊人弑其君壬于舒州

秋晉趙鞅帥師伐衛

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

冬陳宗堅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

陳轅買出奔楚

有星孛

餓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成叛

夏五月齊高無丕出奔北燕

鄭伯伐宋

秋八月大雩

晉趙鞅帥師伐衛

冬晉侯伐鄭

及齊平

附錄

卷之二十

八

衛公孟彊出奔齊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輒

來奔

二月衛子還成出奔宋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附錄終

春秋程傳補二十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國朝孫承澤撰承澤有尚書集解已著錄是編以程子春秋傳非完書集諸儒之說以補之其詞義高簡者重爲申明缺略者詳爲補綴書成於康熙九年按伊川春秋傳宋史藝文志作一卷陳亮龍川集有跋云伊川先生之序此書也蓋年七十有一矣四年而先生沒今其書之可見者纔二十年陳振孫書錄解題云略舉大義不盡爲說襄昭後尤略考程子春秋傳序作於崇寧二年書未定而黨論興至桓公九年止門人間取經說續其後此陳亮所謂可見者二十年也是書桓公九年以前全載程傳十年以後以經說補之經說所無者采諸說補之中取諸新安汪克寬纂疏者居多纂疏卽明代春秋大全所本其書堅守胡安國傳則仍胡氏之門戶而已未必盡當程子意也又所補諸傳皆不出姓氏於原文亦多所芟改其桓公九年以前程子無傳者亦爲補之則是自爲一書特託名於程子耳考陳亮跋有云先生於是二十年之間

其義甚精其類例甚博學者苟優柔厭飫自得於意言之表不必惜其缺也然則何藉承澤之補乎